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八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书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八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零五回
三小侠涉险觅英王　年钦差失计斩何望……（1）
第一百零六回
岐山县中计遇救星　藏峰岛探险逢真人 ……（52）
第一百零七回
访居士古玄真涉险　报父仇九朵桃泄密 ……（95）
第一百零八回
傲王荫卖田学高艺　贤孙芝练棋拜武师……（140）
第一百零九回
五老更张义结吕晚村　二侠言和卧底藏峰岛……（195）
第一百一十回
丑太岁施计三哄知府　谭得祖树旗二老对球……（263）
第一百十一回
白太官斗跑泥小鬼　藏峰岛初次打擂台……（324）
第一百十二回
四大名剑斗陆恒　英雄得路劝宝成……（379）
第一百十三回
小侠夜闯藏峰岛　克礼说反轩辕志……（408）
第一百十四回
少庄主喜结良缘　老寨主揭竿而起……（437）
第一百十五回

英雄火烧云阳观　玉华惨死青桐巷……（478）
第一百十六回
青云叟怒闯观音堂　陶洞天大闹军师府……（516）
第一百十七回
病罗汉嫁女摆擂台　杜占鳌直闯谢家滩……（545）

第一百零五回

三小侠涉险觅英王　年钦差失计斩何望

话说王二爷大奶奶闻听异口同音说道："真正是不错，还是老人见识大。这么些个日子，我们就没想起来。"王志武接着说道："咳！咱们家里头没有办正经事的人。大爷除了读书，向来不问别的事。我一天就是练功夫，你们妯娌俩没人提醒儿怎么想得起来。难道说叫人家姑娘自己提不成吗？"于老太太说道："可说得是呢！要不然我就时常总惦念着你们这里，没个老人拿事么。"于氏在旁边说道："你老这个老太太净这么多事，你老可知道说媒的人两头落埋怨。你老这不叫没事找事吗？"还没等老太太答言，王志武先看了于氏一眼："我看你这才叫多事呢。你当是他老人家是外人呢！谁敢埋怨？别说还不至有什么可埋怨的。"老太太笑嘻嘻说道："反正你们这年青的人都不愿意管这个事。你就不想想，世上的人全都不管说媒，你是自己跑到他们王家来的吗？"这一句话说的众人全都乐了。大奶奶遂说道："二弟你先设个法子，问问他定亲了没有。"王志武还是个急性子人，有事搁不住。叫众人在这里等着，转身出去。工夫不大，乐嘻嘻进来。向着众人说道："我已然问明白了，人家到现在还是童男子。就因为练工夫练得不近女色。"从中最可乐的就是于氏，心说：你自己糊涂，人家也那么糊涂？难得你就信。众人闻听全都喜欢。王志武这才说道："这段事已然看八成成了。所差二成就在我哥哥身上了。只要他再一点头，这段婚姻就算成了。"说罢仍然

告诉众人，在这里等着。自己够奔书房找大哥王志文商议。

到了书房一看，大爷正然静坐观书。志武叫了一声："哥哥！今天有一件事，跟你老商议。"志文一看是兄弟遂说道："有话坐在那里说吧。"志武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就把自己的岳母如何看练功夫的，提到妹妹的亲事。他老人家说是跟教习年貌相当，我一听也对。这人的武术够剑侠的身分，跟咱们作亲，实在不算辱没。后来不知道人家定了亲没有，我当时去打听，不但没定亲并且还是童男。特地跟你老商量商量，妹妹年岁也不小了，不差不离给她定了这门亲就算完了。王志文一听，双眉紧皱，扔下了书本，怔了好半天。这才说："你知道这个罗教习他是那里的人吗？怎么会知道他是童男呢？"志武说道："哪里人我倒没问人家，童男实在是真的。要不然练不了这么一身的好功夫。"王志文闻听连连的摇头："这个话恐怕靠不住吧！既然连那里人氏都不知道，可见得他是个无业的游民。要说谈到有功夫便是童男，你可别看我没练过武术，观古明今。汉朝关老爷人称武圣，手中一口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那够多么骁勇！尚且有妻，其余有一身好功夫不是童男的不胜枚举。难道说因为练功夫还能断了后不成？不错，世界上倒是有那么一种功夫，平生不破身。头一样还得是那个材料，再者说也得遇见名师。还得那个机会赶的，不能成家，所以才有童男的结果。平平常常的人，就练个三招两势，全都成了童男，这个话我是不能深信。这件事千万不可以作！皆因他们这一种闯江湖的人，到处漂流，天下为家，十个里头倒有九个半不是正经人。如果将妹妹的终身许配于他，不用说他拐着走了，就是他自己一走，若干年不见回来。你说到那时应当怎么办？找没有准地点，等不来。

咱们父母去世很早，她可就是有你我这么两个哥哥。如果不加审慎，把妹妹终身许了匪人，不用说对不起妹妹，连咱们故去的爹娘也对不起。你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嗣后在本乡本土再慢慢地说吧。”王志武本有心还要美言几句，怎奈王志文所说之话，并无挽回的余地。遂说道：“既然如此我回复我的岳母，叫她老人家不必费心就是了！”大爷说道：“快去！快去！”

二爷走后，大爷自己坐定了思想。二弟方才所提之事，有点突如其来。就凭他的岳母随便一看，就能从中撮合吗？凡事都得有线索，惟独这段事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其中别是另有缘故吧？王志文深思极虑，想了好半天。呕！这才连连的点头，不错一定是这么来的：我听说我的妹妹也跟随他的二哥一同下场子练功夫。按说男女授受不亲，就没有这个道理。好在是有他二哥跟着，这个话还情有可原。当然是姓罗的这个小子见美色起淫心，一时之间无法可想，当然是跟家人打听的二弟妹娘家的住址。必然是小子亲身前往，甘言厚礼托出亲家娘前来提说。要不然决以不能这样突如其来。真要是如此，可见得姓罗的这小子不是好人。亲事不允倒是小事，日子长了，我恐怕不免拐逃强奸等事发生。到那时清白的门庭，岂不一旦污玷？倒不如赶紧多赠他纹银，叫他快走，这倒是剪草除根的好法子。想罢刻不容缓，叫来家人叫他快请二爷，就提大爷有要紧的话说。家人到了后面各处一找不见二爷的踪迹。原来王志武出离了书房，心里非常有气。暗含着说道：偏是你这个臭念书的事多！这个主儿不给，我看你将来给谁！难道说还等着选娘娘不成?！一面想着来到后面上房，就把大爷不愿意的话跟大家一说，众人无法只可是面

面相观。

二爷一赌气够奔东厢房，也不讲究什么哥哥妹子了，简直走到了小娥的屋中。叫了一声："妹妹你也这么大了！也用不着含羞害臊。常言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生至理。我方才生了一肚子气，故此来跟你说说。我也看看你的心意，你批评批评我们哥儿两个谁对谁不对。方才你亲家娘提说你这么大了，还没说妥人家。老人家心眼快，也搭着看见你在场子里头练功夫，把我们众人叫到上房屋，大哥可不在场。说妹妹你跟罗教习年貌相当，如果做了这门亲，倒是挺合适。我们大家一听，非常喜欢。不知道人家罗教习定过了亲没有，我赶紧临时打听回来。这才知道人家向未娶过，这一说这就八成了，当然还得跟大哥商议商议。又谁知他老人家一听说了八百不赞成，说人家是无业游民。咱们这个主儿也不是寻人家的家私，管他有业没业干什么？不过是冲他那一身的能为就是了！我回头跟众人一说，没有一个喜欢的。我就不信我这个作哥哥的对待妹妹怎么不好！你也这么大了，我就问你一句话。要是依我的主意，你愿意不愿意？你要说不愿意，那就算咱们大哥对了，算我没有见识。你要说愿意，不怕事情办不成，我这口气就消了。妹妹你也不用碍口，也不用当着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对，凭你的良心你说一句我听听。"王志武这一问把姑娘倒给难住了：头一样，知道事情办不成，自己心里难过。就是说愿意不是也不成吗？再说十九岁的大姑娘，给自己说婆婆家。当着哥哥的面叫自己说愿意不愿意，这个话你说怎么出口？究竟是偷过汉子的姑娘，拉得下脸来。她一想，我为甚么不说呢？现在说在这里放着，事事有变，或者还有转机的时候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这才叫了

一声："二哥！你老把话说到这里，妹妹我也不害臊了。按说可没有这么大脸的姑娘，谁叫你是我的亲哥哥呢！凭人家罗教习少年的英雄，妹妹嫁人家还有点儿不配呢！真要是依着二哥你老，那怕妹妹我跟着他去挨饿，也甘心愿意。"王志武一听，长出了一口气："罢了！你真不愧是我的好妹妹。别忙，你等哥哥我给你慢慢的想法子办。"将然说到这里，外面家人叫："二爷在这里了吗？"王志武出来问什么事，家人一提大爷请你老说话，二爷喜欢还以为此事有了转机。及至来到书房，未等落坐，王大爷连连地说道："你赶快去预备二百两银子，打发这个教习叫他离开咱们这里。从中有特别的关系，你还不知道吗？快去，快去！"二爷一听一怔，心说：亲事也不是人家咀里说出来的，成与不成与人家有什么相干？无缘无故辞人家，这个话怎么说？二爷正然心里犹豫，未能说出话来。这么个功夫外面家人进来叫道："二爷！罗教习请你老有要紧的话叫你老快去。"王志武不知道是什么事，赶紧跟随家人前来，大爷暗含着打发人跟着听听什么话。

二爷将然来到罗潘的下处，就见小子怒容满面，叫道："王二爷！姓罗的来到这里，可没有对不过你们的地方。怎么会赶紧打发我走呢？倒不是我离开这里找不出饭来，真要是我这么走了，将来你们不再请教习没的话说。如若再要重新请人，我这个筋斗栽不起。平常戳桿教场子，除非教人家踢了。我要从此走了，亲朋们准说我是教人家踢了场子。到那时我有什么话跟人家说？"二爷一听不由得骇怕。遂说道："罗教师，这个由那里说起呢？"潘豹二目圆翻："你也不用瞒我！这不是你大哥将然跟你说的吗？"原来这个小子知道于氏之母跟他提亲，他知道王宅主事就是大爷一个人。小子往常

跟王志文说不着话，今天打算献献殷勤，好叫王志文喜欢他。遛遛达达够奔大爷的书房。将然来到窗台下，将王志文告诉王志武辞教习的话，听了个满耳朵。小子一听亲事不但不成并且还要被辞。不由得心中有气，暗想：打算叫我走也成！先将你等弟兄完全杀死，然后我带着小娥、于氏二人，才走呢！这么说叫我走，别说二百两银子，二千也不成！又想：莫若先给王志武下个警告，我看看他们弟兄又奈我何。主意已定，这才打发家人将王志武叫了来。当时把话一说，二爷用言解劝："罗教师家里不是我们弟兄两个人了吗？再说又不是我兄长跟你老练艺，这个话全都在我这里呢，就凭他一说也不成。"潘豹带气说道："我不管成不成！这个话说出来未免不好听。真要是你们弟兄这样无义，大概你们是想着不过了！"二爷又劝了几句，这才把气消了。

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可以就压下了。又谁知大爷王志文心里可沉不住气了。心说：哎哟！好兄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招是惹非！果然弄了一个匪人放在家中。到如今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多给银钱叫他走都不成。你说这可怎么办？既然这个话被小子知道了，早早晚晚必然要受了他的暗算。有心到县里递张呈子，叫官面压制着叫他走。又一想那也不成！他是个带腿的，那么更是仇上加仇。二次回来，必先遭他的毒手。非得想一个法子，能辖得住这个小子，暗中监视方保无虞。一时之间还是真想不起来，上那里找这个能人去呢？左思右想忽然间被大爷想起来了。离此六七里路有个张家河套，庄上有一位外号人称飞将军张宾张子霞。听说他有侠客的身分，专好管路见不平。可惜我跟他没见过，还不知道人家在家不在家。现在已到紧急之时，就是木钟也得

撞一下子。自己把主意拿定，薄俱几样土礼，带着一名家人，够奔张家河套。

到了张爷的门首，王志文叫人把拜帖呈进去。张爷一看，小王庄的王大爷也是有名的人物，不过跟自己素无来往，他又是个念书的，不知找我有什么事？自己还不敢端身分，恐怕被文人耻笑。随着叫家人头前带路，亲自出来迎接。家人从中介绍，二人彼此施礼。这才让到了厅房，献上了茶水。茶罢搁盏，张爷问："小可乃一介武夫，不比王大先生满腹锦绣。但不知今天光临敝舍有何见教？"王大爷先说了几句景仰他老人家武术泰斗威镇一方，见义勇为的客套。然后这才把自己家中如何如何的事从头一说："现在这个罗潘仰仗气血之勇，势必不利于我。此事非你老人家拔刀相助不成。久仰你老人家行侠作义，故此前来叩求。"张爷闻听点了点头，这才说道："王大先生，我可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说话未免不好听。这个话可不怕你老过意，据你老所说的情形，大概里头还有奸情也说不定。"王大先生连连点头："家门不幸这也是意中事，求老人家设法铲除凶暴无任感激。"张爷微一沉吟，遂说道："此事我也不便明面出头，皆因是无来往，还怕打草惊蛇，叫奸人防范反为不美。倒不如你们弟兄，跟这个罗潘献献殷勤，每天夜间我暗含着到你的宅中就算是暗含着监视。拿住他的弊病，再下手不迟。"王大先生一听遂说道："我家中数口生命，皆赖老人家维护，咱们就是这么办吧！言不客套，我要当面告辞。"张爷送到门外，志文带着家人回家，果然跟潘豹表示亲热。每天晚间三个人必然坐在一处饮酒。小子潘豹因为有大先生这一句话，好几天也没敢到后面去。

张爷一连看了三天，全都没有别的事。今天又到王宅前

去监视，路途之上可就遇见了这位黄病童子苗吉庆，后面跟随一直赘到王宅。隐在房上，往大厅里面一看，正赶上王氏弟兄陪着潘豹一处饮酒。究竟苗爷没在外面闯练过，作事没有阅历。他一看潘豹在屋中，随着抖身来到院中。高声呐喊："现有黄病童子在此！潘豹我看你往那里逃！"这一句话不要紧，屋里的灯噗的一声就灭了。屋里灯光一灭，黄病童子可就明白了。心说这个小子要跑！自己也想到这里了。跟着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潘老师，你老人家为什么从后窗户里头出去呢？"这一句话提醒了外面的苗吉庆，赶紧蹿房越脊够奔后面追赶。容着到了后面，早已就看不见贼人踪影。苗吉庆不甘心，仍然往后面追赶。赶到了村子外口，看了看村子四围，远近都是密林阻路，那如何能够知道这小子逃往何方？

没追着了潘豹，后面的黑影说了话了："朋友别追了，打算拿他很不费事，何必这一时苦苦追赶呢？"苗爷问："阁下贵姓大名，因何来到此处？"飞将军张宾说道："朋友，此处并非讲话之所。你我借一步，回到王宅有话再说！"苗爷也是莫明其妙，不知道因为什么潘豹却在这里。这才并不推辞，跟着张爷仍然回归王宅。也不叫门，照样蹿房越脊来到了厅房院，一直够奔大厅。此时王志文、王志武哥儿两个，正然坐在厅房里面发怔，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爷心里稍为明白点儿，怎奈前次跟张爷所说之话，也不相符，又出来一个苗吉庆。不问可知这当然是张爷恐怕独力制不倒潘豹，故此又约来帮手。哥儿两个正然狐疑，吧的一声帘子一响，由外面进来两个人。大爷王志文一看认得张爷，赶紧站起身来施礼，遂说道："就为我们家里这点儿小事，又蒙你老人家约请贵友，王志文真正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已然将这小子拿获了

不曾？”张爷闻听一笑，叫道：“王大先生，不对，这位并非是我约来的。今天捉拿潘豹，正是他老人家办的。”王氏弟兄一听，遂不往下说话了，只是呆呆的看着黄病童子。苗爷这才问张爷贵姓，然后又问潘豹如何在这里。王志文一听知道苗爷不知就里，只得将前后话一说，如何潘豹来，如何请张爷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苗爷一听这才明白，不由哈哈大笑。遂说道：“这才叫不巧不成书。”遂将潘豹的行为以及他所作所为的案件，也说了一遍。又说到自己跟随老师出来，就为的是捉拿于他，一直说到夜晚住店打算还了饭账，夜间行走丢失钱囊，自己前来寻找，遇见张爷的话一说。飞将军一听赶紧问：“贵教师是那位？”黄病童子将自己教师的姓名一说，张宾一听赶紧站起身来，连连抱拳说道：“失敬了，原来是老剑客的门徒。”苗爷把话说完了。大爷王志文手拍二爷的肩头：“兄弟你听见了没有？哥哥没输眼吧！”王志武一听这才目瞪口呆。又看了看黄病童子这个样，乍看好像小孩儿。就凭他这个样儿居然也是剑客的门人，我实在是穷眼没见过世面，我看不出他的能耐在那里。哥儿两个当面要求，说：“这个潘豹此时逃走，倘若你们二位走了，他与我等为难，那便如何是好？”苗爷一笑：“有我在此一现，准保他终身不到此地。”张宾听着这个话有理，也叫哥儿两个放心。王氏弟兄虽然答应，仍然带着犹豫的样子。张爷遂说道：“不要紧，这位走后我在此处，保你们弟兄三月就是了。”哥儿两个一听喜欢。苗爷告辞要走，恐怕老师在店房里面等得着急。王氏弟兄听说苗爷失了钱囊，哥儿两个一计议，取出白银五百两奉赠。苗爷不要。张爷从中说道：“少剑客，你也不必谦词，你们要是不丢失钱囊，千金要他何用？现在钱囊未曾找到，带些个盘费这

义何妨？你我彼此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苗爷一想也对，要不然回头店饭钱就没法还。又一想五百两太多，这才取了一半，也不作谢，说了一声：“告辞了！”王志武心里纳闷，看不出这位少剑客有什么能为。这才站起身来说道：“苗少剑客，小子我生平爱喜武学，孤陋寡闻，实在没看见过高人。今天少剑客到此，活该我开眼。有心求你老人家留一手功夫，给我们这个地方留个纪念。”苗爷一想，这小子果然是没见过世面，我要不露一手功夫，不用说王氏弟兄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就连张爷也未必知道我这个少剑客是怎么一个人。想到这里叫道：“王志武，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夫，不过自幼跟随老剑客演练太极，打算看看不难，你随我来。”王志武一听非常欢喜，赶紧跟随在苗爷身背后来到了屋门。苗爷一回身伸出手来，照王志武胸前砰的一声就是一掌。施展太极万化的功夫，发出去的力量就叫挤按力。将王二爷打到了八仙桌前，又撞回来苗爷用手将他抓住，伤可没有，把二爷可吓坏了。别人不懂，张爷可不外行。一看苗爷施展水磨刀，打出去蹦回来还能不带伤。这种功夫没有四、五十年决对练不到，看罢又格外加了三成敬重心。苗爷说了一声：“青山不改，咱们是后会有期！”众人抱拳相送至大门外。

苗爷抱了抱拳，转身就走，一边走着自己心里后悔，不应当作事如此猛浪，以至被小子脱逃，到现在追悔已然无及。正然走着前面马蹄声响，抬头观看：正是自己的老师骑驴前来。老头子在店内等得着急，不知道黄病童子在外面遇上什么事，知道孩子没在外面闯练过。自己这才暗含着开店门拉出驴来就走了。要是普通的驴，打算偷着走还得把蹄子上包上棉花。这匹龙种兽可不用，止要向他的脑门上轻轻拍几下，

他就知道轻轻行走，声息皆无。老剑客爷将驴拉出来，二次回去仍然将店门给他关好。再越墙出来，这才坐上驴背，顺道迎接孩儿。走在中途路上，果然遇见了。剑客爷问吉庆："你到那里去了？钱囊可曾找回？"苗爷并不隐瞒，就把方才经过之事从头一说。周爷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这才说道："你能够知道悔错，这算你长了阅历了。以后再有这个事大概决以不如此了吧？"爷儿两个谈着闲话，往前行走。老头子一想：这个小子在这里既然被你吓走，他准知道有人随后捉拿。平平常常的地方，他准不敢驻足。大概已然够奔四川蓬莱去了，皆因那个地方乃是收留江洋大盗的所在。有与没有，咱们到那里看看。由这一天爷儿两个够奔四川大道前行。

这一天正然走到了川陕交界的地方，小道很窄。往前行走，猛然间看见对面来了三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周爷看罢叫道："吉庆，你认得前面来的这个老道他是谁吗？"孩子微笑说道："求老师指教，弟子不认得。"老人家这才说道："他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听说他在蓬莱里面辅佐造反，他这是到那里去呢？"老头子正然想着，这个工夫已然不甚远了。细一看，一个白胡子老头子生得龙颜凤面。后面还跟着一个墨髯之人，肋下悬剑，看那个样儿行色仓惶，衣饰狼狈。周爷一想："哎哟！大概他等许是被人抄山失败。这一定是逃窜性命，那就不用问了。墨髯者当然是大帅谭天了，老头子一定就是英王富保臣了。"老人家想到这里，把这个话跟孩子一说，黄病童子一听这可是个机会。眼看着老人家微然一笑，叫道："老师，既然如此，英王他乃是国家的叛逆。咱们身为剑客不是应当灭恶安良吗？何不伸手将他拿获，兴国除患？"老头子闻听连连摇头，叫道："孩子不可莽撞，据

我看富昌相貌堂堂，气运尚且未终。真要到了他倒运那一天，自然有人剿灭于他。你我何必多事呢？真要是动上手，燕云风可并非是好惹的，咱们准保说将他拿住这个话也不敢说一定。咱们有咱们的事，不必多管闲事了。”苗吉庆听着这个话不忿，心说：我还真没看见过这个剑客到底有多大能耐，既然狭路相逢，无论如何我也要惩治惩治他。此时孩子正给老人家拉着龙种兽，一声没言语，催着往前紧走。容着跟老道碰到一处，龙种兽把道挡住。老道有气打算把驴打开，苗爷将驴缰绳一撒手，砰的一声将老道才撞倒在地。燕普不由得有气，身形站起，由肋下撤出来宝剑念了一声：“无量佛！好冤家，贫道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一旦相遇故意戏弄于我，真乃可气！出家人为你大开杀戒，必然将你结果性命，方出我胸中的恶气。”苗吉庆看了看老道，擎剑赶步向前，不由得哈哈一阵狂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老道！你以为是我不知道你的来历？你不就是云台剑客燕普吗？别说是你，就是你那个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闯荡江湖大名鼎鼎，我都没把他放在眼内，何况是你！今天少大爷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说到这里撩起长大衣服，伸手取出得意的军刃，一对懒龙锤。一摇一晃咯啷啷铜音震耳，不亚如龙吟虎啸。苗吉庆将然要摆懒龙锤，抢步上前要跟燕普比论高低。猛然间听后面云龙九现周浔叫道：“吉庆，不可！”孩子闻听不敢不听，只得将懒龙锤放在了腰间。连着说了几声：“今天要不是有我的恩师在此，岂能轻饶。既然老师吩咐不叫我动手，我不敢违背师命，你就逃命去吧！”燕云凤皆因保着英王，又在危急之时，也不敢多事，倘若因小失大，未免不值。这才把手中宝剑插在匣内，帮助谭天掺扶着英王，遛遛达达往

前行走。一站倒一站，有事即长，无事即短。

这一天来到了西安府管辖，这个地名叫万林庄。抬头观看：杂树丛生一望无际，名符其实，果然不愧叫万林庄。树高的真能够遮天蔽日，矮树密层层远望如同草地一般。要谈到这个万林庄，乃是三个庄子，全都在里面。庄口向南，正当中这个庄子，叫陶家庄，为首的庄主名叫陶源，号叫洞天，外号人称盖天第一手。真正称得起纬武经文，按文学上说，出口成章，笔下千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排兵布阵斗智埋伏样样精通。要论到武术，跨下马掌中枪，六合大枪威武雄猛，宝剑一口剑法精奇，练就的七十二趟穿林剑，南北闻名。现在避居陶家庄，经万林藏峰岛加封为兵马副元帅。这个人也并非是眼空，论文武两科技艺，谁也不是他的敌手，故此才得了这么一个美称，叫盖天第一手。挨着他在东面有个庄子，叫何家庄，庄主名叫何望何金标，外号人称神枪镇陕西。陶家庄西边有个庄子叫苗家庄，为首庄主苗望苗德林，手中一对熟铜锏，武术绝伦，外号人称黄面赛叔宝。别看里面是三个庄子，三庄各不相和，那一个庄子也不敢轻举妄动。三庄的职务共同保守万林庄，谁也不敢专权，有了事大家计议也是面和心不和。今天军师大帅保着英王，来到了万林庄。在庄子外面有一道江叉子，如同护庄河相仿。真是水碧石青，地名叫作银沙盆。流沙滚滚，要说从水面偷渡，够奔万林庄，恐怕他难以得过，皆因他是沙河。君臣三个人，来到这里顺着河堤绕，绕了不远看见河里横着一道桥。要打算过去，非得由这道桥上过去不可。虽然相离二丈有余，武学平常之人如何过得去。英王等站在这里，燕普说道："爷，你老站在这里等候，我打一声呼哨，叫里面陶家庄出来人迎接你我君臣进

庄。只要见着盖天第一手，无论再有多高的武学之人追赶，大概他就有些个费手了。”英王点头。燕普来到银沙盆江边，用手一捏嘴唇，吱一声呼哨，跟着就是三声掌。紧接着里面答声，也打一声呼哨，三声掌，这就是人家万林庄的暗号。不但万林庄，就是万龙藏峰岛也是这个样子。呼哨响毕就听这座浮桥咯吱吱的声音，功夫不大，桥梁合好。跟着来了四个人，后面跟着一个为首的，手里提着一口刀。人可全都是庄兵打扮，后面这位精神百倍。走到了切近，看了看老道，赶紧请安。遂说道：“仙长你老好。”老道看了看认得，是万林庄的踩盘子的小伙计，姓崔名三，有个外号叫作追风腿。他给老道行完了礼，老道用手一指，叫道：“三儿！你看这就是爷，那位是我们本山的大帅。赶紧过去给爷磕头！”三儿这才走过来给英王磕头，然后又给谭天见礼。这才说道：“爷你老随我进庄吧！我们庄主已然派出去三拨远探，打听岛内的消息。不曾想他们没接着，我倒接着你老的金身大驾。爷你老人家跟随我来吧！”说着话大家走过了浮桥，吩咐一声撤桥。军师大帅保着英王，叫崔三在头前带路。英王眼看着军师大帅说道：“自从逃出了蓬莱颠颠险险，今天来到了万林庄，孤心这才放安。无论多高的人，他也不知道咱们投奔万林庄，后面绝以无人跟随。”燕普闻听哈哈的狂笑，叫道：“爷就让有人跟随他又能奈我何？”君臣们说说笑笑，非常得意。

他以为后面果然没有人跟随了，那晓得后面有三位少年的英雄早就把他们赘上了。暗中代表：非是别位就是凤岐金莲花、于斗小昆仑、泥腿僧张旺。只皆因瓢家店，把英王他们君臣三个人丢失。老剑客救了他们的性命，各位剑客追赶英王君臣，他们三个人办理店里的善后。等到天光大亮，知

会本地官面，没收瓢家店的财产。诸事办理齐毕，小哥儿三个这才起身走。凤岐问张大哥："你老合计合计，英王这一走。他应当投奔何方，才能有立足之地？"和尚闻听一笑："不问可知，蓬莱失败，他这一逃，当然够奔万龙藏峰岛，此地坐落在陕西西安府地面。我说一句高攀的话，你们二位要打算成名跟着我走。"在先前于斗不信服他。后来皆因拿住了英王，人家那份见机，果然高出常人一等。人倒不在武术怎么样，讲究的就是聪明。真要论能为和尚可不是两个孩子的敌手，谈到在外面跑腿的经验阅历，四个孩子也敌不了一个张旺。两个孩子一听他说得有理，当时全都点头答应，跟随他前往西安府。

这一天正然行走之际，猛然间看见了前面有三个人，正是英王和谭天、燕普。依着这两个孩子要亮军刃动手，拿获英王。和尚连连摆手说道："二位不可。你们二位可不知道，要论起来你老是董老剑客的弟子，练艺十五年，手中一对双头五节笔管枪，技术绝伦。你老是于老侠客的亲传，一条鹿筋藤蛇棍也是武学高强，当然你们二位全都比我高的多。怎奈人家云台剑客燕普，厉胆侠谭天，可并非是长人家威风，减自己的锐气。就打着是咱们三个人摆军刃一拥齐上，也不准是人家的敌手。两个孩子闻听一怔，叫道："张爷！叫你一说难道眼巴巴看着不成吗？"和尚闻听一笑，叫了一声："二位兄弟！不可心急。咱们在后面紧紧跟随，但看他们住在那里。如果得手，伸手捉拿不费吹灰之力，除非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真要是将他拿住，岂不是天假其便？"两个孩子一听也无可如何，只得点头答应。这才在后面紧紧跟随，来到了万林庄。看见人家三击掌打呼哨，转过浮桥，放过去他们君臣

三人，人家将桥梁一撤。三个人将身形一隐，在树林里面暗含计议。要依着两个孩子沉不住气，就要够奔江边想法子渡过银沙盆。和尚摆手说道："别忙，既然他们住在这里，咱们看见了，也不是姓张的夸口，他等如同笼中鸟瓮中鱼，想逃势比登天还难，就是肋生双翅，难以腾空。"两个孩子问和尚："有何妙策？何妨说出来咱们大家研究研究。"和尚摆手说道："不必多言，时机未到，单等掌灯后随我入庄，定保成功。"两个孩子也不敢深问，只可在树林里面隐避。

等到黄昏日没，各自将绒绳取出来，勒好了十字绊，用绢帕罩好了头，应用的东西全都收拾齐毕，一直够奔银沙盆的江沿。和尚叫两个孩子全都离远点，和尚只身一人，来至在桥梁切近。先将巴掌吧！吧！吧！连响了三声，然后一捏咀唇，呼哨一声。工夫不大，就见由银沙盆江沿，蹿出一个人来。身穿夜行衣，勒着十字绊，背后背刀。看他那个脸膛，瓜子脸小头朝上，裂腮帮大咀岔大克啦嗦，两颧高耸塌山根，两撇断梁的胡须。高声喊喝："对面合字吗？要打算进垛叉窑，你团个万儿！找里面的瓢巴子那一位？说明白了，才能够进的去呢。"坏事包明白：合字的是说自己人，叫自己团万儿是报名，垛叉窑是贼巢，找里面的瓢巴子，是找哪一个首领。和尚这才低声说道："合字的我是弓长万儿旺点，送护爷家我是由蓬莱至此。没别的，劳你老驾报通进去吧！"那人连连点头问道："你们是几位？"和尚也不隐瞒："我们一共是三位，领教领教你贵姓？"那人闻听一笑，说："我姓高单字名亮，外号人称钻天白花蛇。"说到这里一点手，"你们几位随我来！"打呼哨将桥合严，看着他们走过了桥梁，然后人家把桥撤了，这才顺着银沙盆江堤一直往东。

一边走着，几个人慢慢的接谈。高亮叫道："张爷，按说你老来在这里，应当把你老带到庄子里头，见见爷家。此时天已不早，爷当然正在用饭，就是你老进去也见不了。倒不如你们三位跟我先到我们下处，吃点什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我带着你老到庄内见爷去。你老看怎么样？"和尚一听点头，念了一声："弥陀佛，高爷你老就多维持吧。咱们都是在外面跑腿的，由这里说咱们是越交越亲，越交越近。将来爷家得了大清国的江山，咱们就是一殿称臣。"几个人说着笑着，往前走了约有二里地，这才看见一处房，篱笆圈圈着北上房三间。高亮推开了柴扉迈步进内，和尚等三个人后面跟随。看了看北为上三间房，一点灯光也没有。高亮紧走上台阶开开了门，打火种点着了灯。高亮这才说道："三位里面坐吧！"这哥儿三个走到了里面一看，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当中有一张桌子，两旁边有兀凳，落地的锅台，有个大炕，炕上铺着一领席，桌子上就是一盏蜡灯。三个人将身形坐稳，高亮先给他们烧点水，叫他们几个人擦了擦脸。然后这才说道："没有什么好吃的，这里有现成的咸菜，早晨吃剩下的馒头，你们几位先避避屈。回头进到了庄子里头，我们庄主当然是摆酒席款待。暂时我这个办法，不过因你们几位远道来到这里劳累，暂时先给你们充充饥。"张旺看着高亮说话作事痛快，自己暗自说道：我最喜欢这样人，性气跟我差不多。交朋友本来就应当如此，不必很客气。一面想着，三个小弟兄坐在那里，随便闲谈。高亮自己忙个不得了。先洗米然后抱柴，给他们几位要做点小米粥，出来进去忙个不休。

要说做一锅小米粥很不费事，霎时间锅里咯啦咯啦的翻开。高亮手里拿着一个杓是铜的，这个杓的把有核桃粗细。这

个杓是红铜的，擦的铮光刷亮。不住的搅和着，恐怕火大烧干了锅底。手里搅和小米粥，还陪着他们三个人说话。二目贼光灼灼，一面说话一面搅和，工夫不大粥做好。这才住了火，在碗架子上取了一个大碗，满满盛了一碗。双手捧着叫着："张爷！我这个地方可不大什么讲究，皆因作一份小差使进项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这就算是我款待宾朋了。张爷你老先把这碗粥喝下去，肚子里头暖和暖和，回头我再送你老进去。"说到这里，恭恭敬敬送到了张爷的面前。泥腿僧伸一手托碗底，乐嘻嘻叫道："高爷！咱们是萍水相逢，想不到你老人家如此地款待。"说着话站起身形接碗，用右手托住碗底。猛然间一翻手将这一碗小米粥整个的扣在了高亮的头上了。小米粥顺着脑袋往下流，烫得小子哇呀呀地吼叫。和尚微然念了一声："弥陀佛，好高亮！像我们弟兄在外面闯荡江湖，总算为期不少。你想这个诡计打算把老太爷哄过去焉得能够？二位兄弟还不伸手捉拿等待何时？"这两个孩子看着心里不愿意，看起来和尚真正惹不起。高亮一番好意，给咱们做得了一锅粥。东西不在好歹，人家是一片诚意，无论如何也不对。将然想到这里，和尚吩咐二位兄弟，还不过来将他拿获。两个孩子虽然这么想着，还不能不听他的话，只得走上前来不费吹灰之力，拿住了高亮，用他身上的绒绳，将小子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

歧金莲花这才问："张大哥，我可不算多咀，我得问问因为什么用一碗小米粥将人家烫得这个样了？要说这个烫伤，水烫是一层，饭烫上可了不得，整个的连脸带脖子烫下去一层皮，露着红肉冒着黄油，看着多么可惨！"和尚听孩子如此问，念了一声弥佛号，叫道："兄弟这个话可不是我张旺自夸，谈

到武术我可不成。你乃是老剑客董化一的弟子，雪天相访，传艺五载。双头五节笔管枪，两筒子袖箭，武术那可比我高得太多了。要说于斗，那乃是西方侠的弟子，别看人年青，手中一条鹿筋藤蛇棍，也是纵横天下。别看二位武术这么高，谈到外面跑腿的阅历，你们二位要跟我张旺比，可差多了。别看我烫得高亮这样可惨，当然从中有个原因。你们二位哪里知道，看见了没有，这个弊病全都在这里了。”说着话伸手拿起那个手杓，这就是小子的鬼变。原来这个手杓把是空的，手里拿着杓明着算是搅和粥，别让他焦了。上面有一个疙瘩，用手按住可就顺着孔里往锅里下毒药，暗含着将粥里下了毒药，你们不信只管看。”张旺用手一按这个把，两个人这才明白。心说：不枉人家张旺说大话，果然阅历比我们高得多。想到这里不由的心里有气，走上前去照定高亮胸前就是两脚。于斗这个孩子年青气壮，走上前来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好小子！我们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无缘无故暗含着算计我们？莫怪你叫钻天白花蛇！”张旺连连摆手，叫道：“二位兄弟，别打他！净指着他问话呢！你要是将他打坏了，谁还领着咱们够奔庄内？”两个孩子听张旺如此说法，这才住手。

张旺自己走过来用手点指，叫道：“高亮！你要讲究坏，你可不成，我的别号叫坏事包。我也不难为你，你要说实话。因为什么要害我们三个人？够奔庄内那里是正道？道路之上有什么障碍？只要你说了实话，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招恼了我，也不用我动手，只吩咐我二位兄弟，打算要你的性命，岂不易如反掌！？”高亮听到这里这才哼哼唧唧说道：“嗳！张旺，你也不用在我的面前这样发威，知道了你的厉害可也就

算完了。你也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你坐稳了，我要把我的肺腑说一说。今天我就算栽了！我自从在外面闯荡江湖多年，落到了万林庄，给人家当一名踩盘子的小伙计。凡有在眼底下看过的事，没有我不透的。方才爷家进庄，见我们庄主盖天第一手。他老人家可嘱咐了：一路之上所遭所遇，很遇见几拨仇人。别位还到可说，惟独有个和尚，姓张名旺外号叫泥腿僧。在先前入岛之时，爷家重看于他加封他为巡山寨主。后来他自己身涉嫌疑，这才撤去他的巡山权，叫看守土牢。这小子恩不将恩报，反倒以仇相向，爷家恨他入骨。嘱咐我等，如果遇到你，或是前来探听，务必要捉住，然后处以死刑，以解胸中的恶气。今天你来到这里，总算是我的事机不密，被你看出了破绽。既然看破我用蒙汗药，可见得你比我的身分高。别的话不用说有死而已，你问什么我说什么。”张旺闻听一笑：“我料着小子你也不能不说。别的我也不问，这进庄的道路那里是正道？一路上有什么障碍没有？”高亮闻听这才说道：“你要问，这里面一共是三个庄子，万林缭绕。你留神着树上有白道，那就是够奔万林庄的正途。如果没有白道千万别走，走错了颇费周折。我说的是句句实言，不怕你把我结果性命，我也没别的说的，反正不是说的谎话。”张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高亮！我暂时将你的咀塞上，屋里熄灭灯烛，我们三个人要夜探陶家庄。如果一路之上，不出别的事，回头我必放你。倘若是有了意外，我回来准保不饶你！”说到这里扯他的衣裳襟，张旺叫他把咀张开。高亮也不别拗，张旺把咀给他塞好将灯熄了，屋里门收拾好了。

三个人出来，略微整理整理衣服，把军刃带好。和尚在前两个孩子在后，来到了外面走入林中，留神打量树上的白

道。果然这些树上也有有道的，也有没道的。有道的当然够奔陶家庄，没有道的可不知够奔哪里。万林迎风，走在了林子当中好不怕人。走够多时，来到了里面。就见迎面有座住房，灰脊、灰沟、灰座门楼，迎面的影壁。门前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不问可知，这一定是盖天第一手，陶源的住宅。想到这里，暗含着把两个孩子叫到了面前。低言悄语说道："二位，这可已然来到了陶家庄。咱们三个人进庄探听，如果到了陶宅之时，千万不可慌张失神。倘若被人看出了破绽，或是被获遭擒，咱们可是各听天命。我要遇险你们二位只管走你们的，你们二位遭了不测，我也不管。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个人夜探陶家庄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够奔外面报信，成了名的老前辈，不能不救咱们。要是三个人一同遭擒，全都死在一处，未免死得不当。"二人听到这里点头。三个人没敢走迎面的大门，绕着大墙一直够奔西北角。三个人四外观看，并没有行人。这才将身一纵，身子跨住了大墙。手掏了一块灰往院里一扔，侧耳窃听里面是实地，又听了听各处并无有动作。这才飘身跳到了院内，蹿房、越脊、各处里暗暗探听，找来找去这才找到了一层院落。北为上的大厅，一拉遛是七间。里面明灯蜡烛，纱灯、对灯、吊灯，照耀的如同白昼。东西厢房各五间，南北是穿堂的过厅。他们三个分开了班儿：张旺在南房的后坡，隐住身形，下巴颏放在大脊上，隔着帘子往北房的里面看得逼真。凤歧在东厢房，于斗在西厢房，各自隐住身形，往上房里面观看。但见厅房里面正当中摆设着架几案，前面是八仙桌儿，两旁是椅子。上首坐着一位，银髯老者正是英王富昌。下首相陪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在旁边有一张方凳，正是谭天，谭桂林。谭

天肩下还有一个座位，上面坐着一个人长得好看，青虚虚的脸面，带着一层油光，三绺墨髯黄焦焦的胡子梢，胖面大耳光头未戴帽，剪子股的小辫儿，蓝绸子小袄腰扎绒绳，肋下悬着一口剑。两旁边站的家人，全都是垂手待立。大概离着是远，他们说的什么可听不见。

书中代言：由英王君臣三个人逃到了陶家庄，盖天第一手将三位接到了里面。先行君臣大礼，然后落坐摆酒款待。此时已然吃喝完毕，大家坐在一处闲谈。陶源诉说自己布置的一切，以及西安侯的爪牙，多少势力。全都对英王说明，并且告诉英王放心。只要来到陶家庄，准保高枕无忧。彼此正在接谈之际，就见陶源陶洞天微然长身看了看院子正当中，月亮照出来影儿。隐隐约约似乎南过厅东西厢房上面，有人爬伏。那影儿显露出来好像个人头，陶源并不敢声张。只可站起身来，抱拳叫声："爷！你老在此稍坐，我跟你老告告假。"富昌闻听摆手说道："请便。"这个地方是人家陶源的身分。真要是听见或是看见外面有什么动作，他要是先禀明了然后再出去，倘若是没有岂不把自己的身份失了吗？故此话不说明，先告假出去，到外面看看。自己心里纳闷：平常人，他也不敢到我的陶家庄，前来扰乱。也许本处二庄之人前来，也未可知。不管他是谁伸手拿获，决不宽容。

陶源来到院子当中一站，正看见张旺，陶爷一阵狂笑："尔好生大胆！夤夜之间竟敢来到我们宅中偷探。还不下来受死等待何时?!"张旺是个急劲，自己一想：既然看见我，我可不能不下去。想罢飘身来到了院中，念了一声弥陀佛。陶爷一看这个僧人长得好恶：白饼子脸，颔下无须，头上勒着一道日月莲子箍，手里拿着纯钢鹅眉刺光灼灼冷森森。陶源

用手点指，叫道："小辈你是何人？大胆前来探庄！"和尚念了一声佛号："小子不必逞强，打算问我的名姓你站住了脚。不然报通名姓省得吓你一遛筋斗！"陶源听到这里，伸手呛啷啷撤出了宝剑。往后一背，左手理髯叫道："小辈！看你这个样子也不是条英雄，不必卖狂！报通你的名姓。你家庄主盖天第一手，剑下不死无名之鬼。"和尚听到这里，念了一声佛："你就站住了吧！问我家住山东，姓张单字名旺，别号人称泥腿僧，又名坏事包。说我无名，我的师伯山东东昌府成了名的侠客，姓侯名廷字振远，外号人称镇东侠。我的老师，一轮明月照九洲长手白猿。今天我不叫你知道和尚的厉害，枉叫坏事包！"双手擎着纯钢鹅眉刺。往前一蹿身形，鹅眉刺够奔陶源的胸前便刺。陶源一看军刃到了，往旁边一闪身，用宝剑一击他的鹅眉刺。右腿一抬，砰的一声，脚踹大胯，张旺翻身栽倒，啷啷啷刺坠尘埃。此时院里头，早站着厉胆侠谭天，五七名家人。也有打着灯笼的，也有拿着军刃的。可别看动手，家人纹丝不动，这也是陶源素日的庄规。一看人躺下了，过来两个家人扣住鞋脸一拧拧翻了个儿。解他身上的绒绳，四马倒攒蹄一捆，傢伙捡起来往旁边一放。陶源一阵狂笑："小辈们！即速下来受死！不然的话也难以逃脱。真要是一时招恼了庄主，拿住之时，我必要你们碎尸万段！"

此时二小在房上隐避，看了看和尚被获遭擒。要依着于斗，就应了张旺的话了，他一个人被获，这两个人转身就走才对呢。凤歧的主意就不然了，自从有生以及跟随老师练艺，生来的脾气就是急公好义，见义勇为，何况人家对自己有活命之恩。看着这般光景，赶紧站起身来。他可没有军刃，双头五节笔管枪已然丢失在蓬莱。他是个急劲，由房上嗖的一

声跳下来，站在院子正当中。这个孩子长得就是人仙并喜，那才叫天官赐福的面貌，面刺金莲精神抖擞。一语未发抬手一按绷簧，一支袖箭够奔盖天第一手的咽喉打来。陶源擎剑一闪身，脚未站稳，二支箭又到，双筒子袖箭一边走一支，通共是二十四支，不容分说吧！吧！吧！一连发出了十支。陶源的身形如风似电，躲过了袖箭。身形前纵摆剑进招，凤歧再打算发袖箭可就无暇了。陶源的身法特别快，剑到胸膛，凤歧一闪身，撤剑就是一掌，名叫顺水推舟，凤歧躲闪不及，翻身栽倒。众人过来按在那里就捆，陶源未及开言。

房上的小少爷于斗，心里头非常难过。暗说道：人家坏事包张旺早已就料到这里了，既然被获遭擒不应当任性。就应当远走高飞，出离了陶家庄，够奔外面报告。各位成名的剑侠，搭救他的性命可也就是了。又谁知凤歧他一时任性也随着被获，剩我一个人可就不能走了。知道的主儿，当然说我这一走聘请高人前来搭救他们。不知道的主儿，说我小小的年岁贪生怕死，看见他等被获，自己逃窜性命。想到这里，伸手撩起衣服，撤出来鹿筋藤蛇棍，抖身形跳下来，颤棍来到当中，遂说道："陶源休得逞强！你可认得小太爷于斗吗？家住北京棋盘街，我的老师长臂昆仑飘髯叟。说到这里把手中藤蛇棍一颤，摆棍搂头便打。陶爷往旁边一闪身，暗自思索：这几个孩子们都叫不错，也就是我盖天第一手，换一位这几个孩子还真正不好赢。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我何不给他引引招，倒看看这个孩子武功如何？想到这里，把手中宝剑招数走开。孩子手中的棍一招挨着一招，白猿棍棍里加棒，棒招稳健，身形敏捷，恰似过猿猴。盖天第一手看着心里喜欢的了不得，暗含着夸赞这个孩子，不过才是十几

岁的年纪，将来年岁到了，闯荡江湖阅历出来，比我有强不弱，不愧他是于洞海的真传。自己想到这里，也不敢分神，又看了几招，这才晃动身形也将于斗踹了一个筋斗。家人过来捆好，将三个人全都放至在廊檐下，这哥儿三个彼此面面相观。

陶源将三个人拿获，剑交左手，撕髯左右观看。听了听别无动作，这才抖身上房，手打凉棚往各处里观看，清素素静落落，这才由房上下来。家人打起帘子，陶源宝剑还匣来到了屋中。英王在上首端然正坐，陶源抢步请安："爷！你老受惊了。"英王微然含笑，叫道："陶副帅！今天孤家亲眼得见，在外面动手，不费吹灰之力，将三个人拿获。真正盖天第一手，果然艺业绝伦。"陶源闻听一笑："爷家谬奖，想陶源有何德能，敢劳爷家如此夸奖。"说着话将身形在旁边坐稳，陶源用手一指，叫家人将拿获的三个小辈解开足下的绑绳，推到了屋中，叫爷家观看亲自问话。家人答应一声出去，到了外面解开三个孩子足下绑绳，两个人搀一个，将三个人搀到了里面。三个人各个都是厉目横眉，头一个走的就是和尚张旺，第二个凤歧，三一个才是于斗。三个人来在屋中一站，旁边站地家人说道："上面坐地是爷，还不跪倒磕头等待何时！"和尚闻听一笑，念了一声弥陀佛："你等休要如此狐假虎威！今天我等三个被获遭擒有死而已。单等日后，钦差老大人，将你等拿获押到了北京城，你等也难免项上餐刀。"

英王看着有气，哼了一声遂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小儿坏事包，我那里有半点亏负于你？你思思想想我总算是待你恩重如山，这不是当着军师大帅，真要依着他等早已将你结果性命。皆因我有爱将之癖，留你等直到如今。你等累

次三番，相害于我。不曾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尔等也有今天！”英王越说越有气，站起身来，打算够奔近前，举手打他几巴掌，方消胸中的恶气。又一想我真正自己伸手打他，当着人家陶源，岂不叫他小看我没有王家的身分？再者说只要说吩咐一声，打算要他的命，不过就是一句话。想到这里这才把气往下压了压。再一看后面站的是金莲花凤歧，英王不看则可，一看见了凤歧，触景伤情，可就想起来三位公主。大公主环娘，二分主兰娘，姊妹二人双双亡命。惟独三公主霞娘跟我父女反目。想起来那一个是我的近人？再想着大公主环娘，由打北京城跟我逃亡到四川，一路上所受的辛苦无多带少。本想着给孩儿找个相当的人家把她给聘出去，小夫妻和和美美，享家庭之乐，也不枉跟我受苦一番。不曾想孩儿命薄，许配凤歧，孩子自己一时心窄，自刎而亡，算起来也可以说是红颜命薄。再看了看后面是于斗小昆仑，英王不由得气往上撞。谭大帅待你何等恩惠，收你为义子。你反倒勾串旗牌王双全，够奔九兽鹤天亭，盗去了我的珍珠八宝夜明灯，真正是可气已极！英王看罢叫了一声：“陶副帅，像这几个人，我看着有气。还不如将他们推到外面，结果他等的性命，倒落得眼不见心不乱，倒显着了却心愿。”陶源闻听遂说道：“遵你爷的吩咐！”这才向着家人说道：“来！将这三个小辈，推到庄外结果性命，带回三个人头我要观看。”这一次英王还真正豁出去了。

旁边燕普看着点了点头，心说爷要有如此的决心，将来何愁大事不成？在旁边难过的可就是谭天，真要是把凤歧结果性命，将来胞妹无双女谭灵仙，终身应当依靠何人？自己为难思想了好半天，这才站起身来，抱拳说道：“爷，军师，

副帅！此事千万不可如此莽撞。谭天有一句话告禀，不知道这个话说得说不得？”众人闻听连连摆手，陶洞天首先说道：“谭大帅有话请讲！你我都在爷的驾下称臣，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呢？”谭天这才说道：“爷！据我想，凤岐、于斗、张旺，他们三个人不过是普通的本领，焉能够到得了万林庄？还不如暂时将三个小子押在后面，急速搜索何人将他引到了里面，先除后患，然后万林庄方能保得住。”众人一听谭天这句话说得有理，遂说道：“好！既然如此，暂且将他等押在后面土牢就是了。”陶源吩咐一声叫家人推推拥拥，推着三个人走，然后又派人各处搜查不表。

单说地是押囚的这三个人，来到后面土牢，倒下台阶十三级，一层一层来到了下面拿钥匙开门。推开两扇铁门，到里面一看冷风阵阵，阴气惨惨，墙壁上有一盏油灯好不怕人。把三个人推到了里面，一根挨一根一共是十三根将军柱。当中捆的是和尚张旺，三道绳索，肩头一道腰里一道，腿上一道。上首凤岐，下首于斗，三个人全都捆得妥妥当当。这才众人走出去，倒关铁门掐上铃铛锁，收拾完了前去回禀陶副帅不表。

单说这三个人，被押土牢里面，面面相观。天也不过就是二更将过，将要交三更，隐隐约约听见更鼓齐鸣。和尚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二位兄弟，咱们三个人这才叫共祸福、共患难、屡遭凶险。不曾想今天又来到了万林庄，被获遭擒。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才叫地狱的生活。”于斗叫道：“和尚！我的和尚哥哥，你说地是哪里话。在外跑腿经验比不了你老，怎么会今天被困土牢，你老先沉不住气呢？再者说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可不敢说高

抬自己的身分，剑侠的弟子所作所为，全都在赫赫扬名，由这里说活到百岁也不过如此。我一劝你老又算不对了，别的话不用说，还是睡觉要紧。这时候天已然交过了二更，堪堪就要到了三更天。先睡一觉，睡到大天大亮，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二位全都比我岁数大，算我不对，我可是说睡就睡。”这个孩子还是真正有两下子，把话说完一低头，他还是真着了。凤岐一看，人家孩子如此，我也别言语了。我一说话知道的说我爱说话，不知道的准得说我怕死，凤岐也是一语不发。仗着孩子们沉得住气，也是天不早了，身上也实在劳累。眼皮一塌出入气一匀，这孩子还是也着了。和尚看了看，不由得暗笑：像我们这三个人，还真叫难找。这是什么地方，居然能睡得这样香甜？这才叫将死抛在了九霄云外。和尚也豁出死去了，他也万念皆空也着了。这三个人这才叫没心没肺，这三个人全都着了。

和尚这一觉睡了多大功夫，可不知道，反正是睡着了。忽然间觉着气一横，睁开二目看了看屋里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黑暗无比。细一看左右的凤岐、于斗，两个孩子踪迹不见，这一来可把和尚吓着了。在外面闯荡江湖这么些个年，还是真没经过。你说这个人要是跟我们有仇，决不能将两个孩子结果性命，单单留着我。要说是跟我们有交情，为什么救他们二人不救我呢？真正叫人莫明其妙。和尚正然自己在屋中纳闷，觉着背后脖子上阵阵凉风。这可把和尚吓坏了，遂说道：“我张旺泥腿僧，由出世以来，闯荡江湖没作过亏心事。要说咀不好诙诙谐谐，我也没说过意外的言语，今天忽然间凉风阵阵，想必是有鬼有神。要是神你急速归朝，是鬼赶紧归坟。要是被屈含冤，冤有头债有主，可以去找对头之人。打

算叫我替你报仇雪恨，你就想个相当法子解救我的性命。我决不亏负于你，当然给你报仇雪恨。”张旺将然说到这里，觉着后面有人吧的一掌，掌打他的肩头。和尚吓了一跳，掉脸看面前站着一个人好样儿大身材有六尺多高，微然沾点儿马蜂腰。身上穿着灰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根绒绳。肋下悬挂一口刀，绿沙鱼皮鞘黄澄澄的刀盘，二蓝的挽手，二蓝灯笼穗。脚底下青缎子云履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四方脸面白素素，大耳有轮银髯飘洒。和尚猛然一看，就仿佛他的师伯镇东侠侯振远差不多。细一看不对，他的肋下悬挂着一口刀。你说他是石金声，不对人家身量矮。正在出神之际，那人微然一笑：“张旺你好大胆！就凭你敢身入险地，夜探万林庄。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说到这里伸手给他解绑绳。绑绳解开，自己将绑绳收拾好了，捡起自己的军刃，纯钢鹅眉刺。老头子点手叫他往外面来。张旺那个意思打算问问老人家贵姓，此时也没有说话的工夫。跟随老人家来到了牢外，看了看两个孩子，于斗、金莲花全都在牢门前站立。老头子将牢门收拾好了，带着三个孩子蹿房越脊，出离了陶家庄，斜着够奔正东。

走出了陶家庄往前走了二里多地，看了看有许多屋宇房舍，也像是一个村庄。又往前走，来到一个广亮大门。老头子上台阶，摆手把他们三个人叫进去，下台阶往里走。过了屏门，走过了过厅，这才来到了后面的大厅，早有家人打起帘子。老头子站在院中一阵狂笑，叫了一声：“大弟！还不请出来等什么？今天这可算巧，省得你终日愁眉不展。这可算天假其便，得此良期。”话未说完，就见由厅房里走出一个人来。长的好样儿，四方脸面，沾点黄焦焦两道粗眉，眉长过

目，目如朗星，光华灿烂，大耳堪可垂肩，一绺墨髯，墨漆漆剪子股的小辫儿。来到院中说道："但不知何等机缘如此喜欢，有什么话请到屋里谈吧！"说到这里老头子一摆手，将小哥儿三个让到了里面。三个孩子到了屋里看了看，屋中陈设阔绰，挑山对联，全都是名人的笔墨。孩子看罢，老头子摆手让坐。三个孩子不肯，遂问道："老人家，我说出话来你老可别过意。你老人家待我们有活命之德，我们算是没齿难忘。可有一样儿，跟你老素不相识，今日相见，望求老人家赐教名姓。"老头子这才说道："当年我在外面闯荡江湖，跟你们的老人家，全都有交情。我家住保定府小地名邓家堡，姓邓名龙字九公，外号人称宝刀手。"

书中代言：老头子成了名的侠客。在家中隐居闭门教子，薄田数顷，也算是丰衣足食。他老人家有一位好友，可就是万林庄里面一位庄主，何望，何金标，跟老头子交称莫逆换贴的弟兄。何爷跟前有一个姑娘名叫何玉凤，何爷跟前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爱如掌上明珠，有意练武，不愿意跟自己的爹爹学，打算请一位名师。你说真正成了名的剑侠，谁肯前来教这个女徒弟？没有能为的主儿，何爷还是真不愿意。再说又得年岁苍老，因为玉凤他是个姑娘。后来想了半天没有靠近的朋友，想来想去可就想起宝刀手邓龙邓九公来了。没敢派人，自己亲自前去。到了邓家堡见了哥哥，彼此一谈。邓爷一听，兄弟亲自前来当面要求，不能不去，这才一同来到了万林庄。到了里面由当日为始，把姑娘叫出来给老爷子磕头。又是盟大爷，又是老师，要练到功夫上当然比别位又差一层。

老人家终朝教给孩子练武，得暇弟兄们坐在一处盘桓。老

头子眼光最好："叫声兄弟！别看你隐居万林庄，你们三庄不和可不像话。听人说现有万龙藏峰岛派人连络，你就应当设法修好苗家庄。将来陶源有了意外，你们好协力抵抗。虽然不能取胜陶源，大概也不至于落了下风。倘若不然，苗家庄要是连络了陶家庄，兄弟你的危险就在目前。"何爷闻听一摆手叫道："哥哥，我早就这么想了。怎奈苗爷这个人生来的秉性特别，不容易说话。我屡次派人前去跟他谈，时常受他的拒绝。我想他既然跟我有这种举动，我只可抱定守中立的主意。将来连络连络地面官府，看对了机会拿获陶源也算是我的奇功一件。"老头子听到这里，由此可就有意夜探陶家庄。倘若能够乘其一时不备，或者将他结果性命，或都将他拿获，交给我的兄弟也不枉我们冲北磕头一场。

今天恰巧老头子夜探陶家庄，看见来了三条黑影，这才将身形隐住观看。后来这三个人全都跳下去，跟陶源比手，各自报通了名姓。老头子准知道这三个人是晚生下辈，他们焉能够抵得了陶源，必然要被获遭擒，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水落石出。果然三小被擒，押在后面的土牢。老头子凭手中宝刀到后面搭救三个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先救的是于斗、凤岐，后救和尚张旺。老头子一想，这场事，一定是张旺出的主意。要不然凭两个孩子他们也来不到这里。有意不救又怕对不住他的老师侯敬山，这才到里面戏耍，用凉风吹他的脖子。小子害怕，老头子将他带到了外面，一直来到何家庄。孩子们问，老人家自己先报通了名姓，然后把何爷引见引见。见礼已毕，这才入座。

家人献上茶来，大家这才互相计议。后来和尚的灵机一动，这才看了看何旺何金标，叫了一声："大叔！我看你老这

么大身分，到处皆闻何望。何不想个法子，铲除陶源陶洞天。这岂不是奇功一件？”何爷听了听一摆手，叫道：“贤侄！这个话说的不对，真要是我们何家庄抵得过人家陶家庄，我早就动手了。谈人，不如人家人多，论武术，赢不了人家盖天第一手，故尔我不敢轻举妄动。倘若画虎不成岂不可惜？真要是你们小哥儿三个肯其帮忙，给我介绍介绍钦差大人，我情愿意作为内应，请钦差老大人进万林庄。里应外合，打算铲除于他又有何难？”和尚一听连连点头，遂说道：“只要你老肯其作为内应，我情愿意介绍。我在大人跟前作事，很得大人的欢喜。只要我跟大人说明白了，乘其不意老大人带人进庄，准能够铲除。”说到这里，准知道三个孩子饿了。桌子拉开预备冷荤热素，随便吃喝，吃酒谈心。后来商议停妥，还是将三位小弟兄先送出庄去，见着钦差好把这个话说明白了，以便带人前来铲除陶源。天已不早，吃喝完毕。老头子邓九公，何望，暗含着带三小出离银沙盆竖桥梁，放三个孩子出了万林庄。

三小欢欢喜喜，顺道前行。一直够奔四川大道往前迎接钦差大人，报告偷探万林庄的经过，在中途路上整整的行走了三天。这一日正然行走，猛然间见前面尘土飞扬，就仿佛像官兵大队一样，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钦差老大人。

书中代言：只皆因蓬莱火起，所有那些个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大小丁字跨字的舟船，所有剑山蓬莱岛的喽兵，聪明的全都各驾舟船，三二十名不等联络在一处，各自逃窜性命，另寻他处安身。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兵随将令草随风。蓬莱里面主要人物走去，等时全都秩序大乱。老头子谈笑龙君陶然公，带领三庄义勇兵。自有文雅先生赵

环、小火神赵胜、焦家庄的安良侠、济世侠、焦文志、焦文亮，帮助老头子办理善后。所有岛内的喽兵，只要撒手扔军刃全都免死，这就算老头子一份恻隐之心。整整的一宵多半天，这才把蓬莱里面的火完全救灭。岛内的金银搜索出来，点明多少入好帐簿。把义勇乡军屯扎在蓬莱岛口外。那个意思要打发人够奔钦差公馆，报告经过的事，听他老人有吩咐。未及派人，钦差大人早就得着信了，把随行的委员、一干侠客，就连师爷杨有芝，一同全来至在蓬莱岛口。各位侠客禀明了陶然公，老头子亲自带着段灯段洪亮，神枪镇八方、赵家庄的小哥儿两个，赵环、赵胜。亲自前去，把钦差老大人迎接到蓬莱岛口外。

众人给钦差大人行礼，彼此谦谦让让。大人归坐，所有里面一切老少的英雄，行礼已毕，站在了钦差大人的身旁。年羹尧一眼就看见了天险庄、天陷太平庄、石凉湖赵家庄，三庄的首领。吩咐一声："来！给各位庄主看坐。"老头子胜裕连连行礼遂说道："大人何必这样客气，大人虎威在此，我可不敢坐。"钦差一笑遂叫道："老庄主！攻打蓬莱，累次三番多亏老英雄调动有方，群雄努力才能够一阵成功。就请老人家把攻打蓬莱出力人员，全都写明名单。我好专折入都奏明圣上，听旨发落，论功升赏，以安众心。"胜裕听到这里，站起身形连连抱拳口尊："大人！既然如此，蒙你老人家这样提拔，众人感激不浅，我这里代大家先谢谢。"说到这里遂将攻打蓬莱的功劳簿呈上来，叫大人观看。下面一声答应，功劳簿捧过来，放在公案上面。钦差看了看，这才叫随行师爷杨有芝，将功劳簿楷书誊清。然后，老头子又把抄没蓬莱搜出来金银细软有一部总账，也拿出来叫大人看了看。大人看罢，

跟他们打听打听破岛的经过。老头子胜裕一一回明，不过是百事顺利。就是从中有两段事：头一节英王逃脱。据说他和万龙藏峰岛有连络，此时可不能知道他准落在那一方。嗣后咱们慢慢的打听，大概他也没处可以容身。再者还有不圆满的一段就是海川失踪。岛内现在全都已破，海川仍然没有下落。听人传说童海川出头，手中仗剑，剑斩石头僧，这也不过就是一说，没有见真实报告。

众我坐在一处接谈。够时候摆坐，各位庄主陪着钦差老大人在行营之中，随便吃喝饮酒之间。大人亲自当面委托，陶然公办理四川成都的善后。把所有抄没蓬莱的金银，就地买粮按户放赈。叫老人家段洪亮，竭力帮忙。钦差大人吩咐随行委员，各位侠客，成了名的英雄一路随行，由四川一路搜索英王的住址下落。倘若是英王落在万龙藏峰岛，带领群雄入岛，好回朝缴令。不过暂时跟陶然公要求，借用三庄的义勇乡军。皆因是旨意未到，不敢调动那一省的兵马。如果旨意下来，准许调动那里的官军，那可就不必借了。

老头子一听大人要借义勇乡军，连连摇头，叫道："大人！这些庄兵这全都是乡勇，各人全有妻儿老小。不过是蓬莱声势浩大，有意吞并三庄，故此才练义勇乡军，以作防范。此时藉着爷家的洪福，大人的虎威将英王赶走。四川一方免去了刀兵之苦，除去涂炭之灾。此时蓬莱已破，这些个乡勇，他们各自要安分守已在家里作一分经营，养家富已作安善的良民，他们可不能随你老人家前往。倘若英王落在万龙藏峰岛，未免又得两下里交锋，倘若他等有个性命之忧，老朽胜裕无言去答他们家里的妻儿老小。如果防守三庄为的是保守三庄，就是有性命之忧那也就算罢了。他等又不吃国家的粮饷，要

说随你老前往够奔万龙藏峰岛。倘有不测，难以说话。”老大人一摆手，叫道：“老庄主，这个话不是这样讲！我并非是拿着三庄私自练就的乡勇，叫他们替国家出力。不过是事在紧急，我不敢迟延。顺道前行，不过一路之上虚张声势。到了万龙藏峰之时，英王若果然落在那里。不过圣旨下，当然指定调动那省的官兵，跟万龙藏峰对垒交锋，决不与三庄的乡军相干。”

老头子听大人如此要求，有意用婉言拒绝。恐怕得罪他老人家，那倒是反美不美。还不如暂时叫所有的乡军，随同钦差前行。倘若到了那里，对垒交锋之时，再叫乡军回归四川岂不是人情两尽？老人家想到这里，叫道：“老大人！既然你老如此说，我们三庄按户抽人，每庄约有一千。真要是你老将这些人完全带走，倘若英王派人调查，知道三庄虚实，派人前来扰乱，居民受害倒显着不安。我这个意思打算将三千乡军各分一半，留着一千五百名帮助我保守三庄，就是有人前来搅闹量也无妨。”年大人一听遂说道：“好！既然老庄主如此说，本爵感恩非浅。等我诸事办毕，回京面圣，必当将老庄主这一份盛情，奏明了爷家，爷家当然有一番厚赐。”老庄主连连摆手说道：“老大人！老朽我可不敢有那个奢望。但求的是英王被获，扫灭他的党羽，万民乐业，那才叫永庆升平。”老人家说到这里，吩咐赵家庄的赵环、赵胜，点派庄兵一千五百名。所有行营应用的东西，全都携带停当。赵氏弟兄帮助随行委员，辅助钦差够奔万龙藏峰，事事谨慎诸事小心。

要说老头子这份调动，实在算高，不枉人称隐士，避居天险庄。今天要说派遣文雅先生赵环随军前行，可别看他的

年岁不算甚大，论到文武两科也算是第一。不然的话为什么人称他文雅先生呢？皆因他熟读兵书战策，攻杀战守样样精通，谦恭和蔼不敢小看长辈。在三庄里不敢出人头地，处处让胜裕占先。究其真来，这二位的能耐差不多，也不敢说不如胜爷。大先生听老头子吩咐，也不敢违背，只得带领义勇乡军，跟随钦差前行。随行的侠客，就是那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客秋田秋佩雨、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二侠客侯敬山、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有河南的何立何乃中、陕西凤翔府的碧目虬髯赛张鼎的马奎马龙元、有山东济南府的妙手赛何缓宋品宁文元、石铎石金声、宏勋、黄志、郝文俊、万方万里鹏。公馆这时随行委员就是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孔春芳、张方。有杭州双龙镖局来的牛儿小子、虎儿小子，并肋犀牛英霸、铁罗汉吴霸、阮和、阮壁、徐源、邵甫。侯二爷的几个徒弟，斜睛太岁阎保、滋毛吼鲍信、侯俊、铁拐侯玉。其余的满都在胜裕的面前，帮助他老人家办理善后。钦差老大人看了看，有这一干的侠客，少年的英雄。不过就是碧目金睛佛姜爷、张鸿钧、董瑞三位老剑客单走的。其余的众人全都跟随钦差老大人带着义勇乡军，浩浩荡荡够奔西安府，一路上好不威严。

这一天正然往前走，四路的远探不断的报告。英王大概落在了万龙藏峰，英王的爪牙相随无几。钦差闻听心中喜悦，准要是落在了万龙藏峰，就如同龙中鸟、瓮中鱼。我有这一干的侠客英雄竭力帮忙，何愁英王不擒？钦差大人思索高兴之际，外面有人报："有个和尚姓张名旺外号泥腿僧、金莲花凤歧、小昆仑于斗，三个人求见钦差。"大人闻听原来三小至此，正然放心不下，急速吩咐："叫他们快来见我。"回事的

答应下去，工夫不大，将三个人带到了面前。钦差手理墨髯，看着这三个人高兴的不得了。三个孩子行礼已毕，钦差这才问道："我来问你，你们为什么聚在一处？这是由哪里来？"和尚遂就把自己拿获了黄国英，后来回归了蓬莱。众人在英王面前进了谗言，打算将我铲除，我便出离蓬莱。这还算英王一时糊涂，也是当今万岁洪福齐天。英王不但不怪，反倒加封我为看守土牢的寨主。早有意倒反蓬莱，不过未敢妄动。也算天假其便，老庄主胜裕，三次攻打蓬莱岛，正赶上他们里面要监斩凤岐、于斗、丑妇人于氏、王双全。这里面有这么这么一段事，张旺一句话未瞒，从头至尾所有几个孩儿的事完全说明。直说到拿获英王误走瓢家店，被获遭擒。错非是遇见三位剑客。才能搭救他们的话一说。又说了说沿站追赶英王，中途恰遇赘到了万林庄，夜探万林庄被擒。"若非遇见了宝刀手邓龙邓九公，由土牢内救了我等性命，带到了何家庄。见着何家庄的庄主何望，跟我当面说明，叫我一路打听钦差老大人现在何方。见着大人把话说明，只管叫他老人家前来。夜入万林庄里应外合，铲除万林庄的副帅，盖天第一手陶源，也可以与国除患。何况英王也在那里，还有军师燕普、大帅谭天，倘若一网打尽，岂不更好？"

钦差大人听到这里，欢喜的了不得，这才叫吉人自有天相。这才叫了一声："张旺！既然何家庄里面庄主何金标有意辅助朝廷铲除英王。他曾跟你合计出来没有，何时进庄？如何渡过护庄的江叉银沙盆？"张旺这才说道："人家说了，他们里面一共是三个庄子。正当中是陶家庄，左边何家庄，右边苗家庄，三庄轮流把守银沙盆的桥梁。比如我们进庄，预行给人家赴信，好叫他们里应。"钦差听到这里遂说道："张

旺还是你们三个人前往，偷进万林庄。见着何望把话说明，定妥了日期何时接应咱们进庄。只要到了里面，出其不备拿获奸王。”说到这里大人摆手叫三个人急速前往。

三个人答应一声，撤身将然要走。在旁边站起来文雅先生赵环，连连点手叫道：“张旺慢走！不才赵环有段事我要跟大人回。”年大人闻听遂问道：“不知赵庄主有何言语？请讲当面，何必这样客气！”赵环这才说道：“老大人今听三小报信，素日跟何望又没有多大的交情。就凭一句话，把你老人家带到了万林庄。倘若里面安排好了埋伏，我们大家岂不受害？凡事还是小心谨慎为要。俗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是赵环多疑，还是请大人慎重为要。”钦差老大人听到这里，手理着墨须，叫了一声：“赵庄主！我可不是说出这句话来蔑视天下的英雄，高抬我自己的身分。想当初我在幼年之间，我也受过明师的指导，他老人家也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宝如禅师癞头僧，娘家姓顾号外叫贵堂。他老人家传给我文武两科的技艺，他老人家亲自说的凭我的才干，文可安邦，武能定国。还有一说，你的见解是说何金标跟咱们素无交情，凭一句话叫咱们带人到万林庄铲除盖天第一手，拿英王富昌，有点玄虚。不过从中有一段事，叫咱们放心，就是那宝刀手邓九公。我在保府馆之中，胆大贼人，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前去行刺。有邓龙的少爷邓玉，泄机在风云庄。老头子非常出力护庇咱们公馆的人。现在既有他在何家庄，此人正直不阿，秉着天职侠义道，接应咱们决没有意外。倘若是勾串万林庄，设计陷害咱们，那岂不成了为匪做歹，违背了天职义务侠义道？群侠岂能够相容！”这是我的一点拙想，请大先生你不必多疑。

文雅先生听到这里，心里不愿意。暗想道：这个人可真叫言过其实。当今万岁既然委派你为钦差，查办四川。也别管你有这么大力量没有，应当你也得当着众人合计合计，事要三思而后行，方保无虑。又谁想他说出话来以强压弱，高抬自己的身分。贵为钦差一呼百诺，我真要是不从中相拦，带着一千五百人进了万林庄。倘有意外，老人家胜陶然问我个三言两语，我有何言答对？自己想到这里，这才站起身来叫了一声："大人！我受胜老庄主重大之托，带领一千五百乡勇跟随大人一路前来。所为的是保护他们的性命，恐怕大人带着他们入了险地。如果有了意外，他们家中全都有妻儿老小。真要是他们吃国家的俸禄，为国尽忠，那就不用说了。要真正说他们不吃国家的俸禄，一旦有险真正可惜。可不是大人办公我故意打搅，皆因这是他们性命的关系我不能不拦。真要是大人看这是个机会，请大人前往，我等可不敢从命。"

年钦差一听赵环这片话，当着众人在此位位都是面面相观。老大人觉着脸上有点不挂，面目往下一沉，不由得由鼻孔之中哼了一声。叫了一声："赵环赵庄主！我可不是当面嗔怪，像我羹尧奉旨出都，官居一品乃是海外天子。对于公事上说，只有言出法随，何人敢抗？不遵我命令不但是小看我年羹尧，并且还是小看当今。再者说，三庄义勇乡军，一千五百人不吃国家的俸禄，不拿饷银。他既然是大清国的子民，也算是受国家水土之思，与爷家出力也算是分所当然。赵庄主号称文雅，对于身分当然比别人高着一层。今天说出这个话，未免贻笑于人。皆因是你们弟兄随同本钦差前来办事，上则为国，下则为民。我的话已说出，无论如何不能更改。那一个抢辞夺理，在我面前任意胡谈，我按军法从事！"文雅先

生赵环，小火神赵胜弟兄二人闻听，面面相觑，各自点头。他们弟兄两个找算豁出性命，跟年羹尧分辩分辩。各位侠客看得明明白白，恐怕这弟兄二人一时任性。遂说道："要是这么看起来，也不能净依着钦差老大人，所有的一千五百名义勇乡军，完全带入万林庄。倘若是陶源在里面预备好了埋伏，这一千五百人到了里面准死无活。岂不可惜？真要是谈到何家庄何望，他要是真正在万林庄里面，作为内应，咱们要是不去，岂不就算失此良机？据我想，还不如将一千五百名义勇军各分一半，约会时日单听我等的回话，再进万林庄也算不迟。"

文雅先生赵环，听大家侠客画策，出了这么个主意。心里真正的为难，有心说不点头答应，面面相觑，这一干侠客未免就算不好看。真要是点了头各分兵卒一半，倘若是这一半人，在万林庄有了凶险应当如何？赵环想到这里，还有意跟各位侠客分辩。在旁边北侠秋田，叫了一声："赵庄主！何必这样固执？我想万林庄不过就是一个，难道还有第二个不成？"老头子说出话来，二目圆翻，面上带着一番不悦之色。老头子表现出来这份态度，位位全都明白。再者说他老人家话出有因，分明是这一次完毕，以后不跟他在一处了，各自辞去。我看你再有事，你应当如何？话虽没这么说，脸面上已竟表现出来。赵氏弟兄无法，只可点头答应，将三庄带来的一千五百名乡兵，各分一半。钦差带着一干侠客，跟这七百多名乡兵，来到万林庄附近六七里的地方扎下行营，单等听候三小的佳音。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这哥儿两个带的是八百人，相离万林庄约有十里地，他们弟兄也把营房扎好。

不表众人单说的是三小够奔万林庄，直耗到日没黄昏。这次够奔银沙盆的桥梁，好在一样儿：由三小走后，何家庄派人，就在这银沙盆对岸等候，跟三小接头。遂问道："你们三位，还进庄不进？如果进村我把你们带到里面去。如果不愿意进庄，我们庄主可吩咐了，叫我在此等候。如果迎着了大人的军队，叫他们当夜进庄。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万林庄这三个庄子，一天一换三天一转，今天正是我们何家庄值日。如果今天没有工夫，或者大队未曾来到，再要打算进庄，可就得三天后了。你们几位斟酌斟酌，赏给我个信，我好到里面报告庄主，在里面好作内应。"和尚闻听心中思索：倘若再等三天后，带来不足一千人。风声走漏，万林庄定好了计策，到那时再入里面，岂不是危险在目前吗？还不如暂时来个猛鸡夺粟，迅雷不及掩耳，成事在目前。和尚越想越对，叫他急速回庄报告何爷，设法子在银沙盆桥梁左近，接应我们可也就是了。那几名探事的庄兵，连连答应，遂说道："既然如此，张爷你老就不能进庄了。"和尚答应说道："我就不进去了。"说到这里，彼此一拱手。

这个地方是张旺的过处，无论如何也得叫他把你带到庄子里头，见着何望把话说明白了那才算对。看起来总算是和尚年青，贪功的心急。带着凤歧于斗，顺道往回走，来到钦差的行营。到了里面见了大人把话说明，我已然把话对他们巡庄的庄兵说了。叫他们报告他们的庄主，叫我回来禀明大人，即速前行。这可是天赐机缘，老大人攻庄的心急，一听这个话赶紧传令。吩咐所有的众人，以及乡兵全都收拾俐落，各带随身的军刃，应用的东西。钦差当面要求：各位侠客一路同行，这一次深入万林庄，擒获英王一战成功。各位侠客

面面相观，拦如何能够拦得住？只可事由天定。倘有不测，也算无法。一面派人给文雅先生跟小火神派人前去赴信。一个个全都镇镇静静，可别看都是三庄的庄兵。素日受老人家胜裕的教导、真正称得起是整齐严肃，状态威严。头前有三小带路，这七百名庄兵拉长了，不掌灯烛黑暗暗往前行走。群雄保护着钦差，来到了万林庄。银沙盆切近，天就到了二鼓多。和尚张旺，来至在银沙盆，留神观看。就见在桥梁切近，站着何家庄的庄兵，庄主何望亲自率领。和尚赶紧走过来行礼，口称："庄主！所有一切的事，全都仗着你老人家维持。"何爷一摆手："不必多谈。钦差大人兵到，赶紧前行。今天是我的值日，各路上业已全都派了人了，就请大人带人急速进庄吧！这一次准保拿获英王富昌、陶洞天，他等被获就在今天。事不宜迟，速请钦差前行。"和尚听到这里点头，没叫二小动，叫凤歧、于斗在那里看着。这就算和尚留了这么一个心眼。

和尚顺着道路往回迎，迎着大人报告说道："人家何庄主已然迎出庄外，诸事全都备妥。这可是个机会，请大人速行。"年大人闻听喜欢的了不得，堪堪来到银沙盆桥梁切近。何望迎接大人，大人摆手叫他头前带路。七百名乡兵，前头二百后面五百成四行，往里慢慢的行走。当中是年大人，左有秋田，右是侯廷，左右保护，前面司徒朗，后面是司马空，左右围绕，不亚如是众星捧月相仿。越过桥梁往里面走，看着黑暗并无灯光，四外是乱树围绕密扎扎一片松林。年大人吩咐一声乡兵四行不成，改为两行，脚步放轻，到了陶家庄，叫他人不知鬼不觉，往前行走。听了听大概天有三鼓，四外梆锣齐鸣。越走道路越窄，越走树越密。老头子秋田摆手说道：

“钦差大人你老人家止步，我有句话要跟你老回。”大人只可站住身形，说：“老侠客有话只管明言，何必这样吞吞吐吐？”秋爷这才说道：“我可不通用兵之道，我也算在外面漂泊江湖多年。今天叫我看四外乱树无数，水道纵横，咱们这就算深入险地。倘若是陶家庄知道了信息，探明白咱们这些个人身入险地。也不用别的只是纵火烧林，到那时节必然烧得焦头烂额，想要逃命势比登天还难。”秋田这一片话就算把他老人家的醒儿提起，心中思索：可不是吗？想当初后汉昭烈帝为弟复仇，被东吴火烧连营七百里，吃亏的可就是一片长林。今天我已然来在里面，倘有不测我可对不起人家文雅先生。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各位侠客应当如何？”北侠这才说道一声：“只可叫马爷、何爷二位侠客辛苦一趟，急速够奔银沙盆的桥梁，看看有人把守没有。如果有人把守早作防备，千万保住了桥梁，咱们大家好逃窜性命。这就叫未曾略胜先料败，不可不防。”

马爷何爷这才往回走，年大人带着人还要往前走。猛然间就听一阵梆子声响，大人就是一怔。各位侠客也是面面相观，这个梆子声音大概就是齐人的暗号。将然想到这里，可了不的了，密林之中已然火起，青烟上升，金蛇乱串，烈焰腾空。把老大人吓得浑身立抖，伸手撤剑，剑交左手，右手理髯，眼看左右。叫了一声：“众位侠客！悔不该我不听人家文雅先生的言语，到了今天才有火焚长林之祸。要是这么看起来，这就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看着何望堂堂仪表，五官端正，想不到他也是万龙藏峰的党羽。总算是失于计算，才坠了贼人之术。”忿恨的了不得，那个意思要是见着何望，决不能饶全他的性命。“我死毫不足惜，总算是

为国捐躯。倘若七百名乡兵有了意外，岂不可惜？我至死对不住人家胜裕跟赵胜。”

书中代言：何望武学不错，住居万林庄多年。谈自己的身分，虽然不如侠客也差不多。这个事就算是粗心大意，实在没有这么办的，也没有像钦差大人这么心急的。这就叫两个莽撞全都碰在一处，事从两来莫怪一人。他们就知道打算铲除人家陶源，那里知道人家的本领通天，身负文武奇才，人称盖天第一手。人家把三个孩子放在后面地牢之中，暗含着派人在四外观看，看看有人前来救他们没有。如果有人来救，千万不必拦，只管叫他救着走，不过在旁边暗地观看。看看落于何方？速报我知。果然宝刀手邓九公，把三个孩子救出来，回归何家庄。暗探回来跟陶源报告，人家陶源闻听，微然一笑道：“何望，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算起来咱们还是乡里乡亲，你不应该私通年羹尧有意害我。你可不知道官情如纸薄，贪功倒许招祸，唇亡则齿寒，势败人尽欺。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真正是可气。倒不如我亲自够奔你的庄中，手起剑落先铲除恶人，方出我胸中的恶气。

当时陶源就要够奔何家庄，在旁边站起来谭天，叫了一声：“陶副帅！我有一句话跟你老谈，由我们君臣来到了万林庄，多蒙你老人家设法保护。谈到今天有了事。何必你老人家亲自前往，不才谭天打算前去探听何家庄何望的动作，探听明白回头报告你老人家知道。”陶爷闻听欢喜的了不得，遂说道：“既然谭大帅前往，又胜我一倍。此一去千万要多加小心，不可粗心大意。无论有了什么动作，千万回庄咱们大家计议。”谭爷点头答应，由陶宅出来，蹿房越脊，施展夜行术够奔何家庄。到了何宅，身形隐在房上，暗地观看。正赶上

三小跟何望、邓九公当面画策。所说的言语，被谭天听了个满耳。三小走后，谭天回到陶家庄报告陶源。陶源得着这个信，心里可就有了底了。虽然说万林庄三庄轮流保守，陶家庄自从这一天，暗含着自己加派探兵，对于何家庄一切举动，全都暗地监视。陶源早已将计策安排停妥，一面安慰谭天、燕普、英王君臣道："年羹尧无论他带多少人来，我要叫他逃走了一名，我就枉叫盖天第一手。"他也没安排别的，不过就是准备的是火。硫磺焰硝，用草纸包好，当中穿上一棵鞭杆子香，用的时候两头一点，只要着到硫磺那里，呼的一声立刻就着。别管房屋木头树木，火大无湿柴。那怕房有千间楼有万所，只要火一起来，一旦之间也变成了冰消瓦解。

各种东西预备停妥，人家也得着信了，知道钦差带人七百多名，渡过桥梁进了万林庄。人家一得这个信，赶紧将这些个硫磺包燃着，就在各树木上布置好了。单等二更过，看着得也差不离了，这才梆子一响，人都凑一处。火光起来了，喧锣鸣鼓，往上一迎。陶源手中擎剑，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在火光之下，一眼可就看见了年羹尧。微然一笑，摆手中宝剑高声喝喊："贼官年羹尧！你算是不知时达务。当今天康熙无道，废长立幼，分明是取败之道。今天陶洞天辅保着英王，整饬军马杀奔北京。叫他老人家面南背北，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你还敢任意抵抗，真正是糊涂东西！今天被困万林庄之中，也算是你命该如此。霎时间焦头烂额，死在地府阴曹，休怨陶副帅作事无情。"陶源正在得意扬扬，在旁边站着的就是南侠客司马空，看着陶源不由得有气："凭你还敢在我的面前狂妄如此？别看你叫盖天第一手，我没看见你的能为在那里！"说到这里一摆手中宝剑，要凭生平技艺跟陶源决一输赢。

南侠将身形往前一蹿，各亮军刃当场动手。此时年大人吩咐义勇乡军七百名，以尾作头，以头变尾往外冲杀。此时陶家庄的庄兵，四面包围，逢人便砍遇人就杀，两下里混战。

要说人家三庄的庄兵，仗着陶然公素日的教练很好，要不然到了这个地步，早自相践踏。此时三庄兵虽然勇猛无比，皆因有两样吃亏的地方，头一样道路不熟，再者四外起火，众人往外面奔逃。将然走出长林，迎面站着云台剑客燕普。手中擎着一口宝剑，怒发冲冠。看见了各位侠客，将宝剑一擎，不由得心中有气：若非你等辅佐脏官，蓬莱怎么能够兵消瓦解？今天我非将尔等个个斩绝，方消我胸中的恶气。想到这里，把手中宝剑一摆，身形一纵。此时早就过来宋文元、侯振远、一口宝剑小听风、一口太阳剑，将老道燕普裹住。众人往外行走，好容易走出了长林。要过银沙盆之时，就见马奎马龙元，何立何乃中，哥儿两个每人一口刀乱砍庄兵，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好容易各位侠客，且战且走退出了银沙盆。庄兵全都退出来，够奔对面。

众人站住身形，慢慢查点。看了看在火里焚烧，被人杀死的约有百名。烧得焦头烂额，身带重伤的有二百多名。钦差老大人听说，不由得一皱眉，真要是带着众人回归营房，见着文雅先生赵环，要是问我两句，我有何言答对？看起来做事不可任性，一时之间失于算计才有今天。正在自己追悔之际，想起来张旺。分明是他探事不明，受了他人蒙蔽，将小辈找来当面责打，以消我胸中的恶气。正然要吩咐人查找张旺，猛然闻听见有人说："报！何家庄庄主何望，特意打发我前来报信。庄主前来给大人请安！"钦差闻听遂说道："好！快请！"工夫不大何望来到近前，双膝点地跪倒磕头。那个意思

惭愧满面，表示出来对不过钦差。自己一时失神，把大人接到了里面。可就忘了没调查调查人家陶家庄的动作，以致受了人家的火攻计。比如说钦差问我两句，我应当以何言答对。就仿佛我跟陶家庄勾串合谋，一片好心变作了歹意。故尔他跪在钦差面前，连连磕头，口中不住地认错，怨我失神。大人连连的点头微笑，叫了一声："何望！本钦命奉旨西行查办四川事件。仰仗爷的洪福齐天，已然剿灭了蓬莱。英王逃到了万林庄，既然你肯其为国出力，铲除英王里应外合，拿住奸人那才算对。你说你失于检点，故意在我的面前作出这种态度，真正可气！"说着话年大人不由得有气，把手中宝剑一横。往前抢步，对准了何望的头颅伸手一剑。耳轮中只听哧的一声，可了不得了，头尸两分。这才叫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要说何望还真正的是好人，今天被屈含冤，一剑杀死，真正可惜。何望这一死不大要紧，这才引出一段儿《女英雄传》。何玉凤要杀年羹尧，惹出了多少是非。

后话不提，此时何望已死，头尸两分。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闪过来秋田。叫了一声："大人！要说你老人家是海外天子，奉旨西巡的钦差。今天无论如何不应该手起剑落，将何望结果性命。纵然有段理由，这个何望，他也是身为侠客隐居在何家庄，并非是一年半载。如果他的行为不好，宝刀手邓九公，决以不能跟他在一处。既然他们结为金兰之好，可见得何望的人品不坏，要谈到今天，钦差老大人带人入庄，受了贼人的火攻之计。此错也不在何望的一人身上，也是大人失于检查，只听张旺一面之辞，才有今日之祸。今天何望死得可惨！在外面行侠作义，这就是辅助官人的下场。真正令人可惜！"老头子说出这些话，可别看八十多岁，老人家蚕眉

倒竖，虎目圆翻，气往上撞。所幸者童林未曾在场，不能说大家群雄全都散去。倘若是众人都走开，只剩钦差一个人。倘若有点意外，岂不是对不过海川？

钦差老大人也知道将事作错，一时情急未及思索，里手一剑结果了何望的性命。此时的秋田说了这些个话，自己也是追悔无及。听北侠这句话，不由得面带惭愧。自己又可怜何望之死，又怕触反了众位侠客的思想，抛离自己而去。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这一片事剩自己孤苦零丁，那可怎么办？自己想到这里，连连点头，叫了一声："各位！本钦命一时情急，实在所处非当。到如今就算追悔不及！何望如果有后人，我必然另眼看待。"说到这里年大人左右观看，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所有的各位老少侠客去了一大半，有的在这里就是南侠、北侠、镇东侠，随行委员小弟兄们。二侠客跟他的徒弟，以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等等，其余的一位不见。大人知道自己将事作错，追悔无方。只得吩咐声叫众人将何望暂行掩埋，单等事毕，再行棺葬。有人答应一声，急速掩埋。不但是他，就连三庄联合的义勇乡兵，死亡之人，也择地葬埋，全都立好了标记。诸事办妥，大人吩咐一声前行，打算将乡兵合在一起。

这才吩咐一声前行，远远看见树林之中，扎着营房。早有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远远迎接毛腰行礼。口称："钦差老大人入庄，一路多多辛苦。"年大人脸一红，叫道："二位庄主休要用言语奚落，天已不早，赶紧将兵合到一处，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文雅先生闻听，连连摆手叫道："大人不必，你老带人一直往西吧！"年大人听这个话不愿意，心说：你在这里扎好了行营。我的兵来到这里，你不叫合并。反倒

叫我往西，往西走到那里为止呢？心里不愿意，也不好意思发作。此时自己心中就如同乱絮一般，毫无主张。也不便多言，只得率领众兵往西走。约走了有三里多地，看了看那八百乡兵，人人勇耀个个强盛，全都扎营在此。年大人这才明白：原来树林之中，扎的是空营。可不知道文雅先生有何用意？书中代言：这个地方可别跟人家赵环比。不过三庄里面胜裕，头一节年长，再说作事沉重，运筹有方，可就显不着赵环了。除去了胜裕之外，论行营布阵，可不能跟人家赵大先生比。钦差老大人领兵前去，赵环早就预备停妥。此一去必然遭贼人的诡计，可是有众位侠客保护，也不至于有多大危险。想到这里兵往前提，虚营扎妥，趁手的军刃备好。专等万林庄要是有人前来偷营，各亮军刃一死相拚，这一次必要叫陶家庄全庄覆没。

此时年大人把两下兵卒合并在一处，不表众乡兵埋锅造饭，上药治伤，群雄保护着年大人。大先生赵环，二先生赵胜，哥儿两个全都是精神百倍，年岁都在三十以下，二十以上，个个都是血气方刚。二爷赵胜将放火药拿出来，交给所带的四十名兵卒。只要听见外面一片杀声，将此火药抹在营房上。这种东西是沾火就着，准能够将陶家庄的庄兵，烧得焦头烂额。你说也真算该着，陶家庄的陶源盖天第一手，设摆焚林火攻计，打算将钦差人等烧死。不曾想群侠保护逃窜性命，已然逃出了银沙盆，就应当急速收束庄兵，那才算对。他打算趁胜追杀，一网打尽，这是陶源失算之处。别看他人称盖天第一手，这个地方就算阅历稍欠。急速吩咐一声，带着大众陶家庄的庄兵，自己仗剑在前，掩旗息鼓，往前冲杀。

书不可重叙，果然来到了前面的营房。这才吩咐一声：众

人猛进！他想着年大人势败，必无防备。这一次我要不叫他全军覆没，我就不叫盖天第一手。他在前，众人在后，不亚如一窝蜂相仿。赶到了营房里面，暗无灯火，原来是空营一座。陶源不由得后悔，急忙吩咐一声我军急速退出营房。就在这般光景，四面火起，人家这个放火不比寻常。别人不过仰仗着硫磺焰硝，人家这个不过就是一种药。只要抹在营房上，被风一吹立刻就着。陶源一看不好，可了不得了！一时失于算计，年大人带兵入万林庄，巧用火攻计，烧得他大败而走。常言有句话说得好：自古将穷不可追，追来追去惹是非。今天我这就叫应了俗语了。自己想到这里骇怕，赶紧吩咐庄兵往外闯。将然闯出了营房，焉想到大先生、二先生所带之人，以及群侠全都在此，各自亮军刃喧杀连天。陶源无法，只可带领庄兵拚命逃走。以至逃到了万林庄，才晓得被人杀死的庄兵，不足二百名，带伤者不计其数。自己后悔，才知道从中有文雅先生赵环。

不表盖天第一手，单说赵大先生，一看天光大亮，查点已毕。这一次身带重伤之乡兵不到二百名差不多，庄主看着心里头难过。这才跟大人说明："我等众人由四川天险庄来到此处，他们众人全都有家眷老小。这一次来到了万林庄，遭了这一次危险。我打算跟大人回明，带领他们众人回归天险庄，养足了锐气，只要大人有用我们之处，请你老赏个信，知会老庄主陶然公一声，我们必来。"大人闻听，吓了一跳。仗着这一千多名义勇乡兵，捉拿英王富昌，十四皇子允颺西安侯。此时他要将人带走，岂不失了左膀右臂？有意再用言语相拦，一想：对不过人家。人家不叫我涉险入万林庄，我一时贪功心急，要不是有各位侠客当面有言语排解，几乎当场

出了意外。今天你说人家要走，怎么还能够相拦？各位侠客也不肯用言语相劝，两下里话可就绷到这里了。事到这个场中，无法："赵庄主既然要求，只可点头。不过是为国出力，死伤了三百多名兵卒。候我专折入都，奏明圣上。爷家必然有份思索。"赵环不过微然一笑。这才跟各位侠客，天下英雄告辞，带着庄兵回归四川天险庄去了。

第一百零六回

岐山县中计遇救星　藏峰岛探险逢真人

钦差大人一看，还剩了四位侠客，有几个随行的委员。还有杭州镖局子来的几个徒弟，牛儿小子、虎儿小子等，冷冷清清，归了包堆不到三十人。钦差问："你们看一看，此处离那里最近？知会当地官人，叫他急速给我备置公馆，专折入都听旨发落。真要是这样，在外面漂荡，倘若陶源再来，并无一兵一卒何人抵抗？"众人一听无法，只得慢慢地打听。此处离着岐山县最近，相隔不足五六十里。钦差大人点了点头："派人前去传谕岐山县的知县，只要公馆备妥，叫他急速前来迎接。但不知何人前往？"话未说完，在旁边闪过两个人来。一个是太岁张方，一个是蛮子孔秀。两个人来到钦差面前，叫了一声："老大人！我们两个人愿意够奔岐山县，叫他们预备公馆，派人前来迎接。"大人点了点头道："你二人多加小心，凡事万不可莽撞。"两个孩子闻听点头答应，各自带好了随身军刃。两个孩子辞别众人，顺道前行，一直够奔岐山县。

五六十里地不值他们二人走，到了岐山县。来到县衙门前看明白了，进角门子够奔班房，到了里面道了一声辛苦。众人一看几乎吓了一跳，两个孩子长得本来也太寒碜了。看了看，太岁张方的五官相貌，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大门楼头，前面多一块，后边凸一块，正当中一个凹儿，长着一个小辫一扎多长，梳了一个冲天杵。两道黄眉毛，似有如无，亚赛两道青茧，深眼窝子黄眼珠子，薄片子咀大腮帮子大额

拉素，两太阳无肉，往下直流鼻涕。后面跟着一个娃娃脸儿，微有两撇断梁胡，说话还是江南的口音，唔呀唔呀的。进门道辛苦，问问那位是值日的头儿。在旁边站起一个人来，掺白髯看年岁有五十多岁，大高个儿，深眼高鼻，两个薄片子耳朵，贼眼光华。遂问道："二位！找今天值日是我，姓王排行在老。无论有什么事，二位只管跟我说。要谈到维持朋友，那可办得到。我也是个外场人，千万别碍口，有话只管说。"太岁闻听一笑，这才叫了一声："王头！既然说你是值日头儿，这就好办了。也没有多大要紧事，不过跟你打听打听，你们县太爷姓什么，我找他有事。"王老闻听，遂说道："你要问我们老爷，姓高，他老人家官印叫文翰。四川成都府的人。可不知道你找他老人家有什么事？也可以对我说说。"太岁张方闻听一乐，遂说道："既然如此，劳你老驾，你老给回一声吧！我姓张名方，外号人称病太岁，我们师哥，这位名叫孔秀。我们二人是跟着钦差的随行委员，老大人不久就到，离此约在四五十里。特此打发我们二人前来。知会你们县太爷：即速给大人备置公馆，我们好去回话。"

这个王头一听就是一怔，心中思索：钦差老大人既然离此不远。怎么会没接着公事呢？再说这两个人他说是随行委员，人不惊众，貌不压人，也许是这两个小子是冒充。别忙，这得仔细盘查盘查。王头想到这里，遂问道："二位上差，既然奉钦差大人堂谕前来，叫我们县太爷备置公馆，当然得盘问盘问。老大人现在何方？跟随他老人家的都是谁？你老可千万别多想，这也是公事。"太岁张方闻听微然一笑："我告诉你，王头儿！我先用不着拿这个话诈我，彼此咱们都是在外面跑腿的。钦差老大人叫我们哥儿两个前来知会你们县太

爷，难道说这还有假不成吗？既然来在班房见你，我看你这人很可交。才告诉你即速备置，这就叫公事。比如说你们说我是假的，那也不要紧。只好我们二人回去禀知钦差老大人：岐山县班房里面有个头儿，姓王排行在老，他蔑视钦差。我们就这样回去报告。”王头一听吓了一跳：你说这个事叫真假难辩。你说真的吧，你看这两个人这个德行，你说不是，眼睁睁话说的非常相符。你说我是个做小差事的，难道说我还能够给我们官惹祸吗？倒不如给他回进去，单听我们老爷的吩咐。这个错可就不在我们身上了！想到这里另换了一副面孔，叫了一声：“二位上差！我们这也是公事。话可不能不那么说，千万求你老别怪罪。我给你老回一声，听我们县太爷的吩咐。”张方闻听一笑：“要是这么一说，你我全都是公事，劳你驾，你给回一声吧！”王头点头，这才吩咐一声，叫所有的伙计陪着他们二位，我到后面言语一声。说到这里王头出离了班房，够奔后面书房前去回话。

县太爷把王老叫进去，问有什么事。王老到了里面遂说道：“给县太爷回！外面来了两个人，一个叫张方，一个叫孔秀。据他们二人自称，是跟随年钦差的随行委员。来到这里知会你老，给大人备置公馆。”岐山县一听，不由得一怔：你说堂堂的奉旨的钦差，到四川查办事件。就是一时回巡，也来不了这么快。再说就是来的话，也应当有公事在头里。一旦之间就凭一个人来在这里一说，未免与公事不合。想到这里，吩咐王老，到外面请这二位随行委员，到里面我要亲自问话。王老答应一声转身出来，来至在班房遂说道：“二位上差，我已然回进去了。我们县太爷有话，请你们二位后面坐。”张方点头遂说道：“头前带路！”说到这里王老在前，小哥儿

两个在后，一直来到了后面。王老叫二位暂候，自己先去传话。县太爷还给的面子不小，站在廊檐下抱拳相迎，要打量打量这二位上差。留神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差点儿没失声发笑。就凭这两个人，其貌不扬。怎能够趁得起是钦差老大人的上差？想到这里也不敢小看，只得抱拳说道："二位恕过本县接待来迟。"张方一看遂说道："我们哥儿两个，有何德能敢劳动县太爷亲自迎接？此地也并非是谈话之所，咱们里面坐吧！"说到这里走到里面，落座差役献茶。

岐山县的高大老爷，不过用言语试探试探他们二人跟钦差大人当差多少年？孔秀一听心说：我别说话，我们二人要是说到两下去，人家听出了破绽，回头不给备置公馆，从中岂不要发生麻烦。张方听高大老爷一问，就把自己在灵佑三皇观，给国家出力，钦差大人重用，以及一路之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都是信口开河，说的天花乱坠。他还真正把岐山县的县太爷说得心服口服。岐山县心中思索：这才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凭这个孩子的五官像貌，长得这般难看，想不到他说话真能够如此，对答如流，他这也算是内秀过人。后来谈了会子闲话，高大老爷这才说道："二位上差，既然说钦差老大人离此不远，就请二位前去相迎吧！就提一时之间备置公馆，未能妥善。再说来得人位又很多，房屋不净，梓样不趁心，恐怕招惹得他老人家生气。就烦二位多多美言吧！公馆暂设岐山县衙，单等钦差老大人来到之时，如果说不方便，再行迁移。"太岁张方脑筋一转，心说：当差找钱的地方来了。如果我要不会找，也叫他们看不起。别管是真是假，我先拿他开开心。想到这里遂说道："县太爷！这可不是我们当差的无是生非，我们也不得不关照你老一声。上

一次我们跟钦差老大人起马前行，来到山西太原府，公馆预备不及，可就暂时住在了府衙里面。又谁知竟有大胆的贼人，夜晚之间，来到府衙行刺。多亏随行委员，各位侠客竭力抵挡，才将贼人赶走。太原府的府大人，错非是央告再三，这才能够把事解决。今天你老又把公馆打在了县衙，我们可担架不起。倘若有点意外，那还了得！我也不能甚说，你老要非将公馆打在县衙里面不可，我只好将这个话回明了大人。倘若是大人问下来，请县太爷你老自己回话。”你说岐山县也很明白：这不过就是当差的想钱。公馆也不在乎衙内衙外，这不过就在乎他一句话，分明这是想钱。县太爷想到这里，吩咐一声，来！低言悄语说了几句，差人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拿来五十两一个，两个整宝，交给岐山县。高大老爷遂乐嘻嘻眼看张方、孔秀说道：“二位上差，这是我这么点儿小意思，二位买双鞋穿吧！实在没有宽大的地方。暂时叫老大人被屈。”张方观看乐嘻嘻，伸手一面接钱，一面说道：“要说我们官的脾气，可算是不好。好在一样儿，我在他老人家跟前当差，总算是得脸，说一不二。无论有什么事，全都在我的身上呢，你只管万安吧！赶紧预筹大轿一乘，你亲自带领三班人役，跟随我前去迎接钦差。”岐山县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赶紧吩咐三班人役，预备大轿一乘。说话之间，各事全都备齐。大众公差每人各跨着一匹牲口，陪着县太爷跟随张方、孔秀，顺道前行。大概走出来约有十五六里地，前面看见各位侠客到了。张方翻身下马，告诉高大老爷前面那可就是钦差。说到这里，张方、孔秀往前行走，远远见着钦差，毛腰行礼。然后用手一指：“县太爷，你老看见了没有？这就是钦差。”岐山县赶紧往前行礼，口称：“钦差大人在上，卑

职不知老大人虎驾到此，未曾远迎，求大人别怪。”年大人摆手说道：“贵县不必客气。”说到这里轿已搭好，钦差大人升轿。人抬轿起，顺道前行一直够奔岐山县的县衙。来到大堂前，轿落平地摘去扶手，大人下轿。头前有人带路，一直够奔后面上房。到了屋中掸尘净面已毕，这才吩咐一声：“请岐山县！”县太爷到了里面，给大人请安。年大人点了点头，这才说道：“本钦命奉旨西巡，一旦来到西安府管辖，地名万林庄，里面藏着贼匪名叫陶源。带领庄兵有意不利本钦差，多亏诸位随行委员以及老少英雄竭力抵抗，这才转危为安。现在既然来到了公馆，我可跟你打听打听：万林庄究竟有多少人？从中谁的能为最高？你将里面的底细跟我说明，我好作为防备。”高大人闻听，连连往上行礼，口称：“大人！既然在卑职界内有了匪人，身为文官办理一县民政，地面不清当然罪有应得。可有一样儿，西安侯坐镇西安府，操陕西全省的大权。等闲之人焉敢干涉？何况我是微末的前程。你老要问岛里一切重要的人物，我知道的当然据实回禀，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胡说。”大人听到这里，点头遂说道：“你就讲吧！”

高大老爷遂说道：“西安府坐镇的这位西安侯，皇十四子允禵。操持全省文武大权，不亚如海外天子一般，哪有人敢正眼观看西安侯？岛内从中为首主持一切大事的，就是轩辕大帅单字名志，别号人称擎天手。副帅陶源盖天第一手。有四大军师：小韩信陆广元、小陈平宋锦莲、今世诸葛孔亮、九头鸟乐金梁。从中还有多少成了名的英雄，我可说不清楚了。要论里面武学最高的主儿，里面有个三阳观，观内二位住持：一位是张明志，一位赵明真。这二位是亲师兄弟，哥儿两个年纪都有百岁出头。惟独谈到武学二字，听说任凭怎样骁勇

之将，只要比上手，不斗三合准得落败，别人我可就不知道了。”说到这里天已不早，老大人也不分彼此，就叫众位侠客，陪着他老人家同桌而食。所有的随行委员小弟兄们，满在两旁边厢房大家随便吃喝。由火焚万林庄到火攻计，一直到了岐山县公馆，大家的心才放下。这一顿饭直吃到日没黄昏，大家才酒足饭饱。年大人也随便休息休息，各位侠客满都退出来。就在这般光景，屋里可就掌灯了。

猛然间听见外面有梆子的声音，众人一听微然就是一怔。头一个就是北侠客秋田，叫了一声：“列位贤弟！方才我短一句话，看见这个岐山县，说话吞头缩颈鬼鬼祟祟。我恐怕他暗通西安侯，不利钦差。万一有了这种举动，咱们大家跟着全都脸上无光。天在黄昏梆声乱响，难道说有什么意外吗？”大家听到这里，彼此面面相观。就在这么个工夫，刘俊由外面进来。叫了一声：“诸位，我师傅来了！”众人闻听全一怔，由海川随明照远、石永杰，三侠夜探蓬莱岛，丢失了海川，直到而今信息毫无，到如今说是回来了，这真正是巧得很。众人那个意思，打算站起身形到外面迎接。还未能将身形站起，就听外面有人乐。哈哈大笑，声音洪亮，迈步由外面进来。众人一看，童林满面增光精神抖擞，自来的威风。

书中代言：童林由后山抢岛，呕血剑斩石头僧。当时被笑面阎君于伯龙，挟起来就走。由他的手中接过去湛卢宝剑，一直够奔于家庄。到了庄中老人家于廷于子玉一看哎哟可了不得了！海川这是怎样，为什么口中有血？难道说身带重伤不成。于伯龙这才把经过情形跟老人家一说，老头子这才放心。遂说道：“这倒不要紧，千万别把他放躺下。叫他半起半卧，两条腿给他盘上。打发人取来一碗凉水，老人家由腰间

取出两丸药来，叫童林把这个药丸喝下去。按说这个药也不是什么好的，不过就是他们素常用功夫，觉着不合适的时候，就可以吃一付。别名定神止疼丹，正说就是调气养神。海川也明白这个药是好东西，再说他这病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这个吐血，不过就是被人打伤的，努伤的。以至于因伤吐血。童林这可不然，他这是腹内的淤血，分明是病。童林把血吐出来，觉着心里很舒服，不过就是气虚。吃下这两丸药去，和气养神，精神一舒畅。睁眼看了看面前坐着老人家于廷于子玉、于伯龙、武云飞、自己的妻子于秀娘。

海川睁眼看罢，这才摆了摆 手，叫道："老人家不必担忧，只管万安，我这是吐的是淤血。当初在北京城九公主坟，急斗诸葛宏图，也曾吐血。我的师祖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他老人家说过：瘀血在内并未完全发出来。给我一粒丹药，告诉我永远不许过累过怒，倘若犯了吐血当然复发。三月三亮镖梅花圈比手，我一时情急掌震野飞龙。那时候皆因又气又累，口中吐血，晃了晃身形，就要栽倒。彼时多亏年迈苍苍于成我的老哥哥，将我背下了梅花圈。要说好当然是好了，他老人家恐怕将我栽倒埃尘，一世的英名付于东流。哪知道我的老师，他老人家说不好。倒不如将身形栽倒，到可以将瘀血完全吐出。这一来不要紧，瘀血仍然未尽。今天吐血斩了石头僧，一来成名，再者将病吐出。众位老的少的只管放心，童林是高枕无忧。"老人家也明白童林说话的意思，只可叫他稳住了神。也仗间童林自己运用气功，不过三四天的功夫，已然复旧如初。童林这才跟老头子商量，自己打算要单人独自够奔钦差大人公馆，打听打听蓬莱的事究竟怎么样。于爷一听也不能相拦，皆因他是公务在身。遂说道："蓬莱的事，我

业已打听了。全岛火起，英王带着军师大帅逃窜性命。钦差老大人，亲自托委胜陶然办理蓬莱善后。钦差大人，带着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带领庄兵一半，随后追赶英王富昌。打算要够奔陕西西安府，前去万龙藏峰岛。

童林把话听明白了，收拾应用的东西，宝剑一口，全都带好了，向老人家告辞。旁边于秀娘遂叫了一声："海川！你先站着，我有一句话跟你说，你只身一个人保着年钦差，够奔西安府，万龙藏峰岛。你可不知道，岛内隐住成了名剑侠颇多。就凭你这个性子，艺高人胆大。探蓬莱遇见我的师哥，才将你带到于家庄。真要再入万龙藏峰身临险地，何人还能再搭救你的性命？"可别看秀娘剑客门徒，这么高的身分。今天这片言语，这就叫儿女情长。童林也明白，不过就是尽夫妻之义。遂点了点头，叫一了声："姑娘！你也就不用再三嘱咐了。我是一次经蛇咬，三年怕井绳。不遭这一次危险，不能长这一番阅历。此番你不必嘱咐，我自己业已加着十分小心。不过我走后，你对于老人家早早晚晚多多留心，他老人家总算有年纪了。"童林所说不过就是客气话，要是前三年，童林多怎会说这个话？这才应了两句俗语：练达人情皆学问，洞明世事即经纶。

当时童每川跟老的少的分手，单人独自离了蓬莱，先找着老头子胜陶然。略微的问了问，这才晓得，钦差大人已然够奔了西安府。童林性急跟着就动身，还未到了万林庄，已然就听人谈：钦差大人在万林庄遇火，多亏文雅先生赵环倒打火攻计，才战胜陶源，救了钦差。现在落于何处，可不知道。童林一想，既然如此，也不便到那边去了。后来慢慢的打听才知道老人家的公馆，现在打在了岐山县。童林这才来

到县衙门首看，衙门前清清冷冷。童林一看纳闷：怎么这么大的一个县衙，竟会这样冷清？何况又有大人公馆打在了这里，怎么连一个衙兵都没有呢？

童林正然发怔，猛然间听见有人叫师傅。回头观看正是刘俊，这个孩子的心思比别人略高点儿。自己辈数晚不便说话，前头有各位老侠客在场，自己一句话没说。看着这个岐山县行为不端正，恐怕他不是好人。吃完了饭打算出来看看，有什么破绽没有，洽巧看见老师。爷儿两个彼此说着话，刘俊带路领到了后面。这才头前说道："诸位我师傅来了！"童林到了里面彼此见礼入座，大家欢喜的不得了。然后这才慢慢的问，童林入岛所遭所遇。童林也不隐瞒，就把自己经过之事，对着各位老人家细说一遍。如何在于家庄比剑联姻，如何吐血斩石头僧。众人听到这里，位位出神。要谈别位的武学，咱们没看见过。石头僧慈云练艺六十年，身有绝手。等闲之人焉能敌抗得了？海川能够剑斩石头僧。可见得童林的武学高强。众人这才欢欢喜喜，大家站起身来陪着海川见钦差老大人。

大人一看海川回来了，不由得也是高高兴兴。遂叫了一声："海川！只皆因你不在眼前，万林庄我误斩了何望。群侠全都不辞而别，我这才孤苦零仃，好容易来到了岐山县衙，就剩了几位擦肩磨背的几个好宾朋，你这几位交谊深厚的，南侠、北侠、镇东侠、侯二侠。这几位看在义气二字，未肯离开。今天你回来就好了，打听打听他等众人还是都各回各家了，还是别处另有安身地点。打听明白了，不怕本钦差亲身前往，聘请他等出头。约出他等众人为国出力，总要把这场事办圆全了才好。"童林听到这里，二目圆翻，心中思索：各

位老哥哥走，你说可叫我到那里去找？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听外面梆锣齐鸣。各位侠客全都在此，童林不由得一怔。还未容众位老侠客答言，在旁边太岁张方连连摆手，叫道："各位老前辈，可了不的了！由方才我就听见一片梆子声音，我就要报告诸位老人家。恐怕岐山县这小子不安好心，设法子不利大人。可巧我童师叔到了，大家一乱把这个岔儿就忘了。此时梆声响亮，不用说人家全都备置齐了，将县衙团团围住，四面攻杀，可实在不好往外闯。咱们倒不要紧，这不是有一位身分最高的钦差老大人吗！"连大人听着都是一皱眉，遂说道："来！赶紧传岐山县，叫到我的面前亲自问话。如果没有意外，还则罢了。真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先把他结果性命，号令人头！"大岁闻听连连摆手，叫道："大人！你老人家先别着急。真要是容着你老人家伸手捉拿，岐山县一时之间，他也未必在眼前。比如说他要是在眼前，当然也不至有多大的祸患。倒不如老的少的全都分开了班儿，省得到了用而不备，临时不便。"大人闻听点了点头，遂说道："张方！此时这个地步，也用不着分尊卑老幼，就是能者多劳。各位侠客年纪到了，谈到功夫说不到。论到脑力思想，短不了就许有滞住的地方。我就委你布置一切，预防不测之事，那一个不遵有本钦差作主。"

太岁张方那个意思吞吞吐吐，在各位老侠的面前，他也不敢抢功。倘若是有个防备不到，事出意外自己也担不起，可别看张方五官丑陋，年岁不大。在广东练艺实在受过高人的真传，这个孩子他也有那份灵机。不但钦差老大人看得重，就连各位侠客，也没有一个不赞成他的。眼睁睁人家临时画出来法子，实在适当其可。张方可也就不推辞了，遂向着老的

少的说道："众位老前辈，以及哥哥兄弟！这可并非是张方抢功，既然大人委派在这里，事在紧急。只好是大家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完了，回头再说。衙署头道门口，我侯二叔带领我四个师哥阮和、阮壁、徐源、邵甫，就在大门左右两旁边埋伏。如果有人往里冲杀，亮军刃跟他一死相拚。实在力不能支，急往后面报信。"又吩咐一声："仙长！南侠客你老多辛苦。带领我四个师哥，侯俟、侯玉、阎宝、鲍信，你们老少爷儿五个，在二门后大堂前左右埋伏。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胼肋犀牛英霸、铁罗汉吴霸，你们四个人在大人卧室前亮军刃保守。如果有人前来，不论他是谁也不放他进内，只管将他打死。有什么事，全都有钦差老大人承当。"四个浑小子点头答应，一个个手捧军刃，不亚如凶神一般。镇东侠、北侠秋田、童海川、太岁张方，他们四个人在钦差大人的身旁。派刘俊带领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叫他们哥儿几个在县衙里面前后云游。只要看见那里有什么动作，急速报告群雄得知。众人点头，所有钦差人等，没有不赞成太岁张方的。虽然是不大要紧的点事，就说这个调动上，谁跟谁相宜完全合适。将然布置好了，就见衙署四周大墙外，烈焰腾空着起了大火。

书中代言：火起来倒是小事，从中有万林庄的陶源陶洞天，由火焚万林庄自己因为贪功，受了人家的倒打火攻计。带领败残的官兵，回归庄内。查点已毕，携带着英王富昌，收拾金银细软，逃奔到万龙藏峰。一面派人打听，究竟年羹尧带人逃奔何方？打听明白速报岛内。陶源回到了万龙藏峰，见着西安侯皇十四子允禵，军师大帅坐在一处计议。后来有人报：年羹尧逃到了岐山县，公馆打在了县衙里面。陶源闻听

微然一阵冷笑，这才叫老天有眼，不叫他们逃脱，才引入了笼中。吩咐一声来，这才请来四大军师，小韩信陆广元、今世诸葛孔亮、小陈平宋锦莲、九头鸟乐金梁。又派了天王殿的四大将军，化廷治、化廷芳、吕猛、张普，带领三百名万林藏峰岛内的喽兵。带好了亮子油松，先派人赶奔岐山县。跟县太爷接洽明白，岛内得信，这才发兵前来。

锣声阵阵，梆响连声。陶源在先，众人在后，一直够奔岐山县。在中途遇见岐山县，知县带着三班人役迎接陶源，口称："跟帅爷回！年羹尧以及随行委员，全都在县衙里面。他等死也不知，特此前来报告你老人家。"陶源闻听点头，遂说："你也不必回归县衙，你暂时回归万龙藏峰岛。此事办理完毕，侯爷另有提拔。"陶源把话说完，这才带人够奔岐山县。来到县衙吩咐一声，叫三百名喽兵全都四面围好。到了黄昏后，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就趁着这个时候，将火把油松完全点着。一声梆锣，各喽兵随地放火。也不管树下野草，火借风力风吹火力，霎时间四面通红。陶源手中擎剑，带领四大军师，四位大将，往里一闯，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二侠客带领着四个孩子，留神观看，陶源闯入。他老人家还是真急了！手中擎着一对亮银双桴，叫道："阮和、阮璧、徐源、邵甫，你们四个人往后站！我活腻烦了，凭我手中军刃跟他拚了！"身形向前一纵，双桴够奔陶源双目便扎。陶源一看桴到身形一闪，用手中宝剑一压，双桴随着一裹手，够奔二爷的头颅。二爷一看不好，赶紧一低头。还算二爷不错，宝剑将将由头皮擦过，把二爷吓了一身冷汗。有意还摆桴进招，在旁边四个徒弟往上一围，高声喝喊："二叔不可前进！陶源武学高强不可轻敌！还是到里面报信要紧。"二爷闻听无法，自

己也准知道，人家陶源武术绝伦。等闲之人，如何是人家的敌手？二爷无法只可带着徒弟往后走。

将然来至在二道门，南侠客司马空，亮出宝剑巨阙。往前一蹿，高声念佛，用手点指。叫了一声："陶源！真你这叫不知自爱！像你身为侠客，受过异人的真传。不知道见义勇为，替天行道。反倒助桀为虐，帮助叛逆为乱。依我良言相劝：倒不如你撇去他等，远奔他乡，倒可以全始全终。"老道南侠客说着话，气愤难当，恨不能一剑将他结束性命。不过用几句引导，叫他弃恶向善。就皆因自己没有人家的功夫好，也是无法。陶源听人家老道的这些话，不由得心中赞美：不枉人家身为出家人，果然说出话来算高。我本应当听他的良言，弃却万龙藏峰岛，身入侠义道。在外面漂落江湖，济困扶危，剪恶安良，广行善事，也不枉我练武一场。皆因从中有种种的艰难，也算无法。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司马空！按说你在外面身为老道，到如今你既然保护了年羹尧，咱也就算是仇敌，各为其主。今天你在我面前说的这些话，我念其你在外面行侠作义，并且是仙风道骨，饶全你的性命，不要你项上人头。你就逃窜性命去吧！千万不可率人抵抗，如果招惹本帅恼怒，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陶源这些话说得还不算狂。要不是实在爱惜，要说这可也是老道自己的身分在那里呢！头一样出家道长，再说又是行侠作义。要不然就凭陶源的武术，还带着四大军师，还有天王殿员猛将。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司马空，只要带人一冲他。如何能够抵抗的了？陶源说得这些话，司马空也并非是不明白。怎奈既然到了这个时候，只可豁着自己项上的人头，不要性命也得跟他拚死活。想到这里一言未发，把手中宝剑一横。凭他五手锺馗剑，一

把分为五招，五五二十五手，一招挨着一招，往里攻打。陶源也用手中宝剑接架相还，陶源的功夫果然够剑客的身分。南侠客如何敌挡的了？只可且战且走，退到了后面观看。

在旁边有四猛的英雄，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英霸、铁锣汉，这四个小子正然擎着军刃观看。看见司马空不敌，且战且走。这四个人焉能不急？何况还有张方嘱咐的言语，无论是何人不准他入内。四个人当时一看。立刻就急了。头一个就是牛儿小子，手中擎着大杵，一看，怪叫了一声高声说道："小子，你少要前来！不知道有牛儿小子于恒在此吗?!"站在院中不亚如金刚降世。话未说完接着过来就是虎儿小子，每人一条大杵。这两个人将然过来，后面四猛将之中的化廷治、化廷芳，纵身过来。每人一条大戟，加铁搅钢造打，外面黄澄澄亮着一层金。化廷治一眼就看上牛儿小子了。看那个样子身量高大，凶似瘟神。猛如太岁。他把手中大戟一颤，挂着一团风，扎前胸挂左肋。牛儿小子一看军刃到，他把身形一闪，让过去戟头。用手中大杵，够奔戟杆便砸。化廷治就觉着虎口发酸，几乎扔戟。牛儿小子也觉着耳朵里面吱啷一声，哎哟！好小子！我牛儿小子跟人动手，还没碰上过敌手。今天跟你是一对，拼啦！

虎儿小子看得明明白白，他一看化廷治跟牛儿小子动手，他一眼可就看见化廷芳了。用手一指叫道："小子！咱们两个人倒是一对！我们牛儿小子，跟那个小子打在一处，分不出来输赢。到了咱们两个人，这个输赢可就快了。不信，小子我看你往那里走！"说到这里双手捧杵，够奔小子胸膛便扎。真要是扎上，前面扎进去，后面就得见尖儿，虎儿小子力大无穷。化廷芳一看杵到胸膛，他往旁边一闪，杵走空了。他

把手中的亮金戟一晃戟头冲下，他打算把虎儿小子的降魔杵砸飞。那知道撞到了一处，火星乱爆，两个人各自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两步。双猛英雄每人一条大戟，跟牛儿小子，虎儿小子每人一条在杵，当场动手。要说双猛倒是赢的了化廷治、化廷芳。怎奈司马空不是人家陶源的敌手，只可以且战且走。

太岁张方看得明明白白，准知道南侠客赢不了陶源，何况还有四大军师。赶紧打发北侠，镇东侠老哥儿两个去救应。镇东侠宝剑小听风，北侠宝剑名叫铲辘。老哥儿两个只可摆动双剑，赶上前去动手。这一场恶战，南侠战住了陶源。北侠战住了小韩信陆广元、小陈平宋锦莲两个人。镇东侠战住的是孔亮、乐金梁。张方一看叫了一声："童师叔别在这里呆住了！再要呆住可就了不得了！四外起火，前面堵门冲杀。赶紧够奔后面借道逃生！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童林一听张方说的这个话似乎有理，这才叫了一声："大人！你老随我到这边来吧！"此时大人也算无法。只可随着童林来到上房外，到外面观看，火光冲天，群侠动手，一个个的堪堪力不能支，敌不住。万龙藏峰四猛英雄、四大军师以及副帅陶源，一个一个恰如生龙活虎。

大人无法，只可跟随童林够奔后面。群侠也是且战且走，南侠、北侠老哥儿两个一看，海川已然保着大人够奔后面。这才各自虚晃军刃，只留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两个人每人一条大杵，二目瞪圆，不亚如凶神附体一般。遂说道："小子们！你可别追，只要追赶我可不管是谁，我可要跟你一死相拚。"说到这里群雄已然集合一处，保护钦差不亚如众星捧月相仿，一直往后寻道逃走。四外里喊杀连天，光火一片。

钦差老大人看着这般光景，叫了一声："诸列位！请你们

大家不必管我，各自逃命！陶源武学高强，等闲之人焉能是他的敌手？不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累及了大众，一时逃脱不了，全都遭他的毒手。要是这么看起来，国家的大员为国捐躯，我乃是为国尽忠，分所当然。为我一个人岂能跟着我的众人全都一同受累?!”童林闻听叫了一声：“大人！不必如此说。我等受你老人家的栽培，保举我等为随行的委员。事到这个场中，也得全始全终。别的话不用说，咱们大家逃命是了。”说到这里众人一同往后行，二猛英雄每人手中一条大杵，果然镇住了群贼。这也可以说是邪不能侵正，再说可就是当今天子的洪福，活该钦差大人命不该绝。

众人来至在后面，抬头观看。不由得面面相观，全都是一怔。拿着这么大的一座县衙，后面连个便门都没有，高耸一带大墙。四外里喧杀连天，所幸者就是一样，陶源在此时追赶尚未来到。大家面面相观，童林有心背着一个人打算抖身登墙。怎奈墙太高，要说纵上去倒是能够，不过不敢冒险。大家正在无计可施，就在这么个工夫，把牛儿小子惹急了：“小子真有的，我在漂母祠跟我的老师练艺，都教给我了，就是没教给我上房。小子这个房上不去怎么办哪？小子我倒有个主意。我把他这个大墙给拆了吧!”说到这里，手擎大杵来到切近。敢情不是拿着大杵去拆墙砖，原来他把身子转过来，用后脊背倚着墙壁，打算用力往外靠。只顾他一使这手功夫不要紧，把众位侠客的醒儿全都提起来了。大家一看牛儿小子这手功夫，他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按武学里面叫作靠山背。就用的是，熊有拔松之力靠山之能，只要脊背靠上，叫丹田内气，就能够将墙靠倒。就是牛儿小子，虎儿两个人，足可以靠倒这段大墙，何况还有群雄在此。

大家全都来到墙根下，叫童林保护着大人。急不如快，南侠、北侠、镇东侠、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英霸、铁罗汉，铁罗汉练这手功夫还是专门。除此之外，就算别无长技。小子一叫力，咳！咳！又加着众人全都随着他的声音一齐用力。就听呼噜一声，大墙坍倒，要不然武学这两个字，你可别把他看小了。大家一叫力，这么大的一面大墙，立刻倾倒。众人这才抖身形够奔外面。墙这一倒可不要紧，外面有万龙藏峰岛的喽兵，正在后面各持军刃，全都在墙根下蹲伏。小子们作梦也想不到这段墙躺下，轰的一声躲闪不及，已然砸死十几名，其余带伤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众喽兵叫苦连天，滚得滚爬得爬往两旁边一闪。群雄来到外面，各持军刃，人人踊跃，个个争先，这才叫一人拚命万夫不敌。

陶洞天手中擎剑往上一闯，在旁边早有秋田、司马空，老哥儿两个两口宝剑。宝剑往上一冲，拦住了陶洞天，两个人打一个。陆广元摆手中宝剑，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贼官年羹尧！你可知道当今天子康熙无道，英王可是应命的天子，再者说也不能废长立幼。此时眼看着万龙藏峰大势已成，不久的就要展旗出山。长驱大进，杀奔北京城。推倒康熙，面南背北，此乃天数岂人力可为！"话未说完，早就招恼了童海川，心说：这等胸无成竹，信口胡说。童林有心过去，回头先嘱咐镇东侠老哥哥，保护着钦差。自己这才手擎宝剑，往前一蹿。用手点指，叫道："陆广元！天下英雄那里有你这样儿的？手擎宝剑，在万龙藏峰，保着西安侯倒反大清国。身为叛逆，还是得意扬扬。像你这个样子，还算条英雄吗？今天并非童林说句狂话，我要叫你在我的手中逃出了性命，我就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到这里宝剑一擎，赶步向前够奔陆广元

咽喉便刺。陆广元赶紧身形往旁边一闪，用宝剑由底下一托，这一招的名目叫作剪腕。海川把宝剑往回一撤，上左步把身形一转，用了个进步中刺剑扎左肋。陆广元一看剑到，宝剑剑尖朝下一反把，身子一转宝剑一推，这一招的名目叫金凤巡巢。海川撤剑伸臂宝剑在前，名目用的是仙人指路，陆广元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这二人动上手，就叫各施所能。

可千万别看不起陆广元，果然受过高人的传授。他的老师姓贺双名清虚，外号人称循环道长。论身分也是剑客，不过这人的行为稍欠。教出来的徒弟，个个全都是真传，要不然他跟童林走到一处，焉能够行得了。海川手中的剑招用得是太虚上人庄道勤所传的，招走上盘，阳招八仙剑。跟陆广元比到一处，三十多手，招称平平，分不出来输赢。童林不由得一急，暗想道：此时并非是比手的时候。真要是心中无事，两个人比手各论输赢，那就另有一说。此时势在危急，我何必跟他比论剑术呢？想当初我师伯传剑之时，他老人家跟我说得明白，当场动手如果遇上劲敌，千万不可儿戏。这趟八仙剑招分阴阳，我师伯所传的，不过是阳招。自己想到这里，心里欢喜的了不得，他可就把奇剑坤元子，妻子秀娘想起来了。今天既然阳招，不能取胜，又是事在危急。在于家庄比剑联姻，秀娘传给我的绝手，阴招八仙剑，我何不更改门路？想到这里唰啦把招一变，阴招八仙剑走中盘。

陆广元动着手一看，童林把门路改了。施展出来这个剑招，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不由得自己吓了一跳，不敢勉强进招，只可闪闪躲躲。要说两下里比手，彼此都得认招。要说人家发出招来，自己不认得，必得败北。陆广元焉能够抵抗了童林，凑凑和和不到十招。陆广元一时情急，双手捧剑进

剑扎海川的咽喉。童林一看剑到，用手中宝剑往上一撩就听呛啷啷一声，宝剑已然削折两段。海川跟着往前一进步，宝剑一平，剑发阳刃，用了个拨草寻蛇。陆广元一看剑光一片，也搭着在黑夜之间，耳中只听噗的一声，已然头尸两分，陆广元当场亡命。童林不由得哈哈一阵狂笑，剑交左手，立目横眉。眼看南侠、北侠，叫了一声："老哥哥！请你们二位撤手休息，我要跟陶源一决输赢！"

陶源看得明明白白，看陆广元已然亡命，心里头难过得了不得。看见童林如此发威，心里头有气。也不等南侠撤手，他虚晃一剑，舍南北双侠扑奔童林。自己愤恨难当，心想：要凭万林庄，如同铁桶相仿。那可并非是我治造，全都是人家陆广元一手创成。今已亡命，我们乃是一同前来。真要是回去，怎能够对得起爷家西安候？再说我们素常的感情不错，我要不给他报仇叫他死在九泉以下，作鬼不安。陶源这才恶狠狠捧剑够奔童林便刺，童海川跨步闪身，以剑相还。这二位比上，那才称得起棋逢对手。童林不敢疏神大意，仍用阴招八仙剑。这两个人比上手约有二十多招，要说童林的功夫不错，怎奈打算赢人家陶源万难。童林无法，只可且战且走。

小陈平宋锦莲、孔亮、乐金梁，这三个人并不追赶。只是手忙脚乱，收拾陆广元的尸身。头一节他们四个人是同事，再者陆广元恩待他们弟兄三人。今天一旦亡命，这三个人岂有不将死尸带回万龙藏峰的道理？童林因为有钦差大人在场，不敢恋战，只可且战且走。众喽兵全都齐声喧嚷，喊杀连天。别看这么嚷，被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英霸、铁罗汉，把他们给镇生了。雷闪大雨点小，喊得紧追得慢。此时东方业已发晓，又过了一会儿，已然天光大亮。最可气的就是陶源不

舍，别看天光已亮，仍然紧紧追赶。追来追去，童林猛然间一看，吓了一跳。在前面白亮亮一片大，水声震耳。眼前倒是有一道大桥，桥梁左右埋伏着天王殿的四猛。但见化廷治、化廷芳弟兄二人，每人手里擎着一条大戟，不亚如凶神一般。旱地行船，吕猛、张普，一个手里擎着一把枣阳槊，那一个手中攒着一条熟铜棍。眼看童林且战且走，四个小子哈哈大笑。化廷治用大戟点指，叫了一声："童林！今天分明是你的死期已至。你来看天兵已然布好，不亚如天罗地网一般，就说你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性命。"童林一看这可就算无法了。一个人抵抗陶源已然就算力尽筋乏，各位侠客保护着钦差大人，面面相观。有意闯过桥去，那真算不易。

就在这般光景，就见在桥梁底下一个人，两足登开，顺着沙坡往上走。来到了当场，将身形站稳。手摆拂圣，念了一声佛号，声音洪亮。童林蓦然看见这个人，不由得吓了一跳。童林由生平以来，不知道什么叫作骇怕。惟独今天看见这个和尚，海川大吃一惊。但见这个和尚，高耸耸的身材，肩宽背厚，虎背熊腰。身上穿着灰色僧服，大领阔袖，脚底下胖袜僧鞋，腰里札着一根绒绳真有核桃粗细。往脸上观看，黑漆漆的脸膛，联鬓络腮的胡须，一脸钱儿大的麻大。粗眉环目，秤砣鼻子，火盆大咀厚咀唇，大薄片子耳朵。前面略微的又有点解顶。残白的鬓角，在二龙斗宝，搭拉着有二寸来长的一个肉揪儿。非是别人，正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的方丈，爱斗金蛟双铜掌赤胆侠惠斌。童林看着怎么会能够不害怕?分明是三挡九度，九罪惩凶僧？削椿代首。亲眼目睹，看见和尚脖项过铁而亡。和尚露头，听他自报名姓："陶源休要你逞强！老僧惠斌在此。"说到这里，拂尘往大领上一插，由肋下

撤出来一条得意军刃，十三节墨骨鞭，这条军刃是雪霜白。和尚一报名露出来得意的宝鞭，陶源知道人家是一位成了名的英雄。再说天已不早，不敢低抗。呼哨一声带领众人，回归万龙藏峰岛。

众贼人走后，童林老少英雄、钦差老大人，全都团聚在一处。北侠客叫了一声："童贤弟！是亲眼目睹，看见和尚亡命。一旦之间，怎么会又来出头？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要说钦差老大人，这么高的官职，又是文学渊博。可不能信神信鬼，违背圣教，去攻乎异端。打他嘴里自己说的："不问可知，今天陶源追赶我等危在一时，这是和尚前来显圣。想当初金凤川古刹玉皇顶，九罪惩凶，他不过是一念之差。袒护弟子，死之可惨！他也知道，本钦命是国家忠良，众位侠客全都急公好义，人死英灵不散，特此前来显圣搭救你我。"钦差老大人虽然这么说，众人全都是半信半疑。皆因几位老英雄在外面久走江湖，向来不信怪异。你说不信吧，众人全都看见了。你要说信，世界之上那里有这个事？众人一面思索，大家往前行走。

钦差老大人一夜未眠，此时贼也走了、火儿往下一降，十二重楼，咕噜噜地作响，觉着饿了。大家只可找个地方打了尖休息休息。就是有一样儿，走过了桥梁各处观看。不用说村庄镇甸，就连个住家户也找不着。没法只得往前紧走。走了好半天，这才看见东西大道。道边上有座庙，庙坐北冲南。当中山门两旁边角门子，门前两棵插杆，对面的大影壁，庙门全都紧闭。太岁张方性急，叫了一声："列位老前辈！你看见了没有，咱们也用不着找村庄镇甸。这里不是有一座庙吗？也别管他里面是和尚、老道，甚至于是尼僧。咱们跟他说明

白了，把咱们老的少的让进去，先打尖休息休息，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大人听到这里点头，叫道：“张方！既然如此，赶紧走上前去叫门，把话跟里面住持把话说明，叫他赶快预备房舍，将咱们让进去。”太岁张方一摆手，叫道：“大人这可并非是我偷闲撒懒，皆因咱们人位太多。倘若人家不留，那应当怎么办呢？要说走上前去，跟庙里方丈说几句客气话，大家到里面打打尖，那还得我的师太爷南侠客。他老人家仙风道骨，仪表非凡。再说又是出家人，有话那就好说了。”南侠客闻听遂说道：“小子！你就不用管了。”说到这里，仙长前行来到切近，叩打人家的角门。连着扣了几声，里面问：“是谁？”南侠答应：“是我。”门分左右，出来一个小老道，年纪约在十三、四。看了看南侠客问道：“你老找谁？”司马空答言说道：“我倒不找人。皆因我们有几位同行，走过了村庄镇甸。有意在宝观借宿一宵，不知道少师傅肯其容留否？”小老道闻听遂说道：“你老先别忙，这个事我可主不了。我们里面有观主，我到后面言语一声，如果我们观主肯其容留，回头我把你老接进去。他老人家要是不肯，你老可千万别怪。”南侠一笑说道：“求少师傅美言吧！”小老道关门进去，南侠客在外面等候。

众人等了有一杯热茶的工夫，这才角门开放，小老道二次出来。乐嘻嘻打稽首，叫了一声：“众位！我跟观主说明白了。他老人家在里面相迎，请诸位随我来吧！”南侠闻听，遂说道：“诸位，请过来吧！”大众老老少少鱼贯而入。小老道一看不由得就一怔，一看这群人大概总有三、四十位。老少不等，胖瘦不一。丑的是真丑，俊的是真俊。众人到了里面，小老道回手关好了角门，头前带路，来到了一所院落。看了

看东陪房五间，将众人让到里面。众人一看明着四间，有一间小暗间，挂着茶青色的帘儿。屋里陈设虽然不甚华丽，倒是洁净清雅。小老道这才说道："屋里坐不下，请各位少年英雄跨院里坐吧！"小弟兄一听也好！省得在大人面前，规规矩矩的那样拘束。这才跟随小老道，都来到了外面。屋里就是各位侠客，钦差大人。小弟兄里头就有一个太岁张方，为的是办什么事他也灵通。小老道张罗茶水，茶水沏得，挨着位全都倒上茶。就在这么个工夫，听见外面有人念佛，发音洪亮。叫了一声："各位施主，全都让过来了吧？"小老道在里面答言："全都请到这里，有几位年青的我满都让到了跨院，师傅你老请进来吧！说到这里，由外面进来一个人，众人一看就吓了一跳。但见这个出家人，身高总有七尺多，长的就是太枯瘦了。细脖颈长脑袋，长胳膊长腿，全都是长的，全都是细的。看着好像是长虫相彷，非常难看。身上穿着蓝粗布的道服，青布大领，青粗布中衣，白粗布袜子，青粗布云履。往脸上观看，两道残眉，二目如灯，大狮子鼻子，薄片嘴一部银髯，耳大有轮。头里解了顶啦，在后面挽着一个杨木道冠，竹簪别顶。手中擎着一柄拂尘，进门念了一声佛，用眼东张西望。先看了看各位侠客，大家赶紧全都站起身形。

小老道从中指引："各位施主，你老看这就是我的师傅。"拿眼看了看老人家北侠客，用手一指，遂问道："未领教老人家你老贵姓？"秋爷这里才说道："在下家住塞外宣化府秋林寨，姓秋单字名田，号叫佩雨。"老道闻听一笑："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闻听一笑："不错，仙长何以知道在下名姓？"老道微然含笑："老侠名齐北斗，南北皆闻，贫道焉能不知？"又一指镇东侠，

“未领你老贵姓?”侯爷这才说道:“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的人氏,姓侯名廷字振远。”老道点了点头:“原来是镇东侠神手昆仑。今天怎么会这样凑巧?不问可知,那一位两撇白髯者,当然是二侠客侯杰侯敬山。”侯二侠连连抱拳,说道:“不错!正是侯杰。”老道又用手一指,说道:“这位出家的道长,莫非是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南侠客司马空吗?”南侠念了一声:“无量佛!正是贫道。”老道又一指钦差道:“你老我可不知道,听你老说话像北京城的人氏。未领教你老贵姓?”钦差老大人有心说出真名实姓,恐怕有了意外。有心不说,未免叫群雄看着自己胆小。又一想就是说出来有群雄在此,也不至于有多大关系。遂说道:“不才姓年名叫羹尧,住家北京城。”老道听到这里,赶紧念了一声无量佛打稽首,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钦差老大人。虎驾光临,恕过小道不曾远迎,望求大人勿怪!”钦差连连抱拳说道:“仙长真正客气。”话未说完又用手点指童林,遂说道:“这位英雄我看着眼生,未领教尊姓大名?”

童林闻听点了点头,暗说:各位老哥哥,名姓未能报出他都能够知道,我童林献艺北高峰,两次杭州擂。谁人不知哪人不晓童海川?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仙长问在下我姓童单字名林,字叫海川。”老道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终朝盼,日日想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听说是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再造一家把势。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海川连连抱拳:“仙长夸奖了。”说到这里遂问道:“未领教仙长你老贵姓?宝刹唤作何名?”仙长闻听一笑:“小庙叫回灵观。不才姓古号叫玄真。”童林闻听一笑,我当是哪一位,原来是古老剑客,别号人称回天道长,莫非就是你老

人家吗?”老道听到这里，遂说道：“童林你何以知道我的贱称?”童林说道：“老人家！你老别忙，请你老坐稳。我还得给你老人家行礼呢!”

书中代言：要说这位回天道长，还是老剑客张鸿钧头一个收的徒弟。此人是带艺投师，受张老剑客的指引，论起来他还是庄道勤的师兄。不过不是张爷作科的徒弟，庄爷等自幼就跟随张爷练艺。童林在江西卧虎山学艺之时，常听二位老师谈，门户之中有一位师伯，名叫古玄真，别号回天道长。今天一听人家自报名姓，叫作古玄真。再者说听老师说过，此人生就的五长体格，今日一看当然是师伯无疑。这才请他老人家端然正坐，要以门户之中的规则参见师伯。老道客气半天，怎奈门户之中就是这个规矩。童林规规矩矩给师大爷磕完了头。还有北侠也得过来给师伯行礼，皆因他是谷道远的徒弟。北侠行礼已毕，大家这才入座闲谈。

仙长问钦差大人因何一旦之间，来到这里。老大人也不隐瞒。由打误入万林庄，中了叛贼的火攻计，接着就是兵败岐山县。又谁知岐山县的正堂，私通万龙藏峰，险些我等命丧县衙。众位侠客竭力抵抗，且战且走。到江边大水阻路，正在危急之际，来了一位高僧自报名姓，他是惠斌僧，亮鞭吓退群贼。不过我们大家，不明白的可就是惠斌僧三挡九度，削椿代首，已然死去。怎么会一旦之间，又会出头？回天道长听到这里一摆手，叫了一声：“诸位！不可胡疑乱想。人死岂能复生?请各位落坐。”大家把身形坐稳，重换茶水，众人随便吃茶。

童林眼看古玄真，叫一声：“师伯！我跟你老打听打听。万林庄离万龙藏峰岛不远。你老人家身为剑客，武术惊人。可

曾到过万龙藏峰？哪里有道路可通？聘请何人方能为力？”古玄真闻听连连摆手，叫道：“童林！你是不知道，万龙藏峰非等闲之地。慢说是我，就连我的业师也不敢轻视藏峰岛，何况等闲之辈！既然咱们是门户的关系，口口声声叫我为师伯。我要不从中替你谋画，怎有长者之风？要说我把这个人请出来辅助你等，大破万龙藏峰可不能够。不过此人出头有相当的计划，可以探听一切，如何入手。”海川闻听心里欢喜得了不得。赶紧问道：“此人现在何方？还是你老人家亲自前往，还是派人去请？请你老人家赶紧把这位高人请出来，我等也好放心。”老道闻听遂说道：“既然如此，童林你随我到这厢来。要进万龙藏峰，非他老人家不可。你过来见见吧！”说着话带童林一直够奔暗间儿，叫道：“童林你来看！我所说的就是他老人家。”童林在前，众人在后，大家留神往里面观看。

哎哟！但则见里面有一张禅床，床上放着棕团，上面坐着一个出家的和尚。盘膝打坐，身上穿灰色僧服，大领阔袖，在二龙斗宝搭拉着一个肉犄角。大家一看正是惠斌。众人看着一怔。欲进不进，欲退不退。就见和尚把双眼一睁，站在埃尘手中拂尘一摆，念了一声佛号：“师哥，你老这是何必呢？方才我已然跟你老把话说明，不愿意跟他等相见。此时又将我合盘托出，这算何意？”说着话走出了暗间，来到明间屋。用拂尘一指钦差大人：“这不是年钦差吗？金凤山一切的事叫你老人家被屈。老僧问讯了！”大人连连抱拳，彼此摆手，大家入坐。海川性急，遂问道：“高僧！前者你老人家在金凤山，三挡九度削椿代首，老方丈业已圆寂。一旦之间怎能复生？”和尚听到这里，不由得哈哈大笑。叫道：“诸位！你要问金凤山那段事，别忙，我跟你们细细谈谈。”和尚这才并不慌忙，

如此如彼一说。众人闻听全都点了点头，叹息。原来如此！

书中代言：前文书已然表过，金锁换玉莲。铁胳膊陆刚他露面之时，已然说过假惠斌的来历。差不多久阅剑侠图的诸位，大概总能留意到这一点。假惠斌的外号爱斗金蛟双钢掌，真惠斌外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再者说，两条墨骨鞭也不一样。真墨骨鞭雪霜白，假墨骨鞭乌黑。由那一年真惠斌把功夫教好，叫假惠斌回金凤山冒名顶替。自己要学他的老师，隐身山谷之中。腰里围着这条鞭，到处闲游，将名誉二字视如粪土。后来到了陕西地方，误入回天观巧遇古玄真。两个人本是亲叔伯师兄弟，所以住居一处。别看有僧道之别，果然法门不二，哥儿两个的性情也差不多。无事盘桓手术，以及外面的世事，两个人谈起来津津有味。和尚因此也不愿出去了，可就住在了庙内，这一说有些个年了。

今天得暇，也赶上和尚高兴。天在五鼓，和尚由回天观走出来够奔江边，他打算看看江景。来到江边，早潮恰至。和尚站在那，正然看得出神。猛听得喧杀连天，堪堪杀到了桥梁切近。听了听才知道是万林庄的贼匪追赶年钦差，非要年大人人头不可。和尚闻听有心说不管，又一想：别忙，我的老师为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首。讲究在外面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管天下的路见不平。一旦之间，我亲眼目睹小子们要不利国家大臣，我要不管枉称赤胆侠。想到这里拂尘一摆，由桥梁下往上走。念了一声佛号，自报法名惠斌僧，亮墨骨鞭，一声吓退群贼。众贼走后，自己要打算跟钦差老大人，以及各位侠客相见。自己一想我是个方外人，不顾意贪恋红尘。这才把军刃带在腰间，回归回天观。见着古玄真，就把所有一切的事情，全都跟回天道长说明。叫道："师哥！据我想年

钦差率领群雄，在此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回头他们必然够奔回天观。倘若来的时节，你老千万别把我露出来。不来则可，只要是来了，你老可千万给我个信，我不愿意跟群侠相见。因为什么呢？我那个替身的假惠斌，袒护弟子身负重罪，谈起来与我脸上无光。”回天道长听到这里，一摆手，叫声：“师弟，你这么想可不对。按说假惠斌亡命，九罪惩凶你就应当出头，说明自己的本来面目，负罪者并非是真惠斌，死者并非是镇古侠的弟子。与自己的名誉大有关系，与老师的名誉也无甚妨碍，证明出来那才算对。”惠斌听到这里一笑，叫了一声：“师哥！我的心思跟你老不一样。你老说的是顾全自己的名誉，我说的是借着惠斌之死，从此永不出头。”古玄真再三地劝，和尚连连地摇头。哥儿两个随便接谈，这么个工夫外面有人叫门。老道嘱咐童儿：“无论是谁，千万别叫他进来！问明白了速报我知。”童儿答应出去。

工夫不大，回来报告外面有三十多位。从中有一位精神抖擞，有白发银髯的老者。还有一位道长，仙风道骨肋下悬剑。和尚一听明白，准知道是年钦差他们到了。遂说道：“师哥！我可不管你老，我在这配殿暗间一藏。回头你老把他们众人让到鹤轩就是了！”回天道长点了点头，和尚自奔暗间。老道吩咐，叫道童将众人让进来，应当让到暗间儿。不，全都让至在东配殿。惠斌在暗间里一听，不由得着急。心说：师哥你这个地方算阴点儿。和尚也没敢言语。单听师哥怎么样，先前互问名姓。说完了之后，启软帘叫众人往里面看。和尚无法这才走出来，跟大家见礼，坐在那里备叙自己的因由。众人听罢点了点头，童林心中思索：打头里说老人家镇古侠有三次归隐，他的徒弟就仿老师。打这里说，把诸事办理完毕，

我也归隐山中。倒并非是希望成佛作祖，清清静静多活几年，我愿足矣。

童林一看众人全都面面相觑，不肯问和尚如何设法进万龙藏峰，自己可就不能不问了。这才站起身来，凑到和尚的面前，叫道："师叔！方才我已然跟我师伯商量明白。万龙藏峰实在险要，等闲之辈难以前往。可就谈到你老这里，打算进岛非你老人家不可！可见得本门户之中的义气。师伯他老人家即随着替弟子划策，约请你老人家出头。辅助我等设法进岛，捉拿奸王富昌。"和尚听到这里，一摆手："弥陀佛！这个地方可不算我推辞。谈到武学二字，我师哥比我高得多。年岁比我长，武学比我高。他老人家尚且不能只身前去探岛，何况我呢？依我说童林你也不可冒险。钦差大人暂居回天观，慢慢的设法请人。如果有高人出头辅助，或者前去卧底，那才能伸手捉拿西安侯。"和尚说这些话是诚诚恳恳，并非是用言语推辞。再说众位侠客，也看得出来。童林还要接着往下说，北侠叫了一声："童贤弟！不可用言语挤兑高僧。如果他老人家要是办得到，按咱们本门户的规矩义气，他老人家决以不能不管。天已不早了，只可吩咐一声摆坐，有什么话大家吃完了饭再谈。"众人一想也对。只可在配殿里面，摆了一个圆桌面。钦差老大人坐至在正当中，上首北侠，下首南侠，挨着就是镇东侠、侯二侠、童林，再挨着就是和尚、老道。太岁张方给众人斟酒布菜，跨院里小弟兄们随便吃喝。

别人倒没什么，就是一位最难过。就是山东东昌府巢父林神手昆仑镇东侠，老头子端着杯不肯饮，不由得心里难过：像我自幼年闯荡江湖，替天行道。到如今花甲已过，虽不说衣锦身荣，也可以算是饱食暖衣。这才散众归田，抱胳膊在

家里一忍。童海川到山东聘我出头，捉拿盗宝的二小，我才出离了山东。跟童林相见，如同故友。这也算我们哥儿两个的缘分不浅，以至三月三亮镖。说到现在，跟随年钦差效力，仗着爷家的洪福，蓬莱已破，英王逃至在万龙藏峰。就凭这么大的回天道长古玄真、惠斌，尚且难以入岛，何况是等闲之人。我兄弟年青，倘若把他挤兑急了，他再自己夜探藏峰岛，这可跟蓬莱不一样。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万龙藏峰里面没有第二个于家庄。要是这么看起来，还不如我独自一个夜探万龙藏峰岛。也别管我进得去进不去，我身到自了。不怕死在岛内，总算死得其所，也算是交朋友落得。自己越想越有理，勉强着饮了几杯酒。自己看了看天已不早，堪堪要掌灯。老头子故意说瞎话，叫了一声："大人！我可无理了，要在你老人家面前告告便。大概是因为一夜未眠，身上觉着很不得劲，打算要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回天道长看了看老头子那个样儿，也许是有点儿不合适。这才说道："好在全是自己人，当钦差大人也不算外人。"说到这里，回头叫"童儿！你把侠客陪到后面小跨院，给他老人家预备一小壶开水。让他老人家随便休息，无事不可惊动。上年纪的人了，大概是过于劳累。"童儿点头答应。陪着老头子够奔后面，水也预备好了。老人家装模作样，嘱咐童儿："没事不必前来。我也没有多大病，不过就是失眠"。童儿点头签应，转身出去。

老头子略微躺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已然掌上灯了，这才来到外面看了看，清素素静落落。老头子晃身上短墙，离开了回天观。把袖子略微挽了挽，按了按肋下的宝剑小听风。他老人家哈着腰往前紧走，走够多时。远远看见高耸耸万龙藏峰的山头，又搭着黑夜之间，就见碧沉沉怪石横生。镇东侠

又往前走了走，来到了白沙江的江沿，这个地方叫谢家滩。万龙藏峰这座山，坐西朝东，左边是金龙川，右名银龙川。正当中白漫漫一片沙滩，名目叫谢农滩。当中一道水，就是白沙江。天也就在定更，万里晴明，并无一点浮云，照耀江水光亮无比。一轮明月沉入江底，就见浪花打起来多高。镇东侠站在那里为难，心中思索：就凭我高高兴兴，单人独自打算前来探看万龙藏峰岛。还不用说里面怎么样，就说这道白茫茫的江水，我就过不去。

镇东侠正然站在那里为难，猛见隐隐约约一片芦塘边，唰的一响。镇东侠注意观看，原来里面走出来一只小船。老头子把身形隐在树林之中，但只见这只船好生奇怪。不像船的样儿，长下里约在六尺，头里约有二尺见圆。细一看原来不是船，是一只大竹子。这种竹子出自在四川名叫风竹，竹作出来的竹舟、竹舵、竹桨。在船上站着一个老头儿，长得好看，也搭着藉着星斗之光，看得清楚。但见他老人家，站起来约有六尺高，身上穿半截子长身蓝布褂，蓝粗布的中衣，光着脚。往脸上观看，面如三秋古月，颔下一部银髯，恰赛过银针。脸上没有多少皱纹，两道残眉，二目如灯。鼻直口阔，大耳有轮，雪白剪子股小辫儿。镇东侠看罢，准知道这个老头不是平常人。不用说武学如何，先说他两只眼睛，恰如两盏明灯。再者说平常人，那里能够坐这个小小的竹舟？他在里面逍遥自在，可见得是世外高人。今天在此恰遇，也算是有缘。求他把我带至在万龙藏峰岛，那岂不是天假其便吗？侯爷想到这里，这才慢慢的走出了树林，来到切近。未敢高声，低言叫道："老人家！你老请这边来，不才有一句话借问你老一声。将然说到这里，就见老头子果然手中擎住竹桨，拨水

凑拢前来。看了看镇东侠，然后把竹竿往船上一放。手里拉着一根缆绳，抖身弃舟登岸。复又上下打量了几眼，这才说道："方才是你叫我吗？"镇东侠连连抱拳，遂说道："不错！实在不相瞒，我打算夜探万龙藏峰岛。皆因我不会水。正然站在这里为难。可巧看见老人家你老到了，这真是天假其便。没别的，我求老人家分神，你老把我渡到山根。"

老头子闻听用眼看了看侯爷，遂说道："老朋友，听你这个话今天你这是初到万龙藏峰岛。素日也没拿耳朵摸摸吗？等闲之人，动不动就要进藏峰岛，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成了名的剑侠，打算前往都无路可通。何况里面高人太多，平常人怎能前去？我看你这个样儿，堂堂仪表，也是英雄的气概。肋下悬剑，必然是武术高强。我打听打听家住那里，姓字名谁？不可隐瞒，对我讲来。"镇东侠有意不说，恐怕老人家是万龙藏峰岛里的人。又一想，咳！岛内如此艰险，我也不是不知。就打着我到了里面，也未必能够探出什么　　。我这就叫尽朋友之责，替我兄弟童海川冒险前来。不怕死在岛内，就算死得其所。就把名姓报了又有何惧？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老人家，你老问我，姓侯名廷字振远，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老头子闻听，微然一笑。"我打量是那一个，原来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你的二弟可是侯敬山？久闻你们弟兄大名压倒山东半壁。"镇东侠一听老头子认得，也别说闻名，也别说真有交情。既然知道我，我就得问问他。这才说道："老人家，既然知道我们弟兄贱名，未领教你老人家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我看你老人家仪表非俗，必非寻常之辈。"老头子闻听一摆手，叫声："侯廷！你也不用问我的真名实姓，你也不必多疑，我要说出来有莫大的关系。我只问你打算只

身一人，前去夜探万龙藏峰岛。我可不是小看你，凭你肋下宝剑名叫小听风，一百单八招青龙剑，岱海皆闻。要想说到万龙藏峰，也不用说到里面，赌斗里边的剑侠。凭你这个能为，未必能够进得了岛。我说这个话你可别过意，依我说你还是别冒险，回去就是了。”镇东侠听老头子这片言语，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叫声：“老人家！是你老非知，我在桌面上跟人家一同吃喝，一时愤气打算夜探万龙藏峰。来到江沿一看，江水滔滔，不通水性难以渡过。今天我要是不看见你老人家，那就算半点指望皆无。既然遇见了老人家，你老要不分神把我送进去，焉能够甘心？无论如何求你老人家分神，还是把我渡过去，我感情不尽。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遂说道：“既然你一定要去，我可告诉你一句话。我把你渡到岛里，你自己登山前去，千万不可涉险。如果你看见山里面无有道路，你可急速回归，我还把你渡回江沿。”镇东侠闻听点头答应。老人家这才手拉着缆绳，叫了一声：“侯廷！你就登船吧！”镇东侠也不犹豫，随着一晃身跳到了竹舟上面。小竹船晃晃悠悠，老头子也晃身来到舟中，告诉镇东侠站在船头不动。说着话，缆绳放下，拿起来竹桨，拨动江水船往前行，一直往北顶着流往前紧走。

镇东侠站在船头心中纳闷：这么一点儿的小船，走在江中稳稳当当，还要走个顶流。倘若来个大浪头，浪打船翻必然葬身鱼腹。又一想，不至于。心里头半疑半喜，心里纳闷，就想不起来老头子是谁。忽然间船往北走着，被风一漂。老头子趁势拨转船头，小船靠了西面山根。顺着山根又往西北角走，走了好半天。就见前面一片碧竹塘，碧澄澄高大无比，一望无际。就见小船进了竹塘，穿竹而过。镇东侠看得明明

白白，不问可知，这个地方老头子当然常来。要不然进了竹塘，那里还能找得出来水道？说话之间小舟趱入了竹塘。里面阴风惨惨，凉风阵阵，竹叶重叠，遮蔽了天空，黑暗无比。

走了好半天，才越过了竹塘。来到了里面的山根，陡壁悬崖的山峰立在面前。石上生着碧绿的青苔，用手摸，其厚盈寸滑溜无比，镇东侠心中纳闷。就在这么个工夫，老头子低言悄语叫了一声："侯老侠客！还不用说别的，就说寻这条道就非一朝一夕的工夫。这也是大清国的洪福，天赐密道一条。这个地方是我给他取的名儿，叫作一线天。"说到这里，小船往里挤，镇东侠看着不住的点头。这只小船就彷佛为这道小缝来的，船往里挤，一边只余不足半尺。老头子把青竹竿放下了，两个人用手扒山根船上里走。走了好半天，这个道路才稍微宽阔了。老头子仍然划动竹桨往前走，叫道："侯廷，你来看！由此登山，可以入岛。如果你上去能够往里进，凭你平生技术你就前行。如果不能进，你急速回来。我的船只在此，背山根等侯。倘若天光大亮，你只可隐在山洞里面，不可冒险往外走。如果被巡山哨兵看见，难保你的性命。"镇东侠点头叫道："老人家！不必嘱咐。侯廷冒险登山，能够前进，当然凭身上的技艺竭力往里去。如果实在没法往里走，当然还求老人家将我送到山外。"老头子闻听点头，叫道："侯廷！天已不早，不可多说耽延时间，你就上山去吧！"侯爷听到这里，挽了挽袖面，掖了掖前后衣裳，恭恭敬敬抱拳说道："老人家，请你等候了！"说到这里，哧的一声，弃舟登岸，用手扒住上面的山头。要说蹿嘣跳跃那焉得能够？简直的就是往上爬。也仗着老头子手上有功夫，练过螳螂式猴儿拳，当然有鹰爪力重手法的功夫。要不然手捏着山石，还能够走多

远吗？侯爷往上爬了好半天，这才看见巨石嵯峨，能够蹿蹦跳跃。

走了好半天，才走到了半山腰，老头子找了个地方先喘喘气。看了看旁边有个山窟窿，镇东侠要是坐在明面上休息，又恐怕被巡山喽兵看见。老人家加了一份细心，找了个小窟窿。将然往里一哈腰，还未等将脑袋伸进去，里面有人伸出手来砰的一声，将侯廷胸前掳住。老头子赶紧伸双手，买住他的腕子。这也就是在山洞里面，侯爷哈着腰站不起来。真要能够挺起身来，老人家当然就要用双手左往右推右往左打，俗说这手功夫叫开锁。今天可不成，皆因弯着腰用不上力，只得用手买住他的腕子，留神观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就是这人项长着三头，黄焦焦的胡子梢。镇东侠将然一怔神之际，人家一松手。点指着侯爷说道："朋友，你好大胆！你既然打算登山，难道说你就不打听打听？今天这幸亏是遇见我，遇见别人焉有你的性命？我看你肋下悬剑，像貌清俊。莫非你家住山东东昌府，姓侯名廷字振远，别号人称镇东侠？"侯爷是个急劲连连答应："不错，姓侯名叫侯廷。怎样？"那人闻听噗嗤一笑："我打量何人！原来是我的兄弟。我也不便对你细谈，皆因老师有话，将来所有一切的事自然有个水落石出。现在跟你细说，你也未必能够信。这个岛你也不必探，像兄弟你这个功夫，在岛内也作不了多大事业。要打算入岛办事，非得请出色的英雄。天已不早，兄弟你就急速回归！"镇东侠听到这里，半信半疑，二目圆翻。你说这是谁？猛然间想起来了：项长三头可没有二位。听人传言有一位家住河南卫辉府姓秦名凤，别号人称骷髅鸟。要是他，怎么会跟我呼兄唤弟，跟我特别近乎？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问道："阁下既然知道

我是侯廷，阁下莫非是秦凤秦老英雄吗？”秦爷闻听一笑：“不错，正是秦凤。兄弟你的用意我全都明白，不必多说。你就下山去吧！”镇东侠有意不走，也算无益。只可拱了拱手叫道：“秦老英雄！有朝一日再入岛之时，咱们是后会有期！”说到这里，转身顺着原来的道路下山。

来到山根下看了看，那个老头子立在竹舟尚且未走，看见镇东侠点手叫他登舟。侯爷来到船上，老头子说道：“我要不叫你去，那算我拦了你的高兴了，你这就叫不到黄河不死心。你再过半个时辰不到，我的竹舟已然走出了一线天。”说着话船只往外走，走出了一线天。将老头子送到了谢家滩。船靠竹塘，这才手牵缆绳抖身登岸。侯他向着老头子抱拳说道：“老人家这一次就算你老人家多多费心了。日后相见我再致谢！”老头子微然带笑，叫道：“侯廷！天已不早，你就回去吧！”

不表老头儿！单说的是镇东侠，自己顺道回归回天观。来到山门前，天已然红日东升。够奔庙里面，大家正在放心不下，全都是一夜未眠。不知道镇东侠只身一人他往那里去了？众人其说不一，有的就说是夜探藏峰的。众人一想万龙藏峰岛，三面是水。老人家不谙水性，怎能够进得去？大家正然不放心之际，老人家启帘栊来到了里面。众人一看全都一怔，头一个就是童海川，赶紧往前抢步，向前搀住了老人家双手。叫了一声：“哥哥！你老人家一夜的光景往那里去了？请坐，对小弟快快说明，我好心安。”镇东侠看着点了点头，遂说道：“问我是这么这么一段事。”就把自己因何要夜探万龙藏峰。如何遇见老头子用竹舟渡过江去，由一线天登山，到了半腰力尽筋疲之时，遇见了项长三头的秦凤。他口口声声管我叫兄

弟，告诉我天已不早，叫我回归。大家听完面面相观，在旁边回天道长古玄真、用眼看看惠斌道："师弟！你看这才叫吉人自有天相。圣天子有百惠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我打着要进万龙藏峰，就皆因无道可入，这个话并非是一日了。怎么镇东侠，夜探藏峰岛，竟会遇见银髯老者，身驾竹舟？不问可知，当然他是隐逸山庄的居士爷。真要是有他老人家相助？万龙藏峰不足忧了。

书中代言：陶源文武两科技艺双全，人送外号叫盖天第一手，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自己看着全世界之上，没有英雄能够是他的敌手。除却他的老师，他就算是第一。他怕他老师，也并非是能耐比他高，不过惧得是礼。这小子狂就狂到那个份上。西安侯重用他，在万龙峰藏峰之中拜为水陆军的副帅。可别看是副帅，比那个大帅轩辕志兵权还大，这也是能者多势。这个小子一想，真我要保着爷家成其大事，兵伐北京推倒了康熙。倘若是大清国有能人把我的老师晴庐居士燕鹤请出来，岂不是我的劲敌？这个小子果然算是足智多谋。小子想了好几天，被他把主意想妥。

禀明了西安侯，打点包袱够奔山东沂州府。城内东门里找着他师傅住所，叫人回进去。到里面见着老师向上行礼，给老师磕头。燕居士爷一看是陶源陶洞天，遂问道："陶洞天到此何干？"陶源也不隐瞒，就把自己在万龙藏峰岛，受西安侯的栽培，保自己为水陆军副元帅，我就算有了立足之所。不敢说是衣锦身荣，总称得起饱食暖衣。特此前来迎接老师，到岛内一同居住。作事不作事倒在两可，不过师生团聚，我也可以略尽孝心。"老头子听小子陶源说这些话，拈着银髯翻着二目，心中思索：好小子！你在万龙藏峰以身相许西安侯，有

意推倒大清国。你恐怕我给大清国出力，故尔前来对我用这番言语。只要我入了万龙藏峰，天下可就没有英雄，能够抵挡于你。我要不跟你走，你在我的身上必然注意，早早晚晚我一失神就许有性命之忧。我还不如跟你到万龙藏峰。我要是跟你们斗斗智。你可别看你叫盖天第一手，倒看看是你行还是我行。想到这里，叫了一声："陶源！按说我是自己一个人在沂州府已然逍遥自在。既然你在万龙藏峰衣锦身荣，有这番孝意，我要不随你够奔万龙藏峰，岂不辜负你这份意思？我情愿随同前往，到万龙藏峰跟你享晚年幸福。"陶源一听，老师愿意跟随自己上万龙藏峰岛，心里高兴得了不得。暗道：师傅别看你老人家俗称居士，这一次中了我的圈套，看起来我还是高。你身在山东沂州府，我尚且不怕，何况到了万龙藏峰岛，那就算入了我的掌握。爷儿两个计议好了，老头子变产，粗重物件全都送人，把房变卖。收拾金银细软，择好了吉期。老头子带着自己的少爷，叫滚山熊燕金章，随同陶源老的少的爷儿几个，由山东奔往陕西西安府。

来到万龙岛岛口，呼哨一声船来，驾船渡江，走七十二道螺丝湾，到了里面天王殿。禀明了西安侯皇十四子允禵，当面指引。老头子见过了西安侯，遂分宾主落坐。慢慢的问了问老人家身上的武学，以及文学，老人家全都对答如流。依着西安侯，要加封燕鹤显爵。老头子连连摆手："跟侯爷回，不必加封。头一样，年岁到了。再说有我的弟子当头，我的职分大过他，上年岁人没有那么大精神，不如他未免不好看。我暂居岛内，只要爷有用我之处，给我个话我必到。"西安侯摆手，老人家退下来，住在副帅府，然后老人家在岛内想相当的住处。老头子看了一遍，全都不愿意住。不是嫌繁华，就

是嫌幽僻，再不然就是房子不合适。陶源一看老师这个样儿，分明是不愿意在这里。再者我的老师也并非是痴呆憨傻，也许他老人家，看出我这份用意来了。故尔他老人家再三的挑捡，实在全都不合适，当然还得住至在岛外。真要是住至在岛的外头，那还不如不请他老人家前来呢！

这是陶源的心中思索，他可没把老人家心思猜对。老头子原来另有用意。后来看的全都不合适，这才跟陶源说道："你要是真正疼老师的话，你在岛内给我另盖一所吧！"陶源闻听点头，遂说道："既然如此，老师请你老人家自择地点，我给你老发土木工料，起盖新房就是了。"老人家燕鹤，听到这里点头，自己择了个地点，可就在一进岛口。七十二道螺丝湾，大小不等，统共是七十二个拐弯，才能够进的了万龙藏峰岛。老头子选的这个地点，就在七十二道螺丝湾里面，万龙藏峰的岛口外，有一处山谷。平原方圆约有十亩大小，周围是乱山合抱，当中是一个网兜。老居士看罢，用手一指叫声："陶源，你看这块地方够多么好！你给我将土木砖瓦，运到这里，我自己监工起造。"陶源留神一看这块地方，不由暗含着喜悦，分明是一块死地。慢说是师傅你老，就是神人走到这里，也难以走出去万龙藏峰。老师你老身为居士，论艺业当得起军中主脑。真要是行营选地，都照着这个样，岂不完全置于死地？这么看起来，陶源枉称盖天第一手，还是老人家燕鹤高。真要在岛内选个隐身住所，早早晚晚陶陶源必派人暗含着监视。如果是自居这块死地，陶源必然放心无虚，准知道老头子插翅难逃。等着他不多心了，自己再慢慢的在乱山之中，另辟进岛的道路。

在这里山谷之中，修盖的茅庐约有三十多间。房子虽然

不甚讲究，倒是清清雅雅。老头子自己取的庄名，叫隐逸山庄。由老人家避居在岛内，无事之时各处闲游。明着就算是游山望景，其实是踩探内外的道路。究竟老人家是一位高人，居然在一个山峰上发现了一条道路。老人家看了看这个地方这个险要，自己给他取的名字，叫作一线天。就为这个一线天，他老人家才私造独竹舟。派人由四川买来古风竹，舟船作好了，每日晚间，必在白沙江前后巡查，无事时隐至在竹塘里面。老人家的用意，就是打算遇见有人前来探岛，只要是条英雄，就将他渡到一线天。这一次恰巧可就送进了镇东侠，夜探藏峰。

侯廷来到了回天观，当着众人彼此从头至尾细谈了一遍。谈起来白髯老者。独竹舟送自己到一线天，巧逢项长三头的秦凤。这一句话不要紧，提醒了回天道长古玄真。遂念了一声无量佛，向着众人说道："若非是侯老侠夜探藏峰，我几乎将这位老人家，晴庐居士忘怀了。既然如此，咱们大家，何不一同够奔隐逸山庄。面见燕鹤居士爷，求他老人家想个相当办法，入岛打探机密，得手作一番事业？这倒是正经打算。"大家闻听面面相观，各有喜悦之色。彼此一商量，大家都是谁去。回天道长古玄真，就不用说了，他是引见之人，当然得跟着去。就是和尚惠斌，再有就是南侠、北侠、镇东侠、童林，在场的就算是四位侠客。留下侯二侠，带着这群徒弟们，暂居回天观，打听探岛的吉凶，以作后援。"众人听到这里，和尚惠斌念了一声佛号："师哥！众位侠客！事已至此，我说出这句话来，可是挺笨的主意。不知可谈得谈不得？"众人一听，遂说道："高僧有话只管说明！何必这样吞吞吐吐？虽然说你们二位有僧道之别，全都是侠义的英雄，这场事全都仗

着二位辅佐。高僧有话只管谈，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和尚听到这里，合掌当胸，又念了一声佛“咱们大家前去隐逸山庄，面见晴庐居士，求他设法探听藏峰。据我想他身为居士，抛弃红尘，可算得道德清高。倘若咱们大家到了那里，不管应当如何，我这个意思是同着年大人一同前往。头一节钦差老大人是国家大员，燕鹤见着的时候，他不能不给国家出力。再说也不好驳老大人这个面儿。再说大人住居回天观，净指着侯杰一个，倘若出点儿意外，可关系甚大。如果说一同到了隐逸庄，再要出了意外，那就算情屈命不屈。”大家听和尚这片话，位位全都不赞成。

大家想这个：群雄到了隐逸山庄，就是有了意外，位位全都是武学高强。不过就是进不了万龙藏峰，大概逃窜性命，当然不甚费事。如果说叫钦差老大人一同前去，倘若是发生了事件，咱们不要紧。老大人应当怎么办？倘若有个三长两短，身负重任，未免有负皇恩。众人彼此接谈，在旁边钦差老大人听得明明白白。要说各位侠客够奔隐逸山庄，聘请燕鹤辅助，前去探听藏峰岛。大家计议，有如意带着我的，有不如意带着我的。按说人家不过是见义勇为，正事还是在我一人身上。我既食皇禄，就当报皇恩。不怕这一次到了隐逸山庄，就是死在那里，那就算为国尽忠。我要不随同他们大家前去，叫众位英雄看着我，贪生怕死枉算忠良。自己想到这里，这才眼看着各位侠客，连连摆手，叫道：“诸位别忙！我先抢一句。要说方才高僧所论，叫本钦命前往：这倒是个正理。众位千万不必阻拦。头一节本钦命一同前往，多一个人多一分脸面。再说留本钦命在回天观，群雄够奔隐逸山庄，我也是心悬两地。真要是去到了庄中，有了不测，我决不含

怨。这乃是老天所定，人力岂可挽回？大家计议了好半天，钦差老大人一定要求非去不可，群雄可也就无法了。

回天道长古玄真，这才吩咐一声，叫小道童够奔外面，将那一只小船收拾利落。复又向众位说道："请各位侠客、钦差老大人，被屈，暂时藏在小船舱中，不可出头露面。我头前以拜访为名，把各位带到隐逸山庄。"众人听到这里，各自点头签应，工夫不大收拾停妥。大家由回天观走出来，众人前护后拥，围差钦差老大人。仍留二侠客守回天观，老人家带领众徒弟，送到了山门外。仙长摆手，叫声："二侠！回归里面，不可这样耀武扬威。风声走漏，倒有许多不便。"二爷点头，只可带着孩子们，进入了庙中。大家这才来至在江沿，顺跳登舟。撩起来锁口板，说道："众位到里面隐藏吧！"大家点头，纷纷够奔舱里。老道古玄真站立在船头，吩咐小老道启锚锁、撤跳板，篙点江沿，船往前行。荡荡悠悠顺着白沙江够奔藏峰岛。

第一百零七回

访居士古玄真涉险　报父仇九朵桃泄密

船行多时，抬头观看，已然来到七十二道螺丝湾岛口切近。猛然间听见里面锣声响亮，由湾口里面闯出十来多只船。内中有为首的用手点指："前面小船，莫非是回天道长古老剑客吗？"老道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念了一声无量佛："不错，正是古玄真。诸位多辛苦吧！到里面隐逸山庄，言语一声，我要见见居士爷。"头领闻听点了点头："仙长，你老在此等候。我到里面给你老言语一声。"这位古玄真，本来无事之时，常到此处访居士爷手谈。故尔古玄真来到这里，没有不认得他老人家的。老道候的工夫不大，由七十二道螺丝湾撞出来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一个老者，精神奕奕，威风凛凛，令人望而起敬生畏。看见古玄真双手抱拳，遂说道："我以为是那一位，原来是古道长！恕我失迎，望乞勿怪。"仙长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皆因素日观中穷忙，无暇看望居士爷。古玄真有何德能，敢劳动你老人家亲自接待？这是怎么说的？"居士爷听到这里，摆手说道："咱们是自己人，也用不着客气。请你登舟一同进去吧！"道长口念无量佛道："好极了！居士爷的船小，不便换船了。就原船进庄，倒显着便当。"居士爷一听，不住的二目圆翻。留神打量老道的小船，就凭一个人在船上，怎么会吃水这么深，虽然看到这里，也不便多谈。只答应一声："好吧！"这才小船往里走，绕走七十二道螺丝湾，来到了庄口。

小船靠岸，古玄真弃舟登岸。四外观看，看了看并无旁人，不过就是隐逸山庄的几名家人。准知道那是老头子的心腹，也用不着避讳。遂吩咐一声，叫道童把锁口板揭开，请群雄跟老大人一同走出了小船的船舱。居士爷一看，里面隐着僧道不一，全都是精神奕奕。居士爷看罢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古道长！这个地方真叫你错了！我看你不换船，原舟往里走，我就知道船里面带着什么出色的英雄，我未便多问。来到这里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应当预先跟我合计合计，不可仓卒直前。虽然隐逸山庄，四面不通，此处也没有万龙藏峰的党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倘若被人看见，岂不是多有不便？"古玄真听老人家说话，似乎觉着这段事也莽撞点儿。古爷无法，遂说道："老人家既然说到这里，不可在此久呆。急速进庄吧！"居士爷点头，只可摆手相让，请众人够奔里面。

群雄以及钦差老大人到了里面一看，这才叫名实相符。当中甬路用小青石子堆成的蟒鳞，两旁边矮铺铺的青草。所有的房全都是茅庐，以竹作墙高耸耸别有幽雅意味。来至在里面上房，家人打起来帘子，群雄入内，众人全都站稳。回天道长用手点指，给众人指引指引。先见的就是钦差大人，居士爷赶紧抢步行礼。钦差伸手相搀说："哎哟，老人家！本钦命奉旨西巡，查办事件全仗老居士爷鼎力维持。"燕鹤连连抱拳，叫了一声："大人！不必高抬。只要燕鹤能够办到的，必然是尽力而为。"然后又见了见南侠、北侠、和尚。镇东侠认得，不过免礼就是了。最末了，才引见了镇八方童林。老头子听说这是紫面昆仑侠，不住的用眼上下打量，要开开眼看看这位侠客，怎么他出艺不久。就会名传天下？仔细看了看他，紫[illegible]膛满面正气，两只眼睛亚赛两盏明灯。居士爷看罢，

欢喜得了不得。心说，少年英雄，位位像童林，成名何愁？然后说了几句客气，彼此大家入座，一面吩咐把茶水献上来。钦差大人将要开口，当面请求居士爷。探听万龙藏峰那里有道路？应当从那里入手？还未及开言，外面声若鼎沸，喝喊连天。

众人彼此一怔，各个都是面面相观。头一个就是钦差老大人心里多疑：这个燕鹤既称居士，当然身分比别人高。再者说回天道长古玄真跟他不错，我等前来不过求他画策探听万龙藏峰。也许是他跟岛内军师大帅计议明白，有意不利我等，也未可知。这才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实在令人莫明其妙。正然思想，就见燕鹤看着古玄真不住的点头，叫了一声："古道长！你听外面这样大乱，不问可知这一定陶源派人暗探，看见咱们船只靠了庄口里面，有群雄到此，当时报告了陶源。当然是将万龙藏峰所有的喽兵，尽数发出，外面把住了七十二道螺丝湾，里面守住了岛口。将你我众人软围在隐逸山庄，要展展他胸中盖天第一的雄才。"众人听到这里，全都面面相观，还有不信的。

居士爷打发人出去探视，工夫不大，回来报告众位：七十二道螺丝湾，全都密排喽罗兵。燕居士听到这里，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列位！只管万安。别看陶源有这样的举动，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也不用群雄管，我们师生可以斗斗智。他在岛内我在岛外，我必然要设法子搅他个势败人亡。要没有这个手段，我就枉称居士。"众人听到这里，也不知道老人家究竟有怎样的拿手？天已不早，老头子遂说道："诸位休得惊慌，我给众位摆酒接风。"大家无法，只可随便入坐。身在荒山里面，也没有什么好的，不过就是几样平常的青菜，稍微

加点调和。众人吃着倒觉清香适口，大家吃了个酒足饭饱，茶水沏来大家喝茶。

海川是个急性子，看了看这般光景，欠起身来遂问道："居士爷！有什么相当的法子？是现在进岛，还是等到天光下晚呢？"居士爷闻听一笑，叫道："海川！你不要忙。也用不着等到夜晚，打算进岛此时不过就是未时。马上就能前往，不信诸位随我这厢来。"众人听到这里，各自站起身形，随同居士爷，走出上房，遛遛达达一直够奔后面，来到后面的山根，站住了脚步。大家全都留神查看，究竟这里有什么？就见老头子用手一指："列位打算进万龙藏峰，这就是密道一条。"大家一看，几乎都要乐出来。看了看这条密道，非是别的原来是倒秽水的一个沟眼。圆形的山孔，大小约有一尺，长牙锯齿，秽臭难闻。大家心说：这是把居士爷挤急了，这才信口胡说。不用说此处倾倒秽水，就是不秽臭，这么大个小眼，还能走的进去吗？

大家看着，就听老头子说道："诸列位，我可不是高抬，要说进岛非此不可。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儿，此处叫作燕翅孔。要说在场群雄，那一位身份也不矮，也都是剑侠的身分。这不是南侠、北侠、镇东侠、海川，你们这几位全都闯荡江湖武功绝伦。要谈到解骨大法，大概众人未曾学到身上，这手工夫。惠斌高僧虽也会解骨法，要是跟人家回天道长古玄真比，你可是算差点儿。到不是你的武功不如他，皆因你的体格不如他就近。人家古道长生来的细形五长的体格，就让你能解骨，你这一身胖肉往那里交代？可见得这次非人家古道爷不可！"回天道长古玄真摆了摆拂尘，念了一声无量佛："居士爷！咱们爷儿俩可不错，你老人家不应当算计我钻倒水

之孔。你老人家叫我施展绝艺解骨入孔，就让我体格生得合适，抖身入内。就是这个臭气难闻，我可受不了啊！”老头子闻听摆手：叫道：“仙长！你不用管，我自有方法。”这才把家人叫到眼前，密秘的吩咐了几句，叫他快去。家人点头答应，转身出去。过了工夫不见甚大。拿来一个包袱，手里还攒着一只白鸽子。但见这只鸽子长的不大甚大，精精神神。大家看着莫明其妙，不知道这个鸽子有什么用处？包袱里面包的什么物件？不过众人暗自猜想。就见老头子叫家人把包袱打开，里面是一条油绸子口袋。上面是个绸帕，靠着眼睛有两块玻璃，下面有裤口，全都用猴筋缩口。只要穿好了，不用说是风，就是水也一点也进不去。这件衣服可不知道老头子多咋做出来的，怎么那么巧，就给老道古玄真留着。

老道无法，众人全都竭力要求，叫他老人家把衣裳换好，当时要试验试验。老道只可把自己的道服收拾起来，宝剑摘下来，放在旁边。油绸子衣裳穿上，戴好了油帕，缩口的地方自然就缩好了。勒好了十字绊，宝剑背在身背后，拂尘插在大领的里头。整整齐齐正合适，就彷佛是给古道爷照着身量做的一样。衣服换好，老居士爷把白鸽拿过来，叫声：“仙长！你把这只鸽子带在了身边，由燕翅孔偷探万龙藏峰。如果到了岛内，也不论黑夜白昼，你将这只鸽子放开，他自能回归我的隐逸山庄。我等大家好放心，知道仙长平平安安到了里面。”回天道长只可将鸽子接过来，解开缩口猴筋，将鸽子放在裤兜里面。你说这个白鸽，本是老人家素日养熟的，往常各处闲游，恐怕家里不放心。就凭白鸽传信。今天老道将他带在了身边，眼看诸位念了一声无量佛：“今天贫道入岛，各位静候佳音。”说到这里，老道往前紧走，来到了燕翅孔。

但见他把右臂一竖，够奔燕翅孔，一哈腰钻入孔内。脑袋跟右臂先到了里面，外面看着往里缩，大家看着都离神。在旁边钦差年大人看着，嘴里没说话，心说："可了不得了！真要是日后这一干剑侠，漂落江湖。官府之中对于他等，没仇就不用说了。倘若有叫他们不满的地方，夜晚之间前去取人头，不费吹灰之力，真正是神人难防。将来我不得地还则罢了，真要是得了地，对于这般剑侠务必设法产除，这不过就是后话。真要容着他坐镇西安，挂九省经略之时，群雄早被他驱逐。他才叛反清国，终被拿获正了国法，此时尚且谈不到。大家观看回天道长，进了燕翅孔，大家这才回归上房。单等夜静更深，老头子探岛，放回了白鸽，众人才能够心安。

不表众人悬念，单说的是回天道长进了孔内，一直顺里走。将然走了约有一丈有余，那个秽水就不往平处流了，顺着下坡往下去了，里面豁豁牙牙碎石满洞。老道找了个地方坐下，把他这身油绸子衣服脱下来，折叠好了。用油绸子包袱包好了，向腰间一围，白鸽揣在怀中，这才往前行走。曲曲弯弯坎坷不平，也就是老人家古道长，换一位不用说是探山，就是这条幽僻的小道，他都走不了。高的地方空气流通，尚且还好受。到了矮的地方，闭气难出。老人家往前行走多时，黑暗暗真是出手不见掌，对面看不见人。老道走了好半天，猛然间看见前面有个道路。也就将走得过一个人，那么个羊肠小路，而并且极矮，空气不通，闷得人难受。道近还可，一条道足有十几多丈。真要是这口气换不过来，就有性命之忧。人类本来是空气中的动物，如果不透空气。绝不能够得活。

老道心里想着也是着急，走了好半天，这口气总是换不

过来。心说："可了不的了！居士爷这个地方就是瞒哄我。自己看见这么一个山孔，给他起个名字叫作燕翅孔，叫我前来冒险。真要是通道还不用说。倘若不通，还不用说有别的意外，就是空气不通，足可以要了我的命。你说往前走没有头儿，往后走又已然走出来这么远。老道一横心，能死在前面，不死在后面，遂往前紧走。走了好半天，仗着他老人家有吞吐纳气的功夫。丹田大气跟气海，轮流如圆，能够叫气在里面自行，比寻常人可又强得多了。要叫平常人那里走得了这么远？没有空气寸步难行。自己正然走着，猛然间看前面隐约约发亮，莫非是前面透了天吗？老人家心里非常高兴，真要是透了天，头一节可以流通空气，再者说探岛大功就许告成。想到这里脚步加紧往前走，来到切近一看，敢情不是到了洞口。原来这个地方极其宽阔，四外全用白灰抹平，照耀得铮光刷亮。在白灰上写着几个大字，老道定了定神，把气换过来留神细看，要乐都没好意思乐，上面写的是："古玄真到此换气。"老道暗自念了一声无量佛：这是何人至此，他就知道我到此换气？"可见得这个人的身分，比我高得太多。自己看罢，这才接着往前再走。走了工夫不大，看见前面似乎有个亮光。老道紧走来到山孔一看，原来外面露着星光。老人家沉住了气，收拾收拾，然后由山孔钻出来，贴住山根各处观看。但只见头里是个花园，隐隐约约听见山里面更鼓齐鸣，已然就到了三更多天。

这个地方，这个花园还是真正的整齐。前面一片树，高耸耸全都有数丈高，并非平常槐树，全都是果子树。老道纵身纵过了树行，这才慢慢看，这个花园里面的花草样样讲究。地下一遛一遛的花池子，用砖砌成也有八角的也有方的，里

面不过就是四时不榭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到了晚间风息日退，花气袭人，喷鼻清香。老道各处观看，前面是用青竹子编出来的竹栅栏。过了竹栏看了看，是一片住房。由八角门子走过来看，北面一拉遛七间，东西是十间厢房。厢房里面灯光倒不甚明亮，惟独迎面上房的抱柱外面带着套廊，门口挂着细斑竹帘子，里面灯光明亮，可就是清清冷冷。老道站在这个地方思索：平平常常的人可住不了这片房。住在这里的主儿，一定是岛里的重要人物。今天我误走至此，我何不偷看看倒是何人住在这里?老道这个地方也叫艺高人胆大。暗含着摸了摸十字勒绊绳，稳了稳后面的宝剑，腰里包袱略微收拾收拾，掖好了衣服的前后襟，挽起来袍袖。哈着腰作出来矮走的形式，慢慢的凑来凑去，凑到了斑竹帘切近。四外观看别无动作，眇一目往屋里观看。

要说这种帘子，可是聪明人所造，聪明反被聪明误。白昼之间挂着斑竹帘，外面看屋里可看不见，屋里往外看可是逼真。到了夜晚之间，只要屋里点上灯，外面天黑了，再看外面可就看不见了，外面要是看屋里，还是真正没有看不到的地方。老道在外面往里看，但见屋中的陈设，阔绰无比。当中后房山挂着挑山，两边配着名人的对联。迎面正当中的几案上摆着一只如意，上面罩着玻璃罩，被灯光照耀得那只如意光华灿烂，不问可知这个如意当然是碧翠之玉。不是真的还则罢了，倘若是真的，就是这一件东西，就能够值万而八千两。两旁边摆着有一对帽架子，上首一个大撢瓶，下首是一面方镜。在后山有个爬头的古铜钉，钉上挂着一口宝剑。老道一看，不由得二目离神，看了看这口宝剑，长够四尺有余，白沙鱼皮鞘赤金什件，黄澄澄的剑把，垂着二蓝的灯龙穗。

老道古玄真，看着这口宝剑心里纳闷，要说这口宝剑是镇宅的钢锋，可也见不到。平常的剑焉有这份装饰？这口宝剑虽然我未能拿在手中观看，也准知道他是一口杀人的宝器。就冲这口宝刃，刃主绝非寻常之人，不问可知一定是岛内的军师大帅，或者是站殿将军。这也算是古玄真的幸运，大家要求我进燕翅孔探万龙藏峰岛，出其不意来到这里。把岛内有名的人结果性命，人头带回隐逸山庄，也叫钦差大人、各位英雄瞻仰瞻仰我古玄真，我也是一条英雄。论说起来我们出家人，也用不着抢赢斗胜。受名利的捆缚，我也叫他们看一看我的武功。要不然他们拿着这个陶源当作天神一般，蔑视所有一干剑侠，以及各位英雄。想到这里也是一阵高兴，看了看屋中没人，他打算进去先把宝剑摘下来，然后有什么话再说。老道想到这里，又重新看了看四外并无行人撩起帘子，迈步进内。不但是明间屋没有人，两边暗间里面也听不见动作。高高兴兴一直够奔后房山，要去摘那口宝剑。还未能走到，猛然间听见外面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叫道："丫头们！赶紧给我打一盆脸水，回头告诉厨房，把我的酒菜全都收拾出来。放在提盒里面，我哪时要吃好便当。"说着话，人家已然来到了屋门。回天道长一听，吓得了不得。别看是个女子，她有功夫没功夫还不说，自己出不去了。

将然怔神之际，人家已然伸手打起帘子。古道长无法，只可紧走几步，启软帘到了暗间。看了看无处存身，一哈腰隐在床榻下面。老道的能为固然是高，隐在床下，毫无关系。最可怜就是这只鸽，尚在他的怀中。由燕翅孔进来，空气本来就不通，难道说他还在人的怀中通空气吗？你说也怪，大概这也是惯了。素日老头子燕鹤各处踩探山路，他就在老头子

衣袖里面。此时古道长藏在床下，他就老老实实的在老道的怀中。应该他一出山孔，就应当将白鸽放出，叫他回庄报信。头一节老道不知道这是进了岛不是。各处小心留神探看，可就把他忘怀了。

不表老道床下隐藏。单说这个屋中的女子，非是别人正是副帅陶源的妻子，可是继室。娘家姓裴，要说家里倒是官宦人家。头一样是她年青，再说也是饱暖生淫欲，对于妇道上颇不安分。皆因陶源公务在身，无暇够奔后面安寝，这个裴氏难守空帏。他可就私通了副帅府的旗牌，姓常单字名恒，外号人称寻香蝴蝶。原先他是个江洋大盗，在各处采花作案。官人拿他异常严紧，故尔投到了万龙藏峰。副帅陶源爱他伶牙俐齿，把他收留帐下为旗牌，并且还为个心腹，无论什么事全都不背他。就是后面上房，有什么事全都打发他去。日久天长，小子可就跟裴氏有染虽非一次，可总是偷偷摸摸，也搭着陶源的威风在那里。这一说有些个日子，副帅没到后面来，就是来的话也不能宿在后面，皆因公务太多。裴氏性欲难熬，这才带着两个老妈，两个丫头，遛遛达达走出了上房。密秘打发人到旗牌营告诉常恒，相约已妥，夜半三更住宅相会。这才裴氏带着丫头回归上房，告诉丫头给自己打脸水。另外预备酒菜，夜间好等候常恒。工夫不大，丫头把水打了来。裴氏梳洗已毕，然后自己对镜一看，心里喜欢得了不得。暗说道：我跟常恒，正是一般一配。但愿老天有眼，天杀了陶源，我们得其天长日久，才算趁心。要说我年方二十，陶源已然五十岁了，老夫少妻本来不能相合。我跟常恒倒是年岁相当，也算是天作之合。

自己欢欢喜喜正在高兴之际，外面有脚步的声音，裴氏

故意痰嗽一声。问："外面是谁？"就听低言悄语答应一声，是我。裴氏听出来是常恒的声音，这才说道："你快进来吧！"帘子一启，常恒到了里面。凑至在裴氏切近，叫了一声："帅夫人，有你老人家管家给我赴信，我可不能够不来。咱们两个人的感情，那还用说吗？这些个日子我似乎有点儿毛病，迷迷忽忽就如同失魂的一般。"说到这里，二人对坐。裴氏叫丫头到厨房将酒菜取来，打算跟常恒对坐饮酒。常恒连连摆手："要是喝酒，你老自己喝吧！我不过略微跟你老谈谈。回头我还得够奔前面当差呢！"裴氏闻听一笑："我告诉你常恒！来得时候由你，走得时候可得由我。你也不用心悬两地，无论有什么错，也都有我一面承当。"说到这里，常恒只得在对面落坐，擦了擦酒杯，二人这才对面饮酒。把个裴氏美的喜笑颜开，两个人就算推杯换盏，杯净盏干，工夫不大，二人都有了醉意了。常恒这才欠起身来，叫声："帅夫人！我可要跟你老告辞了。天已然三鼓过了，倘若帅爷找我，有什么事我可耽不起。"裴氏闻听，微然一笑。一句话不说，站起来关好门户，东西满不收拾。拉常恒够奔暗间。两个人解带款衣，彼此一笑，这才一同上床。

只顾他们二人登床叙欢，兴云造雨，床下这么大的一位剑客，可应当怎么样？你说这两个人，既然他们登床，如何恩爱，那就算世界之上，俗中透俗，并不值得一表。只顾他们在床上行其美事，招恼了成了名的剑客古玄真。暗想道：我是个出家人，身为剑客，隐避回天观多年。对于武戒我遵守得严密，向来没妄杀过一个人。今天这一双狗男女，是我亲眼目睹，行其狎亵的行为。我焉能将他放过？这才应了古圣贤所说，诛恶人即是善念。我要是看着不管，怎么能够称得

了剑客？自己想到这里，由床下一长腰纵到了外面。探臂膀撤剑唰啦一道光华，往前一纵来到了床沿，不管男女各自赏了一剑。只听噗噗两声，已然头尸两分。这也叫该着，一双狗男女，正然搂抱在一处，遇见这么一位老剑客，亮剑结果两个风流鬼的性命。这也可以说是宁在花下死，作鬼也风流，可叹二人双双亡命。古道长把剑交与左手，点了点头，心中思索：这才叫报应循环。今天我初到万龙藏峰，把他们二人结果性命，真正是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他老人家一高兴念了一声无量佛，声音特别的洪亮。仙长将然念完了佛，自己一想错了，深夜之间在人家住宅杀死了奸夫淫妇，不应当高声念佛。倘若被人听见，岂不是不便？

正然想到这里，忽然间听外面有人喊："胆大恶道！够奔我的内宅，任意胡行，还敢发威！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老道心中暗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外面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陶源。

陶源由万林庄迁移到万龙藏峰，昼夜忙碌岛内大事。并无闲暇够奔后宅安歇。这一次群雄够奔隐逸山庄，陶源得着这个信，分派全山喽兵，把住了七十二道螺丝湾，以及藏峰岛口。诸事全都安置停妥，他这才打算够奔后面休息休息。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陶源将然走至在院中，听见屋中念佛。陶源一听可了不得了！我虽然在万龙藏峰岛辅保西安侯，英王富昌。虽然是叛反的元帅，我的住所也叫作帅府。住宅里面那里来的出家的老道？这分明是有别的原因。倘若事出意外，与脸上无光，故尔高声喊喝。仙长由屋中跳到了院外，留神一看，在院子正当中站着一个人。此时宝剑离匣，手中擎剑二目圆翻。老道看了看他颌下三绺髯，知道他是陶源。身旁

带着四名旗牌，一个个都是耀武扬威，不枉身为元帅，果然带着一团威风。仙长看罢，将然要摆剑动手，此时想起来腰里带的那一只白鸽子。我还不将白鸽放出去，岂不叫隐逸山庄，大家悬念？想到这里，伸手把白鸽取出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白鸽，贫道入岛，烦你报信，叫群雄入岛以作后援。"老道装模作样，叨叨念念似乎手中还像掐诀，一抖手把鸽子扔在了半悬空。你说也怪，按普通的雀鸟，到了晚间看不见路，俗说就叫雀盲眼。这只白鸽生来的就是奇特，到了半悬空，不但没有看不见的意思，看那个样子飞腾欢欢喜喜，腾空而起，任意飞行。陶源手中擎剑，用目观看，也是暗暗的赞美。

正然观看之际，猛然间听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陶副帅！大概我不报我的名姓，你看着我的五官像貌，大概也略有耳闻。这一次我进山，本为的是探岛，误走你的内宅。按说我可不应当说，皆因是洗落洗落你的名誉。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帷薄不修，自古王公卿相在所不免。贫道一时看着气忿，摆剑将他二人杀死。如果你是条英雄，我有几句话要说。可并非是用苏秦之口，张仪之舌，对你游说，用言语相劝，分明是你的命运所致。陶源一听自己妻子行为不正，勾结奸夫，被老道碰上，摆剑杀死。要是别人早就忿怒难当，摆剑过来动手。人家陶源可不能够，要不然叫盖天第一，凡事都得再三思维，脚踏实地。还有一说人家老道这么大年岁，这大身分，到处皆闻，决不能由他的身上有了意外。人家既然要说几句话，我何不当面洗耳恭听，倒要审查审查。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古玄真！有话你只管当面谈。并非是陶源眼空，你自己只身一人入岛，别看你身为剑客，就

如同游鱼入网，飞鸟入笼一般。”仙长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道：“陶洞天！像你身负文武两科技艺，实有真学。既然人称盖天第一手，凡事当然你能够看得明白，你就不应当投入了万龙藏峰岛，保着西安侯、英王富昌叛反大清国。这就叫有用之身，不用于应用之地，误入歧途置身外道。倘若有朝一日势败，玉石俱焚，不可惜？并非说你这个人，就说你文武的技艺。千辛万苦地学到身上，一旦抛于不正道的地方，实在可惜。再者说红尘之福，娇妻、美妾、子女满堂，纳享人间天上的幸福。岂不比为叛为逆、受万人的指骂强得多吗？再者说你的妻室，有了外遇。分明是你自己不修夫妇之道，这还不应当觉悟吗？果然为好男儿大丈夫，就应当从此弃却红尘，找清静山谷，度晚年的清静生活，倒是一件美事。倘若我说这片话，忠言逆耳不能够听受，将来你有三个字的结果。就是，后悔迟！”

陶源听人家回天道长古玄真当面说的这片话，就凭自己的身分，难道还听不懂吗？不但听得懂并且还是赞美得不得了。本应当把脚一跺，离开万龙藏峰，另寻安身地点，那才算我对。无奈人家西安侯，待我有知遇之恩。我何忍相离？要说老道替我捉奸，杀死了奸夫、淫妇，那就算是我的好友。就让我不离开万龙藏峰，我也应当跟他交交。所差就是一样，他这一出头，人人皆知。我要跟他发生了感情，岂不叫众人耻笑？准得说我惧怕古玄真的武学。倒不如亮剑跟他动手，以论高低。如果他能够赢得了我再说，倘若他赢不了我，我自有相当的报答，可也就是了。

陶源想到这里，把手中宝剑一摆，叫了一声：“古玄真！你所说这个话我全都知道。可就是一样儿，你只身探岛我拿

你当作奸细。我是岛内副帅，岂能相容！”说到这里，一摆手说道：“我看你往那厢走？接招！”随着声音宝剑往前刺，够奔古道长的咽喉。老道无法，只可以撤剑相迎，当场动手。要谈到这两个人的身分，古玄真那就算是剑客。他这个剑客比尚道明、何道源高一筹。要是比太极八卦庶士，略微矮点儿。谈到盖天第一手，他乃是燕居士爷所传。也是矮地练艺，晴庐居士的绝招，完全倾囊相授。跟古老剑客比上，只可比古玄真高，没有不如的地方。故尔他们二人动上手，在先前不说，大概走了有十几招，古玄真不由得就一怔。暗自念了一声无量佛：“哎呀！人人都说盖天第一手，精通剑术，我还是真没往心里去。我以为他小小年纪，就让他通武术，总共他才有四旬多的年岁，可能高到怎样？今日观看人家所用的剑招，果然名不虚传。我跟他走在一处，以剑术解决千万不可欺敌，欺敌者必败。”自己想到这里，可就不敢冒险进招了。手中宝剑，看关定式，门户看好，要用以逸待劳之法。盖天第一手看见老道的剑术，未免也吓了一跳。暗说：外面剑侠颇多，不用说都比老道高。就像古玄真这个样儿，全都是万龙藏峰的劲敌。打算辅保爷家，成其大事，凭我手中宝剑，将他结果性命，我心才安。故尔他的剑招加紧，一手挨着一手，两口宝剑上下翻飞，不亚如一座剑山相仿。两道光芒缭绕，当场动手约有四十多招。四十多招就是七八十手，各不相让分不出来高低。

天已然不早了，堪堪四鼓已过，将交五更。倘若是天亮了赢不了古玄真，再被他脱逃，必然搅得岛内不安。自己想到这里，回头吩咐一声，叫四名旗牌各亮军刃，一拥齐上。务必将古玄真拿住，铲除余患。

所有的旗牌，答应一声各亮军刃。三个旗牌全都是每人手中一口单刀，那一个白净面皮的手中擎着一对跨花双篮。要说到这四名旗牌，差使倒是平常，技艺还是真不含糊。招数纯熟，武术绝伦，各摆军刃不亚如欢龙活虎一般，帮助陶源。老道回天道长古玄真，手中擎着宝剑，要按他老人家的武术，可称得首屈一指。不过今天动手天已不早，遇见这个陶源洞天，武学精奇，何况又加上四个旗牌。大概又有四十多招，天堪堪就是五鼓已过。古道长无心恋战，手中宝剑虚晃一招，转身就走。将然一走，陶洞天一声冷笑，叫了一声："古玄真！今天你身入万龙藏峰，就如同鸟入笼中。想要脱逃。除非留下你项上的人头。说到这里双手捧剑，身形往前一纵，猛鸡夺粟，够奔老道后脊背扎来。老道觉着后面有风声，赶紧把身一转，宝剑往他的剑上一搭，就听哨啷一声，仙长的宝剑，往陶洞天的剑上一压。陶源趁势一撤手，蹦起来一腿，踹仙长的胸膛。仙长有意撤身往后纵，焉想到四名旗牌，已然捧军刃来到，仙长无法，只得撒手扔剑，被人家一脚踹倒尘埃。

旗牌按在那里就捆，陶源叫人找来绸子条，又捆了一回。准知道仙长会解骨大法，倘若被逃走到显着不美。陶源看着将老道捆绑齐毕，天光已然大亮。陶源吩咐 得用的旗牌，密密的吩咐把屋子里头的尸体，暂时叫他们预备两口棺木，收殓起来，搭在后山掩埋。有人问的话，口里严着点儿，不叫他们信口胡说，这也是陶源脸面的关系。诸事办毕，这才叫人把仙长的宝剑给插在剑匣里面，亲自押护老道古玄真够奔天王殿。此时这里早就得着信，英王富昌、西安侯皇十四子允禵，各位军师谭天等，大家静候陶源前来。

工夫不大，陶源押着老道来到殿上。走上前来向上行礼，

英王摆手叫陶源旁边落坐。英王这才叫了一声："陶副帅！帅府有人前来搅闹，但不知这个人可曾把他拿获？"陶洞天赶紧欠起身形，抱拳拱手："爷要问这个人，就是回天观的老道，回天道长古玄真。搅闹我的住所。托爷的福，已然把他当场拿获。"众人听到这里，彼此都面面相观。就凭老道回天道长古玄真，身为剑客隐避回天观多年，人人皆闻。一旦之间，被获遭擒这真是天意。英王这才吩咐一声："来！把回天道长解开他足下的绑绳，推到天王殿，我要亲自问话。"下面答应一声，工夫不大，果然掺掺架架将老道推到了殿前。

老道往那里一站，大家全都睁眼留神观看。但见老道这份像貌，好不怕人。长条身材足有七尺多高，一部银髯，两只眼睛，亚赛两盏灯，站在闹龙案前立而不跪。英王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古玄真！你身为剑客，闯荡江湖多年，弧手内也少你这么一条英雄。如果你要知时达务，入得万龙藏峰，辅佐孤家。将来我得了大清江山，我是另眼看待。倘若不听我的言语，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古玄真闻听哈哈一阵狂笑，叫了一声："富昌！你也用不着用言语相劝于我，再说我也不是不明世故之人。要往真理上说，既然挽发为道，身在三清，抛弃了红尘，纳享清福，那就是我们出家人的美满结果，于愿足矣。皆因身负武学，到处皆闻，人称剑客。既有剑客之称，当然就得尽义务天职。当今天子康熙圣主，乃是治世的明君。自从他老人家登极以来，风调雨顺万民乐业，你等这就算以无道伐有道。今天依我良言相劝，你自行投首，到年羹尧的面前。叫他专折入都，奏明圣上。爷家有好生之德，或者饶全了你的性命。倘若执迷不悟，一旦大兵发到，打破了山寨，玉石俱焚，到那时悔之晚矣！"英王听着有气，遂用手

点指："大胆的古玄真！我恩待于你，看你这大年岁，白发苍苍不忍杀戮。又谁知你在天王殿前，信口胡说，真正是可气！来！各位站殿将军，替我传谕。把老道推到了后面斩首号令。"说到这里，众站殿将军如狼似虎，往前一拥，掺掺架架把古玄真推下了天王殿。

这么个工夫，旁边闪过来盖天第一手陶洞天。自己不由得心中思想：要按古玄真深夜前来探岛，就算是奸细。当场拿获，就应当结果性命，号令人头。不过从中有一样儿，他在我的私宅，替我捉奸，保全我的名誉，杀死了奸人，这就算是于我有恩。倘若亲眼目睹他当场废命，岂不可惜？我婉转周折，必须将他的性命救下。就凭古玄真这么一个人，也不至于为岛内多大患处。也不是我小看于他，留着他也不要紧。想到这里这才走上前来，叫了一声："爷！请你老贵手高抬，饶全古玄真。不才陶源有下情。"英王闻听这才吩咐一声，暂时将古玄真绑回。这才问道："陶源！有何话你当面讲。"陶源这才叫了一声："爷！我想回天道长，宝剑一口纵横天下。这一次入了万龙藏峰岛，由那一方来的？受何人主使？应当慢慢的审讯明白，以便剪草除根。不知爷你老人家的龙意如何？"英王听着陶源这个话说得有理，这才吩咐一声："把古玄真交给陶副帅审问明白，速报我知！"陶源押着古道长，够奔自己的住所。来到帅府门前，一句话也没说，就把老道吊在旗杆上面。上面预备好了滑车，扯到旗杆顶，下面跟两名得意的旗牌，拿着老道的宝剑在下面一守。那个意思打算困他个三天两天的，然后再劝一劝。叫老道点头答应，住在万龙藏峰同心协力共保英王，那才叫两全齐美。

由天光大亮把老道吊在高竿上面，到了吃喝之时，并不

难为。天在掌灯，时在黄昏大后，两名旗牌由旗杆上面把老道放下来，给他顶备了晚饭。这个老道的能为也真比不了，身为剑客，隐避回天观。那是够多大的身分？到如今倒剪着二臂，足下还缠着一道绑绳，坐在尘埃，旗牌喂吃喂喝，要是别人可就吃不下去了。老道可不然，欢欢喜喜，面上并不带半点愁容，也吃也喝。吃喝完毕，旗牌叫了一声："仙长！你老人家不枉人称剑客，果然是有能耐，能屈能伸的大英雄。我就看你老所作所为这分举动，实在是佩服得不得了。我有意解了绳扣，宝剑交给你老，叫你老远走高飞。你看怎么样？"

老道听到这里，念了一声无量佛："你可千万别说这个话。这幸亏是四外无人，就是你我。按你老所说之话，本来是戏言。倘若被人听见，消息传到了天王殿。岂不叫你跟着受累？像我古玄真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年，性命二字早就抛于九霄云外。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生面何欢死而何惧？古贤有语，就是视死如归。我看着你们二人在我的眼前不容易，伺候我吃喝，故此不肯说出激烈的言语。要不然按你等所说之话，这就叫用言语奚落于我，我就应当口出不逊，辱骂尔等。"旗牌闻听连连摆手，叫道："剑客爷！你老千万不可错会了意。我们二人实在有一片至诚之心，爱喜你老人家是一位成名的剑客，放你老人家出离万龙藏峰。这乃是出于至诚，并非用言语奚落。如果你老不信，马上我们就给你老解绳扣。"说到这里二名旗牌，走至在仙长的背后，把他老人家身上的绒绳，以及绸条完全解开，双手捧剑递给了回天道长古玄真。老道把绒绳扎好肋下悬剑，整理整理银髯，他老人家就在那里纹丝未动。暗含着念了一声无量佛，心说：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想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才说道："二位！既然诚意，打算放我

走。我打听打听你们是姓字名谁？要说我报答你们，这个话谈不到。不过遇巧了机会，我另有一份心意。

这二位闻听，先留神向四外看了看，然后这才说道："仙长！你老可别看我们是旗牌，职分上当然就算很小啦。真要谈到我们的老人家，以及我们的老师，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我们家住云南府，有一座八卦山，上面有九宫连环堡。从中是弟兄八位，我师伯大庄主李昆李太极，我们老师就是那七庄主韩殿远。只因十老请八卦，八卦山上我师伯的八卦掌巧对太极图，他老人家当场败北。在玲珑岛战船上比手，四庄主、五庄主、我们老师七庄主，被各位侠客结果性命，惨不忍睹。我姓韩名宝外号小粉蝶，这是我师弟吴璧。我们弟兄一时失神，当场被获遭擒。童侠客押着我够奔北京交刑部，"这里面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书中代言：那一年童林押赴他等到了北京城，交到刑部衙门，听候圣上发落。康熙圣主乃是有道明君，御笔亲批秋后斩决。二人在牢狱之中候斩，两个孩子坐定了思想：要说我们弟兄跟童海川为仇作对，三番两次暗算人家，始终还是不如人家，人家还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身入监牢，秋后倾生。我们这算是自作自受，连累了各位庄主。以至于大师伯当场败北，将一世的英名付于东流。岂不全因为我们弟兄身上所起？由这里说老天不睁眼还则罢了，倘若蒙上苍怜悯，一旦之间，能够身出缧绁，必须要一改前非。对于童海川特别还要亲热亲热人家。哥儿两个虽然这么想，这也不过是虚设幻思，何时能够拨云见日？小哥儿两个不过每日闲谈。

转过年来到了六月的时候，天也热了，他们身上全都穿的是棉裤棉袄。这两个人也会出主意，棉裤的衣缝扯开，把

里面的棉花掏出来，打算要当夹衣服穿。棉花撤出来，闲着无事全都捻成了捻，往大锁里面拧。两个人彼此掉换，拧了有半个多月。也算老天有眼，不负恶人向善之心，居然拿棉花捻真会把大锁通开，解了锁，慢慢的撤上下手的家伙。天到昏黑，点狱老爷前来点着囚犯。二人预先避在了狱门旁，容着牢门一开，夺门而出就算是炸狱脱逃。也搭着两个孩儿的武学不错，蹿房越脊逃到了外面。这个时候刑部衙门就算是乱了，知会各处地面官，四外下卡。刑部里面高挑灯笼，各处搜查。无奈一节，遍查无踪，只得惩罚狱吏办理不善，一面行文各省捉拿越狱的大盗，韩宝、吴璧。

不表官捉拿，单说二小逃到了城外，顺大道前行，找了个大户人家，做了一号买卖，也就是百八十两银子的生意。衣服换好，够奔军刃铺买军刃。韩宝买了一对跨花篮，吴璧是一口厚背雁翎刀，两个人用包袱将军刃包好。依着吴璧仍然归八卦山，住在师伯那里。韩宝摆手叫道："兄弟！那可不对。咱们要是荣耀回归，也叫师伯喜欢喜欢。现在不过是越狱逃脱，再说所作所为，连累老人家。尚有何颜前去？依我说暂时不用回归八卦山。四川成都府有个英王，有意叛反。咱们要是投到剑山暂时找个栖身地点，单等大清国官兵前来剿山，里应外合在里面作一番事业。大事成就然后再回归八卦山在老人家面前，也可以功过相抵。小哥儿两个计议已毕，这才顺着直隶大道，够奔山西，由山西奔陕西。

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可就来到西安府万林庄。看了看这个庄子，密扎扎净是树木。韩宝一看用手指着向吴璧说道："兄弟你看这个庄子，好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镇东侠侯振远的侯家庄相彷。这里面住居为首之人，一定也不是寻常之辈，要

不然不能把庄子治不到这个样子。”哥儿两个商议着，他们这才绕道往里走。走够多时，这才来到了银沙盆这道小桥。二人打算越桥过去，又谁知有人拦阻不让进去。打算进去也成，你得说明找里面陶家庄、何家庄、苗家庄的什么人？通禀进去，里面出来人接待。到了里面，还得通知了三庄，发下腰牌方能够随便出入。韩

韩宝二目圆翻，计上心来。遂跟人家打听：“比如说我们要是举目无亲，缺少路费走到这里。要打算进庄子作个小本经营，谋份衣食大概不容易吧？”那人闻听一摆手：“你们要是没有投奔，也用不着到里面作小本经营。里面何家庄庄主可是何金标，苗家庄庄主苗得霖。里面是什么规矩咱们可不知道。要说此时正在招募工人开垦种地，要像你们二位这份五官，到了里面，也不过十天半月人也全都熟识了，就许保举你们二位为头目。真要是当了头目，那可就舒服多了。也不过是早早晚晚带着工人，料理料理，只要庄主看着喜欢，还能够特别有赏。韩宝一听遂问道：“既然如此，这位庄主姓什么叫什么？”守桥人说道：“要提起我们庄主来，阖这个西安府没有不知道的。姓陶名源字洞天，外号人称盖天第一手。”韩宝闻听不由得吓了一跳，不错，在八卦山九宫连环堡，常听他们八位庄主说，外面有这么一个人，威镇西北，名传天下。听说他暗助万龙藏峰，保西安侯，也是造叛。可是个机会，真要混身到里，找个安身地点，将来就许藉此成名。

想到这里灵机一动，计上心来。遂说道：“老兄！我们弟兄来到这里，实在是举目无亲。未领教你老人家贵姓？我想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求你老人家给我们介绍，情愿到里面作一份长工，只要能够混个衣食就足矣。”那人闻听乐嘻嘻说道：

“二位要问，我姓王。未领教你们二位贵姓？二人也不隐瞒遂说道我姓韩叫韩宝，那是我师弟叫吴璧。”又问明白了他们是那里的人，这才把他们二人带进了陶家庄。这位姓王的也是看他们二人够个朋友，情愿介绍并且担保，叫他二人到里面作工。登记领牌，住在了陶家庄，次一日跟随众人下地作活。

书中暗表：要像陶源他在万龙藏峰身为副帅，并非是招募工人，只为作活。不过借此为由，选拔英雄，以为万龙藏峰添实力。要说这两个人，要谈到下场作活，别看是少爷班子，在八卦山九宫连环堡，跟大庄主李太极，终朝每日就常在场地里面。作活不作活倒是小事，所有一切的事全都不外行。归了包堆不到半月工夫，居然就把韩宝、吴璧，选为小头目。每人带二三十名工人。别人看着不注意，惟独盖天第一手，他的心思本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借此甄别精明强干的人材，好往岛内送。他一眼就看见了韩宝、吴璧了，遂问道：“这两个人姓什么？二人赶紧走上前来，给庄主请安。遂说：“我叫韩宝，他是我的师弟叫吴璧。又问：“你们是那里的人氏？”两个人并不隐瞒。遂说道：“住家在云南昆明县。”陶源听到这里遂说道：“你们二人工作完毕，够奔我的住所，有话跟你们谈。”二人只可点头答应。

下了工到了陶宅门首，叫人回进去。陶源把二人叫到里面，屋中并无别人。二人请完了安，陶源叫他们坐下。然后用手一指：“你们二人看屋中并无别人，也用不着隐瞒，你们二人决不是前来作工，实话实说还则罢了，倘若不然，那时我对于你等有了意外，可别说本庄主不对。”韩宝、吴璧看了看他这种动作，暗含着点了点头。果然不愧人称盖天第一手，不过跟我二人见面数次，就能看出来我二人不是诚心前来做

工。想到这里，这个话可就不能不说了，再说也没有多大关系。陶源本来是反对大清国的，我何不借水行舟？倘若用言语哄得过盖天第一手，将来露脸就打他一个人身上就行。想罢放心大胆，眼看陶源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庄主！果然不愧人称盖天第一手，我们弟兄今天才算佩服。我二人家住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童海川跟我们八卦山有三次一掌之仇。我们弟兄忿恨在心，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夜入北京皇宫，盗取翡翠鸳鸯镯，在玲珑岛被获遭擒，押至北京，交刑部大狱，我们弟兄越狱脱逃。今天来至在万林庄，蒙你老人家收录，我等感恩不尽。以往实情已然说明，如果你老人家知会当地官人，将我们拿获，解往北京结果性命，我们算是情屈命不屈。"

陶源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遂说道："二位少爷！这个地方可不是我陶源自夸眼高，我看着你们弟兄一举一动，决非寻常。我实话对你们说吧！我在万龙藏峰辅佐爷家，西安侯，有意叛反清国。蒙爷家垂以青眼，加封我为副帅。你们二人越狱之事，全都在我的身上。由今日为始，我把你们送入万龙藏峰，单听爷家的吩咐。如若你们有福有德，爷家必然另眼看待。"当天果然将二人留在了庄中，次一日送到岛内，面见西安侯。亲自加封为帅府的旗牌，作为陶源亲信之人，左右不离。后来火焚万林庄，他们弟兄随着陶源入岛。今天陶源秘密派遣他们二人，在此照看老道古玄真。两个人知道古玄真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不忍叫他亡命。这才解绳扣将老道放开，将自己的来历说明。

回天道长这才知道他们是八卦山的弟子，随着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二位少庄主！你们弟兄二人是一番好意，

解绑绳将我释放。倘若陶源问，叫你们监视的人往那里去了，你们应当以何言答对？”韩宝闻听，叫道：“仙长！你老只管万安。回头我把你老这绳索以及绸条，仍然拉到上面。等你老人家走远，我等前去报告。就提你老人家不知道施展何等妙术，竟踪迹不见？他等听见这个信，必然毛骨悚然。再要不信我再用花言巧语遮盖。实在掩饰不过，我们二人有我们二人的用意，仙长不必多虑。天已不早，你老就去吧！还有一句要紧，如果你老人家无处栖身，就可以住在我们二人的旗牌营，极其幽密无比。夜晚你老再到各处采探道路，我们弟兄也可以替你老人家探询机会。”仙长听到这里一摆手：“真要是你们弟兄助我一臂之力，我也不用住在你们的旗牌营。天到黄昏到你们那里吃吃饭倒可以，要说住处，白昼之间那个山孔我也能够隐身。”韩宝、吴璧听到这里，遂点头说道：“剑客，你老就请吧！”老剑客打了个稽道：哈腰矮身走下去了。

行走之间，自己还不住的留神，恐怕登上消息埋伏，又怕人家山里头打更的看见，正在施展夜行术，往前行走。猛见前面密扎扎，一片树林。老道那个心思，打算扎到树林之中，穿林而过，将然往前走。隐隐约约，彷佛树林之中，隐着一个人。也搭着老道的眼睛好，漂落江湖多年的经验，看见里面既然有人影，随着撤剑撕髯观看。这么个工夫，就听里面有人乐，叫了一声：“仙长！，你老可是那回天道长古玄真吗？”老道说道：“不错，正是我！不知道是哪位问我？”树林里那人这才走出来。老道留神观看，恍恍惚惚就彷佛项长着三头，一部长须，黄焦焦的胡子梢勒着绒绳，背后背着一口刀。老道一看，不问可知，可见得他就是骷髅鸟秦凤，这

个长像，可称得起天下无双。遂问道："这位老英雄莫非家住河南，人称骷髅鸟秦凤秦老侠客吗？"那人闻听一笑："不错，正是在下！此地并非谈话之所，请仙长到林中有话细谈。"回天道长古玄真也不犹豫，一哈腰随同秦凤，扎到树林之中。来至在里面，席地而坐。

低言悄语秦凤这才叫了一声："仙长！大概我说这个话，你老也不能拿我当外人。因为什么？这就是素日的行为可考。我听说你老人家是前来探万龙藏峰，被获遭擒，押在天王殿，后又被吊高竿。我打 听准了这个信息，打算将你老人家救出险地。不承想你老人家技术绝伦，已然自己出离了险地。可不知道你老人家怎样得其自由？"老道看了看秦凤说话这份态度，以及人家素日的英名，决以不是歹人。出家人又不能说瞎话，遂谈到了吴璧、韩宝，如何放下标杆，从头至尾一说。秦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看起来人在外面行侠作义，好心必有好报。"老道又问了问秦凤："现在岛内居何种职分？岛内紧要之处，都是那里？武学高强之辈，一共有多少位？"秦凤一听并不隐瞒，说："仙长，你老要问，这座藏峰岛可称得起险要无比。四面无路可通，进岛口非过七十二道螺丝湾不可，除此别无道路。要谈到后山直上直下，高耸耸一望无际，这么看起来山势严密的很。不知道仙长从何处进山？"仙长一摆手叫道："秦老侠客！这可并非是我不谈，皆因从中隐着一片事，说出来破坏了他老人家的机密，倒显着不美，久而自明。"

秦凤这个人也有身分，听人家这样说法，自己不敢往下多问。这才谈到自己的职务，在万龙藏峰，不过当一个巡山的寨主。岛内树木丛杂，道路繁多，并没找出来正当的出进

道路能够进万龙藏峰。要说那一位武学高强，一时之间我还真记不清楚。要说高来高去剑侠之流，不可胜数。从中最可注意的，就是三阳观里面隐着二位出家的道长。大概谈起来古老剑客，也许有个耳闻。一位姓张叫张明志，一位叫赵明真。那真正称得起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第一的高人。无论怎样高来高去，成名的剑侠，谈到当场动手，也难斗上三合，那乃是亲眼目睹。回天道长一听，三阳观的这两个老道。暗含着念了一声无量佛，可了不得了！不用提万龙藏峰还有别人，就说这两个老道，张明志、赵明真。所有年钦差手下这一干剑侠，那个敢近身？手中一对得意的军刃，名叫三环套月，真正是天下少有。正在思想之际，就听秦凤说道："仙长！你老人家大名鼎鼎，天下皆闻。我只身一人，总想夜探三阳观，身临其境。倒看看这二位道长有何能为？怎样的举动？总以为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我这个意思打算请你老人家帮忙，咱们前去探探三阳观。就打着见了面，仙长跟他二人彼此都是出家的道长，你老可以谈一谈，出家的密语，从中劝导叫他们离开万龙藏峰。他要是离开了藏峰岛，英王大势已去，再要捉拿西安候，可就易如反掌。"回天道长古玄真，听秦凤当面要求，打算要夜探三阳观，不由得心里骇怕。心说："别说是我这样身分，就是我的业师，以及各位师伯老人家，身为大清国四大名剑。那一位敢轻视三阳观里这两个老道？秦凤当面说出又不好推托。倘若再三推托，岂不被他小看？"思索了好半天，未能够答言。秦凤看着这个意思，知道老道不肯轻身涉险。倘若不要求他，何人能够作我的左膀右臂？倒不如用言讥讽，或者他一挂火，随我前行也未可知。想到这里，叫道："仙长！我要求你老夜探三阳观，你老并不置

答。莫非仙长惧怕张明志、赵明真吗？如果你老人家胆小，也可以不去。秦凤独自一人冒险，不怕死在三阳观，为国捐躯，死而后已。仙长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我在三阳观死后，就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将我的这个尸身取出、找地方掩埋，死后有知感德地下。”

仙长闯荡江湖一世，年岁堪堪到百。听完了这片言语，不由得修行眉倒竖，慈悲眼圆翻，秦凤这分明是用言语相欺。真要是我不跟他去，从此必然要小看古玄真。我就是跟他前去，不是他也进不去吗？像这种人知识浅薄，刚愎自用，不到黄河不死心。老道想到这里遂叫道：“秦老侠客！你说夜探三阳观，但不知那庙离此多远？现在天有什么时候？还是今天去，明天去？贫道情愿随你前行，福祸共之。”秦凤一听，仙长愿往，心里高兴得了不得。遂说道：“仙长！夜探三阳观，就此动身。现在天时不晚，不过才二鼓多，随我前行不算迟晚。”说到这里二位站起身形，出离了树林，秦爷在前老道在后。一面走着低言悄 语说道：“探三阳观主意是我出的，当然是我身临其境，你老在后面给我巡风。倘要被获遭擒，那叫命该如此，你老人家不救我，我是决不含怨。因为什么？就打着你老救我，也未必能成。”老道听到这里点头，两个人脚下加劲，往前紧走，一直够奔三阳观。

走够多时，抬头见前面一片密扎扎的树林。来到树林之中，秦凤止住脚步，叫声：“仙长！越过树林可就是三阳观。别管他是妖异，也别管他是实学。据说他在后面鹤轩打坐，山门前来了人，他就能够听得见。你老也是出家的道长，身分也不矮。跟你老打听打听，这场事是真是假？请你老人家说说。”回天道长听到这里，未敢高声，连连摆手，叫道：“秦

老侠客！要说张明志、赵明真，这二人的身分，或者有这种技术。并非是俗说拘神役鬼，书符念咒，又是什么纸人听差，撒豆守卫那些个邪说。在武学之中实在有这么一门功夫，不用说寻常人，就是成名的剑侠，练到这个地步的也很少。这就算登峰造极，武学与道术相合。这种功夫的名目，总而言之就叫离魂夺舍。普通人说这个功夫叫犬守，夜鸡司晨，不过形容那分灵觉就是了。怎么样才叫离魂？身形趺坐，丹田元气叫足，猛然间睁眼观看，比平常人远看四倍，用耳也是远听四倍。定神凝气之法不可不知，要是出家人更不可不多学。要是张明志、赵明真那么高的身分，要说有这种能为不算新奇。”

秦凤听人家回天道长这片话，不由得暗含着点头，心说：“像我秦凤年过九旬。闯荡江湖一世，就凭手中一口刀，不敢说是武学绝伦，大概也天下少有。今天听人家这一说，赶情我的功夫差得太远。两个人又说了会子闲话，把衣服收拾收拾，这才穿林而走。走出林外，这才看见了前面的庙墙高耸耸一丈有余，工程细致全是磨砖对缝。到了这个时候，秦凤可就不敢言语了。用手一指，叫老道给他巡风，可没走庙前。这是秦凤的小心之处。他一想里面老道既然有离魂夺舍的功夫，我在前面将然一动作，他全都能够听得见。那我如何能够得逃？够奔后面鹤轩，不是他听见我来了，我也看见他了。倘若该着清国有福，凭手中刀，杀死张明志、赵明真，我秦凤足能够成名天下。自己想到这里，脚尖点地往上纵，单胳膊肘跨着大墙，探头往里面观看。老道将身形隐在林边观看，秦风的动作。将见他胳膊肘搭在庙墙上，就听有人在里面念了一声无量佛，声音洪亮。接着说道：“何人大胆，竟敢前来

夜探三阳观！”

书中代言：“念佛这人正是张明志。老哥儿两个在后面鹤轩，云床上面每人一个棕团。天已然三更过，小童儿全都叫他们休息了。老哥儿两个定了定神，猛然间听得有人登墙，衣襟带风嗖的一声。张明志睁开慈悲目，看了看师弟，赵明真微然一笑，老哥儿两个这才欠起身形，各摆拂尘来到了院中。一看在大墙上面有人用胳膊跨住墙头，露着有人脑袋。细看分明是项长三头，好不怕人。故尔他才念了一声无量佛。“何人胆大！夜晚前来偷探三阳观？”秦凤见被人发觉，有心不下去，凭这两个老道的身分也未必走得了，再说也叫人家古玄真小看。万般无奈这才抛腿越墙飘身脚站平地，回手撒刀啷啷的声音。用手点指张明志、赵明真：“在下名叫秦凤，大概你们弟兄也有个耳闻。项长三头的主儿，天下没有二位。身入侠义道，秦凤跟二位老人家比可差的太多了！今天夜晚前来，并无歹意，不过有两句话，要跟你们二位谈，听与不听那可就在乎你们二位了。像你们二位比剑客身分还高着一成，所有一切的事，还有你们弟兄见不到的吗？据我看，大清天子康熙圣主却是有道明君。自从他登极以来，风调雨顺，上合天理，下顺民情，那才叫万民乐业。英王无道，无故叛反。仙长住居此处，岂不是助桀为虐吗？依我良言相劝，你们弟兄即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另寻安身地点，准能够成名天下，隐居山谷益寿延年。”两个老道听秦凤这片议论，不由得一笑。张明志摆拂尘，叫了一声：“秦凤！按你所说这话，我们还能够不懂吗？可不是我们自高身分，比你总算高得多。你所说之话，不过仅是皮毛，未能深知底里。这个事要是临到你的身上，也是无法。既然你夤夜前来，就算搅闹我的三阳观。依

我说你自己竖起二臂，我把你捆到天王殿，听爷的发落。如果敢大胆不遵，你就是大祸临头！”

秦凤听到这里，不由得二目圆翻，用手点指，叫道：“张明志！你这分明是大言欺人。就让你武术高强，也用不着这样发威小看于我。”说到这里摆刀向前，“我看你往那里逃！”往前一蹿刀对顶梁。老道看着哈哈大笑，身形向旁边一闪，用拂尘一压他的刀背。往前一进步轻轻一掌，掌打胸膛。就听嘭的一声，秦爷应声而倒。赵明真过去按住，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此时走过来三阳观的小老道，两个人来到近前，垂手侍立，单听老道的吩咐。张明志用手一指，叫道：“童儿！将他的军刃拾起，带在他的身上。将他搭到后面花窖里，不可难为于他。”童儿答应一声，将刀拾起插在秦爷背后刀鞘里面，搭起来就走。来到后面花窖，用钥匙开开屋门，把秦凤放在屋中，门儿倒带，大锁锁好，回到鹤轩报告二位观主去了。

不表三阳观，单说的是回天道长古玄真，他在树林边看的明明白白，秦凤单胳膊肘跨住墙头，里面有人念佛，秦凤飘身到了里面，跟着就听呛啷一声响亮。不问可知，他是身形栽倒扔掉了军刃。老道不敢迟延，扎进了树林转身就走。这个地方可不算古老剑客不对。头一节自己的责任很大，奉燕鹤所托进岛探听一切。自己误走陶帅府被获遭擒，巧遇韩宝、吴璧，将我放走。这一次来探三阳观，头一节自己的武学，敌不了张明志、赵明真，不过白白送命也救不了秦凤。故尔他老人家急速扎入树林，隐避山谷之中。

暂且不表，单说的是陆广元，自被童林一剑将他结果性命，陶源带众人将他的尸首送到岛内，里面有个军师府。要

像小韩信陆广元，在岛内那算是首功之人。在先前创造各处全都是他一手经理。别看是四大军师，他是军师之中的首领。另有一座府，素日山规森严。他这军师府平常三尺男童不准入内。门房里头一位老管家，年近花甲，忠心耿耿，还粗通武术。后面有一位做饭的师傅，年岁也五十多了。除此之外并无男子，一概全都是女仆。中年克妻，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姑娘，爱如掌珠，练了一身好功夫，陆广元亲自所传。爹爹起的外号，叫九朵桃。陆爷还有一个外甥女，孤若零仃，家里任什么人都没有了，陆爷将他留在家中。姓邓叫美玉，也是他舅舅给起的外号，叫作牡丹花。这两个姑娘却是武学绝伦，邓姑娘的功夫还略微差点儿，陆姑娘的能为差不多的男子都赢不了她。

陆爷在世的时候，家庭之中都是军制。所有上下人等，全都有一定的限制，可见得他之为人，善于策划。而今陆爷的尸首搭到家中，收殓齐毕，就算入土为安。家里头姐儿两个，赶办孝服，张眼也是泪，合眼也是泪，悲哀的了不得。陆姑娘的心思，自己想："虽然是个女子，未免命运太以不济。幼年间克去了母亲，年事稍长父亲见背。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娇弱女子孤苦零仃。怎么能够活在天地之间？要是这么看起来，还不如寻个短见，一命西归跟父母相见在九泉之下，有意寻短见。邓姑娘美玉再三阻拦，叫了一声："妹妹！要谈到寻短见，我本不应当拦。事已至此，你可就死不得了！我的舅舅再要是膝前有儿，那怕他的年岁小，将来也可以长大成人，替父报仇。虽然说你我全都是女流，皆因他老人家没有儿子，咱们就应当代尽其责。何况咱们身上全负着武学，咱们更不应当寻短见了！无论如何也得打听童林落于何方？就是明着动

手赢不了，也应当暗着行刺于他。倘若你的老爹爹阴灵有感，给他老人家大仇已报，将来名誉传扬出去，这也算女子之中的英雄。这个话再说回来，当初老头子在世之时，已然给咱们二人将人家找妥，不过未曾放定。咱们要是这样殉父一死，岂不一倾就是两家吗？”也仗着邓姑娘伶牙俐齿花言巧语，真正是能说。二姑娘听着所说这片话，句句都入味，把寻死这一层也就完全打消了，只可慢慢打听。

你说也巧，回天道长古玄真，带领所有一干的侠客，拜会晴庐居士，被陶源陶副帅兵围在螺丝湾。二位姑娘听见这个信，喜欢得不得了。这真是老人家阴灵有感！可不知道从中有小儿童林没有？如果真要有他的话，那才算是神差鬼使，活该我报仇雪恨。姐儿两个一商量，有的说群雄奔隐逸山庄，真假难辨，倒不如打发人将三位军师请到宅中。当初老人家在世之时，他们号称四大军师，跟他等原是通家之好，穿房过屋的交情，论起来那全都是叔父。把他们请过来彼此商议商议，也可以拿一个相当的主意。想到这里，这才打发了丫头，够奔门房知会总管，叫他速去请三位军师爷前来，二位姑娘有大事相求。丫头答应一声便去了。这个话传出去，别看是姑娘的言语，也是如同山令一般，家人不敢怠慢，急速到前面报告各位军师。孔亮、宋锦莲、宋金梁，三位军师得着信，刻不容缓，跟着一同够奔陆宅。

家人们把话回进去，工夫不大，二位姑娘亲自相迎，把三位叔父迎到了后面厅房。姑娘挨着位见礼，见礼已毕，连邓姑娘也在旁边侧坐，丫头把茶献上来。要说这里面能谈的主儿，还得属小陈平宋锦莲。茶罢搁盏，遂问道：“姑娘你把我们哥儿三个叫到此处有什么事？”陆家的姑娘未曾发言，二

目落泪，叫了一声："三位叔父！请你们几位老人家也没有别的事，不过想起我的爹爹死得可惨。被小儿童林一剑结果性命，到而今大仇未报。听说是现在他们来至在隐逸山庄，聘请燕鹤。难道说从中就没有小儿童林吗？如果是有他，求各位叔父帮忙，我亲身前往将小儿童林结果性命，以报父仇。因为不知确否，故此将三位叔父请来，大家共同计议。"三位军师听孩子当面要求，各个都是面面相观。有心不告诉孩子真情实话，真正是对不住哥哥陆广元。想到这里无法，这才叫了一声："姑娘！真要是谈到了隐逸山庄，回天道长古玄真带来的人，我们已然调查明白。所来的不过就是南侠、北侠、镇东侠，有个和尚叫双钢掌，从中可有这个童林童海川。他等大家确实住在了隐逸山庄。你说要打算报仇，我可不是长人家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我们弟兄三人、随同你们姊妹两个，老的少的爷儿五个，一同够奔隐逸山庄。当然明着不敢动手，只得暗含着行刺。群侠之中那一个是平常人？南侠宝剑巨阙，北侠铲辘杀人不见血，镇东侠小听风威名远震，那个和尚一条墨骨鞭，更是武学绝伦，就是小儿童林，也未必是他的敌手。就让咱们爷儿五个前去，仗着老人家阴灵有感，再乘他人不备，就是杀死了童海川。一旦之间咱们怎么进得去隐逸山庄？进不去，不也是白费吗？"

要说这三位跟陆广元，虽是八拜的盟兄弟，主力可全都在陆广元那里呢！不过就是人家陆爷拉拔他们。谈到文武两科，这三位可就差得太远了！陆广元在世之时，主持全山大事，他们不过就是听喝。到如今无论如何，他们也应当想法子带姑娘前去报仇才对。他们三个人也并非是胆小，群侠之中那一位的名姓，也高他等一头，故尔才说出这么一片话来。

九朵菊陆素琴，别看是个女子，胸中韬略不减于丈夫。听罢三位军师所说这种话，知道他们是贪生怕死，不敢随同自己前去行刺童林。我要是把话说明，叫他们走出我的住所，行刺与不行刺，由我自便，他们倒落得干净。越是你等骇怕，我越苦苦要求，省得叫你等狐假虎威，仗着我父亲的势力。现在我父亲亡命，尔等便如此贪生不义。不怕叫你等跟我前去行刺不成，倾生丧命，也不枉我爹爹恩待你等。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三位叔父！要谈到我夜晚之间前去行刺童林，成败那可就在乎我父亲的阴灵护佑。自己的命运如何，要说行刺不成，当然就应当殉父而亡。皆因我身为闺阁女子，倘若事出意外，与陆氏门中名姓不香。如果有各位叔父，随同前往，以证明我的根本来由。"

这三个人一听，姑娘用话相迫，这也无法只得说道："这倒可以，慢说跟着姑娘作个证明，就是亮军刃相拚，我们哥儿三个也走不到谁的后头。可就是有一样儿，没有相当的法子。由万龙藏峰够奔隐逸山庄，真要是有路可通，我们弟兄万死不辞。"姑娘听到这里，微微冷笑，遂说道："既然各位叔父这样说，当初我父亲修造万龙藏峰岛，他老人家密密的在幽僻所在，修出暗道一条，他老人家跟我说过。虽然未能身历其境，按所说的方向，也能够找得到。说在半山腰有个小鹅头峰，峰上有一个铁环，系一大盘盘绳，这个绳子藏在洞中。意思就为防备燕鹤，恐怕他一旦之间，有了二意，倘若到了那时，从此密道可以到隐逸山庄不利燕鹤，也叫他晓得我爹爹的威风。"三位一听姑娘说出这片话，彼此都是面面相观，各自点头，那也叫无法："只可听凭姑娘就是了！你说多咋动身，咱们就多咋动身。"姑娘点头说道："既然如此，请

三位叔父暂时回去收拾收拾，别等天黑到此会齐。咱们老少爷儿五个，一同起身够奔隐逸山庄，行刺童林。三位军师听到这里，也无话可谈，只得点头答应，站起身形告辞。

不表三位军师，单说姑娘陆素琴白昼无事，在着太阳把晚饭吃完了。打开包袱取出一口柳叶单刀，挂好了镖囊，绢帕罩头，勒好了十字绊，背好了军刃，收拾已毕。邓家姑娘也照样绢帕罩头，换好夜行衣，勒绒绳，带军刃，挂好了镖囊。两个人收拾齐毕，果然今世诸葛孔亮、宋锦莲、乐金梁，三个人来到陆宅。这两位姑娘，看了看他们三个人，也全都把夜行衣换好，随身带军刃、暗器，绢帕罩头，个个收拾已毕，由陆宅动身。姑娘在头前带路，众人后面跟随，一直够奔前山。来到前山头，顺着羊肠小道，慢慢地往下走。走到半山腰，果然有一个小鹅头峰，山形美丽。找着那个山洞，洞口塞着许多乱石。

姑娘站住身形，用手一指："三位叔父你老看，我父亲跟我所说之话，揣度方向，大概就是此处。他老人家说有一根大绳，藏在山洞之中，那就是进隐逸山庄密道。大概就是此处，也未可知，咱们看看便知。"三位无法，只可将乱石推开了小块，移开大块，最末后搬开两三块大的。一看，里面隐约约亚赛懒龙一般一盘大绳，把绳拉出来，全都看了看绳子上面有糟朽的地方没有。看罢并无损坏，这才把绳子一抖，松到了山崖下。这才三个人低言悄语问姑娘："咱们顺着这条绳下去，就可以到隐逸山庄吗？"姑娘点头，遂叫了一声："大姐！要说顺着绳子下去，到隐逸山庄，行刺童林，大姐你老可别动。当着各位叔父，也不是外人，我说一说不叫你老动的原因。头一节你老的武学平常，真要是你老冒险下去，倘

若有了意外，岂不可惜？你老在这里守绳，也是极要紧的一段事。倘若有巡山的喽兵到此问，你老可以把话跟他说明。不然鸣锣响号大惊小怪，众人全都知道此处密路可以通隐逸山庄，如果有奸细暗通燕鹤，那还了得？”大姑娘听到这里，连连点头：“叫妹妹，你就万安吧！既然你吩咐这里，我决不冒险。”二姑娘点头这才又跟三位叔父说：“你们那位随我下去行刺？那位巡风？那一位在此帮助大姑娘美玉，看守密道？”彼此一计议，这才叫乐金梁帮助大姑娘，看守半山腰鹅头密道，孔亮下去巡风，宋锦莲帮姑娘一同行刺。众人听到这里各自点头，各尽其责。

头一个就是小陈平，双手掳住大绳，双脚一绕绳子，势若燕形噌的一声，顺绳而下。第二个就是二姑娘陆素琴，随后就是今世诸葛孔亮。三位顺着大绳而下，到了下面，隐住身形细一看：隐逸山庄清雅可爱，莫怪燕鹤人称居士，把一个村庄治理得如同仙境一般。在头里走的就是陆素琴，后面小陈平，末了孔亮，施展夜行术，十二个字的跑步功，蹿高纵矮如履平地一般。走够多时，绕过房舍可就来到老头子的府门切近。姑娘用手一指，说：“孔叔父不必前往，可在外边巡风。若里面看出来动作，必然有一阵锣响。如果听见锣声，你再设法子采探我们的吉凶。”孔亮点了点头，姑娘这才带着小陈平四外观看，并无行人。这才来到门的切近，又听了听里面也没有动作。这才脚尖点地，旱地拔葱，身形往上一蹿，单胳膊肘跨住墙头，探头往里面看。一无人声，二无犬吠，好大胆子的九朵菊，双腿一抛纵到了里面。把身形倚住墙根，哈着腰，恐怕被人看见。自己也知道里面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倘若有了半点风声，被人知觉，便画虎不成反类犬。自己压

住气各处搜寻，那里的灯光亮往那里去。蹿房越脊寻来寻去到了西跨院。

当中上房挂着细草帘，里面灯烛辉煌。姑娘往前行走，作出蛇脊龙骨鸡行步，往前紧凑，不敢够奔屋门，一直扑奔窗下。在外面双手按窗台，侧耳窃听。大概天还不到三鼓，不过就是二更将过，屋里声息皆无，二姑娘不由得一怔，暗含着心中思想：这么亮的屋子怎么能够没有人？还不如我往里面观看。想到这里，伸手由腰间拿出一根树棕来，用口舐湿，把窗棂纸通了一个小孔，树棕带好，眇目往里观看。但见里面迎面有几张兀凳，上面坐的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僧、道，皆有。正当中是本宅的主人燕鹤，颔下银髯飘满胸前，面如古月，在那里盘膝打坐。上垂首是和尚双钢掌，下垂首南侠客司马空，挨着和尚的是北侠秋佩雨，挨着老道的是镇东侠侯振远，末一座就是童海川，各位侠客全都在此休息。钦差老大人可没在这里，给他老人家单预备暗间，早就安歇了。

这几位闭目养神，老头子燕鹤猛然间听见有微微的声音，似乎像衣襟之风，未免心中闷闷不悦。自己暗含着度乎这是何人胆大，前来搅闹我的隐逸山庄？这也并非是我燕鹤说句大话，真正成了名的剑侠，高来高去的英雄，他无故也不肯前来搅闹我的住所。真要说普通无能之辈，吓死他也不敢来。老头子纳闷，倘若有个风吹草动，岂不叫群侠小看我枉为居士。不但居士爷一个人听见外面有动作，在位之人全都不是平常之人，位位都听见外面有点儿声息，各自不敢失神，仍然还是那个样儿，盘膝打坐，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舌尖顶上腭，息气静神。老几位都是一样的心理，小子你要不进来还则罢了，只要进来奔谁谁留神。

各位留神观看，工夫不大，帘子卷起隔扇推开，由外面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女贼。手中擎着明煌煌的军刃，不住的打量童海川。众人这才明白，原来这个女子跟童林有仇。要不然别人不看单看童林？燕鹤一想人家到我这里来，倘若有点差错，岂不显着我待客不恭？再者说倘有意外，惊动了钦差那一个担得起？老头子想到这里，两条腿往前一垂，脚踏实地一跃身。将然要往前纵，就听旁边座上一声哈哈大笑说道："何方狂贼竟敢深夜到此行刺？"九朵菊一看不好，赶紧转身形往外走。及至他将然出了屋门，就听咚的一声，啷啷钢刀坠地。各位到外面观看，就见那人早已将他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

各位侠客面面相观，就凭居士爷一怔神的工夫，就会走在这个人的后面，可见得其快如神。看了看非是别位，拿获九朵菊的正是惠斌。可见得在金凤山一古刹玉皇顶，群侠会梅生，那一个假惠斌武术尚且那样高强，不问可知，这个真的比他还强胜百倍，今日方显他的真正能耐。将陆素琴当场拿获，把他捆绑齐毕，老头子居士爷抖身上房。准知道就凭一个女子当然他也没有这么大胆子，绝对从中还有别人。倒不如一同拿获剪草除根，方显妥当。怎奈一样儿，各处观看不用说找人，连个影儿都看不见。众人这才仍然够奔里面，叫家人看守九朵菊。

群雄到了里面，居士爷眼看群雄，抱拳说道："诸位！将然说到这里，钦差老大人也起来了。大家先在老大人面前道受惊。晴庐居士脸上带着一份惭愧，暗想就凭我的隐逸山庄，胆大的女寇，竟敢夜晚前来，持刀行刺？群侠见老头子这般光景，一齐说道："老人家不必着急，可将那女贼带到面前，

看她那个意思，手持钢刀前来，当然是寻仇。问明白她受何人主使，然后自有对付之方。你老人家何必动真气呢？”老头一听无法，只得吩咐一声，叫家人将刺客带进来，不得难为她。家人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只是倒剪二臂，足下绑绳解开，也用不着叫人家掺掺架架，姑娘自己往里走，到屋中站在群雄的面前。

老头子燕鹤用手一指，叫道：“姑娘！你不过是一个娇弱的女子，竟敢背背军刃晚间够奔隐逸山庄。我真正是佩服你的胆量！别说是你就是成了名的英雄，那一个敢前来深入险地？你实话实说，究竟受何人主使，或是跟谁有仇？不妨当面说明。真要是怨我等可以在你的面前领罪，解绳扣将你一放。如果没有真正的理由，无故寻仇，那你可别说我们不对，当然要将你结果性命。”姑娘听到这里，面带和悦之色，叫道：“燕居士爷！这个话不是这么说，我跟你老人家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要不说我的真名实姓，你老也不认得我，说出我的真名实姓，大概你也有个耳闻。我的天伦乃是万龙藏峰岛的军师，四大军师之中的首席，姓陆名叫广元，别号人称小韩信。我叫陆素琴，我父亲给我取的美称叫九朵菊。今天到此行刺，不为别人，就为的是童林。他把我的天伦一剑结果性命，头尸两分死的可惨。我是女报父仇，分所当然。今天一时不慎，被获遭擒，有死而已！你等不必多问。”姑娘说完这话，群侠哪一位都竖大指赞美，为报父仇冒险到此，并未把群侠放在心上。就是一个男儿，他又当怎样？老头子吩咐一声，暂时把他押在后面花窖。家人答应一声，连他的军刃全都带好，足下捆好了绑绳，搭到了后面。

姑娘在花窖里面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人家把

门儿倒带，掐上大锁，屋里连个灯烛都没有。姑娘自己心里难过，想起老爹爹头尸两分，死得可惨。难道说连点感应都没有吗？自己想到这里，一阵难过。不由得二目流泪。又一想，不问可知各位叔父看着我被获遭擒，他等全都扬长走了。这才叫人在人情在，要是有我父亲在世，他等敢吗？可怜我是个女流，无法给爹爹报仇，可也算是枉然。姑娘正在心中难过之际，猛然间见两扇隔扇推开，由外面进来一个人。细一看非是别位，正是小陈平宋锦莲，自己心中喜悦得不得。

要说小陈平这个人，可算得是心细。姑娘一任性，要求三位军师给他父亲报仇，乐金梁、孔亮、宋锦莲哥儿三个计议道："有心要说不跟姑娘来，叫万龙藏峰全岛之人，说我们弟兄贪生怕死。倒不如豁出性命，成全姑娘。不怕到那里报仇不成，丧了性命那也算是命该如此。"宋锦莲这个人格外心细，姑娘纵身上房，他在旁边看着，要说一个女子有这种能为，也算难得，自己总离他二丈远近。他看着姑娘一飘身下去了，他就准知道这一下去，有死无活。自己这才找了个隐身地点，单看姑娘的动作。如果要是死了，回到岛中，再想法子报仇。倘若不死，再设法子搭救。果然不出小陈平所料，姑娘到了下面，被获遭擒。

小陈平看明白，家人把姑娘搭到后面花窖，他这才随着来到后面。四外观看无人，这才将锁门按好了，腰间取出绒绳来，把锁头勒开，取下锁来，揭开了钉铞儿，推隔扇迈步进去。一看姑娘被绳捆着，狼狈不堪。小陈平凑到近前，解开姑娘的绑绳。姑娘站起来略微的活动活动，然后勒好了绒绳，背上了军刃。不敢高声低言悄语说道："叔父你老人家，因何知道，我被困在这里？"小陈平摆手说道："此时尚且谈

不到，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姑娘点头，爷儿两个由花窖走出来，门儿拾掇好了。爷儿两个施展夜行术，哧哧往前行走。

正在行走的光景，前面来了今世诸葛亮，爷儿三个凑到一处，往前紧走。打算够奔鹅头峰，顺着大绳往上导，天光要是大亮，再走可就不便了。正在行走之间，面前来了一条黑影。这三个人将然要躲闪，已然来到了面前。但见这个人长得好看，黑扎扎的面皮，二目圆翻。来到近前，用手点指道：“何人胆大？夜晚之间，竟敢前来暗探隐逸山庄？少太爷滚山熊燕金章在此。我看你往那里逃？”书中代言：燕金章每逢到二鼓过，围着庄子绕个湾儿。寻常日子可没有这个动作，就由群雄至此，老头子燕鹤吩咐特别小心，故尔每天收拾利落，走这么一趟。这时天早，在后面收拾利落，打算到他父亲那里说几句话，就势拿他的趁手的军刃，镔铁双刜。将然走在这里，看见来了三条黑影，遂高声喊喝，挡住他们的去路。

少爷自报名姓，叫燕金章，众人一听可了不得了！不问可知他一定是燕鹤的少爷。虽然没见过，也听见人说过，这小子有一手绝艺，能够滚山，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叫滚山熊。男女三人各亮军刃，把少爷团团围住。燕金章吃亏的地方，就是未拿军刃。所仗的就是缩小棉软巧的功夫，父传子受，自然有独到之处，要不然早输多时了。但是少爷的功夫虽然不错，这可就得说是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别看这三个人，今世诸葛孔亮、小陈平宋锦莲、九朵菊陆素琴，要打算赢群侠可赢不了。三个人合在一处，打算赢燕金章那是非常容易。在先前孩子还可以抵抗，到后来三个每人手中一口刀，竭力死拚，少爷堪堪不敌。猛然一失神，被小陈平一

腿踢倒埃尘。少爷跌倒高声喊喝，说道："不想我滚山熊竟被小辈当场拿获！这也算是我命里该着。"小陈平宋锦莲，看他这个样儿喊嚷，赶上前去用刀够奔少爷面门便劈．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陆素琴一拦，叫道："二叔，不可！咱们这一次够奔隐逸山庄，所为的就是行刺童林。我被获遭擒，燕鹤不忍杀戮，将我押到后面花窖，二叔赶到才将我救出。他们既有好生之德，咱们何必赶尽杀绝？"可别看陆素琴是个女流，说出话来实有丈夫之气。

就在这么个工夫，说时迟那时快，紧接着有人喊道："尔等休要逞强！来到这里任意胡行！少庄主不必惊慌，童林在此！"童海川还是真横，说到这里肋下撤宝剑，光华闪灼呛啷啷的声音，宝剑亮出来往前一蹿。陆素琴看见了童林，这才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随着捨了燕金章赶奔近前，够奔童林搂头就砍。童林一看刀到了，身形往旁边一闪，宝剑由底下往上一撩，名目叫海底捞月。就听呛的一声，九朵菊刀折两段。把姑娘吓得毛骨悚然，抖身形纵出去。暗想道：怨不得我的天伦和童林动手，被他一剑结果性命，头尸两分，今天一见果然武学高强。

姑娘纵出去，此时燕金章已然爬起来了。小陈平、今世诸葛、两个人各摆军刃且战且走。敢情不止童林一个人出来，所有的群侠，全都出来了。皆因众人在屋中谈话，猛然间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海川的耳音好，跟着就出来顺着声音找到此处，后面群侠也全都到了。海川手中擎剑不舍，在后面紧紧追赶。这三个人躲躲藏藏，逃到鹅头峰。赶等他们到了鹅头峰下，头一个就是九朵菊，皆因他手中没有军刃双手掳住大绳，哧哧往上爬。跟着就是今世诸葛孔亮、小陈平军刃

全都背在后面，三个人蝉联而上。海川一看将宝剑一插，伸手拾起来绳子头他也往上爬。因为什么他把绳子头拿着呢，他恐怕后面各位老哥哥赶到，都顺着绳子上。倘若老头子们入了万龙藏峰，不幸有个意外，我可对不住众人。我自己身入险地，全都听凭天命，这是海川的心思，故此他将绳头拾起。

上面人一看下边有人追赶，也上来了。有心用刀将绳子割断，可就得摔死，你说不割这就叫引狼入室。一时之间就算是无法抵抗，这也算是沾事则迷。他们三个人到了上面，海川也到了。脚踏实地伸手撤剑，当啷啷的声音，不但是九朵菊，今世诸葛，小陈平，就连乐金梁，邓美玉，都四散奔逃。

海川擎着宝剑二目圆翻，不知道追谁为合宜。正在犹豫之时，猛然后面吧的一声，有人拍他的肩头。童林赶紧一掉脸，就见一条白线，钻入了树林。海川心里纳闷，这个人怎么刚用手拍我的肩头，回头的工夫已然进入了树林，这分明是戏耍于我。慢说我手中还有一口宝剑，就是赤手空拳，我也不能忍受。按说进了树林，我可不应当追，今天可不然，我是非要冒险不可。把主意拿定，将然要转身进入树林，就见面前站着一个老者。长得好样儿：形若南极子，貌似老寿星，头里有点闷勒头，一脸的皱纹。两道残眉寿毫多长？堪可遮目。黄眼珠子亚赛两盏灯，酒糟鼻子红鼻子头儿，大耳垂肩，厚嘴唇四字大口。颌下一部银髯，黄焦焦的胡子稍，白剪子股的小辫。身上穿米色绸子大褂，腰扎绒绦，脚底下大红缎子福字履，高腰白袜。站在那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怒自威。海川看着将然怔神之际，就见老头子微然一笑，叫道："海川休要多疑！别看我身居万龙藏峰，特为前来助你成功。宝剑带起来，我并无相害之意。"

海川一看这个老头儿仪表非俗，料着也不至于有歹意，随把宝剑还匣。海川将然要答言谈话，就见老头子回头叫道："大哥！你老请过来吧！这也不是外人，这就是我平日跟你老谈的那位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话未说完就听有人乐："好！早就有意瞻仰瞻仰，不想今天在此相遇，这也是缘在三生。"童林往林中一看，果然走过来一个银髯老者。身量高大，六十多岁，穿着一件灰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福字履，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青虚虚残眉朗目，鼻直口正，颔下银髯亚赛银针。童林看了看不认得，遂问道："二位老者，尊姓大名，望求赐教。"矮个的老者微然一笑叫道："童侠客！你要问我，家住在漳州东关外，我姓孙单字名芝字茂昌。"要问我，是这么这么一段事。童林听了一皱眉，暗想：看孙爷这份光景，漂落江湖，论身分够剑客，谈到练艺比我童林艰难得多。

第一百零八回

傲王荫卖田学高艺　贤孙芝练棋拜武师

书中代言：这个孙茂昌，住在漳州东关外，他父亲开设一座孙家老店。房屋也很宽阔，院子也大，一共三道院，买卖也很兴旺。老爷子跟当地的乡绅计议，就在孙家店后院，立了个武术场子。请了两位武术教习是云南的，亲弟兄二位大爷李龙，二爷叫李虎。哥儿两个的外号，一个叫过天雉，一个叫钻云燕。在孙家店招募徒弟，大概总有五六十人，从中可就有少掌柜的孙茂昌。老师傅观着这五六十个人之中，没有一个可教的。不是性气不好，就是品行不端，要不然就是体格不好。要说徒弟之中，像样能教的还就是少掌柜的孙芝，还有一个姓王名叫王荫。这两个孩子心性灵巧，不过王荫有点儿高傲，孙芝较比他稳重一点儿。李氏弟兄一商量，倒不如把功夫教给这两个孩子。也不枉我们到这里来了会子，省得功不成名不就，连一个成材的也教不出来，未免也对不过人家掌柜的。

哥儿两个商议好了，对于教功夫上，对这两个孩子格外注意。还是那老套儿，该搂腿搂腿，该练腰练腰，腿腰有根之后，要给他们练几趟小拳。这两个孩子也很好，大概练了三年有余，场子里面众徒弟一看这个功夫不能练了。再者说练也是白练，功夫人家也不教。这两个教师是势力眼，传功夫就传店里少掌柜的。难道说他拿钱我们不拿钱吗？练功夫的不是一处，大家彼此一商议，全都以为不上算，无形之中

可就算把个场子散了。店里练的主儿，只剩了孙芝、王荫两个人。二位老师一看这个场子不能教了，这么些个人全都散了。知道的说是他们不能练，并非是我们弟兄不教。不知道的必然说我们弟兄势利眼，只教店里少掌柜的。其实这个教徒弟，也并非是为的银钱。徒弟多门户旺，一代传一代，永久的纪念万年不朽，这就是当老师的心。现在事情闹成这样，脸上无光。于是把店里掌柜的请来，当面把话说明，辞馆不教了。掌柜的也无法，只可把二位老师打发走了，多送些个盘川钱。

孙家店场子一散，孙茂昌跟王荫不断地聚会，得暇之时盘桓盘桓武术。王荫这个人生来的骄傲，对于说话上总是看不起孙芝，说人家孙芝的武学不如他。孙芝这个人生性厚道，言语和平。辄附和着说："哥哥虽然跟兄弟是一师之徒，究竟是你老的武术比我高。好在一样儿，哥哥有能为跟我有能为是一样。你老要是露了脸，兄弟不是也好看吗？再者说兄弟我要是遇上事不行的时候，还得请哥哥你当头呢！"孙爷这个话不过是恭维王荫，王荫反倒更骄傲起来。叫声："兄弟！别看咱们弟兄常在一处，始终也没比过手。今天我打算跟你比试比试，如果兄弟你要不行，我还接着教给你。"孙芝听着这个话心里就有点不愿意。你我是一师之徒，谁飞多高蹦多远，谁也知道谁。就让你比我高，也犯不着说教给我。按说今天可不应当跟你比，你既然把话说到这里，不比岂不叫你小看于我？当场过招就是输给你，我好立志另访名师高友，学成了技艺再跟你赌斗。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叫声："师哥！咱们都是孙家店练艺，你老说这个话就仿佛像小弟不是你老的敌手。倒不如当面领教领教师哥你老有怎样的绝艺？你老要能

够赢得了我，从此我是甘心佩服。”王荫听了这个话，遂说：“兄弟你不用说这个话。孙家店里这些个师兄弟，那个不佩服我王荫的武学？惟独兄弟你见了我，就像哥哥我的能为不敌兄弟你。今天当场比试，也好叫兄弟你知道我的武术如何！”

说到这里两个人一齐来到院中，上首王荫、孙芝自居下首，挽了挽袖面，抱拳各自说了一声请。就见王荫并不谦让，身形一纵，左手一晃右手掌够奔孙茂昌面门打来。也不怨王荫这小子狂，掌挂风声打来。孙茂昌一看他的掌到，向右一上步，身形一转，躲过了他的掌。用左胳膊一压，身形前进，右手用了个撩阴掌，够奔王荫裆中打来。王荫一看掌到，撤步抽身往后一纵，纵出去约有四尺多。两个人各施所能，王荫一看可了不得了！早知如此就不应当跟他比，虽然不比我高，可是也不在我以下。王荫想到这里，将然一失神，孙茂昌抢步蹦起来一腿，脚踹胸膛，王荫翻身栽倒尘埃。孙茂昌往旁边一纵，扎撒臂膀，哈哈一阵狂笑，叫道：“哥哥！我说不叫你老比，你老偏比。这个地方可不是我小看你老，也并非是老师传艺之时，有偏有向。皆因你老自已私下里不下功夫，故此比上，你老就算稍差点儿。要说招数咱们哥儿两个差不多，武学不可一日不练。”

按说孙爷所说之话，这本是肺腑之话，并非是奚落人。弟兄二人同堂学艺，也过这个。谁知王荫把话听讹了，他以为是孙茂昌用话买他的场面。当着店里这些个伙计，觉着脸上不下来。素日他这个人就是心高气傲，一旦之间败北栽倒埃尘，未免于心不甘。又听了孙茂昌这几句话，双手按地站起身形，哈哈一阵狂笑，叫声：“兄弟！可别看今天哥哥输给你，这不过是我一时大意。真要论到功夫上，我也未必准输。别

看今天哥哥跌了，兄弟你在家里候着，哥哥把功夫练不好，赢不了你我就不叫王荫！”说到这里扬长就走。茂昌觉着不合适，口口声声叫着师哥，再三解释。任凭怎么说，他连头都不回。走出了孙家店，自己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家中就是自己一个人，有十几亩地。把心一横，托人把地卖了，换了一百多两银子，围在腰间，由家中动身各处云游。也不管是把势场子，是练武术的，逢人就打听那里有练武的高人。打算找一位跟人家学艺，艺业练成，到孙家店找孙茂昌报复前仇。逢人就打听，见着人就问，打听打听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术属那里高。像他这样问法，有知识的主儿，就不愿意答理他。皆因直眉瞪眼，那位高？你想那位，那位就高。

这一天遇到快嘴的人，也搭着是热心肠，听他这一问，就跟他说了，要讲究武学，这个人咱们可没跟他见过面，人人都是这么说。这人家住在浙江东关外，姓吕名叫景山号叫留良，别署晚村，吕大先生。此人武学第一，身为剑客南北皆闻。真要在人家那里得来的功夫，那就得说打遍天下无敌。小子听见这个信息，乐得他不得了。口中不言心中思索：我真要是见着这位吕晚村，跪倒给他磕头，苦苦哀求，他老人家恻隐之心一动，我跟他老人家练出武学来，打算赢孙茂昌，那不就易如反掌吗？自己把主意拿妥，顺道够奔杭州。路上也没有多少事，不过就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非是一日。

这一天来至在杭州，这才慢慢跟人打听吕大先生的住所。有人说在东关外，准地点还真说不清。旁边就有爱说话的主儿，叫道：“朋友，你不是打算访留良吕大先生吗？你真要是到家里找去，还未必见得着。就在咱们这浙江东关外，有个小地名叫十里亭。那里有个大酒馆，字号是聚仙堂。本地文

豪绅士，成了名的剑侠，全都到他那里去喝酒。也有下棋的，也有谈武的，也有吟诗对赋的，等等不一。这吕留良大先生每日必往聚仙堂。你要到那里比到家里找去还妥当呢！”王荫一听，喜欢得了不得，连连作揖相谢人家指教之德，这才高高兴兴够奔十里亭。

远远就看见高耸耸五间门面带楼一家饭馆，正当中门上横着有匾，写的是聚仙堂，两旁边配着两个小立匾，上首写食德，下首写饮和。门前摆放奇花异草，幽雅非常，真不愧名叫聚仙堂。门前站着一个伙计，二十多岁，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褂，新剃的头，站在门前招待客人。出入的人差不多都是整整齐齐，皆因这个门口的局式差不多普通之人不敢进来，再说饭菜上也怕价码太高，往来之人大概都是买卖经商、文人墨客居多。王荫直眉瞪眼往里就走，他是拜访吕留良的心急。伙计高声嚷着：“楼上请！”王荫噔噔噔上了楼。到了楼上一看，虽然这时候尚早，楼上的酒座已然有了多半堂。

这座楼冲北座南，在北边一拉遛五个门口，上面黏着纸条，写的是一官、二官、三官、四官、五官，对面那就是柜台，后面就是家伙架。在柜台上面放着四个酒坛，上面贴着红纸条，写着什么白烧，什么乾酒，什么陈绍，什么玫瑰。不用说别的，就是这四个酒坛子，都是大明官窑，那一个也值几十两。桌椅都是金漆八仙红澄澄，漆黑的兀凳，照见人形，亚赛镜子一般。看了看里面人位，三人一桌，五人一席，全都是精神百倍，身穿丝绵。王荫未曾入席，先把伙计叫过来说道：“伙计，跟你打听打听。有一位老剑客，他老人家姓吕，名叫留良，时常在你们这里吃酒，可不知道他老人家来了没有？”跑堂的闻听乐嘻嘻说道：“你老问吕老剑客，他老人家

两天没来了。听说他老人家被人约会下棋去了，这一下就得三五天。要是有要紧的事，你老就到他老人家家里打听打听。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过个三天、五天你老到这里准能遇得上。要不然把你老名姓留下，等他老人家到了的时候我替你老说，可以约会个地点相见。”要说人家跑堂的说话就算难得，惟独茶楼酒馆里的伙计最难找不过。无论什么话说出来，都是谦恭和气。自己也可以多得个小账，对于柜上的买卖大有关系。王荫听这个话在三两天之内，还到这里喝酒。也用不着到他老人家府上去问了，遂说道：“既然如此，我给你留个话。如果他老人家走到我的头里，你就提我是漳州的人，名叫王荫，拜访他老人家也没有多大要紧的事，我也可以常来。”伙计闻听点了点头，遂问道：“你老喝酒不喝？”王荫一想，如果不喝酒，跟人家说了半天话，也显着无味，或者在此喝酒恰遇老人家也未可知。遂说道：“你给我来一壶。”自己找了一张桌，伙计给他放了两个冷碟，拿来一壶绍酒。

王荫自己坐在那里自斟自饮，看了看屋里四壁全都悬挂着名人字画，所有的陈设全都幽雅异常。喝完了酒，又要了点儿吃的，吃喝完毕算还饭账，额外又赏了他三钱多银子的小柜。不过托咐他，吕爷到了，务必替他把话说到了，伙计连连答应。王荫走出聚仙堂，各处游逛游逛，天晚找店住下一切吃喝全都不必细表。次一日仍然到聚仙堂喝酒，一连就是三四天，到聚仙堂打听吕爷。怎奈伙计说始终没来，王爷还是真急了。过一天是一天耗费，倘若日期一多，把腰里这几个钱用完了。应当如何？后来这才跟伙计把话说明，打听打听老人家的住宅。伙计把话说明，这才亲自到老剑客家中打听。见着吕宅家人一问，才知道老头子出门六七日尚未回

家。问老人家到那里去，家人也说不清楚。王爷闻听着急万分，白着急也是无法，得了工夫仍然到聚仙堂打听。

这一天自己非常的腻烦，也就将然日出，他来到了酒楼上面。伙计一看遂说道："王大爷，你老今天这么早哇？"说着话把酒菜给他摆上。王荫喝着酒，自己叹息："访一个人就这么难。真要是见着面，还不知道人家教不教，再要一说，这个吕留良还不准有没有实学。这么看起来这文武两科，访一位名师太已的艰难了。"想到这里，心中闷闷不乐，也无心喝酒，手托腮帮就仿佛要睡，不知不觉还真着了。正然要睡之间，伙计凑到近前，叫："王大爷！王大爷！"连着叫了好几声，王荫惊醒，问伙计："有事吗？大概我是睡着了。"跑堂的一笑，道："你老没睡着好，足有半个多时辰了。今天盼，明天想早早地来到聚仙堂，你不是要见晚村吕留良吗？怎么他老人家来了，你老还在这里睡呢？"王荫听了吕留良三个字，别的话没有说，赶紧问伙计："老剑客在那里？"跑堂的说："你老别忙。打算见他老人家，这不是西南角那张桌，他老人家可没喝酒，还在那里下棋呢！"说到这里用手一指。王荫顺着伙计手一看，在西南角上坐着一位老者。身上穿灰绵绸的大褂，腰扎蓝绒绳，脚底下寸底青缎子福字履，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红扑扑面赛古月，两道蚕眉一部银髯，鼻如玉柱，通红的咀唇，白剪子股的小辫。在那里凝神看着棋局。对面是一个出家的和尚，身上穿黄色僧服，大领阔袖，脸上红扑扑，前边已然谢顶，露着白素素的白鬓角，搭撒着眼皮看不见眼神。

王荫看明白了，一语未发，站起身来往前凑，来到了吕爷的身背后，双膝点地，跪在楼板上面。吕爷也搭着下棋，全

付精神全都注在棋上了，还是真没顾到。功夫不大，酒座全都上齐。大家高谈阔论，看着这般光景，也都是莫明其妙。从中也有认得吕爷的，老剑客不能这样意狠心毒。无论这个人他招了多大祸，大庭广众之中，不能紧自叫他跪在身背后，无论如何也得叫他先起去。就有心慈面软之人，打算过去见见吕爷。后来有高明人出主意："还是先叫跑堂的过去，先关照他老人家一声。究竟是什么事，也可以问问。如果这段事可以说，咱们大家再过去跟吕大先生接谈。倘若旁人不能说的事，咱们就免伤和气。"大家点头，这才叫跑堂的过来，把这个意思跟伙计说明了，叫他先关照老人家一声。跑堂的听到这里也愿意，做着一份买卖，在屋里跪着一个人。招惹得大家你看我看，实在没有多大意思。这才点头答应，来到吕大先生这张桌切近。

看见这二位下棋，正然定气凝神之际，伙计可也不敢惊动。单等他老人家放下一着之时，这才低言语叫道："老人家！这个人无论有多大错处，你可以暂时饶恕，已然跪了有一个多时辰了。头一节他也未必受得了，再说叫大家酒座，看着就彷佛你老人家，怎样意狠心毒。望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叫他起来吧！"吕爷听到这里一怔，遂回头观看，果见在身后边跪着一个人，直挺挺的。无论是谁也看着这个样是作了大祸，在人面前请责的样子。吕爷这个人身分高于一切，向例作事都从理上走，任凭什么事也不能叫人在大庭广众跪着。吕爷看着吓了一跳，遂说道："你是何人？我跟你素不相识，因为什么你跪在我的身旁？也搭着我注意在棋上，一时我也未能看见，无论有什么事你也无须跪着。快快请起！有话请讲当面。"王荫连连摆手，叫道："老人家！你老就是久居江南，大

名鼎鼎南北皆闻的老剑客吕留良吗?”晚村连连点头:“不错,我姓吕,我叫吕留良,要说南北皆知我可不敢当。你姓什么?跪在这里,所求何事?只要我办得到,我必然伸手维持。”王荫说:“老人家你老要问,我姓王名荫。自幼爱惜武术,可叹福薄未遇名师。今闻剑客爷大名鼎鼎,不远千里而来。无论如何,求你老人家收录我。”吕爷闻听这才明白。

书中代言,头一天王荫到聚仙堂来,次日老剑客就到此处来喝酒。跑堂的把话跟老人家说明,有一个人姓王名叫王荫,打算拜访你老人家,跟你老学习武术。老剑客闻听吓了一跳,真要有人拜访于我,跟我习武,这倒不算什么。想当初我的胞妹吕晚娘,将武学绝招传给于我,也曾跟我说过:只要有相当的弟子,传授二三人,永留后世,与门户上也显着光荣。怎奈这个武学不能轻易传人,倘若传艺于匪,不但与我名姓有关,还可以因为技艺要旁人的命或要了他自己的命。这些年以来,我还是连一个人也没收过。按说有人千里迢迢前来拜访,我就应当收录才对。怎奈素不相识,我不知道他的秉性如何。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告诉跑堂的,如果这个姓王的再来,你就提我没到。大概他也不认得我,我要慢慢地调查调查他这个人怎么个性气。伙计也不敢多言,只得点头答应。他老人家把家里家人吕保也嘱咐明白了,有人找我就提我出去几天了,访友下棋不知去向。

老头子嘱咐完了,仍然天天到聚仙堂来。伙计暗含着把王荫这个人指给老头子了,剑客爷看了看,王荫举动不凡。自己心说也许我跟这人有缘,活该把我的武术全都教给他。我可不敢自夸其德,我身上的武术相传于他,十成之中有了三成,就可以一惊天下。老头子想到这里,打算暗含着看他几

天，看看他的一举一动如何。老人家看了几天，倒是规规矩矩，只是愁眉不展。不问可知，皆因访查不着我的下落，带着一份着急的模样。老头子这才告诉伙计，明天这个人再来，你就告诉他，我就是吕留良。安置好了，这才回家。次一日又来到这里，来的时候够奔东关外有个普陀寺。里面有一位大师付，名叫性禅。把他老人家约了来，到聚仙堂饮酒下棋，这倒是小事，和尚有一种绝艺善于谈像。吕爷这个心思打算叫和尚暗地观看，看看王荫的五官像貌，他的心地如何。看起来人要收个徒弟可难极了！

老人家到了楼上，向例的规矩喝酒倒是小事。只要是二人同来，先把棋盘拿过来。伙计都伺候熟了，不用说话，赶紧将棋具拿来。吕大先生将棋盘铺好，彼此抢了一回黑棋。奕棋的规矩，使黑棋的主儿先走，从中可就输着半着棋。如果自己要是抢先走，那就是自己客气，棋招不如人家高，叫人家先让半着。要是彼此一对客气，当然就要抢用黑棋。末后还是黑棋被大和尚抢到了手中，吕大先生这才带笑说道："高僧未免太谦，我也不便客气了，你这是打算叫我赢头儿。"和尚也客气了两句，大先生这才将棋子放好。和尚将然要开始下棋，吕爷说道："等等，我托咐你的事情，难道说忘了不成？"和尚接着说道："怎好便忘？我打算一面下棋，再谈不晚。既然大先生心急，何妨先谈这段。"说到这里将手里的黑棋子放下，叫了一声："大先生！你老不是打算问我，王荫这个人怎么样吗？方才经你老人家指点之后，我已然看得详细。按说这个谈相，就应当加风鉴的江湖话。因为什么呢？就皆因叫人家听着好热闹，似乎也容易了解。既然是你老人家阅历深远，洞明世故，我也用不着说那些废话，只是要紧的说几句，

你老就可以听明白了。这个王荫他既然好武，我就得先说他的天分。准头隆起颧骨高耸，俗称叫作三山得配。这样五官的人，不算女子，只要是长在男子在面上，攻读能成名为天下士，学武也可以成名天下。至于他练武的福气，也很不浅，皆因他的两耳轮廓丰富。只可惜当中有缺陷之处，不过不能一次成功。虽然骨格长在那里，终久可以成名。再谈到他人的良心道德，我也曾加以考量，目下平满，阴骘不乏，可见得良心不坏，这几句话说是他的好处。从中还有稍差的地方，双眉先轻后重，未免有些个高傲的思想。所幸眉成斗式，亦是英雄尚武的正道，并非是广聚金银夸富乡里的那流人物。在古贤先圣有句话，叫作持其志，勿暴其气，王荫的性情有几分相近。其余就说他人的嗜欲。我看他五官部位，完全纯厚，除了专嗜武学之外，大概别无所喜。二目皂白分明，神光朗澈，足知道他不贪取货财。正视耿耿并无偷睨斜窥的举动，可以知道决不贪花好色。如果大先生得此高足，可以说是门户兴盛。”

吕大先生洗耳敬听，把和尚的话全都听完，这才点了点头，叫道：“高僧！据你所谈这个王荫，于武学门中倒是福德之像，并且还是良心洁白，所差者就是有自满之性。这一样儿就是传艺的大禁忌，有自满心必然喜夸己能。别的事无论自己怎么夸耀，有身分的主儿他可以不理你，这个武学可不成。谦恭和气尚且有人不忿，如果自高身分，就可以说是到处是祸。遇见能为稍差的，他必然伸手将人家打伤，遇见高的主儿，自己的性命就许不保。我要不传艺于他，祸患倒少，倘若传艺于他，反受艺之害。那岂不成爱而杀之了吗？”老和尚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叫道：“大先生！这个话不是这么说，

他是因傲而致辱，因辱而致力求学。几经折磨，艺业也成了，自满之念可也没有了。”大先生问高僧：“这个话可有证据没有?”老和尚答言：“不但有证据，并且还可以考查。这人的忍性很大，那就是他成功之本。老人家打算当面试验，接谈之时，不妨设法相难，然后再观查他的态度，其性如何不难立见。”大先生听这片言语，不住地连连点头。遂说道：“高僧此语甚是。回头他要前来，我自有方法试验。”说到这里彼此一笑，老二位相对奕棋。以至于伙计叫醒了王荫，他站起身形往这里来，老头子吕留良早就看见了。自己心里打算他要跟我说话，我就作为耳聋不理，看他怎样。老头子可也没想到，他一声没言语，跪在了自己的身背后。

老人家身为剑客，别说是下着一盘棋，说玄了跟几个人动着手，后面来人都能知道。要不然那还称得起什么剑客？老人家看是看见了，双眉一锁计上心来。莫若我假装没看见。倒看看他的忍性如何？主意想妥，故意作出来，就像自己的棋受敌抓子作想，凝目注视局中的样子。说话这个时候可不小了，足有一个多时辰。老头子不由得心中佩服，倒不是佩服王荫的意志坚决，佩服人家高僧相术如神。正然自己想不出相当的法子怎样叫王荫起来。这么个工夫大家酒座，看着不忍，打发伙计先过来通知一声。那个意思打算问问什么事，老人家作出来那份态度，就如同没看见一般。这才向着王荫问话，及至说到自己不远千里而来，要拜老剑客为师之话。老头子故做方才明白的样子，遂叫道：“王荫！这并不算什么大事，有话不必跪在那里，叫众人看着就彷佛我吕晚村这个人怎样不通情理。实话告诉你吧！我身上所有的武学，也不过是平常的能为。按说素不相识，我可不能收你。你既不远千

里而来，一片热望来到这里，真我要不收，未免显着我不大近乎人情。你赶快起来！打算跟我练，你就是我的徒弟就是了！”王荫一听真比得了当今万岁的圣旨，加封万户侯还喜欢呢！赶紧说道：“老师在上，受弟子一拜。”说到这里向上磕头，大拜了四拜。吕大先生也不客气，遂说道：“好你就磕吧！”礼罢站起身形。当时吕大先生给王荫引见性禅和尚，重新见了礼。这才叫王荫打横一坐，棋具收下去，吩咐伙计摆酒。大众酒座到了这个时候，这才明了，原来这个人打算拜吕老剑客为师，一语不发跪在了身后。认得老人家的可就说了：“我说老剑客爷，为人通情达理，决以不能办那已甚之事。原来老人家没看见这就是了。”

不表众人，随便谈说。单说吕大先生老少三个人，酒足饭饱，老人家这里有账，也用不着当时会现钞，只是说了声外赏小柜多少就是了。伙计给老头子写上账，这才一同走下了酒楼。老头子叫王荫到店中拿他的零碎东西，然后回家。好在王荫也认得，答应一声回店去了。吕大先生把这位性禅和尚一直送到普陀寺山门，这才分手告别。和尚回庙，老头子回家。容着老人家到了自己家中，王荫早就在门房等候了。一听师傅到了。赶紧迎接出来，垂手旁立。大先生叫道：“王荫！你随我到这里来。”老爷儿两个一直够奔后面书房。

老头子叫王荫坐下，王荫先前不肯坐，大先生说道：“你我不过是师徒，在家里就算是自己爷儿们，用不着这么大的礼法，坐下好说话。”王荫无法只得在旁边落坐。老头子重新问了问，他家中都有什么人？祖籍何处？王荫就把自己独自一人的话跟老人家细说了一遍。留良吕大先生又问：“你既然爱好武术，难道说在你们漳州就没有有名有姓的练武的吗？何

必非来到我这里不可呢?”王荫这个地方可没敢说实话，自己是赌了孙茂昌的一口气来的。只说自己在漳州遍访不遇，这才变产作路费，到外省来求名师：“我所打听的人不止是一位，人人都这么说，老师你老乃是成了名的一位老剑客。武术二字天下第一，故此弟子一心一意非要投你老的门下不可。真要是你老人家不收录于我，弟子我也就不再活着了。”大先生闻听一笑，想起方才老和尚所说之话，这小子果然有一份志向。

当天不说，由次一日开始传艺。在起初不过是叫王荫演练他所学的功夫，老子看着还倒不错，不过略加指点。然后又把自己本门户的功夫教给他几趟拳，十八般兵刃那一样也练两趟。老剑客向来教功夫，不讲究日新月异，一天一趟拳三天一趟刀的。凡是一趟功夫传给他，务必叫他久练纯熟。这一来不要紧，转眼之间，王荫在吕宅练艺就是十年。就在这十年之中，所练成的最得意的军刃，可就是一口刀。

这一天老头子把王荫叫到跟前，遂说道：“你这个工夫虽不能说练成，可算告一段落。你如要打算深造，阐明精奥，尽自这么傻练可不成。总得到外面闯练闯练，阅历阅历外面武学的风味。再看看你自己的能为，或者比人家高，或是不如人家。到那时你也明白功夫的厉害了，也知道功夫的宝贵了。这个话究竟有什么凭据呢？我给你说个比方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一个学生在书房里念书，他的老师也教他写过文稿，也教他作过尺牍。叫他拿笔去做，做完了请老师阅阅卷，批判他的好坏。好了不过得些个好的考语，不好受些个顶批，甚至于开导一番，究竟这是演习与实用不同。到了开科取士进考场做文章，那就算是实用。好，当然考中了，光宗耀祖衣

锦身荣。不好可就是名落孙山，受辛苦耗盘费扫兴而归。这个实用与演习应当差多少？练武术也是这个样儿。在我这里师徒递手，招发的不对也不过被我将你打倒，你也很不在意，并且还是很喜欢以为又多学了一手。比如说你到了外面，也别管是戳杆子教场子，也别管谁访谁，论到当场动手，输赢就关乎栽筋斗。所以输给人家，或是赢了，都能够长许多阅历。倘若闯荡一番，结果到处都输给人家，当然是这个功夫不成了，势必再练不可。到了那个练的时候，一年就能练五年的功夫。要是紧着傻练，五年也就是练一年的功夫。所以我叫你到外面阅历阅历。”王荫听老师所说之话，句句有理，决以不是设题不教打发我走的意思。这才赶紧说道：“老师所说之话，弟子全都明白了。但不知到外面怎样阅历好呢？还是教场子还是找份事作呢？”大先生一笑叫道：“王荫！为师早有打算。你要愿意闯练的话，我倒有个主意。江西省城内有一家青龙镖店，镖主姓胡双名英杰，外号人称金枪将，那乃是我的多年好友。只须我写一封信，把你荐到那里，足可以谋一点儿事作。”老头子说到这里，叫王荫取过来文房四宝，提起笔铺好了信纸，一挥而就。书信写完封固，递给王荫，另外备了三十两银子的路费。

王荫把自己的衣服打点出来，包好了一个小包袱，外带一口单刀，路费带在腰中，拜别了老师，出离了吕宅，顺着江西大道可就走下去了。路途之上无事，无非是晓行夜住。不过王荫这一次走在中途路上，比前十年够奔浙江去访吕爷那个时候高兴得多了。跟大先生练艺十年，不用人家说，自己也知道这个时候的能为比从前高得多了。现在再要一提门户，能为大小还不说，总算是大名鼎鼎南北皆闻的老剑客的门人。

难道说这不算少剑客行吗？一旦之间到了江西青龙镖店，作一份事。要是该着我成名，在镖局子作事，办上两档子轰轰烈烈的事。到那时何愁不成名天下？自己越想越高兴。

这一天可就来到了江西省城内，按照书上的地址，来到青龙镖局门首。跟门首的伙计说道："劳你驾，到里面言语一声。我姓王名叫王荫，有一位老剑客留良大先生打发我来的，求见你们镖主金枪将胡英杰，有书信面投。"镖局子伙计都知道镖主跟吕大先生非常要好，又看了看王爷仪表非俗。这才说道："你老在这里稍候一候，我到里面给你老回一声。"王爷点头答应，伙计转身往里走。工夫不大，果不然镖主亲自迎接，来至在了街门外。留神观看，但见王荫站在门前器宇轩昂。伙计用手一指："你老看，这就是我们镖主。"王荫看了看双手抱拳，叫道："胡镖主！在下姓王单字名荫，奉我业师之命，派我前来。这里有书信一封，请你老观看。"说到这里由怀中取出来，双手捧上。

胡英杰接书在手，赶紧往里让，让到了后面大厅，分宾主落坐。伙计献茶，胡英杰拆书观看。不过是老剑客爷亲笔所书的一封荐信，叫自己想法子安置安置王荫。胡爷这才叫伙计把信拿到柜房去，彼此吃茶闲谈。王荫这才抱拳说道："胡镖主！书信里面的意思，大概你老已然看明白了。对于我的事，求你老分神多关照。"金枪将胡爷闻听一笑，遂说："王老师！用不着说客气话。别说还有老剑客爷这封信，就是你老人家自己来到我的镖局子，凭你老这个仪表，一身好武术，要说叫我维持甚大的事，我怎能办得到呢？在镖店里面帮助我当一个镖师，那是我求之不得。"彼此说了些个客气话，够时候不过就是吃喝，安排清净住所。

由王爷来的那一天，眨眼之间，就是半月多。王荫看了看，人家胡镖主，每天对于自己非常敬重。也别管忙不忙，必要陪着自己谈会子，对于吃喝上更是特别的优厚。王爷一看这还像话吗？我的老师给我写一封信，所为的是叫我前来作事，保着镖出去阅历阅历。终朝每日这样恭维我，这就是没按心留我在这里做事。要说胡爷这个人，可不能算是不对，他是另有一番思想。他一想王荫是剑客的弟子，少剑客，他自己说的练艺十载，受剑客的真传。真要说我指着他押镖到外面去，沿途行走的规则，他不懂得，倘若闯出点事来，与我这青龙镖局的名誉有关。再者说这个信要是传到老剑客的耳内，我不敬重王荫就是看不起吕留良。故尔对于王荫不敢慢待，半月有零都是亲自相陪。今天实在忍不住了，王荫这才说道："胡镖主！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柜上要是用不着我，也求你老赐给我个信，我好回归我业师的家中。如果你老要看得起我，柜上有事就求你老派遣，在你老柜上赚上两顿饭吃，那我才能够心安。要说你老终朝每日这样恭维，我可不敢久留，只可跟镖主告辞了。"胡爷一听这个话，也算是无法。遂抱拳说道："王老师，这个话你老可千万别这么说。由你说来到这里，我始终没敢派你老的事。头一样你老是剑客的弟子，来到我这里日期不多，老不客气的话，对于镖行的规则你老也全都不明白。我这个心思打算叫你老在我这里，过个一两月，练达练达。"王荫听胡英杰所说之话有理，只可又住了一个多月。

这一天巧，柜上来了一号买卖。镖银倒不算多，现银两万整，由江西够奔福建下罗府漳州城。柜上还真正没有人，不应还是真不合适，可就想到王荫这里了。真要是叫他出去，押

这两万镖，凭我这个字号，凭他师傅的名誉，当然就是高枕无忧。这才把王荫请了来，当面一谈这趟买卖，王荫听着连连点头：叫道："胡镖主！别看对于镖行的规则我不明白，真要是走在中途路上，有人动我的镖，那可就另说了。所有一切的规则，请你老派两位精明强干的伙计跟随就是了。"说到这里，胡镖主吩咐一声将镖驮子扎好，给老客预备好了轿车，派了一个抱头的伙计，沧州人姓赵。那可以说是老镖行，那里有占山的为王的，那里好走不好走，肚子里面就是地理图。有个外号叫赵大个儿，又叫地理图。这一切是赵大个儿办的，镖银查点清楚，上好了驮子，老客上了轿车，这才请镖主陪着镖师王爷门前上坐骑。赵大个子在头前抱着镖旗，喊着镖趟子，威威武武，里面就隐着祖师爷的圣号，达摩二字。

你说这一路镖走在路途之上，一点事全没有，全都仗着这位赵大个子。有事的地方他全都不走，该卷旗的地方卷旗。当拜山的地方拜山，拜庄的拜庄。也搭着青龙镖局子的镖主，人都称为神枪镇江西，王爷老师又是一位老剑客吕留良，所以平平安安。

这一天正然行走，可就来到了漳州的东关外，天的时候就在马擦眼。要依着王爷打算把镖车赶进城里，当时就要交镖，无论天到什么时候，还是交了才算完。赵大个子摆手说道："王镖师！这我可不是拦你老，皆因你老没走过这行买卖。论到交镖就得交两个时辰，这还说得是人家柜上收，天晚了人家就许不收，什么银子的成色，有个人齐不齐，这一掇登，就许闹一夜。要是白天交镖，能够省一半的功夫，再者说，走到头里，这个店我们还很熟识。只要是有咱们柜上的买卖来到这里，全都是住得这个店，字号叫茂昌，住在他那里吃喝

全便宜。”王爷一听人家赵大个子所说之话很对，再者说人家是内行，我是外行。别看我是镖师，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应当我拿主意。怎奈人家情理说得对，我还是不能驳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咱们的镖车往店里赶吧！”说到这里，这才赵大个子在头里招呼着，镖驮子往里走。

店里伙计一看说道：“喝！原来是青龙家的镖。”赶紧接进来，全都让到西跨院，打脸水张罗叫所有的人擦脸喝茶，伙计人等全都非常喜欢。因为这都是多年的老主顾了，住完了店小费必然多给，跑堂的也都是喜气扬扬。镖局子伙计都住在北厢房，老客住在南厢房，另有一个单间，镖师王荫住在里面。此时人家也全都吃喝完毕，一天劳累全都要歇歇，有怕热的随便到外面乘凉。赵大个子跟 王爷站在屋门口随便聊天，越说越高兴，旁边站着一个店里的伙计，也在旁边讪着说闲话。说来说去可就说到武学这里，他说他们掌柜的怎么练得好，自己单单收拾出来武学房。也不收徒弟，就是自己单练，每天二五更的功夫，寒暖不阻，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是这个样儿。王爷看着伙计说的高兴，遂问道：“你们这个掌柜的叫什么名字，伙计这才说道：“吓！你老这是初次到这边来，我也看着有点眼生，大概你老没有来过。只要是常走这边镖的镖师，不认得我们掌柜的主儿少。他老人家姓孙单字名芝，号叫茂昌。就说开这座孙家老店，已然就是两辈了。我们老掌柜死得年头不算甚多，也不过三四年。”

伙计无意之中，说这了么几句话。王荫听着微然一怔，暗想道：我当是那一个，原来是茂昌，在十年前我们同堂学艺，一师之徒，我们哥儿两个斗口，才继以武学比试。我被他一脚踹倒，才赌气变产到外面遍访名师。也算是机缘凑巧，得

遇恩师吕留良。今天我们这算冤家路窄，不期然而然住在他的店内，这才叫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才问道："伙计你贵姓？"伙计闻听一笑，赶紧说道："达官爷，我还敢担个贵字，小子我姓崔，我的名字叫小三儿。"王爷这才说道："崔伙计你跑一趟，见着你们掌柜的，就提我是青龙镖的镖师，姓王单名荫，我的原籍也是漳州人氏，就提我请他有话面谈。"崔三答应一声，转身够奔柜房，正赶上孙爷坐在那里喝茶，那个意思就要够奔后面练功夫了。崔三乐嘻嘻说道："掌柜的，你老到后面看看去吧！你老的乡亲到了。"茂昌听罢问："哪个乡亲？"三儿答言说到："此人姓王单字名荫，他就是青龙镖局的镖师。押着二万镖银住在咱们店内，请你老到后面答话。"茂昌孙爷一听王荫二字也是不由得一怔，接着自己点头暗想：在十年前我跟他同堂学艺，屡次三番要求跟我动手，后来被我一脚踹倒尘埃，到如今屈指计算，十年有余。这次他保着镖特意的住在我的店中，叫伙计请我到西跨院，不问可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说要是不去就算我怕他，真要是去了，从中不用说必然有一场凶恶的比并。想到这里无法，自己说不出来那个不去，站起身形叫三儿在头前带路。

三儿在头前带路，来到西跨院的上房。掀起帘栊说道："王老师我们掌柜的到了。"王爷荫一听迈步来到门外一看，孙茂昌跟十年前一比大不相同。虽然身材没长多高，体格可雄伟起来，脖筋也是粗的，太阳也是足的，腰帮子也是鼓的，并且还是二目光华炯炯，倒是象个练家子。看罢叫道："孙茂昌！在十年前跟你当场比手，被你一脚踹倒尘埃。我跟你一别十年，我可不敢说投名师访高友，练来绝艺。今天算是巧，正然店房相遇，我要报当年一脚之仇。"茂昌哈哈冷笑，叫声：

“王荫！用不着这样扬气。想当初咱们是一师之徒，同堂学艺，几句言语不合当场比试，输赢乃是常理。哥哥你一时输了招，急得你那个样子，我是追悔不及。不承想一去十年投身镖行，今天住在我的店房。知道的，那算你要报当年一脚之仇。不知道的主儿，你老是客人，我是店里的掌柜的。叫人家说这个开店的练不了三天半的武学，来了住店的就跟人家动手。这个话传出去，与我们营业上有莫大的关系。你老总算比我大几岁，高高手你老就把我恕过去了。如果你老实在气不出，我情愿当面给你老赔个不是。”

王荫听孙茂昌这个话明白：当年同堂练艺，这小子的武学比我高点儿有限。我拜投吕老剑客门下练艺十年，到如今就算少剑客，大概他也有个耳闻。或者不敢跟我比，也未可知。今天他说这个话，我本应该见好就收，跟他和和美美才算对。话虽然这么说，我的仇怎样可报呢？倒不如当场跟他动手，我把他赢了之后，然后备叙我自己来历，跟他一认错。仇也报了，脸面也有了，以后我还得跟他特别的近乎近乎。因为什么呢？本乡本土的老乡亲，又是初次练艺的师兄弟。只要这个仇恨一报，那就算好朋友。自己想到这里，叫道：“孙茂昌！你也用不着这样客客气气，我在外面一过十年，茹酸吃苦练得惊人本领在身，特此找你报当年一脚之仇。你跟我谈话用不着，真要是我把你赢了，有话倒好说。”孙爷看了看，这个人可真算是骄傲无知。我们乃是近居乡邻，又是师兄弟的关系，就是你我动手，可也并非是斗殴。因为盘桓武学，我一脚将你踹倒，这也算不了多大的仇恨。十年未曾见面，就应当有一份亲热，才不失见面常情。到如今我谦恭和蔼，说了这些个话他竟是置若罔闻，这可真算是赶尽杀绝。今天我

看这个意思，大概不跟他比手决以完不了。他出门十年也许遇上一位有名望的主儿传给他武学，要不然他也不能这么狂傲，想到这里，无法，遂叫道："王师哥！你老打算比手，小子我就给你老接接招。"要按岁数上说，王荫比茂昌大两三岁。孙爷这个话说得谦恭和气，王荫蛮横得不得了，就彷佛像准赢孙茂昌。

说到这里，两个人全都来在了院子正当中。这时候镖局子众伙计，就连老客都出来了。天是夏令，人全都未睡，本店伙计也来到西跨院，要看看东家跟这位保镖的王老师比武。真要是店里老伙计，还真知道十年前他们有这么一次，王荫敌不了东家，被孙爷踹了一个筋斗。这一次跟前次可就不一样，人的岁数也长了，武功也全都进步了。倒看看今天谁高谁低？众人围观鸦雀无声，孙茂昌抱拳说道："师哥，你老就递招吧！"王荫还带着一份扬眉吐气，并不客气。一句话没说，身形向前一窜，左手一掌够奔孙爷的胸膛打来。茂昌一看他的巴掌带着风声，准知道不出自己所料，在外面跟高人盘桓了，要不然他也不至于这么狂。今天我跟他动上手，还是真得留神。真要被他将我一掌打倒，我这个店就不用开了。只可看关定式，封闭躲闪，不敢冒险进招。单看看王荫的手术是那一家？究竟是何人所传？孙爷看了看他的功夫，不由得纳闷，伸出手来完全是太极招。走如风，站住如灯，以柔化钢，招数走开围住了孙茂昌。王荫看了看孙爷也是一怔。暗想：当初我二人同堂练艺，受我老师所传，不过是外家拳。怎么会今天他的功夫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呢？莫非说我走后他也拜投名师练习了绝招不成？要说这个地方王荫的眼光还算不错。

书中代言：由打王荫那天被孙茂昌一脚踹了一个筋斗，临走之时，说了几句话，养足了锐气要报仇，孙爷一想可就不能不防了。这人生来的天性高傲，这一次败北决不甘心。当然是漂落江湖，访名师投高友。练绝艺之后，必然要到孙家店报仇。到那时我应当如何？孙爷还真正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了，终朝每日坐在柜上闷闷不乐。那时孙爷的父亲还在世上，所有一切的营业，不过是老头子一手经理，孙爷也主不多大事。

老头子一看茂昌每天总是闷闷不乐，不放心。遂问道："茂昌！你这个孩子每天这个样子，带着十分不高兴，当然是心有所思。有什么话快说！"在先前孙爷不肯说。后来老头子再三逼问，孙爷无法这才说道："老人家，你老要问，皆因我得罪了我的师哥，一脚将他踹倒埃尘。他心存不忿，此一去必是投师练功夫，艺业练成，二次前来找我报仇。我应当如何呢？"老头子闻听微然一笑，叫道："茂昌！你这才叫绕住了。他无论南七、北六走到哪省，拜何人为师。难道说还高得过咱们这里的白太官吗？咱们漳州城里隐着这位剑客，天下知名。真要是我带着你到他老人家家里，给老剑客磕头，将来真要把功夫练成，无论何人前来报仇，大概也无惧于他。"孩子一听白太官这三个字，喜欢得不得了。说道："提别人不知道，要提咱们这城里的太官老剑客，那真得说是童叟没有不知。可有一样儿，人家不收徒弟。还别说不收徒弟，平平常常的人，没人介绍连面都见不着。你说这个话也不过是给我解解闷，老人家你老办得到吗？"

老头子闻听叫了一声："茂昌！要是打算跟老人家练功夫，当时就把你领了去。还不用说我，就是他老人家，至近的好

友，也未必办得到。你别忙，你听我细对你谈。别看白太官他老人家住城里，咱们住东关外，归了包堆不足十里，我就看见过他老人家一次。谈起老人家的武学，天下第一，南七、北六天下皆闻。其实长的像貌非常和善，白净面皮一部银髯。他老人家武术绝伦，咱们可没看见过，不过就是耳闻。我所知道的他老人家有一种癖好，就是手谈。就在咱们这个漳州城里关外，论到摆棋，不用说赢，摆平了的主儿就没有。以先有朋友介绍，我跟他老人家摆一盘。结局我输了十四招。我一看已然输了荒盘，未免觉着无光。谁知道老剑客欢喜得了不得。说我这个棋别看输了个小荒盘，在漳州说就算是第一，又说跟我不过是初谈，摆长了，输赢不至于荒成。我由那一天我就没跟剑客爷长摆，就是因为人家那个棋分比我高得多。我真要天天盘桓手谈，由棋上就可以盘出交情来。要是再谈到你练武学，老剑客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不应，可惜我就跟人家摆过一盘。就是凭着这个生面子，把你带到他老人家府上去，也未必好意思当面拒绝。可有一样儿，不过他老人家不肯深教不也是枉然吗？我这里有这么个主意。你要打算练武，必须先学棋。如果能够将棋学成，可以终朝每日跟老人家手谈。只要他老人家看着喜欢你，再要打算讨求他老人家的惊人的本领，那可就不难了。”

由这一天说完了，把后院收拾出来两间屋子，干干净净把家里所藏的棋谱全都拿出来，每天除了吃喝拉撒睡，爷儿两个就是说招盘棋，在家里整整的盘桓了三年，无分昼夜。这三年多的光景，可了不得了，把老头子耗得精神减少，颜容消瘦，后来痰中带血。孩子一看了不得了，不能够跟老头子盘了，再要耗费精神，就许有意外的危险。要不说这个棋也

好也不好。谈到好处，很多，文雅高士人人不离，就是圣贤也乐于此道。不好，可就是前进之时未免太费心血。老头子因此染病在床，医药无效，把个老头子教棋生生地累死。茂昌哭得了不得，痛不欲生。后来多少人劝解，这才把老人家入土为安。茂昌在家守孝，守孝是守孝，未尝敢偷暇撒懒，对于棋上还是特别的用功。应当孝服三年，孙爷可没等许多日子，不过二年，自己就出了服了。

得暇由店里出来，各处绕湾儿跟人打听打听：太官白爷还是每天在家里，还是另有消遣的地点？这才有人说：太官白爷终朝每日不在家。城里有个魁星阁，下面就是会仙棋社。差不多下棋的主，都得讲究到这里来摆摆。可有一样儿，普通的棋手不用去，到了那里也没人跟你来。无论象棋、围棋，总得像个样儿的。围棋讲究九段为满，虽然没有九段棋，也都够七八段。象棋的国手四五位，每天必盘。少爷打听得明白了，每天到魁星阁下，会仙棋社。头一样儿打算瞻仰瞻仰这些位棋手，也要看看白太官。自己把主意拿定，把店里先生叫过来，掌槽的头儿全都叫到了面前。遂说道："买卖固然是我的了。自从老掌柜故去后，倒也不见衰败。我也不能算是甚外行，不过我不得闲经营。今天当面托咐，柜上没有特别的大事，不用跟我说，凡是平常事，或是有例可查的事情，你们斟酌着办去就是了。"伙计们答应："这就算掌柜的看得起，才这样相托，对于买卖更得尽心竭力。

孙爷由那一天为始，每日腰里带几个钱在外面吃喝，吃喝完了必要够奔会仙棋社。这个棋社里面，倒很讲究。通连的三间房，里面四付棋案子，一共是八盘棋。象棋、围棋都有。对面放着椅子，旁边有茶几，里面有人伺候。另外预备

烟酒点心，各种名茶，吃喝用全都齐毕。凡是上这里下棋的，不是退归林下的官宦，就是骚人墨客，以及各方得道的出家人，得工夫全都到这里来消遣，可也算是盘道。

茂昌初到了这里，用眼看了看，因为时候尚早，里面不过有三五位下棋的主儿。将然走到里面，里面有个伺候棋案子的伙计。看了看孙爷，心说：凭你这个样儿，也来到这里下棋？那个意思看不起孙茂昌。本来年岁又不到，其貌不扬，身量不高，微许有点儿门楼头。当时茂昌的气和平极了，见伙计那个样儿自己并不生气。遂问道："你们这里所有下棋的主儿，还是都跟你们有个熟识，还是外人到此下棋也成呢？我今天作为跟你打听打听。"伺候案子的伙计，这才说道："这棋倒是随便下，不分生人熟人。不过头一天来到这里不能下，你得参观参观。这是四付案子八盘棋，上面有号头一二三四。你看看你自己的棋份，跟那一号上合格。如果要是国手，首屈一指的棋份，那你就到一号座上看去。所以头一天只可参观，自己看看自己的棋跟那号相合，明天来到这里，你就占那一号，再来了棋手就可以摆棋。下完了棋，那个棋资到好办，喝酒给酒钱，吃烟给烟钱。棋资随意，无多有少，多少全行，小费在外。我们掌柜的是财主，并不在乎赚钱，所为的就是以棋会友，会得是高人。"孙爷打听明白了，拉个兀凳在旁边一坐。

他也明白这个意思，伺候棋案子的伙计，他们不过就为的是几个小柜。如果给他们几个钱，大概从中各样底细，他就肯说了，谈棋的时候也可以不露怯。自己把主意拿妥，伸手由腰间摸出来一块银子，大概也有三两多。点手把伙计叫过来，孙爷拿着银子向伙计一递，遂说道："我生平就是好棋。

别的地方我嫌乱，听说你们这里非常清雅。我今天是头一天来，我跟你打听打听，你贵姓？”伙计闻听一笑：“你老要问我，姓马名叫禄儿，这个棋社就是我们主人开的。原先我们主人坐过一任松江府，后来因为我们太太在任上病故，大人心里一腻，辞官回家。终朝每日无以消遣，这才开了这么一个棋社，为得是跟高人、隐士可以接近盘桓。”茂昌听罢遂问道：“你们主人姓字名谁呢？”伙计一笑说：“他老人家姓马单字名骏字骥良，家住在北门里，开设这个棋社总有五六年了。”茂昌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咱们这个棋社里所来下棋的，围棋数那位最高？象棋数谁？就是上这里来的人全都下不过他的是谁？”伙计闻听一乐道：“听你老所说的话，可见是不常到这里来。不用说棋社里面，不信你老往外面打听去，围棋的国手就是一位，象棋国手就是两位。围棋国手这位到处皆闻，不但棋高，他老人家精通武学，身为剑客。他老人家姓白，我可不敢叫他老人家的名字，我就这么一说，大概你老也有个耳闻。象棋两位，一位东门里头的姓李，李三爷李子明。北门外头有位玉器行姓鲁，鲁七爷叫鲁煦东。这二位平平，都是象棋的国手。”

孙爷茂昌听棋社的伙计说得津津有味，说着说着时候可就到了。一位一位都是衣冠齐楚，文质彬彬，全都走到了里面。孙爷看了看，人家是每日常下。谁跟谁是对手，差不多准是那个样坐法，虽然不是拟定的，也差不多。工夫不大，大家已然坐好了。四付案子八盘棋，四盘围棋两盘象棋。孙爷对于象棋没有多大研究，他也不看。慢慢地凑到了围棋的身背后，留神观看。暗含着看了看，这几盘棋的对手，要说这个围棋，只要你站住身形看他走个十招八招的，就知道他这

个棋够什么份。要是象棋可就不然了，慢说十招八招，就是三十步也不至于有多大的变化，在参观的人也不能明白下棋的棋步如何。孙爷受老人家亲自指教，家藏秘谱，一局一势全都蕴藏在胸。老头子就因为给他盘棋，甚至于努力失血而亡，可见得孙茂昌的棋够了份了。

孙茂昌看了看人家的棋步，胸中暗想：不跟他们摆那就谈不到了，跟他们这几位对上局，不敢说是准赢，大概也不至于输。看来看去直看到日没黄昏，孙爷这才慢慢地凑到伙计的近前。低言悄语叫了一声："三儿！哪位是本城里住的是太官白爷？我今天特为瞻仰瞻仰，他老人家的棋。"伙计闻听一笑："我还没跟你老谈到这里，皆因你老也没问。由大前天他们就定规好了，就在这个东城北关外有个宋氏家祠，他们到祠堂里面去摆棋。跟老人家摆棋的听说是由打江南来了两位老道，这二位都够个六七段棋。多者三天，少者两天，然后准到这里来。"孙爷闻听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晚饭也用不着在你们这里吃了，咱们有什么事明天见。"说到这里孙爷告辞回家。

从此每日必来，一连就是五六天。暗含着伙计指着白太官对他说："你老看，这就是白老剑客。"茂昌暗自观看，不由得钦佩的不得了。那一份丰姿，不亚如上方太白金星相仿。长髯飘洒，面若银盆，精神百倍，通红的嘴唇，白剪子股小辫。孙爷有心过去行个礼，说明自己的来意。又一想不成，他老人家这么大身分的剑客，从中无人介绍，就凭一说给他老人家磕头习学武术，那如何行得了？自己抱定宗旨，还是尊老爹爹在世之时所说的言语，打算跟太官白爷练习武学，非得由棋上作为引线不可。孙爷不敢违背爹爹的言语，恐怕闹

成欲速不达。主意已定，便仍旧常到棋社里来。日子长了，经伙计的介绍，也可以跟人家摆盘棋啦。由第四张桌上起，可不能就坐第一位，要是下来下去，升到第一桌，那个棋可就够了份了。伙计不过从中一指引，这位姓什么，那位姓什么，彼此说两句谦辞话，这才坐下摆棋。由这头一天摆棋，早晨起来不过辰牌时分到的，到了日没黄昏，只摆了两盘，这两盘棋全都是胜棋，够时候茂昌孙爷回家不表。

棋社里面大家全都纷纷议论，跟伙计打听：这位已然来了几天了，家住那里？姓字名谁？伙计跟大家全都说明白了。大家批评，人家这个棋，不用说在四桌上，到了二桌三桌，也未必盘盘准输。要是这么看起来，别看人家年青身分可不错，大家不过就是随便谈谈。由这一天孙爷每天必到，来到这里就在第四桌上一坐，也许下一盘也许下两盘，赶上对局的全都高兴打打夜作，也许下三盘。不下的时候，孙爷可就在旁边暗含着观看白爷的棋份。白爷这个棋也不准是天天下，皆因他的棋份太高了，平平常常的人，也不敢跟他下，人家也不愿意下。这个下棋是棋份越高的主儿越有人访，下来下去他的棋份低了，对手可就不愿意跟他下了，恐怕把手下软了。

你说茂昌这个人也是特性，连赢了好几天，你就应当往前进一步，跟二、三桌上摆摆，那个份不就算平了吗？他一进门就奔第四桌。过了十几天，第四桌下棋的主儿，全都不跟他下了。因为什么呢？不但说赢不了他的棋，连一盘和棋都没下过。后来所有第四座下棋手，大家一合计，把伙计叫过来说："你明天可以跟这位孙爷说说，叫他往前升升坐位。他每天到四桌一坐，反把这盘棋耽误了，皆因我们全都不能跟他下。如果他非要把着这第四座不可，我们只可旁边另设

桌案。”伙计一听这个话也对。容着茂昌来了，暗含着把话就递过去。说：“孙大爷你老这个棋太高，坐在第四桌，未免不对手。你老可以往前升升，这个第三桌的棋又比四桌高点，跟你老摆摆也可以有点儿兴味，要不然全都不如你老，也显着没意思。”茂昌一想，这个话也对。遂说道：“伙计！我由来的时候可就坐第四桌，要是往第三桌上一挪，人我也不认得。论到摆棋的场中，你还得给我介绍介绍。”伙计点头答应。

果然坐到了第三座，伙计从中一指引，三桌的棋手也非常欢迎。因为什么呢？他是由第四桌升过来的，无论他怎么高，走长了也可以跟他走个平棋，所以第三桌的人全都喜欢。真要由外面来一位生人，居然坐到了第三桌，众人全都不跟他走，皆因不知道他的棋够什么身份。这个人人都知道了，这就没得说了。这才把孙爷让到三张桌上，彼此一引见，接着摆棋。到了第三桌这个人可就少了，也不过是三位五位。书不可重叙，盘了十几天之后，第三桌的全都不愿意跟他下了。还是孙爷的棋高，不但赢不了，仍然不能走和棋。别人全不说，惟独第二桌座上的本社主人，这位马骏马骥良。由头一天打第四桌往第三桌上一让，马爷可就注了意了。心说这个人的棋一定高于一切，不过不敢冒然露出了他的本相。要不升位的倒是也有，决以没有这么快的。马爷口里不说，心里暗含着打算，这才站在孙爷身后，观看孙爷下棋。留神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这位孙先生的棋很高，第三桌也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到了第二桌，也不敢说怎么样。一时之间他把马爷的高兴引起，未肯直接着说，暗含着把伙计叫过来说道：“你去告诉这位孙先生，就说，由你老来到这里，我们家主人马爷看你老的棋分很高，非常地钦佩，打算跟你老摆一

盘。”

伙计把话传过来，茂昌孙爷一听，本社主人，就是从前浙江府府大人，那乃是朝廷的四品职官。性之所近，就是好棋，故尔才开设会仙棋社。可见得我来得这些个日子，他也不断地看。既然点名唤姓，叫我跟他摆一盘，当然我的棋份跟他差不了多少。我要是比他差得太多，他也不叫我。孙爷也是一阵高兴，由伙计那里指引，把孙爷让到第二桌。伙计又指引着说：“这就是本社的主人马爷，他老人家的名姓我已然跟你老谈过。”又向着马爷说道：“这就是孙先生。”二位彼此拱了拱手，然后才把孙爷让到第二桌上落坐。三桌上的人全都高高兴兴，要不然又得跟伙计说请人家往前挪，未免这个话显着无味。要是尽自不跟人家下，那也不合适，下吧还是真赢不了。你说这位社长倒是有眼力，他把这位先生给请过去了，众人全都喜喜欢欢。

不表他们大家，单说的是孙爷，跟马爷对坐，伸手将黑棋取过来。马爷就知道孙爷这个人有身分，伸手拿围棋就是用黑的，先有一份谦恭和气。彼此布阵对弈，孙爷起首不取攻势，顺着自己的镇子斜飞一着。马爷看了看，点了点头。自己要打算看看孙爷棋力如何，故此偏偏走的是拗招。按官着说，人家右飞就应当左招，人家左飞就应当右招，或者用其他的拦拆等招均可。马爷不这么办，偏偏在他的三七里面，放了一招三六。孙爷也并不以为然，不过低垂一着，恰成叶莲之势。接着二位各展其势，也出不了金角银边锡肚的原则，首先抢角，次则拆边，末后由联合式上引占棋肚。这一盘棋由早晨起来直下到日没黄昏，这一局仍然未结。真正是把马爷的高兴引起，回头吩咐伙计把棋罩取过来，将棋盘罩好，换

换清气再接着走。又叫伙计备点儿酒，我要陪着孙先生喝两盅。孙爷也不客气，皆因看见人家这个让是至至诚诚，自己却之不恭。

喝酒谈棋，马爷问了问，孙爷这个棋是谁盘的？孙爷也就是随便一谈，家传秘谱，先父略为指点指点。马爷赞不绝口。酒逢知己千杯少，越喝越高兴，直喝到二鼓过。所有下棋的也全都走了，马爷这才拱了拱手，遂说道："天已不早大概孙先生你有些个劳累吧？请你回府安歇，我也要不客气了，有什么话明天早见。"孙爷这才告辞回家。次日清晨孙爷就到了。到里面一看，人家马爷早就坐等了。彼此点头一笑，坐在那里喝一了杯茶，打开棋罩接着走那半盘残棋，走到午错才把这盘棋走严。除去活棋，往外搭死棋，黑白不过是几个子。然后数了数块数，黑的九块，白的十块。里面有三块双活棋，互相用棋子将眼补严，这才作棋。棋作完一算，马爷输了，还真没少输，共亏五着。输了五着棋，非同小可，把个马爷吓得手拈墨髯，不住地点头。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道："马骥良！马骥良！你可是生平好弈棋。不用提当年为官所会的棋手，就说退归林下开设这个会仙棋社。四乡八镇，甚至于千里而来，特为访棋的主儿，数年的光景，也算是无多带少。那一个能够跟我走得了平手？不过就是城里头太官白老剑客，人家的棋可比我高得多，真要是我用足了全副精神，输也不过是输五六招。这个孙爷他已然能够赢我五六棋，这么看起来他跟太官可以走得了平份儿。想到这里，面带着一种惊恐。

孙爷一看明白，赶紧抱拳说道："承老人家让招，我的棋份比你老差着。"马爷也客气几句。孙爷要求再摆，这一盘棋

可没有多大工夫，日落已然结局，作棋之后，将将是个平手，马爷可就注了意了。遂说道："孙先生，说句不客气的话，棋力酒量不许虚伪，你老的棋法比我高。在这棋社里面下棋我数第二，第一可是人家太官白爷。所有来的人能赢我的主儿少而又少，就不用说跟人家白爷走了。据我看你老的棋，能够跟白爷取平。我给你老介绍，在一半天之内，你老跟白爷摆一盘。孙爷一听连连摆手，叫道："马先生！这可不能。你老跟我摆棋，不过是看我年青，貌不压众，未免一大意，故此才输了几着，第二盘已然就是平棋。如果再摆的话，你老再一注意，我未必能保住不输。能够得跟你老人家盘桓，已是过望。你老叫我跟白老剑客摆，我如何是他老人家的敌手？再说我的年纪很小，并非是有名望的人，他老人家也未必跟我摆。如果你老要说出来，他老人家要是不点头。岂不连你老的面上都不好看么？"马爷闻听带笑说道："我的兄弟，我说这个话，可并非是客气。头一盘我输了五着，第二盘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差五着。居然就到了和棋，分明是兄弟你让着了。所以第三盘，我不跟你下了，打算给你介绍白爷。"马爷说出话来真有知彼知己之明，并且还是诚诚实实，孙爷可就不能推辞了。

由这一天说起，茂昌到了棋社，他这个棋也没人跟他摆了，不过就是各案子上看。说话过了五六天，太官也不断地来。马先生说完了这句，总没见答复，还是摆一盘不摆始终没见回信。孙爷不由得纳闷：还是马先生这个话没达到？还是太官不跟我摆？孙茂昌打算要设法子问问。就是这么个工夫，马爷乐嘻嘻深深作了一个揖，叫道："孙大兄弟！大概你这几天有点疑惑于我吧？我说给你指引白太官，一连数日并

无答复，未免叫你说我马骥良不够朋友。皆因我跟太官说了好几次，白爷有白爷的难处。在漳州城里谈别的不成，惟独论到棋上，数十年没有人能将他老人家压过去。你的棋既然比我高，倘若老人家跟你摆上，一旦输了岂不可惜？后来经我再四要求，这才定规好了今天。可不在此处，到魁星阁上以决胜负。”

茂昌心中欢喜得了不得，棋的胜负倒是小事，到了可以跟老剑客接接头。倘若有缘，他老人家看着欢喜，从此便可以跟他老人家练武术。正然想着，魁星阁早已收拾完毕，太官白爷早已在上面等候。会仙棋社社长马先生，陪着茂昌上楼。到了上面观看，就见老人家太官老剑客，已然在楼上坐稳。旁边站着一个家人，专为伺候这盘棋的。就见窗户前有一张长桌，桌子上面放着棋盘，两边放着椅子，横头上放着一张大兀凳。来在上面马爷先给指引了，又对白爷说：“这就是常在咱们棋社里下头盘棋的，住东关外，姓孙名芝号茂昌。”又对茂昌说：“这位就是城里的白老剑客。”茂昌听到这里，遂注意观看，但见他老人家丰采可爱。面如银盆须长过腹。他老人家收住眼神，搭撒眼皮。茂昌急忙走上前去，毛腰行礼，跪倒磕头，说：“老人家在上，茂昌给你老行礼。”白爷一看哎哟一声，赶紧伸手相搀。遂说：“江湖无辈，好汉无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必行此大礼？这真正是岂有此理。马先生快快搀起！”茂昌站起来又说了几句闲话，白爷也夸奖孙爷几句，说：“我可不是当面奉承。别的棋社、棋摊上我可不知道，就按咱们会仙棋社的围棋说，象棋我还是个门外汉，这里所有这些个位下棋的主儿，谁够几段棋，谁够什么份儿，我不敢说深知底蕴，差不多都知道个大概。我听见你老的棋下

得很好，别看年岁不大，真正是天赋聪明，要不然棋份不至于这么高。”茂昌也略略的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对坐。

马爷搬了一张兀凳，也坐在一张桌上，今天倒要看看这二位的高棋。茂昌孙爷是黑棋，太官白爷用的是白棋。茂昌孙爷向白爷拱了拱手，叫道：“老人家！今天咱们爷儿两个摆这盘棋，但不知你老让我几着？叫我看你老也别多让，让我四个子，摆下这一盘来回头再说。你老看怎么样？”白爷闻听一摆手，说：“谁也不用让，平摆一盘：我先看看你老的棋份。如果我要不如你，你还得让我呢！要紧我嘱咐你一句话，这个摆棋如同对垒交锋一样，不可畏葸退让。如果说见着我怯敌，那可就屈了你的才了，也显着没意思。”孩子微然一笑，说：“在下决不客气。我使足了十成力，也未必不输荒盘，皆因你老人家素有大名。”说到这里伸手走棋，既然不让招当然是各布镇子。

出手黑棋先走，孙爷可就走了三百六十一招，当中一着。这个出首棋的名目其说不一，也有叫太极棋的，也有叫他为八卦棋的。每逢用这个招的，全都是以静待动，出手不愿意露着，先走这一步，既巩固全盘势力，又可以看看人家以何招相攻。白爷看着点了点头，果然不愧是高手。老人家在他的黑角放了一着三九，这叫拆边远攻，也取以静待动的主意。单看孩子如何抵抗？孙爷看了看，只得引角外行，隔着老头子的白子两步放上一着，接着再布四边的镇子。虽然都是以静待动法，可是各不吃亏，各据地位，根基扎住，再往外扩展。或是声东击西之法，至以敲枝震叶之能。有时候攻前反倒占后，有时候围右实在是救左全盘顾忌。并不偏弃毫厘。

五六十招之后，白太官不由得暗自赞美。心说：“这个孩

子棋力，跟我居然就是平手。到如今棋合起来不下百着有余，并不见有胜负高低。”老剑客可就不敢大意了。辨明了利害，斟酌先后，然后才敢放着。就说这一盘棋由清晨摆的，可是两顿饭没耽误，直摆到二鼓过才算结局。作好了棋彼此一数着，把老头子太官白爷吓了一跳。理着银髯出了好半天神，一语未发。看了看茂昌只输了五着，那可就不算赢他了。因为什么呢？我跟他初次摆棋，我向来有个名望，他跟我坐到一处，未尝不胆怯，这样尚且输了五着。真要是我们二人常摆，心气放平，坦坦然然地摆，我跟他走和了就算便宜。这个孩子果然是得天独厚生来的聪明。不但太官白爷看着孩子可爱，在旁边把一个棋社的社长马先生给木到那里，一语不发。他乃是做过官的，国家四品皇堂。自幼就酷嗜琴棋书画，惟独对于棋上更甚，生平以来没看见过这样聪明人。圣人说过：人一能之已百之，一事精百事精。他既然对于棋上这样聪明，将来必有飞黄腾达之一日，决非是池中物，我倒要跟他近乎近乎才是。正在想到出神之际，就听太官白爷叫道：“马先生！你来看，由你开设会仙棋社已然有数年光景，无论远近的人，能够不叫我让招的很少，就不用说走和了。这不是当着孙先生，我说这话招他不爱听。能赢白太官的很少，头一位就得说你老。平摆输个三招、四招，十着、八着不一定。再说还有一位，这个话可是在十数年前了，也姓孙，是东关外孙家店的东家孙老先生，跟我摆了一盘。摆虽然说输了个荒盘，但是他那个棋在我的眼里看就算少有。可惜现在不来了，记得他也姓孙。”

马骥良正在陪着老人家谈话，猛然间听见有人哭泣。老二位掉脸观看，就见这位孙爷泪洒胸前哀声不止。把老头子

白太官吓了一跳，遂凑到近前，手拍孙爷肩头，说："孙芝你这是怎么了？跟我摆棋输了几着毫无关系，何必这样伤感？或者是别有为难之事，你可以当面跟我谈。并非是白太官说话狂傲，所有一切的事我全办得到。有话尽管说，可别往心里窝。"老头子这个话，不过是叫人听着顺气。那知道孙茂昌一听，双膝点地，用手扶着老头子的磕膝盖，叫道："老人家！话可是你老说的，有什么事你老可以办得到。我这场事，非你老不可。"老头子伸手相搀，叫道："茂昌！有话你就说吧。"茂昌站起身形，叫道："老人家！方才你老说东关外有个开设孙家店的老东家，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先严。皆因为你老一提起，我心里难过，不得已才敢在你老的面前哭泣。我先父的死，分明可就是死在了我的身上。"

太官闻听一怔，赶紧问："怎么会死在你的身上呢？"茂昌这才说："原先有个把势场子，就在孙家店内。同堂学艺师兄弟之中，有个王荫，我们两个人比武，被我一脚将他踢倒，他忿气而走。临行之时，他说了几句话，到外面投师访友，武学练成二次前来报仇。不然的话我还真不信，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把家中十数亩薄田，变产作为路费，云游天下去了。我听了未免骇怕，一旦他把武术练好，岂不是我的祸患？跟我的爹爹我们爷儿两个计议，打算聘请名师，学习武学作预防。我父亲可就跟我说了，王荫从此不来那就不用说了。有朝一日他要是真来到这里，那可就应了俗语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要是请几位平常的武学教师，练出那个能为来，如何抵抗得了王荫？要打算学惊人之艺，除非是拜本城老剑客白太官，怎奈剑客的身分，要没有正当的人介绍，大概难以投入门墙。我跟他老人家有一面之识，就是下过一盘棋。凭

我这个薄面，蓦然间将你送到老人家门下，请求老人家教子成名，大概许办不到。但是老剑客生平的嗜好，可就是爱棋。`要打算叫他老人家注意你这个人，必须将棋学成，以棋相访。能够跟他老人家盘桓上手谈。总算是成为棋友了。进一步谈话再要求老人家传习武术，这个话可就好说了。再者说琴棋能知人心性，剑客爷跟你摆过棋，对于你的品格当然就有个审查，他老人家教给你练武，也好放心。由说完了这个话，我爹爹终朝每日，给我盘棋。后因年老劳碌，失血而亡，真正是可怜。”说到这里，泪又下来了。

老头子忙劝他住悲恸，接着往下谈。孩子这才说道：“不忘先父所嘱，设法打听你老人家在那里下棋。后来打听明白，知道你老在会仙棋社，我这才来到这里，由浅而深，一直到了今天才能在魁星阁上，跟你老坐到一处摆棋。老人家怜念我这份艰难，将我收录门下，将来好凭仗武术成名天下。如果你老要是不收，话我已经说完，只可有死而已，也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爹。”老头子听到这里，双手撕着银髯，二目圆翻，暗自思索：事虽不大，还是真正有点难办。你说不教未免亏负他，为跟我学艺先学下棋，从中还死了他的父亲一命。你说教，这孩子他还未必练得了。再说我的岁数也到了，就是他能练，教艺不成，我命一呜呼，岂不是半途而废？老头子思索了好半天，暗含着点了点头，这并非是我的徒弟，分明是讨债鬼。我身上有的武功是该他的，为练武学先设法投其所好，居然练棋数载。既然这样心灵性巧，能够造棋的绝招，可见得他要学武也能过人一等。

老头子想到这里，反倒高起兴来。叫了一声：“茂昌！你不是说要给我磕头学习武功吗？只要你本本分分，拿出学棋

的这分耐性，好好地学。我必然尽心教授，把我所能的所会的，倾囊相授一招不留。”孙爷一听，喜欢得不得了，赶紧跪倒磕头。旁边马先生，凑过来深深就是一躬，叫道：“老剑客！茂昌拜你老为师，我情愿作你弟子之保，并且还要尽点小义务。类乎练武功的一切用度，以及购买各种军刃，我全都替茂昌代办。”太官闻听哈哈一笑，叫道：“马先生！费用倒谈不到，既然你情愿但保，武学就不用说了，当然在我的身上。据我想茂昌年青，知识不足，你作过国家的四品皇堂，文学渊深。得暇之时你可以指导指导，倘若他有福有德，文武并进，将来成名大概也忘不了你我的好处。”马先生听到这里点头，遂问道：“但不知何时叫茂昌行拜师之礼？”太官白爷一摆手说道：“用不着择日选辰，今天不能说了，就定明天寒舍候驾。”马先生听罢非常喜欢，在棋社里预备吃喝，够时候各自回家。孙爷也回到自己的店里，略微地安置安置。

到了次日，这才够奔白宅。到了宅中一看，马爷早就到了。大家张罗着，把后面祖师驾前供物整理整理，白爷带着马先生、茂昌，到了后面先看看功夫房，可见得他老人家身为剑客名不虚传。两旁边放着各种军刃，当中供奉祖师爷。祖师爷非是别位正是内家拳的祖师，无极真人，下面一位乃是外家祖师，达摩尊者。老剑客练得是内外两家，硬功夫骨硬如钢，软功夫骨软如绵，没有一样老头子练不到的。祖师驾前燃烛，白爷亲自焚香，然后跪倒磕头，这才叫茂昌拜祖师。拜罢，给老师磕头，接着就是马爷道喜。由打这一天为始，每到夜静更深，老头子就教给孩儿茂昌练艺，要说茂昌的功夫倒好练，因为他有点儿底儿，在孙家店练了几年。再搭着他心灵性巧，专诚致意地学，心领神悟。所以那个功夫就得说

是日新月异，说玄了就是一日千里。夜晚之间跟老剑客练武，白天马爷来到这里，谈论文学果然是文武并进。

在先前不过是教给孩子习练套子，后来一看这个孩子实在灵敏的很，老剑客这才跟他过手进招。传给他窜高纵矮各种夜行术，高来高去的功夫，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夫，各种飞檐走壁，练习沙掌各种气功。后来可就谈到兵刃上了，十八般军刃，老头子不过略微一指点，孩子全能够精通。最得意的可就是一对镔铁双橛，老头子一辈子凭他成名。招是三百六十手，他老人家可没敢全教了。恐其武学练成，流落江湖，身入了邪途，别人无法惩治。岂不给世界上添了祸患，谈起来武学是什么人传的，岂不跟着落骂名千载。遗臭万年？

这一天白爷和茂昌闲谈，白爷可就跟孩子说了："茂昌你这个功夫先不用练了。你不知道你身上有多大能耐，你也没看见过人家外人的武学。你可以到外面闯练闯练，看看人家看看自己。然后你再回来，二次到我这里来练艺，你也就知道功夫艰难了。"茂昌一想也对，每天跟老头子过招，总是赢不了。莫若到外面看看，到底我这几年的武学练到什么份儿上了？"想到这里遂说道："既然你老这么吩咐，弟子谨遵师命。"于是给老头子磕了几个头，出离了白宅。就在孙家店一呆，有时候到外面绕个湾儿，串串武术场子，看起来还是白老剑客的功夫高。绕了一个湾，十几个武术场子的老师都被他打倒。打这里说孙爷的名誉还是真立起来了，差不多全知道孙家店的掌柜的孙茂昌，跟白老剑客练了一身好能耐，由此便不断的有人前来访他。

今天可巧王荫到了，两人当场比上招，按孙爷跟白太官练了六七年，王荫跟 吕老剑客练了差不多十年，二人走到一

处，看那个样子王荫似乎赢不了。这怎么个原因呢？这就说的是吕爷教王荫之时，因他来历不明，在聚仙堂吃饭他苦苦哀求，不得不收。又加着性禅大和尚谈相，说他有骄性，故此教了十年武术不过是草草的一谈。茂昌就不然了，六七年的光景，白爷是竭力真教，恐怕自己一旦老去，孩子就得半途而废。也搭着孙爷追求用心，天生的聪明，故此六七年的功夫，敌得住他十年的武学。今天两个人当场比手，也不过就是二十多招。在先前茂昌的招数，王荫还能够认得，到后来茂昌再伸出手来，十招也不过认得二三招，自己心中就点儿胆怯。暗说："可了不得了！我拜吕老剑客练艺十载，本打算得了惊人的本领，来到孙家店复仇。真不承想，人家练的功夫比我还高。这一次不但不能报当年之仇，而并且就许二次败北。"将然心里一慌，被人家孙爷掳住了左手，顺着胳膊底下一掌直奔胸前，还未肯用十成力，耳轮中就听嘭的一声，王荫应声而倒。

茂昌连连抱拳，叫声："师兄！这是小弟一时失招，有伤哥哥的贵体。"王荫脸一红，双手按地站起身来，用手点指叫声："孙茂昌！今天我跟你当场比手，并非是我的武学不敌，是我一时心慌，故而落败。别的话也用不着，王荫倒好惹，我的师傅他老人家久居江南，杭州城东五十里小地名苏桥，避尘轩隐着的一位成名老剑客，晚村吕留良，他老人家可不好惹。真要是他老人家来到你的孙家店，结果你的性命，易如反掌。"王荫说这几句话不过是提提名姓，露露自己的老师，是位剑客，可以吓唬吓唬孙爷，或者从此谦恭和蔼恢复当年之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拿着师傅换个大帽子要压孙爷一头。又谁知孙爷听着这个话，竟僵了火了。暗想：你自己

输招不知羞，反倒拿你老师是位剑客来吓唬我。你的老师是剑客，难道说我的老师白太官，就不是剑客吗？你不说这个话还好，冲你这句话，镖银休想拿走！我倒要会会这个吕留良。想到这里遂说道："姓王的，你也用不着拿大帽子压我。咱们本来是本乡本土乡里乡亲，从先又跟一个老师同堂练过武，既然有这么个关系，你我比手输赢本来就不算什么，好在全都没有多大名望。你把我赢了，我也丢不了多大人，你也不算露脸。反过来说我赢了你，也不露脸，你输了也不丢人。何必拿这个话欺我，提你师傅是吕留良？话既然说到这里，我倒要开开眼，看看这个吕留良，也省得我到江南去拜访。如果我见不着这个吕留良，这个镖银休想拿走！"

王荫一听，自己知道把话说错了，无论什么事也不应当连累老师。再说他老人家，那是什么身分？镖银留下给他老人家赴信，也未必肯来，自己心里懊悔得了不得。怨可就怨店里这些个伙计们，还有一个老客，他们不应当在旁边看着。应当从中给排解排解，把话给解说解说，可也就算完了。没想到他们这些个人，来了个看殡的不嫌殡大，彼此面面相觑，一语不发。王荫也是僵到这里，脸面上非常不好看。这才把脚一跺，叫了一声："姓孙的！你就候着吧！我师傅来到这里，你将镖交出来。我老师不来这两万镖银，送给你吃点心了。"把话说完扬长就去了。王荫这些个伙计，跟抱头的赵大个子，以及老客等众人这才后悔。有心央求央求孙爷，把镖银放出来明天进城，孙爷可就不能够点头了。真要是自己把镖放走了，回头人家王荫来了，那算怎么回事呢？可别看银子是老客的，责任在人家青龙镖局，万般无奈等候着吧！

不表众人在孙家店里等候，单说王荫由漳州一个人动身，

够奔江南。并不回江西镖局，先够奔杭州。行走中途，也没有多少话，不过就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一日来至在师傅的门前登台阶，家人看见，说："少爷，你老回来了！我听说你老走了几趟镖很好。"王荫一摆手，没有工夫说这些个闲话。遂问了问："剑客爷在家里没有？"家人说道："在后面上房。"王荫到后面叫了一声："师傅！"吕爷一听是王荫，遂说道："进来！"到了里面跪倒给老人家磕头，双手按着老人家的磕膝盖就哭了，这是小子有能为的地方。留良大先生看见他跪在地下恸哭不止，赶紧叫他起来，遂说道："蒙天下英雄抬爱，称我为剑客，你就是少剑客，一点英雄气都没有。这幸亏是在屋中，真要是在大堂广众之下，岂不叫人笑话？有什么话说？"

王荫也不敢隐瞒。就把自己怎么押着镖车，够奔漳州，到了东关外，住在了孙家店，掌柜的姓孙，名叫茂昌，是位武学家。坐定了闲谈，可就论到了武术，因为言语抵触，我们两个人擦拳过招。不承想人家武学高得多，两个人比手我竟当场败北。"吕爷闻听哈哈一笑："归了包堆你才练了几年的工夫？我也没诚心教你，输就输了何必这样悲恸？"王荫遂叫道："师傅！你老不知道。皆因我一时嘴快，可就把你老提出来了。我说你别看你赢了我，我的师傅非来不成，那知他把镖银留下。我万般无奈，才回来，求老人家出头解围。"吕爷听到这里未曾发言，长叹了一口气。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说留良啊！留良！你发下誓愿，不收弟子，无缘无故收了这么个王荫。归了包堆十成武学，没到半成，就跑到外面闯祸。到如今叫我出头，你说我去好还是不去好？不去镖当然不给了，去可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头子思索了好半天，万般无奈，

这才叫道："王荫！这也是我收徒弟落的。可称得起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打点我的包袱，事不宜迟，就此动身。"

老头子也不是专专为的是到漳州会斗孙茂昌。要真是那个样儿，还称得起什么剑客？不过知道漳州城内隐着一位成名的剑客白太官，早就有意前去访访，总未得暇前往。今天趁着王荫这段事，就算是一举两得，这才随着小子动身。在中途路上也没有多少话，白天走的时候还少，夜间行走为的是施展夜行术。还不能甚快了，恐怕把王荫拉下。这一天来到了孙家店。伙计一看，可不得了，保镖的王老师带来一个老头儿，精神百倍，赶紧到里面跟掌柜的报告。茂昌一听没敢露面，暗含着观看，但见这个老头好看。真要是穿上道服，不亚如世外神仙，不问可知当然是江南的吕留良了。

王荫带着老头子往里走，大众伙计以及老客，全都迎接出来。遂问道："王老师！怎么样？剑客爷到了没有？"王荫用手往后一指："众位看，我师傅到了！只要我老师来到，凡事就全都好说了。"说着话得意洋洋。伙计将他们师徒，让到了里面，打脸水沏茶。略微定了定神，王荫叫道："伙计！你把你们掌柜的请来。就提保镖的王镖师已经将他的业师吕老剑客请到，请他有话面谈。"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工夫不大，茂昌到了。吕爷焉能像王荫那样粗野？扬眉吐气，叫人看着不满。真要是剑客爷那样行为，如何能够成名天下？看见茂昌来了，晚村大先生一看人家的五官像貌，忠厚和蔼，决不是刻薄人。当然是王荫仗恃着我是他的师傅，跟人家说话之时，用言语相欺，招恼了人家，跟他口角两句，居然他就把我远从江南搬了来。

留良正自思索，就见人家孙茂昌，连连拱手。遂说道：

“你老就是晚村吕留良老剑客吗？据我想吕老剑客，收徒弟务必要洗净了眼睛。再者说，凭你这个身份，也不是短徒弟，摸摸头就算一份儿，有一个算一个，你在头里走，徒弟在后面跟着，狐假虎威，为的是好看。我准知道你老不是那个人。可是身负绝艺，还能够不收徒弟吗？怎奈凭你老这么高的身分，轻易传人在外面任意招摇。我以为他到江南拜求你老人家，当然被申斥一顿，你老人家决不前来。又谁知你老真随他到了，可见得你老人家，是有意纵徒行凶。既然到了，当然要替你徒弟报仇，仍然是武学解决，当场动手。孙茂昌不能含糊，请出来当场亮招！”吕留良听了听孙茂昌所说的话，句句是情理，可见得是一派实言。可有一样，末了这句话说得可不好。你既知道我是位剑客，请我出去亮招，准要是跟我走上，你赢得了我吗？别说是你，就是传你的那个主儿，他也未必能行。你把话说完了，应该听我的下回分解，听听我怎样申斥王荫，必然叫你过去。镖起走了，我还要跟你近乎近乎。因为年岁不大，说话通情达理，也算是后起之秀，少年的英雄。末了这句话说得未免猖狂，莫若我管教管教他。头一样我看看他的武学怎么样？或是打他一掌，踹他一脚，可以减减他的锐气，能够叫他知道天下的武术，这个孩子将来还可成名。如果说任他这样猖狂，傲气日甚一日，将来又是王荫第二。

老头子乐嘻嘻，叫道：“孙茂昌！你说的话全对，事却未免办错了，无论如何你不应留他的镖。既然王荫走了，你就应当叫伙计们将镖起走。又不是往远处去，不过就是一进城，你不应当叫他们耽搁这些日子。再说我来到这里，你怎见得就是给徒报仇呢？可也许是给你前来陪情，也说不了一定。见着我就应当将从中的原因说明，听听我说什么，不应当叫我

出来比武。可见得你还是艺高人胆大，骄性太甚。我可不知道你师傅是谁？我是替你老师管教管教你。”说到这里，来到院子正当中，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孙茂昌听罢一语未发，身形向前一窜，晃左手掌单风灌耳，够奔老头子太阳穴打来。要说留良的功夫，跟茂昌比上，连两手也过不了，一招就可以见输赢。老人家不赢他，要看看他的武学，究竟是那一家？何人传的？看见掌到，往旁边一闪，用手一搭。茂昌往回撤手，滴溜溜一转，这就是一个照面。吕大先生一看，孩子年岁不大，传给他武学的这个主儿，可不算平常。来往过手也不过五六招，茂昌用了个生掌，身形往前一抢步，向下一坐，取龙蹲虎坐的姿式，往前一伸右手，够奔吕大先生胸膛。老头子用胳膊一沾，右手一捞下来，左手轻轻一托，孙爷整个的来了个翻筋斗，众人观看面面相观。

孙爷站起身来，用手一指：“王荫，姓王的，好！你把你师傅搬来，一掌将我打倒。你有师傅，难道说我就没有师傅吗？你的老师是剑客，难道说我的老师就不是剑客吗？你们候着吧，我把我白老师请了来，你们老二位当场比手。倒看看怎么样？”吕大先生一听，怪他这么高呢？原来他是白太官的弟子。很好他把白太官请了来，也就省得我去拜访了。遂一语不发，并不拦阻。孙爷气狠狠的，由茂昌店出来进了城，来到老师门首。家人一看少爷这个样儿，吓了一跳。皆因这些个年，始终没看见过孙爷这个样子。赶紧问：“少爷，有事吗？”茂昌答应说道：“不错，有事！老人家在里面了吗？”家人道：“在里面厅房呢！也用不着给你老回话，你老到里面见去吧！”说到这里，茂昌慌慌张张一直往里走。来到厅房，伸手打起帘子，到里面一看，老头子正坐在那里吃茶呢！孩子

向前抢步行礼，遂说道："师傅在上，弟子给你老行礼。"白爷一看，遂问道："茂昌！你不在柜上料理一切，来到这里做什么？"茂昌一句不瞒，对老人家说道，这里面是这么这么一段事，一直说到被吕留良一掌打倒。老剑客闻听有点儿气不出，不觉哑然失笑。暗含着说："吕留良！吕留良！你是江南成名的剑客，我这个徒弟无论多么不对，你不应当打躺下他，你应当成全成全他，再者说你也不应当跟他动手。"老人家想到这里，不由得有气，又一想："教徒弟就是气虫。无论多高的老师，听见徒弟栽了筋斗，全都气不出，总得出头给徒弟转转面儿，可有一节，像留良你这么高的身分，难道也护庇徒弟吗？那么高的身分，难道说还审查不出谁是谁非吗？就让你的徒弟有理，孙茂昌十成不对，你知道他是我的徒弟，你找到我的门上跟我说说，你看看我应当怎样？"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叫道："茂昌，既然如此，你头前带路，咱们爷儿两个到店里看看，会一会吕留良，我看看他说什么，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也开开眼，看看江南的剑客。"说到这里茂昌头里走，后面跟着白太官，出东关一直来到孙家店。

进了店门，茂昌问伙计："姓王的跟他老师还在跨院里吗？"伙计答道："不错，还在跨院呢！"茂昌这才带着老师往里走，来到后面的跨院，站在院里问："王荫在里面了吗？你把你的老师陪出来，我的老师到了。你输也不算输，我输也不算输，叫他们老二位会一会。"话未说完，由上房走出来吕留良，后面跟着王荫。爷儿两个来到廊檐下，吕大先生留神观看，一眼可就看见了白太官。暗想人人都往我耳内刮风，说福建漳州城里隐着一位剑客白太官，今天相见果然名不虚传，看了看那个样儿，心里很佩服。太官看了看留良，也非常高

兴。但见他文雅之中，隐着一种威风，可见得此人文武兼全。太官抱了抱拳，乐嘻嘻说道："那边须发斑白的可是吕老剑客？"吕大先生抱拳还礼，面带笑容，说："岂敢！岂敢！久仰白老剑客的大名如雷贯耳。今天在此相见，也是三生有幸，老剑客里面坐吧！"让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坐。太官白爷打算说一说留良不对，不应当将自己的徒弟一掌打倒，无论有什么不对，应当跟自己说。吕大先生不容白爷说话，叫道："白老剑客！天已不早，你老人家吩咐一声，叫你老的高足说一声，叫王荫起着镖先走，现在已然就耽误了不少日子了，有什么话咱们倒好说。"太官点头告诉茂昌："你叫王荫押着镖叫他走他的，有什么话我再跟老剑客谈。"说到这里，茂昌点头。到外面吩咐一声，这才将镖驮子全都赶到外面。吕爷叫王荫押镖进城，交完了镖，回到店房，有什么话回头再说，王荫起着镖走不谈。

单说这二位老剑客，坐在屋中吃茶，白爷这个气还是堆在胸中。眼看吕大先生，手拈银髯微然含笑，叫道："老剑客！你老既然大名鼎鼎，不应当跟茂昌一个小孩子动手。他有不对，你老可以找我跟我说。"吕爷闻听一笑道："白老剑客我说这个话您可别过意。要提茂昌、王荫，这两个徒弟，放在一处一比，身份上你老的徒弟比我的徒弟高得多。可不是说的是武术，这是说人的品格，您瞧茂昌够多么稳重。但这次他晓得我来了，要跟我比手，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位剑客，他居然要跟我比手。我可不是恼他，这个孩子将来不可限量，换一句话说，就是稍为有点张狂。我打他一掌不过给他杀杀性，如果不打他这一掌，骄性日甚一日，眼空四海，将来要遇见高人，恐怕有意外的危险。有今日的落败，叫他知道外面的

武术厉害。头一节可以埋头用功，再者说遇事可以免去了傲性。”

太官白爷又说了些客气话。后来谈来谈去，遂把素日慕吕老剑客的大名，一旦间相会欲要面前领教。晚村听太官白爷当面要求，微然一笑，叫声：“白老剑客！要谈到当场比武，咱们可比不得。头一节我要输给您，我怎么回我的游云轩？比如说你的功夫不如我，你久居漳州，难道还能迁移吗？你我又全都是这个岁数。如果留良我想到你的府上多骚扰几天，我将身上所会的能耐给你说说，你也得将你的功夫指教指教留良，口头的盘桓胜似过手。但不知老剑客能够容让吗？”太官白爷听着欢喜得了不得。说：“如此说来这是吕老剑客赏脸了，那我就欢喜得了不得。”王荫押着镖进城，吕爷当面嘱咐：“镖交完了回到青龙镖局，把此事交代清楚。你不必住在镖局，回家等我。我在白老剑客府上盘桓几天也回家。”王荫押着镖走。

不表青龙镖局一切的事，单说太官白爷欢欢喜喜伴着吕晚村，够奔自己的家中。吕爷住在他那里有五七日，把自己身上一切武功，对着老剑客白太官细说了一遍，白爷也把他自己的能耐说了说。二位老人家就算是情投意合，谈到各人的武术，各自竖大指暗含赞叹。又住了三五天吕爷告辞，白爷亲自相送，直送至在东关外。

吕爷顺道回家，行走之间并不慌忙，沿途风景还要瞧瞧，晓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自己的家中，看了看王荫已然早回来了。爷儿两个进了后厅房，吕大先生坐稳身形用手一指，叫道：“王荫你这个人太以不知自爱，你凭空来到了杭州，在聚仙堂与我相会，我看着你可怜，在家中变产来访我，

故此才收录在门下。教给你几年的功夫，不过是叫你在江湖上谋一些衣食，你就应当把狂傲之性除去才算对。你在人家孙茂昌店里，跟人家孙茂昌无理要求，打算报当年一脚之仇。人家孙茂昌在你的面前，谦恭和蔼说了许多客气话，就应跟他人两下里和好才是，你总是任己性非要比手不可。你们从前又是同堂学艺的师兄弟，又是乡亲，何必这样赶尽杀绝，以至于跟人家比手？既被人家一掌打倒埃尘，就不应当把我请出。你看我这一去漳州，幸亏是遇见白太官通情达理，要不然我们两个人必有一场凶斗。活到这个岁数，竟闹出这个事来，岂不可惜？王荫听到这里，双膝跪倒，口称："师傅！事过了我也明白了。实在是弟子一时愚顽，将事办错。看起来还是年轻没有知识，嗣后我要改过前非。"老剑客一听遂说道："你这个话，我倒爱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够改过，还不失为好人。如果骄性全除，将来准可以成名。"

吕爷说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王荫！你别看我没跟 太官白爷比手。据我心里的考查，人家孙茂昌，决以不能算完。他必然朝朝暮暮跟白太官在一处，深求高学。你们是头次比手、二次比手，将来必然有个三次比手。如果说你这个功夫，打这里说不往下再练，将来必受其苦。就是平平常常地练还不成，因为什么呢？我的岁数到了，倘若我教你个半途而废，还不如不教。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徒弟。我要是没把功夫教全，岂不可惜？"王荫一听知道老师打算传给自己绝艺。赶紧向上磕头，碰地有声。

由打这一天起，王荫也不出门了，老剑客早晚传艺，教给他太极的真功。在先前，王荫跟老剑客练得不过就是各种武术的皮子。老头子教给他练武术，对于各种姿势倒在末节，

先教给他调气。调气之法，讲究身形一站，两手下垂，目往前看，先把内气定平。然后以口吸气，身口如一，吞吐元元为混元一力。老头子教给他练武功，谈到手术，不过有六个字当头：黏、鲇、绵、随、缠、柔，别的全都在后。头一个就是柔字，要谈到太极真功，以柔为先，第二是黏。黏、柔，这两个力量，没在外面表现出来，普通的人可看不透。打算看出这种力量来，非得是成了名的剑侠。比如说对于敌人动手，身无力内无气，浑身皮肉其软如棉。普通人那里晓得这才是太极真功，纯熟之极，遇气而动。又谈到黏，黏比柔还难，只要你往前一递手，他用手往上一搭，力在内发，你进他撤，你撤他进，你走他随，黏在了一处，不亚如绳索结定。在这个时间，猛鸡夺粟，这才发招进手，其势如同迅雷不及掩耳。

这几句话说完了，不用说练功夫，王荫听了如梦方醒。老人家真叫他练的时候，一天就能够练十日之功。要不然论到老师傅戳杆子教场子，教徒弟时净练不行。这一招高那一招低，随着更正。不然徒弟练得不对，亲自下场示范，叫徒弟照他那个样子练，连练带讲未免听着絮烦，可是至理明言。当师傅练的，准保跟拳经上毫厘不差吗？再说人的体质不同，一个师傅传十个徒弟，练出这趟玩艺来，决不能够一样。到那个时候应当说谁对谁不对呢？功夫以精纯为主，就是样式稍有不合，只要发力出招，其力相顺就算是对。所以教徒弟，三分练七分讲。得告诉他力是由打那里来的？招从何处进的？哪招哪手的用意是什么？完全说得明明白白，叫学的主儿了然胸中。就是不给他摆招，他自己却有更正的能力。何况今天剑客爷，是以绝艺相传，把武学的妙诀告诉王荫。也搭着这

个孩子有福有德。凡是文武以及各种技艺，打算学惊人本领，苦工夫当然得下，可也得有福有德。

王荫二次学艺，不分昼夜，只要是老剑客得暇就教，王荫刻苦真练。所有窜高、纵矮、陆地飞腾、软硬的功夫，以及各种军刃，全都练成。最得意的军刃可就是当年达摩老祖过江遗留的两件兵刃：一样是九耳八环禅杖，一件可就是哨棒。少林真传，三十六招分开一百单八趟，这种军刃其形似棍，长只有三尺六，按说重够八斤，最为合手。浑铁加钢造打，外面亮着一层乌金，漆黑的起着一层亮光。两次学艺，头一次练艺十载。这一次昼夜不停，又练了三十年。前后共合跟老剑客练艺四十年，王荫老了，说不说他已然六十多了。

晚村剑客爷心中欢喜，用手一指，叫声："王荫！我可没想到，二次学艺你竟会练到这么快，转瞬就是三十年。老天垂佑，也是你的福气所感，我会没中途而逝。现在你已然前后四十寒暑，总算是练成了一身好功夫。有这一条哨棒，足可以纵横天下，你也不用在家里呆着了，到外面走走闯荡闯荡你自己名姓。有人问就提是我的徒弟，不怕几百年之后，总算精神不死，有你一个人可以一代传一代，作永久的纪念。我今天助你纹银二十两，带在身边，作为路费，到外面漂落江湖。可不许你在外面任意胡行，如果有了意外的行动，被我知道，你可知道的厉害，门户森严。往好处去作，不但我心里高兴。门户中那一位不夸赞你是条英雄？王荫跪倒恭恭敬敬给老人家磕头答谢恩师。带好了路费，包好了哨棒，这才拜别老师动身。

他这一出去遍游江湖，并不想够奔漳州找孙茂昌三次比手。他想我老师跟我已然把话说明，两次栽培练艺四十年，叫

我纵横天下。我何不到南七北六十三省把有名望的武学家全都访访？真要是我的武学果然压倒天下，当然是威名远震。孙茂昌他听见这个信，当然是甘心佩服。我何必又去得罪他呢？我只要是把天下英雄全都赢了，不但能够慑服孙茂昌，就连他的老师白太官，当然也知道外面有我这么一个王荫。只顾他这一高兴，按着南七北六十三省，什么戳杆子那叫教场子的，什么是占山的为王的，他挨着班这么一串。论到武学果然是名不虚传，手中一条哨棒打遍天下无敌。

归了包堆六七年的光景，他闯出一个外号来，叫玉杵敲残深巷月。其实这七个字是一句古诗，为什么搬到这里送给王荫呢？这就是因为他手使哨棒的关系，比仿了锤衣二杵。由漂落江湖以来，凭这一条哨棒，竟打出名誉来，可见得武学高强。有大名鼎鼎两位出家的僧人，一名月空、一名月静，本来是隐居不出的高僧。听见王荫之名，一时不忿，跟王荫比手，可巧二僧全都败北。无颜居于人世，入山修道去了。故此大家以为他这一条哨棒，真是天下无敌，竟打走双月，正与那一句古诗相合。这才搬来送给他当作美称。叫作玉杵敲残深巷月王荫，打这里说身分有了。

这一天信步闲游，可就来到了山东泰安州。听老师常谈，离城四十五里，有个地名叫于家坡，里面隐着五位英雄号称五老，位位高强。大爷于亭于子玉人称醉仙，二爷余让镜湖翁，三爷余锷九夷翁，四爷叫俞钧俞何桃白云翁，五爷叫于富于松林百福翁。人称五老，各有所长，压倒了山东半壁天。王荫想到这里高兴，打算拜访五老。真要凭手中一条哨棒，压倒了五老，可以成名天下，岱海同名。想到这里，自己这才够奔于家坡。到了于家坡，一看原来是一个大镇店，方圆三

十多里地，人家足有一千多户差不多，还没有多少没钱的人。怎么知道呢？看房子就看出来了，砖瓦房居多数，土房很少，由找这个上头一看准知道穷的主就很少了。

王爷一路留神看着往里走，街上买卖也非常兴盛，可称得是一座大镇店。王荫先找了个饭铺，要了壶酒喝完了，又要饭菜吃饱了。这才跟饭馆的伙计打听说："我问个人，你可知道吗？"伙计乐嘻嘻地说道："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但不知你老打听的是谁？"王爷这才说道："我打听的人总算是大大有名，不用说在咱们山东，就是南七北六，不晓得的主儿少。哥儿五个同音不同姓，号称五老，久住这个于家坡。但不知他们在那一个门口里住？"伙计闻听说道："你老要问别人我可不知道，要说这五老，我可晓得。你老由打我们这里出去往东走，路北有个实胡同。里面是对着面的东西两座大门，那全都是于宅。"王荫打听明白了，要直接去拜访，又恐怕人家不见。暗想，不如设法把他们招出来倒省事。

想到这里，来到路北的胡同口，看了看这个地方，非常宽绰。这才就地画了一个大圈，包袱打开，取出自己得意的军刃一条哨棒。站在当中，自言自语地说道："在下这一次来到贵宝地，本来为访几位朋友，可巧人家都没在家。也不知多会回来？我有心就此回去，千里遥远来一趟，实在不容易。有心等候，无奈盘川短少。我身上也没有别的能为，不过就是精于武学。谈到长拳短打，各种军刃，得说是样样精通。现在别的军刃我可没有，只有随身带的哨棒一条，我打算把功夫撂在地下，换几个钱，作为等候朋友的川资。真要是走到别的地方，我可不这么办。皆因我知道贵宝地，差不多全都好武，我把功夫拿出来练，诸位一定识货。"他这里说着话，

这个地方，本来是个通衢大道，来往行人是多的，走到这里差不多全都要站住看看。大家见是个卖艺的年岁虽然不小，倒是精神百倍。又一想他说的这个话未免太狂了，走到别外还不练，到我们这里才练，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好武，可以认得。猛一听就彷佛是抬爱我们这个地方，细想起来这分明是骂街。既然知道我们这里好武，你就应该找有名有姓的，求求帮或者请出两位来帮帮场子。可惜这个岁数连话都不会说，倒看看他究竟有什么能为？这是看热闹的一番心思，暂且不表。至于王荫能否与五老相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五老更张义结吕晚村　二侠言和卧底藏峰岛

话说王荫交待了几句话之后，先练了一趟拳，这个时候已然就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看的人可就多了。怎奈王荫练完了没有一个给钱的，自己也没多说话，还以为看的人们嫌练的玩艺太少，故此不乐意给钱。遂又接着练了一趟，真正是快如风站如钉，刚柔相济，实在是好功夫，就是有一样儿，练完了还是没有给钱的。本来看热闹的众人，全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彼此全都认得。每逢练完了一趟，大家必然看着有头有脸的人全都怎么样，如果说有名望的人说一声好，把钱往场子里一扔，大家必然要趁着劲的一捧场。

惟独今天王荫卖艺，凡是本镇上有点名望的人，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其余普通的人，自量身分谁也不肯给这个头把钱，这样一来彼此都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就是没有给钱的。王荫这个气可就大了，可是也不能跟人家发作，于是说道："这不是我练了两趟拳脚了吗？好不敢说，大概也没有什么坏处。我再接着练趟哨棒，如果有别的军刃，类乎刀枪剑戟，那一样我也能够练个十趟八趟，此时只有随身的一条哨棒，我只可就练一趟少林真传的哨棒了。话可这么说，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果内行家见我练的多少有点儿功夫，我可要当面要求，无论多少，你给我捧捧场。别的话我也不说，说练就练。"说到这里伸手拾起了哨棒，走行门迈过步，招数施展开了，真正是风吹不透，雨打不漏，功夫实是

第一。工夫不大，这哨棒练完了，不但说没有给钱的，连一个叫好的都没有。王荫心说这个地方的人，原来都是白看玩艺不拿钱的主儿，你们要是看着不懂，或是不愿意看的话也可以走开，我没拉着你们，何必人山人海的全都在这里围着呢？就是你们不懂得也得说愿意看了，为什么人家练完了，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呢？想到这里这才把军刃往地下一扔，向着众人说道："我看众位这个意思，懂不懂我的功夫，那我可不知道，反正是爱看。可巧今天大家全都没带着钱，我要是紧着一挤勒，那就算我不对了，咱们这么办吧，三天两天我也走不了，咱们明天再见。"说到这里自己收拾包袱军刃，看热闹的人也全都走了。王荫一想这个地方真正是特别，真就连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到明天再看，如果再要只看热闹不拿钱，我要用言语挖苦挖苦他们。自己一面想着，就在本街上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吃喝睡觉不必细表。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了早饭，仍然到这个胡同口上来卖艺。你说也怪，还是那么些个人看，照样没有人给钱。王荫猛然间一想，莫非从中有山东五老，也未可知，皆因我到了这个地方卖艺，未曾知会他们，故此嘱咐看热闹的人不准给钱，当然是拿我当了普通卖艺的了。真要是那样，我这个法子还是用对了，我何不用言语相激，从中没有五老还则罢了，如果有他们弟兄，我必须要用言语把他激出来。想罢这才说道："我连着练了两天功夫，并没有一个捧场的，这我倒不恼，皆因没有人能够认得我的功夫。再说我在这里卖艺也不为的是赚钱，实在为看看这个地方有出名露脸的英雄没有。据我看当然连一位也没有，不信我就站在这里叫叫，大叫三声看看有人敢答言没有。"说到这里果然将声音提高喊

道："东西南北四面看热闹的，那一位敢前来踢我的场子。"这样一连说了三遍，果然一个答言的也没有。王荫哈哈一阵大笑，说："果然我的眼力不差，由今天说我连叫三天，真要没人答言，我可也就不来了。"说罢收拾军刃回店。简断捷说，第二天又来了。王荫看了看，四周围的人虽然不算甚多，可也就不少了。他站在当中并不练艺，向着众人说道："我昨天所说之话，也不是无故而发。我到这里来，所访的可就是于家坡山东五老，不料竟是有名无实，冒充英雄假装好汉，跟平常人能够夸耀自己的能为，遇到了我连出头都不敢！"

将然说到这里，就听北面有人说道："借光众位借光众位。"随着就见人往两旁边一闪，由胡同之中一共走出来三位老头，个个都精神百倍。这三位老头子一出来，就见看热闹的众人互相耳语。王荫一看准知道来的这三位绝非平常之辈，他还是真猜对了，那正是山东五老之中的弟兄三人。头前走的就是二爷余让，三爷余镶，后面跟随着的正是五爷于富。那位说这哥儿三个，是找王荫来的吗？还是一点儿也不错。由王荫头一天到这里来卖艺，里面早就得着信了，任凭他那样猖狂，为什么不答理他呢？就皆因大爷子亭带着女儿够奔南方去了，又偏赶上四爷有事，只有这哥儿三个在家里盯着这段事。皆因四爷俞钧，他有一个下棋的棋友，是一位出家的和尚，法号名叫明性，住持镇东三里老爷庙。庙里香火兴盛，庙产也很多，有十几个徒弟，左近有了佛事，差不多全都是他们这里去的。老和尚无事在庙中只是跟人下棋，可巧跟俞钧是个平份的对手棋，所以俞爷得暇就到老爷庙找明性和尚下棋。这一天俞爷吃完了早饭，又找和尚来下棋，可了不的了，庙里的众徒弟，全都东奔西走。四爷一怔赶紧到里面观

看：就见院子正当中站着一位高大的僧人，生得面貌凶恶无比，站在那里耀武扬威，见着和尚就打，俞四爷既然遇上了不能不管，当时叫这个和尚住手。此时明性和尚一听俞四爷到了，也由打里面走出来，浑身泥土狼狈不堪。四爷问当家的这是怎么样了，老和尚浑身发抖，体似筛糠，颤颤巍巍的说道："俞四爷来了很好，我这里正要设法前去相请呢。你老看见了没有，这个和尚他自己说他法名叫作慈恕，由打昨天晚响来的。他说我不算是真正出家的僧人，叫我出去把老爷庙让给他。按僧道门住持庙宇，本来有这个规矩，谁的道法深远，就得让谁。他既然说出这个话来，当然我就得跟他盘道了。先谈的可就是一千二百条僧戒律，后来说到明心见性，知因证业，不但他的道法不如我，并且我们两个人是盘膝打坐盘的道。这一夜之间，他解了三次小便，出了一回大恭，可见得他的禅功更是没有。请想他叫我出去，我就能善罢甘休了吗？虽然这样我也不能拒之于千里之外，我可就跟他说了："你要打算住在这里，未尝不可，庙本十方地养十方人。你要肯其给我帮忙，咱们住持此庙，未尝不可。焉想到他非叫我出去不可，我跟他说这个庙也不是我自己的，于家坡多少家施主，咱把他们全都请来，施主们叫我走我就走，叫你走你就走，那我才能够甘心愿意。不然的话除非你的道法比我高，我自己就走了，只凭你这么一说那可办不到。他把眼一瞪，说："你带着你的徒弟赶快走，我不懂的什么道法，如果你们再要迟延不走，我是拳打脚踢将你们打出了庙外。"我一听光天化日这可真是反了，我就叫我的徒弟赶紧去到镇上请庙里的施主。这句话没说完，他过来给了我一个咀巴，跟着一脚踢了我一个斛斗，接二连三踢的我在地上翻滚。这时候外面的徒

弟，全都得着信，我是真急了，叫众徒弟们打，那怕把他打死，有老僧一命抵偿，量也无妨。又谁知十几个徒弟上前一围，被他拳打脚踢，全都打了个东倒西歪，四散奔走。就在这么个工夫，你老就到了。”俞四爷一听这真是岂有此理，遂向那僧人说：“你这个和尚也太已不讲道理了，以道盘倒了方能算是能为，打倒了那行的了吗？”慈恕闻听贼眼圆翻，说：“你说行不了应当怎么办？你又不是出家人，何必多管这个闲事呢。就打着说你是这庙里的施主，舍给他也是和尚舍给我也是和尚，难道说这还分的出来远近厚薄吗？我们出家人跟出家人谁有能耐，谁把谁打跑了，虽然为住持这庙宇，这里头也还有别的事呢。只要我们出家人不盗卖庙产，就用不着你们施主前来干涉。实话告诉你说吧，今天我拚出这条性命，非要把明性赶走不可。”

四爷听罢不由得有气，他所说之话半点儿不近乎情理，未了还说从中还有别的事，难道说是有前仇不成。皆因自己的身分到了，说话作事不能过于莽撞，只得问慈恕道：“你说不但要住持这座庙，里头还有别的事，究竟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明，只要说的有情有理，我必然有个办法。倘若是无理搅闹，打我这里说就不成。”慈恕一听声色俱历的说道：“你又不是当地县官，又不是地面官人，为什么跟你说呢？打你这里说不行，我就不信怎么个不行法。”四爷一听这个和尚可真算是横，自己把火往下压了一压，遂说道：“和尚你们真要是以道法相盘，那我可真是管不着。像你这样以武力欺人，你打听打听于家坡上，别说是无能之辈，就是成了名的英雄，他也不敢前来横行霸道！你说我管不着我就要管。”慈恕闻听哈哈大笑道：“你要管我倒不要紧，这二位他们不答应。”说着

话把两个拳头一攒，俞四爷反倒好笑起来，心说罢了，在山东五老之中，论到了武学，俺俞钧就算是首屈一指。再说才能谈到大爷于亭那里，不过他是哥哥，我不能出他的头地，凡事全都让大爷在头里。可是稍有武术知识的主儿，也没有不知道的，住居山东这些个年，没有一个人敢在我的面前亮份儿。今天这个和尚居然要以武力相欺，按说我可不该答理他，皆因他是无知之辈。怎奈头一样儿关系人家老爷庙的众僧人被打，我既然是施主，就应当出头。再说真要我不答理他，他还不一定到外面说什么，这样说我还真得教训教训他，也省得他这样狂傲无知。想到这里遂道："和尚你要在我的面前发威，你可真算是有眼的瞎子。还别说是你，比你再高出一头，乍出两膀的主儿他也办不到。"慈恕一听吼叫一声，说："你这人真正太不知趣，莫若我先把你打倒，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说到这里身形向前一扑，双拳够奔俞爷胸前打来。四爷身形向旁边一闪，用左胳膊一挡他的双手。和尚还是真快，双手跟着往回一撤，矮身旋转够奔四爷双腿便捞。四爷一看暗道：有的，看他这个样儿，还是真有两下子。赶紧身形向上一纵，躲过了他的双手，四爷用了个击石顿锁的招数，双掌合到一处，照定和尚顶襟砸来，和尚一看赶紧转身躲闪，俞四爷鸡登步抬起来一脚正踹到和尚的胸前，和尚噗通一声栽倒在地。

依着明性叫徒弟们按住将他捆绑起来，然后送交地面官按律治罪，四爷摆手说不必。这个工夫慈恕僧已然双手按地，慢慢的站起来，双手捂住心口直不起腰来，眼看着俞四爷说道："好好，你把我打了这就好办了，我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吧。"四爷闻听一笑道："我告诉你，俗称有个山东五老，我排行第四姓俞名钧字伯桃，外号白云翁的便是。"慈恕答应一

声："好，你要有胆子你可别走，不出三天我必然前来找你。"四爷哈哈大笔叫道："慈恕，慢说是三天，就是三年我都等你。"慈恕僧人一语不发，走出了老爷庙。明性一看这般光景，赶紧说道："四爷他这一去，必然要搬请名人，前来相拚，岂不惹出一场凶狠的战祸。"四爷摆手说道："不要紧，有天大的事，有我一人盯着呢。这几天我也别走，省得他二次来到，你们庙里遭殃。只是你打发个人到我的家中，给二爷三爷五爷送一个信，好叫他们放心。"明性老当家的一听连连点头，赶紧打发聪明徒弟，到宅中赴信。这老哥儿三个一听就是一怔，依着二爷马上就到老爷庙去，帮助四弟等候，五爷说道那倒不必，又向送信的僧人道："如果被打的人邀了人到庙里寻仇，赶紧给我们来信，好在道路又不远，什么事也误不了。"送信的僧人连连答应，回去跟当家的说明，老和尚这才放心。

这时王荫前来卖艺，正是慈恕走的第二天。这时有人前来报告，就提有个卖艺的说话怎么强横，老哥儿几个就因为盯着老爷庙这段事，可就没答理他。又谁知第二天王荫又到了，说的话比头一天还难听，口口声声叫人前去踢他的场子，可见这个卖艺的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来的了。老哥儿几个一计议，说这卖艺的也许跟那个和尚有关系，要不然他怎么那么巧呢？和尚头天走的，这个卖艺的第二天来的，并且说出话来，非常狂傲，可见是有意来的。他不是说了吗，明天还来，这么办等他来的时候，咱们哥儿三个出去看看去，常言说的好，耳听为虚眼见是实，他是为什么来的，咱们弟兄一看便知。老三位计议停妥，到了第三天家人进来回报，卖艺的又来了，仍然堵住咱们胡同口。老哥儿三个每人腰里围好了一条鞭，这才由家中出来。凡事全都凑巧，这哥儿三个将然来

到切近，正赶上王荫诉说山东五老，不过就是有名无实，这几句话被三位老人家听了个满耳朵。彼此点头会意，心说是找咱们哥儿几个来的，真要是不答理他，岂不叫人小看咱们弟兄。这是三位老人家心里的话，一面想着往前紧走，连连说道借光借光，大家看热闹的众人，全都暗含着说道："来啦来啦，那不是二爷三爷五爷吗。"王荫一看众人这个情形，就知道这三个老头子决不是平常之人。正在观看之际，二爷余让那本是个急脾气，焉能容的了这个，大步来到场子当中，用手点指道："嘿，卖艺的你姓字名谁，那里的人氏，因何来在此地？要你细细说明，如果说不出情理来，你收拾收快给我走开。"王荫一听微然冷笑道："告诉你我姓王名荫，外号人称玉杵敲残深巷月。"二爷一听不错，耳朵里头有这么一个人，虽然在江湖上日子不多，还是到处皆闻。王荫又接着说道："我是好学好练，以武会友，跟人打听这个地方有几位出了名的英雄，所以我才前来卖艺，不承想连一个认得武学的主儿都没有。"二爷本来是暴性，不等把话说完，叫道："王荫，量你可有多大能为，竟敢这样猖狂！你说没有人敢踢你的场子，我就敢踢。"王荫一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姓字名谁，说出来咱们就当场较量。"

二爷通报了名姓，王荫一听果然五老到了，暗想我这一趟总算是没白来，这才并不客气的说道："实话跟你说吧，我来访的就是你们弟兄。"说着架式站好，说："请吧。"二爷本来就是一肚子火儿，赶步向前举手便打。王荫凭自己的太极功夫，接架相还。二爷的功夫，虽不能说是甚不好，不过就是性子太紧，他跟王荫动手恨不能一掌将人家打倒埃尘，将招数加急，如同骤雨狂风。怎奈王荫是太极的功夫，吕老剑

客亲传，其力刚在柔中，专门讲究化力。别看二爷力量用的大，人家并不费吹灰之力，把他老人家的招数全给化了。动手不过就是二十来个照面，王荫将招数走开，把老头子围在了当中。在旁边三爷一看可了不的了，二爷不是人家的敌手，工夫再一延长非要落败不可。这才赶紧把袖面稍微往起一绾，一个箭步来到了当场，叫道："二哥我看这个王荫的功夫很好，你老已然看见了，我再看看。"二爷也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敌手，赶紧往旁边一纵。王荫抬头看了看三爷，这才说道："你是何人难道说也是山东五老不成。"三爷报通了名姓，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插拳过招，两个人打在了一处。三爷跟二爷一比，可就差多了，那个招数出来，非常稳重，可就是有一样，打算赢人家王荫可不成。二十多照面，往外一开，仍然是占落下风。不过要说输一时半时可是输不了，五爷一看可了不的了，这个王荫人家是果然有真正的功夫，二哥过去我以为是他老人家的性急招紧，故此占落下风。又谁知三哥也是不成，我们弟兄可不敢说是甚高，要是平平常常的武术家，不用说跟三爷走到一处，就是二爷他也赢不了。你说这个王荫，他可是什么人的徒弟呢？怎么会这样高。要说我的能为据大哥四哥说，比二哥三哥全都高点儿。依我自己看也高不了那里去，四个哥哥里头讲究能为高，还得说是四哥。倘若我过去赢不了，那可就得四哥了。他老人家现在老爷庙等候慈恕僧人，一时之间如何能够来的到，莫若备而不用，别到临时用而不备。何不打发家人前去，到老爷庙赴信，请他老人家赶紧回家，把王荫这段事说明，他老人家决以不能不来。自己一想这个办法很对，这才暗含着把这个话告诉家人叫他快去。家人走后，五爷再一看，三哥已然就算是力不能

支，五爷这才来到当场，叫道："三哥，咱们门口来了这么一位王老师，既然是武术高强，咱们弟兄应当全都领教领教。"你老闪过一旁，待小弟我请教两下。"三爷明白知道是自己已然敌不住人家王荫，五弟不肯叫自己当场落败，故尔前来替换，只得虚揭双掌身形向圈外一跳。

五爷也不等王荫问，自报名姓道："王荫大概不说你也不认得我，山东五老排行在末，姓于名富字松林外号人称百福翁。"王荫这时心中非常喜悦，心说要是山东五老的能为，都跟头两位相彷，今天我的这个脸可算落足了，自己心里想着这才跟五爷动手，一插招把王荫吓了一跳。王荫他本是成了名的老剑客吕晚村大先生的弟子，各省成了名的剑客。得暇之时坐定了全都谈谈，别人还未必知道这五老弟兄他们是三个姓，错非是成了名的剑侠，才能够知道底细。大爷于子玉，跟这位五爷他们是一母所生的亲弟兄，每人一条鞭，称得起天下无敌，今天观看果然名不虚传。看了看于松林的手招与众不同，他的身量本来又不是高大，动转挪移如风似电，非常灵敏；窜蹦跳跃恰赛过猿猴，进退伸缩极精小巧之艺，果然是身有绝艺，不枉名传天下远近皆闻。王荫不敢疏神，施展手术围住了于松林，五爷也凭双掌圈住王荫。这二人比到一处，真是棋逢对手。王荫看了看于五爷并非是平常的武学，遂将招法一变。五爷一看人家变了手了，自己未免有点儿不认招，暗含着吃了一惊，暗含想道：我们弟兄号称五老，压倒山东半壁天，一旦之间，遇见这个卖艺的，我的二哥三哥那就算全被他赢了。到如今我也堪堪不敌，真要是完全败北，我们弟兄还怎能在此居住？怎么家人奔老爷庙，前去请我的四哥，到了这般时候，还不见来呢？

五爷正在着急之时，猛然间看见看热闹的众人，花啦往两旁边一闪，齐声说道："俞四爷来了。"就见由人群之中，走进来一位老头子，王荫偷眼观看这位俞四爷，跟那哥儿三个可差的多了，好体面威风：大身材足有六尺多，细腰乍背微然有点儿马蜂腰；四方脸面白净面皮，二目如灯灼灼有光，高鼻梁四字海口，通红的咀唇，两撇雪霜白的白胡，大耳垂肩，白剪子股小辫；蓝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根绒绳，肋下系着一口宝剑，寸底云履高腰白裤，虎视眈眈。到场子当中，伸手撤剑，呛啷啷的声音，剑交左手，拈白髯叫声："老五撤手，愚兄在此。"五爷一听哥哥到了，高兴的了不得，虚晃一掌抖身跳出圈外，看了看正是四哥，这才说道："兄长多加小心，此人的武学高强，并非寻常可比。"四爷一笑，叫声："老五，闪在一旁。慢说平平常常的卖艺的，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在我手下讨得公道的很少。"说着话上下打量王荫，不枉他手术高强，这分仪表就是威风凛凛像貌堂堂。四爷看罢指着说道："哎，你姓字名谁，任意胡为，堵着我们胡同口，随便说些大话，还要跟我各位仁兄贤弟当场比手。你说一说你姓字名谁，我听听你是那路的英雄。"王荫闻听一笑道："问我原籍漳州城内，后来移居江南，姓王单字名荫，不信你打听，别号人称玉杵敲残深巷月。"四爷闻听不由得一阵狂笑，由鼻孔中哼了两声，说："我以为你是多大的英雄，原来是无名之辈。来来来你亮你的军刃，不才四爷俞钧，我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王荫听着有气，暗想道：五老弟兄我已然看见了三位，以拳脚比论，还未必保得你们准赢，何况还要过过军刃！你不拿军刃还则罢了，只要谈到军刃，你是准输无疑。王荫想到这里，欢欢喜喜，下腰捡起了哨棒，手中擎棒一阵狂笑道：

"俞钧你就前来进招，我要瞻仰瞻仰你的武学如何。"四爷也不客气，身形往前纵，举剑搂头就击，剑刃带风。王荫看剑到了，并不躲闪，用手中哨棒，对准了宝剑往上一撩，他那个心思打算把四爷的宝剑磕飞了。四爷一看他的棒到，用手撤剑，剑走下盘进步撩阴。他把哨棒往下一竖，仍然用了一招拨草寻蛇，够奔剑锋，四爷撤剑，这才各施所能。棒的招数就是拨封砸打，上下翻飞，剑的功夫就讲究黏绵连随。

四爷这个人跟他老哥儿几个，大不相同。要谈到四爷的功夫，前文已然说过，准能在那哥儿四个以上。不过人家于氏弟兄，虽然是五姓凑在一处，号称五老，外人看着就跟亲弟兄一样。无论如何四爷不以自己的能为，将大爷二爷三爷开过去，论起实来，这位四爷比那哥儿四个全都高。今天比上手，他把气看住了，看关定式，封避躲闪，他倒要看看王荫有何绝招。这两个人各不示弱，头一样儿四爷的功夫，比那哥儿三个高，再者说也是走运，王荫的功夫虽然是高，怎奈已然战过了那于氏三人，未免耗尽点精力，今天跟 四爷比上招法相平，不分高低，动手也就二十多招。四爷一想莫怪老三打发家人到庙里给我赴信，就说这个卖艺的武学并不平常。猛然间王荫手中擎棒向前一递，用了一招猛虎出洞，棒奔四爷的前胸。四爷一看棒到了，心中一想：只要我一闪身，他必然就接着动手，到多怎才能分的了输赢？我们弟兄在这个于家坡住居多年，如果说大哥在家，有什么事都有他老人家一面承当。到如今竟遇见这样一件关系重要的事，他老人家不在家，这个事可怎么好。今天小子这一招来了，我要一变他也变势，莫若我给他个便宜，我要该着成名，我准能够赢，倘若该着现眼，可也就输了。看了看棒到胸前，故意的

不躲，堪堪相离三四寸，把个王荫欢喜的了不得，暗想道：俞钧别看这么大功夫，这一招量你难赢。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就见四爷把身形一转，宝剑一压哨棒，往前一进手，横着一掌，名目叫顺剪草鞭，够奔王荫的胸膛。可没敢用十成力，恐怕把他打死，噗的声正打上，王荫撒手扔棒翻身栽倒。

四爷剑交左手，点了点头，一阵冷笑，叫道："王荫来到于家坡，堵门卖艺，分明是小看我们弟兄。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兄弟，不肯进手打你，所为的是成全你这个人，你自己不知，还以为我们弟兄惧怕于你，只皆因我那哥哥兄弟全都生来的厚道，不论何处来了练武之人，向来不肯使绝招将人打倒，不过不输给他就是了，能够叫来人自知而退，这就是我哥哥兄弟得天独厚之处。若论五老弟兄，就数我的武学平常，你连我都赢不了，你还何必这样洋洋得意呢。今天本应当手起剑落，将你结果性命，四爷贵手高抬，饶全你的性命，你就逃命去吧。如果你要是不服，约你的好朋友，只管二次前来寻仇，四爷俞钧家中等候。"王荫满面飞红，站起身形，拾起哨棒，用手点指，叫道："俞钧，你也用不着这样假仁假义，今天比手是我一时失神，被你一掌将我打倒。你们真要是人物的话，可以给你哥哥报报仇。你哥哥于子玉，到江南前去拜访晚村吕留良老剑客，意见不合，吕老剑客跟 于子玉动手，一时情急老剑客将他结果性命。怎么这个凶信你们得着，在这里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我也料着吓死你们也不敢到江南找吕老剑客报仇。"王荫这个地方，叫嫁祸于人。他输了招，他不说自己认栽，反倒瞒哄山东五老，以言语相欺，叫五老弟兄够奔江南，找他的老师。你也不想想，你老师教给你技艺，那点儿对你不住。倘若五老弟兄打到江南，见着吕大先

生，言语不合，发生意外，你可对的起谁。四爷听他说这个话，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暗处思想：哥哥由家中出去数年的光景，可并没来书信。不错他老人家倒是够奔江南去了，这个话倒是事出有因，人称我们弟兄为山东五老，倘若大哥有了意外，我等置若罔闻，也不怨王荫这小子说。想到这里，叫道："王荫，真话也罢假话也罢，你先逃命，我决不下绝情。我等当然够奔江南找吕留良，当面质问，果有此事，当然亮军刃当场跟他动手，给我兄长报仇。如无此事，二次叫我将你遇着，决不宽容。"王荫一听俞四爷所说这个话，自己心中后悔的了不得，暗自思想，我这不是走倒霉字吗，赢不了他就赢不了他，输给他就输给他，何必将我的老师牵连出来。这个话要是往回来说，想当初我跟我的老师练艺之时，老人家常跟我谈，他老人家所教的功夫，哨棒一条少林真传，足能纵横天下，可称得起南北无敌。一旦之间我来到山东，被五老弟兄将我一掌打倒，这样看起来，除去我的老师何人才能赢的了他们弟兄。故此以言语搬动是非，可并非无故给老师惹祸，皆因我输给他心中有所不服，言语虽然无情无理，倒看他们是我老师的敌手不是。真要是赢不了我的老师，日后我见着他老人家，将其中的原因说明，大概他老人家不至深怪。自己想到这里，一语未发，转身就走。俞四爷也不阻拦，看热闹的众人一看这场事完了，大家也全都走了。

于氏弟兄回家，大家得着王荫这句话，互相计议道：哥哥一去数载，无论如何也应当来封回信，何况临行之时，咱们几人再三的嘱咐，他老人家临走之时又说了，打算到江南拜访吕留良，到如今得了王荫这个消息，大家全都放心不下。余二爷首先发言："众位兄弟我想王荫这个话，事出有因，不

可信其为假，若不然数年的光景，决以不能不来信。”老哥儿四个越商量越有理，事不宜迟，把家人叫了来，嘱咐他好好的看家。老哥儿四个打点军刃包裹，由山东泰安州动身，走在中途路上，还是特别加紧，不说是昼夜趱赶，也是早行晚住，路途之中也不过是几个字：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来至在杭州地面，跟人打听明白吕留良的住所，城东五十里有个小地名叫作苏桥，避云轩就是他的住所。打听明白了，来到切近观看，房舍清雅异常，对面的影壁，高耸耸的大门。四爷摆摆手，叫二位哥哥暂时站在旁边候着。四爷登台阶叫了一声回事的，打里面走出来一个家人，用目先看了看俞四爷，问道：“你老找谁？”俞四爷微然一笑，说：“这不是吕老剑客的住所吗？劳你驾到里面言语一声，就提我姓俞单字名钧字伯桃，找你们庄主爷出来答话。出来早还则罢了，出来晚了，打到里面去鸡犬不留。”家人听这个话不住的冷笑，用眼打量四爷，然后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姓俞的，这门口说话，休要如此狂气。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人的住所，难道说你就不知道我家主人老剑客武术绝伦，天下第一，动不动就说打到里面鸡犬不留。据我看用不着剑客爷亲自动手，谈到武学二字，在我面前都难讨公道。”四爷听到这里一阵冷笑，心说怨不得王荫传那个凶信，看起来这个吕留良，当然是凭自己的武学高强，要压倒天下，如果不是那样蛮横无礼，怎么会有这样的家人！分明是仗主人势力欺压乡民，这幸亏我报通了名姓，我叫俞伯桃，凭我这份态度，他尚且不让，可见得平常人还不定怎么受他的欺压。四爷想到这里，气忿不出，又想也用不着亮剑，凭自己的手术赤手空拳赢个家人，还费的了多大事吗？就在这么个工夫，影壁后五爷于松林，点

手叫道："四哥你这里来，一个家人何必用你老动手，小弟我先把他打回去，留着精神，回头你老再斗吕留良。"四爷看了看是老五，遂点了点头，叫道："老五好吧，打的时候你千万别让手，把他打死，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今天咱们弟兄到江南，打算给哥哥报仇，对于他们一个不留。"于五爷向家人摆手说道："你下来。"你说吕宅家人还是真不含糊，果然就出来了。书中代言，他的名字叫保，奴随主姓。年青的时候他是吕宅的书童，到如今虽然没有百岁，也差不多。由小的时候跟着吕爷当书童，大先生写字他伺候研墨，大先生练艺他伺候着收拾军刃。耳鬓厮磨，他的岁数都到了这个份上了，耳闻眼见，再搭着吕爷高兴之时，亲自指点，爷儿两个无事就盘桓武术。吕爷可就嘱咐他了："如果有人到咱们家里访我，非要比手不可，你就伸手亮招，叫我看平平常常的人，他们决以不是你的敌手，如果你要是赢不了，可见得这个人武学高强，我再出头，可比就比，不可比再以言语化解。"老头子拿他当作了挡箭牌，真有直脖子瞪眼前来找老剑客的，用不着老人家亲自动手，这个吕保就是他们的劲敌。要不然今天这吕保也不能仗着主人的势力欺负人，也搭着四爷这个话说的实在不好听，吕保他那里听的惯这个话呢，故此要求比手。五爷点手叫自己，随来在外面影壁前，把身形站稳。五爷这个人还真正性急，不容分说身形一转，一掌奔吕保顶梁，带着风声打来。因为四爷有话，先把他打死回头再找吕留良报仇。吕保一看五爷的掌到，他往旁边一闪，用胳膊一黏。这手功夫叫作掳，顺着五爷的胳膊中节往下一按，打算要拿五爷的腕子。五爷把赂膊一竖，手往起扬，不但他拿不着，五爷一掌够奔他的胸膛。他一看掌到，双手往下一扪，五爷撤

手，他又往前进招，名目叫白猿献果，够奔五爷咽喉。五爷看的明白，双手一扪够奔他的胳膊根，由头上往下一掳，这是拿的头一拿，打算掳人家的腕子，非得动根节不可，要不然拿不住。手奔根节他要往后一撤，唰的一声，必然将手腕掳住。今天五爷这一招已然成功，掳住他的双手，丹田叫足了力往怀里带，暗想：四哥有话不动手则已，动手先把他打死，回头再找吕留良，给哥哥报仇。想罢向前进步，把腿一蜷，这一招名目叫上老和尚撞钟。吕保一看老头子将腿递进来，磕膝盖撞到裆中，准死无疑。吕保也真正叫人物，一语不发，双目一闭，就在这么个工夫，势在紧急，就听有人高声说道："五弟不可！"于爷一听有人叫五弟抬头观看：由门内出来二位老者，头里这位略微矮点，后面那位是高挑身材，全都是银髯皓首鬓皆白。头里这位不认得，后面的老者正是自己的兄长于子玉。老哥儿四个欢喜的了不得，大爷连连点手问道："你们哥儿四个这是因为什么，由山东来至在吕宅，跟吕保发生口角，所因什么，咱们都不看也得看在剑客爷的交情上。"五爷听哥哥这么说，叫道："老哥哥，这可不怨我。我们前来拜访吕老剑客，他从中拦阻，并且还用言语相欺，故此言语不合，才当场动手。"话说到这里，大爷往里让，说："里面坐吧。"让到里面厅房，二爷余让，三爷余镶，四爷余钧，五爷于富，给大爷磕头，老头子把他们搀起来，这才给大先生晚村指引，见礼已毕，大家落坐。五爷未曾开言，脸上带着种不好看的样子，叫道："哥哥你老为什么离家数年，不给我们去封信，才惹得我们弟兄四人不放心。这还不说，从中还有搬弄是非者，此人家住漳州姓王名荫，外号叫作玉杵敲残深巷月，找到于家坡，堵门卖艺，非要访我们弟兄不可。

当场比手，被我四哥一掌打倒埃尘。他亲口说出大哥于子玉，够奔江南访吕留良，言语不合被晚村大先生一剑刺死，所以我们弟兄才来到江南，当然要找剑客爷誓不两立，所为的是给哥哥你报仇。不承想来到这里，哥哥你老好好的半点毛病都没有，可见得这个王荫他是一派的胡言。”这个话晚村吕大先生在旁边听的明明白白，双手一理银髯，虎目圆翻，看着五老弟兄，拱了拱手，叫了一声：“列位，我本不应当说王荫是我的徒弟。头一次练艺十载，给我闯下了大祸，叫我够奔漳州去找白太官，几乎发生一场凶杀。幸亏人家太官白爷身为剑客，并不袒护弟子，跟我意见相合，这一场事才算平息，事虽然算完了，这一道裂缝，尚且未能缝死。我把他带回江南二次传艺三十年，教给绝手哨棒一条，打算叫他纵横天下，也不枉是我的弟子。又谁知小冤家，生性狂傲，到山东拜访五老，输赢乃是常事，何必又说我杀死了于大爷。幸亏今天大爷在此，要不然我以何言答对五老弟兄。看起来教徒弟实在不容易。这才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打这里说，我不得暇还则罢了，得暇之时我要各处搜寻搜寻，只要见着那个冤家，我跟他誓不两立。”大先生话未说完，老头子于子玉一摆手道：“大先生这个话不对，我给你老解释解释从中的原因。王荫这个人，我虽然没见过，我不断的听老剑客你老谈，当初他入门的时节，费的那一份周折。练艺这么些个年，岁数也到了，决以不能信口开河，到处搬弄是非，给你老招灾惹祸。他是以为他的武学打遍天下无敌，到了山东于家坡，不是我四弟的敌手，输的他脸上无光，所以挤出这么一句话来。他打算叫五老弟兄前来找你老给我报仇，你老当然不承认，他们哥儿四个见不着真凭实据，当然也不相信

你老的话，势必要武力解决。请想他们弟兄，焉能是剑客爷你老的敌手。倘若他们弟兄败北，这个话传到王荫耳里，他才认为心平气和。这就叫武术护气，输也没输给别人，还是输到自己师傅手内。要是这么看起来，王荫他倒没有多大不是。不过他的秉性好斗，无论什么事，总以为高人一头才能心平气和，这也是天性，无论多大年纪，他也喜欢抢赢斗胜。”大家听于大爷所说这个话，不住的点头。吕大先生也早已明白王荫搬弄是非的心怀，准知道没有多大不是，皆因他自幼跟剑客练艺，脾气秉性，还能够不知道吗？不过这片言语不能由老剑客口里说，真要是由他老人家那里说出来，未免显着袒护徒弟。五老弟兄一听哥哥把话说明，大先生又跟他们弟兄说了许多通情达理的言语，众人全都欢欢喜喜。大先生吩咐摆酒，给他们弟兄接风。五爷这才问哥哥住在老剑客这里，丫头住在庄那里，怎么你老不给我们去信呢？大爷闻听一笑，叫道：“兄弟，你要问，这也算是孩子的福气，由那一天我带着他出来，先到这里拜见吕老剑客，由他老人家作为介绍，到龙斗剑客那里，我把丫头送到武圣莲花祠，他们师徒两个也有缘，相见之下非常欢喜，丫头在剑客那里练艺。龙斗龙九公他把我荐到了英玉的山内。英王拿着我当条英雄，在后山给我建设于家庄，跟龙斗我们两个人，操持蓬莱岛。就算在掌握之中，将来有事的时候，当然要辅助大清兵，倒叛蓬莱岛，故尔没给你们弟兄去信。因你们哥儿几个性急，倘若到了于家庄，一时之间，打算入岛作份事业，我要不依着你们，未免伤了手足之情；倘若依着在岛里出了意外，岂不叫哥哥心里难过。皆因里面藏龙卧虎，成了名的剑侠很多，故此不敢给你们去信。我自己对于你们不放心上。也曾思想再

三，凭我这个岁数，身上的武学，在外面也不至于闯祸。”哥儿几个把从中的原因全都听明白了，各自喜喜欢欢。吕老剑客吩咐搭开桌，摆酒席给他们哥儿几个接风，大家全都开怀畅饮，后来问老哥哥：丫头在五圣莲花祠练艺，哥哥你老常到这里来吗?于庭一笑道：“皆因我知道晚村大先生剑招绝伦，平日就羡慕的了不得，别看身在于家庄，隔三五个月必然到此处来一趟，盘桓个月有零。多多少少得他老人家点能为，这不过是有蓬莱这一片事，不然我早就迁移到这里了。真要能够盘桓几载，那个能为可就高多了。”大先生闻听在旁边带笑说道：“你们弟兄夸奖了。”

由打五老弟兄来到了晚村吕宅，一连就住了三四天，终朝每日不过就是盘桓盘桓武术，大爷于庭跟老剑客下了几盘棋。这一天清晨早起，四爷叫了一声大哥：“如果没有事的话，我们哥儿几个可就要回去了，家中没有人恐怕有事。”大爷一听这个话也对，也不深拦，遂说了一声：“你们弟兄先不用忙，明天再走，我给你们弟兄饯行，或者再约三两位知己，给你们送送行。”弟兄们彼此欢喜，大家正在厅房之中闲谈，家人来到了里面，跟剑客爷回：“外面有一人，自说家住漳州，他姓孙单字名芝号叫茂昌，外号人称挟泰山玉面南极子，看那个意思打算跟你老讨讨手。”老剑客留良大先生听到这里，连连叫道：“不好，这才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件未了又接着一件。是非皆因王荫一人身上所起，叫我如何?”于大爷还不明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句话。慢慢的一问，吕大先生一句未瞒，就把当初王荫的带艺拜师，就皆因输招孙茂昌，漳州留镖。二次比手又输了，约我到了福建。在茂昌店是我一时高兴，掌打孙茂昌，他才恼恨在心，请他的师傅白太官。要

不是我们身分全都到了，言语冲突就得当场比手，请想我要输了我怎能回归江南？太官白爷输了还怎能住居漳州？后来不过略微谈了谈，前几天已然把话说过，这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不过裂缝未能弥补。我准知道那个孙茂昌准有三次跟王荫比手的那一天，既然是我的徒弟，那就说不上不算了。只得二次传艺三十载，又给他说如果孙茂昌访你，只可用言语息合，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可没想到，数十年的光景又找到我的门上来，难道小冤家又另访高人学得惊人本领不成吗？我真要是出头，倘若他的功夫高强，还不用说他把我赢了，跟他斗个平手，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身分就丢了。想到这里，这才告诉家人："你告诉吕保，就提我没在家，把言语说强横点儿，倘若他不服，叫吕保跟他比招。如果吕保赢不了，叫他在咱们宅中候着，我再出头跟他比手不迟。"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形出去，够奔后面找老总管吕保，跟他把话一说。吕保一听好小子，他三番两次跟吕宅过不去，我的功夫跟剑客差的多，大概打算赢孙茂昌，还许差不多。吕保还挂着点儿倒火，暗想：山东五老来到这里，我无故栽了这么一个斛斗。这一次我要是将孙茂昌赢了，也叫你们五老看看我吕保并非是无能之辈，故此他高高兴兴就出来了。来在外面站在门洞里观看，就见在外面站着一个人，好不威风：貌赛南极形同寿星，身量四尺多高，不足五尺。穿着一件米色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根红绒绳，脚底下寸底福字履，大红缎子造成。往脸上观看，前面一个大门楼头，红扑扑的脸面，两道残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亚赛两盏明灯，大鹰鼻子厚咀唇，颔下一部联鬓络腮的一部白髯，黄焦焦的胡子梢，花白的剪子股小辫。吕保看罢这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方才我听家人报告你家

住漳州姓孙号茂昌，来到这里要找我们剑客爷当场过招比手。我可不是小看你，慢说是你，打听打听南七北六十三省，那一个敢在我们剑客爷跟前谈武学二字，还不用说比手了。量你无能之辈，竟敢找剑客爷比手，依我良言相劝，急速走开，如若不然不用说剑客。我是他老人家的总管，名叫吕保，差不多的主儿要是打算找剑客爷，他得先把我赢了。真要是赢不了我，不用说见剑客爷，门前头站一会都办不到。”茂昌闻听微然冷笑，叫道：“吕保，你不过是吕宅的家人，对于武学你还能有多大讲究？就让你耳鬓厮磨，也不过是稍通大概，会几趟脚拳防身有余，打算以武会友可不足。”吕保闻听叫道：“孙芝，如果你不信，你就发招，咱们也不用到院里去，就在门前我给接接招。”两下里说到这里，果不然就在影壁前头，两个人把身形站稳，还是真讲究主客之礼，上首让给孙茂昌，下首是吕保。旁边站着许多看热闹的都不知因为什么，吕保也知道人家孙茂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双手抱拳说了一声：“请。”他把身形向前一窜，一掌够奔孙爷面门打来。要说吕保跟大先生素日盘桓的功夫，还是真不错，手上带着一团风。茂昌一看掌来了，他的身形矮，略微一低头，他左胳膊一竖，把吕保的手拦开，两个人身形各自一晃，就是一个照面。茂昌打算要看看吕保他是那一路手，回头好盯着斗吕留良。吕保也打算看看孙芝的功夫怎么样，暗想要赢了他，那就不用说了，倘若我赢不了，回头还得报告剑客爷加一分小心留神，两个人各有心思。二人行前就后，忽左就右，滴溜溜乱转，来回打盘。孙芝一看吕保这个样儿，不由得就是一愣，心说就凭一个当家人的能够练这么一身功夫，这可得多少年！吕保也骇怕，看了看孙芝的功夫，也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

这个小子在我面前既然这么高，时间延长，我还未必赢的了他。真要是我赢不了，剑客爷他老人家可也到了年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倘若也不是他的敌手，一旦之间隐避在家中，岂不要把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将然想到这里，这时也不过是十几招，吕保左手一晃孙芝的面门崩起来一腿，够奔孙芝胸前用力踹来。孙爷看的明明白白，并不着慌。看着脚到切近，身往旁边一闪，伸手由底下一抄手掳住脚跟，微然含笑，叫道："吕保我可不叫你栽斛斗，要不然抖手一扔，可以将你摔出多远。我来到这里斗的是吕留良，你跟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何必叫你跌斛头呢？你就去吧，赶紧到后面报告晚村吕留良，叫他急速出来见我。"吕保脸一红，自己心说剑客爷跟我说过，平常的人可赢不了我，能够赢的了我非剑即侠。今天他会把我赢了，可见得孙芝的功夫不小。

书中代言：这个练功夫，讲究有艺善藏，归了包堆练了三天半，见人就谈武学。就彷佛有多大功夫似的，这类人早早晚晚必败。那一年王荫把他的老师吕晚村请到了福建漳州，跟太官白爷几乎发生了凶杀大祸。后来二位老剑客见了面，彼此身分相等，言语之间，幸未决裂，这才和和平平的了结，各自回家。白太官临回归住宅之时，告诉茂昌道："你把店里的事稍微清理清理，到我的家中我跟你有几句话说。"茂昌答应，安置了安置，便来到了白宅。老头子秘密的把茂昌叫到后面休息室里，屋里并无别人，老头子叫了一声："茂昌，看见了没有，人家王荫跟着他的老师走了，可不算我多想，据我的眼光看他可不算完。王荫要是真的到了他老师的宅中，必然百般央求，将来把功夫练成，再要找到这里，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你自己心中有何成见没有？比如说他要访到这里，你

应当有什么办法？”茂昌闻听双膝点地，跪倒身形，口称：“老人家你老是我的师傅，外面一切的人情世事，我全都不懂，既然你老看出这一步来，我愿听你老人家的吩咐。”太官白爷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叫道：“茂昌，这个话我只可跟你说，第二个人我不能跟他谈。你这个徒弟跟别的徒弟不同，为打算跟我练艺，恐怕难以投身进门，先投我所好，在家中竭力盘棋，你的爹爹为此，以至于劳神而亡。我要不以真学相传，不说对不起你这分苦心，怎能够对得起九泉以下的你的死父亲。我有心把绝招全都教给你，怎奈你的年岁没到。真要是将你收留在家中，朝夕传艺，这个武术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我恐怕你塌不住气。还有一说，真正你要是有心思，我这里有一段事：想吕留良来到这里，他用言语一解说，我可也没敢赶尽杀绝。就是因为我把他赢了，这场事难道说就完了吗？他要是把我赢了也不好办，故此两方面就算各自退步。为师于心实有不甘，你真要是有福有德，把店里各事，交给管事人料理，赚几个钱够家里吃饭就完了。你在我的家中，咱们爷儿俩个终朝每日形影不离，只要你有这份福气，我把身上的能为丝毫不留，完全教给你，就是变像的白太官。也不等王荫前来访你，你可以够奔江南拜访吕留良。”老头子生平以来，没说过慌言，今天这片话可是假的。不过没对孩儿说明，老头子有两段心思：头一节自己有一身好功夫，未曾传人，年岁已然不小了。茂昌这个孩子不错，为跟我练艺，费了多少周折，我要不将实学传授于他，对不住他死去的爹爹。再者说这个孩子心高气傲，逢人不服，万不该跟吕老剑客比手。这幸亏人家吕晚村有身份，要不然一掌打在胸膛，岂不把他打死。我把他留在家里头，头一节化除他的傲性，趁势

传艺，数十年之后，我的功夫他全都得去，真要是在外面闯荡江湖，不用说对手之 人很少，就是有个一个半个也不至于出了什么危验。再说人生一世，能够将本身的学术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传留不朽，永久纪念，就算是精神不死。这是老头子的心思，并且还能以化除茂昌当时急火，谁知道孩子一掌被人打倒，本打算把老师约出去，当场跟吕留良比试，最好将人家一掌打倒，这个面子要就给他转过来。我到了茂昌店，未曾跟吕留良晚村比手，孩子虽然不敢怨恨，未免于心不甘。我要是这样一说，他必然专心致力练功夫，为的是功夫练成了，好前去拜访吕留良。想这种话跟普通人说，他可不知道，茂昌那乃是天生带来的聪明，他的脑筋一转，自己就明白：虽然不用明言，大概我所料总差不多，他老人家愿意把功夫全都传给我，要说叫我前去访吕留良，这不过是假话。功夫三年五载，十年八年那能练的成？当然这一说就得有几十年的苦功夫，容着我把功夫练成了，不用说吕留良，恐怕连我的恩师他老人家也不在人间了，这不过是为的激励学艺，这可得说是他老人家恩待之处，我可不能不领情。想到这里，连连向上磕头，口称："老师，弟子愿意跟你老人家继续练艺。"太官白爷看了看孩子这个样儿，欢喜的了不得，当天叫茂昌回店，安置一切，然后回到白宅，爷儿两个盘桓。茂昌到了店房，照着老头子言语，就把店中各事，全都交给管事人，分项执掌。自己来到了老人家的住宅一住，再要练功夫，跟从先可就大不一样了。那时练功夫，就彷佛像才看书的主儿看书一样。乍一看的时候，书买到家中，先看看上面的书签，看看是那一家出版的，然后翻开了书皮，所有的序跋，读法一字不遗，一直看到末了。到了久看书的主，可就

不然了。书买来先看看目录，那一回新奇或是那一段特色，先看看那一回。练武学也是这个意思。现在这个传艺，就挑选精绝，那一招要紧先学那一招，差招变式，如何变的有利，如何变的无利，前面有了那一招，最高最绝的是拿那一招接，不过天天就是形容这个。后来老人家亲自给他喂手，爷儿两个盘恒。不但小巧技艺、陆地飞腾，就连各种气功：大口气小口气、天罡气、慢口气、鼻息气，以及鼻吸鼻吐六门气功，一样不通。要说练功夫不练气，那个功夫只能称他是半通。常言有句话内练一口气，讲究先实内脏谓之内丹，外操筋骨皮，因为内丹结成，外操才能不伤。老剑客传孙茂昌，可就按着程序节节推进，内外丹成。然后再练军刃，当然是奇兵异刃，普通十八样件件皆通。不过老头有最拿手的能为可就是一对镔铁双橛，三百六十五式，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拆开了用每式三二十招，五六十招，共有二万多招。老头子一式不遗，一招不留，全都交给了孙茂昌。掐指一算，不知不觉就是三十年，前后共有四十年的功夫，能为可是练成了，年岁也到了。老头子嘱咐他道："茂昌你岁数不到，不能跟你谈，年青的人血气方刚，跟人家动手不过是凭的血气赢人。人要是到了花甲已过，再要跟人家动手，那可就凭的是功夫了。我今天倾囊相授，所有我身上的功夫，十成已然教给你九成多了，我真没想到你会有这样福德，也没想到老天爷从中护佑，叫我长的这么结实。今天嘱咐你一句话：飘落江湖凭你手中一对镔铁双橛，足能成名天下。对于王荫这一层，倒不可以心存芥蒂，不见着他没的说，只要跟他相逢，只管与他以武术比拼。可有一节，在未动手之先，把话说明，两下里全都不许下绝情之手，别看他是留良大先生的弟子，带回江南传给

绝艺，真要跟你比上，他也未必能赢你。倘若你把他赢了，千万不可下绝手，皆因是有冤可解不可结。”孙芝点头答应，老头子把兵刃给他，另外送纹银四十两，叫他到外面闯荡闯荡去。“务必要剪恶安良，秉正天职义务侠义道，倘若闯出来名姓，有人问是白太官的弟子，岂不是与我脸上有光吗？”茂昌听到这里，赶紧跪倒，给老师磕头。行礼已毕，茂昌叫道：“师傅，弟子这一出去三年五年不一定，无论到那一省，我给你老人家来信，如果你老人家多怎想念我，就把我叫回来。”白爷连连摆手，叫道：“孙芝你错了，身入侠义道飘落江湖，心思不决难以成名，话不必多谈，你就去吧。”你说爷儿两个，朝朝暮暮相聚三十载，一旦之间离别，未免有点儿恋恋不舍，师徒二人全都是眼泪汪汪，太官白爷连连说道：“快去快去。”孙爷无法，只得转身走出来。孙爷回到店里，全都安置安置，料理已毕。腰里带好了一对镔铁双橛，由漳州动身，一路上什么叫戳杆子的教场子的，保镖的护院的，只要是武术两个字，他全都拜访拜访。归了包堆在外面不足五六年，闯出了一个外号，叫挟泰山玉面南极子，皆因臂力过人，貌赛寿星，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孙爷走着看景高兴，自己心里说：莫怪人都说人生难得到杭州，还有一句俗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老头子正然高兴之际，一眼看见了高耸耸的一座宝塔，被日光照的非常好看，孙爷知道这就是俗所传的雷峰夕照了，一面想着，够奔雷峰塔走来。老头子也搭着高兴，本来爱看景的人有景就看，要是本来就不爱看景的人，多好他也不看。孙爷乘兴来在了塔的切近，就见塔影里面放着一张矮脚方桌，两位老者对坐，旁边还有几个人观看。老头子也来到近前观看，原来是二老对奕。孙爷

不由得高兴，暗想：我这身功夫，是由棋上来的，如果没有棋力，怎能拜见我的老师，到如今怎能有这一身能为，今天我倒要看看这二位的棋艺如何。这才说道："众位，借光借光，我看看。"众人回头一看：孙爷这个年岁像貌奇异，大门楼头，深目高鼻精神百倍。众人在两旁边一闪，看他那个样儿也不敢惹他。孙爷凑到里面看了看，上首那一个银髯皓首，面带慈善。下首这位大概还通武学，因为他的肋下悬剑，面带威风。老头子是白棋，悬剑的是黑棋，二位已然走到了残局，正是侵占攻守的时候。悬剑的这人手里拿着一颗黑子，再三筹思，似乎有点犹豫不定。孙爷细看了看原来是一个黑角受敌，白棋边上吃紧，如果黑棋侵了白边，黑角可就丢了；如果救了黑角，人家白棋可也就活了，大小倒是差不离，关系可就在左右联棋上了。他那意思打算还要吃了白棋，还别丢黑角才好，怎奈就是没有这个法子，左思右想总是顾此失彼。孙爷在旁边看着好笑，皆因有最好的一着他不去走，对面白角有一着断棋，只要把这一招断上，白棋就得连作两着，这个时候一面救自己的黑角，一面吃白边，尚且不晚。不过白棋也死不了，恰恰是一块双活棋，这就叫和平解决。比如说白棋犄角被黑棋断了，他不闻不问，偏要去吃黑角，他的白角可是也输了。怎奈悬剑的这主儿，算计好半天，他可就够奔白边去了，嘴里还说豁出我这个角去了。孙爷一看这着棋走的太没道理了，白这吃不来黑角准输。他还是真正放了一招，孙爷应当用言语说出合乎支着的道理，老头子也是一阵高兴，身形往前一凑，伸手把这一着拔起来道："老兄台你看见了没有，放在这里，你打算舍角换边，人家用着一搪，正是双活，你的角可丢了。如果你要救角，白边的势成你的连棋大受威

迫。着之最上者可就是断这一着：白的补一着，你救一着白的再补一着，你再吃白边一招，人家一抢彼此双活，这才够的上平份。”孙爷手里拿着棋子连说带比，大家看着全都不悦。下棋的主儿也知道人家说的对，可就是与脸面上太不好看了。他站起来，用手一指孙爷道：“我看你老兄这么大年岁，我可不好意思说别的。这个走棋各人有各人的用意，你走的这一着倒是不错，你应当用口讲，不应当伸手拔着。我跟这位走棋，不过是老弟老兄，以此消遣解闷，他赢了我也算不了什么，我赢了他也算不了什么，你何必在旁边多嘴多舌，真正是岂有此理。”孙爷一看这人这分举动，好大的不愿意，暗想：我支一着棋也算不了什么，何必这样直脖子怪脸，众目之下这算什么？这时候我不过是年岁到了，能够压的住口气，倒退三十年还用你这样跟我暴燥，早就伸手打你了。自己想到这里，性往下压了压，火往下按了按，又一看他肋下悬剑，老头子一想：呕，你要不带军刃倒也罢了，既然肋下悬剑当然有点武学，可见得仗着武术欺负平常人，真要不是身通武学，他说话也未必这么横。老头子想到这里，把火儿勾起来了。不由得残眉倒竖二目圆翻，叫道：“朋友，在下是异乡人来在贵宝地，我生平所好的就是棋。我支一招那也很不算什么，你愿意走你就走，不愿意走就可以照着你的原意，我也不能相强，你何必冲着我发这么大威呢？不问可知你肋下悬剑当然是个练家了！我可告诉你可稳重点儿，倘若你凭着身上的武学打算欺负我，可不是我说句大话，要谈到武学解决，在我的面前比手，叫你准输无赢。这说的是武学，要是论到棋上，你这个棋分，六个算一个，跟我下一年，准保叫你一年不开张。”老头子这个话是气的，要是不有他那片话，可招不出孙

爷这片话来。又谁知这小子羞恼变怒，老头子说了半天他全都没听清楚，末了就听见就当场比手，忙说："喝，下棋支着还不要紧，要谈跟我比手，这个话未免太狂了！你在别处练几招，可以随便扬眉吐气，来到我你这个地方可不成。成了名的剑客到此处，他也不敢自称会练，你竟敢说要跟我比比手，今天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说到这里身形往前一蹿，一掌够奔孙爷的面门带着风声打来。孙爷一看不怪小子说话大言不惭，就凭小子巴掌上带的手音，还算不含糊。老头子看他的掌到切近，身形一闪，用手搭住他的胳膊，没敢用力，轻轻的一掌，掌按肋下，就听嘭的一声应手而倒。那个人双手按地，站起身形脸一红，连连用手点指，叫道："朋友，别看今天我输招，你要是够朋友，别走，在这里等一等，我够奔苏桥避尘轩，前去约请老剑客吕留良，叫他老人家给我们这一方转面子。只要你是他老人家敌手，你就算是英雄。"他这句话不要紧，把孙爷的醒儿提起来了，暗想；着哇，想当初在漳州苦练用功跟老师练艺三十载，所为的就是叫我拜访吕留良。我只顾在外面飘落江湖，把这段事忘怀了，何不藉此前往会会晚村吕老剑客，也叫他瞻仰瞻仰我孙茂昌的能为。输赢没有关系，就是我输了也不算为耻，我的老师都不敢轻易跟他比招，何况是我孙茂昌。想到这里用手一指道："朋友，你不是说是吕留良吗？我这一次前来访的就是他，我恐怕他的年岁太大了，不一定准在人间。今天既然你提起，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前往拜访留良，输赢胜负你只管打听去。"说罢一转身迈步就走，跟人打听明白了苏桥的道路，这才够奔吕宅拜访吕晚村。

不承想吕大先生没出头，打发家人吕保，跟他当场比手，

看了看吕保的功夫，果然不错，故此未肯下以绝手。孙爷虎视眈眈，手理着胡须，一阵狂笑，叫道："吕保不可怠慢，赶紧到里面报告吕留良，叫他出来会我。如果出来的慢，打到了里面鸡犬不留。"吕保也不敢跟他接谈，皆因他的武学比自己高，动手他还让着招呢。本来应当领他一份情，到现在还怎么跟他接谈？只得叫别人看着他，自己转身够奔里面来，看了看有山东五老弟兄，正然跟大先生在屋里接谈，吕保走上前来请安道："跟家主爷回，可了不的了！我可不敢说是练家，跟你老人家早晚不离这些年，差不多的武学家跟我走到一处，他还未必赢的了。今天我跟人家孙茂昌一比，蒙人家让手，我就算甘拜下风。剑客听到这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含着说道："古语说的一点儿都不错，果然是宁欺老别欺小，在二十年前我跟他相会，那不过就是会练武学就是了，到如今他会赢了吕保，我可不能够大意。这个孩子的武学不问可知，当然是太官白爷，把自己的武学全都教给了这个孙茂昌，故意遣他前来拜访于我。"他老人家思想到这里，站起身形打算随吕保够奔外面，跟孙茂昌比手。在旁边俞四爷急忙叫了一声："老人家，我有个拙见，说出来可不定对不对，说出来请你们老哥儿几个跟剑客爷大家商议商议。据我看孙茂昌既然是白太官的弟子，数十年未曾见面，可见得白太官已然将绝艺传授，此时老剑客更跟他比不的了。你老是大名鼎鼎，他乃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倘若比上手，万一你老有个敌不住他，数十年的英名岂不可惜！真你要把他赢了也显着没有多大意思，这个话传到他师傅的耳内，倒显着你老不大仁大义。我倒有个拙见，叫吕保出去跟他说，就提你老没在家，跟他约个地点。明天咱们一同前去，见着他的时候你老就跟他和颜

悦色的说话。他要非要比手不可，你老就提不用你老亲自动手比招：‘我有几个家人，你要是能够把他们都赢了，我再跟你比。”如果我们全不是他的敌手，你老从中解围和平解决，从此跟他言归于好，侠义道岂不又添了一位朋友。”老剑客听了俞四爷这片议论，还是真不错，两方面都不失感情，我自己又可以保的住不丢身份。大家计议已毕，晚村这才打发吕保出去说：“你就跟他约会在苏桥吧。明日清晨，在苏桥不见不散，如果他不去，只管叫他明言。”吕保答应一声，走到外面看了看孙茂昌站门前耀武扬威手理银髯，不住的往里观看。吕保用手一指，叫道：“孙茂昌，别看你把我赢了，你可不算人物。我到里面各处一找，我们剑客爷没在家。你要真正有胆量，明天辰时苏桥相见，无论如何，我也把我们剑客爷他陪到那面。”孙茂昌一听明白是吕留良在家里，不敢冒失前来比手，恐怕栽斛斗，约会明天苏桥会见，自己这才哈哈一阵大笑，叫道：“吕保，你也不用瞒哄我，吕留良准没在家吗？不是约会明天辰时苏桥相见吗？明天准到决不失约。”说到这里，拱了拱手转身就走，吕保看人家走远，这才回到后面厅房里报告，说孙茂昌已点头答应，明天准到。大家落坐闲谈，够时候吃喝，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这才叫吕保收拾利落，在头前带路，众人后面跟随，由家里出来一直够奔苏桥。来在苏桥切近一看，果然大桥旁边一片空场地，桥下边水流潺潺，在江沿上一片垂杨绿柳，大树前面站着一位老者，形同南极。吕爷看了看认得，那就是孙茂昌；孙爷看见吕留良，倒是年岁的关系，跟以前大不相同了。这个地方别人可比不了，按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脚踹他一个斛头，方能消心中的恶气。茂昌可不然，他看见留良年岁到

了，再说有仇应当存在心里，遂乐嘻嘻，拱手说道："那边可是吕老剑客晚村？"大先生连连拱手说道："不错正是吕留良。听说昨天到寒舍拜访，老朽外出，家人吕保狂傲无知，不应当跟孙老师当场比手，果不然他不敌，被你将他战败，还是你贵手高抬，未肯将他打倒。今日相约，苏桥见面，但不知有何见教？留良愿闻。"孙爷闻听一笑，叫道"晚村，四十年以前，你为给你徒弟王荫报仇，找到我的茂昌店。你我当场比手，你将我战败，我是气忿不出，约请我的老师白太官，我的老师为保存双方名誉不肯跟你比手。你等走后，跟我把话说明，叫我苦练用功，只要老天爷保全他老人家不死，必以绝艺相授。今天来到这里，找你特为比论高低。"说到这里一伸手由腰间取出来他那一对镔铁双橛，左右一分叫了一声："吕留良，来来来向前进手比拚输赢，茂昌奉陪。"晚村看着这个样儿，连连罢手，叫道："孙茂昌，叫我看是不比好，皆因你的功夫到了，我也并非是平常人，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我说这个话可并非是怕你，小小年纪练几手功夫，并非容易，一旦败北，岂不可惜?！如必要当面动手，也用不着我亲自动手，我有几个老家人你都未必赢的了，不信你们就当场比试。"说到这里一回头，说："你们那一个出头会斗孙茂昌？"话未说完，在旁边闪过大爷于庭于子玉，和颜悦色叫道："老人家，我可不敢说跟孙茂昌比拚，我试试他的武功，也叫你看看我的武术那一招不对，求南极子赏面指教，我就承情了。"茂昌一看这个人绝以不是吕宅的家人，那一份态度不凡，赤红脸儿酒糟鼻子，颔下一部银髯，精神抖擞，二目如灯，怎么能够说他是家人呢？这还不一定是那一位高人，被约来的，他先叫他跟我接招引引手，看看我是怎么个功夫。这么看起来，

这就叫身为剑客的厉害的地方，自己也并不问他的名姓，看了看他徒手不拿军刃，遂说道："你亮出军刃来跟我当场动手，接招换式好会我这一对镔铁双橛。"大爷一听微然含笑，叫了一声："孙茂昌，武学两个字我可没有多大研究，不过受老剑客的指点，得了暇了，练个三招两势，向来我不知道什么叫军刃，只知用双手赢人。你已然亮出了双橛，我要叫你放起来这个话未免不合适，咱们这就叫敷衍着比吧，好在谁跟谁也没仇没恨，也就是点到而已。"孙爷这才说道："这可别怨我不对，我叫你亮军刃你不亮，那么要就无法了，不怕一位以至十位跟我动手，我也是这一对双橛，单打独斗也不离我的军刃，你就前来进招，某家奉陪。"大爷还真正叫不含糊，身形一蹿，左手一晃爷的面门，右手一掌够奔孙爷顶梁打来。孙茂昌一看掌到，并不躲闪，左橛一接老头子的腕眼，右手军刃够奔大爷太阳便打。大爷把身形一转，躲过他的军刃，罢手进招。要说动手还是这个样儿好看，彼此无冤无仇，全都是见招变势，因势发招，一招一势慢慢的比，这才能够求的出来武术的精华。要是两个人拚上命招数可就随便了，谁的手快打谁，谈不到武术的嬗变。这二位行前就后忽左就右，滴溜转乱，来回打盘，双橛围住了大爷于庭于子玉，军刃带风，呼呼声音，人家军刃招数里面带着点穴手六十五招，那一招都受过高人指点，发招稳准，够奔周身七十二个穴眼，十四道致命大穴。也就是于子玉，不然不用说进手，躲招都躲不及。大爷乃是久走江湖剑客的身分，跟人家动手先不讲究赢人，自己看关定式斗转身还，仗着缩小绵软巧，挨帮挤靠，斗手斗了有二十多招，堪堪大爷就有点力不能支了。大爷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思道：哎呀可了不得了，武学两个

字这才叫无尽无休。于某耳朵里头没有这么一个英雄，一旦之间在此恰遇，伸出手来招法特色，不枉是白太官的真传。大爷正在骇怕之际，旁边四爷一看自已的兄长赢不了人家南极子，自已这才眼看二爷三爷说道："二哥三哥五弟，你们给我看着，我先帮大爷一个忙儿，双战孙茂昌。"就在这么个工夫，五爷早就蹿过去了，叫道："兄长，莫要惊惶，小弟在此。"说着话猛虎出洞，一拳够奔孙爷胸膛打来，孙爷用手中军刃往外一拨五爷的手，跟着往前一上步，够奔裆中便打。这一招又叫进步单鞭，又叫撩阴鞭。五爷把身形往后一纵，大概有四尺多，于氏弟兄哥儿两个动手，睹斗的就是孙茂昌。哥儿两个跟孙爷三个战在了一处，这个招数才算平平。这个地方得说旁观者清。晚村大先生看了看，不由得就是一怔，暗想道：可了不的了，孙芝我可没把他搁在心上，归了包堆这些年没见，人家会练了这么一身好功夫。这还幸亏是孙茂昌，真要是当年我跟人家白太官比上手，我也未必保的住不输。这两个人跟孙茂昌动手才战了个平平。就打着把他赢了，也不人物，到那里也说不的论不的。老头子想到这里，跟于氏弟兄一商量，四爷一摆手，叫道："剑客爷，这个不必这样说，要是讲究单打独斗，那还论的着我们弟兄吗？当然是你老人家，出头跟他拚个高低，皆因是打算保全双方的名誉，你老人家这个剑客不是平常人；他是一位新出世的英雄，不可打去了他的锐气。我才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不过就是将他圈住了，不必跟他拚死拚活，要是进招伤他，那就算我们弟兄不对了。没别的老人家，你老看着，我也进手帮忙，今天高低得把孙茂昌累躺下。我等弟兄五人，虽将他战倒，也不失他的身分，并且可以去去他的傲气，将来对于成名的武学家当

然他就要加一分小心，有这一个小心的思想，对于他自己有便宜有利益。这个话真要说回来，就凭你老这么高的身分，谁敢说武学为天下第一吗?武术这两个字谁也不敢自居无敌。孙茂昌乍出世的英雄，未免有一份傲气，倘若将来遇见武术高强之辈，冒然间跟人家动手，轻者带伤，重者亡命，岂不可惜他这数十年的好功夫。我说的这几句拙言，老剑客你以为如何?”吕大先生叫了一声：“伯桃，你这个话分明是成全孙茂昌，练武学应当如此。你惜我爱，大家团聚在一起，应至古圣人的俗语万朵桃花一树开，天下武术是一家。”彼此说了会子闲话，俞钧将然要出头，二爷余让早已就过来了，叫道：“大哥五弟，孙茂昌果然招法绝伦，不才我也愿意加入，看看他的手法。”孙芝看了看心里不愿意，暗想：单打独斗乃是英雄本色，双战就算是缺礼，何况三个打一个！我可不知道他们按着什么心思，这就算是留良的不对，孙茂昌将然想到这里就觉得有点难于应付。本来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要说一个人赢几个人，那可得分什么人，五老弟兄位位的手法不软，不过比孙芝略微差点儿。三个人就是六只手，你的招数没发人家的手到了，将然躲过了这个，那一个又来了，不用说叫你还手，就是接招都来不及。老子在先前还可以支持，后来招数也散了步眼也乱了，心里头突突乱跳，自己知道不好，暗想：我要输给吕留良，就不算栽，因为人家的身分跟我师傅平着。一旦之间来了这么几个老头儿，我也不知道人家姓字名谁，这分明是拿着我取笑，我就是输给他，我也窝心。正在思想之际，三爷余让走过来叫道：“二位兄长五弟，今天动手颇有兴趣，我也加入走两趟。”说到这里身形往前一纵，四个人围住了孙芝，行前就后忽左就右，滴溜溜乱

转，来回打盘。把一个孙芝累得直喘，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在旁边吕大先生，看的明明白白，自己暗想：山东五老弟兄，从中最厉害的主儿，那就得说四爷。他们五位一齐动手围住了玉面南极子孙芝，这样比手就算是游戏，既不伤两方面的身分，又可以叫他知道知道武功那一位也不软，那才叫双全齐美。吕大先生正然想到这里，就见俞伯桃一乐，叫道："老剑客，你老看见了没有，这就该着我出头了。"说到这里，身形往前一纵，不亚如一阵风相彷，口里说着："各位兄长五弟，我看你们动手兴高采烈，不免叫我技痒，我也来加入。"说着晃身进招，老哥儿五个围住孙芝，如同走马灯相彷。大家不肯入手，真要是一齐入招，别说一人孙芝，两个也早输了。不过等这个进完了招，那一个再进，就是这个样儿，把个南极子累得眼花缭乱，几乎不能辨招。自己心里一想完了，今天总算是我受了他人的奸计，难道说还等他们将我逼到四肢无力，动转挪移都不成吗？想到这里，把心一横，打算冒险进招，死里求活以图幸胜。心里盘算到这里，左手够奔二爷胸前就是一橛，二爷往旁边一闪，叭的一声扣住了他的手腕；茂昌着急，打算进右手，五爷早就过来，用双手掳住，三爷四爷每人一条腿，把一个南极子高高架起。大爷于子玉过来双手捧着他的头颅，哈哈大笑，叫道："孙茂昌请你不必多疑，我等弟兄出头，为的是给你们从中调解。倘若两下里彼此发生了意外，未免可惜。"说到这里大先生吕留良，走过来连连拱手，叫了一声："孙芝，这可是个机会，五位非是别人，乃山东五老，别号人称五福。你的外号叫玉面南极子，洽巧凑了一句吉祥话，这就叫五福捧寿。"话说到这里，于氏弟兄也不能尽自搭着，把老头子南极子放下。孙爷满面

飞红，带着一份惭愧的样子，吕大先生用手一指，说："我要不说大概你们也不知道，这个主意是俞四爷出的。这五位是山东泰安州离城五十五里于家坡，山东五老。这就是二爷佘让三爷佘镶，镜湖翁、九夷翁、四爷俞钧俞伯桃白云翁、五爷于富于松林百福翁，这一位是为首的大爷，于庭于子玉醉仙翁，你们弟兄还要多亲多近。"孙爷这才明白，原来插好了圈套，瞒哄于我，并非家人，原来是山东五老。这一说我的心里还舒服，如要是平常人，拿我取笑把我累到这个地步，未免我的脸上无光；要说山东五老大名鼎鼎那一位都不是平常人，全都有剑客身分，我要输给他们也不为耻。比如说我要还是不服，必须还要跟留良吕晚村比较，我的招数已然被他认明，动手未必不吃亏。赢了没有说的，倘若输了于脸面上未免不好看。再说凭人家吕老剑客的身分，就是不看了我的招数，我也未必赢的了，这可是个台阶，我要借着这个机会，跟他等近乎近乎，将来有我的好处，决没有坏处。想到这里哈哈大笑，叫道："老剑客，我可不知道这是山东五老，真要知道他们弟兄，我可不敢动手。我跟我的老师太官白爷练艺数十年，他老人家所传给我的武学，并非叫我打遍天下无敌，不过是叫我护身。既在此处恰遇老剑客，并且还有五老弟兄在此，这才叫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见得是孙茂昌有福。"大先生吕留良，一听人家孙茂昌所说之话，兼恭和谒，回忆当年，福建漳州茂昌见面之时，那时何等狂傲，到现在一比成了两个人。看起来人是年岁的关系，多得一分能为多长一份知识，多长一岁年纪多一分阅历。大家欢欢喜喜，这才苏桥回归避尘轩第剑客的家中，到了厅房从新见礼，然后落坐。吕大先生笑着向茂昌说道："孙爷将来你要是见着了王荫，千万

有怨善解，你们头一节是本乡本土，再说又同堂学艺。可并非是王荫是我的弟子，我袒护他，要说他可也没有多大不好，不过其性好斗，近于骄傲，到现在年岁已然不算甚小了，或者也许比从前改变些个。孙爷抱拳道："谨遵老剑客的嘱咐。"晚村想留孙芝在这里盘桓几日，孙芝一定要走，头一节显示显示自己的武学，再说也可以阅历阅历，大先生摆手叫道："茂昌，你这可不对。于氏弟兄全都在这里，正好咱们大家在一处盘桓盘桓呢。要是走的话，你在外面飘落江湖，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聚首言欢，乐得趁这机会咱们多盘桓几天，也可以尽人生俗缘。"茂昌听大先生说的话是至至诚诚，自己可也就不客气了，又盘桓了两天。孙爷跟吕爷手谈，大家赞美孙爷的棋高，茂昌并不隐瞒，又把自己当年练习下棋的原因说了一遍。说到这里大爷于庭听着连连点头，叫道："茂昌我说这个话你可别过意。到如今你这一身能为，虽然说是白老剑客的栽培，你自己的福德，来去全都有因，溯源追始，你这身能为间接着就算王荫给你的。"孙茂昌闻听大爷这句话不亚如暮鼓晨钟，到了现在回忆当年，这个话还是一点儿也不错，不受胯下辱安得人上人。自己连连点头，遂说道："老人家所说之话，不愧是圣教名言。"旁边吕大先生听人家于大爷跟茂昌所说之话，分明是给王荫茂昌二人搭合。一句话不算什么，效力之大不可限量，真正不愧是五老的大爷，自己暗含着赞美的不得了。大家正然高谈阔论，家人进来报："跟剑客爷回，外面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儿，堵着门口请你老人家出去答话。"老人家晚村吕留良一听，暗想：这才应了俗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孙茂昌拜访我，幸亏有山东五老在此，不但未曾为仇，反倒多得了一个朋友。此时又来了个银髯的

老者，这又是谁呢？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诸位随我到外面观看。"

说着话大家来到了门洞各自抬头往外面看，但见影壁前头，站着一位老者，身高也就是三尺多不足四尺；穿着一件灰绸子大褂，茶青色缎子的福字履，高腰白袜，酱紫绒绳扎腰；往脸上观看红扑扑，两道重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亚赛两盏金灯，通关鼻梁凹鼻子头，薄片嘴颔下一部银髯，须长过腹，亚赛银针相彷，根根见肉，大耳堪可垂肩，白剪子股儿小辫。徒手不拿军刃，别看身量矮小，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众人观看也有认的他，也有不认的他的，认的他的主儿，可就是五老弟兄之中的四爷俞钧。他在家中倒是好动不好静，差不多山左成了名的剑侠，他都知道。四爷一看这个老头子，知道是山东济南府成了名的剑客，他跟铁板仙凌通是亲师兄弟，老哥儿两个，住在一条胡同里面，他在飘落江湖之后，已然就算归隐二十多年了。老头子姓鲍单字名琳号叫仁山，闯荡江湖人送美称千里独自长髯叟。老头子武学高强，一辈子成名天下，只是徒手没拿过军刃，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技术擅长于放火。他这个放火，在一套雍正剑侠图上，所有放火的主儿可比不了人家。别位放火将火药取出来，沾风就着，风小着的慢，风大着的快，那种火药得火借风势才能有效。到了人家这位鲍爷放火就不然了，人家放火药取出来随抹随着，无论天阴天晴，甚至于下着雨抹上就能够说着就着。在外面江湖绿林道提出鲍矮子，那一个全都是胆战心寒。这么一说老头子上吕留良这里干什么来，要是访吕爷为什么早不访晚不访单迟到而今呢？老人家有老人家的事。他老人家已然是百岁有余，他老人家二十年在家里隐居，自己看破了世道人情，

不愿意在外面飘落，坐定了自己一想：自己也算对了，两个肩膀头扛着一个脑袋，在外面闯得有名有姓，家成业就，在家里一忍。不承想山东地面，成了名的剑客，避世的居士，受他徒弟的愚弄，竟自出山，携带家眷移到万龙藏峰岛。老头子得着这个信，大大的不悦：别人入万龙藏峰岛谋叛大清国还有可原，你这么大的身分，身为居士，还贪的那门子富贵?!老头子越想越气，这真正是岂有此理。论起来我隐居家门，可不应当再问世事，惟独睛庐居士，他这个举动未免是以身分压人。他的思想以为是身分到了，愿意邪就邪，愿意正就正，反正没有人敢过问，所以任意作为。我倒要二次出山，混进万龙藏峰岛，全凭我的放火药，要搅你个天翻地覆。他老人家想到这里，把家里安置安置，暗含着带好了枚火药，由山东动身，来到了万龙藏峰岛。围着白沙江绕了三天三夜，并没找着相当的道路，进不去万龙藏峰岛，把这么高的一位剑客，急得脑筋绷起多高。自己想凭我鲍仁山的武功，可不敢说天下第一，怎么竟会进不了万龙藏峰岛？老头子为难了好半天，一时之间想起一个人来，可就是家住江南避尘轩的晚村吕留良。人家是剑客之中首屈一指的头一位，比我们又高着一层了，我何不把他老人家请出来，随我一同够奔万龙藏峰岛，铲除余孽，也出出我这口气。真要是把事办完，回到家中，躺在枕上睡觉，都是坦然的。他老人家把主意拿妥，由陕西西安府动身，够奔江南。这就是练武功的对于走远道没有多大艰难，真要是平常人，由山东到陕西，由陕西再到江南，不用说是访，就是这个道路就没法走。在人家鲍爷身上，很不算回事，走着道自己心中思想：就凭我只身一个人到避尘轩，三言五语，请人家出头随我一同够奔藏峰岛，凭人家

那么高的身分未必点头，我要打算叫他出头露面，必须叫他如此如此。他老人家打算见着吕爷，以言语激恼了吕留良，然后当场比手。胜负不说，大概自己也赢不了，就跟他说：自己受燕鹤所托，特此前来跟吕留良比手，并且约他前往当场较量，如果不敢去的话，就不算是英雄。吕留良知道我也是藏峰岛的人，当然邪正不同情，一定大怒，藉此随我前往藏峰岛，以尽他的天职义务侠义道。老头子只管这么一打算，他可就忘了人家吕留良那么高的身分，听见这个话难道说人家就不加以思索吗？这是老头子的秉性的关系，一辈子成名对于阅历上稍差，不然他老人家的身还得高。向来作事都是一面理，今天老头子就算又把主意想错了。还是真正由陕西瞪着两双眼睛，连夜行走赶奔江南，要拜访吕留良。中途路上没有多少话，不过就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一天来到了避尘轩，打听明白了是吕爷的住宅，登台阶叫开门，叫家人回进去。众人这才来至外面，五老弟兄及南极子、吕晚村，到了外面大家留神观看。俞四爷一看认得，老者正是鲍仁山，彼此抱拳拱手，往里面让。鲍爷真不含糊，随同众人如同众星捧月相彷，够奔里面厅房。到里面俞四爷从中指引，说："你老人家不认得这是晚老吕留良。"然后又挨位指引，"这位家住漳州外号人称挟泰山玉面南极子孙芝。"五老弟兄有不认得鲍仁山的，四爷全都给引见引见，大家相见之后，这才问道："鲍老剑客，因何一时之间前来拜访吕老剑客？勒令要求比手。"鲍仁山也不隐瞒，就把他老人家那片假话说出来了：说现有隐居万龙藏峰岛的居士爷睛庐居士燕鹤，闻晚村的大名，有意论论高低，未肯亲自前来，叫我作第一步，我跟吕留良比手。倘若不敌我那就不用说了，如果说我不是对手，请你

一同随我够奔万龙藏峰岛，燕居士在岛内候驾。如果吕老剑客不愿意跟我比也成，只可随我一同前去。这个话片面的理，不用说人家吕留良，在场的五老，以及孙茂昌，那一个都能明白。这分明是嫁祸于人，打算叫吕留良够奔万龙藏峰岛去找燕居士；往近处说这就是拿燕鹤的名姓吓唬吕晚村，他是另有所图。晚村吕大先生，听到这里满面带着笑说道："鲍老剑客你我初次见面，跟我所说这些话，可不是我多疑，情理不切分明是妄言欺人。"大先生说着话暗含着以目观察，要看一看鲍仁山的动作。老头子这个地方，就叫羞恼变成怒。听人家吕大先生用这个话一挤兑，他自己无话可答，只可说道："吕老剑客你老也不必多疑，既然说到这里，我请教请教你老的武学吧。如果你老赢不了我，那就不用说了，倘若我不是你老的敌手，你老不跟我到陕西西安府，我必然将晴庐居士燕鹤请到这里，跟你老比手可也就是了。"老剑客吕晚村一看这个鲍仁山突如其来的状态，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受了别人的煽惑，到这里非要以武学跟我比较不可。他恐怕他的武力不敌，又提出来燕鹤，好在他们都是山东人。叫我跟你比手，那焉得能够。这几天我的心思不整，五老弟兄受了别人的煽惑前来，接着就是孙茂昌，如今你又到了！倘若是我一时失神输了招，坐在家中老了老了跌这么一个斛斗可犯不上。想到这里连连摆手，叫道："鲍老剑客，谈到比手我可不敢；谈到武功留良不过枉有虚名，实际上实在缺于研究；要说我不会武学，这个话我可不敢说，倒是练过几招。动手我可不敢，头一节你我无冤无仇，感情上非常不错，既然你老到里，我就算甘拜下风，请你老落坐吃茶。如果说欢喜留良，由这里说咱们是越交越深，我多得你这么个朋友。"任凭老头子怎么

说，鲍仁山连连摆手，非要要求比手不可。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有一位看着气不出，就是那位南极子，自己坐定，思想，凭我孙茂昌，太官白老剑客的弟子，人称挟泰山力大无穷。来到这里拜访吕留良，受了他的圈套，来了个五福捧寿，虽然不算败北，也是很无意味。今天我何不施展手术，拿这一个鲍仁山试试我的能为，也叫山东五老及晚村大先生看看我的能为，好晓得我不是无能之辈。想到这里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叫道："鲍琳我可不是当着吕老剑客说话偏向他老，既然晚村不愿比，你也就该罢了，何必非要如此不可呢？人家并非是实在惧怕你的武学高强，不过嫌你身分小。你要非比不可，孙茂昌斗胆，我要给你接接招。"鲍仁山暗想：喝，真正是看不起人！凭你孙茂昌能有多大的能耐，竟敢说给我接接招？也罢我先跟你走两趟，赢不了你我也不用找吕留良了，赢了你的话自然吕留良就出头了。想到这里遂说道："孙茂昌，既然愿意给我接招，我也算求之不得，请。"说到这里晃身够奔院内，大家也不能拦，连五老弟兄全都出来了。晚村大先生要不然可也就拦了，自己也打算看看这个鲍琳，有多大的武功，知道他们师兄弟两个人，那一个都不是平常的主儿，今天倒要瞻仰瞻仰。大家来到院中，孙茂昌站在下首，上首让给鲍琳，也用不着说多少话，彼此抱拳说道："请。"就见鲍仁山往前一蹿，左手一掌够奔茂昌的面门一晃，这一招的名目叫引手，右手一掌够奔孙爷胸膛便打。你可别看鲍爷身量矮小，伸出手来往上奔，巴掌上挂着风声。茂昌往旁边一闪，用手一搭他的胳膊，横掌进招。这二位老者，胡须都是白的，在院子当中动手，身体灵便不亚如猿猴一般，晃动身形银髯飘洒，好似两片白云，脚底下微闻声音。众人观看位位点头，这

几位都不是平常人。山东五老全都是剑客的身分，不过比吕爷略差一点，晚村大先生看着也是不住的点头。在先前还不以为然，后来二人招数走开绕缠在一处，各不相让，亚赛走马灯相彷，那才叫伸手如瓦陇攒拳如卷饼。比来比去，孙爷往前一抢步，双掌合在一处，够奔鲍爷顶梁便砸。这一手的名目叫作双劈掌，又名童子拜佛，可别看鲍爷这么一身好功夫，真要是双劈掌劈在顶梁，脑袋劈不碎，脖子也得打折了。鲍琳看的明明白白，看见双掌到，向前上步，双手向上一伸，名目叫举火烧天。跟着往两旁边一分，拔云见日。茂昌看的明白，随着双手往下一搭位，叭的一声把鲍爷的双手掳住，鲍爷丹田一叫力，两个人这个时候立刻就要分出胜负。在旁边大先生留良看的明明白白，这才叫旁观者清，赶紧说道："二位切不可用力，这一手就算是绝妙尽命之招。倘若二人一用力，各有损伤，动手这二位全都到了分了。"动手到这个场中，大先生留良一答话，二人各自撤手，捻髯相观。大先生这才说道："里面坐吧。"众人来到屋中落坐，大先生向众人说道："我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说。"众人一听只可以拱手相让，留良让大家各自坐稳，这才说道："鲍老剑客，你跟你师弟铁板仙凌通，你们弟兄久居山东，真可以称得起急公好义，大名鼎鼎。一旦之间来在我的门首，口口声声叫我出来比手，这个原因在那里？"鲍爷也不隐瞒，就把自己忿气燕鹤，身为隐士不应当随同他的弟子辅助万龙藏峰岛叛反国家，"我因为一愤之余，够奔万龙藏峰岛，打算打搅他一个地覆天翻。没想到到了岛下，围着白沙江绕了三天三夜竟无法入内。我想比我功夫高的主儿，也就是大先生吕留良，我来到这里直说又怕你老不点头，故此才想了这么个激将之法，到此跟你老比

手。没想到这位茂昌孙爷的功夫就比我高，错非是有你老从中拦阻，不然我们势必要分出输赢。像我等这个年岁，动手有了输赢未免不好看。话我可说明白了，总算我任性不对，今天我请示老剑客，可否随我一同入岛，无论如何还是别叫我失望才好。咱们到了那里找一找燕鹤，问问他这个居士，所作所为倒是正当不正当，看看他见了咱们有何话说。”晚村大先生连连摆手，叫道：“仁山鲍老剑客，先前咱们可没见过面，今天咱们就算是一见如故。我可不是说出话来偏向燕鹤，凭他这么高的身份，号称居士，作事当然比别人多看一层。他这一次入万龙藏峰，决以不是辅助西安侯叛反。当然是混迹其间，坐观动静，时机一到必有倾覆西安侯志愿，我这句话说的你还不明白吗？”鲍爷闻听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这个话倒是也有你老这么一说。可有一样儿，这不过是以君子之心度君子，究竟未能找出真凭实据。再说我由打家里出来，就为这段事往返跋涉数千里，若不看见一个水落石出，就此回归家门未免可惜。”这句话尚且未能说完，在旁边孙爷答话了，叫了一声：“老人家，我也是闲着没有事，如果你老人家有意二次够奔万龙藏峰，你老把我带着。倘若有机会混进岛内，该着露脸，作一件惊人的事业，也不枉我的老师传艺一番，虽然不说天下知名，差不多都知道有这么个挟泰山玉面南极子。”仁山一想这个话也对，孙茂昌的功夫实在比我高，就是不比我高，一个是死的两个是活的，也比我自己前去强的多。看这个样儿，晚村说话替燕鹤遮饰，大概约他前往不肯出头，想到这里，叫道：“茂昌孙老剑客，你老要愿意前往，我是欢迎的不得了，我借着你老这身武功，混进万龙藏峰，在里面作份事业，也未可知。”又住在了吕宅盘桓了几天，孙茂昌这

才把自己包裹收拾收拾，跟随着鲍爷动身，留良大先生每位送了四十两纹银的路费，这才拱手作别。

老哥儿两个在路上说说笑笑，也用不着紧走，不过就是遛遛达达，在路途上也没有别的事，不过就是晓行夜住，一路上没有多少话。这一天可就来到了河南地面，这个天可就越走越热了。老哥儿两个一商量，白天可就不走了，计议好了夜行，路上也清静，再说也凉快。这一天夜间天在定更的时候，月明星稀，正在行走光景，老哥儿俩正说说笑笑，忽听嗖一声，一条黑影，茂昌止住脚步，叫了一声："哥哥你老看，黑夜之间，施展夜行术，这个人的脚程还不慢。据我看这人决非良善，你我弟兄没有什么事，何不追上前去，看看他是干什么的，看他个水落石出，大概出不了那两个字，"非奸即盗。"老哥儿两个各自点头，身形向下一矮，往前便追，虽然说是追赶黑影，鲍爷心里还负着一口气，暗想：吕宅比手我险些输招，你还是以为我的武功真不如你，今天我登开了双腿，也叫你看看我的夜行术如何。孙爷虽然没有这个思想，可是看见鲍爷这份脚程，不由得心里赞美，虽然说不比自己高，可是也不比自己矮，人称剑客果然名不虚传。一面想着紧紧往前走，猛然间就见鲍爷三晃两晃，不知道他走向那里去了？细一看前面的黑影，仍然施展夜行术，往前走着。孙爷心里想着，不问可知这位鲍老剑客别有用意，倘若是这条黑影的事，被他走到头里调查明白，未免我孙茂昌脸面上有点不好看，我不必管他，先追上黑影有什么话再说。孙爷把主意打妥，在后面紧追，走了有二里多地，猛然间这条黑影失了踪迹，孙爷追到切近一看，原来前面是一座庙，老头子围着庙转了一周，并不见有动作。自己心里说，这条黑影

不论是原住或者现来，大概一定落在庙里了，打算看他个水落石出，只可到庙内暗含着踩探一番。想罢来到切近，没走前面的山门，绕到后面，四外观看并无动作。这才踊身跳上墙去，胳膊肘跨住墙头，里面黑暗暗看是看不见，侧耳听了听，半点声息皆无。老头子跳下来蹿房越脊各处观看，果不然在后层殿档配殿上，看见一个人隐身脊后，那个意思似乎在那里等候时光。孙爷有心过去伸手将那人拿住，又一想不可，从中什么事我尚且不知，倘若一时莽撞，如果那人是条英雄，岂不叫他小看我南极子，作事没有身分。倒不如我在暗中观看，倒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不怕他是个盗贼，容着他偷了人家庙里的东西，然后我再将他伸手拿住，到那时岂不是真赃实犯吗？想好了主意，将身隐住，暗含着观看，直候到院中各殿灯光熄灭。就见那人轻轻的飘身下去，一直够奔正北大殿，站在殿门口呆了好半天。不问可知一定是取绒绳开锁头，果然推开了隔扇，转身够奔里面，在殿内又过了好半天，这才见那人由里面出来，隔扇门带好，扣门鼻挂锁，轻轻的把锁簧按死，伏身往各处看了看，然后踊身上房。孙爷暗含着在后面跟随，一直来到庙外，走出来约有半里地，老头子脚底下一用力，早已来在那人的前面，道路当中一站，高声喊道："呔，大胆的贼人偷盗庙里的物件，我看你往那里跑。"那人闻听站住脚步，上下打量打量了孙爷，真不亚如寿星下界，不由得吓了一跳，这才说道："难道说你是恶僧人的余党不成！你可晓得我并非寻常之辈，依我说闪开道路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孙爷闻听一笑，说："告诉你我也不是庙里的余党，不过行路至此，看见你到庙里施展技能，在院中大殿里面过了好半天，可不知道你偷的是什

么。说了实话还好，倘若不吐真情，你可知道挟泰山玉面南极子的厉害！”老头子将然把话说到这里，就听那人问道：“你老莫非姓孙号叫茂昌吗？”老头子点头说道：“不错正是孙茂昌，你何以知晓。”那人并不言，身形跪倒向上行礼，口称剑客爷在上，恕过小子有眼无珠，说话冲撞你老人家。”孙爷愣怔了，赶紧说道，起来，你是何人，怎么认得我。那人行完了礼站起来，叫道：“孙老剑客，此处说话不便。我也姓孙名叫孙世珍，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玉燕子，住家就在前面孙家林。我打算请你老人家随我一同够奔寒舍，但不知剑客爷肯其赏脸赐光吗？”孙爷这个人倒是个痛快人，听孙世珍如此一说，遂点头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头前带路。”孙世珍在前，老人家在后，工夫不大，来到了一座大村镇，看情形总有千数来户人家。孙世珍领着老人家穿街过巷，来到了一家门首，孙世珍叫开门，把老头子让到里面厅房，看了看虽然不是富户人家，可也不算寒苦，不过丰衣足食，小康的家道。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坐，孙世珍由腰间取出一封书信来，叫道：“老剑客你老要问，我到庙里干什么，你老看看这封信就知道。”孙爷将来信接到手中，打开看了看，原来是有人嘱托他前去庙里栽赃。孙爷不看则可，这一看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用目看了看孙世珍，连连说道：“我可不明白。这庙里的和尚怎么招惹你们啦，因何前去栽赃？”孙世珍并不慌忙，就把从中的原因，从头至尾细说一遍，老人家听罢不由得就是一怔。

书中代言，这个地方是河南滑县的地面。孙世珍有个师兄，名叫云奇，外号人称赛李逵。他在滑县县衙里面当一名三班总役，红名大头，仰仗他身上的武功，手中一对短把斧，

果然境内安安静静，虽不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明火路劫的事很少很少。县太爷郭文清郭大老爷，知道云奇是条英雄，非常恩待。这天早晨忽然有东乡地方前来报案，说柳洼庄一夜之间，李赵两家一个是少妇，一个是长女，全都是先奸后杀，并且偷去金银很多，临行在墙上留字，自称花和尚。这一起报案的没走，紧接又来了两拨，不过就是日期不对，全都是先奸后杀，临走留字也都是花和尚所为。值日头儿只得到后面书房报告，县太爷一听就是一怔，无法只得带人前去验尸。到一处事主全都哭哭啼啼，要求县太爷捉拿盗匪，给死去的报仇。郭大老爷全都验完了，三个姑娘一个少妇，果然全都是先奸后杀，也有失盗的也有不失盗的，知县全都用言安慰安慰哭主，叫他们各自备棺盛殓掩埋，本县一定限期拿获采花淫贼，给已死者报仇。验毕回归衙署，到了书房里面，未及脱换公服，赶紧叫人把云总役请到了后面。郭知县叫了一声："云奇，本县仰仗你是条英雄，境 内并无偷盗劫杀的案件发生。现在这就叫突如其来，怎么会一连就出了四条采花的命案，可见得此贼并非寻常可比。我给你二十两纹银的盘费，务必要认真查访，如果不能破案，不用说你就连本县也担不了！不可耽误你就赶紧去吧。"说到这里郭知县启私囊给了云奇二十两银子。大班头接了银两，转身出来，来到班房，把马快三班的伙计全都叫到了近前，说："你们大家谁耳朵里有这么个花和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没有？"云头说完了这句话，就见大家彼此全都面面相观，连一个答言的全没有。云奇明白，不问可知，大家全都不知道。这个谁也难怪，连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就会知道吗？这才说道："既然大家全都不知道，咱们只好分头前去寻找，当时指着东西南北把人可就分开了，

每一拨给两吊大铜钱，如果得着了消息，不可轻举妄动，省得打草惊蛇。”大家点头答应，事不宜迟，各自分头前往。云奇自己一个人出了衙门首先够奔孙家林，到了师弟孙世珍的门首，在外面一叫，孙世珍出来一看是师哥，赶紧往里让。到了厅房落坐，世珍问：“师哥今天这么早来到兄弟这里有什么事吗？”云奇点头说道：“不错，正是有事跟兄弟你商量，并且还求兄弟你帮个忙。”说到这里可就把如何如何出了几条命案的话一说，孙世珍闻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可了不的了，凭我师哥的威名，在河南滑县地面就算是大名鼎鼎，江湖之中成了名的英雄，当然他也不能前来作案。要说无名之辈，他也没有那么大胆子，既然这个小子，连作数案，临行还敢题名，可见得不是寻常之辈 。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师哥，据我看这段事决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既然一点线索皆无，咱们哥儿两个到外面看看去吧。”由这一天起，弟兄二人每天各处明查暗访，一连就是七八天，并没有一点消息。这一天云奇来到孙爷的家中，叫声：“兄弟这可活该咱们弟兄不现眼，昨天伙计们在东南不足五十里，调查出来，大方庄的庄主窝藏江洋盗匪，坐地分赃，大概这个花和尚就许落在了大方庄。听说为首这人姓方名勃，外号人称铁太岁，两膀一晃有千斤膂力，并且是武术高强。也别管他是真是假，你我弟兄今天晚晌前去探听，倘若有花和尚在那里，伸手将他拿获，岂不是天假之便。”孙世珍闻听也是喜欢的了不得，哥儿两个吃完了早饭，各带军刃暗器，顺着东南大道，可就走下去了。日色平西来到了大方庄，看了看这里庄子很大，约有五六千户人家，前后两条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哥儿两个找了一家小酒馆，在里面吃晚饭，顺便打听明白铁太岁方勃

的住宅，弟兄二人暗含着前去踩了踩道，然后在庄外树林里面隐住身形。等到天交二鼓，二人收拾利落，一直够奔方宅，由后面进宅蹿房越脊，来到了中院南房上。一看北厅里面灯火闪烁，隔着纱窗看的明明白白，里面坐着四个人，两个年青的一个老头子，还有一个出家的和尚。里面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年老那人说道："我铁太岁自从打幼年以来，飘落江湖，作的案子无多带少，可有一节，没有一次采花案。到如今老了，各位英雄抬爱，叫我给他们在这里作个接手，可并非是我说大话，别说没有官人知晓，就是知道了他也不能怎样我，不就是县衙里面的三班大头云奇吗？类乎像他那种能耐，十个八个也放不在我的心上。不过所差就是这个案件，作的差点，叫江湖人知道了说咱们不是人物。"老头子将然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和尚说道："老庄主你老不用着急，我作案有我的心思，官人不来不用说，官人来到这里，自有我一面承当。"云奇这个人本来是个急性子，他一听案件果然是这个和尚作的，遂向孙世珍招呼："兄弟你给我巡风，哥哥我要下去，捉拿淫僧。"孙世珍将然要说先别忙，这么个工夫云爷已然跳下去了，由腰间撤出来双斧，高声说道："采花的和尚，这场官司你还不打吗？现有三班总役云奇在此。"这一句话不要紧，把群贼全都吓了一跳，惟独老贼方勃哈哈大笑，带领着群贼来到外面，吩咐："长起灯龙火把，我要瞻仰瞻仰，这位赛李逵。"吩咐完了跟着有人燃起灯龙火把，光明如昼。云奇借着灯光一看，别人都不说，唯独老和尚，白素素一张脸，白中透青，身上穿的僧服全都是绸缎所制，一看就知道是采花好色的淫贼。遂用手中斧子一指道："先奸后杀四条命案，难道你还走的了吗？"和尚微然一阵冷笑，叫道："云奇，你的师傅白老道，我

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在山东济南府，他把我的师兄弟几个人完全赶走，只落得没有安身之处。跟人打听你是他的徒弟，我特意拜托老庄主给我复仇，这才到外面前去作案。依着老庄主叫我到外面偷盗窃取，我一时报仇心太急，故尔作了几条奸杀命案。实话告诉你吧，我的法名叫大通别号人称花和尚，只要你叫你的老师到此，我和尚决不含糊，准随你打官司。”云奇微然一笑，叫道：“大通，今天我既然见着你要说不跟我走可不成，国家的王法你不走我要伸手拿人。”和尚听到这里，也是一阵狂笑：“来来来我倒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说着话徒手不拿军刃，身形向前一蹿，举掌便打，云奇凭一对短把斧接架相还。和尚的能为还真不错，别看徒手不拿军刃，跟云奇打了个不分高低，动手不到二十个照面，方勃叫了一声：“大通住手。”和尚往旁边一闪，有人递给老头子一对护手双钩，老头子乐嘻嘻来到近前，叫道：”云奇，按说我可不该管的事，皆因他是我的徒侄求到我的跟前，我可就说不上不算了。今天可不是方某说句大话，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的了十个照面，我就不叫铁太岁。可有一样儿，今天我也不结果你的性命，我也不拿获你，打倒了之后，你只管起来走你的，约你的师傅也好、另外约请高人也好，姓方的家中等候，那怕你带着官兵大队前来，我也决不在乎。小子有能为你就进招吧！”云奇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才叫反了呢，恃强拒捕还要道字号。想到这里一句话没有，轮斧便砍，方爷并不躲闪，只用手中钩的月牙子一接，哨的一声那一只钩，已然够奔胸膛，云奇撤斧闪身，差招换式，打在了一处。人家方爷双钩舞动如飞，不亚如一团白光相仿。头几招赛李逵还可以接架相还，七八个照面之后，可了不的了，

前后左右全都是钩了。赛李逵心里着急，一发慌被铁太岁双钩用巧女纫针的招数，够奔左右太阳穴扎来，云奇只得矮身形缩颈藏头，双钩倒是躲开了，方勃飞起一脚，嘭的一声将云奇踹了一溜滚，双斧已然扔落尘埃。老贼身形往旁边一纵钩交左手，右手理髯哈哈大笑道："云奇别的话不用说，你就快请你的老师白老道去吧，斗的是他，我并不难为你，赶快给我走开。"云奇羞恼无法发作，双手按地拾起了双斧，一语未发，转身上房去。孙世珍看的明明白白，只得跟着师哥一同出离了方宅。走出了方宅，出庄往回走，云奇叫了一声："兄弟，咱们弟兄算栽了。我打算也不回县衙，差使我也不干了，由打这里出门，远走高飞，到处访名师投高友，我要二次学艺。功夫练成了，能够赢的了方勃，我回河南滑县，赢不了他我永不回家。"孙世珍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师哥这个话我可不应该说，到如今你老这么大岁数，还是当年小孩子的脾气。真要是你老不在县衙作事，我们到这里拜访姓方的栽了斤头，有你老这么一说。到现在这个话可说不的，常言说的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老在县衙里面当一份红名总役，县太爷待你老那份恩典，所为的不就是有了事，仗着你老给衙门里出力吗?到如今接二连三出了人命四条的案件,这正是你老报答国家的日子，访不着贼人也应当宛转周折不辞辛苦各处调查。既然看见了贼人，我们伸手办案那算对了，至于说咱们的能力办不到，应当设法请人，无论如何也得破案，那才算对。一旦之间你老因为不是贼人的敌手，你老就要远走高飞，叫县太爷他老人家应当怎么办呢?"赛李逵听师弟所说之话倒是有理，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道："兄弟你说的话倒是不错，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咱们弟兄自从老

师他老人家走后，不敢说是成名天下，在滑县地面论武功，没有盖过咱们弟兄的。一时之间你说前去请那一个，不错，老师来到，大概总能够将群贼拿住，怎奈他老人家，是云游的性质，行无定所，也没有地方找他老人家去。就打着说行文上宪调来官兵，外人不知道官兵是怎么回子事，咱们弟兄还不知道吗？那不过就是有名无实。有高人率领，叫他等呐喊助威可以行的了，指着叫他拿贼那不是白说吗？我也知道我所说之话不对，可有一样，无法可想你说叫我怎么办呢？”孙世珍叫道：“哥哥，你老可别说滑县地面没有高人，我提一位你老听听怎么样。孙家林真武庙的方丈，你老说怎么样？”云奇一听连连摆手，说：“兄弟你这才叫废话呢。真武庙老方丈元清长老，你知道他是剑客的身分，难道说我就不知道吗？连话都不跟人说，求他办事那如何办的到呢！”孙世珍闻听一笑道：“话虽如此，也在乎人办。前去叩求当然不成了，见也见不着，打算求他我有个法子，可得你跟县太爷把话说明白了，给我个凭据拿着，我才敢去办呢。”云奇说：“兄弟，只要你在法子请出元清长老，这个全好办。”孙世珍便画策道：“他既然不问世事，还慢说咱们去，就是孙太爷前往，也是白费。到不如找些个妇女的衣服首饰，夜晚之间随便放在他的庙那里都成。明天县衙来人围庙，拿和尚搜赃，贼证搜出来，然后跟他们方才说明，叫他跟着到趟县衙。只要他到了衙中，叫县太爷问为么出家人不守清规，偷盗窃取还不说，还要采花作案。和尚当然不认，你在旁边作保，说他向来本分，这一定是有人诬告，倒那时元清长老必然感谢你的好处，紧接着你就提贼人已然访着下落，只要将他拿住，高僧自然就没有事了。回头你再说你的能力办不到，堪堪贼人要跑，他为他

自己名誉关系，当然同你前去拿贼。事情办完了，把话跟他说明，县太爷向他道谢，你我再在他的面前请罪不迟。栽赃这个事我倒能办，你可得叫县太爷给我写封信当凭据，不然我可不敢办。主意我可出了，你若要不给我一个脱身的证据，就是你老自己办去我也前去破坏。”云奇连说这个计策果然不错，哥儿两个计议停妥，中途分手，云奇回归县衙，孙世珍回家。云奇到了衙署之中，见着县太爷，把拿贼的经过说了一遍，后来可就说道，自己的师弟孙世珍所出的主意：“请元清长老出头，请你老给他写封书信，给他作凭证，不知道这事可能办吗？”县太爷一听，遂说道：“无论如何，还是拿贼要紧，不但我给他写一封书信，并且还把请元清和尚的理由写明，俟后也好跟老方丈说话。”说到这里知县亲自提笔作了一封信，打发人交给了孙世珍，孙爷这才到真武庙前去栽赃，可巧被孙茂昌赶上。孙世珍把话说完，玉面南极子孙爷听着可笑，心说我活了这么大年岁，就没听见说过这么请人的，这也难得他们想出这个主意来，自己尚未答言，就听孙世珍说道：“孙老剑客，你老的大名我们弟兄早就听见说了，这不是你老既然赶上了吗，老人家行侠作义，济困扶危，没别的求你老搭把手吧，只要老人家你老管，那就算是弹指之易。”孙爷闻听一笑，叫道：“孙世珍，这话你也别这么说。你不是已然到真武庙栽赃了吗？我打算前去见见这位长老，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孙世珍听了半天，没答出话来，茂昌明白他这个意思，必然以为元清长老不与常人相见，当然说我去了也不准见的着，这才说道：“孙世珍，你不用猜疑元清不肯见，你随我前去自有道理。”孙世珍无法，只得头前带路，同着茂昌孙爷够奔真武庙。来到山门前老人家叫孙世珍叫门，孙世珍

心说深更半夜，却要叫门，寻常日子白天尚且不见，这不是白费事吗？虽然这么想着无法，只得上前扣打门环，将然打了一下，里面有人问道："谁？"跟着门开了，出来一个小和尚笑嘻嘻说道："莫非是挟泰山玉面南极子孙芝孙茂昌，跟玉燕子孙世珍二位？"这句话不要紧，把孙世珍吓了一跳。茂昌走上前来，答言："不错，正是我们两个人。少师傅劳驾，到里面回禀一声，我要见见你们这里老方丈元清长老。"和尚闻听乐嘻嘻的说道："二位里面请吧，他老人家早就在后面禅堂候着了。"茂昌孙爷可明白这里面的话，孙世珍他那里知晓，不问可知，当然是孙世珍栽赃之后，和尚跟随出来，就连自己在途中向孙世珍说话，以及到孙家林所说的话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必见面就知道这位元清长老，身为剑客名不虚传。这才随着小和尚够奔里面，到了禅房，小和尚先进去回禀一声，里面说了一声请，小和尚出来把二位让进去。二人举目一看迎面站着一位胖大的和尚，身上一概是粗布僧服，头顶峰光面如满月，二目如灯颔下无须，精神潇洒一望就知道是世外的高人。和尚见生就的奇像，貌赛南极子，彼此暗自赞叹，这才互相通名问姓。孙茂昌拱手和尚问讯，旁边过来孙世珍跪倒就给和尚磕头。和尚吩咐一声叫他起来，大家这才落坐。孙茂昌这才说道："方才我跟孙世珍到孙家林，看见高僧在后面跟随，实在是叫孙茂昌佩服。"元清倒吓了一跳，准知道人家孙爷身分不矮，遂念了一声："弥陀佛，老英雄夸奖了，孙世珍等不过是慕名于我，故此栽赃相请。既然现在遇着老英雄，求你老随同他等到一趟大方庄，不比老僧前往又强百倍吗？"茂昌孙爷连连摆手，遂说："高僧还是求你老辛苦一趟吧。实话跟你老说，方才我说的话，实是诈语，皆因

仰慕你老人家是位高人，不可交臂而失，故此前来拜见，请你老人家不必推辞，咱们一同前去就是了。”和尚哈哈大笑道：“老英雄何必过谦，不必以言语推诿，阁下前往铲除这一二个恶魔，准保易如反掌。云奇、孙世珍还不说，就算老僧转请，老英雄不必推辞，如果方庄事毕，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可以到我庙里盘桓些个日子。”孙爷所说本来是诈语，到如今实话实说，元清反倒不信，茂昌自己倒觉得好笑，无法只得点头。和尚这才说道：“此时我并不挽留，请老英雄同孙世珍够奔县衙，会同云奇到方庄办事要紧，省得延时有变。”孙爷这才告辞，元清伸手拿过一个包袱来，交给了孙世珍，世珍一看正是自己栽赃之物，觉着不好意思，刚叫了声：“老剑客爷，”和尚即连连摆手道：“不必多说，我早已明白，赶快随孙老英雄去吧。”二位孙爷往外走，和尚送到山门外。不表元清长老，单说茂昌一想，我何必前去找云奇呢，找个地方等候着，够奔大方庄就是了。往前走不多远，来到一个小树林，孙茂昌叫道：“孙世珍，我在此等候，你自己够奔衙门去叫云奇，快去快来，要不是因为他是官人，咱们由这里一直就前去了，皆因作事不可没理，办的是案子，不得不凭官捉拿。”孙世珍答应一声，施展陆地飞腾，到了县衙班房。云奇一看赶紧问：“兄弟你栽赃怎么样？”孙世珍连连摆手，现在是这么这么一段事，哥哥你就快跟我走吧。云奇不敢怠慢，传齐了马快三班，跟着孙世珍来到了树林，见着孙茂昌先行见礼，然后大家够奔大方庄。来到庄上，天可就大天大亮了，云奇头前带路，一直来到方宅门首。家人早就看见了，赶紧到后面报告庄主，老头子方勃铁太岁，赶紧来到门外观看，果然云奇又到了，乐嘻嘻说道：“云头，你的老师白老道来了没有？”云

奇应声说道："来了。"这本是一句气话，方勃信真了，遂说："既然如此你们在此处略候，我到里面就来。"说着话回到后面，工夫不大，带着二位年青的以及花和尚，老头子头前带领，手擎一对护手银钩，高声叫道："云奇，宅内狭窄，你我到村外一比，如果能够胜的了我，看见了没有，花和尚立刻随你等前去到案。"云奇点头答应，暗含着递眼色，告诉自己的师弟，以及随来的众位伙计，各自亮单刀铁尺，前前后后暗含着看上花和尚了，怕的老贼输招，他等一齐逃走。铁太岁方勃虽然也是为非犯法的贼首，怎奈尚且无有案底，拿住他不过清理地面，拿不住也没有多大关系。最要紧就是这个和尚，身为三班大头儿，这地方全都得明白，众人各自留神，已然来到村外旷地方速往当中一站，眼看着孙茂昌说道："但不知白老道在那里，"孙爷乐嘻嘻说道："我不知道什么叫白老道黑老道，我就知道好汉子作好汉子当。既然作了案就应当打官司，为什么还要恃强拒捕呢？听从我的言语，犯人赶紧随我们打官司，不然的话一个跑不了。"那位说就凭孙爷这么高的身份，就是这样说话吗？这可就是说看人下菜碟了。别看铁太岁方勃闹的这么凶，在老人家耳朵里可没有他，准知道是个无名的盗贼，故此才这样说话。方爷接着说道："你是何人？不必说风凉话，有能为过来跟铁太岁比比手。"孙爷乐嘻嘻说道："那是自然了，要不然我们来干什么呢！我倒看看你这个铁太岁有多大能为。"老头子说到这里，徒手并不能拿军刃，迈步来到近前，口里叫道："这来这来我开开眼。"方勃双钩一分，藏钩现月够奔老人家胸前便点，老人家并不慌忙，看着军刃来到切近，身形一晃，已然躲过，凭双掌接架相还。动手有五六个照面，茂昌孙爷点了点头，暗想：无怪

他在贼群之中，高出一头，虽然他这能为在我眼内不算什么，平平常常人还是真赢不了他。老头子一高兴，掌走连环，上面一晃身往回走，引得方勃双钩并至。这才滴溜身形一转，双臂一伸，这一招的名目，叫作金凤寻巢。方勃想躲已然不及，嘭的一声掌打右肋，噔 啷啷钩落尘埃，翻身栽倒。孙爷不过用了二成力，要不然焉有方勃的命在！老头子孙茂昌哈哈一笑，方爷一咕噜身爬起来不及拾军刃撒腿就跑。那两个年青的也随着他落荒而逃。众差人看见方勃一倒，各自一摆军刃，已然将花和尚围住，和尚一看也准知道跑不了，只得亮一亮亮银棍，遂说道："你们不用这样手忙脚乱，官司我打了。"云奇腰中掏出锁链，将花和尚一锁，云奇、孙世珍走到茂昌孙爷的面前，打算说几句感激的言语，孙爷摆手道不必多说："带着差事快走。"二人向老人家拱手作别，带着花和尚前去完案。如何按国律惩治，以及查封方勃的宅院，这全都不必细表。

单说挟泰山玉面南极子孙茂昌，看着众人走后，自己心中思想，蒙我的老师传授，一封镔铁双橛，可称得起打遍了天下无敌，一旦之间闯出了一个小小名誉，也不枉他老人家传艺一场。皆因中途因为追赶黑影，跟一位鲍琳鲍仁山，也把道路走错，我既然找不着他，他大概也不至于找我，不问可知他已然够奔万龙藏峰岛去了。我要在后面紧追，也许在中途相遇，至晚在岛的切近当然可以遇他。老头子把主意拿妥，并不思索，顺道够奔陕西，一路上也没有多少话，不过就是行船过渡，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了陕西西安府，转奔白沙江，来到江沿近前一看，江水滔滔，白浪滚滚，万龙藏峰岛，陡然矗立，山势险恶异常，一望无际，囫

囫囵囵，并无山口，白沙江这道江水，把一座万龙藏峰团团围住，再看了看挨着白沙江的江边，一段段全都是芦塘。老头子围着这道白沙江，大概环绕了有三五天，老人家并未找着入岛的道路。老头子走在无人之处，倒 揹 两手自己点了点头，微然一阵含笑，莫怪鲍仁山，说得万龙藏峰岛如此险恶，彼时我听见这个话尚且有点不服，今天一看这才明白我的见解不到，这座山真正是名不虚传。你说人家鲍琳这个身分，比我矮不了多少，他尚且围着白沙江转了好几天，找不着道路进岛，何况是我。自己为难的了不得，这时堪堪太阳就没下去了，好在一样儿，自己已然打过尖了。他老人家顺着白沙江江沿往前紧走，来到芦塘切近，猛听芦塘里面哗啦一声，芦草一分由里面走出一只船来，这只船叫人看着特色：长不足六尺，宽有三尺左右，原来是一根整竹，当中挖出舱口，后面安着竹舵。这种东西出自云南，每节都有七八尺长，特长的够一丈多。上面站着一个人面目苍老，身上穿着蓝粗布的半截褂，下面蓝粗布中衣，白小辫挽了一个揪儿，手里拿着一根青竹竿。孙芝留神一看，但见这个老头儿二目如灯，不问可知这一位当然也是武术家，不过没见面不知道他老人家是谁。就见人家用眼看了看自己把船靠在江沿，手擎青竹竿支住竹舟纹丝不动，眼看茂昌点了点头叫道："老朋友，未领教你老贵姓，围着白沙江已然转了好几天，莫非是打算要进万龙藏峰岛？把你的名姓说出，我好知道你是那路的英雄。"孙爷听到这里有心不说，未免不合适，倘若说出来他已然知道我绕了好几天，未能进岛这够多么丢人。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老朋友你老要问，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家住漳州姓孙单字名芝字茂昌，外号人称挟泰山玉面南极子。"那人闻听微

然含笑，遂说："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太官白爷的弟子，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但不知来到这里有何公干？难道说要探万龙藏峰岛不成。"孙爷一想：这个话要是不说未免不合适，再说他已然知道我是太官白爷的弟子，他也许是一位世外的高人，也未可知。今天打算入岛，实话跟他实说，也许他指给我一条明路。想到这里，这才连连答应："不错我打算入岛，来到这里数日的光景，未能找着入岛的道路，未领教你老贵姓，倘若知道入岛的明路，望求指教。"老头子听罢，也不客气，遂说道："入岛我倒可以把你带进去，我的名姓暂不必跟你提，只要你到了岛内有了立足之所，你自能晓得我是何如人也。有句话我倒要嘱咐你，到了里面不可自任豪雄，里面成了名的高人颇多。一旦之间，露出了马脚，可关系甚大，也没有别的关系，可就是怕你一时口不严，把我指给你的密道说出，你我倒不要紧，恐怕日后再有人打算进他的万龙藏峰，无路可入，咱们可不敢自夸为身分高，不过秉正天职义务侠义道，尽心于天职就是了。"茂昌听老头说话直爽，孙爷料着他不像歹人，或者不至于有意外，又一想我跟我的老师练这些个年，凭我手中的军刃，就打着说有了意外，难道说我还惧他不成吗！孙爷正然思索，就听那老头子叫道："茂昌孙少剑客，天气尚早，你不必多疑，请来登舟我送你入岛。"茂昌也不客气，这才拱手说道："好说你老人家，你老就多辛苦吧。"看准了竹舟，脚尖点地，嗖的一声纵上了这只小竹舟。归了包堆，船不到六尺，上面站上两个人，漂漂荡荡，老头子用青竹竿拨着江水，晃晃悠悠，竹舟顺流而行。老头子孙爷站在竹舟上面，心中思想：看起来人为万物之灵，一点儿也不错。在这江水滔滔之中，放上这么一个

独竹舟，坐上两个人还是这样稳当，你说这是掌舟的人能力大，还是这个江水能浮这种船呢，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小船穿过了江心，够奔山根，然后又绕走西北，走够多时，才看见碧荫葫一带竹塘。竹舟穿入竹塘里面，本来就是黑夜之间，到了里面上不见天，下不见水，出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但闻船挂芦叶的声音，唰唰作声。这也就是孙茂昌，换一个寻常人，到了这个地步，岂不要吓坏了。就连孙爷也都加着一分小心，别看掌船的老叟说话，痛痛快快，倘若他心存歹心，这么大名誉一位少剑客，一旦间受了他的暗算，岂不可惜！注意留神慢慢走过了竹塘，这才复见光明，已然到了里面的山根。孙爷看了看怪石横生，横着一道山缝，里面透出来寒风凉森森。就见这一只小竹舟，顺着山根可就走进来了，你说也巧，这个竹舟跟山缝宽窄相等，假如说这只竹舟再宽数寸，可也进不了这道山缝，可见这人心细，找到这条山缝，作出这只竹舟，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顺着山根走到了里面，可就宽展了好些，不过就寒凉的厉害。好在这二位都是身负武学，寒暑不侵，也用不着表现出来，非得夏天穿老羊皮袄，叫人知道是寒暑不侵。这二位的身分都到了，并不作这种形式的装束，功夫在身上不过行动自由就是了。走够了多时，竹舟靠了山根，老头子拿手一指，叫了一声："孙茂昌，你来看，要打算登山入岛，你可要加一分小心，千万不要大意。因为这条山道直上直下，武功稍欠失足堕下来，便有性命的危险。到了岛内倘若天色够了时候，不可任意胡行，可以找个山窟窿隐住身形，明天到这个时候，我还来此探看。如要你仍然无道路进岛，那可就无法了，我的心总算尽到了。我还愿接着将你送离岛外，茂昌闻听点了点头，

留神一看，直上直下，陡壁悬崖，那才叫半点立足之所都没有，心说这也就是我，跟我的老师白老剑客第二次学艺，才得了这么点儿武功，要不然不用说登山入岛，就叫他到那上头站一站，也站不住，也就错非是我，自己想到这里，冲着老头子拱了拱手，遂说道："蒙你老人家送我至此，我是非常感激。如果到了岛内，找着立足之所，打听明白必然到你老人家府上拜谢。"老头子微然含笑。但见孙爷身形一躬，腰里一使劲，丹田提气哧的一声，往上一纵，别人登山还略差点儿，唯独茂昌可有个把握，未曾登山，早已把主意拿定。拿着他那一对得意的军刃镔铁双橛，用军刃搭住了山上的石棱慢慢的往上走，在先前未免有点儿手脚拮据，走了一会行动如常，形似狸猫恰似猿猴，真不亚如走平地一般。老头子在竹舟上面仰面观看，见孙茂昌有如此的身法，不由得长叹了口气，心说武功二字真是难以说尽，不用说练惊人的本领，真正将武学练到茂昌这个样，就算难得。不表老头儿，单说孙茂昌，手中擎着一对镔铁双橛，往上紧走。走着走着一看这时天光要亮，茂昌不敢冒险往上走了，好在一样儿，到了上面已然不断的有了小道了。站住观看，打算找个山窟窿钻到里面隐住身，等到夜晚，再行入岛。老人家把主意拿妥，打算找个山洞，仔细观看不错，正有一个山洞，要说方向一时之间，还是真分不出来，他可看不出来，这座洞在西面略偏点北，约有一间屋子大小，高下不足八尺。老头子左右看了看，并无别人，心里放稳，低着头进入了山洞。脸朝里往里紧走，这地方算老头子错了，打算进山洞，应当脸朝外有什么动作都可以看的见，不怕里面有人抱住自己，尚空闲着二臂也能够抵抗。老头子低着头往里走了四五尺远近，自己一

想我错了，不应当这样往里走，倘若外面有人堵着我的洞口，我要再打算出去万难。老头子正然要转身，就见里面有人一伸手猛鸡夺粟，砰的一把奔老人家胸膛，把茂昌掳住。孙爷准知道这个人的武功夫不弱，手把上的劲儿很足，只得双手按住人家的腕子。他那个意思打算扣住把，往前一进步，用自己的胳膊肘把人家的胳膊给按折了。焉想到人家是久经大敌，上步用腿在孙爷身后一横，手上一用力，将孙爷按倒。孙爷也不挣扎，暗想你把我捆好了，当然送到天王殿，我也见识见识，看看英王富昌富保臣。工夫不大人家把孙爷捆好，往回下一提，这个天已然就算要亮了。孙爷一看捆自己的这个人长的好看，身高六尺多，细腰乍背，身穿绸子大褂，腰扎绒绳，脚下青缎子云履，往脸上观看，青虚虚的脸面一部银髯，白剪子股小辫儿，二目如灯，伸出手来亚赛雕爪相仿。茂昌看了看这个人眼熟，一时之间可想不起来，就仿佛在那会过似的。那个老者，用眼看了看茂昌，二目发呆似乎他也有所思，这才问道："阁下莫非家住漳州姓孙，开设茂昌店的孙茂昌吗？"孙爷听到这里，遂说道："不错，正是挟泰山玉面南极子。我既被擒，不必多谈，把我押交天王殿有死而已。"那人闻听一笑："哎哟原来是我的兄弟，我可不知道千万莫怪。"赶紧把绑绳解开，孙爷站起身来绒绳往腰里一扎，这才说："你老贵姓，在什么地方见过、为什么管我叫兄弟。"那人闻听一笑，叫道："兄弟，你可别记恨我，我非是别人，姓王单字名荫，外号人称玉杵敲残深巷月。"茂昌一听原来是对头的冤家，你说今天他为什么反倒解我的绑绳呢，他素日的人性不好，最嫉妒不过，曾两次找我寻仇，他今天为什么反倒这么仁义，实在叫人莫明其妙。书中代言，王荫由打那一

年，在山东泰安州于家坡遇五老弟兄，当场动手被四爷俞钧一掌打倒。他一想我已然把我的老师牵连出来，于氏弟兄必然够奔江南，前去寻找晚村剑客爷，这岂不是一场滔天大祸！事后我的老师他老人家怎能够跟我善罢甘休，莫若找个隐身地点，躲藏躲藏倒是避祸之道。他可就想起陕西西安府万龙藏峰来了，不断听人谈，岛里有军师，有正副大帅，西安侯暗通蓬莱的英王，有意叛反大清国。我还不如投到那里隐身，如果有人攻岛，我就里应外合，倒反万龙藏峰。大事成功，见着我的师傅，可以将功折罪。他把主意拿妥，顺道够奔西安府，来到了白沙江他雇了一只船，讲明了船价，送到万龙藏峰岛。进了外岛口，来到七十二道螺丝湾，里面出来一只船，拦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情心愿意到岛内谋一份衣食。经人回明白了，发给了船价，换船往里走，来到船坞弃舟登岸，有人带着往里面走。到里面，先见了见四大军师和正副大帅，先问明白了，禀知西安侯，给他斟酌了差使，在万龙藏峰岛为巡山寨主。他在岛里一呆，暗含着实行他那卧底的职务，各处险要全都慢慢的看看，除了头里七十二道螺丝湾之外，并无道路可通。说不说他已然在岛里呆了一年多不足二年，这一天正巧，他在后山各处闲游，猛然间看见有人爬山，大概手里拿着军刃，行走如飞。王荫看罢吓了一跳，暗想：这个人的功夫这么高，他由那里来的呢？这座万龙藏峰，我已然调查了数遍，除了七十二道螺丝湾无路可通，这个人真正算怪，我得看看他投奔那里。想罢把身 隐在山洞里面观看，可巧孙爷也来到洞里隐藏，王荫施展猛鸡夺粟的法子，也算孙爷一时失神，这才被获遭擒，真要是两个人按功夫比，还不一定谁行谁不行呢。王荫说了名姓，连连作揖道："兄弟咱们

都是这个年纪了，从此以后，可以去怨言欢。你我也称得起孩童厮守总角相交，接着又说了许多客气的通情达理的话。孙爷听着真正有点摸不着头脑：自从打我跟他同堂练艺之时，我二人就不合。故此二人比手，被我一脚将他踹倒，他忿气访师，在苏桥避尘轩拜吕留良。学艺之后，押镖够奔漳州二次找我寻仇，不想又被我打倒，他才搬请他的业师到茂昌店。由此以后可就各用功起来，要不是彼此挤兑，大概谁也练不了这身功夫，到如今王荫见着我，居然不念旧恶，莫非应了那句俗语，老人见了老人亲吗？真要是那样我二人可算是恶感相交。茂昌看见王荫如此谦恭，连连行礼，只得说道："兄长，今天小弟犯在了兄长的手内，蒙哥哥念昔日之情，不忍致之于死，小弟我这里谢谢。"老哥儿两个又说了会子闲话，王荫这才问："兄弟你由那里进来的？"孙爷据实相告，说："我围着万龙藏峰的白沙滩，绕了好几天找不着进山的道路，后来遇见一位银髯老者，驾独竹舟执竹竿，把我送入岛口。"王荫一听连连说道："兄弟你可嘴严着点儿，对于别人这个话别提。你认的那个老者是谁吗？"孙爷连连摇头说道："我可不知道，问人家也未肯说，他老人家姓字名谁，大概哥哥你老知道吧。"王荫一笑说："那老者成名天下，人人皆知，姓燕名鹤外号人称晴庐居士。你可知道有个盖天第一手陶源陶洞天，那是人家的门人弟子。此人精通文武两科，现在住在七十二道螺丝湾内，里岛口外，自立地名叫隐逸山庄。别看身居岛内，心向大清。他老人家自发心愿，如果有真正英雄，前来探岛，他老人家必然用竹舟由一线天将他送入岛内。"哥儿两个谈了些闲话，王荫问："兄弟你有意在岛内跟哥哥作伴吗？如果有此志愿，我带着见见里面的众人，也可说是我的一条膀臂。"孙

爷点头叫道："哥哥，我既入岛所有一切的事，你老就维持吧。"说到这里天光已亮，王爷带着孙爷够奔天王殿，山途嘱咐有人问就提你是找我来的，求我在岛里给你谋份事，孙爷点头。及至到了天王殿一谈，也搭着孙爷的名姓在那里，人人都知道他老人家是条英雄，这才派他哥儿两个互相帮助，全都为巡山塞主。

第一百一十回

丑太岁施计三哄知府　谭德祖树旗二老对球

弟兄二人无事之时，各处闲游。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巧，老哥儿两个夜间正各处巡查，猛然间看见鹅头峰悬着一根大绳，垂到下面，由绳上往上爬人。把老哥儿两个吓了一跳，心说这条道路，我们弟兄可不知道。明道是七十二道螺丝湾，暗道就是一线天，这一根大绳，可不知道通到那里。哥儿两个隐避身形暗看，见由绳上爬上来一个姑娘，后面跟着是各位军师，什么宋锦廉、小陈平、九头鸟个个拚命往上逃。后面追上一个人，看那个样儿堂堂仪表，紫微微的脸膛，穿着一件蓝布大褂，二目如灯，光华灼灼，看着像条英雄。心说听见外面有一位新出世的英雄，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穿章打扮，跟这个相仿，莫非他是童林也未可知。老头子想到这里，身形一蹿，在童林身背后轻轻一掌，将他引进了树林，彼此一问，这才知道果然是童林。遂向王荫叫道："兄长你这里来。"王荫过来，彼此报通名姓，大家细谈，童林晓得他二人是鼎鼎大名剑客的弟子，一个是吕晚村的徒弟，一个是白太官的徒弟，谈到身分论到武学那一样也比自己高。遂不隐瞒，就把自己在隐逸山庄，夜晚之间闹刺客，贼人顺着这根大绳逃走，我这才随后跟上来，有意冒险探岛，不想在此处恰遇二位老人家。茂昌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才叫道："海川，既然你恭维我们二人为老前辈，若论岁数我们可比你大

的多，也并非是我们自高身分，在万龙藏峰你不可冒险。这不是有这条道吗，我们弟兄给你看着，无论隐逸山庄那位英雄前来，这条道路已然算明了，只管万安，我在此接应。如果我说话你不信，这里有个比较，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哥儿两个的身分比你高不高？就打着说不比你高，大概你也难以超出我二人之外。我们弟兄在岛内尚且不敢妄动，实在因为岛内成了名的英雄颇多，倘若画虎不成反类乎犬，岂不可惜！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即速顺绳而下，一切的事我们自有安置。天已不早，不可耽误，你即速回隐逸山庄去吧。”海川听了听二位老人家所说之话，言语非常恳切，并无虚伪，只可拱拱手面带笑容，遂说道：“好吧，既然二位老人家如此说，童林可不敢不听。既允代保这条道路，以后我等无论何人打算入岛，那只可仰仗二位老剑客助一臂之力。”把话说完，往前紧走，到了大绳切近，这才顺绳而下。王荫把一根大绳收起来盘好了，放在山洞之中，用石头砌好，就连桩橛那里也用石头盖上，真要是稍微一不留神，就要看出来。二位拾掇好了，要依着孙爷打算够奔天王殿，前去报告，打算讨令看守此道，王爷可就说了：“那倒不必，倘若人家不应，另派别人看守，岂不把这条道淹没了，隐逸山庄再打算来人可就万万不能了。据我想他们知道这条道的把握在上不在下，上面打算下去，可以放绳下去，下面打算上来无法可想。大概他们也不至于注意，倒不如给他来个人不知鬼不觉，每到天晚就把大绳给他挂上，没有人前来检查还则罢了，有人前来那也不能怨咱们不对，咱们尽的是义务天职，只可伸手将他拿获，甚至结果他的性命，也省得露出咱们弟兄的马脚，叫他等猜疑。”茂昌一听了颇以为然，老哥儿两个说着闲话，同归

住所不表。

单说童林顺绳而下，一直来到了隐逸山庄，回到庄内天光已然大亮。这时燕宅厅房里大家正在纷纷议论，全不放心，海川夜晚追贼顺绳而上，够奔藏峰岛，冒险深入，倘若有了意外如何是好。正在大家不放心之际，家人进来回话："童侠客来到了。"众人一听非常欢喜，将要往外迎接，海川已然启帘栊入内。大家看见了童林，这才把心放下，遂问兄弟昨晚追贼顺绳登山，怎么到这个时候你才回来呢？海川闻听也不隐瞒，就把自己到了上面遇见二位剑客，一位是晚村吕留良的徒弟王荫，一位是太官白爷的弟子孙茂昌，他二人如何一说，这才打发我回来。镇东侠在旁边听的明明白白，暗自纳闷：心说我兄弟这是怎么了，由我跟他在一起，没见过他这样和顺，也没有这样绵软过。镇东侠将然要问，海川早就看出老人家这个意思来了，遂叫道："哥哥，人生在世活一天多一天的阅历，长一岁就有一岁的经验，经过一次危险得一次知识。想当初弟兄二人，夜探玲珑岛被困镇海川，若不是遇见我的业师，焉有我的命在。前一次三侠夜探蓬莱岛，孤身深入，遭险在鱼骨寺，幸为伍云飞搭救我，到了于家庄，不但脱去了危险，并且比剑联姻，那就算是侥幸。但是人之一生，此事岂可多得。这一次如果够奔万龙藏峰岛，焉得有业师在内，又那里还有第二个于家庄。凭二位剑客，王荫孙芝，如今在岛内尚且不敢轻举妄动，何况是我小小的童林！如果我不遭以前数次危险，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肯轻易回归。"众人听了听海川的话，这才叫知进知退，不愧人称侠客，也搭着海川终朝每日跟各位成了名的剑侠在一处盘桓，常言说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古圣先贤，才说勿友不如己者，就

是因为同化力的关系。童林总算是受了高人的教训，故此才能够知过而改，有的人不解圣贤的语旨，还以为无友不如己者，是说财势不如己，权贵不如己者别交，那么一说圣人不成了势力小人吗?！大家坐定了说了会子闲话，燕鹤眼看众人面带笑容，叫了一声："诸位，这可是机会到了。我那不义的徒弟，盖天第一手陶源，不听师训辅助奸王，我有心跟他决裂，怎奈不肯落这个薄情的名誉。他以为他的文武技艺，天下无敌，可不是我说句大话，所有一切的设施举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既然有二位剑客孙茂昌、王荫看守密道，辅助咱们成功，咱们出去一个人够奔三庄，前去聘请胜裕陶然公，带兵前来辅助。如果等候官兵，为期太以迟慢，况且又不知圣旨何日到来。在圣旨来到之前，请三庄的庄兵前来攻打万龙藏峰岛，咱们大家里应外合，藏峰不难铲平，英王自可擒获。论说起来我倒不怕，出入七十二道螺丝湾，他等只要看见是我自己，当然不加禁止。不过所差的就是不能往外带人，也不能往里带人，只要是携带了旁人，被他等看见，必然师徒反目，当然就得动手：要说治倒陶源，在我的身上不过弹指之易，怎奈从中剑侠颇多，倘有不敌，那岂不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还是外面来人攻岛，咱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倒许成功。"海川听燕居士这片议论，遂站起身来，抱拳拱手，叫了一声："老人家，计当然是好计，但不知那个能够冒险出隐逸山庄，前去三庄面见陶然公，搬请庄兵。"燕鹤闻听一笑，叫道："童侠客，你只管万安。我可不是自夸其德，跟前有个儿子燕金章，他身上有绝艺，无论多高的山，他也能滚的下去，不怕下面有山涧。腰里一使劲也可以越涧而过，这手功夫在山东之时，并非是我所传，是他自己在山上研究出来的。

我在外面飘落江湖，到如今须发已白，对于武功能练不能练，虽不敢说一定，差不多我可全都懂得。唯独滚山这手功夫，我可不知道，这也算是生来的技艺，故此人送外号叫滚山熊。把书信写好，叫他等到天晚顺着大绳而上，到了上面滚山而出，到三庄面见胜陶然，书信投到了，叫胜老英雄带领舟船攻岛，那就算易如反掌。”众人这才预备文房四宝，钦差大人赶紧修写书信。信写得了打上自己的手戳，然后拿出来叫大家全都看了看，虽然不失身分，可非常恳切。大家看毕，将书信封好，海川这才说：“老人家你就把少居士请过来，叫他老人家分神吧。”燕鹤吩咐家人把燕金章叫到，老人家把书信交给他，跟他把话说明，叫他带着书信够奔三庄面见陶然公，就提奉钦差大人堂谕，请老庄主分神，携带义勇乡军前去攻打万龙藏峰岛。金章点头，镇东侠又叫了一声：“少居士，请你走的时候，到一趟回天观。见着二舍弟侯杰，将我等在隐逸山庄的情形说明，并且告诉他如果陶然公三庄的兵到，叫他等随在一起在外面帮同打岛，也可以叫他们放心。金章点头，书信带好了，兵刃也带好了，可得等时候，不能立刻动身。等到掌灯以后又用包裹包好了几张麦饼，众人陪着他一同够奔后面，来到了庄后，到山根看那根大绳，你说也巧，那根大绳已然垂到了下面，金章看见这根绳，过去伸手就拉，海川摆手说道：“少居士爷别忙，绳虽然下来了，可是昨天我跟二位剑客计议好了，有人上山老二位在上面接应。话虽然这么说，也应当防万一之虞，我先上去探听探听，如果有了差错，把书信被人拿了去岂不可惜。”众人听海川说的有理，镇东侠侯振还不放心，叫道：“兄弟人家少居士仰仗天赋本领滚山的绝技，打算够奔三庄前去下书搬兵，你要到了上面不回来，冒

然入岛有了意外，岂不可惜，居士爷倘且不敢正眼视三阳观，何况等闲之辈。”海川闻听摆手叫道：“哥哥，你老不用管，你要是肯其轻举妄动，在岛内冒险，昨天我还不如不回来了。我恐怕少居士一旦到了上面，遇见别的变故，那还了得。”众人一听海川这个时候身分果然高了，这才叫粗中有细，大家可也就不再阻拦了。海川这才手拉大绳往上爬，后面跟的可就是燕金章。到了上面海川将然一探头，上面有人轻轻的问：“那位？”童林悄声答道：“我。”细一看问的主儿正是玉面南极子孙茂昌，海川这才说道：“老人家，你老多辛苦了。”茂昌一笑，遂说道：“我料着你今天必来，我叫我哥哥四外巡风，我将大绳放下去，果然你就来了。我昨天不是对你说了吗？不可以任一时血性入岛冒险。怎么今天你又来了呢？”海川尚未及答言，后面金章已然来到，海川这才把意思对老头子把话说明，孙爷遂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赶紧顺绳下去，他不是打算滚山吗？那得把他带过了鹅头峰，找一个合式的地点，要不然滚到了江中反不美。”海川闻听很对，又托咐了托咐燕金章上山，这才顺绳而下。孙爷把绳撤回，盘起来收拾好了，遂带着金章往后走。将往前行走，猛然间前面唰啦一晃，茂昌一看不好，知道那是巡山的喽罗兵，要依着老头子叫金章站住了别动，叫巡山喽兵看见老头子，他是巡山寨主，这个话不就好说了吗。无奈金章心虚，他不敢跟着老头子，自己哈腰便走。他这一走不要紧，巡山喽罗兵跟着就打起打呼哨来，金章可不知道人家这是暗号，人家呼哨越紧，他不知道答呼哨越紧着跑。接着可就是梆子声音，梆声一响锣声也随着，工夫不大，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见前面有两个人不亚如天神相仿身量一般高，一个手擎画杆方天戟，一个手擎

亮银戟。这两个人就是岛内四猛之中的二猛，亲哥儿俩一个叫化庭志，一个叫化庭芳，一个外号叫金戟赛仁贵，一个叫银戟小奉先，后面还跟着汗地行舟霸王吕猛，还有一个跨马登山赛孟贲张普，各持军刃挡住了燕金章。少爷不敢动手，怕的是延迟工夫，撤身就走。此时锣声可就更紧的厉害，也搭着是夜间，回声四合，真正是惊天动地。滚山熊慌慌张张往前紧走，后面追兵已相离不远，燕金章一时着急，也是出于万般无奈，只得把身形一矮，双手抱头施展绝艺，这手功夫叫作滚山，由上往下滚。这山可不跟寻常山一样，寻常的山差不多的人就能够滚，那很不算出奇，不过旁处的山有坡有道，这个山可就不然了，直上直下，并没有山路。滚山熊两手抱头，两条腿一拳，用脚后跟护住肛门，磕膝盖顶住小肚子，不亚如一个圆球咕咕噜噜往下就滚。这可算是出手能为，滚着山还得留神山上一切的障碍。类乎横生的怪石，倘若不留神碰到上面，就许有性命的危险；断涧陷谷，要是腰里不叠劲，就许掉下去，头一样得眼快，再者说就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说行就行说止就止。行的力量在腰，止的力量可是在腿上了，看山坡的形势，只用双腿一绷，便能立刻止住，这就是天生的绝艺。在上面往下滚，不能说是一气就能到了下面，中间歇息数次，留神各种的危险。这本来是金章的本领，别看说着这么难，他非常容易，到了山下顺着山根慢慢的绕到了道路上面，这才顺道前行。走了工夫不见甚大，天已然就大亮了，这才一直够奔回天观，到了庙前，天时已然午晌。来到角门前，轻轻的扣打角门，遂问道："有人么？"一连叫了好几声，才听见里面有人问："那位？"金章答应一声："我。"门分左右里面出来一个小道童，看了看认得原来是隐逸山庄

的燕少居士，遂问道："少居士爷，到这里有事吗？"金章点头往里走，小道童回手关门，来到后面少爷这才问："那位是二侠客侯杰侯敬山？"这才有人给他指引，说："这位就是二侠客。"老人家不认得，这才问："你老贵姓？"少爷说道："我叫滚山熊燕金章，我父亲是隐逸山庄的庄主睛应居士。"二爷闻听连连抱拳带笑说道："我打量是那位，原来是少居士爷。不知道来此有何公干？群雄在庄中有什么意外没有。"少居士并不隐瞒，就把群雄怎么到了隐逸山庄，被陶源看破行踪，迅雷不及掩耳，派喽兵把前面的七十二道螺丝湾岛口，围了个水泄不通。我的天伦打发回天道长古玄真，进了雁翅孔，以及里面所有一切的事，略略的跟侯二侠谈了谈。然后这才说滚山而下，奉钦差的命令够奔三庄借兵，特此前来给你老送信。有镇东侠老人家的话，如果三庄兵到，请二侠客随同前去打岛。二爷听到这里点头，赶紧吩咐道童，给少居士预备吃喝。吃喝完毕，金章不敢耽延，当面告辞，侯二侠亲自送到了庙门外，拱手作别。金章这才顺道前行，够奔三庄见谈笑龙君胜裕搬兵。自己心里着急，恨不能当时见着胜裕，这才连夜赶路程。这一天正然行走，猛然间看前面来了一条黑影，但见那人两条腿登开如飞，恰似箭离弓弦。金章一看就是一怔，暗想：这种夜行术比我高的多。要像我的天伦用跑字功，大概跟这人仿上仿下。自己想到这里要追，也明白自己追不上。正然想到这里，那个黑影已然站住了身形，连连点手，说话是南方口音，喊道："唔呀你站住，唔呀你站住。"

说话分明是南方人，金章那里认得他，书中代言，这位也非是旁人，正是江南松阳县大名鼎鼎老剑客云龙九现周浔的亲师弟，英雄得路路民瞻。他老人家自从帮着两个孩子于

斗、王双全，够奔剑山蓬莱岛后山，在九兽鹤天亭上，盗出来八宝夜明灯，两个孩子背着宝灯前行，老头子在后面暗含着跟随。正然往前行走，对面来了一字并肩王王府的二位王官，人家高声喊喝，问是作什么的，王双全向着人家说："奉帅爷之命取八宝夜明灯，给他老人家胞妹作为陪嫁。"用这乍假言蒙哄人家，自己还以为很得意，老人家路民瞻暗含着叫若，口中不言，心里暗含着说道："混帐东西，这个话你一说，这个灯非要露白不可。明着说老头子就算撤身走开，暗含着仍是随后相随。以至于二小来到自己的住所，将包裹解开，灯放在了床底下，老人家暗含着看的明明白白。孩子于斗年青心气不稳，到门口观看，王双全也出了房门。老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由后窗户到了里面将灯得到了手中。他老人家背着灯隐避身形，准知道因为此灯必然要造出一场大祸，还不一定伤害多少性命，倒要看个水落石出。以至于二次被擒，菜刀劫法场，老头子全都看的明明白白。后来全岛火起，众人大乱，舟船纷纷乱窜。老头子这才趁势走出青龙闸。自己心里想：我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够把这个灯交代明白。尽自在我的手中，倘若有个舛错，我这么大的身分未免脸上无光，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岂不把我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背着灯上公馆。老头子到了公馆，里面的群雄以及钦差老大人全都走了，老头子为难，暗想：可要了我的命了。我背着这个灯往那里去，我要是够奔北京城，交到慎行司，无凭无据，我说我叫路民瞻是一位剑客，空口无凭不但交灯无功，恐怕还要闯出来大祸。唔呀我有了主意了，我也不必够奔天险庄，就是到了那里钦差大人当然要跟胜裕办理蓬莱的善后，必然是无暇及此，所有随行

委员，他们那一个能够护送此灯够奔京城，倒不如我成全成全这个混帐东西王双全。我已然听他说明，他叫王豹，外号乾坤义士，他的老爹爹是展翅鹰王成，乃是镖行的老英雄。何不将灯交给他，也不枉他有这番思想，就是无凭无据，他也可以到公馆恳求年钦差给发一道公事，准要是送到了北京，孩儿也可多少得点儿功名，老头子想到这里便又回来了。就说成了名的剑客，打算成全一个人真正是诚心敬意，容着他老人家到了蓬莱，山内善后业已平定，山中的物件，以及金银，全都运出来，置买粮米，胜裕协同本地面官人，就地放赈。又打听打听钦差已然带领随行委员，以及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率带庄兵追赶英王去了。老头子很是后悔，后来一想，倒不如随后追赶钦差，那怕他们无人护送，我就去一趟北京吧。老人家想到这里往前走，这一天正然走着，影影绰绰在前面有三个人。细看那个人仿佛像是王双全，那一个妇人当然就是丑妇于氏了，还有一个年青的姑娘，可不知道是何人？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冒叫一声："那可是王双全吗？"这个话未说完，就见那个于氏一下腰将那个年青的姑娘挟起来就跑。你说一个女子挟起一个人来，还要施展跑字功，这真也叫难得。老头子还真正挂了气了，暗想：我跟你们见过，并且还帮助你们盗灯，名姓已跟你等说明，难道我还有什么歹意吗？你们听不出我的口音还算英雄吗？见着我哈腰就走真正可气。又一想也许不是他等，一夜之间二女一男同行，从中恐怕另有别情，我倒要看个水落石出。老头子故此紧紧追赶，高声喊喝："唔呀站住，就让你们再走，恐怕也走不了，我是英雄得路路民瞻，闯荡江湖人称剑客，难道说你们在我的面前还敢亮威风吗？"明着老头子是报通名姓，暗含着这就

是告诉前面的人，我是英雄得路，不必骇怕，若是王双全他们不就知道了吗。你说老头子这个话将然说完，前面的人果然站住身形。老人家来到了切近，那个人走上前来，跪倒行礼，口称："老剑客你老人家这是由那里来，怎么就会知道是我们，在后面紧紧追赶"。老人家一看正是王双全，不由得心中喜悦，这才叫道："王豹，你们这是由那里来？"乾坤义士点了点头，叫声："老人家你老要问，只皆因盗灯的事犯，我等被擒。多亏贱内于氏菜刀劫法场，杀死了化图。招恼了英王，有意将我等跟驸马金连花凤歧，一同杀死。正赶上外面打岛，有一位坏事包张旺，将我等放开。我跟我的妻子够奔后山一字并肩王府寻找郡主环娘，找着了郡主一同到了王府。不想一字并肩王看见全岛势败，一时心窄自缢而亡。我们帮助郡主，把老王爷草草埋葬，收拾点金银细软，打点出来包袱，带着姑娘逃出了蓬莱。我们打算回家，不曾想在此处遇见了剑客爷你老。在先前你老说话我们决以想不到是你老人家，后来你老把名姓说出，才知道是剑客爷。"王双全话说到这里，这才给互相引见道："这是郡主环娘，这就是我妻于氏。"也叫他们娘儿两个过来给老剑客爷磕头，老人家喜欢的了不得，连连罢手。叫了一声："你不可行礼，我这里有一件功劳送给你，我爱喜你这个人的行为，隐姓埋名，在岛内作一分群众，少年的英雄，像你这个样儿的很少，既然有这么一份气节，总应是不敢没你的先人，所以我很爱喜你。我打算把灯交给你，够奔北京城，投到慎行司。把你的来历说明，也不至于有什么舛错。真要是赶上康熙老佛爷一喜欢，大大小小就许赏给你个官作。"说到这里老头子解包袱取出灯盒，揭开盒盖撤了棉儿，伸手由里面取出了夜明灯。将然往外一提，

光芒四射，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奇彩焕发。老头子这样往出一提，自己非常后悔，暗想这是怎么说的，黑夜之间，竟自取出，倘若有人暗地观看，这不是自行惹祸吗？真要是有我跟着，那倒不要紧，凭我英雄得路，艺业高强，当然不要紧。要是就凭王双全他背着宝灯，倘若被歹人识破，恐怕难保。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喝："大胆的贼人竟敢夜入宫帏，盗走了八宝夜明灯，大班头汤云在此。"老头子一听是大班头汤云就高了兴了，遂把灯盒收拾好了。果然来了一个人，像貌堂堂，老头子用手点指说："站住，你自报名姓叫作汤云，自称大班头，当然是府里的内大班。我问你这是由那里来？"大班头就把追化图，来到了玉皇观，前后之事说了一遍。后来说到够奔桂家庄，帮助桂三爷办理完了白事，"后来我这才听说蓬莱事败，我打算到天险庄面见谈笑龙君，求他老人家给我打听打听化图的下落。如果你老不信，我腰里有海捕公文。"说到这里由腰里取出来公文叫众人观看，老剑客看了看不假，这才说道："汤云这也不是外人，我给你指引指引。"说到这里叫道："王双全，这是慎行司的大班头"，又指王双全说道："这是乾坤义士王豹，灯可是人家得回，你们一同到北京投送，如果圣上见喜有了好处，千万不可忘了王豹"。汤云乐嘻嘻连连答应，灯交给王双全一背，汤云后面保护。依着于氏是先回家，王双全画策不如咱们先够奔北京城，把环娘先送到北京城内棋盘街，于斗的家中。容着于斗回家，好叫他们夫妇团圆，如果要是带到咱们家中，岂不是往返徒劳，早晚还得往北京城送。彼此一商量大家全都同意，于氏也不愿意再离开王豹，怕的是他跟汤云两个人在道路上出了意外，非同小可，自己要是跟着，多一个是一个

帮手。他们话说到这里，彼此分手，路民瞻走出不远，被滚山熊燕金章看见，随后追赶，及至一答话才知道是英雄得路。暗想常听老爹爹说，路民瞻跟他的师兄云龙九现，在江南是大名鼎鼎的剑客。我何不跟他见个面，顺便约他同往三庄见老人家胜陶然，搬请乡兵，真要是有他老人家相随，攻岛添上这么一位剑客，与军中可以助力不小，想到这里这才过来给老人家行礼，遂说道："我以为是何人，原来是路老剑客，小子给你老人家请安"。路爷往后一撤步，说："唔呀，你是谁，黑夜之间过来给我行礼，口称我路老剑客，你叫什么名字？"金章遂道："我姓燕双名金章外号人称滚山熊。提我你老倒许不认得，谈起我们老人家久居山东，暂时寄居陕西，小子不言父名，他老人家号叫睛庐居士，"路民瞻知道是燕鹤，这才说道："我以为是那一个，原来是少居士。我没见过失敬失敬。"这才问："你这是往那里去？"少爷就把庄中所有一切的事，跟老人家从头一说："此时在家中奉钦差老人家称堂喻，叫我前去天险庄，面见谈笑龙君，请他老人家带领大小舟船，所有的义勇乡军，前去攻打万龙藏峰岛，那时我的老爹爹率带群雄里应外合。"并说出请老剑客之意，说："如果你老没别的事，就请你老帮忙到万龙藏峰，可不知道老剑客肯其辅助吗？"英雄得路听到这里，一摆手叫道："少居士，这也用不着你请，蒙人抬爱称为剑侠，所有一切为公之事，那乃是应尽的义务天职。不过我暂时可不能够去，皆因我还有事，但是请少居士放心，到了打万龙藏峰岛之时，我必然赶到，大概也不至于误。本来应该跟你多谈会子闲话，皆因彼此的事情全都势在紧急，少居士你就请去公干吧。"王双全、汤云、于氏等走的还不远，老剑客追上暗地护送不表。

单说的是燕金章，自己顺道前行，够奔天险庄，行走中途，也没有多少话。这一天正然行走，可就来到了天险庄的庄门前，叫庄兵给他回进去。工夫不大，里面出来胜秀、凌元，小哥儿两个把他接进去。因为他是燕鹤的少爷，故此亦打发少庄主出来迎接，这个地方就叫不卑不亢。到里面见胜裕见礼入座，金章取出钦差大人的书信，双手捧递，献给老头子胜陶然。胜爷拆书观看，上面有大人的手戳，老头子看见这封信，很是为难，有心不去对不住钦差这份意思，并且钦差书信写得非常恳切。虽然说三庄之兵，不食国家的俸禄，居士为民也是圣上的臣子，国家有事，也应当各尽其责。不过有一样儿，赵环赵胜带领义勇乡军随他前往，误入万林庄，被火焚烧，伤亡不少。他等家中各有妻子父母，素日围练所为的就是保护三庄，一日之间叫他们前去攻山剿寨，丧亡了性命叫我怎样对得起他家中的妻儿老小?老头子反来复去，想够多时，还是不能不依照办理。倘不依着他，前功尽弃，攻打蓬莱一切的好处全都化为乌有，这还不说，得罪了官人，於防不胜防之中，就许受他人之累。想到这里无法，这才叫道："少居士稍坐，这一封书信我已然看明，打算叫我等带义勇乡军，前去攻打万龙藏峰，以解钦差老大人被困的危难。容着他老人家到了外面，专摺入都请旨发兵，官兵到来我等再将乡兵撤回。说到这里叫燕金章吃茶，打发人通知太平庄石凉湖赵家汉，所有的乡军头领各去整饬队伍，预备停妥，全都扎营在青龙江的江沿。老头子这才叫令下山摇动，升帐鬼神惊。别看是队小小庄兵，这一声令不到两个时辰，老头子段灯。文雅先生赵胜，小火神赵环，大家一齐来到厅房，禀见老人家胜裕，报告三庄乡兵业已备齐，大概总额约计不足三

千名。大家彼此计议了好半天，如果舟顺江中前进，绕这趟白沙江，大概总得走一月有零。你说钦差老大人被困隐逸山庄，他再等一个多月，岂不焦灼欲死。如果起旱走，论到打岛之时也得舟船，旱道倒是快，不过半个多月就到了，你说打岛之时，那里有这许多的舟船？附近商船渔船，头一样大小不齐，再者说新旧全有，未必能用，别的事小就是舟船事大。这就叫行军有计划，老头子熟读兵书，对于用兵，确得奥妙，末曾料胜先料到败，一个个全都面面相觑，并无良策。实在无法，只可绕走白沙江，由水路而进，多延时期也算无法。大家正在接谈之时，家人进来报："跟庄主爷回，外面来了一个老头儿，姓龙名斗字九公，他说他是剑山蓬莱岛里的水军大帅要求见老人家。"胜爷闻听一怔：龙斗他本是蓬莱岛的大帅，也要见我可不知道有什么事故。并不敢小看他，遂带三庄的庄主，亲自到外面迎接，来到庄门外观看。不错正是龙斗水军大帅，态度轩昂谈笑自若，乐嘻嘻看见陶然公走出了庄门，抱拳说道："老庄主，不才龙斗这厢有礼。"老头子连拱手道："不知龙老英雄驾到，恕过我等接待来迟，请老人家莫怪。此地并非谈话之所，里面请吧。"谦谦让让到了里面大厅房，重新见礼，分宾主入座。胜爷问道老英雄这是由那里来，到三庄有什么事吗？龙斗含笑，叫道："各位庄主，我虽然身在蓬莱，英王加封我为水军大帅，自从任职那一天，我并没给他进一策尽一谋。大概这个话老庄主总能够知道吧？"胜爷闻听连连点头，遂说道："不错，知道你老是山东五老的弟子，身为少剑客，别看是栖身蓬莱，不过就为取卧底的法子，以待机会。"龙爷闻听一笑，说："我这一次前来，见老庄主有点意见。据我想英王等由蓬莱逃走，必然逃归万

龙藏峰。钦差老大人率兵打岛，一时之间必然圣旨回不来，当然不知道准调用那一省的官军了，当然还是要聘请胜爷陶然公，率带义勇乡军，前去打岛。驾船前往水路很远，未免耽误时期，由旱路前进大概又感无船攻岛。前一次蓬莱势败之时，奉师命给蓬莱造浮江连花舟，舟造成了，我老师告诉我就提未成，这种东西可就储存在于家庄。这一次是他老人家打发我前来，叫我给三庄送信，叫我前来献连花舟。”这个地方还是人家龙斗的身分高，在蓬莱里面身为水军大帅，所有舟船，什么飞龙舟飞虎舟，大小战船全都归他一个人节制。后来给英王献计，打造连花舟，把舟船造齐之时，他到于家庄面见他的师伯，大爷于亭于子玉。于大爷叫道：“龙斗，听说你在英王面前设计督造连花舟，这个船要是造好了，喽兵很多，船只又有这么些个，配置江中，英王再要打算攻打三庄，就算是易如反掌。如果三庄有了意外，咱们爷儿们枉称剑客，还不如你回明了英王，作得的浮江连花舟，全都存放在于家庄。何时与兵出岛攻山打寨，再动此项舟船。龙斗果然就接着师伯的言语，回明了英王，遂把所有造成的连花舟，全都收放在于家庄。后来蓬莱势败，所有一切的事，不敢自专，赶紧到于家庄请示一切。于大爷叫他不必妄动，你就在我这里候着，单等陶然公将蓬莱善后办理完毕，你自己只身到三庄面见胜爷，说明愿献连花舟。我想英王等必然逃往陕西，你要献舟，我想三庄不至於没用。预先你作头一步办理，见陶然公说，看他怎么回答，如果欢迎你回头起舟不迟。”今天龙斗来到三庄，见着胜陶然，把这个话一谈，老头子听着欢喜的了不得，这才叫了一声：“少剑客，如果你老肯帮忙，就请赶紧前去，将连花舟赐下，我好备置一切，好起兵前进。”老

人家并不隐瞒，就把钦差被困隐逸山庄，燕金章带着老大人亲笔书信，滚山而下，前来搬兵的话一说，龙斗听罢点了点头，事不宜迟，当时起身告辞，回岛备置车辆拉送连花舟前来。连花舟备齐，龙斗说："我不能随同前往，我出头与实事上无利，要被英王看出来，咒骂倒是小事，岂不多加一份防备。"谈到这里，龙九公告辞，陶然公也不多搁。龙斗走后，陶然公预备车辆，以及行军用品，全都预备停当，叫段灯、赵环爷儿两个，看守着三庄。老头子亲自督饬饬兵前进，带着胜秀凌元，并且请了焦家庄的安良侠济世侠，焦文志、焦文亮，赵家汉的二爷小火神赵胜，大家一同动身，滚山龙燕金章也随在了军中。人马连同车辆，浩浩荡荡，那才是人人争先，个个奋勇，恨不能立刻来到了万龙藏峰，拿获英王押送北京城。要说封官得职倒是小事，也给三庄振一振庄威。众人前去非止一日，这一天走到了回天观切近。金章到了回天观，面见侯二侠，说明胜陶然的庄兵业已发到。这才跟二侠客互相计议，要依着侯二爷的意思，把所有的随行委员小弟兄们，全都带着走，随同胜爷一同打岛。太岁张方连连摆手，叫道："二叔不可，要说是咱们众人前去攻打万龙藏峰，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打岛有咱们也不多，没有咱们也不少，万龙藏峰里面，拿着这么大的回天道长，到了里面都险遭不测，被获遭擒，燕鹤以及各位老少群雄尚且被困隐逸出庄，失却了自由，咱们到那里可能够有多大用处。如果说咱们在回天观，可以各处打听打听，虽然说咱们的力量很小，也是一帮小力量，真要是得着机会，乘他们不备，作一份小事业，那才算是露脸呢，到那时也可以赫赫扬名。这一次也别说咱们不丢人。二叔带着这一干随行委员，牛儿小

子，虎儿小子等众人在此等候好音。我跟响子我们两个人走一趟，我们可不能说，帮办谈笑龙君，不过他老人家是上了年岁的人，想不到的我们替他老人家想想，记不住的替他老人家记记，趁势打听打听，万龙藏峰的底细。如果有可乘的机会，我们回回天观送信，咱们大家老的少的，一同出头。”二爷听孩子这番议论也算有理，遂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跟孔秀随同少居士前往，有什么信息，千万给我们来话。”连孔秀带太岁张方两个人点头答应，跟随燕金章出离了回天观，这才顺道前行，追赶胜陶然，来到了谢家滩。

老头子胜爷已然把行营扎好，不足三千名义勇乡军。别看是民兵，也搭着各位庄主素日的训练，营房扎好，中军在中前营后哨左右两翼，全都齐齐整整，大军可就扎在了白沙江的江边。因为跟万龙藏峰岛相隔只是大江一水，宽窄各有不同，最远不过十数里，这就算军入敌境，远探近哨守卫人等全都派的严严密密。当时金章带着张方孔秀二人，够奔中军大帐，叫守卫兵禀进去，里面传见，头里走的燕金章，后面跟的太岁张方蛮子孔秀。来到了中军大帐，参见胜裕，老头子这才问：“你们这是由那里来，回天观所有的群雄，为什么还不到？”张方这才叫了一声：“老人家，我想你老人家攻打万龙藏峰，带的英雄颇多。成名的剑侠不乏其人，那里用的着我们这一起小弟兄，叫我二叔在回天观，带领他等遇到了机会，还可以作一份事业。我们小哥儿两个，前来听候调遣。要说武功我是平常，不过素日对于小事，善于谋画，这一次前来可不敢说帮助你老人家，不过替你老想想记记，如果有用我等之处，请你老人家吩咐。”老头子听张方说这片话，手摆着银髯，不由得暗含着好笑，看他这份像貌，三分不像

人，七分倒像鬼，倒是口齿伶俐。老头子点点头，一摆手叫他们暂时下去。老头子一想，要打算攻打万龙藏峰，净凭这几支连花舟，那里能战？雇用民船也不大便利。打算要木舟用，这里倒有一个好机会，谢家滩为首的庄主，姓谭单字名望字德祖外号人称神掌过林鸟。儿子叫病岁侯谭英，他还有个姑娘叫秀英，外号人称霹雳雨，爷儿三个那可真称得起武学高强，压倒一方。自己请下来的鱼贴，创办鱼业公司，为谢家滩的滩主，自己有百十多支船，在白沙江一带治鱼。这一带的鱼完全属他，无论谁打算到这里来打鱼，先得在谢家滩请照，不然就算私自打鱼，谢家滩知道了，轻者是打，重者可以交到官府治罪。今天老头子想起来，打算打发人到谭宅，请谭望到行营说话，打算借用他的船，攻打藏峰岛，还可以多得一份势力。老头子还有点儿不悦，倒不是别的，皆因自己在飘落江湖之时，谁眼里都有谁，虽然说没有多大交情，总算是不错。这一次我带领庄兵前来，行营驻扎的所在，正然在你的境内，你就应当前来相会，就是替我帮个忙儿，那也算是你尽地主之情。再说你住居本乡本土，这也不是难办的事，总得说你是人杰地灵。老头子想到这里，未免不甚满意，这才叫人预备文房四宝，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够奔谭宅，请庄主驾临行营一会。下书人拿着书信，跟人探明谭宅，到了门首观看：好，门前加锁。看了看吓了一跳，下书人有意跟左近的人打听，又怕露出来马脚，无法只得回归行营，回禀老人家，主意拿妥，这才回到了大营。见了老头子，就把谭宅上锁的话回明。老头子胜裕闻听就是一怔，手理银髯心中思索：我料着谭望他也不能不来，你说他身犯何罪呢？必须设法将他救出来，好叫他带领一百多支船帮助攻打万龙藏

峰岛。老头子想罢，遂说了一声："来，那位辛苦一趟，够奔谭宅附近，调查调查谭德祖身犯何罪？因为什么封锁他的家门，究竟老头子现在何方？"话未说完，在旁边站起来太岁张方，叫了一声："老爷们儿，不才小子张方我愿意去这一趟，到谭宅附近左右打听打听谭庄主究竟犯了何罪。打听明白回到行营，咱们老的少的安置安置可就是了。"老头子胜爷听张方这样说，未免有点看不起，脸上带着一番笑容，叫了一声："张方，因为咱们爷儿两个没在一处共过事，究竟你有多大能为，我可不知道。此一去到谭宅探听机密关乎重大，样样宗宗，不可粗心大意。"太岁张方连连点头，叫道："老爷们儿这话一点也不错，咱们爷儿两个实在是没共过事。如果共过一回事，你老就知道小子我有多大能为了，连钦差老大人都信任我，所有一切的公事，没有不跟我商议的。这一次我出头准保无虑，你老就万安吧。"说到这里太岁张方由行营动身，往前行走，一直够奔谭宅，打听明白老头子的住所。来到近前看了看不错，果然大门加锁上封，看明白了挨着附近找了个酒馆，两门门面字号是德胜居。进到里面，此时正在饭时，真称得起高朋满座，胜友如云，里面所有的座位全都坐满。他刚一到了里面，把跑堂的吓了一跳，他这个五官像貌，太已难看了，就仿佛剥了皮的黄鼠狼，晒干的雷公崽子。大家看着都是一怔，伙计这才说："你老到这边来吧。"太岁张方跟着往里走，来到紧后头那一张桌子，跑堂的让张方入座，擦了擦桌案这才问："你老喝酒吗？"张方说道："给我来两壶白干，酒菜来四碟随便配，我要得吃的。"伙计答应一声，工夫不大，给他来了两个冷荤两碟热炒，两壶热酒。张方净了净酒杯，自斟自饮，一边喝着酒一边察颜观色。在外面访案，差

不多都是这个样儿，茶舖酒馆各处打听，今天张方可也是这个意思。正然观看之际，就见在他的斜对过，有一张桌儿，也是独自一个，身上穿着蓝粗布棉裤棉袄。往脸上观看，面皮苍老，别的不用说，就是他那两支眼睛亚赛两盏明灯，胡须往前撅着亚赛山羊。一面喝着酒叫堂倌，说："酒不够喝你再给我来两壶，我今天喝高了兴了，把你们的酒全喝了，喝干了你们的酒坛子。"堂倌在旁边乐嘻嘻叫道："老人家，你老只管喝。常言说的好卖饭还怕大肚子汉吗？只要你老能喝我们还要沾你老的光呢！"老头子一边说话，两支眼睛也是往各处看，一眼可就看见了太岁张方，正赶上张方看老头子，一老一少四个眼睛一对光，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各有心意。孩子看了看老头子不由得就是一怔，见这老头子非是别人，正是陕西风翔府第一名的剑客，镇古侠董干董化一。暗想这场事有他老人家出头便可高枕无忧。想到这里，站起身来那个意思打算凑到老头子一块。就见老头子正然跟伙计说话，低言悄语不知道说的什么，又见老头子由腰里掏出一块银子来，递给伙计，小伙计乐嘻嘻接过去，又在老头子耳边说了几句。太岁张方看着纳闷。

书中代言，太岁这个眼还是真看对了，不错正是镇古侠董化一。只皆因他老人家带着铁板仙凌通，受气的老道葛化山珍，在天光寺当场动手。一个大土块把葛化山珍打倒尘埃，英王等逃走。两个和尚不敢恋战，只可以各自虚晃军刃，跳出了圈外，各自逃窜性命。镇古侠跟铁板仙两个人也顾不得追了，只可将军刃带好，走过来看了看葛化山珍，脸上颜色亚赛东方发晓的窗棂纸，二目紧闭，牙关紧咬不省人事。仗着镇古僚董爷熟读岐黄，看见这个样儿明白，他这叫作闷血。

赶紧给他盘上腿，扶起来摩挲他的前胸，捶打后背，叫了好半天，就见老道一张咀，呼噜噜热血外喷，好半天的工夫，才听见哼咳的声音。镇古侠撩起衣襟，取出来一丸药，叫老道吃下去，虽然不能说立刻痊愈，可以定神止疼，恢复精神，然后掺起来遛达。出了天光寺，顺道前行，找了一座大店，暂时住下。镇古侠给他平平脉，开了个方子，抓了药叫他吃了，嘱咐凌通暂时看守葛化山珍。老头子因为想探明英王的下落，打算够奔西安府，到一趟万龙藏峰。老人家说走便走，不表凌通、葛化山珍。单说的是镇古侠，慢慢的行走，来到西安府一打听，赶情钦差老大人追赶英王，入了万龙藏峰岛，数十里外的万林庄，受了人家的火攻计，损失不少。老头子一想可了不的了，这场事要打算解决，除非是谢家滩庄主谭望，他出头维持。他手下有百十多支船，真要是借用他的舟船，再搭上钦差的随行委员和各位剑侠，要攻打万龙藏峰，虽然不能将他歼灭，大概总能够叫他饱吃一惊。老头子想好了主意，又来到白沙江江沿，绕了一个弯儿看了看藏峰高耸耸，下面江水滔滔令人看着胆寒。老头子点了点头，莫怪人说万龙藏峰乃是天造地设的险峻，非是人工制成，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老头子不过点了点头，叹息而已，天晚找僻静所在，盘膝打坐闭目养神。次一日天光大亮，这才要够奔谭宅，赶来到了谭家镇。到了谭宅门首一看，把老人家也吓了一跳，暗想道：可了不的了，这个神掌过林鸟年岁不小了，这么大年岁还能惹什么祸呢？也许是他的后人招灾惹祸，以至家门被封。又一想自从我两次归隐，许久未能跟他通信见面，这个人现在还有没有可不知道。老头子想到这里打算跟附近住家打听打听，又怕人家胆小不肯说，皆因他是遭了官司的人了。

老人家主意想妥，要知心腹事单听他人背后言，这才打算找个茶楼酒肆，暗含着查访查访。不料想他老人家来到酒馆之中，净酒喝了好半天，里面人很多，拥挤的不得了，侧耳往各处细听，听了好半天，没有人谈起，这才无法点手把伙计叫过来，一伸手取出一块银子，乐嘻嘻叫道："伙计，给你这块银子，你买双鞋穿吧。"伙计一看老头子身上穿的衣服，不大什么讲究，由腰里取出一块银子，大约有三四两，赶紧乐嘻嘻伸手接过来叫道："老爷子，你还没吃完呢，先别赏钱。"老头子闻听一笑，说："我看你太辛苦，伙计堆里也没你精神大。我不是你们这屋里的掌柜的，真要我是掌柜的对于你的工资必然多给，我还要另眼看待。"伙计闻听喜欢的了不得，叫声："老爷子怨不得你老人家寿高福大。就照你老说这个话，就是有德的言语。"赶紧过来给老头子打个手巾把儿，叫老头子擦了擦脸。老人家四外看了看这才说道："伙计你贵姓？"伙计乐嘻嘻叫道："老爷子，我还敢担贵字？我姓张排行在三，"老头子叫道："老三，伙计赶紧答应，老头子这才说道："我看你这个样儿是本地人，大概在酒馆作事年头也不少了。我跟你打听打听，就是你们这里谭宅的主人谭望，门上贴着封条，可不知道他犯了何罪？"张三一听吓了一跳，赶紧一伸手把老头子给的银子掏出来了，叫声："老人家我说无缘无故，你老给我这么一块银子呢！原来你老跟我打听这么大的事，真要是我说了，万一沾连上点儿关系，再有这么六块银子也完不了。"老头子一看连连摆手，叫道："伙计，你只管带起来，出了手的钱我决以不能再要。我跟你打听这么点儿事，知道只管跟我说，不知道我是决不再问。"伙计听到这里这才二次把银子收起。张三一想这位老爷子果然是体恤穷人，别看他

老人家穿的衣裳不怎么样，看他老人家这份精神，也不像穷困之人，也罢今天我豁出去担着罪名，倒要把这段事，跟老头子说说。想到这里这才凑到了老头子切近低声说道："老爷子你老的耳音沉不沉，如果耳朵不沉，我可以慢慢的跟你老说。话是出我之口，入你老之耳，你老千万别跟别人走话。"老头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张三还真不含糊，就把谭望所遇之事，一五一十全都说出，一句末瞒。老头子听罢吓了一跳，不由得有气，暗想这可是怨我。真我要是由天光寺昼夜前行，什么事我全都赶上了，谭望也不至于遭了官司。无故我要访查我的铁球下落，故尔耽误了这些个日子，要不然各事全都办完也到不了今天。书中代言，要说神掌过林鸟这场官司，栽的才算冤呢，这就皆因自己一时粗心大意。要说他老人家在谢家滩数十年来，闯荡江湖全都凭手中一口刀，闯出了这么一个美称，南北皆知名满天下。在外面杀脏官斩恶霸，济困扶危，也是他老人家好心所感。在山西追下来一个坐地分赃的江洋大盗，到了川陕交界地方，将他结果性命，在他的身上搜出来一个大珠子。谭爷给他取的名字叫作母珠，其形特别的大，不用说普通的人，就是贩卖珠宝的人，终日和珠宝厮混都没看见过这么大的珠子。谭爷欢喜的了不得，把贼人掩盖了，珠子带到了家中，然后拿出外面叫古玩行观看，看看这个珠子是不是真的。各古玩行，大家看见全都赞成，说此物名夜明珠，即是母珠，这种东西不是普通人家有的，非得帝王之家没有这东西。要说母珠我们也不是没见过，可就是没见过这么大颗的，你老好好的保存。谭爷闻听心中高兴的了不得，想我飘落江湖，巧得奇珍夜明珠，我也不用把珠子卖了得钱万贯，当一位富家翁，只要能够好好的保存，一

代传一代作为传家之宝足矣。他老人家由得了这颗珠子，可就弃却了江湖道。托人在西安府办了一张鱼照，在白沙江治鱼业，就算经纪牙行，所有打鱼的全都给他拿钱，一年富似一年，自置了渔船百十多只，净养着伙计好几百名，这就叫钱赚钱不费难。而今就算家成业就，要说跟万龙藏峰对抗，还就数人家谢家滩实力大。虽然有金龙川银龙川，两川之人，跟谢家滩不睦，金龙川的川主叫杜占鳌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杜林二的叫杜茂，一个叫香飘桂子一个叫红芍药。当初杜占鳌跟谭望提过亲，打算娶谭秀英为儿妇。老头子因为知道他两个儿子全都贪花好色，不习正道，故尔当面拒绝。杜占鳌自此怀恨在心，有心带领金龙川的舟船跟谢家滩一决胜负，后来一想自己的实力实在敌不了谢家滩，故此他才投降万龙藏峰岛。银龙川川主姓实名成，外号人称飞云叟，也是剑侠之类，武术高强。有意降岛恐被天下英雄耻笑，有意拒岛又是孤掌难鸣。故尔持观望态度，要看看还是藏峰岛势大，还是谢家滩势大，那就算是孤守中立。要说谢家滩谭望，还是真叫不含糊，就凭这么一个人，带着百十多只战船，跟两川不和，硬要抵抗万龙藏峰。这个情形就算是骑虎不下。反正是你不动我，我不动你，真要是两川跟谢家滩相合，谭爷早就攻万龙藏峰了。要说岛内也不是不知道谭爷占一部分大势力，时常派人前来劝降，只要是谢家滩降了，三庄无阻，再要打算出兵，那就算长驱直入。你说连着来了多少次，全都被老头子拒绝。后来有高人就在西安侯面前献策，叫道："爷你老要打算叫谭望降岛，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说，大概他不肯答应。我这倒有主意，把谭望拿到西安府府牢之中，然后派能言巧辨之人，到狱里劝说，如果他不降岛，身体不得自由。他

已然是这么大年岁，家里有这么大的资财，他在牢狱之中，焉能够受的了，当然就点头降岛了。”西安侯听说：“这个话固然有理，但不知以什么题目拿他。”献策人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老侯爷，我既然出这条计策，那是头一步入手的办法，当然我已笔书在先。如果没有相当的题目，这片话岂不是等于没说吗？我早就打听明白，谭望家藏一颗夜明珠，那乃是奇珍异宝，非是平常之家应有之物。你老走套公事就提说你老丢失了夜明珠，我出头报告，珍珠落在了谢家滩庄主的手内。传票到了他的家中，据我想谭望本是条英雄，这颗珠子落在他的手中，已然数十年之久。在他自己想，那就算理直气壮，他当然前来够奔西安府。到了堂上，不容分说吩咐一声收监，别看他武术高强，当然也不敢任意咆哮公堂。只要是一收在监狱，那就算是鸟入笼中。”西安侯听着这个话，似乎说的有理，秘密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到西安府，西安府的知府姓张名叫张志忠，这小子本是捐班出身，所有的能为可就是专擅逢迎上司之能。故此西安侯拿他当作左辅右弼，这个小子真正称得起伶牙俐齿，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他接着这封信，双眉一皱计上心来，心中暗想：真要是拿获了谭望，谢家滩岂不尽归了万龙藏峰，爷家发兵何人阻拦！小子想到这里高兴，换好了官服，吩咐一声：“预备，”亲自升坐大堂，一声堂谕，叫值日的公差，拿着签票，够奔谢家滩传谭望到案。公差人等答应，不表脏官。单说这两名公差传票接下来，大家到班房里计议，就有说得多多带人，谭望是个武术家，还不是平常的武学家，还是个成了名的剑客，倘若是票传不到，恃强抵抗，当场拒捕殴差应当怎么办？就有说不可多带人，人家是成了名的剑客，有个三十位五十位，在人家手底下不算

个什么！如果去的人一多，倒许勾起他的气来，少带人到那里用好言恭维，倒许仗义前来投首到案。计议了好半天，两个大头儿还是应了这个主意，一个伙计不带，就是他们两个人，暗含带了线，线就是短锁链，带在身边，这二位才出离府衙。要说这两个头儿，在府里当差多年，一位叫快马张三，一个叫瞪眼刘。这个瞪眼刘的眼睛比平常人大的多，平时人就看他可怕，倘若有事赶上他一瞪眼，不用说平常老百姓，就是滚了马的强盗，看着都望而生畏。他们两个人由府衙动身，够奔谢家滩，约有三十多里地不足四十里地。就在谢家滩，谭家镇这里还有个武汛衙门，里面住着一位千总老爷。两名大头儿来到这里，先挂挂号不过就是知会知会，叫千总老爷派三十多名武汛官军，作为有意无意在谭宅附近暗含着围护，倘若把差事拿滋了，好叫他们作个接应。全都安置好了，快马张三瞪眼刘两个人够奔谭宅。谭爷为谢家滩庄主，经理鱼业，养着舟船一百多只，手底下伙计好几百名，就算是大名鼎鼎，那有不认得他老人家的。到了他们门首，家人早就看见了，知道二位是府里的三班大头，遂问道："二位有事吗？"要说干经纪牙行经理鱼业短不了跟官人打交代，论打架三天一场两天一场，所以看见官人毫不介意。快马张三久惯办案手明眼亮，遂说："你把老庄主请出来，我跟他老人家见个面。"家人听罢点头遂说道："二位，候一候吧。"二位班头点头答应，身形坐在了门洞大板凳上面，等着家人到后面回说。家人来到后面上房，老头子正然坐在那里吃茶呢。家人这才说道："跟庄主爷回，外面有西安府张刘二位班头请你老到外面跟他说几句话。"老头子闻听一笑道："这两个人来也没有别的，不过就是打算讹两钱，还得叫我出去跟他说句话，他们真把我

看小了。”遂吩咐一声：“叫他们两个人进来。”家人出去工夫不大，果然把两名班头带到了里面。二人到了屋中，向着老人家拱了拱手，乐嘻嘻说道：“老人家你老没出去？”老头子闻听一笑道：“倒没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到这里来有什么公干吗？”张三一伸手把签票掏出来了：“老人家你老自己看吧。”谭爷接过来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遂说道：“谁把我控下来？”张三闻听连连摆手，说：“我们可不晓得，这不过是上面的公事，大概总有要紧的事，要是平平常常的事，我们就替你遮盖遮盖了。府大人吩咐速叫你老去，我们可不晓得是什么事。”老头子闻听一想，也没有多大要紧事，真要是有要紧事票上还不写上吗？还不过是看见我们干这个经纪牙行，是个来钱的买卖，那一股香烧不到，就要给你添点儿麻烦。以官诈私，所为的就是想钱。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叫道：“来。”低言悄语说了句，工夫不大，家人取来白银五十两，遂说道：“二位头儿多辛苦，这里有点儿小心意，你们二位带着买双鞋穿吧。”两个人一看连连摆手，叫道：“老爷子花你老的钱有日子，今天我们可不敢。无论如何你老得跟我们辛苦一趟，要是但分能够遮盖我们哥儿俩也不到你老这里来。平常日子到了你老这里有求必应，一旦有了事我们就不能替你老遮掩吗？今天实在可办不到。”老头子一听心里不悦，面目往下一沉，叫了一声：“二位班头，跟姓谭的有交情没有？真要是有交情，底细跟我说说，就是我到案打官司，心里也有个底。如果没有交情，你们办的是公事，凭票传人，我跟你们就走，别的话不用说，单等事毕，那可就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我的意思也不用细谈，大约你们也有个耳闻。”老头子这个话说的是放份儿，意思是凭我一滩之主，舟船一百多只，伙计好

几百名，不用说你们两个平常的班头，这么大的藏峰岛，我都没往心里去，说话讲究的是魄力。老头子这几句话说到这里，二位班头可就吃不住劲了，赶紧说："老爷子，方才跟你老也说了，并非是难买难卖，跟你老多挤兑几个钱。真要是那个事，我就不来了，要不怎么说花你老人家的钱有日子，再说多怎求到你老的跟前，也是有求必应，难道说有了事非得多要俩钱吗！这就叫话赶话，挤到这里，无论如何你老也得明白，我们两个人不是那狼心狗肺吃饱了不认主了的人。再说我们哥儿两个当差也不是一年半年，净说跟你老共事，那就算无多待少，叫老爷子你老说有这个样儿的时候吗？"老头子闻听哈哈大笑，说："既然如此，你得把底细跟我说说。"张三无法，只得把话细说了一遍，又说底细可不知道，不过就是你老家藏夜明珠，乃是西安侯所失，请你老到案，追取宝珠。老头子听到这里哈哈大笑，暗想道：作官的可了不得了！谁家里有点奇珍异宝，变法往外追求，如果追求不到手，然后用势力相迫。你要不提这个我还不一定打这个官司不打，既然你说到这里还真叫不含乎。张三一看正中心怀，那个意思打算伸手把锁链子取出来，给老头子带上，这个可算是瞪眼刘高，用胳膊一拐张三，跟着递了个眼色，张三心里明白这才拱了拱手："老爷子既然如此，你老就辛苦一趟吧。"头里走的是二位班头，后面跟着谭望，走到了大门洞，家人说问："老人家你老这一次够奔衙署，倘若出点儿意外怎么办？依我说你老不用去，去个家人就成了。"老头子闻听一笑，说："少要你们多谈。如果要是去个家人，岂不叫他们猜想，这个事更真了？要不然为什么我吓的不敢出头？这一次我前去不过去去就来，家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倘有不测也不要

你们大惊小怪。”家人们一个个点头答应，眼看着老头子跟衙役走了，一直够奔西安府。要按着公事上说，临走的时候，应当到武汛衙门知会一声，来的时候就挂了号了，差使拘下来了还得告诉人家一声，如果要是走案还得有人家的好处呢！这就不用了，本来是将无作有，老头子被屈含冤班头也不是不明白。押着老头子一直够奔西安府，进了西城来到衙内，先到了班房，来到了里面叫老头子入座。伙计们一看还是二位头儿有能耐，人家真把谭望这个差使办来了。衙门口当差也不管你是能说能打，只要票子到了你的手中叫你传人，宛转周折把人传到了，那就算是本事。所有这些个伙计，全都过来在老头子面前恭维恭维。有人到里面报告，工夫不大梆点齐鸣，国家的四品皇堂，知府张志忠升了大堂，吩咐一声：“来，带谭望。”此时班房的家伙，把上下手的伙计还有一条锁链都拿过来，遂说道：“老爷子，你老被点屈吧，按说可不应当这么办，这就得说是国家的王法不得不如此。只要你老凭你老的口齿伶俐，堂上堂下说倒了张知府，当堂开释，不用取保就可以回家。”老头子一看，自己心里明白必有此举，怎奈自己无缘无故身带枷锁，实在是太冤。如果说瞪眼不服约束我枉有剑客之称，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不必多言，应行则行。”说罢伙计们给老头子把上下的刑具全都带好，脖项上搭上线，这才把老头子带着往里走。高声喊喝谭望告进，两旁边这才一齐喝喊：“跪下跪下。”老人家无法只得向上一跪，口称：“大人在上谭望给你老磕头。”张志忠在公座上面手拍惊堂木，遂说道：“下跪的可是谭望？”谭爷答应一声：“不错正是小民。”张知府这才说道：“谭望抬起头来。”谭爷很恭敬的向上行礼，谢过了大人，向上一正面，张志忠手拍惊堂木

吧的一声响，用手点指叫道："胆大的谭望，身有武学目无国法王章，夤夜之间私入西安侯府，盗去了家藏的夜明珠，真脏实犯，你还有的可说吗！还不从实招来，等待何时？"谭爷知道这是邪火，可不知道是由那一方面来的。细想了想也许是由万龙藏峰出的毛病，里面隐着成了名的英雄，剑侠颇多，晓得我家藏夜明珠，故尔出头搬弄是非，有意陷害于我，那焉能够行的了。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向上磕头，口称："大人，所说夜明珠不错倒是有，那乃是我在镖行之中朋友所送，存在我的手中已经数十余年。不信你老只管派人调查，再者说我家藏宝珠，已然数十余载，西安侯爷统坐了几年，要说西安侯府丢失珍珠，当然不与谭望相干。"大人听人家谭望所说之话，句句有理，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一句话就行了，西安侯统共才坐了数年，人家家藏宝珠已然数十年。西安府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谭望，据你所说西安侯失宝珠那乃是一面之辞，可是你说你家藏宝珠数十余年，这个话本府也难以深信。当然我要派人够奔谢家滩近前去打听，如果调查实确，你所藏宝珠不是西安侯府之物，到那时我再当堂开释你不迟。"说到这里，提笔标了禁牌，吩咐一声："收。"这个地方就是官府之中办事的手眼，就是你满理，也得容着调查，暂时收狱，也没画供，也没说出所以然来，糊里糊涂就押起来了，这就算一面官司难打。来到牢狱之中，押的是南所二十二号。老头子倒是受不了多大难为，西安府派出来几个能言之人，不能说是官府打发来的，化妆前来。在里面见了谭望，用好言语安慰，然后这才说道："老庄主你老这场官司算是被屈含冤。这是你老有十足的理由，还把你老收监，上下手的家伙带着，不得自由，要是这么看起来大清国福薄德微，所

有的官职人等个个都贪脏受贿，无辜好人受屈。我这一次来到牢中，皆因素日爱喜你老的所作所为，是条英雄，在我们谢家滩保障一方。我看着你老可怜，身遭不白之冤。实在心里不平，我这才前来跟你老人家把话说明。你老手下有舟船一百多只，如果前去投降万龙藏峰，借着岛里的势力，也可以报仇雪恨，可不知道老人家你老意下如何？”老头子听他所说这些话，不由得暗笑。老头子没听见这话，心里倒是忿恨难当，到如今一听，反倒坦坦然然。老人家明白，这乃是万龙藏峰使 出来的手段，宛转周折为的是叫我降岛。看起来他们用心也很可怜。如果西安府不是他等一挡，当然用重贿买通，或者是凭仗西安侯的势力相挟。但是准知道于自己的性命无妨，不但是自己无妨，就连我的家中老老少少也可高枕无忧。只要是一天不降，不过就是囚狱我一天，余事无虑。老人家不过用几句话敷衍过去，过了两三天，也不过堂也没有人问，这一段事就是压下了。这个意思就是谭望不降，也可以暂除这一方的势力，这才暗暗的作书通知西安侯，请求办法。西安侯的秘信到，吩咐的是把谭宅上上下下一切男妇老幼，全都拿到了牢狱之中。谭望的年岁已然不小，一看妻儿老小全都跟着被累，一时心软就许降岛。西安府得着这个信，二次派人前去捉拿，容着到了谭宅一看，家里只剩了一个年老的家人。公差人等问，老头子连连摇头道：“不知道少主人走向那里。”任凭你怎么问老家人只是不知道，你也无法，公差祇可将他带走。报告西安府，公事下来封锁谭宅，那还算是张志忠良心发现没把家人押起来。这个话这么一说，老头子这官司已然就是六七天了，今天董爷在这里打听明白。听完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这场事怨我，要是早来十

天，他也不至于受牢狱之灾。这幸亏是我到了，我要是不来，一家老幼保不住就许有性命之忧，老人家摆手打发张三去他忙他的去。自己心有所思，打算夜晚前去盗狱，老人家为难就是一段：就是把他盗出来那可就给他加上罪了，那就算越狱脱逃，你说叫他往那里去？那岂不成了私的了吗。真要是闹成劫牢反狱，杀死西安府的事，这个手续可费大了。

老头子正然思索不得法子，这么个工夫听见有人乐，留神看了看原来是小子太岁张方，遂说道："我打量是那一个，原来是小子你呀！你在这里干什么？"张方连连摆手，叫道："老人家你老只喝酒，吃饭了没有？"老头子说道："酒我是喝了，饭尚且未吃。"张方闻听遂叫道："伙计把我那份杯筷拿这里来，我们爷儿两个一块吃吧。"跑堂的答应将杯筷拿过来，这才要了饭菜爷儿两个一同用饭。吃完了饭张方一伸手把钱拿出来会过了饭账，这才叫道："老爷儿们，我有几句话跟你老上这边说来。"老头子点头答应跟着他出离了酒馆，找了个僻幽的所在，爷儿两个坐定了这才说道："小子跟客爷打听打听，你老到这里干什么来了？"老头子也不瞒他，遂把自己前后事细说了一遍，最末后说到自己有意夜晚够奔西安府牢狱之中盗狱，救神掌过林鸟。就是有一样儿，把他救出来无处安身，倘若把他救出来，无处安身，反倒罪上加罪。太岁张方闻听不由得一笑，叫声："老爷子我早就看透了这步棋了。你老武功最好救谭望易如反掌，就是救出来没有地方放，非小子我不可。我倒有个主意，老人家够奔府牢前去盗狱，真要是把谭望救出来，把他往回天观一放。一切的随行委员，连杨有芝杨师爷都在那里，就是钦差老大人没在，真要是大人在那里不费吹灰之力，足可以搭救谭望。大人被困隐逸山庄，

这一切的事可就全都推到我的身上了，叫杨师爷备一套公事，叫西安府即速给钦差老大人备置公馆，跟他们说明白了，暂借谭宅，然后预备大轿。”老头子董干董化一听了张方所说之话，哈哈大笑，心说这才叫长江后浪吹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遂说道：“张方，既然如此你就赶紧回归回天观，你到观中告诉众人到夜晚之时，可以顺道往前迎迎，取一种了望的性质，如果我等来到你们接应接应啊，太岁张方点头，爷儿两个从此分手。太岁张方回归了大营，见老头子谈笑龙君，把遇见老剑客镇古侠的话，跟老头子谈了谈。胜裕闻听一笑，暗说：就凭这小子这份五官像貌，胸藏机谋令人难测。话说完了张方才走，到回天观不表。

单说的是镇古侠欲够奔西安府，牢狱之中前去盗狱救谭望。但是里面地方可很大，可不准知道把他押在那一处，准就按着海底寻针，到那里现找，那未免有点儿费手。老头子自己又一想，还不如我前去探探监，头一节可以给谭望赴个信，再者说顺便探探道，夜晚之间到了那里就省了事了。他老人家想到这里摸了摸腰里还有几十两银子，这才遛遛达达一直够奔府衙。来到府衙进角门子，到了班房伸手打起帘子，进门道辛苦，叫了一声：“诸位，今天是那位头儿值日？”在旁边站起一位来，看年岁有五十多岁，用手一指自己遂说道：“我。”老头子赶紧拱了拱手，说道：“未领教头儿你贵姓？”那人这才说道：“我姓王名叫王彪。我是今天的值日，有什么事你老说吧。”老人家连连点头，叫道：“王头儿，你老跟我到外面说句话。”王头转身出来，到了角门子旁边站住了脚步，董爷一伸手由腰里取出一包十两银子，叫了一声王头儿，你带着买包茶叶。”头儿闻听道：“你老这是怎么说的，有话只

管说，何必这样。再者说我花你老的你老花我的，也不在乎这一时。”别看嘴里这么说，手早就伸过来了，银子接过来往兜里一带，便接着说道：“老朋友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只要我办得到，无不尽心竭力。”董爷这才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谢家滩办理鱼业的谭望，那乃是我多年的老友了。我也知道他被屈含冤。我要不来看看他，交友一场显着我不对。没别的你老给我美言美言，把我带到后面去。”王头说道：“这不算什么，我带你老到后面看看谭望，这倒很容易。倘若到了后面，牢头禁卒再跟你老想几个钱，不知道你老方便不方便。如果不方便，可以先把我这两个钱拿出来给他们。”老头子闻听说道：“不用，只要你把我带到后面，我就领情了。”王头连连点头，论说起来打发个伙计带了去就成了，这就说的是钱能通神，王头亲自头前带路，后面跟着镇古侠，顺着箭道够奔后面牢狱。越过了狱神庙，再往西一拐，就是南所二十二号。当中的门是铁的，穿着铁穿条，锁着铃铛锁，上面有一个像老虎脑袋，那可不是老虎，也是十龙九种之一种，名叫豸貔。王头子赶紧知会牢头，把牢头请到了，彼此低言悄语，老头子也明白，分明是告诉他想钱的法子。老头子心说：在外面跑腿我要看不出这个来，那还算条英雄。正然想着二人已然来到切近，王头用手一指叫道：“老朋友，这位就是牢头姓张。当初也是说的出的好朋友，替朋友打群架，身担四条命案，堂上堂下滚下来的，现在熬得所里的当家的，有什么话你老只管跟他说，他全都办的到。”说到这里，王头拱了拱手走了。老头子照样乐嘻嘻，叫道：“张头，这里我有个朋友，尽交友之道我不能不看看他。”说着也取出十两银子，说：“张爷你买双鞋穿吧，多多为力吧。”张头儿闻听乐嘻嘻接过

银子，说道："老朋友你老这是何必，既然是你老的朋友，跟我的朋友一样。你老到这里来看看，连我都承情，看看朋友何必还给钱。"说到这里取钥匙开门，给里面传话，这才跟老头子一同进去。说话的时候当然别人就得躲一躲，谭望知道有人前来看望，可不知道是谁。容着见了一面，原来是二十多年没见的老朋友，这才连连拱手，口称："老人家。"老头子拿眼看了看四外无人，这才凑在前边，叫了一声："兄弟，你的事我业已打听明白。心里也不必难过，夜晚之间，我必然前来搭救你出离缧绁。"谭望还要打听老头子由那里来，夜晚之间把我救出去在那里放，家里人现在那里打算打听打听。无奈一节镇古侠不说，不过就为的是前来踩踩道，为的是夜晚之间，前来就省了事啦。老头子谭望身为剑客，也明白老人家这番用意，他老人家既来自然有个安置，这一次前来，决不是为探监，当然有他老人家的用意。话还不能多说，工夫也不能太大了，董爷告辞。临走的时候，又把各处狱门看了看，这就为的是探探，各处看完了，这才往外走。镇古侠出离了监狱，找了个地方吃了饭。够了时候找了个树林稳住身形，将绒绳解下来绊在了胸前，军刃插在背后，袖面绾了绾，这才由树林走出来，一直够奔监狱。道路上面清清素素，一直来到狱墙切近，抖身上墙扎撒臂膀往各处里观看，清素素静落落，一无人二无犬吠，遂蹿房越脊往里走，来到狱神庙，到了狱神庙可就好找这个二十二号了。到了二十二号站住了身形，往四下望了望，四外无人。由身上撤下他老人家那口龙鳞刀，来到门前，用刀割落铃铛锁，撤去了横闩，刀交左手，推开牢门，看了看并无动作。这才转身到里面把门关好，留神往四外观看：但见靠着墙根一盏灯，这盏灯的灯花是绿

的，照得屋子里面凄惨惨冷森森。要是你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面，无论你有多大胆量，也得毛骨悚然。老头子董爷将然进来，谭望身带枷锁，在地下坐着，牢门一动早就注意了，把精神一长，那乃是久走江湖剑客身分，成了名的老英雄，凭着身上的武学，在外面济困扶危，那个经验够多么大，牢门一开就知道是董爷。留神一看进来一个人，年纪很老擎着一口刀，等他老人家走在近前，一看果是镇古侠老哥哥。老头子凑到了谭爷身边，手擎龙鳞刀，不费吹灰之力，把上下手的家伙全都割开，轻轻往地下一放，宝刀带在肋下，点了点手，打算掺着老头子走。可别看这么大的英雄，身遭缧绁，十数日的光景，已然四肢不合。董爷掺着他一直够奔牢门，出了牢门，又带好了。这个地方老头子作事就算是仔细，出人一头，将然把牢门收拾好了。回头一看，哎呀，把这么高的镇古侠吓了一跳，竟不见了谭望！这一来可把老头子给吓着了，心说就凭我姓董的在外面飘落江湖，比我高的主儿可能够有几位，再说谭望那也不是平常的主儿，怎么会有人把他带走，他会一语未发呢？老头子越想越纳闷，随着脚尖点地，抖身上房，手打亮棚留神一看，但见头里有个黑影，恍忽似乎有人背着一个人往前紧走，两脚登开行走如飞。老头子纳闷，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施展夜行术走这么快，这个人的功夫比我高。据我想外面比我高的主儿不过就是有两位，一位是浙江的吕晚村，一位是漳州的白太官。老二位除去，再说有比我高的主儿那不过是闻名未能见面，并未在一处盘桓。自己越想越有气，随着也在后面紧紧追赶，就凭这么大功夫的董化一，把脚放开在后面竟会追不上人家。老头子着急加劲紧追，相离约在一丈多远，董爷才把主意拿妥，我别追他了，

人家的脚程比我快，还不如用我的铁球儿，把他打倒了有什么话再说。老头子把主意拿定，撩衣服把铁球取出来，一面走一面抖铁球，咯啷啷的声音，好似龙吟虎啸，高声喊喝："哎呀，好，姓董的在外面飘落江湖，真没丢过这么大人，也没栽过这么大筋斗，今天你就算是摘我的牌匾，我看你往那里走。"别看这么说，铁球只是摇，不肯往外打，倒不是不敢打，老人家心里还有一份难过，难过就是前一次在剑州已然丢失了一只钢胆，这一次倘若再把这一只丢了，我怎么回我的风翔府。故尔想着难过，手里只愿摇铁球，不肯往外打。董爷正然摇铁球，就见前面那个人，把背着的人往旁边一放，伸手也掏出一只铁球来，咯啷啷的摇，说："你那里有铁球我这也有铁球。"摇着咯啷啷的山响，董爷闻听细一看，遂说道："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老梆子你。"那人说道："可不是我吗老梆子。"说到这里董爷已然看明白了，他乃是家住河南卫辉府关家堡，他老人家姓关，单字名斗字九公，外号人称今古侠。他老人家就由追赶翻江海鬼镇八州洪林洪远太，误走剑州，叫老剑客董干董化一，打了一铁球。他也明白老剑客，并非打的是他，打的是老道万俟羽修，老道闪身躲开，这只球正打今古侠的面门。也仗着老头子武学高强，双手似电，不然这一球岂不把头颅打碎。老人家一伸手把球接住，心里这个气可就大了，暗想：老董咱们可不过这个，这个事可全都怨你，你这才叫劳而无功。你要不打这一铁球，万俟羽修登房我在后面一伸手，他还能跑的了吗？你这一铁球不要紧，老道也跑了，还险些没打着我。这个铁球我先不给你。老头子攒着这只铁球走去了，董爷后面追，带着风声追赶的甚急。今古侠自己又后悔的了不得，不应当拿着人家的铁球走，人家

后面一追，就应当出头。自从幼年间在外面飘落江湖，谁跟谁都有个不错，虽然没有甚大的交情，彼此全都是道义相钦，这是何必呢！老头子又一想，我还是别跟他会在一处，如果见了面，这个铁球就没法往回交，倘若他说我两句，你说我是听不听。老头子想到这里，便哈着腰往前紧走，直走到天大亮，回头看了看董爷没追上，心中这才欢喜。老头子坐定了心中思想：追赶镇八州翻江海鬼，竟会把他追没了，这小子要是知道是我把他追下来，他再绕道回家，就凭他手中那口刀，错非是我能够辖的住他，倘若前去搅闹家宅何人能敌，到那时岂不要受其害。想到这里他老人家顺道回来了，到了河南卫辉府关家堡自己的家门，看了看家里倒是没有什么事。又到洪家堡，看了看洪并未回家，老头子可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小子他未回家，到那里去了？又一想这小子既然未回家，当然投奔了蓬莱岛。我把主意打错了，我应当先去蓬莱侦查侦查，然后再回家不迟。想到这里老头子还有意出去顺便拜访拜访镇古侠，把球给人家送回去。主意打妥，把家里的事安置好了，由关家堡动身，顺道前行，有意到陕西风翔府，想了想镇古侠不准回家，还是先到蓬莱走一趟才对。中途上没有多少话，绕走四川成都，容着他老人家到了蓬莱岛，这个工夫英王大势已去，剑山早就冰消瓦解。老头子打听打听才知道英王逃到了陕西万龙藏峰，群雄全都追到西安府。来到西安府一打听，知道胜裕带领三庄义勇乡军，陈兵谢家滩，有意攻打万龙藏峰。据我想胜裕到了这里，必然要约出我那位盟弟谭望，协力相帮。一转瞬就是好几十年的光景，我也没跟我这个兄弟见面，我何不先看看他去，或者他还能帮忙也未可知，我何不到他家中看看。关爷来到谭宅一看，把个关

老头儿可吓着了，门上上锁贴着封条。后来跟人打听了，才知道老头子被屈含冤，已然被押西安府监牢。把老头子疼的了不得，找了个地方塌了塌气，老头子憋足了劲，打算凭自己手中一口刀，到了夜晚之间杀官劫狱，把兄弟谭望背回河南卫辉府，凭我的那份家业，也够我们哥儿两个吃喝一辈子的。白昼之间不谈，到了夜晚身上衣服整理整理，一直够奔府衙。正然往前行走，唰啦一晃，来了一条黑影，今古侠细看不是别人，正是镇古侠董干董化一。老头子也明白，不用说这场事他也打听明白了，单自前来当然这是劫狱。来到狱神庙旁边，到了二十二所，肋下撤刀削门上的大锁，今古侠看着就是一怔，暗想道："老董没有宝器，手中这口军刃，由那里来的？心里纳闷，此时牢门已然开了。就见他进去的工夫不大，把谭望救出来，放在了门外，自己转身拉门。今古侠关爷一想：这可是个机会，老董一世大名没栽过筋斗，何不要笑耍笑他。想到这里，说时迟那时快，老头子已然凑在谭望的近前，谭爷细一看原来是老哥哥今古侠，自己明白不问可知这一定是镇古侠约来老哥哥一同搭救于我。正然想着，今古侠身形一矮，打算把自己背着走，自己不便多说，遂伏身任凭老头子背走。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抖身上房，这错非是剑客可办不到。容着老头子把牢门关好，回头再一看人没有了，今古侠早就把谭爷背出去了。董爷到外面观看，果然看见有人背着走，关爷也是诚心要试试董爷脚程如何，后来镇古侠把铁球拿出来了，老头子今古侠可就无法了。只得把谭爷放在旁边，由腰间把那一只钢胆也取出来，咯啷啷一摇，董爷这才看明白了。随说："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老梆子你，"关爷也说道："原来是老梆子你。"二人凑到近前，各施一礼。

董爷这才说道："我当是我的铁球被何人拿去，原来是老哥哥你拿去了。"关爷这才说："兄弟，在剑州衙的过厅房上也就是我，换一个别人早就被你的铁球将头颅打碎了。"说到这里把球送回来又说了好些个客气话，叫道："兄弟我不应当把你的铁球拿着走，皆因我见你在后面紧紧追赶，咱们飘落江湖，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着急，故尔我未能跟你见面。"话全都说完了，这才问："把兄弟谭望救出来往哪里摆放，他的家中已然门户被封。这一次他出来，更比从前罪上加罪了，兄弟你比我见得多，应当怎样安排，赶紧想个法子，别紧着呆着了，董爷这才说道："哥哥你老跟我来吧，我有个主见。咱们大家现在够奔回天观，到那里有人接应。"老头子就把遇见孩子太岁张方的话，说了一遍。这才老哥儿两个，倒替着掺掺架架，来到城墙下腿也遛开了，本来在牢内也没受什么痛苦，这才老哥儿三个爬到了城外，来到回天观天已四鼓。将然走上前去叫门，就见张方已然迎上来了，说道："老爷儿们，你们这才到，我正在这里心悬两地呢。"镇古侠这才说道："我给你引见引见，这就是我兄弟谭望谭德祖。这一位是我的老哥哥，今古侠关斗关九公。"孩子过来挨着位见礼，大官称全都是老爷儿们，也不知这老爷儿们大几辈，这个小子也算别成一派。说着话来到山门前，张方高声喊喝："开门。"里面有人答应，角门子开放，众人进去有人关好了角门。老少众人来到了后面鹤轩，大家彼此引见引见。侯杰侯敬山及众徒弟们，徐源，邵甫，阮和，阮譬，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侯俊，毛虎、鲍信，这一干人全都叫过来，跟各位老剑客指引指引。类乎牛儿小子，虎儿小子吴霸，那也用不着给他引见了，浑人一个他们也不懂得见礼，然后大家入座。

大家打听打听谭望入了牢狱之中的经过，几个老头子不过随便谈了会子，天已然亮了。老头子镇古侠这才叫了一声："张方，夜晚之间府牢之中，丢失了我的兄弟谭望，当然要有一番四出查拿，应当得想个相当的计划，方算妥当。"张方连连说道："老人家你老就不用管了，这一场事全在我的身上了，我自有分派。"各位剑客只可不言语，单看他怎么调动。太岁张方这才把随行师爷杨有芝请了来，叫了一声："杨师爷，你老多辛苦，给西安府走一套公事。就提钦差老大人昨天到的，未能够奔府衙送信，皆因有各位随行委员保护，量也无妨，叫他赶紧预备大轿，并给钦差老大人预备住所。"杨师爷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张方，公事可能写。可有一样儿，无论什么公事，都得有他老人家的手戳，如果没有他老人家的手戳，把公事批假了这个关系可不小。"太岁张方一摆手道："你把公事写好，咱们是蒙着走，大清国康熙圣主要是有福，当然有百灵相助，什么事都是顺顺当当。"孩子这个话不过没说明白，正是听天由命的那句话。杨师爷只得提笔打出草稿，念出来叫众人听听。大家听了听上面的言语和和顺顺，张方将公事接过来这才说道："众位师兄，那位辛苦一趟，拿着公事够奔府衙，见着西安府的知府，叫他赶速给钦差老大人布置公馆。无论他说把公馆设在什么地方，总告诉他不相当。调动来调动去，多怎他说公馆设在谢家滩谭家镇，谭望的宅中，到那时再点头。这段事办成了，可算是奇功一件。但不知那位前去？"张方连连问了两三声，连一个答言的都没有。太岁张方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遂说道："诸位，由钦差大人以及各位老人家走后，所有一切的事，可全都委托在我的身上，我就算是随行委员中的一个首领。我可不敢说令下山摇动，升

帐鬼神惊，大家可应当帮我个忙儿。咱们这叫逢场作戏，无论如何这场戏唱圆全了才好。要说大家不帮忙，什么事都看我一个人，那就成了孤树不成林，我也办不了多大事。”就在这般光景，旁边有人叫道：“师哥你老先别着急，真要没人去，我就走一趟。你看我办的了这么大事吗？”太岁张方看了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洪玉耳。张方看了看说：“兄弟要是你去，我才能够放心。别看你年青，说话伶牙俐齿，见着知府说话千万别把魄力小了，只要这第一步把公馆安置好了，其余的事一步一步接着往下办。就凭咱们老的少的爷儿几个，要把西安府搅的地覆天翻。”玉耳答应伸手接过公事来，这才由回天观动身进城够奔府衙。

来到了府衙进角门子，到班房里面道辛苦，众人一看这个人，堂堂仪表，遂问道：“阁下贵姓有事吗？”玉耳这才说道：“在下姓洪名玉耳，是跟随钦差年老大人的随行委员。奉钦差大人谕，现有公事在此，请西安府即速给他老人家备置公馆，现在暂寓回天观。”所有班房这些个伙计，一听这是随行委员，大家全都站起来了，一个个和颜悦色，谁也不敢小看，也搭着人家的份儿在那里呢。大家站起来说道：“洪委员，你老的公事带着了吗？”洪玉耳这才打开包袱，公事取出来交给值日的班头，值日头儿接过公事略微看了看，自己可不敢自专，遂说道：“伙计们，给委员老爷倒茶。请洪老爷在这里稍候一候，我到里面回话”说到这里这才拿着公事，出离班房，够奔后面，叫策事的回进去，工夫不大，传到了里面，将公事呈上，知府张志忠接过公事一看，原来是年钦差的手谕，现在暂寓回天观，叫自己预备大轿前去迎接，布置公馆安置。知府看罢不由得就是一怔，暗想道：钦差大人无论走到了什

么地方，也应当先见谍报，一旦之间来到了回天观，怎么会我没看见公事呢？这才说道："来，把这位投书人请到了里面，我要和他面谈。"班头答应一声，转身出来，工夫不大把洪玉耳陪到了后面内书房。玉耳见了国家的四品皇堂知府，略微的走上前去，请了一个安，遂说道："府大人在上，洪玉耳给你老请安。"张志忠连连欠身抱拳遂说道："上差不必行礼，听说贵姓是洪。"洪委员你可晓得，钦差老大人是多怎到的？钦差公馆打在何处才为合宜，咱们先合计合计。"孩子一听心里欢喜的了不得，可见得职官没看出这封公事是假的，上面并无钦差老大人的手戳，可见得是事由天定，不由人算，这才叫天假其便。玉耳这才说道："跟大人回，按说钦差老大人无论到什么地方，也应当有官驿谍报，不过有一样儿，钦差老大人这次前来，是追赶英王富昌，这可以说是机密行动，不敢把风声泄漏。因为英王富昌的余党很多，倘若钦差老大人有个一差二错，何人担的了！这是钦差老大人秘密吩咐，叫我前来面见知府大人预备公馆。已然得了秘报，英王落在了万龙藏峰岛，他老人家打算就近探听一切，设法拿获英王，交到北京城听候圣上的发落。"西安府张志忠，听罢连连点头，遂说道："一时之间，给老大人预备公馆，未免措手不及，还不如把公馆设在府衙，上差你看怎么样？"玉耳闻听连连摆手，叫道："大人，我可不是故意的难为你老。你老可不晓得钦差老大人的脾气。前一次老大人公馆打在了剑州州衙。知州黄国英，埋伏暴徒，夜晚之间打算不利钦差老大人。幸亏各位随行委员，竭力维持方保无虞，要不然这场祸事真正不小。所以他老人家自此不愿意将公馆打在官衙里面，请你老赶紧筹画筹画也别管是店房，是大家宅院只要地方清洁，房屋宽大

就成。”于是知府叫该差班头带着洪委员各处观看，无论是那里，只要看着合适，可以跟人家去说，作为老大人的临时公馆，不怕等事后咱们多给租金，那倒全都不要紧。差人答应一声，这才把洪爷陪下来，来到头里班房，知会了大众伙计，领着洪老爷各处观看公馆。这个孩子那就算是心有成见，各处观看，无论多大的房屋，不是宅院不合适，就是街道不合适。城里看完了，又到城外去看，一直看到谭望的门前，门上贴着封条，这才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头儿，这个宅子是谁的，为什么门上贴封条？”差人这才说道：“跟委员老爷回，这一家在此处总算是有名有姓，谢家滩谭家镇方面上说，人家是首户。这一次总算是身遭不白之冤，我也不便跟你老细谈，自己的船只有一百多只，经纪牙行，是鱼业公司的经理。姓谭名望字德祖，外号人称神掌过林鸟。现在身遭缧绁，我告诉你老。人家姓谭的朋友真正算多，今天早晨才闹完了，无缘无故夜晚之间，有人到牢狱里面，把谭爷救走了。府大人得着这个信，派人四下里调查，还不知道落到何方？跟委员老爷你说，我对于谭爷被捕的事，很知道底细，由打谭爷遭事那一天，我就知道冤。本打算设法子把他老人家救出来，皆因我的事情小力量薄，不承想有高人，走在我的头里，这也叫上天有眼。这个话不过就是一说。”洪爷知道这是谭爷的住所，这才说道：“钦差老大人的公馆打在这里才算合适，别处不是屋子小或不洁净，既然他家遭了司官，又是个越狱的罪犯，跟大人说，这个宅院打公馆大概总可以。”二人计划好了这才一同回归府衙，到了里面回进去，西安府得着这个信，知道洪委员差人已然看明白了，公馆设在谭宅，也没有什么不可。他要没有这个越狱脱逃，把人家的宅院启封占用情理上

说不下去，皆因人家的什物一概未动，倘若有个遗失，本府担着借官敲诈的罪名那还了得。既然谭望已然越狱脱逃，那就应当没收他的家产，他也不敢出头。我何不讨钦差老大人的喜欢呢？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吩咐众差人带着武汛官军，前去收拾公馆，启谭宅的封条，一面派人预备大轿，前去迎接钦差老大人。这个话传出去就算是诸事办妥，皆因官府办事容易，有势力压着什么事都好办。公馆安置齐毕，大轿备妥，跟随洪委员一同够奔回天观，张志忠按国家的制度，穿了个衣冠齐楚，叫人把自己的手本，递进去给大人请安禀见。此时洪玉耳早就够奔里面，把经过情形跟太岁张方，以及在坐各位老人家说明。太岁张方听着乐嘻嘻非常喜欢，遂说道："众位，回头大轿来到张志忠他必然亲身前来。如果他来到了，递手本也不用接，就提钦差老大人身有贵恙，叫他布置一切立刻起身。"这个话传出去，果然西安府到，就按这套话交代了张知府。大轿搭在了门前，叫老人家谭望假扮钦差，也用不着身穿官服，不过头戴暖帽，披上单斗篷，众人搀架着，上了大轿，爬伏在扶手上面，入下轿帘，人抬轿起，各位随行委员大家跟随。不过从中有两位剑客，镇古侠董干，今古侠关斗。他们哥儿两个，可不能跟着一同到公馆裏去。因为什么，我们要一跟着，无论什么事你们就指着我们哥儿两个，可别看不跟着一路同行，公馆里面的事，我们也能够负责。张方也不要求，既然二位剑客把话说到这里，也觉放了心。大家前护后拥，前面顶马就是刘俊，后面是洪玉耳，左右司马良，夏九龄，小香，小翠，其余的众人不过就是拥拥护护，在头里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亚赛两位开路的大神，好不威风。所有西安府的职官，全都随在钦差的大轿后，一直够奔谭宅，

直到厅前才落了轿。立刻传出话去，所有职官各自回衙，钦差老大人有贵恙在身，不能办公，所有各项公事，全都明天再办，文武官员一切人等各自回衙，各官员不表。

单说的是西安府的知府张志忠，这个小子心里生疑：钦差老大人无论有多大病，要说当地的地面官，除了有个西安侯，陕西全省的公事，受他的节制；除去西安侯之外，可就是西安府了。我算是当地主官，无论有多么重的病，也应当跟我见个面，问问我风俗民情。再说又离着万龙藏峰岛最近，他也应该跟我打听打听。要说别的官员惧怕你是朝廷的钦差一品大员，我张志忠可不怕你，就是我得罪了你，也不过就是走道掺折，撤了我的官职。我这个作官走的是西安侯的门子，我要是求求他老人家，甚高的爵位我不想，大概三品四品这很不算个什么。自己想到这里，越想越对，官服未换吩咐一声："来，叫外面赶紧预备轿子，所有一切跟差人等随我前去公馆，要禀见钦差。"外面答应一声收拾齐毕，知府这才升大轿，够奔谢家滩。来到了公馆门前下了大轿，命人拿着手本到里面回话，西安府要禀见钦差，有要公报告。此时谭宅可不是方才大家来的时候那个情况，这些个事完全在小子张方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官员走后，大家老的少的坐在一处计议，谭望喜欢的了不得，看着太岁张方，叫了一声：少剑客，我可不是当面夸奖，我身脱危险，出离牢狱，这都是少剑客手眼通天，一手所为。到如今身居公馆，所有一切文武官员，既完全把他们挡走，就算是安如泰山，张方闻听一摆手，说："不对老人家，这头一步算是平平安安，还有第二步。别的文武官员，全都谈不到，唯独西安府这小子，看他那个样儿，鼠头蛤蟆眼，他看不见钦差决以不完。就是他能够放

的下，他手下的余党众多，回去彼此一计议，这小子当然还是疑心大起。这里还有个明漏子，他既然跟西安侯通信，钦差老大人的底细，他焉能不知？他必然有个二次前来，不来则可，倘若来时，还得设法把他挡回，方保无虑。”大家闻听这个话似乎在情理之中，别看张方那副尊容奇丑，还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谁知他竟会生来一付锦绣的五脏。老头子侯二爷和谭望，二人一齐说道：“既然你看到这里，只好还是你筹画一切，未曾来水先叠坝，咱们要早作预防，省得临时张慌。”大家恭维张方，张方也不客气，遂说道：“各位老前辈，以及各位师哥，那一位可是也比我身分高。既然大家让我出头画策，我可就算胡说了，不怕说出来不对，咱们大家再合计。”在先前这小子那里会说这个话，这就是素日跟钦差老大人当差，在公事上逼的。又搭着所聚会的，都是有身分的主儿，日久天长，不知不觉说话也有了两句整话了。今天大家一听，只可看他如何吩咐吧，当时叫道：“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你们四个人就在上房廊檐下一站，千万不可嬉笑，要作出一份庄严态度。”这四个人听张方吩咐，还不敢不答应，只可点头。又叫侯玉，侯俊，阎保，鲍信，叫他们四个人就在角门切近，也是排班站立；阮如，阮譬，徐源，邵甫，站在二门前，牛儿小子，虎儿小子，吴霸，这三个站在影壁前，洪玉耳，刘俊，这二人来往传达，叫老头子侯敬山，谭望二位老人家够奔紧后面休息听信。这场平平安安过去，还则罢了，倘若事出有变，只可各亮军刃当场动手，杀死职官，大闹西安府。借着滩沿，这些个庄兵大概也不至于有多大的危险，闹翻了江有钦差老大人一面替咱们作主。”众人听着各自点头，然后又叫：“洪玉耳，这一台戏全都指着

你一个人唱了。倘若是小子们来，你就拿出个份儿来，告诉他钦差老大人，抱恙不起，不能办公。要是平常事，自回衙署，前去办理。如果有要紧事，钦差可不能赏见，里面有一位随行委员姓张，所有一切的事，钦差老大人已然委派他，代拆代行。如果你要见有公务只可跟张委员去办，他要见的时候，往里面传话，见着他我先打他个下马威，叫他晓得晓得我的厉害。所有咱们这一起的随行委员，见着西安府千万不要把身分丢了。”众人点头各自前去预备，将然安置就绪，就有人往里面回话，外面有西安府坐着大轿前来，还要禀见钦差。众人闻听个个拧眉瞪眼，打算给西安府来个下马威。工夫不大，就是他在门前下了大轿，拿着手本叫道：“那位在门上辛苦？”洪玉耳闻听向前紧走，用手点指：“下站。干什么的随随便便，不知道这是钦差老大人的公馆吗？真正是岂有此理。”差人看着这份光景，连连称是，遂说道：“老爷你老就多辛苦吧，我们这是西安府。府大人要禀见钦差有要紧公事呈报，劳你老驾给回一声吧。”玉耳这才伸手把手本接过来，遂说道：“你们大人在那里呢？我跟你大人说句话。”该差答应一声，这才转身走下台阶，见着张知府说道：“跟大人回，门上那位随行委员要跟你老说句话。”西安府无法只得叫该差人带路，走到了近前，看了看不错，正是那位叫我布置公馆的那个洪委员，这才连连拱手，口称：“上差，本府有要公呈见钦差老大人，望求你老分神回一声，多多美言。”玉耳闻听遂说道：“我们倒没有什么，你是不知道钦差老大人那个性子，极其古怪。要不说官大了各具一性，话传出来了，无论什么人不准够奔后面请见，皆因抱恙在身，正在静养的时候。如果实在有要紧的事，里面有一位张委员，所有一切的事，代

拆代行，无论有多大的事，他都能够作主的。可就是有一样儿，性子不好，比钦差老大人的性子还在以上，不用说外来的人，就连我们这一块儿的同事，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性子。那真称得起是怪性，叫我说你要没有多大要紧的事，也可以不见，倘若是把他招恼了倒显着不便。”西安府张志忠一听，自己本来是因疑心而起，原没有多大要紧的事，既然是这种情形见也可不见也可。说到九九归一，还是见不着钦差，不过就是见过这代拆代行的张委员，还得要受他多大气，凭我一个四品职官，真正是不值。又一想自己已然来了，难道说就这么回去么？左思右想，想了好半天，遂说道：“洪委员老爷你老就给言语一声吧，不怕见着这位张委员，我得把我的公事交派交派。”玉耳听到这里，遂说道：“好，这可是你愿意见。”说到这里装模作样，故意的拿着手本进到里面，过了总有喝两杯热茶的功夫，这才看见洪玉耳出来，用手点指，叫道：“西安知府，里面张委员有话，叫你随我进去，千万你可加点小心。”西安府只可点头，所有的一切的该差的满都在外面等着。往里走着，西安知府张志忠，左右观看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亚赛天神一般，看着心里就直哆索。看了看门口院中各处全都有人排班侍立，全都手捧军刃整齐严肃，来到里面上房门口，洪玉耳摆手叫他立候，自己到了里面又过了一会儿，这才出来点手说道：“随行委员张老爷叫你进见。”西安府无法只得随着他的言语迈步往里走，到了里面留神观看，但见正当中，迎面椅子上坐着一个人，长得其貌不扬，但是威严可有。两旁边站着，四个家人，张知府无法，只可向前行礼，叫了一声：“张委员你老好，西安府张志忠给你老请安来了。”这个小子不过就是个捐班出身就是了，若不然就凭国

家四品皇堂知府，见一个上差委员，岂能这样卑下。就让他是代拆代行，也应当有一份谦逊，又谁知张方坐在那里纹丝未动，随口说了声："罢了。"这才叫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么大的张知府，就受了他这么一个窝，只可是暗自鼓肚子，往旁边一站。张方连个座儿也没说让，遂问道："你是西安知府吗？"张知府连连说道："不错正是下官。"张方闻听一笑，说："钦差老大人这一次奉旨西巡，查办四川成都事件。英王由剑山逃走，听说是逃到了万龙藏峰，他老人家因为一着急，身染贵恙，请了几位医生看了看，诊断上虽然说没有多大病，吃了几剂药，始终没见效。一切的公事全都交给我替他老人家代办，这个话你跟我说没什么，真要是钦差老大人不患病，你就得受很大的申斥，这我就不好意思的了。你是本地的地面官，万龙藏峰岛盘聚贼匪，设立招贤馆，广收江洋大盗，声势浩大有意叛反大清国。你为当地知府，要说不知道未免有亏厥职，枉食君禄。如果说知道，为什么不行文上宪，奏明圣上，请旨发兵，杀灭贼匪肃清地面，以安良善。为什么知情不举，还兴匪人通气，贪受贿赂，简直是有意纵匪横行，害国殃民，真正是岂有此理，既食国家俸禄，不尽朝廷命官之职，你们全都管什么呢，真正是可恶。"外面小弟兄们听见里面说话要乐没敢，心说张方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莫怪他叫太岁，十个碰上太岁有九个人倒霉，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身分，跟人家四品皇堂知府，这样说话，这才叫无奇不有。拿着这么大的张志忠，连说："是是，还求张委员在钦差老大人面前多多美言。倒不是卑职不用心，皆因从中有西安侯操纵大权，一切的事都受节制。"张方听罢，微翻二目点了点头遂说道："好，既然你有这份委屈我等钦差大人病

体痊愈，必然将你不得已的情形，替你说明，行文奏折之时，剔拨剔拨就是了。给贵府倒茶。”张方这派举动，全都学的是钦差老大人，小官晋谒上峰，只要一说倒茶，小官就得起身告辞。西安府一看说出倒茶来，当然不能久坐了，这才起身走上来，连连向上行礼，说：“跟张委员回，钦差老大人要是问的话，就提我到了。所有一切的事，还求张委员你老多多美言，卑职跟你老告辞。”张方一摆手说：“不送。”张知府诺诺连声，退出了上房，走到外面连一个人理他都没有，不但说没人理他，还冲着他发威。小子吓的浑身发颤，一直走出了谭宅，到了外面吩咐一声：“顺轿。”回归西安府府衙不表。

单说众人团聚在一处，到了后面厅房，大家笑个不了。后面二爷侯敬山，谭德祖，都来到前面大家纷纷议论，没有不佩服病太岁张方的。就连随行师爷杨有芝，把脑袋晃的如同车轮这么大，连说：“张方，我这才佩服你。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这就叫有先见之明。”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太岁连连摆手说：“别乱别乱，我这里还有一句话，要跟各位商议商议。”大家闻听说道：“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把西安府吓走了这不完了吗。不过叫杨师爷走套公事，晓谕西安府，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先把老人家谭爷这场官事摘据摘据才好。在头一节不过是受人陷害，因家藏母珠，被押监牢那倒好说。不过是夜晚之间，越狱脱逃，二罪归一就有性命之忧，求杨师爷就用钦差的口吻，设法走套公事，那倒是正当。”众人说到这里，遂一齐说道：“既然如此就求杨师爷分神吧。”将然说到这里，太岁张方连连摆手道：“慢来慢来，咱们要办事是一步一步的办。给老人家摘据官司那是第三步，现在还有第二步未办。”众人问：“第二步是什么？”张方遂说道：“据我看西安府临走

之时，面上带着不满。他回到府衙，当然要跟手下人等衙署的师爷有一份计划。如果有人给他出主意，他没见着钦差决以不甘心，还有个二次前来。再要是来了，决不是这样儿，一定要有个暴动，必然各带趁手军刃，出了错有西安府给他作主。”众人一听个个点头，遂向张方问计，比如说他再来应当怎么办，张方一笑，说：“第二步咱们就不这么办了，又改了一齣戏，还得换角色，这一场可要看二叔你的了。”用手一指侯杰，说：“二叔这可是你老的事了。回头你老在班房一坐，就算是钦差老大人的总管，宰相门前七品官，总管大人这个份儿可不小。他要来了的时候，先叫门上的人回禀你老人家，你老出去万万厉害把他喝一顿。他要是不进来，你老骗他进来，他要非进来不可，你老偏不让他进来，作出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叫他莫明其妙。”二爷闻听只可答应，遂说道：“小子你说怎么样咱就怎样，你要派了我这个角色，要在我身上唱砸了锅，我就不叫侯杰。”话说到这里，这才把众人满安排在箭道里面，拉开了拨子各持军刃，站在箭道前。并吩咐：“西安府来的时候，他带来的人一个别拦，全让他进来，不动就不动，一动就叫他们全都一惊。司马良，夏九龄，小香，小翠，仍然站在厅房前，刘俊在上房里面假扮钦差。我在外面跟西安府交谈，只要我一嚷，你在屋中假装钦差说话：‘何人大胆竟敢在本钦命前大声喧哗，不知道本钦命身患重病吗？来，不管他是谁先将他拿获，交西安府，等我病痊再为发落。’话你虽得这么说，千万把声调装好了，别忘了钦差是病人。”刘俊闻听点头说道：“张方咱们是这么说，这台戏在谁身上唱砸了，这个不是就在谁的身上。”说到这里都乐了，这么大事弄了个乱七八糟，愣要拿人家四品知府，叫大家这样戏耍着

玩，真正可笑。他们众人这里安置齐毕不表。单说西安府知府张志忠，率着公差人等回归衙署。自己一想心中闷闷不乐，到了一趟公馆，没见着钦差老大人，只见了这么一个随行委员，我受了他这么一肚子窝气，真正是岂有此理。一面想着来到书房，换好了便衣，打发人把师爷请来。这位师爷也是浙江绍兴府的，手笔很好，姓唐名叫唐年，对于官场的阅历很好。无奈这个张志忠他是捐班出身，做官就凭走的是西安侯的门子，别看唐师爷那么大能耐，就算毫无用处。只因为唐师爷能耐好年岁大，不忍辞退，暂时往下敷衍。今天一听府大人请，只可以来到了内书房，到里面见了张大人，不过就是深深一躬。张知府摆了摆手，欠了欠身，叫道："先生请坐。"唐师爷落了坐，这才问："大人唤我前来，但不知有什么事？"张志忠遂说把到公馆禀见年钦差前后经过之事，略微的谈了谈，然后这才叫道："先生，我受了这小子一顿气，心里实在不甘。只是因为侯爷没在府中，现在已然入岛，我要去见侯爷，还得入岛往返，很费周折。我打算请先生给我出个主意，报复报复我心里才能平气。"唐师爷一听双目紧皱，心说由他到任以来，这小子也没重看过我，他是捐班出身，全凭三寸不烂之舌，胁肩谄笑，巧言令色，得西安侯的青眼。他总是看不起我们这念书人，现在受了气回来，这才求到我的头上。我应当藉此为由，我也得报复报复。自己想到这里，把主意拿定，这才叫声"老大人，可不是我多口，所有西安府文武职官，全都到了公馆，禀见钦差老大人，谁也没见着，当然有诈。大人就不应当二次再去，就是去的话也应当把主意拿定。就连那次钦差老大人遣一名随行委员前来，叫给他布置公馆。这就算是突如其来，究竟真假无从考查。据我看这

场事，你老跟我谈的这个意思，凡事全都在这位随行委员张老爷身上了。他故意用言语欺诈，无论他怎样荣贵，也不能压过当地的父母官去。就拿钦差老大人说，虽然他是朝廷大员，跟老大人也不能说不是一殿称臣。就是品位上分别高下，也应当有一分客气。要叫我想这个公馆里面，当然没有钦差老大人。岛内来的信说的明明白白，年羹尧随同各位侠客，进岛隐藏在隐逸山庄，被副帅陶源完全困在岛内，可见得这个公馆有诈。要说随行委员当然不假，不过藉着钦差的势力有意蒙哄。你老要打算报复，他们不是说钦差老大人身有贵恙吗？你老就应当把本地面的医生，也别管内外两科，请上两位，就是说是咱们本地面最著名的大夫，不亚如和缓再世，能够手到病除。到了那里硬要面见钦差，并说还要趁机报告万龙藏峰岛的机密。去的时你老带着三班人役，班头和差役带个五六十名。去的时候暗带趁手的军刃，不叫见也见叫见也见，一直够奔里面。看不出破绽来则罢了，倘若是见不着钦差，分明他们是冒充国家钦命，虚张声势，只管吩咐一声锁拿他们一切的人等。不怕闯出多大祸来，有西安侯爷一面承当，大概也不要紧。就让年钦差势力大顶多撤了你老的官职，凭西安侯这个门儿，难道说还没有你老的官坐？”西安府听唐师爷这片议论，果然不错。这才打发人到外面请来两位大夫，暗含着把话跟他们说明。这才传话三班人役，连头带伙计统共有四五十人，叫他们各自带好了军刃，外面大轿顺好，张志忠升轿，八抬轿起一直够奔钦差大人的公馆。这个小子也真叫豁出去了，小子心里暗想：“顶大也就是豁出我的官职，有西安侯的门路，就是不在大清国作事，万龙藏峰岛也有我的事作。这小子一路上得意扬扬，来到公馆前下轿。赶紧叫

跟人到里面回话，就是西安府的知府大人，将两名医士前来禀见钦差老大人，给他老人家看病。差人将然登台阶，由里面走出一名管家，用手点指问道："干什么的，这样慌慌张张，你不知道这是钦差老大人的公馆吗?看不见门前贴着红报吗?就让你不认识字，也可以拿耳朵打听打听。"跟人无法只可说道："辛苦你老，我们这里西安府府大人，带来两名出名的医生，特地前来给钦差老大人诊治。烦劳你老给通禀一声，我们府大人现在门外等候。"家人听罢说道："你候一候吧，我得回禀我们总管老爷子，这场事我们可担不起来。要是公事，我们就给你回了，给老大人治病，这可得知会总管大人。"差人闻听点头说："劳你老驾回一声吧。"家人进去工夫不大，二爷走出来，高声喊喝道："何人要给钦差老大人医治病体，你是那里来的?"差人闻听赶紧走上前去，请了个安，遂说道："你老就是钦差的管家大人。"二爷闻听说："不错。"差人接着说道："大夫是我们府大人陪来的，现在门外等候。"二爷遂说道："叫你们府大人来我有话说。"差人只可点头下来，到了外面跟西安府张志忠一说，不由得就皱了皱眉头。你说不见他们这个气难喘，见了他们更是真不好受。无法只可点头，跟着差人登台阶，来到了里面，二爷看了看西安府，张志忠也看了看侯二爷。但见老头子生就的如同猴形一般，两撇雪霜白的白胡，两双眼睛焦黄，如同两盏灯相仿。心说这那里是家人，分明是杀人放火的强盗，二目贼光灼灼，令人看着骇怕。也搭着这小子捐班出身，胸无点墨未免胆虚，不用说叫他见太岁，只见着侯二侠，已然就说不了整话了，侯爷又作出一番威风来，用手点指："你就是西安府的知府么，我是年府的管家。自从没有钦差我就在年府，不敢说替他老人家

主一半事，差不多的事我要点了头，就差不多。有话只管跟我说吧。”西安府无法，这才说道：“跟管家回，在咱们西安府有两位著名的医生，特意请来给他老人家前来医治病症；再说他老人家奉旨西巡，一切公务全都不能耽误。事不关心不着急，我就算是关心者乱，这个话并非是我高攀，我给钦差老大人总算一殿称臣，官职有大小办公事可都是一样。”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连连拱手作揖，叫道：“府大人，要说你老陪来两位先生，给钦差看病，能说你不好吗？可就是有一样儿，他老人家操劳过度，那就算是失眠劳神。医生嘱咐的就是叫好好的静养，不可接见客人谈话，如果此时失养，就要医药无效了。不是你老这份好意吗，我就替大人领情了，等他老人家精神的时候，我把这个话替你回进去就是了。”西安府一听，不由心中暗想，怨不得人家唐师爷跟我说，他们这是虚伪假冒。真要是钦差有病，也不过是精神短少，不至于不能动转挪移。要是这么看起来，当然是假的，我还是非要见不可。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管家大人，头一节我是带着两名医生，给他老人家治病，再者说我心里着急，守着万龙藏峰岛，这一片事，我不能不报告他老人家。”二爷闻听连连摆手：“他老人家就为剑山蓬莱以及万龙藏峰劳了心了，所以才得静养。你要是把这片机密报告了，他老人家听能岂不心烦，依我说索性你就候个三五天，也用不着等他老人家恢复原状，你心急大人比你急的多。你看我劝你这个话好不好，倘若是你非见不可，把他老人家招恼了，咱们谁也担不起。你倒在后，反正我跟张委员，我们两个人得叫大人申斥一顿，决以轻不了。真你要是为顾我们两个人，你就多候两天，倘若你是有特别大事，非见不可，那我们也不敢甚拦，你只好就

进去。”小子张志忠听到这里，半信半疑，这才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难测。张志忠无法，这可以借句话说叫货到街头死，遂叫了一声：“管家，既然如此，我就见见他老人家吧。也搭着公事紧急，一切的事我全都不敢作主，不得不请示他老人家。”说到这里，西安府就往里走，点手把他带来的三班人役，全都叫进来。迈步进内，众人在后面跟随，全都暗带军刃东张西望。顺着箭道正往里走。张志忠不由得一怔，怎么今天不叫我们走正院，叫我们走箭道呢？又看见一个个武士排班站立，各擎军刃，西安府看着骇怕。那个意思就有点不敢进去，后来一想已然来到这里，再要出去不但叫人家公馆里的人小看，就连我们本衙的人，也看不起，想到这里无法，强打着精神往里走，将然人全都进来，人家把大门关了。张志忠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再往后走看见牛儿小子，虎儿小子，手里拿着军刃，不亚如天神一般，张志忠这算死马当活马治，上坟的羊豁着去了。一直走至里面上房，廊檐下仍然站着那几个随行委员，各挂着军刃二目放光，就如同身临大敌一般。西安府所带来的三班人役，全都在箭道里面，在一越角门子时，侯二侠把他们身上所带的军刃全部搜下来。一个个满都留在外面。只是西安府只身一人，带着他那个差人将然一上台阶，夏九龄用手一道：“站住，你就是西安府吗，方才给你回进去了，他老人家叫你到里面说话。你可小心点儿，倘若惊动了钦差，你可走不出公馆”。西安府连连点头，早有家人打起了帘子，西安府轻步进内。到里面观看，迎面坐的是太岁张方。一见西安府走进来，用手一指说：“哎，你这个东西好大胆！屡次三番前来搅扰钦差老大人，你分明是以为虽坐大清国的官，走的西安侯的门子，有所恃而无恐。今

天我们老大人吩咐下来，倒要看看你们西安侯的势力有多大。”这个地方叫相畏者相辖。”西安府连连行礼，叫道：“张委员，我这一次前来，因为有要紧的公事，皆因我是地面官，责任所在，我把机密得来，不能不报告他老人家，早定计划，以防不测。”太岁张方用手点指，叫道：“胆大西安府，钦差老大人越吩咐下来叫众人镇静，你说话这样高声，实在是有意搅闹。再说万龙藏峰匪势已成，里面的情形人人尽知，还有什么机密可报！再者说万龙藏峰如此势大，都是你们地面官平素养成的，今日还敢故意的在钦差大人面前任意胡谈。”西安府闻听连连摆手，叫道：“张委员，要说这场事当然是我们地面官负责。可有一样儿，西安侯坐镇西安，西安府一切的事情得报告他老人家，自有他老人家一面承当。再者说他又是康熙圣主第十四皇子，朝廷的贝勒，难道说他老人家说话，我们还敢抗违吗?”太岁张方闻听高声喝道：“好小子既然你惧怕西安侯，把万龙藏峰匪已养成。现在钦差老大人抱病，恐怕劳神，你敢三番两次前来，可见得你私通万龙藏峰，心怀叵测。”张方将然说到这里，猛听得暗间屋有人说话，气力不足，颤巍巍带着喘声说道：“这是何人大胆，在我的门前这样喧哗，这分明是藐视本钦命，任凭是谁，把他抓到里面。我这里金牌上方宝剑是当今万岁御赐，代天巡狩，如朕亲临，藐视金牌即是目无朝廷，将他斩首号令，然后再专折入都。来，把他带进来，我看看是谁!”外面答应一声，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一齐诺了一声，打算伸手去拿西安府张志忠。就在这么个工夫，早走过来二爷侯敬山，连连冲着西安府摆手，那个意思打算叫他出来。西安府正在为难之际，里面一个劲儿的叫，真要把我抓进去，人家这个话说的不假，金

牌一面宝剑一口，先斩后奏，虽然不能将我给结果性命，也得受一顿大申斥。这个老总管他倒是向着我，一看总管点手，遂迈步来到外面。到了院子当中，侯二爷凑在西安府耳边低言悄语叫道："府大人，你老还不快走？钦差老大人被病所魔肝火非常的大，我们可以用言语遮盖，不然要招恼他老人家，谁也担不起。"西安府一听连连说道："总管大人，老大人问下来求你老多维持吧，暂时我可要告辞了。"旁边站着的小弟兄们要乐没好意思乐，里应外合真把西安府吓走了。这个事就得两说，一则当今万岁，是有道明君，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再者说西安府知府贼人胆虚，大家一起哄，吓走了西安府。到了外面上轿，跟侯二爷还是连连拱手，求老人家多多美言，这才带着众人而去。西安府走后，老的少的大家团聚在一处，众人全都鼓掌大笑。把一个老头子谭望乐的全直不起腰来了，年青的主不说，凭侯二侠那么大年岁，愣要扮作老家人，这分明是唱戏，这全都是太岁张方出的主意。这场里别人还不说，只说这个刘俊，素常连句笑话都不跟人说，居然他也能假扮钦差，装出来哼咳的声音，真就把个西安府吓着了。大家说完了笑笑完了说，天已不早，这才吩咐人预备酒饭。桌案搭开，老的少的团团围住，大家吃喝。饮酒之间随便闲谈，可就谈到了叫杨师爷办公文，行文西安府。就提钦差老大人替谭望作保，叫他出头带领他家的舟船。攻打万龙藏峰岛带罪立功，剿灭万龙藏峰拿获英王，将功折罪。里面的言语全都求杨师爷自己斟酌着写，无论如何也得将谭爷这场官司给择据清楚了，单等日后收复了万龙藏峰自然就好办了。这位杨师爷闻听众人跟他说了这一片话，暗含心里思想道：西安府两次够奔公馆拜见钦差，都受他等众人的羞

辱，那一个人全都担着一份责任。惟独我杨有芝连句话也没说，叫他们看着我这个念书的人，就仿佛没有能为。真要是我把这段公事里面的言语，写的有效，也算是我奇功一件。想到这里这才满口应承，众人一听杨师爷毫不推诿，一定也看着可办，当然就可以马到成功。大家这才随意说了会子闲话，饭也吃完了，单就杨师爷自己回去办公。他们大家老的少的，坐在一处闲谈。谭望可就谈到了银龙川。里面这位川主姓实名品外号人称飞云叟，他也不降万龙藏峰，也不辅助谢家滩，孤守中立。难道说他就不知道孤军难守吗？实在叫人莫明其妙。

第一百十一回

白太官斗跑泥小鬼　藏峰岛初次打擂台

这也不怨老头子猜疑，要谈到飞云叟这个人，也实在是条英雄，皆因从中有段情由。这个银龙川的舟船，不足百只，也有七十多艘，手下渔兵足有六七百名。川中出产各种奇药，每年收入颇丰。手底下有这么些个人，又有七十多只舟船，虽然不算占山为王，可也是种地不纳粮，也不作江湖绿林道的买卖，倒也是平平安安。川主有一位师哥姓贺名通，外号人称飞蓬叟。原先在镖行，后来也上了年岁了，可就跟师弟团聚在一处，情同手足，贺通也没有什么人，就住在了兄弟家中。这一天没有什么事，老头子贺通听见外面风声很紧，有天险庄的老庄主胜裕，带领三庄义勇乡军，有意要攻打万龙藏峰岛。老头子这是一份好意，暗含着叫了一声："兄弟，依着哥哥我的意思，派人够奔谢家滩，或者前去面见胜裕，或者见见他们为首之人，跟他们把话说明，联络一致，辅助他们攻打万龙藏峰，这可是个机会，不然的话独立难成。真要说投奔藏峰岛，据我看里面的人是良莠不齐，倘若跟他们一同受累，岂不可惜。"要按着交情上说，贺爷这个话可算是金石良言，贺爷这个地方就算对了。又谁知宝爷把话听讹了，遂说道："哥哥我可并非是说你说的话不对，皆因这里面有段原因。准说三庄能够克复藏峰岛，咱们也没看见，准说岛里能胜三庄，这个话谁也不敢说。这就算是事先难以逆料，咱们就算坐山观虎看风使船，看他们那方面占了上风，咱们再投

那一方面不迟。如果说先投到了三庄，倘若胜陶然不是岛内的敌手，岂不跟着受累。”贺爷闻听连连摆手，遂说道：“兄弟，这个说法可不算对。无论投那一方，真要是等着人家交了锋，头一仗打下来了，咱们再去投效，未免叫别人看着咱们心怀诈谋。倘若人家不收，脸面上很难看，要是一方不收还可再投一方，倘若是双方全都不收，首尾受敌进退维谷，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岂不要孤困而死。到了那个时候，只落三个字叫作后悔迟。”要按师哥的身份，既是跟师弟说出这片话来，毫不客气，直事直说，真算够同堂学艺孩童厮守老交情的资格。别看年岁都到了，这个话也不能说不对。又谁知宝成完全错会了意了，心中大大不悦，暗想：哥哥你老这个地方就算不对，论说你老是我的师哥，一切的事教导我那才算对。今天非要逼我投降三庄，难道说从中有什么原因不成吗？按说他想到这里，就应当商量商量，他不但不商量，反倒把二目圆睁，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师哥，你老这个话说的太没有价值了。我可不是揭根子，咱们是从小的师兄弟，常言说的好，吃黑饭保乌主，吃谁向谁。你老这是向着我么，非要叫我投降谢家滩，有什么好处呢？这那是向着我，分明是你老拿师哥的份压我。这个话说出来招人不爱听，我川里的事你不用干涉。大权操在我手，我愿意怎样就怎样，你老也不必多谈。还有一句话你老愿意在这里住就住，不愿意在这里我也不敢强留。”要说宝爷为人也是身为侠客，怎么会一日之间，说出这个话来呢？原因他生平多疑，他以为他的师哥受了三庄的拢络，所以才叫他投降。向来他有这么个脾气，你越说这样偏不这样，只顾他由他的性子，他也不调查调查这段事的真假，说出来只顾他好受了。老头子飞蓬叟怎么受呢？

立刻把泪掉下来，自己长叹一口气，叫了一声："师弟，咱们两个人可是孩童厮守同堂学艺，兄弟你的性子我也尽知。不过有一样儿，你说哥哥我住在你这里，吃你喝你难道说我吃不着你吗？今天你说这片话分明是拿我不当你师哥，当作了你的家人福儿禄儿一般。我也别在这里招你的白眼，咱们哥儿俩的事走着看吧。"说到这里宝爷迈步走出了厅房，应当宝爷拦一拦，把话圈回来陪个不是，老头子也不至有了意外。但他虽知道自己把话说错了，当时面面相觑，也没过去相拦。老头子贺爷走出宝宅，坐了一只小船过了江打发船只回去。自己走在江沿上遛遛达达，心中思想：这场事怎么办才算圆满？真有心自己够奔谢家滩，见着老头子胜裕，从中画策，收服他的银龙川。到了那个时节，别人不说他不对，必然说我无有师兄弟之情，断绝了手足之义。真我要看着他投入万龙藏峰，将来冰消瓦解，玉石俱焚，看着他被官人拿获，依着国法身受惨刑，未免可惜。老头子自言自语叨叨念念，腰里扎着一个包裹，是他老人家自己随身穿的衣服，那一份状态，就是受了精神的打击，神经错乱。顺着江沿往前走够多时，夜晚住天明起身远走，你要问老头子准往那里去，后来老头子镇静镇静这才把主意拿定。我还不如眼不见心不乱，隐居山谷之中，倒看他个水落石出。真要将来有了不测，我看在老师的面上，再给他复仇。想到这里，嘴里还不住的叨叨念念，这时天可就到了天久了。正然自己手中提着包裹往前行走，来到一座镇店，自己打算找座店。进了南街口往西一拐，看了看坐西有座大店，字号是天兴，带着门洞。门洞里面挂着大门灯，白灯笼红字，写的是天兴老店。门前站着一个伙计，和颜悦色说道："老客别往下走了，天已不早，住在我们这里，

房屋洁净，吃喝便当。”老头子这才提着包袱往里走，伙计让老爷子说：“你老里面请吧，住跨院非常干净。”这才把老人家陪到了北边跨院。北上房一溜连两间，把老头子让进去，打着了火种，燃着腊烛，老头子把包袱往桌案上一放。伙计这才打来洗脸水，叫老人家擦脸，又递给老人家一把掸子，老头子接在手中，来到院里掸身上的尘土，吧吧的声音，掸完了交给伙计。这工夫茶水沏得，老头子斟了一碗茶，坐在那里胡思乱想：就凭这么大的身分，老镖行身为侠客，叫兄弟宝成说了几句抢白话，自己心里搁放不下，一路上唉声叹气。自己坐在这里怔了好半天，这才把这碗茶喝下去。老人家那个意思，打算把伙计叫过来，给自己立刻预备吃喝。老人家想到这里，猛然一低头，不见了桌上的包裹。自己一想这个包裹是放在桌子上了，怎么会不见了呢？站起身来各处寻找怎奈踪迹皆无。老头子不由得纳闷：难道说有夜行人，把我的包袱拿走不成吗？真要是有夜行人拿我的包袱，我也不是平常人，难道说我会一点不知道吗？那岂不成了来无踪去无影。老头子正在纳闷之际，不由得心里难过，这才叫时衰运蹇鬼叫门，莫非我命休矣。人要将死才有这种离奇，老头子正在纳闷之时，吧的帘子一响，由外面进来一人。贺爷看了看这个人大身材，身高六尺多，细腰乍臂，二目如灯，手里拿着自己的包袱。看了看似乎认得，好像是成了名的剑客，家住漳州城里姓白，叫白太官的。贺爷看着纳闷，这准是白太官吗？要是他老人家可就好了。幼年间我打听着他老人家是条英雄，累次三番要给他老人家磕头拜他为师，怎奈老人家不肯收，因此我们爷儿两个有个左右，可也就算有了感情。这场事我要托老头子白爷给我圆圆这口气，前去银龙川找我那

不义的兄弟，也用不着跟他以武解决，就凭老人家一到，他必然就要软化，要不如此我这口气顺不了。老人家想到这里，心里喜欢的了不得，可就是不知道白爷什么时候进到了屋中把包袱拿去的，自己心里非常纳闷。书中代言，太官白爷由那里来，因为什么拿他的包袱。原来是老头子跟自己的徒弟孙芝孙茂昌临分手之时，说的明白，顺便前去江南拜访吕留良。如果赢的是吕留良，总算数十年的功夫没白练，必然回来给太官白爷来个信，叫老头子喜欢喜欢。如果赢不了人家吕晚村，可就不回来了。孙茂昌一去这么些个年，并无音信，太官白爷不由得骇怕，孩子临走留下这么一句话，如果不是吕留良的敌手，不肯回家。白爷不放心怕他有性命之忧，这就说教徒弟不容易。白爷在家里安置安置，带好了路费，腰里扎着绒绳，双橛掖在背后。他老人家这对双橛不包在包袱里面，在身背后有个套儿，就和扇络相仿，橛往那里头一掖，他老人家由家中动身，够奔江南。也搭着隐避家中这些个年，这一次倒是高高兴兴，头一样为找找徒弟，也可以到外面游览游览，要不然他老人家也不带军刃。这对双橛自从老头子成名露脸那一天，也没用过多少次，这一次打算到江南会会吕留良，故此不能不带着。他老人家启程登途并不慌忙，在道路上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来到了江南地面，到了苏桥避尘轩，拜访老剑客大先生吕晚村，有人给他回进去。晚村把他让到了后面厅房，拱手让坐，欢喜的了不得。这才问老剑客怎么这样闲在，一旦之间来到江南，可是有什么公干。太官白爷也不隐瞒，把自己疑惑徒弟到此不放心的话，吕爷闻听遂说："不错，你老的徒弟到了。"就把五福捧寿前后的话从头一说，太官白爷听了听竖起大指道："好，这算山东五

老弟兄成全茂昌，不然他跟吕老剑客比上手，他岂不是自找杀身之祸吗。”后来又略问了问王荫，晚村这才说：“这个小子在外面无事生非，招灾惹祸，信口开合。他说我打死于子玉，才招得五老弟兄前来，他大概也是惧怕我找他，也许逃到万龙藏峰岛前去隐避。耳出耳入我也常听人家谈，大概茂昌也许跟他在一处。”太官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在晚村大先生这里盘桓几天，然后这才告辞。太官白爷有意回家，又一想我已由家中出来，打算跟茂昌见个面，既然没见着，何必就此回家呢？再说这个孩子闯出一个外号，叫挟泰山玉面南极子，我倒要跟他见个面儿。他既然在万龙藏峰，倘若一时任性，真心辅岛身为国贼，我把能为就算白教了，我日后还得落一个骂名。还不如到一趟万龙藏峰，见着他问问底细，如果有意外就把他带回漳州。老头子把主意拿妥，由江南够奔陕西。一路之上那里有新出世的英雄，都是作的什么事业，老人家全都打听打听。一直来到了陕西，这才听人说，四川蓬莱大势已败，英王逃到了万龙藏峰岛。老头子更骇怕了，倘若茂昌受了英王的愚弄，二次举兵，一旦失败，无有立足之地，那可是我害了他。老头子骇怕，往前行走，这一天正然走着迎面遇见一个人，手提着包裹，颠三倒四，走着嘴里不住的叨叨念念。老头子细一看认得，原来是贺通。在数十年前他慕我之名打算拜我为师，屡次请求因为我不肯贪事，未曾收录。别看没收感情上很好，不想数十年没见面他也竟老成这个样子了，怎么他咀里叨叨念念，难道说有什么事吗？我先别拦他，我倒看个水落石出。容着老头子住在天兴店，老人家也跟着往里走，看见他住在北跨院北上房，来到屋门外掸尘土，包袱放在迎门桌子上。老头子也是一阵高兴，心想

按说我可不应当戏耍他，皆因他颠三倒四，大概是有心思，练武术的人可不能如此，我何不趁着这个机会，惩戒惩戒他。老头子想到这里，晃身上房，看了看后窗户并未关闭，欠身到了里面，伸手将包袱拿起来，晃身形出去。再一看贺爷，到了屋中纳闷，知道他是找包裹，老头子心说他们这个功夫，都是怎么练的，谁不认得飞蓬叟，竟会这样。老头子不敢再耍笑他了，这才迈步进内。贺通这才看出来是白太官，随着连连抱拳说道："老人家你老由那里来，怎么会你老把我的包袱拿去，我竟会不知道。可见得你老人家身为剑客，名不虚传，大概现在所有练武术的也就数你老了吧！"太官闻听微然含笑，摆了摆手拈着银髯，叫了一声："贺通，这个话也不敢这么说。外面飘落江湖，武术比我高的主儿也知有多少位，我知道的就是江南吕晚村，要把留良抛开大概没有第二位。"

这个话还未说完，猛然间听外面一阵狂笑，高声喊道："白太官，说话不要这样目中无人，外面武学比你高的主儿不但是留良，还有某家。不信你来看，你一封镔铁双橛，已然被我得来。"老头子听到这里，回手摸了摸他那一对军刃，果然不见。老人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道可了不的了，我不愿意出头露面，已然坐在家中隐避了多少年。为访我那冤家徒弟，才有这一场飞灾横祸，丢失镔铁橛，把我几十年的英名丧尽。自己想到这里，赶紧来到外面，就见一个人已然噌的一声纵上了屋顶。老头子不舍，在后面紧紧追赶，连贺通也追出来了，眼睁睁天还不甚晚，竟有人登房随便行走，店里的客人全都大乱，这才叫来无踪去无影，不表众人纷纷议论。单说老头子白太官，在后面紧追，追出了店外不远，就见那人在树林前面一站，手里拿着老人家那对双橛。老头子

留神观看，见那个人，身高还不足四尺，身上穿灰色绸子大褂。将过磕膝盖，腰里头扎着一根绒绳．脚底下穿搬尖大掖跟鞋，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青虚虚，菱角骨高耸，两道粗眉，深眼窝子黄眼珠亚赛两盏金灯，大鹰鼻子，两撇白髯，大耳有轮。手里拿着自己那一对镔铁双橛，在正当顶有一簇子头发，扎蓬蓬的就仿佛那太平鸟脑袋上长的毛一样，这一点头发比别处的格外粗，可也不过就在四寸来长。太官白爷看了看纳闷，自己不认得这个人，年岁也不小了，也有个八十多岁。暗想道："既然是这么大年岁的人，我那时候尚且没有归隐，在外面飘落江湖我怎么会不认得他呢？他什么时候把我的双橛拿走的？并非是我夸口，在我的身边有点风吹草动，我都能够知道，我的那对军刃分量沉重，由打我的身上拿去，我都不知道，我还是剑客！老老实实说一句，我简直的成了吊客了。老头子想了想，自己忽然明白：是我白昼之间，在树林之中嫌热，席地而坐，盘膝坐稳，觉得清风阵阵，我小睡了一会儿，一失神之际，被他拿去了双橛。当然我坐下橛已着地，分量已然没有了，故此他拿去我不知道。好，就让这么样儿，这个人的份也不矮，他可是谁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老头再三思想，就是想不起来。你说那个人也怪，老头子不动手，他就站在那里等着叫老头子寻思，他也知道老头子没有别的可处，当然就是这么大身分，要想想这对军刃怎么丢的。那人看罢哈哈大笑，叫道："白太官，想了这么半天，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白爷连连摇头说："不晓得。早年在外面飘落江湖，没看见过你这条英雄。"这个话也难怪，老头子在家中隐居三十多年，他归了包堆在外面飘落江湖才十数余年，老头子怎么会能够认得他。书中代言，这人原来

是陕西延安府西关里的人，自幼父母双亡，就是他只身一人，他姓陆单字名恒，有个外号人称泥小鬼。因为什么叫泥小鬼，皆因在七八岁的时候，打遍了街，般上般下的孩子谁也不是他的敌手。可不会武术，只是滚地雷的儿子站着能打，躺着能挨。到了十五岁这一年，凡他坊前左右，所有一切作买作卖的，全都叫人家给他拿一份挂钱。所有一切的买卖铺户，只要不肯花这几个钱，你这买卖就清静不了。打架呕气，外带着还是不怕官人。有高明人出主意跟他归了官司，你说堂上堂下，全都不含糊，就是把他收入监牢，早晚也有个出来，只要出来加倍不完。他在外面抓街的性质，想讹这个一吊就讹一吊，想那个八百，人家作一份买卖，为的是养妻儿老小，他竟这个样也是不像话。后来可就有高明人出了主意了，还不如大家伙商量商量，按月摊份，大的大份小的小份，按月给他拿，倘若日后再有这样事，就叫泥小鬼一面承当。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大家连络起来，雇几个人说打就打，说闹就闹，不过咱们是打省事上办，你们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大家一听这个话倒是很有理。这才打发人把小鬼请来，彼此一商量，陆恒还能够不愿意吗？吃穿有了着落，按月给他拿钱，当然就点头应允，果然买卖铺户摊贩人等按份拿钱。这一来不要紧，把泥小鬼养成了人物了，谱也有了份也够了，吃花全都是足够，还养着两个人，按月要钱，比催租还要紧。后来事一长了，这叫阎王爷好见小鬼难搪。泥小鬼倒不说，就是眼前头这两个人，就仿佛是应当应分，吹胡子瞪眼睛，大家可就埋怨发起这个办法的主儿了，你要不出这个主意，何必叫他这样瞪着眼要，比租他的房子还厉害呢！大家彼此会议，埋怨这个发起人。发起人这才说道："好了，你们大家不用管了，

我有个主意，这场事闹好了不用说，如果闹不好有场官司，大家对于我们家里的费用，你们分神吧。”大家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高明主意，这场事就算压下了，单等他出主意了。你说他还真有个主见，他打发人把小鬼请来，彼此接谈。他也真能恭维，见了小鬼叫小爷，说：“今天把你老请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我这肚子里一下子委屈，要跟你老念叨念叨。大家举我为主脑人，发起每月给你老摊几个钱，就皆因买卖人全都是忙身子，没有许多工夫跟人捣乱，有了事全都仗着你老分神护庇大家。不过你手底下这几位，也不知道是你老外请的，可也不知道是你老的同事，每到月终来收钱，大概有些个欺压太甚，可就把众人招恼了。对于小爷你老这方面可没的说，不过大家向我发了一顿牢骚，不过就是这么一谈。他们那个意总觉着你老每月要钱，可没得着你老什么，也没给当地办过什么出色的事，与大家有什么好处。只是每月要钱什么也不管，他们可不敢跟你老说，跟我发好些个牢骚。知道的是他们大家不满，不知道的就像我跟你老通同作弊，图了你老的什么似的。后来他们大家逼迫的我无法，今天把你老请到这里，有两句话说，你打算每月拿钱大家也须得你老点好处。”小鬼闻听哈哈大笑，连连摆手，叫了一声：“朋友，你也不必为我提心吊胆，看我点什么。我这路人物可不跟寻常的人一样，就是躺在地下，你们拿起趁手的军刃，什么镐锹木棍往我身上乱打，打个皮开肉绽，不能含糊，那你们就算看见了，我这个人可不是那路人物。既然大家点到这里，打算看看我够怎么个份吧。这么办吧，由打我嘴里说出来，毫无关系。你们大家书画吧，你们把道画出来，我能走就走，不能走我许上别处吃去，兔儿还不吃窝边草呢！别说我是人，就是泥捏

的，我也有三分土性。”发起人看了看小鬼这种态度，心里欢喜的了不得，暗想道：小鬼别看你这样蛮横无知，算起来总是个小孩子。只要你说出来叫我给你画出道来你就走，那你算坠入我的圈套里了。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小爷，可并非我绾圈弄套，诚心摆布你老。实在众人势力单薄惹不起，可就想到小爷你老这里来了，头一节可以发财，再者说能够给这些个人出气。”小鬼遂问：“你说是谁吧，怎么个道儿，你说出来我就走，稍一塌气我就不叫泥小鬼。”发起人这才说道“既然小爷你老这么说，人家也不是远处的，就是咱们这西关外一过护城河，那里有个经纪牙行鱼业公司。为首的人姓罗排行在三，名叫罗彪，有个外号叫独霸延安府罗阎王，他在那里立经纪牙行，卖鱼给他拿佣，如果他要不到，鲜鱼活虾放坏了也不能卖。咱们这一方人都指着这个河活着，你说有鱼不卖活的，能够说卖死的吗？所有这些个人，全都受他的气。你说惹还是真惹不起他，这些个小本贩子，全都为此叫苦连天，就是想不出相当的法子来。这也是他们众人的高才，可就把我找出来了，说我跟你老接近，把话跟你老说明白了，求你老出头，说句不好听的话，不怕出了事，对于你老的吃喝用度，我们大家当然要设法维持。”小鬼听到这里，遂说道：“好，话说到这里，你们也不用维持。我跟他闹得了闹，闹不了我走，也用不着多少人帮我，向例无论多大的事，就凭我只身一人，我跟他闹一场，那里栽了那里算。众位候我三天，如果听见喜信，经纪牙行我拿过来，这笔月钱也就不用给我凑了，那位不敷余只管到我的鱼业公司找我姓陆的决不含糊。如果栽了当然我就离开了延安府。”话说到这里，转身就走，众人也没拦，倒看看小鬼有多大劲。不表众人单说陆恒，当

天回去也没发作，并没跟他手下那几个人说。这个地方真正算是横，也不用带军刃，这也不是那个事。当天不说次一日天才亮，遛遛达达一直够奔西关外，来到那里观看：一遛北房，半截院子搭着一个天棚。看了看在天棚底下，一包一包的和山一样，大鱼桶一排就是好几十个，人有数十名，大家不过就是等着卖鱼。小鬼陆恒看明白了，这才凑到切近，叫道："诸位把那个鲜鱼给我来个三斤四斤的，活虾也来几斤，今天请位朋友家里吃便饭，还得给我快快的拿，我可等不了。"这个话分明是找碴，众人也有认识他的，也有不认得的。大家互相交头接耳，纷纷议论道："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子叫泥小鬼，今天买鱼未必是真的，大概要算计算计咱们这位活阎王。"这二位碰上可算是有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素常眼光不错，你看他们二人那一个占胜？"那个人摆手说："兄弟你真糊涂，那还用说吗？当然还是活阎王啊。他的人多小鬼人单，闹长了那里闹的过罗三？再者说阎王财厚，鱼业公司不求自来的买卖，日子长了，拿钱垫也能把小鬼垫死。"那人闻听一摆手："这个话你可别这么说。别看小了小鬼，十几岁的个孩子，要没有点道行也站了这么长。别人都知道活阎王的势力，难道说他就没个耳风吗？这一次来也不能是他一个人。"大家正在纷纷议论，就在这么个工夫，早有鱼业公司的伙计，乐嘻嘻走上前去，向小鬼叫了一声："小爷，要说吃鱼你老得候一候。你老要是事忙，你老先回家，回头给送到府上去。皆因我们掌柜的没来，没人拿秤，这里有多少鱼行还等着我们掌柜的呢！你老略候一候吧。"这个话说的不算不客气，小鬼闻听眉毛倒竖二目圆翻，黄眼珠子瞪起来还是真正怕人。小鬼高声喊道："我告诉你，我斗的就是你们掌柜的，

倒不是跟你们。我凭钱买货，并非是讹诈，鲜鱼活虾不趁着鲜亮卖，非得全都搁坏了。你们掌柜的罗三故意的摆架子，赶紧把鱼给我秤好，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别说我对不住。”伙计们知道他那个意思，那一个也不敢跟他叫横，一面用言语附和，一面派人去请掌柜的。工夫不大，罗三到了，素日耳朵里就有这么一个陆恒，今天来到鱼业公司，分明是故意搅扰，这一场是非，不能不预备预备，罗三吩咐伙计，把趁手军刃预备好了。遂走到了天棚前，看着小鬼在那正指手画脚，这才走上前去，拱了拱手叫道：“兄弟这是怎么了，不知道这个买卖是哥哥的吗？要谈到吃鱼虾，你只管前来，这么一来显着咱们弟兄没交情。”罗三说的这就是场面话，小鬼要是会的，就应当就坡下，又谁知小鬼可不是这么段事，他是受人主使前来，有台阶他焉能下呢？听了听罗三说了这片话，哈哈大笑，叫了一声：“罗三，陆恒今天来并非是要鱼要虾，这个买卖你一晃也干这么些个年了，也该让让了。咱们要是有交情，你就交给我替你照管照管，不然的话我得开开眼，看看姓罗的你有怎么个样儿。”罗三一听这个话，分明是套着过节来的，要说善解可解不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这才吩咐一声：“伙计们亮家伙打，打伤了归官司，有我顶着呢，打死了偿命全都有我。”伙计一听掌柜的吩咐，各持趁手的军刃往前一蹿。小鬼真叫横，眼看一个人举刀就剁，小鬼真不含糊，别看没练过，腿脚还是真快，往旁边一闪身，伸手掳住刀跟腕门子，底下就是一腿，把那伙计踢了一个筋斗，刀也夺到了手中。众人一看小鬼这般凶猛，谁也不敢上前。陆恒手中刀一摆，打算扑奔罗三动手，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得有人高声喊道：“你两方面先别动手我有话说。”随着这句话就听当的一声，众

人回头细一看，全都是怔，就连当事的二人也是二目直勾。原来在天棚下站着两位出家的老道，全都穿着蓝布道服，青布大领，全都是银髯过腹，面皮苍老，仙风道骨一见就知道这是高人。前面那一个老道说着话，伸手一掌把天棚下面放着的大青石板，打了个粉碎。这块石板下面用砖支着，约有二寸多厚不到三寸，老道竟一掌打碎，这群人那里看见过这个。其实以掌击石重手法的功夫，也不算新鲜，不过这群人看着就怔了，一个个都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架也不打了。二位老道这才念了一声："无量佛，你等两方面所为何事，以至于如此凶殴，难道打死人不偿命吗？再说就凭你们这个样儿，一个个都像脓包似的，还有什么打头。真要来个能打的，空手就能将你等众人全都打躺下。今天这就算我们赶上了，真要是平平常常打架，我们也不管，皆因看见你们各持军刃，恐怕你等打出人命来，所以我才喊了一声。我一着急用手一拍石案，没留神把好好的个石板，也给打碎了，这倒是小事。我得打听打听你们究竟是为什么打架，可以跟我说说，如果能了我就给你们了了，实在不行你们事有事在，再打不迟。"小鬼本来是个聪明人，他一看这二位老道，既然有这么高的能为，决以不是寻常人。他说出话来真你要是不听，招恼了他打算致人于死地，那就是易如反掌，常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才是那个地方呢。想到这里这才赶紧走上前来，拱了拱手叫道："二位道爷，你老既然打算问，小子我可不敢不把根本来由跟你老细说。你老看见了没有，这些个人全都是罗三的人，我可是单人独自，你老要是来的早也许看见了，刀可是我跟他们抢的。我也不必隐瞒，平素我就好管个闲事。我姓陆名叫陆恒，外号人称泥小鬼。我这一次前来也是许多人把

我约出来的，因这个经纪牙行鱼业公司，罗三算是大掌柜的，坐收其利已然就算可以了。他偏要故意摆架子，每天鱼虾上市，多少人全都等着买，他就是不来，他不到这个货谁也不敢动，不怕搁臭了烂了，那就算是活该。道爷请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地方的人就指着这个河产生活。好好的鲜亮货，被他一个人全都给耽误坏了，岂不叫小贩子们无故的受损失吗？众人约我出来跟他交涉交涉，我也不敢深信，假托前来买鱼，没想到掌柜的不到果然就不敢卖，只得这么等着。我跟他们伙计一说这个理由，当时他们将罗三找来，还未等我跟他接谈，他吩咐一声叫他们手下伙计一齐动手。我将然夺过这口刀来，道爷你老就到了，这就是打架的原因。”老道闻听点了点头，陆恒把话说完，罗三赶紧走将过来，这小子心里怀着一份鬼胎，他总以为这两个老道是小鬼约出来的，要不然他一个人就会敢前来找我吗？这个思想不但是罗三，众伙计也有这个意思。当时老道问因为什么打架，就皆因罗三心有所思，未能答言，又听陆恒跟老道说出这些话来，他更多心了。不问可知这一定是作好的伙局，凭老道武学高强，从中一了，无论如何这个买卖也得分给他一半，你说要是瞪眼不分给他，两个老道威风凛凛，也许当时就出了意外的祸事。也罢既然他有这么大的势力，买卖分给他一半，他也算是掌柜的了，嗣后再有要事，有他在头里，大概无人敢前来扰乱了。想到这里等陆恒把话说完，赶紧走上前来，向上行礼口称道：“爷在上，这位姓陆的朋友，他所说之话，我可不敢说是一面之词。皆因我也有我的难处，真要这些话找到我的家中跟我从头一说，不但我不恼当然要摆酒相谢，他可不应当到市上来吵闹。实不相瞒，这个买卖本来就是个打架的行业，

猛然来到市上乱嚷一气，我那里知道是为什么来的！也怨我一时莽撞，才打起来。二位道爷出头，就算我们两造的福神，这段事凭你老说，叫我们怎样了就怎样了，那怕买卖算是我们两个人的，我也答应。”老道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叫道：“罗三，你这个话我听明白了，大概你还以为我等是被陆恒所约而来，有意争夺你的鱼业公司呢，这可是你想错了。我等实是闲游至此，不忍看着你等凶杀，故此多这么一句话。人家陆恒的话我也听明白了，别的意思也没有，就皆因你作买卖赚钱摆的架子太大了。可也并非是为他一个人不忿，是为众人抱不平，他也算是急公好义，他这一方面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方法安排。就说你吧，从此以后你能够将以前的恶习改了不能，每天早早的来，宁可叫人等货，不可以叫货等人，如果你要是能够这样，这段事在我这里就算完了。”罗三闻听连连拱手，叫声道：“爷刚才我已然把话说明你老说到那里，我就办到那里。我口头答应了这还不算，嗣后你老只管调查，如果我再犯旧毛病，你老就拿我当那块石头，一掌把我打死，我是死而无怨。”先前陆恒听见罗三说出买卖情愿算是两个人的，自己心里非常喜悦，心说老道从中了事，当然就得把公司分为两股，二人合伙可也算是不错。又谁知二位老道心眼太实在，真就按着自己那套言语，就算是为公益而来，后来又听老道说另有安排，自己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安排，可是也就不必多言了，也省得叫众人说自己说话自相矛盾。直听到罗三情愿除去恶习，老道答应一声好吧，又说：“陆恒你随我到这里来有句话说，”陆恒只得答应。由这一天起，罗三还是真把这恶习改了，多少鱼贩没有不感念人家陆恒的。不表罗三，单说二位老道，带着陆恒走出了鱼业公司，一直往西走

了约有二里多地，来到一片大树林中。二位老道站住身形，叫道："陆恒，我有一句话跟你说，我看你红尘之福有限，清福不小。你可听明白了，并不是叫你出家当老道，我们弟兄二人身上，俱有绝艺，打算收你作个门人，传授武功，就凭你这份胆气，将来武术练成，准能够打遍天下。"陆恒听到这里，喜欢的他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心说我生平以来，所爱的就是习武，怎奈家里贫寒请不起有能为的老师。后来有个教场子的，他那个会武的还不及我这没练过的呢，竟会被我将他打倒，你说那还练个什么劲。到如今这才叫天赐良机，这二位道爷不用说，看着就不像平常人，亲眼所见一掌打碎那么厚的青石板，难道说这还不算世外高人吗？这才是活该我陆恒有福，想到这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跪在地下就磕头，口称："二位老师，肯的收为弟子，传习武功，日后能为练成决以不忘二位老师的好处。"老道问了问他家中还有什么人，陆恒就把自己孤苦零仃的话一说，二位老道听着欢喜，这才带着孩儿回庙。庙在关西龙山下，观名叫作观音堂。顺着潼关大道行走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观音堂。老道高声念了一声无量佛，里面出来一个道童，将角门儿开开，二道一俗走进来，道童把门关好。众人到了后面鹤轩，给陆恒安置好了住所，当天不说。次一日叫陆恒拜祖师爷，正式拜师，然后领他到后面练功夫所在观看。除了枪刀剑戟十八般普通军刃，孩儿大概全认得，其余没有见过的军刃很多，还有许多平地栽枪栽椿，全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孩儿正然观看，就听老道说道："陆恒，你既然没练过武学，万丈高楼从地起，你可要耐住了性子，越是简简单单功夫你越得用心习练，皆因这是练武的根基，根基要是不牢将来难以成名。"说到这里

教给陆恒蹲站各种架子，告诉他里面的气息怎样，心里的思想怎么样，心无所思秉正勤习，才能有效，孩儿点头答应。练了几天也搭着是发其所好，不惜辛苦得暇就练，二位老道看了看，陆恒实在是可造之才。二位道爷双关着传艺，由站架子练到拳脚，由拳脚练到军刃，又习学了蹿高纵矮的功夫，也就是十来年的光景，这些个武学完全练成。这一天二位老道跟陆恒说："陆恒你的功夫头一步已然告终，人所会的你皆学会，也算行了，你可愿意到外面闯练闯练去吗？"陆恒闻听功夫已成，心中喜悦，遂问道："老师，我这个功夫已然能够打遍天下了吗？"两个老道闻听，全都是哈哈大笑，叫了一声："陆恒，你怎么这样糊涂。不是跟你说了吗？第一步已然告终，这样功夫也就算是普通练武的，离着打遍了天下还早着呢！"孩儿一听赶紧双膝跪倒，口称："二位老师在上，弟子拜你老一场，本打算学得惊人本领，打遍天下无敌。一旦之间二位老人家要打发我走，莫非说弟子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成吗？真要是有的话，请二位老师处分责打，弟子情愿领受，无论如何别撵弟子一走。"老道听罢点了点头，遂说道："既然你愿意练，那倒没有什么难教的，就是怕你练不了。这第二步功夫，较比头一步可艰难的多。"陆恒说的也好，任凭怎么艰难我也要练。从此遂照样接着练功夫，这一次练的果然跟头一次不一样了。老道传给修养内功一力混元大气，好在这个陆恒，是整世的童男子，练这类气恰当其可。胎力养足，这才又教给他拳术之中，内外两家的化功，以至于蹿高纵矮，也跟先不一样。以前练的不过是凭血气筋骨之力，以绷为腾空，不但身体沉重，声音很大，那个快慢上也差的多。倒如今所练的完全以气发力，不怕身形站在那里，膀不动身不摇，两

腿不滞，只须丹田一提气，哧的一声便可以跳上了屋顶。临到脚沾屋瓦，声息皆无，这种功夫又叫一力混元气的跑字功。就是在平地走路，看见面前有房屋阻挡，那个意思打算由上面走过去，心思到了，就如同高迈一步，已然迈上了屋顶，所以才叫陆地飞行术。这手功夫完成，紧接着就是练习八不滑的功夫，要说身为超群的武学家，这手功夫，可不能没有。平常说话很容易，往往黑夜之间，在大房上面彼此亮军刃动手，这也不过就是一说。真要是到了实际上那里这么容易，错非是成了名的剑侠，决以不能在屋顶上动手。普通的房屋就不说，真要是大户人家或者是多年的古刹，瓦陇上面全都遍生青苔，其滑如鱼鲇，不用说在上面亮军刃动手，就让你纵的上去，在上面走着都不容易。能够走还能够跑，还能够在上面施展武学，跟人动手，脚底下如踏平地，这种功夫就叫八不滑。既然叫八不滑，可见得决不是单说屋顶，大凡是站不稳的地方，全都在八不滑之内。摔跤的讲究是一统碑，没叫人摔倒了过，难道说练武术就能随便栽筋斗吗？如果成名的剑侠，也别管走路也别管是跟人动手，遇见脚底下一滑，自行栽倒，这还算是怎么个武学家呢！故此功夫练到这份上，八不滑那是当然要练。练习这手功夫倒是也没有多大难处，头一步练的时候，平地铺上碎沙子，所有各种功夫，全都在沙地上施展。练到如同在平地一样了，再换滚沙，就是火枪上用的铁沙跟绿豆那么大小。由滚沙换到板沙，在地上的时候土是软的，还可以减少沙子的滚力，如果木板上再铺上沙子，当然就又滑的多了。由打板沙上再一挪，可就挪到了冻河上去了。将然到了冰上，先铺土练，慢慢的将土起薄了，一直起到没有土。就在冰上，练来练去还要把冰擦光了，在这个

光冰上施展各种技术蹿高纵矮，慢起坡跑字功，全都练的平平稳稳，这个八不滑的功夫才算告成。以至于坷坎不平高高矮矮，那不过是略微一演习，就能够成功。这段功夫告成，二位老道又教给陆恒打回力。这回力最难不过，无论什么东西由手里打出去，还要叫他碰回来，仍然用手接住，與内气合而为一，其快如电。不用说叫外行人看，就是练武术稍欠的人看着，都看不见这件东西或是军刃，是打出去又回来的。在先前不过是以力叫力，用力打出来，再碰到坚硬的地方撞回来。练到了化境就是炉火纯青之时，是以气挂力。手里的东西打出去撞在极弱柔绵软的地方。也能够撞回来，甚至于不撞在什么地方，也可以跟步向前将他取回。功夫练到这个地方，就是俗剑仙，别的军刃不说，单单就说宝剑，跟人动手远隔数十步，手起一剑便可以将人头斩下，这就叫作飞剑杀人。陆恒虽然未能练到这个地步，已然练到了以气叫力的能为。这一说这个年头儿可不少了，连前带后整整的五十年，陆恒由十五岁练艺，到而今六十五岁，已然是髯发斑白。要说到各种军刃，一副镔铁双橛，那就算是他的绝艺，分量可不少，老道给他在兵刃铺定打的，长够二尺四寸上尖下圆，招数三百六十五手，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他的军刃二尺四长，按的是二十四气。小鬼陆恒跟随二位出家道家，练艺五十年才得到二位老人家的真传。按他的身份，普通剑侠可赢不了他，外面能够赢他的主儿也就是两三位。这一天老道得暇把他叫至在近前，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陆恒，由你来到庙里练艺那一天直到而今，你知道你练了多少年了吗？"陆恒闻听遂说道："师傅你老候一候，庙后花园子里面有一棵桃树，每逢到一年我吃一个桃，那个桃核我可就收起来了，我数数有

多少桃核，就知道多少年了。”说到这里转身出去，工夫不大，他真拿了一个盒子来，把盖儿打开倒出来，一只只的一数，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对，就算是五十年。陆恒一看已然是二十五对五十年的光景，不由得二目环睁，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了一声，说：“不知不觉就是五十年，我这不就算老了吗？”用手摸了摸胡须蓬蓬，暗想：能耐没练成人已老了，还怎么到外面飘落江湖？二仙长把他叫到近前，说道：“陆恒，我可没想到你练到这个份上。当初我们弟兄二人，云游各处飘落江湖，倒想着找个相当的弟子，把武术传授他，继续我们的门户。你说也巧，那一天走至在延安府西关厢，在鱼业公司看见你跟他等厮斗，年岁不大，能够急公好义，那就得说除暴安良，很合乎义务天职侠义道。再者说看了看你面带孤苦，与红尘幸福无望。大凡人在外面谋一份事，全都讲究清福红福。如果说一个人子孙满堂，妻财子禄，一切都是丰丰盛盛，那就叫红尘幸福，全都在各人的修养，种德收福才能如此。谈到出家人可就不然了，出家人讲究是清福，一尘不染万念皆空；练的是吐纳气功，寿与天齐益寿延年，讲究清净无为。皆因看着你面带清福，故此把你收在门下，有意给你绾发为道。知道你性情粗暴，不合乎出家人的道理，故此才收你作为武术弟子。实指望教导你十年八载，身上背着点儿普通武学，将来在镖行或者把式场子，谋一份衣食可也算了却这一生。又谁知你心志很高，打算学惊人的本领，只顾你这一句话不要紧，打动了我们弟兄的心思，这才二次传艺数十年。而今屈指一算，数十年的光景技术告成，你的岁数也不小了，花甲已过六十有余，趁着我们弟兄在世的时候，你到外面绕个湾儿，所有南七北六，不敢说凭你的武术打遍天下无敌，差不

多还是真赢不了你。如果你在外面闯荡江湖露了脸，与我们脸上也好看，也不枉传艺一场。这是你的一对镔铁双橛，你的应用的东西，全都在包裹里面，庙中清苦，也没有多少积蓄，纹银数两，拿着作为路费去吧。”小鬼陆恒一看老师有意打发自己走，心里未免有点恋恋不舍，所传给自己的技艺，都是惊人本领，他能够不知道二位仙长是世外的高人吗？多跟一天便可以多得一点技艺，想到这里跪倒磕头，口称：“二位老师别看弟子已然年逾花甲，我可不愿意离开师傅。”两位老道摇头说道：“我们弟兄主意已定，你不可违背，练艺数十年，门户之中的规则，大概你也不晓，头一样就是色戒。我也不用细说，想你十五岁练武到如今，已然六十五岁，大概色戒总没有再犯之虑，不过你性狂好斗，练武术也是最忌。当初我们练艺之时，师傅传过，练武之人，武术练到身上不可狂不可骄不可暴。因狂必能招祸，因骄必能致败，因暴必可丧命，到了那时必然落三个字后悔迟。因为什么叫你练五十年呢？头一样为传艺，再者可就是磨性。到尔今武学练成，对于这些骄傲性倒是稍微减退，这还叫我们放心。还有一样儿可虑，怕你艺传于匪，皆因你没有鉴人之才，倘若是把我们的技术传于匪人，岂不就算骂名千载。”小鬼连连点头，叫道：“老师你老所嘱咐的金科玉律，弟子谨记不忘。不过有一事不明，当初拜师之时不知道二位老人家姓字名谁，到如今一旦分手，弟子可不敢不问。”老道闻听不由得一阵大笑道：“一搁五十年，今天才想起问我们的名姓，说来也真可笑。今天分手当然得跟你说，我们是亲师兄弟二人，我姓张名叫张明志，你这位老师叫赵明真。”小鬼闻听心里高兴的了不得，老师时常跟我说，所有外面练武之人，那一个也盖不下这二位

去。今天这一说二位非是别人，正是我的业师，跟他老二位盘桓五十年，当然这个武术就可以了，莫怪他老人家说我的能为，飘落江湖能够赢我的人没有几位，这我可就凭信了。小鬼心里喜悦，恭恭敬敬给二位老师行了礼，包袱往腰里一团，几两散碎纹银带在腰间，全都收拾好了，这才二次给二位老师行礼告辞。老道也不送他，自己的徒弟用不着客气。不表二位仙长张明志、赵明真，单说的是小鬼陆恒，有这么一身好武术，到外面飘荡江湖，南七北六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浙闽苏皖川广云贵，关东口北，到处这么一游，不知不觉就是十五年。遂然闯出一个外号来，人送美称金眼貔貅。要说到走兽之中，就属貔貅厉害。这种东西身量不甚大，跟猴的大小相仿，一身白毛雪霜白，两支金眼。平常日子他可不出来，天上有一点浮云，或者有一点雨，他是决以不出来，只是在洞内忍着。不怕饿的他头晕眼花，甚至于饿死他也不出来，他所怕的就是雨点或是水点，只要溅在他的身上，生生把他烂死没法治。遇见天气晴和一点风丝都没有，他才出来呢。来到洞口一坐，吱吱一叫，也别管是狼豺虎豹各种野兽，把他一围。他看着该吃谁，就冲着谁一叫唤，往前一纵身在脑袋上，撒上一泡尿，如同一股烟相仿，然后用爪一搭，天灵盖搭破，把里面的脑髓吃了就走。这种兽就算是兽中的报应，最厉害不过。小鬼陆恒为人生性狠毒，练成一身的绝艺，手上有铁沙掌鹰爪力的功夫，在江湖之上，被他打伤的人太多了，也有身带重伤的，也有死于废命的，故此众人才送他这么个外号，叫金眼貔貅。十几年的光景大名鼎鼎，一旦之间想起师傅来，他这才来到了观音堂。到了庙前一看，庙前坍塌，里面的殿宇也不大什么整齐。到了里面看了看倒是还有几名小

老道，问了问才知道师傅已然不在观音堂了，被万龙藏峰岛西安侯十四皇子允禵，请到了岛内去住持三阳观，已然走了几年了。陆恒一听师傅到万龙藏峰，十几年没跟他老人家见面，知道的说我在外面飘落江湖，不知道就仿佛我忘却了师傅传艺之恩。但是我已然来到了陕西界内，我何不到万龙藏峰走一趟，见见师傅把我的所为，跟他老人家谈谈，也叫他老人家喜欢喜欢。想到这里遂顺道前行，够奔西安府。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看见路旁有一带大树林子，极其荫凉，也搭着天热，小鬼打算到外面凉快凉快。将然走到里面就有一棵两人搂不过来的大松树，松树头里坐着一个老头儿，面若银盆，颔下一部银髯，看那个样儿，还像睡沉的样子，就看见这个老头儿的五官像貌气度不凡，大概是一位成了名的武术家，可惜没会过。再看了看老头子腰里扎着一根绒绳，在后面挂着一个像扇络的套儿，套内插着一对镔铁双橛，自己也是练橛的，要拿着自己那对橛跟人家一比差远了，真有天地相隔。自己那对军刃，锈的难看，人家的军刃峥光刷亮漆油黑，不由得越看越爱，一时之间起了偷盗之心，凑到了松树后隐着身形，伸手摸着人家那对双橛。你说也该着小子露脸，人家双橛的尖儿占着地了，不然这对军刃每只四斤，一对就是八斤沉，不用说在这个老头儿身上，就是放在平常人身上，拿下去也可以知道，就皆因橛尖着地，已竟减去了分量。这个小子手底下也实在灵敏，他借着老头子的呼息，往外抽这一对镔铁双橛，他可也不晓得老头子是家住漳州的白太官，他真要晓得是白太官，吓死他也不敢这样冒险。要说太官白爷丢失双橛，也是老头子一时大意。事后暗想：自己闯荡江湖这么些年，到如今岁数已然过百，外面成名的剑侠，不认得我

白太官的少，再说我素日不好跟人玩笑，不玩笑的主儿不好意思戏耍于我。白爷想着非常烦闷，本来平日稍微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可以晓得，故尔他老人家未曾留神，也因于气暑热人喜睡，以致小鬼儿把双橛拿去，居然老头子不知道。太官白爷站起身来往前走，后面跟着陆恒。按说他得了白爷这对双橛，就应当远走高飞，他还有他的思想。他想：这个老头子决以不是平常人，要是平常之辈，他使不了这对军刃。你说他要有身份，怎么会叫我把军刃拿走，他会不知道呢？真我要是得了他这一对军刃，从此远走高飞，那岂不成了江湖中的蟊贼偷盗窃取之流，那我还算的了什么英雄。不要忙，我倒要看看他干什么去，到了他是谁。按说老头子丢失双橛算是没留神，身上短了八斤重的东西，还不知道吗？这就是老头子归隐在家中数十年的光景，出入并不携带军刃，要不然怎么会丢了双橛，竟自毫没介意呢。他老人家正走着，对面来了贺通，嘴里叨叨念念如同疯癫一般，老头子打算戏耍戏耍他，也算是警戒。焉想到将然把包裹给人家送来彼此接谈，贺通一夸赞，老头子无意之中，说出这么几句话道："外面能够胜似白太官的没有第二位，也就是江南的吕留良。"小鬼听着不满意，暗想说你就怕一个吕留良，怎么我拿去你的军刃，你连知道都不知道，原来他就是白太官。我的老师还叫我到漳州访他，连去数次都未能见着。到如今在半路途中，偷盗了他的双橛，这么看起来这个人的武术也不怎么样，说到功夫就是吕留良也不怎么样。故尔他一阵喊叫着太官白爷，出离了店房，到了树林彼此站住，把军刃一分叫了声："白太官，你既然是条英雄，我要领教领教你的武术。"白爷观看不认得这位英雄，心里难过，人家手中擎着自己的那对军刃，我闯

荡江湖这么些年，现在算把名誉丧尽。不用说丢了军刃我不晓得，我的身上没被人家挨过一下，这就知道露多大脸现多大眼了。后来打听了人家姓字名谁，小鬼把名姓报出，白爷这才点点头。一想怨不得他将我的双橛拿去，原来他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徒弟，虽然未能见过面，不断的有武术家在我们漳州路过，常常跟我谈，外面有一位新出世的英雄，张明志赵明真的弟子，手中一对镔铁双橛，南北皆知。今天观看果然名不虚传，拿我的双橛，连影儿我都不知道，可见得这人的武学，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想到这里无法，反倒不敢着急，把气往下一压，手理白髯乐嘻嘻用手点指，这才叫了一声："陆恒，我倒知道外面有你这么个武术家。姓白的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何戏耍盗去我的双橛？今天相逢竟不将军刃交出，还要耀武扬威，我可告诉你，真要说丢失双橛那倒是我认栽，要谈到武学凭我白太官未必不是你的对手。你应当成全我将兵刃交出，如果以武力解决，你也未必能成。"小鬼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道："白太官咱们无仇无恨，拿你的军刃那算我不对。不过因为我要领教领你的武学，到你的家中一连拜访了三四次，都未能相见，今天我看你往那里去？"说到这里手捧双橛奔老头子两眼便点。太官白爷是赤手空拳，看他把双橛递进来了，只可把身形向前一枪步，双手合在一处，由当中一穿，往左右一分，向下一掳，打算空手抢他的双橛，因不知道他是什么招数，只可先看看。又谁知小鬼的招数不敢说出比自己高，也差不了许多，双橛舞动如飞，不亚雨打梨花。老头子赤手空拳，仗着自己的小巧技术，数十年的武功，飘落江湖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剑客，跟小鬼打在了一处，难解难分。也真难为他老人家，这个功夫

要是平常份儿，一个有家伙一个没家伙，这样动手可就难了，真要有高有低那个话还另说。二人武学差不了许多，就是各持军刃，都未必准赢，何况是赤手空拳！老头子跟他动手，约有三十多个照面，这就是因为老人家徒手，已然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还不用说赢人家陆恒，只能够保全不输就算万幸。老头子动着手，心中暗含着思想：凭我白太官，在外面飘落江湖，论到当场动手，武学解决，未曾落过败，怎么会今天遇见了这个小鬼陆恒，他就会这么高呢。说着这个工夫已然又走了二十来个回合，前后一百多手五十多个照面，太官白爷堪堪力不能支。旁边还站着一个贺通，看见这般光景，有意摆手中刀过去帮助白爷，双战小鬼陆恒。自己又一想不敢，你可别看太官白爷赤手空拳，能够敷衍这一百多手，我擎着这口刀过去帮忙，连五招也用不了，准保性命难保。又一想白太官身为剑客，这么大年岁一旦之间，洽遇敌手，我要在旁边看着不敢帮忙，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于我？今天我帮太官白爷一个忙，死到这里那就算命该如此。想到这里，一伸手呛啷啷撤出刀来，高声说道："太官白老剑客，你老人家不必慌忙，贺通甘心愿意帮你老的忙，双战小鬼陆恒。"白太官闻听此言，心中着急的不得了，心说可别看我不是小鬼的敌手，你可千万别帮忙，如果你要一帮忙，就是死在面前。太官正然想到这里，就听有人说话江南的口音："唔呀白太官你休要惊恐。那个混账东西，休要逞强，我老人家在此。"太官听了只可双手虚晃，跳出圈外，双手托髯，留神观看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不足六尺，灰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二蓝的绒绳，别着一根铁杆烟袋，带着一个大皮荷包，脚底下高腰白袜，青缎子福字履，往脸上观看娃娃脸膛，细眉朗目高鼻梁

通红嘴唇，颌下一部银髯飘满前胸，大耳堪可垂肩，白剪子股的小辫，续着红辫绳。不但太官白爷认得，就连贺通也认得他是谁。他老人家飘落江湖，到处皆闻就是烟袋为记，久居江南的英雄得路路民瞻。只皆因老头子打发王豹，大班头汤云，提着灯够奔北京城，老头子不放心，随后暗含着送了他一程。走在中途看了看大班头汤云，行路样样仔细，王豹也是精明强干，大概行走中途也不至于有什么事，真要是再出了意外，那就可以说是天意了，老人家这才不再跟随。自己打算到一趟万龙藏峰岛，心想趁着我这个年岁，又有这么一身功夫，要不给国家办点儿事，我怎么称得起剑客呢！主意拿妥这才顺道前行。算起来也是该着，老头子因为贪赶路程，把镇店走过了，肚子里还饿着呢，天已然不早了。正然往前行走，看见前面有人动手，一位赤手空拳银髯皓首，一位是身量矮小手中擎着双橛，旁边还站着一个老头儿。手中擎刀，那个意思身形要蹿过去助战。路爷看的明明白白，赤手空拳的老头正是白太官，那一个擎刀的正是贺通，就是擎橛的这个人可不认得他是谁。他这才高声喊喝："唔呀，老头子住手，某家我要请教请教他。"白爷只可虚晃双掌出去留神一看认得，正是路民瞻英雄得路。白爷高兴的了不得，这才说道："路老剑客，你这是由那里来？今天姓白的就算栽了，一时失神被人家拿去了一对双橛。他家住陕西延安府姓陆名恒，别号小鬼又名金眼貔貅。"老剑客路爷闻听也是一怔，说："这个小子不断的到我们松扬县，拜访我们弟兄打算比手。要依我这个脾气，我还是就跟他比了，皆因我的师哥，跟我谈不叫我出去会他，皆因听见人说这个小子跟张明志、赵明真练艺五十年，当然身负绝艺。如果出去赢的了他，与咱们弟

兄名誉也添不了多少光荣，倘若不是他的敌手，数十年的英名，岂不付于流水，故尔未能跟他相逢见面。没想到他会成了精了，白老剑客不要管，我管教管教他。”老头子说到这里，凑至在近前，故意假装不知道，遂问道：“混账东西，你叫什么名字？”小鬼闻听哈哈狂笑，竟看不起英雄得路，说：“你要问我家住陕西延安府，泥小鬼陆恒，外号人称金眼貔貅。你叫什么名字，快快说明，我双橛下不死无名之鬼，我早早把你打发回去就是了。”路老剑客闻听用手点：“真正是混账东西！怎么会你也姓陆呢？姓陆的里面有你这样败类。你看我这个姓路的够多么人物，不信你打听去，南七北六十三省有不知道我英雄得路的吗？要是这么看起来你给我这个姓路的现世。”小鬼一听他是英雄得路，不由得欢喜的了不得，暗想：这个路民瞻跟云龙九现，我并非拜访过他们一次，在十年前我曾数次拜访，总算缘浅未能见面，可也不知是他们故意不跟我接近，今日在此相逢岂能相容？想罢狂笑用手中双橛一指叫了一声：“路民瞻，你别觉着你是条英雄，身为剑客，你要跟我比上手，连十个照面你也走不了，准死无活，不信你来看。”英雄得路看见小鬼这样发威，并不着急，叫了一声：“陆恒，有理在不发横你何必这样。”说到这里一伸手由肋下把铁烟袋撤出来了，荷包里头有关东烟叶，烟袋插在里面满满装上一袋烟，打着了火种把烟抽着了。小鬼陆恒那里晓得他这个厉害？工夫不大把烟抽完了，烟袋锅烧的通红，烟叶全都变成了白灰，他这才一手擎着烟袋，叫了一声：“陆恒，你还不用在我的面前这样耀武扬威，我在外面飘落江湖，似乎像你这样的英雄，会过了无多带少。今天你遇上我，量你难逃，不信你就接军刃。”说到这里把烟袋往起一抡，小鬼陆

恒那里知道他这一手的厉害，用双橛往上一绷，实指望架住了，横梁架海用橛一拨，只听当的一声可了不的了！大烟袋锅里面的烟灰，烧的亚赛红炭相仿，满都磕出来了，正落在了小鬼的顶梁上面，烧的头发哧哧的响，他在头里蓄着一撮子毛，烧去了半边。还算这小子手快，不然那一撮毛全得烧去，烧得小鬼着急，手中双橛一分哇呀呀的喊叫，用手中橛点指，叫道："路民瞻，你不算英雄。身为剑客暗算于人，还算的了什么英雄。"说到这里左手橛一晃面门，右手橛搂头就打，带着一团风。英雄得路路民瞻，可不敢用烟袋碰他的双橛，头一手碰了一下觉着有点膀花发麻，倘若被他碰出了手，岂不可惜？路爷只可把巧妙招数施展开了，总想用烟袋锅儿掳住他的双橛，那就算成功了。又谁知小鬼双橛招数敏捷舞动如飞，打拨点撞身体灵便，急似风电快似猿猴。英雄得路老剑客看着骇怕，心说可了不的了，我跟我的老哥哥飘落江湖这些个年，还真没遇见过这么大功夫的人！要讲究当场论武，在我烟袋下能走几招的主儿少，今天不曾想，碰见小鬼陆恒，不但能跟我接架相还，并且功夫比我高的多，一旦之间我要是输在他的手里，老了老了输的太不值了，这岂不是想不到的栽斛斗吗？路爷自己想到这里，太官白爷这时候这口气也缓过来了，看得明明白白，也晓得陆恒武术绝伦，英雄得路未必赢的了。事在紧急这可不算我不对，拿走我的一对军刃，关乎我一辈子名誉。太官白爷主意拿妥，这才往前紧走，高声喊喝："老英雄英雄得路不要撒手，陆恒也不要逞强，来来来我要双战于你，倒看看你的武功如何？"小鬼闻听白太官要双战，不由得心中思想：单打独门差不多都是平手，倘若是他们两个打一个，我不能抵挡抢走军刃是小事，恐怕

与我的性命攸关。此时天光已然不早，三十六着何不以走为上？想到这里，双橛虚晃哈腰就走。十二个字的跑字功，紧紧走下去了。白爷回头向着贺通说道："贺通我可顾不了你了，一肚子委屈你可以跟陆老剑客说，我要追赶小鬼陆恒为的是我的军刃。"老头子把话说完，在后面紧紧追下去了，这个时候已然不早，容着追到天光大亮，把个陆恒给追没了。白爷站往身形，长叹一口气，暗想道："就凭我白太官飘落江湖这么些个年，而今须发皆白，年岁过百，我会丢了这么大人，真是令人惭愧。老头子有心回归漳州，找不回来双橛，至死也不安。老头子想到这里自言自语往前紧紧行走，东扎一头西撞一头，也不准知道小鬼陆恒逃奔何方？老头子自己前走着，就算任什么也没吃，也搭着是心火上攻，看看时候已到了正午，忽然间云生西北，雾长东南，堪堪大雨降落，这才叫五六月间有当时阴晴，说下就下。老头子白爷可就不敢往下再走了，倘若中途遇雨岂不更麻烦了吗？再说天也不早了，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各自找店，隐隐约约看见面前黑暗暗雾沉沉，仿佛是个树林，及走至在近前，穿林而过，看了看来到了一座镇甸。老头子由西往东来，进的是西街口，往前走不多远，就见路北一座大店，字号是福源老店。将然往里走，吓，门洞里堆的人很多。这些个人都在门道里，大家计议。因为房屋太少了，大家合计合计打算要住伙屋，叫伙计看看那个店房里人少，叫人家让，眼看雨来了，要不然上那里去？白爷来到这里叫道："伙计伙计。"连连叫了两三声，在人群里面才出来一位四十多岁的伙计，身穿半截蓝布褂，先看了看白爷，说："你老人家要住店吧？"老头子点头说道："不错我正要住店避雨。"伙计一听连连摆手叫道："老爷子我们可不

是驳你老，论说做生意我们可不能拿财神爷往外推。皆因里面房屋太窄了，这不是这里还堆着这些位客人了吗？一时之间还真没法想，这不是为难吗？你老说他们大家还没有住处，就不用说老爷子你老了。”白爷一听这可真正没法，住不下要是遇上雨怎么办呢？如果说别处还有店，这里何必堆着这些个人呢？不在这里住到那里去安身？老头子乐嘻嘻叫道：“伙计这倒好办，不是房子窄吗？也不用说住伙屋，也不用说单间，只要你说那里有地方，或者把柜房让出来，那怕住在过道里，我们也一样的给钱。堪堪要下大雨，不用说给店钱，就是白躲一会儿，这也是一份好处。”伙计听见白爷这么说，不好意思再拦，遂说道：“老爷子，照着你老这个话柜房里也能存站存站，这还真提起我的醒儿来了。不过柜房里地方不大，也就能够住两三位，你老请这边来吧。”将然一点手往里让白爷，门洞里这些客人全都炸了，齐声喊喝：“掌柜的，你这个买卖做的不规矩，无论什么买卖生意也得讲个先来后到。我们在这里跟你说了半天，叫你给拆兑个地方，这么个工夫老头子来了，跟你说了个三言两语，回头你把柜房让出来了，难道说你怕这个老头儿，就不怕我们了吗？今天你要给我们找不着地方，你这个买卖就不用做了，先把你这个门洞挑了。”伙计一看可了不的了，也难怪人家众人起公愤，做买卖实在没有这个章程，大小买卖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伙计连连冲着众人拱手，叫道：“诸位，千万别着急，也并非是不讲先来后到，偏向这位老爷子。皆因他老人家年岁太大了，真要把他挤到外头，遭遇一场大雨淋洒就许老命难保。惜老怜贫人同此心，不但我是这个心思，各位先生岂不都有这个恻隐的思想吗？”伙计用好言安慰大家，一面恭维一面陪情，说了许

多好话。正在这般光景，从西跨院里走出了几个人，也是成了名的剑客。他们是早到的，在天上初起阴云，几位就走到这里住下。非是别人正是太原寿阳县，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那一位是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还有一位是四爷珍珠佛董瑞。他们老哥儿三个，由天阴庄辞别老头子胜陶然，跟他把话说明白，自行单走，不愿意随同义勇乡军。皆因都是修道的人好静喜幽，单走显着自由。不过这场事挤到这里，不能不管就是了，故尔他们老三位，遛遛达达顺道前行，走到这里，看见天上阴云四布，这才住在了西跨院。听见外面人多拥挤，里面没有房屋，势将争打。三位老人家恻隐心一动，真要是住房没房，走在外面遇雨，体格孱弱之人，就许被雨淋病了，甚至于因此丧命。我们三个人住在了西跨院上房三间，情实也占不了那么大地方，何不让出两间来给众人居住，也可以免了他等的争吵。三位剑客想到这里，这才出离跨院够奔前面，来到前院一看，门洞里面拥拥挤挤，站着好几十位。猛然间看见一位老者，银髯皓首面如古月，姜爷用手点指，叫道："二位贤弟，你们认得这位老者吗？"三爷张鸿钧看了看叫声："二哥，我怎么会不认得他呢？这不是家住漳州的白太官吗？"这一句连四爷董瑞都乐了："哎哟二位兄长我倒常跟咱们大哥说漳州的白太官，凭手中一对双橛成名天下，大概已然隐居了数十年，他一旦出头难道说有什么事吗？何不将他请到一处，咱们大家谈谈。"将然说到这里，猛然间就听外面有人喊，口口声声叫伙计给他找房，如果不给我找房，招恼了我可别说我放火烧你们的店房。大家听着这个话不由得一怔，无论有多大势力也不能这样。老人家白爷听着有气，回头看了看非是别人，正是小鬼陆恒。皆因陆恒跟英雄得路

比手，太官白爷要加入，小子恐怕力不能支，这才哈腰逃走，走了一夜，来到这里，也是因为雨把他赶到这里来了，这也可以说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他来到店门洞，说话强横，告诉伙计赶快给他找房，如若不然他要放火烧店。太官白爷回头一看是他，不由得着急，分开了众人高声说道："小鬼陆恒，休要你猖狂，老夫在此等候多时。"说着往前追赶，小鬼转身就走。太官不舍紧紧追赶，出了店房一直往西，出离了西街口，小鬼这才站住身形，用手点指叫道："白太官，你可以不必跟我比手了，你敌不了我不是白比吗？"太官白爷闻听摆了摆手，叫道："陆恒先别猖狂，你听我对你说。这一次我跟你比手，徒手不拿军刃要夺你的双橛，这就叫空手抢橛，能够赢的了你，双橛夺回来保全我的名誉。我如果赢不了你，不但双橛不要决意死在你的目前，能叫我名在人不在，不叫我人在名头坏，情愿不回漳州。"小鬼闻听哈哈狂笑，叫了一声："白太官，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空手夺橛。"说到这里小鬼身形往前一蹿，左手橛一晃面门，右橛够奔老人家胸膛，橛挂风声，不枉他练艺五十年，实有真传。太官这才把双手一分往里入招，老头子把心横了，这一次空手夺橛，要是赢不了你，只可是一死相拚。别看人上了年岁，两只胳膊舒展开了，不亚如双头蛇相仿，手似鹞爪巴掌挂风，仰仗小巧技艺，亚赛一条白线一般。这一次动手比上招，比前次老头子加着十二成精神，任凭怎样入手，老头子可不敢还招，这个法子就是以逸待劳。要谈到武术这两个字，那真得说是经验，像白太官飘落江湖数十年，看破世情避居家中，这要不是为访徒弟，怎么会贪上这场事。要说到后悔二字，这么大身分可不至于。当场比着手，这一回老头子比前一次好点儿，虽不

敢说认招，前一次总算比过一次了，对于小鬼的招数那一招要紧，那一招不要紧，由那里来的由那里翻的，多少心里有点把握，何况又是加着十二成精神，要夺自己这一对双橛。书写到这个地方，就算是说书的人嘴笨了，只能说老头子动手的光景，可表白不出来老头子的思想。简简单单的说老人家动着手，心里如同万把钢刀扎在肺腑，难过的了不得。凭这么大的白太官，在江湖上面到处访贤，跟人动手，衣裳没叫沾过一把，一旦之间丢失了双橛，他老人家怎么会不难过。头一次得罪了吕留良，要不是两下里言语和顺，势在必战。吕留良名压江南，等闲之人如何是人家的敌手？算要是比上，输赢可就另说了，倘若我白太官输给人家吕留良，数十年的名誉一旦丧尽。这一场是非躲过，谁知又有此事。这就说的是收徒弟的下场，幸亏没多收，只收了一个孙茂昌。到而今被小鬼盗去我的双橛，被小子奚落于我，老头子思前想后，难过的了不得。又一想不可心涉遐思，难道说凭我这么大身份，还能不明白这个吗？当场动手所忌的就是身逢六贼，口耳鼻舌心神，六贼封固，各部位全都免去作用，才能身心如一，体兴气化。不但练武，就是工作都得避免六贼，不然功不成，如不能避免六贼侵袭，那就算取败之道。老头子这么高的身分，当然修养有素，当时将六贼封锁，目不邪视耳不旁听，心不远思还得把气沉下去。气平心静，心静才能够眼亮。练武凭气赢人，就连赌博下棋也都在气上分输赢，气平心静，才能有敏锐的筹算。老头子跟他比手，大概有二十多个照面，这可就难了，一个手擎军刃，一个是赤手空拳，两个人战了个棋逢对手，不分高低上下。老头子太官白爷心里暗含着思索可了不的了，今天比手我这就竭尽了生平之力，赤手空拳，不

能夺回双橛，尚且难保时间长了不输。这么看起来这也不用跟他分胜负了，倒不如抖身形跳出，我自己一掌击碎头颅，倒觉着瞑目甘心。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听见有人念佛，高声喊喝："尔好大胆欺人太甚，贫道在此。"陆恒听见念佛的声音耳熟，认为是自己的老师了。一面动着手，一面掉脸观看，看看是师傅不是。将然一掉脸失神，双手军刃微然一迟钝，正是双手军刃够奔老人家的华盖穴上点来。太官白爷一看，这可是个机会，生死就在眼前，倘若小子躲不开，不但能够空手夺橛，还可以当场取胜。说时迟那时快，双橛到了。老头子伸手向前一纵，双掌一按他的肩头。这可是夺兵刃的妙法，除非是这个招法，要打算伸手夺橛，还不用说是小鬼陆恒，就是这双橛在说书人手里拿着，伸手往橛上夺也未必夺的过去。胳膊讲究三节，伸手够奔中节或者是根节，只要他往后一撤，不但军刃能夺，连脉眼都能掳住。老头子将然一握他的肩，小子一看不是自己的老师，这一失神不要紧，双橛被白爷掳住。老头子也是一时情急，用尽平生之力，往怀里一带，说了一声："双橛给我。"用手一带，老头子右腿一卷，用磕膝盖能够奔裆中便撞。这一招的名目叫作老和尚撞钟，如果他不撒手橛，腿就得撞上，倘若护裆就得将双橛撒手。小鬼无法只可身形向后一纵，撒手不要双橛了，打算要走焉得能够，太官白爷往前一闯，抬起来一腿，小鬼陆恒也是忙中有错，看见老头子的脚已经到了，想躲焉得能够。耳中就听嘭的一声，小鬼应足而倒，来了个仰面朝天。太官白爷把双橛交在了左手，右手理银髯鼻孔之中哼了一声擤出两道白气。这就是练武术的好处，两道白气擤出来，身形一晃，当时就能恢复原来的精神。这才说道："小鬼陆恒别看你在观

音堂练武五十年，受两位剑客的真传，五十年的好功夫。论说起来你可算是不错，少剑客的身分，飘落江湖秉正天职义务侠义道，成名何难？又谁知你狂傲无知，打算把天下成了名的英雄一网打尽。也是我一时失神，被你盗去双橛，既然相见你就应当成全白太官，双橛交于我，我感激你是个朋友。三番两次非要找我以武学解决，今天你这武学到那里去了？本应当赶上前去，双橛一起击碎你的头颅，皆因我可惜你这个年岁，七旬已过，堪堪八旬之人。本乎天职义务侠义英雄的大义，惜老怜贫，暂时寄首项上，饶全你的性命，以后可要你改过前非。如果不改再遇上我白太官，绝不相容。到那时你休怨我心狠意毒，小鬼陆恒你就逃命去吧！”小鬼陆恒听到这里双手按地站起身来，头都没回便走了。不表陆恒单说三位剑客凑到白爷近前，姜爷双手合掌问讯，张爷打稽首，董爷抱拳，一声佛号这才说道：“白老剑客一向可好”？太官白爷看了看认得二位，姜达认得，那位张鸿钧也认得，还有一位也随这二位向自己拱手，不知道是谁。遂说道：“高僧仙长老剑客，但不知这一位是谁？”姜爷闻听叫了一声：“老剑客，你老不认得，这是我的师弟，久居山东姓董单字名瑞，别号人称珍珠佛。”白爷一听，赶紧将双橛带在身后，哈哈大笑，拱了拱手，这才理髯说道：“我当是那一位，原来是久居山东的董四爷失敬了。”这才问你们弟兄由那里来，要不是仙长念了一声佛，我怎么能够夺回双橛？”彼此说着住店里走。你说这个天也怪，一阵狂风吹散了浮云，万里晴明并未落一个雨点，这要按迷信上说，就得说是神力。三位剑客陪着太官白爷一直回店，到了里面住房，彼此坐下把伙计叫过来打盆脸水。此时店里也不那么乱，该着住店的住下了，不该住店的

看见天已晴了时候尚早，也都走了，所以清清静静。伙计把脸水打了来，诸人擦完了脸。三位剑客略微的问了问："白爷因何来至此处？"太官也不隐瞒，就把自己为访自己的徒弟孙茂昌，听人传言已然投在了万龙藏峰岛，恐怕受了他人的蛊惑，实心辅保西安侯，真要是那样我教导数十年的光景，不但于世无功，岂不跟着挨骂？我打算见着他的面，问问他究竟是假意辅佐，前来卧底，还是真心辅保西安侯，我得调查调查。倘若真是实心实意受了别人的拢络，我见了他得跟他说点什么，不然我跟着一块栽跟斗可栽不起。各位剑客听明白了，这才说道："白老剑客，叫我们看你老的弟子，并非是平常人。在外面飘落江湖成名，人称挟泰山白玉面南极子，他既然也算是少剑客的身分，决以不能这么糊涂，当然是投入万龙藏峰前去卧底。老剑客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请你帮帮忙，随同我们够奔谢家滩，一同攻打万龙藏峰。"太官白爷一摆手，叫了一声："各位剑客，这可并非是我推辞。方才各位剑客看的明白，我自从幼年飘落江湖这么些个年，可是净胳膊净腿，没在外面丢过人现过眼。不承想这一次，为访徒弟，林中盹睡一时大意，被小鬼陆恒盗去我的双橛，这是老了老了栽了这么个跟斗。还算好，三斗小鬼巧遇三位剑客，借仗仙长一声佛号，巧夺双橛，万幸被我一脚将他踹倒，这才稍微转转我这个白太官的面子。要不然我怎么能够回归漳州？既然是各事全都平平稳稳，我趁此时回家，抱胳膊一忍，保全我这数十年小小的名声。"各位剑客看太官白爷说话恳切也不肯再求，当天晚晌就住在这个店中，次日天明起身，白爷于店饭钱也不客气，当然是姜爷给，白爷回家不表。

单说这三位老剑客，顺道前行一直够奔谢家滩。先到谭

家镇，他们老三位还是来巧了，看见门前贴着大红报子，明明白白的写着钦差大公馆。三位念了一声佛，说钦差老大人来得真快，莫非是我兄弟谭望，把他老人家接来的，不然怎么会公馆打至在谭宅，将然想到这里，打算登台阶往里走，早有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一眼看见了各位剑客，赶紧跪到磕头。姜爷连连摆手，这才一面打发人往里面回禀，工夫不大，老的少的得着这个信，全都迎接出来，陪着三位剑客来到里面。谭爷过来见礼，然后把自己所遭遇说了一遍，又把二老封球盗狱，太岁划策，把我由打回天观送到了此处，假充钦差公馆，以及三次蒙哄知府的话，诉说了一遍。谭爷把话说完，三位老剑客手理银发面面相观，全都冷笑。用手指着太岁张方，这才叫道："诸位英雄，你们看这个孩子面貌极其丑陋，心里却藏着这样锦绣，灭高人有罪，就是这场事你我弟兄调动也未必这样极周到。这么看起来，这个孩子才叫后起之秀，将来飘落江湖比你我弟兄只高不矮。"彼此又说了几句闲话，后来这才谈起各位剑客在路途遇见白太官，如何丢失双橛，前后说一说，大家听毕。谭爷这才向着大家说道："诸位听见三位老人家说了没有，我就知道银龙川川主窦成，生性就是左青龙。此时听三位剑客一谈，果然不出我所料。"又向三位剑客说道："贺通跟白老剑客分手之后，老人家料他应当怎样？"未等姜爷接谈，三爷张鸿钧接着说道："谭庄主那就不用谈了，这个贺通在早年的时候，我倒常跟他接近。他比我岁数小的多，他也不过就是七旬左右，在我飘落江湖之时，他正在壮年。这个人天然生来的秉性特别，很有道家的骨力，心直口快，说话秉正公理，当然他跟他的师兄弟宝成发生了意见。贺通既然有这个脾气，他见着路民瞻英雄得路，

必然要求路老剑客够奔银龙川。要说是报复倒谈不到，大概他是非要达到他的目的方为平气，这是他的意思。在路老剑客方面，头一节受了白爷剑客之托，不好意思不管，再者说银龙川归附与否，与攻打万龙藏峰很有关系，何况他们师兄弟为此分离，从中要是无人说话，将来岂不越久越仇?，有这三个原因，路老剑客不能不管，他老人家要是一出头，据我想足能够制服飞云叟。”大家谈了会子闲话，这才计议要够奔谢家滩滩沿，前去辅助老头子谈笑龙君，一同攻打万龙藏峰岛。姜爷问了问才知道谢家滩鱼业公司的船只一百多只，全都拨到了江沿以备军用，不但把船只拨过去了，就连数百名伙计，以及船上的船户，全都随船效力。这个时候谭望之子病罗侯谭英，女儿谭秀英，也全都回到自己的宅中，这一切的事可就全都仗着太岁张方处置得法。西安府衙署门外以及四城全都粘贴布告，谭望无论逃奔何方急速回归，钦差年大人有重用之处，当差有功必然将功折罪，限十日投到公馆，过期不到罪加一等。这就是张方叫杨师爷行假公事的效力，要不然谭英、谭秀英等也不敢回家。看起来人还是好心能够得好，老头子谭望遭了官司之时，依着少爷谭英，就要率领舟船，攻打西安府劫牢反狱，杀官救父。从中有谭爷的朋友，暗含着劝说不可造次，你的爹爹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年，好友甚多，你等不必管，自有高人出头搭救，你等只是暂时躲避躲避就是了，不然落一个反叛之名，常言说的好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那时多有不便，谭英无法这才隐避他处。每日暗含着探听，看见了四城的布告，这才回家见着自己的老爹爹，那才一家暂时离散重行团聚。要不是老人家一生的行为好，如何遇的上这些个巧机会，此时就算是一家天伦之乐

恢复如初，谭爷这里齐齐整整，那就管不到了。单说三位老剑客姜爷张爷董爷，太岁张方率领，把谭宅安置齐毕，一切的人位全都不动。老爷儿四个，这才够奔谢家滩滩沿，来到滩沿一看，见无数舟船，满都扎在了江中，虽然不足二百只船，倒是威威武武。谢家滩谭宅鱼业公司的船一百多只，老头子又在附近雇了三四十只，水师行营扎的得法，上面有义勇乡军，来回的巡营放哨。老的少的来到营门前，赶紧叫义勇乡军，到里面报告，就提有姜爷张爷董爷三位剑客来到，要见老庄主胜裕。谈笑龙君他老人家得着这个信，亲自到营门外迎接，让到了后面中军大帐，分宾主落了坐。老头子胜爷这才问："各位剑客这是由那里来？"姜爷不隐瞒，就把经过之事，以及恰遇白太官前后事如细说了一遍。胜爷听了说："哎哟，太官白老剑客也出头了。各位剑客就算一位不少，可见得剑山蓬莱万龙藏峰外面的风声不小，故此才招惹的各位成了名的剑客，一时之间，云集于川陕，可见得要破万龙藏峰不费吹灰之力。"然后又问张方，谭宅是怎样安置的？张方也把处置的经过说了一遍。胜老庄主连连点头：真正难为你，这些个调度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回话说毕，胜爷这才请各位老剑客用饭，饭毕当天不说。次日就是良辰，舟船聚齐就要开始攻岛，也不用细谈，当然是老头子胜裕为三军之王，到明天四鼓起身，五鼓登战船，天明发兵，外面得了这个信息各人准备，夜晚派出来远探近哨严加防备，怕的万龙藏峰夜晚派人前来搅闹。到了次日天明，果然样样齐毕，老头子胜裕，这才率领老少英雄够奔白沙江旁，大家登舟。浮江莲花舟有一百多只，全都浮在江中，四外是木船，当中是浮舟，大家登船。老头子在当中一只大船，上垂首是明灯明照远，下

首是石永杰，胜秀，凌元，太岁张方以及各位剑客。浩浩荡荡船往前行，锣声响亮，一直够奔七十二道螺丝的岛口。堪堪来到岛口切近，老头子胜裕，唰拉把手中小令字旗一摆，各船下锚。就听岛口里面也是锣声响亮，工夫不大，就见大小船只拥出了岛口。什么叫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大小麻洋战船，船背山根下好了锚锁。正当中一只大战船，长够二十多丈，宽够十数丈，四角有锚，稳稳当当纹丝不动。再一看对面正中船上端坐一人，非是旁人正是英王富昌，身后站着的各位站殿将军。挨着他是燕普，大帅谭天，在旁边一只大船上面是盖天第一手陶洞天，大帅轩辕志擎天手。后面有三位军师：今世诸葛孔亮、宋锦莲、乐金栋。其余船只上面有本山各位寨王，各个全雄纠纠气昂昂，恨不能这一次，吞了义勇乡军，战败胜裕，克复西安府，进兵山陕。两旁边各自压住了阵角，也用不着英王亲自说话，陶源欠起身来，怀捧小令旗眼看胜裕，这才叫了一声："老庄主，久闻大名，精通文武两科技艺，督饬三庄义勇乡军，来到万龙藏峰可并非我小看于你！蓬莱势败，皆因爷家用人不当，并非是你的能为。今日你来至在万龙藏峰，依我良言相助，带着你这些个乡兵，还回归你的天险庄，两全齐美，咱们也不必伤感情。如果忠言逆耳，苦苦不听，那就算是三庄庄兵，活该有涂炭之灾，那才叫遭劫在数在数难逃，你是三军司令，生死全都在你的手中。再者说万龙藏峰势若铜城铁壁，慢说你是乌合之众，就是天兵下界，他也难以攻破万龙藏峰岛，何况是你区区三庄乌合之众！那就算是以卵击石，自取败亡。"老头子胜裕听罢手理银发，微微含笑，这才叫了一声"陶洞天，我可不敢当面责备，按你所说这片话，皆是匪言。论岁数我可比

你大，并非是当面斥责。谈到能为我可不如你，皆因人称你为盖天第一手。若论外面的阅历，你可差的多。身居万龙藏峰，甘为叛逆，岂不想当今万岁有道的明君，由打他老人家登极以来，专以仁德待人。岂不想十四皇子允禵那乃是当今万岁亲生之子，坐镇西安府，妄思不轨，世界上那有子伐父的道理！真要父亲无道，这个话尚且可说。既然君正臣忠，万民乐业，为什么以无道而伐有道，使万民受涂炭之灾。你要是盖天第一手，有谋有略，你就应当助西安侯，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坐镇西安，替国家分忧，教化民军那才算他对，方不愧受委坐镇西安。还有一说自古都是有道伐无道，那里有反叛讨伐圣明之理！我可不敢说是金石良言，你也不是憨傻之辈。你就应当省悟，放火焚山。遣散手下的党羽，拿获西安侯，投到钦差老大人的面前，再专摺入都，听候圣上的发落，康熙圣主也许念其父子之情，免罪不究也未可知。”老头子越说这个话越多，滔滔不断势若潮水，不等他老人家把话说完，陶源用手点指，说：“胜裕住口，江山是人人的江山，非一人之私产，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话也不必多说，如果不服可以亲自登舟，当场交锋，以论高低。”话说到这里，回头把手中小旗一摆道：“各位站殿将军旗牌王官，各寨寨主，那位登战船拿获胜裕。”话未说完，旁边有人答言：“陶副帅，不才我愿意登舟拿获胜裕，将他结果性命，号令人头。”陶源一看答言者非是别位，正是山西太原府大魔庄，大庄主花面魔王袁金彪，手捧一对鱼尾双凤钩。小子那个意思是得意扬扬，自从大魔庄被老头子石宝奎，单掌镇二魔吓走了他们弟兄，逃至在万龙藏峰，今天打算人前炫耀，鳌里夺尊。自己仗着自己手中这对鱼尾双凤钩，并非平常的军刃，他这才答应一声，

点手唤来小船，把他送到了大战船上面，提着一对鱼尾双凤钩，在大战船上面，指指戳戳，点名唤姓叫的是胜陶然。老人家理也不理，他不过看看那个小子威风很好。大身才连鬓络腮的参白髯，一脸斑癣，白剪子股小辫，手里拿着一对军刃，跟普通的护手不一样，他的头里是两个鱼尾钩，故尔名叫鱼尾双凤钩，是自己研究的，一共二十四鼬，要说小子在大魔庄可算是威风不小，不过在人家胜陶然的眼底下，人家连睬都不睬。类乎这样的武学家，人家老头子耳朵里头未必听见人说过，故胜爷并不介意，回头说道："诸列位，那一位登战船，会会袁金彪。"话未说完，在旁边有人乐，叫了一声："老爷儿们，你老看我出去怎么样？"老头子看了看答言者正是太岁张方，胜陶然真正有点儿看不起，没看见小子能为在那里长着。也搭着他的五官长的太难了，丑陋的主儿也有，不能像他那个样儿，老头子想到这里，遂叫道："张方，这一次攻打藏峰岛，战船上面交锋，必须艺业高强，能为出众方能够保的住大获全胜，不失三庄的锐气。"太岁张方听老头子这片话，分明是看不起自己，遂乐嘻嘻叫道："老爷子，你老晓得我是谁的徒弟吗？我张方可并不是当面夸口，说我的武学高强，你老既然问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我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祥慈观，跟老剑客欧阳修学艺十二载，老师所教三楞凹面透风吕祖锥，三只过门弩。按着我老师说，我的能为虽然不能说打遍天下无敌，差不多能赢我的主儿少。"遂就把出世以来，如何捉拿采花羽士陈道常，以至跟随年钦差当差的经过，说了一遍。胜裕老头子听罢微然含笑，心说我将然说了一句，意思不过叫他登舟动手加一份小心，招惹的他年青人发了这么一大片牢骚。听这个小子的言语，也许真有实学，

再说谭宅假设公馆，所有一切的布置全都是这小子一手调度，或者有些能为也未可知。想到这里微然一笑，叫道："张方既然如此，登战船前去动手，务要多加小心，倘若失神当场输招，岂不灭尽了咱们三庄的锐气？方才不过嘱咐你叫你多加小心。"张方点头叫了一只小船，就看见他那小脚丫一登船板，嗖的一声，到了小船上面。小船荡悠悠前行，一直够奔大战船，到了战船上面，高声喊喝："小子魔鬼头，原来自从在大魔庄被老爷子把你赶走，你投到万龙藏峰岛，打算借着西安侯的势力，施展你的威风，那你算瞎了眼了！你还认得少爷病太岁吗？这才叫作太岁在此诸神退位，今天我叫你开开眼。少爷把武学练了来，就打算把你们弟兄个个全都结果性命，不信你就开开眼。"说到这里，唰的一声撤出来吕祖锥。大魔一看是太岁张方，遂把手中一封鱼尾双凤钩，往左右一分，哈哈一阵狂笑，叫了一声："小子，量你有多大能为，还敢在我的面前发威。"说着双手一擎鱼尾双凤钩，十字抹嗓带着寒风一道光华，够奔张方的脖项。太岁张方看的明明白白，看见双钩够奔自己来了，并不着慌，用自己的吕祖锥，往鱼尾双凤钩正当中一豁。他那个心思，打算把人家的钩拿住，两下力较力，把人家 一对鱼尾双凤钩，给拿过来他那心里才觉得痛快。无奈一节，花面魔王手中一封鱼尾双凤钩，二十四腿绝招，凭他的舅舅银钩太保尚义，尚且不能取胜，何况是他！再者说在大魔庄之时，跟二魔两下里比过手，张方不是人家的敌手，被打掉了吕祖锥，今天怎么能够赢的了人家大魔呢？口里只是说："告诉你小子，我今天要是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太岁的厉害。"这不过就是信口一说，事由挤到这里了。自己一时高兴，打算出头，胜裕看不起，你说真要是败北，回

去岂不叫他等更看不起了吗？小子想到这里，人家撤钩自己撤锥，把翻天三十六手招数施展开。锥卦风声，寒光灼灼，一面动着手一面谈话，那个意思，打算叫花面魔王生气，只要你气压不住，一糊涂我就可以取胜。又谁知袁金彪知道这宗厉害，动着手故意的耍贫嘴，为的是叫人失神。人家袁金彪不但不走心，反倒加着十二分留神，心里想要不是你，大魔庄一份家业怎么会抄没入官，直到而今我没有立足之所。这冤家便是你张方，把你结果性命，我心方安。故尔人家双凤钩招数加紧，不亚如雨打梨花相仿，把太岁裹在了正当中，张方想逃万难。张方一看不由得着急，心想了不得了，想着急忙双手捧着吕祖锥，够奔人家石门穴用力便扎。这也是张方被急所挤，吕祖锥离着石门穴切近，袁金彪想拿住他的军刃，双钩一搭咯啷啷一声，这一招名目叫野马分鬃，咯啷啷一声，张方打算撤锥那焉得能够。已然想人家一对双凤钩，四个钩将锥掳住，要是往左边带右手钩进招，右边带左手钩进招，将然一声响，张方也知道不好，吕祖锥非出手不可，真要是被他打落军刃，不但说活不了，名声就算完了。他自己一着急，这叫急中生巧，借着人家双钩的力量往前一推，应当可是他的吕祖锥往前进招。他不是凭军刃往前进招，他是往前跟步身形往前一欺，全身的力量全都贯在头顶，往前一长步，说时迟那时快，武术之中有练这手功夫的，名目叫撞羊头，看着不理会极其厉害不过。也搭着太岁急中生巧，挤出来的法子，势若迅雷不及掩耳，嗖的一声花面魔王未加防备。也搭着是一时大意觉着已然掳住了他的军刃，就算赢了他啦，又谁知这小子把脑袋撞进来。他的身量又矮，正撞在小肚子上面，袁金彪想躲焉得能够！耳中就听砰的一声，把小子撞出

去一丈有余，撒手扔了一对鱼尾双凤钩，翻身栽倒。太岁张方手擎吕祖锥一看乐嘻嘻说道："小子这就是少爷出手的，你跟我就算前世冤家今世对头，你辅助恶人，比上手我岂能相容！"说到这里往前一抢步，高高举起吕祖锥，将然举起锥来，打算够奔袁金彪头上便打。这么个工夫，下面纵上一个人来，高声喊喝："小子张方休要意狠心毒，二爷袁金豹在此。"这才叫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二爷旁观者清，看见大爷翻身栽倒，恐怕遭了意外，这才赶紧走上大战船，在后面给太岁来了个猛鸡夺粟双钩递来。张方听见后面风声，用了个鹞子翻身，让过了他的双钩，用锥照定双凤钩上就砸。袁金豹看见他的锥砸来了，带着一团风声，打算把双钩往回一撤。张方的锥来的太快，袁金豹撤的略微慢点儿，当啷一声砸在钩上，双钩拿不住坠落船板。张方这个乐呀，二爷袁金豹捡起双钩，一语未发上小船回归本队。不但金豹走了，就连他的哥哥金彪也已逃回。太岁张方左手提着吕祖锥，冲着陶源指手画脚，那个意思要叫陶源够奔战船。太岁将然在发威之际，远远观看大江之中，荡悠悠来了一只船。在船上站着一个人，银髯皓首，长得风采可爱，不过就是有个门楼头，形若南极貌赛寿星，来到大战船切近，一飘身纵上去，双手托髯，这才说道："张方你可认得，老朽当场动手。你的吕祖锥，巧赢大魔庄的二位庄主，休要你发威，也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太岁张方看老头子这份意思，也知道是一位高明的武术家，不过有一样儿，他姓字名谁可不知道，这才用手点指："你姓什么叫什么，报通你的名姓。白发银髯登船动手，难道说你不怕死吗？"老头子一阵狂笑，叫道："张方不要如此狂傲，你要问我家住四川，复姓诸葛单字名建，号叫鸿图，外号人称

赛南极子的便是。”说到这里便一伸手，撩起衣服撤出来他那一条三十六节蛇骨鞭，噗噜噜一抖，势若懒龙。张方一听哧这个小子就是诸葛建，手中一条三十六节蛇骨鞭，压倒到了西半天，武学高强。凭我手中吕祖锥当场动手，我可赢不了人家。这个地方可是论赢斗胜的所在，我要是输了招，叫别人看着够多么笑话。这个地方这才叫知进知退，小子想到这里，这才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诸葛建，这么大年岁，不知进退，胡子都白了，你还保着他们干什么。别说他等无福无德，就叫他们有福有德，得了大清国的江山，面南背北，身登九五之尊，你们在他的驾前称臣，作官还能作多少年吗？要是这么看起来，你简直的是死催的。我这么大能为，身为少剑客，我要是结果你的性命，大家必然说我欺老凌弱。体上帝好生之德，不忍杀害于你，简直的没有这么大功夫跟你呕气。”说到这里一转身跳上了小船回归本队。诸葛建看到这里，点了点头。要是搁着别位就恼了，你在战船上面巧赢了两阵，凭我这大身分来到战船上面，不战而走，岂不是拿我奚落？诸葛建他可不这么想，他夸赞张方：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自知武学不敌，便不肯在人前献丑，自行撤回本队，这才叫少年的英雄。太岁张方回到本队，来到老头子胜裕的面前，叫了一声：“老爷们，这可不算我栽，皆因我不愿意跟他呕气，连赢两阵就算完了。我这总算是违背你老的庄规，没听见鸣金我就回来了。”老头子听到这里，一摆手叫道：“张方，后站不可嬉笑，如果因为儿戏耽误大事，岂不可惜。”张方退到了旁边，老头子胜陶然手捧小旗眼看左右，叫声：“诸列位，那一位出头会会诸葛建。”话未说完，在旁边站起来石永杰，叫声：“大哥，你老给我看着，兄弟我出头会会赛南极。我们都

是四川人，他的名望我很知道，一条三十六节蛇骨鞭，倒是武功不错，我可没会过。今天借着战船动手，我倒要开开眼。”老头子胜爷一听石爷要出头，这才说道：“大弟如果登舟，千万不可造次。诸葛建的蛇骨鞭非同平常，必须要加小心。”石爷点头答应，这才叫了一只浮江莲花舟，晃身纵上去一直够奔战船。来至在切近抖身上战船，按刀撕髯面带笑容，叫了声：“诸葛老英雄，这么大的年纪，何必抢阳斗胜，够奔战船，在万龙藏峰辅助奸人。依我良言相劝，由此逃奔他方，隐姓埋名，倒可以保全你的名声。不然的话大祸临头后悔迟，倘若不得其正当之死，可惜你这个年纪。”诸葛建闻听石爷说了这片言语连连点头，叫道：“石老侠客，你所说这话，是句句良言，我就应当点头从此一走，身居江湖之中，维持天职义务侠义道，那才算我对。无奈一节，我要这样平平常常一走，凭你老的三言两语，把我说下来战船，未免叫他们小看我诸葛建，说我贪生怕死，畏刀避箭，惧怕石老侠客。真要老侠客能凭你助下的军刃，赢的了我手中三十六节蛇骨鞭，我是抖手一走，由这里说绝不在外面飘落江湖。”石爷闻听说声：“好。”一伸手由肋下呛啷撤出他老人家那口金背折铁刀，手摆军刃叫了一声：“诸葛建你就递招入手，不才石永杰奉陪。”老头子诸葛建说了一声：“请。”把手中蛇骨鞭一抖，噗噜一声够奔他的面门。这种蛇骨鞭前文书也表过，其厉害无比，前面是个长虫脑袋爪儿，张着嘴嘴里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针，这颗针专打金铜器能破铁布衫，浑身横练也避不住。鞭够奔面门，石爷赶紧身形向左一闪，让过他的蛇头，不敢拿刀按他的军刃，他这种东西是软中硬，倘若是被他绕住有输无赢。石爷耳里有他这么一位英雄，知道他那条军刃厉害，所以不敢

用刀胜他的蛇骨鞭，让过了鞭头，把手中宝刀够奔他的颈项，这一招名目叫作拨草寻蛇。诸葛建赶紧缩颈藏头，身形向下一矮，手里的蛇骨鞭，招走下盘，够奔石爷两条腿用力一兜，真要是叫鞭头打在迎面骨，两条腿都得折。石爷赶紧脚尖点船板，身形往起一纵，叫旱地拔葱，躲开了这一招，然后各自差招换势。当场动用，要说刀的招数，就讲究的是削耳撩腮绷扎窝挑，蹦高蹿矮，闪展腾挪。诸葛建的鞭招，挂定风声隆隆震耳，别看诸葛建自己手中蛇骨鞭，招数高强，耳朵里头也有石永杰。头一样儿这二位都是四川人，这就是乡里乡亲谁也知道谁，就是无缘相见，谁也会过谁。今天战船上面动手，虽然说各为其主，可也是别存心意，打算借着这个机会，看看倒是谁有什么能为谁高谁低。老二位各存私心，全都不敢疏神大意，因关乎自己的名声。这一来不要紧，刀鞭齐举，各施所能，这二位虽然不是第一绝顶能耐，那个份可也差不多了。动手之间，那叫缩小绵软巧，什么叫肩肘腕膝，手眼身法步，各种小巧技艺，极尽技术之能。两旁边观看之人，当然全都长起身来看，上年岁的用手理髯，年青的主儿扎撒膀臂，各自留神观看，不由得毛骨悚然。看起来武术二字，无尽无休，莫怪人家说学到知羞处，方知艺不高。看人家这二位动手，逢招化势，按势发招，这才叫作武术。且说到诸葛建，跟老头子石永杰，比到三十多招，鸿圆有点力尽筋乏，似乎赢不了石爷，不由得自己心中后悔，这么看起来，还不如跟他不比，这个输赢性命都有多大的关系。老头子想到这里，傲然一怔神，将然用蛇骨鞭点刺石永杰的石门穴。老人家看的明明白白，身形往旁边一闪，噗啦一声蛇骨鞭走空。石永杰已然抢步进身横着一掌，说了声："诸葛建别走着打。"

老头子诸葛建想要逃走如何能够？耳中就听砰的一声，掌震胸膛，这还算石爷手下留情，诸葛建翻身栽倒，撒手扔军刃。石爷刀交左手，手拈银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就让诸葛鸿图辅保英王，他也有他的情理。他所不对的就是二次投奔万龙藏峰岛，无论如何，我也不应当将他打躺下，这一来不要紧，他这么大年岁，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于东流？又一想若不把他打倒，这场事怎么解决，这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再一看诸葛鸿图站起身形，拾起军刃，满面通红，不等老头子开言，诸葛鸿图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石老侠客，果然是名不虚传，不枉人称智明侠，某家甘拜下风。我由这里一走，老英雄你看，虽不敢说隐避江湖，绝以不在藏峰岛。"说到这里上小船回队。要说老头子也真正叫横，由这里一走，果然脱离了江湖。一直到后文书聚英山二次出世，遇见童海川，一掌打倒，只打得满口吐血，老剑客姜达姜本初，用奇药治愈，到那时才改邪归正。后来康熙六十一年，武英殿御党剑侠图，诸葛建还是三十六侠之中的一侠，不表诸葛建回归本队。石爷微然一笑，用手点指问道："还有那一位前来比手？"话未说完，荡悠悠船到，船上两位，全都是雄纠纠气昂昂，每人的手中都是三节棍一条，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石爷看着可不认得这两个人，原来是七星山的二位寨主。大寨主段国基，二寨主段国柱，哥儿俩在七星山威镇一方，独霸山西，盗去钦差老大人的金牌。被三侠率领众雄，打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哥儿俩个逃到藏峰岛，在此处辅佐西安侯。今天战船上面动手，打算借着机会要报七星山之仇，故尔哥儿俩商量已定，驾着一船一同够奔大战船。老头子石爷看得明明白白，看他俩这人这个样子，就像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像善类。我既然身为

侠客，战船上面比手，我就应当将他二人结果性命，产除恶人即是善念。石爷将然把主意拿妥就见段氏弟兄，已然纵上了大战船，一摆手中虎尾三节棍，花啷的声音，高声喊喝："石永杰休要发威，段国基段国柱弟兄二人在此，要取你的性命。"还未等智明侠答言，由自己队中来了一只船，船头上面站着两个人，正是焦家庄的弟兄二人，焦文亮焦文志。他们哥俩个看的明白，看见贼人一船来了二位，老哥儿俩个并不等胜裕吩咐，叫来一只小船，够奔当场。这也是老弟兄们的义气，抖身登到战船上面，叫了一声："石大弟，不算什么你就回去，这两个匹夫交给我们弟兄二人，我们把他打发回去就完了。"石爷看了看是焦家弟兄，自己心里非常喜悦。头一节人家二人是使的虎尾三节棍，我手中这口刀接招上多有不便，倘若一时失神，就许当场输招，要是焦家二位兄长前来，每人一条哨棒棒招绝伦，也许段氏弟兄今天活该死在这老哥儿俩手里。想罢这才说道："二位老哥哥既然你们老二位出头，你们就多辛苦吧。"把话说完自己上小船回归本队不表。这里的大爷焦文志，看了看二爷焦文亮，哥儿俩个，彼此一乐，这才向着段氏弟兄道："你们两个人等什么？"段国基段国柱，看了看焦氏弟兄，两个小矮老头儿，人不惊众貌不压人。穿章打扮每人一身蓝粗布裤褂，蓝粗布搭包扎腰，脚底下掖棍洒鞋，还打着裹腿。高鼻梁大眼睛，二目如同两盏金灯，黄焦焦的胡子稍，每人一条哨棒，老哥儿俩个，五官长的差不多，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说话沾点儿尖嗓音，叫的是："段国基段国柱，你们弟兄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段氏弟兄看着这哥儿俩个骇怕，说话扬眉吐气，那个意思毫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二人一想，这才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出

头到战船上面比手，当然就得以性命相拚。哥儿俩个商量好了，各自把三节棍一摆，高声喊喝，不亚如巨钟，叫了一声："焦文志焦文亮，你二人休要如此扬扬得意！我看你往那里逃？"说着话身形向前一蹿段国基够奔的是大爷焦文志，段国柱扑奔二爷焦文亮。老哥儿俩个一看，每人手擎虎尾三节棍，搂头就打，老哥儿俩个这才各擎军刃接架相还。别看哥儿俩这个样儿，论到武力上，勇猛无比，更兼力大无穷，他们这四个人在战船上比手，就听兵刃磕的兵刃叮哨山响火量乱迸。大家观看，两方面全都非常注意，那一面也不示弱。段氏弟兄虎尾三节棍，不亚如乌龙搅海，焦氏二侠每人一条哨棒，洽似怪蟒翻身。要谈到了段国基、段国柱弟兄二人，久走江湖，坐镇太原府占据七星山多年，武功能称得起不错，今天遇着焦氏弟兄二位，可未免就有些个费手。头一节这二位老头子身体灵便，再者说膂力过人。素日的经验，招数最滑不起，引诱段家哥儿俩个忙着入手紧紧进招。工夫不大，两个人全都浑身是汗遍体生津。焦氏弟兄看了看不由得一笑，用手点指，这才叫："段国柱，你们俩个要是知时达务，撒手扔军刃栽倒船板，叫我们哥儿两个，每人裹手一棒，将你等头颅击碎，你们死着也痛快，我们弟兄也省得费事。"段国基段国柱听到这里哇呀呀的吼叫，叫了一声："焦文志焦文亮，你休得以言语刻薄！要谈到比上手，就是招数不能胜你，拚命你也未必是个儿。你不叫我们好死，我们也不叫你好脱生。"说到这里三节棍一擎，招走下盘，那个意思，打算把焦氏弟兄双腿打折。二爷也看出来了，真要是一失神，三节棍打在腿上，双腿准折，那还算小事，想活万难，他们以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人全都心狠意毒。要说死我们弟兄可不怕，可也得

分栽在谁的手里，我们弟兄老了老了可不能栽这个跟斗。他老人家可抖留神，躲过下面的军刃再一看虎尾三节棍，招走中盘，玉带围腰打来，二爷身形向后一闪，让过了他的三节棍，跟着往一抢步，用的这一招叫作乌龙锁塔，够奔段国柱的胸膛上便点。段国柱看的明明白白，看着招到了，往旁边一闪，立起三节棍用当中 节中往外一磕。想的可倒不错，三节军刃未免来的慢的一点，耳中就听叭的一声，可不了的呢！段国柱一个没躲开，就在他的左胯上打着，花啦一声撒手扔军刃，跟着噗咚坐在船板上面。你说巧不巧，段国柱一失招，他哥哥看着难过，微然心里一慌，他也被大爷一棒横打中了后胯，打起来多高，噗咚一声坠入了水中。二爷用手一指段国柱，叫道："段国柱，要看你这个样儿，倒是一条英雄，本应当按你的所作所为，手举一棒结果你的性命。我看你发髯苍白，今天算我贵手高抬，饶全你的性命，暂时寄首项上，日后改过前非，能够保全你的性命。倘若恶习不改，仍然为非作歹，不用说遇见我，无论遇见那位，结果你的性命，那是一定的，改不改那可就在乎你了。"二爷说到这里，一举手叫了一声："国柱，你就逃命去罢。"段国柱听了这句话，如同得了一道赦诏，站起身来，下腰捡起自己的军刃，抖身形纵到小船上回归本队。二爷济世侠焦文亮，摆手说道："哥哥你回去吧，何必站在这里叫他们多疑，就彷佛咱弟兄有意要双战他们似的。我在这里等候他等战个一阵两阵，我要累了哥哥你再出头。"大爷听到这里，点头说道："好兄弟你就顶着吧，咱们哥儿俩把万龙藏峰的人全都包了堆就完了。你要累了只管叫我，大概这个脸丢不了。"大爷把话说完上小船走，不表大爷安良侠。单说二爷焦文亮，手中擎着哨棒指指戳戳，

连连点手叫的是："陶源，你还不过来等待何时？要谈到拚命动手，还是你我分输赢。"陶源看着好笑，天下英雄我满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我视天下无英雄，故此人送我外号，叫盖天第一手。天下剑侠我都不怕，何况你小小焦文亮，我要不敢出头，岂不叫这些个人小看我陶洞天。想到这里自己回头，叫道："大家千万不可妄动，众位压住阵角，大帅给我观看，不才我要出头登战船，会一会济世侠。"还未等陶源把话说完，猛然间后面有人乐，叫了一声："陶副帅，你老这是何必呢？真要是成了名的剑侠，来到战船上面动手，我可赢不了也不敢在人家眼前现丑。真要是济世侠，我也不是小看他，他那里能够在我的面前走十个照面？不才情愿出头会一会这个焦文亮。"陶副帅回头观看，见说话的果然是个出类拔萃的英雄，赢焦文亮不费吹灰之力，要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四大名剑斗陆恒　英雄得路劝宝成

话说陶源回头一看，见答话者，是岛内四猛、排行在二、银戟小奉先化廷芳。真要说三国吕布复生，可差的太多了，论长的好看化二爷如何比的了人家。这位化延芳长得身材高大，青虚虚的脸面，不过说他膂力大，勇似吕布，生性狂傲，也真有个份儿。陶源一看是他不由得心中欢喜，叫了一声："化将军，此去留神，焦文亮是久经大敌，何况又勇猛无比，力大无穷。"化延芳闻听哈哈大笑，叫道："陶副帅，也不是我小看他，要谈到功夫另说，谈到膂力在四猛之中，我排行在二，力大无穷，不敢说压倒英雄，那一个敢跟我比肩。"话说到这里，手擎大戟上小船。这杆戟分量足有二十多斤，浑铁较钢打造，外面亮着一层银，白素素放光。小船一直够奔大战船，到了切近晃身纵上去。

到了上面一阵狂笑，由鼻子里一哼嗤，叫了一声："济世侠，休要你大言欺人，说我们万龙藏峰岛无人，现有化延芳在此，当场动手我要看看你的膂力如何。"二爷看了看这个小子说话，未免透着有点儿自满，看了看果然有个样儿：身量高大膀大腰圆，青绸子裤褂，腰里扎着青绸子褡包，脚底下青缎子踢死牛猫包鞋，打着绷腿；往脸上观看，青色绢帕罩头，鬓旁打着麻花蝴蝶扣，青虚虚脸膛，粗眉如帚，目若铜铃，大狮子鼻子，通红咀唇，大耳堪可垂肩，扎蓬蓬一部纲髯，一挥手中大戟势若天神一般。二爷看罢，这才叫："小子，

你叫什么?”“银戟小奉先化延芳,”“我没看出你这能为在那里长着,自比三国的温候,你的武力在那里长着呢?你就递招入手,我先瞻仰瞻仰你这个吕布。”说到这里二爷把哨棒一擎,这个地方是二爷奸门儿的地方,要不然说姜是老的辣吗,人家的家伙沉,重量够二十多斤,人家力大无穷,倘若用自己哨棒够奔人家顶上往下一砸,当然人家是横梁架海,只要往上一翻,就许把军刃砸飞了,生死倒是小事,岂不把我闯荡江湖的名誉丧尽,我要是叫岛里剑侠把我赢了,那倒另说,真要是输给一个浑小子,我够多么栽。故尔他老人家不肯进招,说说笑笑用手指指戳戳,就为的是招化廷芳生气,化廷芳本来就是个猛汉,心思粗鲁力大无穷,全凭一力降十会,生性粗野,他看着二爷这分举动,看着不耐烦,一颤手中大戟,带着一团风,够奔二爷前胸扎来,扎着前胸卦着两肋。二爷一看立着哨棒身形一转,让过了他的戟尖,用哨棒使足十分膂力,照定戟杆便砸,倒要看看藏峰岛的四猛这第二猛化廷芳,有多大膂力。棒砸到戟上,只听“当”的一声,砸得戟杆上响戟尖乱颤,发出这种声音犹如龙吟虎啸。化廷芳觉着两臂酸麻,“哧”的一声纵出去约有五六尺,暗含思索:哎哟,我真没把这个老头子放在心上,又谁知人家这么大年纪,尚且力大如龙似虎,这也就是我化廷芳,另换一位,早就得撒手扔军刃。这个地方就叫下马威,凭这么大的化廷芳,心存惧意,打算再跟老头子碰碰,他可得思思想想。二爷一看,化廷芳有些胆怯,不由得欢喜的了不得,这是该着我姓焦的露脸,错非是我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不然的话我非输给他不可,这个小子力量还是不含糊。故此二爷动着手不肯进招,得机会总想拿哨棒砸他的大戟。二爷的军刃短小,一小就容易

变巧，要说他的家伙长力量大，以力降十会那倒是实在，不过这小子阅历稍差，济世侠在外面飘落江湖多年，多经多练，多学多见，谈到动手不用说能为，就是这个火候他就比不了，这就算是老人个死为本册。二爷把招数走开了，本来哨棒这种军刃，外面就不常见，这乃是少林派的真传，招数发出来，与众不同，拨封扒打，上下翻飞，蹿蹦跳跃抖转身形。两个人是越打越快，越打越紧，大戟如同银龙搅海，硝棒好像怪蟒翻身。这二位来往动手，好似正月十五的走马灯相仿。动手约有三十多招，三十多招就是六七十手，可别看二爷能征惯战，当场动手招法巧妙，工夫延长还是不如人家花廷芳，皆因他是力大无穷，军刃又长，招数走开了，把二爷圈在了正当中。老头子还真没受过这么大累，一旦之间，被人有圈在了当中，不由得心里着急，连连高声喧嚷："嗳呀。"人可真别轻看了，二爷还是真没把化廷芳放在心里。容着人家招数加紧，二爷觉累这才知道厉害，老头子不由得暗含着后悔，敷敷衍衍又凑和了六七招，说不说这就是四五十招了。二爷心想照着这样看招，我未必干得过他。老头子思索了好半天，自己这才想起：我要打算赢，还得施展我跟我哥哥飞腿走麦地之中，踹猫的那手功夫，撒手扔棒才能够赢他，可有一样，人可不跟猫一样，再者又是在战船上面，拿着军刃赢不了，倘若把军刃撒手打出去，如果打不着人家，赤手空拳应当怎样？二爷前思后想好半天，这才把心一横：我要不豁出去，怎么能够赢的了呢？常言说的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我要紧跟着他敷衍，工夫延长，就许输给他，莫若该输该赢，来个快当倒显着了当捷快。二爷想到这里，把主意拿妥，把手中的哨棒，虚晃一招，抖身跳出圈外，说话

作出那喘吁声音来，高声喊喝，叫声："化延芳，不可赶尽杀绝，我这么大年岁，虽然说战船动手，比论输赢你就算高抬贵手，饶全我这条老命。"化廷芳看见老头子到了这般光景，不由得一阵狂笑，叫了一声："焦文亮，你们弟兄在四川独霸一方，今天你遇见二爷化廷芳，也算是你命该如此，别人都能饶恕，唯独你我可不能放过，我看你往那里走。"说到这里把手中大戟一颤，用的这一招名目叫作"霸王捧枪"。焦二爷在头里，他用大戟在老头子肩头就砸。焦二爷连头也不回，觉着后面"砰"的一声，带着风声，晓得是他的兵刃到，急忙转身将戟让过。恰巧二人是面对面，老头子手擎哨棒，抖擞精神，双手用力照定大戟戟杆上"当"的一砸，直震得小子虎口酸疼，戟尖乱颤，前把已然就算撒了手了。二爷就在此时，脚尖点船板，抖身形往旁边一纵，就见化廷芳，晃晃悠悠，二次颤戟动手。二爷看的明白，知道小子被这一哨棒打得力尽气衰，打算成名，此时就应当用撒手棒，准保可以成功。说时迟那时快，二爷看的明明白白，小子二次动手，叫了一声："小子化廷芳，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你休怪二爷无情。"老头子冒险着撒手扔棒，黑忽忽一片，够奔小子两条腿上打来。化廷芳想躲焉得能够，只得将戟尖点船板，把两条腿背过来，要说他这个浑人，也算有个招儿。他把身形一转，无论你怎么打，我不叫你打在前面，怕的是打在迎面骨，将双腿打折，我要是叫你打我的后面腿肚子，我既然用戟支住船板，大概也不致于跌倒身形，就凭我的力量也打不了多重的伤，只要你撒手扔了军刃，回头我再跟你动手，你已然赤手空拳，还有多大能为？他将然想到这里，棒已然到了，小子以为得利，大戟在前面点住了船板，就仿佛三条腿

似的，“呯”的一声棒打在腿肚子上面，小子打算站着身形，焉得能够，也搭着二爷的那个劲儿真足，“噗咚”一声亚赛倒了半堵墙。二爷他忙往前一蹿，先捡起了自己的哨棒，用左手理着白髯，微然一阵狂笑，叫了一声：“化廷芳，你还别觉着你力大无穷，自比吕奉先，真要谈到武术膂力你还差的多了，今天一棒将你打倒船板上面，本应当手起棒落，结果你的性命，我很爱喜你这个人，天真漫烂，愚鲁不堪，我也不计较你，高抬贵手饶全你的性命，化廷芳你就急速的回去吧！”这本来是两国交锋，战船上面赌斗输赢，老头子既然把他赢了，就应当手起一棒，将他打死，那才算对。这个事要是搁到二爷的身上，可就不然了，因为自己在外面闯荡江湖，身是侠客，要说在他老人家手底下打死过的人也有，平常没有多大罪恶，绝不轻伤性命，真要是发卖熏香蒙汗药，采花淫贼，只要犯在他们弟兄手里，那就算到了阎王殿了，准死无活。今天所遇化廷芳在万龙藏峰岛为四猛英雄，二爷还真不计较这个，他老人家另有一份思索，良臣事主，打仗带兵各有各有眼光，你看着当今康熙是有道的明君，人家就许看西安候胤禔不错，与胤禛比，不过是趋向不同，并没有多大的罪恶，此乃天数人力不能抗争。这样想着，只见化廷芳双手按船板，站起身形捡起自己的大戟，上打一眼下看一眼，不住晃动身形，看样子还有点不服，两要腿一瘸一颠晃动身形，上了小船，送战小船将他送到岸上。

老侠焦文亮觉着扬扬得意，连连向着陶源点手叫道：“陶源，你乃是岛内的副帅，听人传言，你的武术高强，掌中一口宝剑，打遍天下无敌，故此人称盖天第一手，不才焦文亮，斗胆要凭手中军刃，跟你当场比手，你敢前来跟我以武学解

决吗？”陶源看着不由得有气，成了名的剑侠，我尚且不惧，何况你济世侠焦文亮哨棒一条，量你有何德能，真正是岂有此理！陶源那个心思，打算把令旗交给谭爷暂时执掌，自己要出头登战船会会济世侠。就在这么个功夫，早有大爷化廷志，看见兄弟输招回来，心里难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不容分说抖身形纵到小船上面，荡悠悠一直够奔大战船，“嗖”的一声纵到了上面，高声喊喝：“胆大的焦文亮欺我们弟兄太甚，抖手一棒我们的老二，被你打倒船板上面。我可不敢说替我们兄弟报仇雪恨，今天我要会会济世侠。”老头子二爷看罢，不由得心里打算，暗想道：可了不得了，像他们弟兄个个都亚赛天神，全都手擎一杆大戟，黄澄澄不枉人称“金戟赛仁贵”。老头子看罢微然含笑，那个意思要劝导劝导化廷志，叫他弃却了藏峰岛，改邪归正，辅助年钦差。这是老头子爱惜他的意思，不容老头子把话说完，就见小子把手中大戟一抖，不亚如金蟒一般，够奔老头子咽喉便刺。老头子看着这个小子勇猛无比，话到人到声音到，老头子赶紧身形向旁边一闪，立起哨棒来把他的大戟支开。这二位这才各施所能，别看化廷志是化廷芳的哥哥，谈到用招可不如二爷来的巧妙，谈到力量可比二爷强的多，这个地方这就叫经验。将然一动手，二爷就知道他的力量过人，就没敢用自己的军刃碰人家的金戟，只可以用巧妙招数抖转身形。两下里发招，不足二十手，二爷把手中军刃，双手一分够奔他的前胸，用力便点，这一招名目叫作“猛虎出山”。化廷志看见二爷的棒到，想躲可不能，只可立戟往外磕棒。要说力气真好，招数还是真笨，戟将然立起来，棒已然点上了，就听“膨”的一声，还算二爷手下留情，不过用了四成力，化廷志往后倒退

三两步，“噗咚”来了个屁股墩。这小子也真混出圈儿来了，未曾撒手扔他的大戟，焦二爷也乐了，就见小子站起身来，冲着二爷瞪了瞪眼，高声说道：“好，姓焦的你不用美，别看这一回输给你了，下一次你再跟我碰上动手，我决不叫你生还。”说到这里一晃，纵到小船上面，回归本队。

二爷将然点手还叫，还没发言看了看来了一只船，船行似箭，来到切近“哧”的一声，纵上一个人来。二爷留神一看，这个人长的好凶，身高总有六尺多，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腰里系着蓝绸子，脚底下踢死牛的豆包鞋青缎子的，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黑漆脸膛，起着一层油烟，两道环儿绞的眉毛斜入天苍，圆眼睛绿眼珠子，大鼻子头儿薄片咀，扎扎蓬蓬一部刚髯，手中擎着一对短把轧油锤，漆黑峥亮，叫人看着可怕。小子说话的声音，音如巨钟，嗓音洪亮，高声喊喝：“济世侠焦文亮休要逞强，你可认识某家。”二爷看了看问：“猛汉，家住那里？姓字名谁？报告你的名姓，二爷手下不死无名之鬼。”小子一阵哈哈狂笑：“焦志亮你要问告诉你，姓张名奎，外面人称‘黑面太岁武煞神’”。二爷听了听暗想道：飘落江湖这么些个年，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英雄。书中代言，这个小子就是西安府本地的人氏，投至在招贤馆，西安侯看着可爱，叫他把守七十二道螺丝湾的岛口，他算是把守岛口的总寨主，天生的水性高强，生来的一双碧目。今天他一看化氏弟兄输了招，看着未免不忿，故此登战船，要会会济世侠，恨不能凭手中轧油锤，将二爷一锤打死，方趁他的心怀。报完了名姓，二爷手擎哨棒叫了一声：“张奎，可并非姓焦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像你这样能为，在我的面前走不了三招五式，如果不信你就进招来。”小子张奎听到这

里“哇呀呀”一声吼叫：“焦文亮老匹夫，量你有何德能，敢在我的面前出此狂言，真正气死我也。”他这一骂不要紧，把老头子气得满面通红，把手中哨棒一抡，连连喊道：“小子，英雄动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叫好汉子，辱骂英雄，真正是岂有此理，小辈我看你往那里走。”说到这里双手捧住了哨棒，对准了小子头部就砸。还是真把二爷气着了，棒带风声砸下来。小子看得明明白白，骑马蹲裆双手擎锤一翻手腕，说了一声开，“当啷啷噗哧”，转瞬之际脑髓皆崩，死尸栽倒船板上，这才叫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张奎这小子在藏峰岛一晃好几年，真把军师大帅以及西安候，还真正全都唬住了。赶情这小子没有多大膂力，天然长来这么一副外表，貌似天神，人人都以为他力大无穷，手中使用一对轧油锤，锤头亚似小升相仿，真要是按着分量秤他这对军刃，平平常常也有五六十斤。入得岛来也没有人跟他以武术较量，谁也不知道他这对锤是空的，原来只是一层皮，大概也就是十来斤重，膂力可是不小。今天他把招用错了，双手一翻把，用锤打算把二爷的哨棒绷开，头一节他欺服二爷年纪大，再者说他总想二爷看着他那份外表不敢跟他砸。他那里想到焦老头子狠了心了，哨棒砸在锤上往下一滑，也该着这小子死期临头，哨棒恰对菱角骨，“哧”的一声脑浆迸裂，锤扔了死尸栽倒。二爷把哨棒一擎微然含笑：“小子，我以为你有多大能为，原来是这样的能为，动手一招被我用哨棒将你打死，看起来你跟我是今生的冤家来世的对头。”

二爷话未说完，就见船到，纵上一个人来，用手点指，叫声：“焦文亮，这么大年纪，何必这样心狠意毒，一棒将他打死，来来来你我当场比式，务要分个高低上下。”二爷看了看

出头者非是旁人，正是剑山蓬莱岛大师谭天谭桂林，谭爷出头也算对。看了看大帅轩辕志站在旁边，一语不发，副帅陶源总揽大权。陶副帅分明是小看我等，个个全都不如他。在蓬莱之内，我是全权在握，到如今属在了人家的帐下，真要是容着人家派到我的头上，显着无味，故尔不等陶源吩咐，点手唤来小船纵上去，来到大战船上面，要跟焦二爷当场比手。这个工夫早有小船水手来到大战船上面，将张奎的死身运下去，血迹打扫干净，军刃也拿走，收拾俐落，下了大战船。不表他等单说的是谭天，背剑撕髯叫了声："焦文亮，前一次在蓬莱动手未分输赢，这一次务要分个高低，要是分不了输赢胜负，决不肯罢敌休争。"二爷看着谭爷微然含笑，这才叫了一声："谭天，你也用不着跟我说那些个话，既然出头在战船上面交锋，胜者在败者坏，生死各听天命，"谭爷点头，二爷不等他入手，身形向前一跃，裹手一棒，招走上盘，够奔谭天太阳穴名目叫单风灌耳。谭天看的明白，也知道二爷不是等闲之人，蓬莱战船上面动手，可未决胜负，这一次动手务必要留他的神。因为什么，他的棒招招生，一旦之间要是失神，岂不可惜，故尔谭天把手中宝剑走开行斗，遛开过步，也搭着当着人家盖天第一手，省得叫人家小看。现在他是个元帅，想当初我就不是个元帅吗，未免一挂倒火，工夫可就高的多了，再者说他是朱德寿的真传，受过明人指点，招法肯定与众不同。二爷已经累了，头一样儿力战化廷志、化廷芳，那乃是万龙藏峰岛四猛之中，有了份儿的人物勇猛无比，那一位不得斗个十招二十手，老头子可就沾着有点力乏，此时碰上谭天，拚着命入手，老头子可就有点抵挡不住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老人家气没换过来，鼻翅发颤堪堪就要见汗。

三庄方面，老头子胜裕看的明明白白，准知道老头子焦文亮未必赢的了谭天，恐怕一时失神，老人家有性命之忧，随着把手中小旗一摆，叫了一声："诸列位，那一位出头换回焦二爷，叫他休息休息。"话言未了，在旁边大船上三位剑客之中，江西龙虎山的太极八卦庶士念了一声："无量佛，别位不可出头，不才出家人登舟前往，换回济世侠。"老头子一看三爷张鸿钧要出头，不由得欢喜的不得了，连连抱拳说道："既然老剑客肯其出头，我等无忧了。"二爷向前拦住，不叫三爷出头，三爷这才说道："事到如此，你我弟兄不出头怎么能够解决。"二爷听着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只得任凭三爷就是了。

张鸿钧叫来一只小船纵上去，船往前行荡悠悠，也搭着他老人家银髯潇洒，道骨仙风，风采可爱，摆动拂尘够奔大战船。相离大战船约有一丈六七，就见他老人家身形微微一晃，"嗖"的一声纵上了大船，一摆拂尘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焦二侠，大概你有些个劳累，倒不如撤手，不才鸿钧我要请教请教厉胆。"二爷听着欢喜的了不得，三爷张鸿钧出头，不但能够赢谭天，差不多岛内所有的人那一个他也赢不了他老人家。将然要把手中棒虚晃抖身撤出来，就在这么个功夫，远远来了一只小船，船上非是别人，正是燕普，这个地方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蓬莱三次打岛，全都是他，今天借着万龙藏峰的山势，一切剑侠全都在此，也叫众人看一看我燕普的武功如何，就让我不敌，自有群雄出头，只要把张鸿钧结果性命，何愁爷家大事不成。故尔他点手叫船，身形纵到了上面荡悠悠够奔江中打仗的大战船，来到切近抖身形纵上去，念了一声佛号："蓬莱分手今日在此恰遇，张道友你我总算是有缘，"三爷看了看原来是燕普到了，微然含笑：

屡次三番全都碰上是他，两口宝剑粘在一处，分不了胜负，这一次高低也得跟他分个输赢。张爷看罢燕普“啊”了一声，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燕道友，我可不能再劝你了，因为什么呢？凭你这么大年岁，鬓发已白，身居剑山蓬莱，受英王心腹之托，辅助他成其大事，夺大清国的江山，既已出头不易反悔，无论到了什么地步，那也算无法。蓬莱势败火焚山峰，趁着这个机会，你就应当弃却英王，另投他方，隐避身形好保全你个人的性命，那才算你对。不承想不但你不离开英王，反倒二次投到藏峰岛；这么看起来咱们就算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活该你死在张鸿钧的手内，那可以说是咱们就算前世冤家今世对头，你死勿怨。”别看这么大的燕普，被三爷这一片话说的闭口无言，脸上难堪的不得了，有心还以言语遮盖遮盖，又一想：唉，人家张鸿钧老剑客，所说之话句句全都在情理之中，如果用言语胡搅枉称剑客。燕普主意拿妥，这才叫了一声：“张道友，我拦你的清谈，请你不必发言，要打算劝我也成，凭你手中的龙虎剑把我结果性命，我心方安，倘若武学不敌，那也算你命该如此。”话说到这里，拂尘早就插在大领上面，伸手撤剑。张鸿钧撤出龙虎钢锋，两口宝剑并举，当场动手。剑光煊耀上下飞腾，不亚如两道闪电一般，两个出家的老道，一个杏黄的道服，一个是蓝道服，全都是银髯飘洒，各施所能。战船上面动手，两旁边观敌略阵之人，全都各自压住了阵角，鸦雀无声。就在七十二道螺丝湾，岛口外大战船上面，副帅陶源手持令旗二目瞪圆，要看看这位大清朝四大名剑排行第三，太极八卦庶士张爷，掌中这口宝剑有多大的武功。他也是用宝剑的，我也是练剑的，倒看看人家剑招如何。等到两个人当场动上手，陶源看罢这才点了点

头，凭手掌中这口宝剑，南北皆知，人人皆晓，故此称我为“盖天第一手”，今天看见人家宝剑的招数，我就算枉有虚名。看了看不由得点头，爱喜张爷的武学。在这边胜裕，手持令旗，眼看明灯照远，这才叫了一声：“二位兄弟，净说练武学，这才叫功夫呢，二位出家道长全都是武学绝伦，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工夫大了不但说可以论输赢，从中生死在目前。”

就在这么个工夫，来了一只船，船行似箭一直够奔大战船，相隔约在一丈五六，抖身形跳到了上面。众人观看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姜达老剑客认得不由得吓了一跳，非是别人，正是家住延安府，姓陆单字名恒。原来陆恒在店房中避雨，巧遇白太官，被白爷抢走了镔钱概，一脚踹倒尘埃，他可也有些个不挂，这才愤气够奔白沙江。雇了一只船，跟人家说明白了，要进奔藏峰岛，人家问他到岛里找谁，他才说从中有二位仙长住居三阳观，那是他的师傅，水手闻听答应也没讲价，就叫他上船，荡悠悠一直够奔岛口。来到切近，里面出来人问：“小船是干什么的？”陆恒自报名姓：“里面三阳观二位出家的道长那是我的老师。”喽兵闻听这才叫他站住，回进话去。过了好半天，这才传出话来，叫他换船进去。小鬼取出一块银子来，交给了水手，船家乐嘻嘻接银子自己走去。陆恒上了岛内的船只，一直来到船坞，弃舟登岸，有人陪着他一直够奔三阳观见着师傅磕头，然后又把自己在外面闯荡江湖，得了个小小的虚名，一切经过全都跟师傅说了一遍，到了末尾才谈到洽遇白太官，三抢镔铁概，被人家踢了一个跟斗。老道听到这里念了一声佛，张明志看了看赵明真，赵明真又看了看张明志，老哥儿两个都是微然一笑。真要谈到教徒弟露脸，像你我教的这个徒弟，就算不离，一对

镔铁橛，我跟他谈过，要谈到外面使橛的主儿，那可得让人家白太官，橛走两盘，上中盘天下绝伦，陆恒在外面飘落江湖遇不上白太官还则罢了，倘若跟白太官相逢见面，当场过手务要留神。这个孩子，果然遇上了白太官，居然偷盗了他的镔铁橛，这也真正难得。要说这个白太官这么大功夫丢失了双橛，总算是失神，要说既然是世外的高人，就不应当失神。老哥儿两个，跟小鬼又说了半天闲话，到时候吃喝，一夜晚景无书。

次一日小鬼仍然住在了三阳观，这一天西安侯十四皇子允禔，打发人请二位仙长出头，外面有人打岛。二位老道念了一声佛，连连摆手："我们弟兄可不能亲自出头，头一样儿岁数也到了，可不敢说身分高，差不多不认得我们弟兄的主儿少，一旦之间我们要是出头，未免叫人笑话。我们可不能辅助爷家拒抗三庄，违背当今，既然蒙侯爷给我们修盖庙宇，叫我们弟兄住在岛内，我们多少也可以尽点力量，那可就是如果有人进岛发生不利的事件，我们弟兄自当出头，请侯爷高枕无忧。要说叫我们到岛口外，战船上比手，我们可办不到。既然如此，叫陆恒出去吧，虽然武功不敌我们弟兄，大慨外面剑侠也不容易赢他，陆恒你出去帮助爷家守岛，到了战船上动手之时，要紧就是一段，登船比手，无论是谁，跟他过上招，以少伤人为要。"陆恒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这才同着来人一直够奔外面。先见了西安侯，然后又见了见军师大帅，这才随同众人登舟，够奔岛口外，来到外面船背山根。

大战船排在了江中，看了看战船上众人动手，一个个全都武学平常，也不放在他的眼内。到后来见张鸿钧出头，他不由得看着有气，要不是他怎么会叫白太官抢走双橛，还踹

了我一脚，今天我岂能轻容。战船上面比手，论个高低胜负，我把他师兄弟三个人，一个也不留，凭我手中这对双橛，将他们全都打死，才出我心中这口恶气。想到这里点手叫小船跳上去，一直够奔大战船。来到切近，相隔约在一丈五六，脚尖点船板，纵到了上面，双橛一摆叫道："张鸿钧，我与你有仇，要不是你我怎会丢了人，今天在此恰遇，我岂能相容。燕道长请你撤手，不才陆恒在此。"老道燕普听见陆恒两个字，心里高兴的了不得，这个陆恒来的日子可不多，听说是三阳观二位剑客的真传，在观音堂练艺五十年，身有绝手，今天出头凭手中军刃足可以致张鸿钧于死地。真要是把他们这几个剑客完全结果性命，爷家足可以长驱大进，，也可以平定西安府。心中想到这里，打算撤宝剑跳出圈外，换上小鬼陆恒。这么个工夫，来了一只小船，到了切近，纵上一个披发的僧人来，在头上勒着一指宽的皮条，斜勒金月牙峥光刷亮，颔下一部银髯，大领阔袖灰色僧服，腰里扎着一根杏黄色的绒绳，真有核桃粗细，绯子飘摆灯笼垂穗，脚底下胖蔑僧鞋；往脸上观看，面若银盆，浓眉苍老，一双碧目，狮鼻阔口，大耳垂肩，白发披撒在两肩，手中捧一对鹿筋棒。来到战船上面念了声佛号说道："来者这位莫非是小鬼陆恒？前一次你当场赌斗那太官白老剑客，我就算有些个技痒，本打算亮军刃过去领教领教，不承想你惧阵逃走，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不能与你相见，不承想今天在此相遇，可算是有缘。"陆恒看着姜爷不由得有气，心想：我要是不遇上你们弟兄三人，怎么会输给白太官，要谈到武学输赢倒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样儿，我练艺五十年，将将有了个名誉，叫"金眼貔貅"，不敢说大名鼎鼎也可算不错，叫他空手夺去双橛，真正可惜，晓

得的，知道我是一时失神输给白太官，不知道的，说我武学不敌，真正是可气。今天见着姜达，分明是我眼中刺肉中钉，我岂能相容。想到这里自己越想越有气，这才叫道："姜达，今天我要跟你分个胜负输赢"，说到这里双手捧橛够奔老头子华盖穴。姜达一看双橛到，不敢用自己的鹿角棒绷他的双橛，恐怕于自己的军刃有损失，再者说这一套雍正剑侠图上谈到了鹿角棒，归了包堆就是三对半，可称得起是希奇之物，要说值钱可不值钱，不过很费工夫。姜爷怎肯牺牲此物，故此双棒躲着他的军刃，两个人全是翻天三十六手，各有点穴招。行前就后，忽左就右，来回打盘滴溜溜乱转，各施所能。真要说到武功，姜达的能为不错，弟兄四个人称"四大名剑"，排行在二天下皆知，无奈今天遇上小鬼陆恒，他在观音堂练艺五十载，受张明志赵明真弟兄二人的真传，镔铁双橛招法出奇，力大无穷，姜爷不敢撞他的军刃。工夫延长，姜爷可就输着力了，再说这个小子招法很滑，老头子蹿蹦跳跃闪展腾挪，输可不至于可也不易赢，这才叫"棋逢对手，匠遇良材"。斗得难解难分，战船上观战的人个个看的目瞠口呆，这才叫凶杀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

老头子谈笑龙君，看了看万龙藏峰这些个人，各位站殿将军，武士王官旗牌人等，全都是精神抖擞。老头子那个心思，打算把手中小旗一摆，带领三庄一切人等，一拥齐上，跟他等混杀一阵，生死但听天命。想到这里，有意摆令字旗，不由得又起了一个骇怕之心，就皆因人家船大自己船小，大船碰到小船上面全得沉入水底，所有我的义勇乡军一个也活不了，完全葬身鱼腹。老头子正在犹豫之际，猛然间一看，所有万龙藏峰的船只，由打后面一阵大乱，喊声大作，吓的老

头子了不得。就见万龙藏峰两行阵势已乱，赶紧吩咐一声："鸣罗收兵"，再一看就见由银龙川里面走出来无数的舟船，当中有一只大船，船头上站着一位老者，头里这位身量不算很高，后面那一位是大高个儿，胡须是参白，高声喊喝："三庄老庄主胜裕，千万不可收兵，齐心努力扫灭万龙藏峰，有不才我等弟兄帮忙"。说话的声音洪亮，众人留神观看，别人还不晓得。

书中代言，银龙川出兵还非是别人的主使，只皆因老头子贺通飞蓬叟，因为降岛反岛之事，跟银龙川的川主宝成意见不合，老头子忿气走出了银龙川，信步前行，恰遇老剑客白太官，贺爷把自己的心思，跟老人家说明，老头子当面许可。又谁知中途生变，遇见了陆恒，偷走了他老人家的双橛，贺爷心里难过的了不得，所幸遇见这位英雄得路路民瞻，把所有的事，经白老剑客全都托咐在他的身上。路爷用言语安慰贺通："说不用着急，我不是说句大话，我自有高明主意，惩戒他给你出气，论起来路爷和贺通还算是爷儿两个"。把话说完，爷儿两个一同前行，来到白沙江雇了一只船，跟船上水手把话说明白了，要到银龙川拜访川主。贺爷报通了名姓，说跟川主是亲师兄弟，水手答应了，二位登舟一直够奔银龙川。

来到川口小船不敢前行，这个功夫由里面出来五只巡船，船上有头目高声喊喝："前面小船你是干什么的？船只少要前进，如果找川里面的人，报通你的名姓。"老头子贺爷听着有气，遂用手一指，叫道："庄兵们休要你等这样作威，难道连我都不认得了吗？这是老头子的份儿，我有仇有恨跟我兄弟宝成，跟你等可不能有了意外，别看你们拿我当作不认识之

人，我还是和颜悦色”。庄兵一看老头子这份态度，满面带笑，叫了一声：“大爷，我打量是那个，原来是你老人家，这你老可恕过我的眼拙。”老头子闻听哈哈大笑，叫道：“庄兵们，赶紧到里面替我回话，就提我特意前来拜会。”庄兵闻听连连点头，叫了一声：“大爷，你老在此等候着吧。”说到这里打发人拨转小船，够奔里面回话，其余的这些人们在此陪着大爷。不表众人，单说庄兵，驾小船进银龙川，一直来到山根靠住，弃舟登岸，一直往里走，来到大厅里面，单腿打阡报：“回禀庄主得知，外面有大爷飞蓬叟前来拜庄，“宝爷闻听哥哥来了，心里头后悔的了不得，同堂学艺一师之徒，多年的老弟兄，只皆因我哥哥劝我为好，叫我向着三庄攻打万龙藏峰，他老人家往好道上领，这才叫哥哥的身份，不过他老人家言语来得太猛，是我一时心粗，几句话把我的哥哥得罪走了，数十年的交情，一旦丧尽，我追悔的了不得，正然无法可施，不曾想哥哥又来了，这可算该着我们弟兄不失义气。想到这里吩咐一声：“预备二十只舟船，你等皆要服装整齐，随我接大爷入山。”庄兵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全都备齐。二爷飞云叟登舟往外走，来到庄口一看，迎面有一只船，船头上站着大哥飞蓬叟贺通，后面还带着一个老者，白发苍苍自己可不认得，遂隔舟船连连拱手叫道：“兄长，小弟不会说话，几句言语把你老人家得罪走了，同堂学艺多少年的交情，哥哥你还放不过我去吗？不论你老心里有多大难过，小弟情愿在你老的面前领责。”贺爷高兴的了不得，没想到兄弟他自己有错知道追悔，竟能这样恭恭敬敬欢迎于我，人谁能无过，只要能够改过，可也就是了。这才说道：“兄弟何必这样，我是哥哥比你大的多，几句话还搁不下去吗？皆因我有事，故此下山，今

已事毕回归。”说到这里小船前行众船后随，此时雇来船只，已然掉换过来，给了银两打发他回去了，众人上船够奔里面到了山根弃舟登岸，谦谦让让一直够奔大厅房，到了里面入座。

贺爷这才用手一指，叫道：“兄弟，你不认得吧”，宝爷连连拱手，叫道：“哥哥，小弟不认得。”贺爷哈哈大笑：“兄弟可惜你还是个英雄，这一位大名鼎鼎威镇江南，人所共闻，弟兄二人飘落江湖，他老人家的师哥就是云龙九现周浔，他老人家名叫路民瞻，外号人称‘英雄得路’。”老头子宝成听到这里，不由得心中不悦，心说：老哥哥此来并非是恢复感情，旧雨重叙，分明这是拿胳膊压我，你要不提这是路民瞻，凡事好说，既然提到了是剑客到此，可不算我狂傲无知，倒要开开眼，看看剑客来到银龙川应当把我怎么样。想到这里有气，面带不悦之色，一阵狂笑，叫了一声：“兄长，这可不是小弟翻脸无情，你可把话听明白了，咱们弟兄是从小同堂学艺矮地相来，到而今胡须都白了，咱们弟兄说话说错了，谁也许重说那是咱们弟兄的交情。今天兄长把英雄得路请到了银龙川，想必是英雄得路替你老人家挡横，咱们弟兄的事靠后，今天我要开开眼见识见识剑客的武术，不然的话也辜负他老人家来这一趟。”飞云叟说出这几句话来，真正是出了贺通的意料，万没想到他想到这个地方，先前自己进庄之时，既然是兄弟能够追悔改过，本打算这段事就算完了，此时介绍介绍这位老剑客路民瞻，当然兄弟要更喜欢，因为又多认识了一位高人，再也没想到他把事想讹了，说我请来路老剑客，有意欺压于他，哎呀这一说岂不倒成了我不对了吗？贺通想到这里为难，当时可就没答出话来，就在这么个工夫，路爷

手理胡须哈哈大笑，叫了声："宝成啊！你这个人的行为我已然听得贺通说过，大概是一种心地窄狭的人，我到你这里来拜庄，不用说是贺通约来压制你，还是另有别的事来的，我们将然来到这里，你就应当尽一尽地主之谊，有什么话可以慢慢再说，来不来你就要看看我的武功，我问你知道我是作什么来了吗？"飞云叟一听人家路老剑客这个话也很有理，虽然是同着我们兄长一同来的，怎见得就是被约而来呢，真要是途中洽遇人家另有别的事到我这里来，我这个话说的未免过于莽撞了，又一想不对世界上的事，没有那么巧的，当然是被约而来，想到这里心中更是忿气不过。看了看兄长贺通二目发直，并不说话，不问可知，他的心病被我道破，一时之间无话可说。想罢哈哈一阵狂笑："路老剑客，你也不必用言语遮盖，你说不是被我兄长相约而来，你我素不相识，我倒要请教请教，来到我的庄中，老剑客有何贵干？""英雄得路"看着这个意思，知道他已然猜透自己的来意，身为剑客也犯不着跟他说瞎话，不过我这个时候可不能跟他把话说明，因为什么？他现在正然怒气填胸，就是跟他说我是特意前来替你们弟兄从中解说，不可伤却数十年的感情，就照样说他如何肯信，还不如另用别的言语，我先激他一激，然后以相当的法子警戒他一番可也就是了。老人家把主意拿妥，面上并无半点怒容，仍然手理胡须，叫道："宝成，你虽然不认得我，大概我的大名你不能不晓得，南七北六十三省，谁不知道我'英雄得路'是一位成名的剑客，你可知道我闯荡江湖这么些个年，到如今老了，尚且没得个安身的住所，我这一次出来，正打算看看那里合适趁着我人老巴掌未老，还能够打得动，打算凭我的能力打出一个住所。你说巧不巧正然信

步前行，就遇他了，我问了问他现在的住所，他就把银龙川一说，我问他这个地方怎么样，据他说很好，我一时高兴叫他带路前来，我打算见着你和你商量商量，把你这个银龙川送给我怎么样，如果说你不愿意的话，可以分给我一半儿，如果说一半也不分那可就说不上不算了，只可凭身上的武功，那叫贺通什么叫宝成，我是一概将你等赶走。又谁知我的话尚且未说，你就要看看我的武术，你不说我还打算给你看看了么，这还用你说吗？话告诉明白你了，你是打算怎么样吧？”老剑客说出这片话来，把个贺通惹得心中暗笑，心说：莫怪人家身为剑客，这才叫“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咀上”，虽然诚心闹着玩，这个话说出来很有关系，就单看我兄弟宝成他的见解如何了，贺通一语不发，单听兄弟他说什么。果不然飞云叟听罢这些话，直气得面目改变常态，不由得咬牙忿恨，心说：路民瞻，你也不用拿这个话哄我，凭你身为剑客，决以不能到处抢夺住所，这分明是被我哥哥贺通串通好了，皆因我一言把他得罪走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我说银龙川是我的，不能叫别人当家，这是我哥哥一口忿气，打算约出一个大胳膊来，当面把我制倒，银龙川夺过去给我哥哥执掌，岂不是把他这口气就算出了吗？这才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别看你“英雄得路”身为成了名的剑客，就恁你这么一说可办不到，皆因我没看见你什么，打算将银龙川归你也成，站着我是不能答应的，能打躺下我到那时怎么说都成。按说我已然知道人家成了名的剑客，我就不应当作这种思想，皆因事由赶到这里，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那怕死在“英雄得路”的眼前，那也算命该如此。想这里叫道：“路老剑客，你这个话不是说到这里了吗？是你打算霸占我的银龙川也罢，

你是替别人拔剑也罢，不错你是成了名的剑客，我虽然没见过面，也有个耳闻，真你要是换一个别的时候前来，这个话都好说，天下之物乃天下之人所有，这银龙川怎见得就是我姓宝的呢，唯独今天说这个话不成，这也叫‘寒拘住火’了，别说你是路民瞻，就是天神下界，我也得跟你分个高低。按说老剑客说出夺山抢寨的言语，按着绿林道的规矩，我就应当齐集庄兵吩咐一声乱刃分尸，那不能算我不对，姓宝的我可不能那么办，真要是那样，显而易见，我是惧怕你剑客的威名。无论如何我也要亲自动手，老剑客你就请出来吧。”路爷听着也是可笑，连连说道：“不成不成，我身为剑客生平怕软的不怕硬的，回头我一掌将你打倒，你说你出离了银龙川并没有安身的地点，跪在我的面前苦苦哀求，到那时我恻隐心一动，并不要你的山庄，岂不是前功尽弃吗？你要打算跟我动手也成，你得预先发下誓愿，如果不是我‘英雄得路’的对手，到那时我说什么你得听什么，那才成呢！”飞云叟这个时候是急怒攻心，不管三七二十一，遂说道：“路老剑客，你怎么还能听不明白呢？按事实上说，我跟你动手当然不敌，皆因我跟你动手的原因，就是叫你们看看，我姓宝的不是畏刀避箭贪生怕死之辈，那怕你一掌将我打死，或者身带重伤，到那时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说不动手，任凭你怎么说也是白费，你要我起誓也不难，如果宝成不是你的敌手，当场落败，到那时任凭老剑客你说，如果我要不听，就不算是人类。”“英雄得路”听到这里，遂说道：“好！”这才站起身来跟随飞云叟够奔厅房外面，飞蓬叟也只得随后出来。

到了院中路爷往当中一站，叫道：“宝成，你就进招吧。”宝爷不肯动手，说：“老剑客你是抢我山庄来的，当然你先进

招。”路爷连连点头说道：“不对不对，你这个人太已糊涂了，我来抢占你的山庄，你要甘心让给我就不应跟我比手，既然谈到比手，可见得你是打算抵抗。怎么会你不应当先动手呢？比如一个贼到人家偷东西，事主不敢惹贼，当然看着他把东西拿走就完了，如果事主不怕，打算拦阻，必然过来打贼。贼的目的是在偷东西，并不是来打人，除非是你要打他他才打你。我就是贼目的就在得你的银龙川，并非前来拜访于你要看你的武术，难道说这你还不明白吗？”飞云叟听着无法，只得身形向前一蹿，左手晃面门，右手掌够奔胸前便打。老剑客“英雄得路”看了看飞云叟的功夫还不错，掌卦风声其快无比。路爷并不慌，看他的掌到了，身形一闪，跟着往前一上步，用左手轻轻的一压他的胳膊，右手掌横着就在飞云叟胃腕以下并不是打，就仿佛按了一下，“噗咚”一声把飞云叟打了一个坐墊儿，宝成满面通红，羞惭万分。那位说这个书作的未免差点儿，就让“英雄得路”是成了名的剑客，跟宝成动手，也不至于这么容易。无论如何这位飞云叟差不多也够侠客的身分，就凭一个侠客跟剑客动手，难道说连一个照面也打不了吗，只是一伸手就躺下了，这未免说的过于神了。其中有个原因，用笔写不用嘴说，只能写清了一步，再写一步，在动手之时说的就仿佛像是轻轻易易，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关系：老剑客一进银龙川之时，早就把主意拿定，如果宝成不逞强，还则罢了，倘若是他跟我一逞强，不用说当然就有个决裂，势必当场动武；如果我跟他动上手，我得跟他露一手特别的，得叫他知道我这个剑客的能为比他高的多，就仿佛是他不会武学，动上手不能过一个照面，就得赢他才行呢。这是老头子的主意，果不然到了里面，宝成因为自己前

来，当时动怒，非要跟自己比手不可，老头子把全身的能力，生平的技术，全都运用出来，在宝成右手掌往里一递之时，老剑客向前上步，用左臂一压他的右臂之时，内发胎力挂着混元的力气，可不是绝力敏捷自如，故尔看着就像轻轻的。在老头子一压宝成右臂之时，飞云叟本打算将手撤回，怎奈老头子用的是粘绵连随的法子，他往回一撤，剑客也随着往里进，宝成伸手一掌打空了，往回撤手撤不回来，不由得自己就是一害怕，多少精神上就是一怔。这一来不要紧，老剑客的右手就到了，老人家不过使了一成力，遂将宝成打倒，就是一招，真比打几十个照面还累，这就是剑客的身份，所以才能够服人。“英雄得路”赶紧下腰，一伸手将宝成搀起，叫道：“宝川主，我跟你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论起来咱们还是老爷们，我说一句攀大 话，叫你一声老贤侄。我这一次前来，原来有许多话要跟你说，没想到被你一见面非要要求动手不可，这个话我可不应该说，你这么大的岁数，在外面飘落这些个年，谈到了身份也不算矮，这地方未免算是你的错，真要是你沉住气，听听我这个剑客见着你都说些个什么。倘若由我的口中说出不顺听的话，那你可以说我这个剑客没有身份，那怕你的武学不敌，当面跟我拚命，我倒赞成你是条英雄，也可以说是逢刚不折。你没听见我说话呢，难道说我还不认识银龙川吗？再一说真要是你有了非法的行为，在天职义务侠道里不可容留，也等不到你跟贺通因言语不和，这个时候我才来，或者就是我不前来，外面成了名的剑客有的是，恐怕别人也不能够相容。我说这个话你审查审查，如果听着那一句没理，你只管当面质问。”

宝爷听老人家说出这篇言语来，自己未免后悔作事猛撞：

人家路老剑客前来，分明是为我二人和解来的，我不应当认为他是前来挡横，实在我要是作违背天职义务侠道的事，用不着我兄弟相约，自然就不能相容了，可有一节我也有我的道理。想到这里，叫道："老剑客兄长有话咱们到屋里谈吧！"大家二次到屋中落坐，宝爷这才叫："老剑客，这不是当着我的兄长吗？前一次我们弟兄，因一言不合，当然是怨我说话没有分寸了，以致怒恼了我数十年的师哥，因忿而走。这个话再说回来，这也不能单单怨我一个人，我的话说的急了，我兄长的言语未免也来的太紧。他老人家叫我投降三庄，帮助胜裕攻打万龙藏峰岛，我也并没说投降藏峰岛，抵抗官兵，真要是我那样说，可算是我的不对。不但我没说投降藏峰岛，并且我还没说不降三庄，我的意思是守中立，作一个壁上观，看看两方面的势力怎么样。也并非是看着藏峰的势力大然后投岛，我怕的是一旦之间，投顺了三庄，万一三庄势力不敌，人家胜裕是率兵前来打岛，胜则进不胜则退，就得说是进退自如。比如说银龙川要是一出头露面加入战团，帮助打岛，当然岛内知道我们是他的仇人，相守最近，你说弃却了银龙川，就没有了立足之所；如果说不走，随同三庄尚且不敌，何况三庄退走，银龙川孤立，能够抗拒万龙藏峰吗？比如说要是不出头，藏峰岛不知道，我们是那头儿的，就是他有意跟银龙川为难，到那时还可以假意应承，以作内应外合；倘若是三庄势力大，虽然不能剿平万龙藏峰，势力上也能够相敌，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加入三庄打岛，当然就没有危险了。又谁知我哥哥他老人家把这个话听讹了，至于今天老剑客你来，当然是为我二人和好，要求你老当场动手，这可是我宝成一时糊涂，好在你老是老前辈，也不至于怪罪我，这就是我的本

心，已然跟你老人家说明了。”

贺通在旁边一听兄弟所说之话，也倒是近情近理，不等老剑客答言，遂说道：“兄弟，你这个话我也听明白了，不过当时我可没听清楚，这也算是我年老悖晦，今天当着老剑客在座，我也把我的心思说出来，让你们爷儿两个听听。我的心思说的是始终没有人打岛，咱们始终别动，就因为是独力难抗，现在好容易来了这么个胜裕，前来打岛。如果咱们要是帮助他就许群力协攻，一鼓剿平了藏峰岛；如果少咱们这一群人，胜爷就许成不了功，比如说真要这样，岂不是我们坐失良机吗？再一说岛内不得势还则罢了，只要是一得势，必然打算除他眼前的障碍，到那时我们便有孤立无援之危，所以我才说急不容缓，赶紧投降三庄，难道说我这个意思还能算不对吗”？贺通把话说到了这里，宝成答言，叫道：“兄长，你的意思实在为好，都是为保全银龙川，不过就是言语未能说到，彼此把话想讹了，在数十年的老弟兄也不算什么，小弟我说这句话未免透着不对了。千不该万不该，你老不应当聘请陆老剑客前来，就是请老人家来到这里，你也应当把话跟小弟说明，叫我不必多疑。兄长说出话来，我决以不能不听，你任什么不说，只说我还算是一条英雄，连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剑客都不认得，所以小弟才错会了意思，以为你倚杖着剑客的武术高强，拿胳膊压制我来了。”飞蓬叟闻听还未能答言，路老剑客这才说道：“你们二人之事我听贺通把话跟我说完，我就猜到你二人各无歹意，全都为银龙川安全，只是你们两个人，说话上欠研究以至彼此全都误会，所以我到这里来，从中就为的是给你二人解说明白。你所不对的地方，就是不应当见面要求跟我动手，按说我既然比你大着一辈，无

论如何我不能跟你动手，这就说的自己爷们没有说的，我怪罪你的性子太急是小，实在怕你这种性情养成了，将来受大害，所以我轻轻将你打倒，所为就是煞煞你的性子。如若不然我跟你说什么话你也不肯听，你岂不想贺通是你的哥哥，跟你有个一言半语不合，也不至于到外面约人来制服你。再说你也应当审查约来的是什么人，凭我路民瞻身为剑客，能够受他所使吗？再说还能破坏人家感情，帮兄灭弟吗？你想一想既然身为剑客，能够办这种事吗？真要是办出这个事，还能成名天下，被人称我剑客吗？”这个宝成飞云叟，被老剑客打了一掌，这才把前后话听明白，连连拱手说道：“老人家，总是宝成见识窄狭，凡事全都弄错，蒙老人家为我二人前来和解，我这里谢谢。”飞蓬叟不住的连连打躬：“不但我兄弟谢，贺通也得谢谢你老人家。”老剑客一摆手：“谢字提不到。”宝成又向贺通说道：“兄长前后话已然完全说明，闹了半天咱们哥儿两个是完全误会，一样的话怕说到两下去，所以才叫老剑客爷从中分神。你我都是这么大年岁，又不是小孩，思想起来真正令人惭愧，趁着老剑客在此，咱们还是接着商量，如何保守银龙川之法。”路老剑客连连说道：“天已不早，跟你们两个人费了半天话，肚子早已就饿了，赶紧预备酒饭，有什么话吃着再说不晚。”飞云叟别看挨了一掌，心中反倒高兴的了不得。可不是老头子是贱骨肉，非打不舒服，头一样儿哥儿两个把话说明，兄长已然复回了银龙川；第二样因为弟兄之间闹了一场风波，借此得会高人。别看当场打我一掌，要不是因事挤到这里，真正是给他老人家磕几个头，他也不打你这一下，不疼不痒不带伤痕。别看当场打倒，分明是传招过手，这么大身分的人，轻易可不容易给人手看，所以自己

倒高兴的了不得。听老剑客说出肚腹饥饿的话来，遂说道："宝成该死，怎么会连吃饭都忘记了呢？"赶紧吩咐厨下备一桌上等酒席。

工夫不大，手下人进来，调摆桌椅，霎时间珍肴满案。叫老剑客正当中入座，老人家也不客气，将身坐稳，贺通宝成老哥儿俩，坐在下首相陪，宝爷亲自把盏，给老剑客满酒。在酒席筵前，重新商议，保全银龙川之事，老剑客建议，说："请你二人放心吧！前者蓬莱可以作为榜样，剑山不能终守，万龙藏峰怎见得就能够常存呢？还是投归三庄帮助打岛为对。比如说三庄得势之时，咱们再去投降，到那时就许惹人生疑不收，即或收那个待遇上可就差的太多了。事先未分胜负，还不知道那头儿强那头弱，你等前去报到，总算不失英雄本色，辅正除邪。再说一句不幸的话，就是为打岛而死，总算死于正途，也不失英雄侠义的资格。"宝成闻听心中盘算了好半天，越想老剑客说的话越对：大丈夫生在世界上，本应当履正行端，顾不得什么叫利害，那个叫吉凶。当时心意已决，跟老剑客说明，打算跟胜裕接接头。路爷说道："接头可以不必，不久三庄必然跟岛内交锋，那时尽你全川的能力，从中助战，然后再接头，也省得叫胜裕疑心。"老哥儿两个连连点头，大家说着话酒饭已毕，老剑客站起身来告辞，贺爷宝爷一齐挽留，打算叫老剑客住在这里，等着打岛之时，有你老人家从中辅助，岂不胜却我等弟兄万倍，老剑客摆手说道："那倒不必，你等打岛之时，我自能暗自前来辅功助，现在我还有别的事，哥儿两个知道留不住，这才恭恭敬敬将老人家送出了银龙川。

不表老剑客走，单说贺通宝成老哥两个，当天打发精明

强干的庄兵头目前去岛口探听，只要有胜陶然前来跟岛内一打仗，赶紧回来报告我等弟兄知晓。这天忽然探事头目回来报，万龙藏峰岛口，战船排成阵，那面是英王，这边是天险庄的胜陶然，现在已然战船排好，我等回归之时，那里已然就交锋动手了。贺通宝成弟兄二个一听，不敢怠慢，赶紧传出话去，叫银龙川全庄舟船预备齐了，全川庄兵各带军刃，随我等弟兄，助三庄攻打藏峰岛。这些个庄兵也怪了，素日就看见万龙藏峰的人不法，只可惜没有川主命令，不敢私自跟他等斗欧，今天听说要辅助三庄攻打藏峰岛，真正是人人勇跃，个个精神，工夫不大舟船备齐，额外有一只大战船，川主弟兄二人乘坐，顺着大江前行。

因船只太多在江中行走不大甚快，好容易来到了岛口前，一看果不然战船上面杀得难解难分。

老哥儿两个彼此一计议："莫若咱们给他来个攻其不备，在后面呐喊，他等的水师必然一乱。胜裕在前我等在后，乘乱夹攻，就许一战攻下了藏峰岛。"计议已毕，这才把各船排开，擂鼓鸣金，呐喊摇旗向着英王的阵中便冲，皆因他们是由后面来的，还是真把英王吓着了。眼看各船摇动，阵角已乱，赶紧吩咐一声鸣金收军，这才"呛啷啷"一声锣声，大小战船移动。这边胜陶然事前并未跟银龙川接头，真不知道是他等出兵前来，自己本来打算要催兵前进，跟万龙藏峰岛的水师彼此混战，后来一想自的船只小，人家岛内船大，两相冲撞，恐怕船只不敌，故此没敢动。就在这么个工夫，听得对面鸣金，老头子胜陶然，本是熟识兵书战策，对于行兵布阵，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道，完全明白。现在战船上面，已然各位老剑客全都出头，正然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忽然间敌

军未管胜负，鸣起金来。老头子怕是他临时定规的反号令，闻金前进，闻鼓后退，怕是敌军冲阵前来，赶紧也吩咐一声鸣金收军。战船上面各位剑客听得鸣金三声，不敢违背军令，只得各自撤兵刃，自回本阵。这功夫看见藏峰岛果然是收军，老头子还莫明其妙，就听后面有人喊："胜老庄主不可收军，现在银龙川出头并力协攻，准能够一战成功。"胜陶然这才明白，英王收兵的原因，原来是后面有人夹攻，这可是失了一个机会，早知道他等鸣金，我等擂鼓，趁彼逃走我跟银龙川夹攻掩杀，虽不能拿获英王，也可以杀他个大败而逃。

事机已过追悔无及，眼看着人家岛内大小战船顺着岛口鱼贯而入，陶然公这才跟银龙川二位岛主彼此相见。先说了几句互相仰慕的客套，然后又问了问跟银龙川既然侠肝义胆，帮助国家铲除奸王，何以事先不知会一声呢，以至今天叫贼人整师逃走，实在太便宜他了。宝成贺通老哥儿两个，也不隐瞒，就把哥儿两个互相误会，如何跟老剑客前来的话细说了一遍。胜陶然闻听欢喜的了不得，跟老哥儿两个互相握手，说："你我志同道合，可恨见面太晚。"彼此又说了几句心腹话，皆因各有所事，不能久停也不能相聚，只得相约，如果三庄要二次打岛，必然派人前去贵庄赴信，这弟兄二人答应，敬候钧命。说到这里各自抱拳分手。

第一百十三回

小侠夜闯藏峰岛　克礼说反轩辕志

贺通宝成带领庄兵回归银龙川候信，暂且不表，单说胜陶然率领三庄义勇乡军，仍回谢家滩，照旧二位老剑客还是到后面休息。老少英雄，先用过了晚饭，然后大家计议，今天这个仗就算是白打，并未能丝毫取胜，这样看起来，万龙藏峰何日剿平，大家当时也没说出什么来。老头子胜陶然别看是这么说，自己心里另有成见，不过时机未到，尚且不能说明。

天晚派好了下夜的人位，大家这才休息。从中有两个少年的英雄，看见今天打岛未能取胜，未免心里不忿。可就是二位少庄主凌元和胜秀，胜秀叫了声："师哥，我有心作件经天纬地的事业，可是我一个人办不到，倘若师哥能够帮助我，大概总可以轰轰烈烈，成名天下，但不知师哥你肯其相帮否？"凌无听着这个话摸不着头脑，叫道："兄弟，你说究竟是什么事？如果 哥哥能够帮的了，怎么能够不帮呢？"胜秀闻听微然一笑："师哥你要是帮不了的话，我也不跟你说，既然跟你老提当然就准知道你老帮的了。再者说兄弟我又不比你老的能力大，我要办的事，师哥怎么会帮不了呢？要紧我就是问你老能够点头不能够，如果你老不肯点头，我也就不必往下说。只要你老允许了协力相帮，我再跟你老说不迟。"凌元一听师弟这个话吞吞吐吐，自己有心说不答应，又恐怕被兄弟小看，真要是答应了，又不知道他所说的何事。又一想：咳！我辈

年青的人，名誉未立事业未成，所作所为就应当豁着办，我师弟他既敢去，难道说我凌元就不敢去吗？想到这里叫道："师弟有话你只管说吧，你点什么哥哥唱什么。要说作一件事业，哥哥更是赞成的了不得。"胜秀一听凌元点头答应，这才说道："师哥，也没有别的事，就是今天咱们跟藏峰岛战船上面对垒交锋，白战了一天，彼此未分输赢，我有意约着哥哥你老，咱们前去探探藏峰岛。"凌元不听则已，一听这句话心说：哎哟！我的兄弟，胆量不含糊，居然要夜探藏峰岛。自己已然点头答应了他，决以不能再说不随他前往，只得说道："兄弟，既然打算到这里，哥哥就陪你前往，但不知何时动身？"胜秀闻听一笑："哥哥咱们两个人前去还不成，还得约上一位到里面方能成功。"凌元问："还约谁？"胜秀这才说道："凭咱们哥儿两个这个能为，到了岛内又应当如何？我的心思打算约上小火神赵胜，他专门会放火。你我三人到了里面，别看跟他们动手没有能为，咱们是给他乱烧一气，也可搅得他地覆天翻。倘若是赶巧了外面打岛，咱们从中放火就许一战成功，师哥你想这大概是奇功一件吧！如果咱们不想这个主意，凭咱们这个武学，在战船上面动手，不用说是露脸，大概连现眼都不容咱们去现去。不过咱们这个主意千万要秘密，倘若走露了风声，叫老庄主知道，决以不准你我前往。"凌元听罢点头："那是当然了，不过据我想赵胜他未必肯其随同你我前去，比如说他不去，我们应当怎么办呢？"胜秀闻听走到了近前，附耳低言说了几句，凌元点了点头。两个人悄悄的出来够奔小火神赵胜的住所。

越二爷正然在屋中，独自一个人休息，抬头一看二位少爷一同前来，还以为老庄主那里有什么话说，赶紧问："二位

贤弟前来，有什么事吗？”胜秀带笑说道：“不错有点事，我们哥儿两个，打算求你老人家一同去办，但不知你老肯其帮忙吗？”赵二爷问：“二位兄弟不可吞吞吐吐，有话痛痛快快说，事情未说出来，我可不敢说点头不点头。皆因我的岁数比你们大，真要是你们所想要办的事，不合乎道理，我还得拦阻你们才对呢？以后被老庄主知道，仿佛我才对得起老人家。”胜秀闻听一乐，遂说道：“这也没什么要紧，我说出来你老点头不点头倒是小事，要紧你老可得守秘密，不准对旁人说。”赵胜准知道从中有事，既然他们说到这里，自己就不能再说不守秘密了，只可点了点头说：“好吧！但不知究竟是何事？请讲当面。”胜秀这才把哥儿两个计议已毕，打算约同你老前去，暗探藏峰岛。小火神赵胜一听，没等孩子把话说完，不觉哈哈大笑，叫道：“兄弟，你还真把咱们哥儿三个看重了，就凭你我这个能为，还要前去探岛，别说是你我，拿着成了名的老英雄都没有一位敢说这个话的。何况我们这里还住着三位老剑客爷，大清国四大名剑，除了大爷没在这里，二爷姜达姜本初，一对鹿角棒打遍天下无敌；三爷张鸿钧，宝剑一口，纵横天下；就连四爷董瑞，都得说是技艺绝伦。拿着这么大的剑客，尚且不敢说前去探岛，咱们三个人跟人家比上，那个武学就如同沧海一粟，岛内成了名的剑侠无数，前去送死性命倒是小事，岂不是白栽跟头吗？”

胜秀听赵胜把话说完，遂说道：“赵二庄主，你说的不是全对吗，究竟是全不对，真要是我们弟兄打算进岛，凭着手中军刃身上的能为，到里面杀个地覆天翻，又何必非前来约你老呢？要说你老的武学高强，我们为什么不去约成了名的剑侠呢，这可就应了你老那句话了。我们弟兄要是能够如此，

为甚么人家各位老剑客不去探岛呢，这个话这么一说，你老还不明白吗？我们进岛另有我们的用意，所以才前来相约。比如说你老不肯亲身前往，有事相求，你老能够帮忙吗？”你说这么聪明的赵二庄主，今天还是真被孩子给绕和住了，当时就没想明白，这两个孩子要求自己什么事，心说：你求我什么事也不要紧，反正我不能跟你们同行。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二位兄弟求我的事，能办就办，不能办那可不用说了，如果说要求我一同入岛可不成。”胜秀带笑说道：“只要我们求你老的事，你老能够点头答应，也跟你老随我们进岛差不多，就是求你老独门制成的放火药。”小火神听到这里，这才明白，原来约我进岛也是惜仗此物，莫怪说跟我进岛也差不了许多了。自己不住的心里为难，你说他等约我进岛我不去，到如今又叫我给他等放火药，火药倒是小事，倘若这两个孩子到了岛内，不幸有个差错，问起来我给了他们放火药才去的，这未免显着我对不起人。比如说他们不拿我的放火药，替他等守秘密就提不知道，这个话容易说些。不过我不给他们药这两个孩子未必肯饶，想到这里这才叫道：“二位贤弟，放火药那是哥哥自己配制，在别人看着甚是宝贵，在哥哥我的手里倒不算什么。我有句话说出来，不知道二位贤弟肯听不肯，听不听我可不管，反正我这个话也要说。可并非是我的胆小贪生怕死，不敢随同你们去，还要劝你们别走，皆因从中有段原因，咱们人生一世，本来就为的是名誉，真要是豁出了性命，落一个死后留名，这个死就算死的值。如果说死了就死了于事无补，或者反倒有害，这个死就未免太以不值了。所以古人说：‘人皆有一死，有时重如泰山，有时轻于鸿毛’，就说人的这个死，得死的是地方是时候，倘若到

那个时候不敢死，倒许落了不忠不勇，非是英雄好汉的讥诮，死的不是时候，也可以被人小看。这个话不过是一个比方，二位兄弟前面探岛，论能为里面的高人无数，论势力人家多少喽兵把守，山势险要。二位兄弟到了里去，还能够办的了多大事吗？倘若一时不慎，被获遭擒，岂不是无故冒险吗？依我说还是不去为对，等着有了相当机会，能够一举成名天下，那怕拚上一死，也不愧英雄所为，不知二位贤弟以为如何？”

凌元听着赵胜所说的话很是有理，虽未说话面目上表示出来赞成，用眼偷偷的看了看胜秀，就见孩子未曾说话，先摆了摆手，叫道：“赵二庄主，你老就不必费心多说了，此事我们哥儿两个已经筹思再三，到现在就算是志意已决，那怕藏峰岛他是刀山油锅，我等二人也要身临其境。所以约你老同行，就是借仗你老的放火药，你老既然不去，我们也不能相强，只是求你老给我点放火药就是了，听你老这个话拦阻我们二人不可前往，当然是舍不得将放火药送人。实话告诉你老吧，我们这个主意，既然定规就是你老不给药，我们也要前往，里面的意思，跟你老说明白了，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到里面去动手厮拚，如何办得到，所以就为的是前去放火，烧他们个乱七八糟，外面打岛里面烧山，弄巧了就许将藏峰岛打破，这就是我们的用意。话跟你老说完了，放火药你老要舍不得给，那我们只可凭着身上的能耐，到里面不怕打死两个喽兵也总算把目的达到。你老还别以为你老这个放火药就可以阻挡我们前行，不过有你老这个放火药我们前去专门放火，危险很小，没你老这个药我们就算报了奋勇了。”

赵胜一听自己是一番好意，不给他们放火药为的是不让

他们冒险，谁知据他一说，我要是不给他们放火药倒成坏心了，自己寻思左右为难了好半天，这才万般出在无计奈，叫道："贤弟，我的话跟你说的明白，放火药在我这里不算什么，我不过是劝二位别冒险，并不是舍不得放火药，既然贤弟不能原谅我的用意，要放火药现成，咱们彼此定下一个约法，你们走后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这是我替你们守秘密，至于我给了你们二人放火药，无论多怎不可露出这个药是我给的，这算二位贤弟替我守秘密。二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约法，我马上就去取药。"胜秀也明白他这个意思，打算把自己洗清，省得日后我的爹爹知晓，埋怨他为什么不拦阻，为什么不报告，这才赶紧说道："二庄主你只管万安，决以不能叫你从中受了憾怨就是了。"赵胜点头，这才把自己的放火药饼取出来，任恁两个孩子随便携带多少，胜秀凌元带好了火药，赵胜又把用法细说了一遍，然手又嘱咐两个孩子，不可过于任性，如果不能进岛不必勉强，以免危险。就是到了里面，将身形隐避起来，得机会放火则可，不可逞血气之勇；在里面跟人厮杀。又叫他们二人带干粮带水壶以防饥渴，两个人欢欢喜喜点头答应，急忙的回到自己住所，将各种东西全都预备妥当，这才暗含着出离了营寨，黑夜往前行走，一直够奔藏峰岛。路途之上还不敢耽误，怕的是消息走漏，后面有人追赶前来，两个人施展夜行术，陆地飞腾之法，来到了白沙江。看了看过不去，只得顺着白沙江绕，一直绕到了天明，仍然找不着道路进山。哥儿两个无法，只得在附近休息，白昼之间还不敢出来。这叫两头怕，一面怕自己的人追赶前来；一面怕岛里有人看见多有不便。等天晚掌灯以后这才出来围着白沙江转圈，怎奈就是没有道路，把两个人可就难坏了。依着凌元就

要回去，胜秀说不成："咱们临来之时，因为要放火药，前去约人家小火神赵胜，当时人家百般劝阻，不叫咱们来，回头咱们因为无路进山又回去了，虎头蛇尾，叫人看着多么难看。"凌元一听遂说道："兄弟，我也知道是这个意思，可有一样儿咱们实在进不去，可应当怎么样呢？"胜秀闻听连连摇头叫道："师哥，你别信这个无路可通，难道说他们就没有人出去吗！只要咱们总在这里绕弯儿，早早晚晚也得遇上他们出来，看见他们由打那里走，咱们不就可以进去了吗。"凌元一听这个话也有道理，本来年青的人办事，就应当能百折不挠那才算对，逢难便回，还能办的了多大事情，想到这里点头赞成。

书不可重叙，二人具有决心进岛，一连在白沙江转了三夜，仍然是无路可进。到了末了，这天晚上，连胜秀也把勇气减少了三分，说别的不新鲜，眼睁睁真无法进岛。二人正然无精打彩，站在白沙江江边上出神。时当夜静更深之时，微有月色，猛然间就听卢苇塘中"唰啦"一声亮，把两个孩子吓了一跳，赶紧将身形隐在了暗处，留神细看不由得心中纳闷。就见由苇塘之中，出来一只小船，这个船太怪了，圆忽忽就是一根独竹做成，大概上面也就能容三四个人。船上只有一个老头儿，银髯飘洒，一看就知道定是世外高人，更兼在独竹舟上和水月之光相映，越发显得超凡入圣。胜秀凌元正伏在暗处偷看，就见这只竹舟，慢慢来到江边，不偏不斜正对着他哥两停住。胜秀凌元见隐藏不住，只得挺身而出。不容老头子说话，胜秀先向前说道："你是什么人？这时往那里去？"老头子听了笑道："你先别问我，我看着你二人小小年纪，围着白沙江绕了三夜，莫非是有意入岛吗？"两人一听，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暗想这个老头子已经将我们的行踪探明，

他一定是藏峰岛的巡江探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反正我们也找不着道路能进岛，若在此跟他厮杀一场，也算不白来一趟。胜秀想到这里。挺身向前，高声说道："不错，有意进岛又怎么样呢？"老头子微微笑道："你既有意入岛我打听打听，你二人的尊姓大名？"胜秀有意不说，又想我要是不敢说出来真名实姓，岂不叫他小看，就是说了又应当怎样，遂说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问我姓胜名秀外号人称'神猴'，这一位是我师哥凌元，外号人称'石猴'，我父亲就是三庄领袖陶然公，他老人家姓胜单字名裕，有个外号人称'谈笑龙君'。"胜秀报完了名姓，老头子闻听笑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二位少庄主，你等当然以为是爹爹英雄儿好汉，这志气固可钦佩。但不知此去还是奉命前往，还是自己愿意前去呢？"胜秀凌元也不隐瞒一齐说道："并没有命令，不过我们看着藏峰岛这么大声势，倒要看看他终究怎样个厉害，你这般问我二人但不知你老人家贵姓？是不是岛内的探船？因何深夜之间在此？"老头子一听有心不说真名实姓，两个孩子全都跟自己说了，未免对不住他们，再说真名实姓说出来也没有关系。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二位少爷不必多疑，我姓燕单字名鹤，外号人称'睛庐居士'。"两个孩子一听喜欢的了不得。原来这就是居士爷，听说他在岛内被困，虽然跟陶副帅为师生，实在是暗含赌斗，今天遇见他可算巧极了，进岛的道路当然他能知晓。想罢抱拳说道："我等有眼不认高人，原来是居士爷。"说着话两个孩子连连行礼，然后向着老人家要求指示一条进岛的道路。老头子一笑："二少庄主，我说这个话你们可别多心，既然不是奉命前往，这个藏峰岛可以不去。并非我用言语奚落，看不起你们弟兄，岂不想成了名的

剑侠，尚且不敢前往，就让二位少庄主家门传授的功夫，武学高强，据我想到了里面，也不能做出多大事业。或者就许遇到意外危险，莫若听从我的言语，赶紧回去到是。”两个孩子看老头子这个气派，跟说出言语的意思考查，当然这是真正的居士爷，决以不是歹人冒充。两个人听老头子这样劝阻，只得实话实说：“老居士爷，你老所说的句句良言，我们弟兄虽然年青知道，也早就略想到这里了。不过我们的心思，并非是到岛内凭身上的武术搅他个地覆天翻，另外有旁的法子前去捣乱。”遂就把身上携带放火药抹上就着，打算进岛到处放火的话说了一遍，老头子一听这个法子倒是新鲜，自己暗着想了想这才说道：“你们二人要是打算前去放火，这个话倒是差不多，只要能够将身形隐避好了，得机会就烧，这足可以办的到。”老头子心里倒非常的喜欢，遂说道：“既然如此，道路可没有，打算进岛非得我把他们用竹舟送进去不成。可有一样儿，这条秘道，到了岛内见着何人，不准泄漏，并且还是徒壁峭崖，平常的功夫，还是上不去。既然你二人有入岛的决心，我就送你等一程”，说到这里叫两个孩子上船。

说话的时候，竹舟离岸约有一丈来远，老人家并不让他靠岸，只说叫孩子们登舟。老人家这也是一番心急，别看丈数来远，只要你二人身形往前一窜，我就可以看出你们武功如何。两个孩子可不知道，还以为是这种竹舟不能靠岸呢，听老人家一声吩咐，头一个就是石猴子凌元，丹田提气，脚尖点地一用力嗖的一声，轻似狸猫恰赛猿猴，毫不费力，跳上了竹舟。到了竹舟上面，藉着船的浮荡，身子微然一摇，已然将脚步站稳。胜秀看见师哥上船自己也照样纵上来，燕老居士看罢点了点头，暗想不枉是隐士的后代，这个年岁有这

么一身功夫，将来不可限量。两个人全都上了竹舟，老头子施展驾驶的功夫，船在水中不亚如一条大鱼相彷，把水花激起来多高，往前行走。

忽然前面类似芦苇又像竹塘，拦住了道路。胜秀凌元不知道如何绕过去，及来到近前一看，原来这只竹舟，不大不小划进了一条小路，里面黑暗无比，真是出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寒风袭人。在这里面走了好半天，这才慢慢的看见了星月之光。又往前拐了几个弯，胜秀凌元一看可了不的了，对面陡壁拦阻无路可通。又一想这大概许是到了，正然想着小船已然来到近前。船往前行，把两个人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老头子失神。把船划到山壁上了，细一看不对，两山当中裂开一条缝，将然走开这只竹船，就顺着这条山缝往里走。走了工夫不大，船与两岸相靠，平着已然不成了，脚登舟手扒岸，往前行走。两个孩子一看这般光景赶紧帮忙，全都用手扒两旁山石，又走够了好半天，这才宽绰了。

工夫不大，出了山缝，对面又是一个大山岭。老人家将小船就在山根一靠，向着两个孩子说道："看见了没有，打算进岛就是由此处上去。我嘱咐你们一句话：'由此往上走，走不了还回来，'我的竹舟在此等候，仍然送你们过白沙江。可有一样儿，你们要是看着不成，不可耽误，我只能等你们到四更天，再晚我可就走了。这是说不去的话，如果说能够上的去，天色一亮，千万就不可走了，岛内到处全有巡查之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是天色一亮，赶紧找隐身地点，等到夜晚逃走。我所说的话你们明白了吗？"两个人拱手道说："蒙居士爷指教，我等一一听命。"把话说完，两个人各自纵身跳到了山崖上面。

要说这个山坡不用说走，就是往上一纵就不容易，因其势太直。两个人也搭着抱定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宗旨，不管多么艰难，也要进岛。遇上乱石参差之处，就往上爬。好容易走到一个地方，略微的平坦一点儿，看了看东方已然发晓，弟兄二人遵照晴庐居士的嘱咐，不敢冒险。弟兄们找了一个大山窟窿，将身子隐到里面，洞口用碎石略微遮了遮。哥儿两个每人将鹿筋滕蛇棍取在了手就在洞口两边一守，没有人发见就不用说了，只要有人前来，先给他来个措手不及。饥渴的时候，身上有炒米水壶；二人休息的时候，互相倒替着睡觉。

年青的人这样小心，就算不含糊，一直等到晚上，满天星斗，大概已然到了掌灯以后，二人将身上的衣服收拾收拾，这才一同出了山窟窿。因为道路不熟，不知道向那里走对，不过就是乱走，好在走了好半天，幸而未遇上巡山之人。胜秀对凌元悄悄地说道："据老居士爷一说，这山里头简直的是不能行走，还不得倒处都是巡山之人吗？"现在咱们已然走了这么半天，不但近处没遇上人，远处连点儿动作都没有。"胜秀将说到这里，凌元向着胜秀一摆手，那是告诉他别言语。胜秀凝住了眼神，留神往前面一看，不由得就吓了一跳。但见"唰唰唰"，连着过去数条黑影，全都是捷快非常，两个人一看心说可了不的了。看黑影这个快法，身分已然很高了，不用说我们二人，就是老庄主也未必能够如此，这决以不是山上平常的人物，当然是成了名的大头领。

这两个孩子的阅历还真算不错，书中暗表，黑影非是旁人，正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跟几位成了名的老剑客。原来董老剑客跟今古侠关斗，二老对球

之后，到了回天观问明了以往之事，二位剑客便一同告辞出来。董乾自己打定了主意，打算要进岛探听一番，跟今古侠商量好了，二位一直够奔白沙江。别看这么大的二位老剑客，照样围着白沙江绕了三天，竟无法进岛。燕鹤老居士早就知道了，但是不知道他是那位，看他已然绕好几天，当然是意进岛了，遂将竹舟由那芦苇塘内驶出。老剑客一看忽然间来了一只小船，准知道这人不是寻常之辈。细看了看是独行舟，上面是一位老者，年岁可不小了，董乾准知道这个老头子在此处，必然不是无因而来，不是岛内派出来故意引诱的，就是有意辅助大清国，渡人过江。老人家一想进岛不进岛倒是小事，我先看看这个老头子是干么的？如果有意辅助大清国，这就是我二进岛的机会，倘若是岛里派出来的，我先把他收拾收拾，省得叫他在这里害人。董乾想到这里，跟今古侠关斗一商量，关斗也是这个心思。董乾这才远远喊道："对面的小船，请你靠近岸边有事相求。"你说也怪，小船未答应就一直奔二位摇来。到了近前彼此看了看，各自心中全都明白，都不是寻常之辈。就听船上老头子问："二位贵姓大名？在白沙江边绕了数夜，但不知有何贵干？"董乾看人家这个样满面正气，不像歹人，自己这才报通了名姓，又替今古侠也将名姓说出。燕鹤听了连连说道："我看着就不像平常人，果然老眼尚且不花，久仰久仰。"于是也就自己说出名姓。二位剑客一听一齐说道："哎呀！原来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燕老居士。"说到这里燕鹤问："二位老剑客莫非有意入岛吗？"董乾答应说道："不错，说起来真正令人惭愧，我二人围着白沙江整绕了两夜，竟会没找着进岛的道路，今天在此恰遇燕老居士。"燕鹤听了带笑说道："二位剑客不必太谦，此处乃天造地设的

险地，本来无路可通，老剑客爷有什么惭愧呢？头几天有一位入岛，也是老夫用船送进去的。说起来大慨二位也认识，那位家住江南，姓路名民瞻，外号人称‘英雄得路’。”二人一听原来“英雄得路”也进岛去了，暗想：人家也是剑客，我们蒙人抬爱也称剑客，真要是人家进岛，我们不肯冒险，日后叫人打听出来，未免要说我们不尽天职。想到这里，遂向着燕鹤说道：“既然如此，求老居士爷分神，也送我们二人一程如何？”燕鹤连连答应请他老二位登舟，仍然顺着那条山缝道路，将老二位送到了一线天。

晴庐居士也知道，这二位都是非常人，也用不着嘱咐，不过指示明白道路，彼此分手。二位老剑客登山坡，燕鹤站在舟上观看，就见这两个老头儿，脚登山坡，往上爬行，身形三晃两晃，如同走平地一般，霎时间已然看不见了。

不表居士赞叹，单说二位老剑客，到了岛内，因不认得道路，白天找山孔隐身，每到夜晚各处踩探，探听了好几天，总没得着什么重要的地方。这一天老哥儿两个，又到各处观看，猛然见面前有一座大庙，庙里的房子虽不算甚多，形势却是很好。两个老头子悄悄凑到山门近前，看了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此处，就是三阳观。二位老剑客都知道岛内有个三阳观，里面二位观主是张明志张明真，那可以说天下第一的武学。但因他们弟兄不在外面飘落江湖，知道的主儿较少，真要是这二位落在江湖上，所有的剑客全都得往后排。二位既然看见了三阳观，准知道里面观主比自己身分高。就应当一走才对，但是人人都有好奇之心，只是听说这二位身分高，可没见过。老哥两个一商量，打算要探探三阳观。话可虽然这么说，里面的人既是比自己高，可不能不防备。二位

计议的结果，谁要是露了马脚，被人知晓，武术不敌，被获遭擒或是亡命，那一个千万别救，只管逃走，因为就是救也救不了，不过白搭上一个。老二位计议好了，这才纵身越上庙墙往里走，打算直奔二层殿。

董乾纵到角门旁边，单胳膊跨墙头往里观看的工夫，就听里面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声音洪亮。跟着出来两个老道，鹤发银髯，面如三秋满月，每人手中擎着一柄拂尘，站在院子正当中，用拂尘一指董乾道：“尔是何人这样大胆，还不下来等待何时？”老剑客镇古侠暗想道：这才叫名不虚传，就凭我这个身分，往墙头上一纵，居然他等就会知道了，不问可知比我等高得多。虽然这么说，自己也是成名的剑客，既被人看见了，不用说走的了走不了，就是走的了，也不能这样逃走，既来之则安之，到了这个时候，说不上不算来。想到这里把心一横，飘身纵过了墙头，来到下面说道：“哎呀！你不认得我，告诉你我姓董名乾字化一，别号人称‘镇古侠’，错非是我别人他也不敢来呀！听说二位道长道德清高，武术绝伦，为什么单单要辅助叛王造反呢？我可不懂得什么叫天职义务侠义道，我看二位的行为有点不明白，故此前来问问。”张明志口念：“无量佛”，说：“休要多谈，听说你这个董化一，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既然来到这里，我看着你的武学如何。”说话之间，拂尘插在了大领上面，左右手一合，取过来一柄三环套月。董乾一看人家亮出军刃，只得不往下说，答应了一声：“好！我正要开开眼。”说到这里，由肋下 哨 啷啷一声响亮，撤出来龙鳞宝刀。

这工夫关斗还在墙外，听到这里，知道是要动手，心说：庙里两个老道功夫本来就高，若是两打一个，老董不更吃了

亏了吗？他豁的出去难道说我就豁不出去了吗？见识见识这二位高人，就是死了也不冤。关斗想到这里，身子一纵，跳过了墙头，手擎摺铁宝刀，来到院子正当中。董乾一看这倒不错，我跟他商量好了谁也别管谁的事，到现在我来了他也到了。可是也无法，那一个老道赵明真，早就摆三环套月拦住，这二位每人一口刀当场跟两个老道动手。要是别位还可以说，二位老道先声夺人，跟他动手当然有几分惧怕，这二位可不然，都是成了名的老剑客，不用说久经大敌，净说高人就会过了很多很多，难道说今天跟二位老道动手，还能够怯敌吗？董乾并不客气，往前一长身擎龙鳞刀够奔老道便砍。但是人家站在那里丝毫不动，容着刀临切近，就仿佛身子一晃，嗖的已竟到了董乾的左边，人到了三环套月也递到了腰间。老剑客只得身子向后一纵，将然要变招，老道身子一矮，军刃直奔董乾的双腿。

这个小说写到这里，就算到了极难下笔的地方，镇古侠那个武学的身分已然就到了绝境，到如今老道比他老人家又高了一头，你说这个话怎样说法。招当然都是一样招，不怕是剑仙手里拿着一口宝剑跟人动手，他也不能离开崩点劈刺的法子，因为这个宝剑的运用就是这个样子。再反过来说，凡将学宝剑的人，也是这几个字，不过运用的法子，可就不同了。一年是一年的功夫，十载是十载的能力，招虽一样但是人的施展上却有快有慢，有钝有利，这是说的比仿，老道不用宝剑用的三环套月，也是一样。按说既然这么高的身分，动手上就不能提那个跨步闪身，闪展腾挪了，那可办不到，要打算那么说，只可把剑侠图说成了神怪小说。就提张明志赵明真二位有未到先知之能，在董乾关斗将要奔三阳观来时，二

位已然知晓。各自一举手，由手掌出来一道白光，一直够奔庙外，用剑光将二位老剑客罩住，未肯杀戮，叫人出来捆绑回庙，这就叫飞剑。这个话说倒好说，但作小说的没有这么大的魄力，不知道这个飞剑怎样运用，故此不敢这么写，只得还按原来旧辙，任凭怎样高也是恁的血气之功，由锻炼而成。关斗董乾跟二位老道的分别，也很容易，不错二位老剑客的功夫，实在是已然达到了绝顶。不过二位老道的能耐，已然到了化境。道家所说就是炉火纯青之候，那个武学能够以静制动，以气率形，合到武术原则，那才叫内外如一。最浅明的比彷就是气血精神，以及肉体，全能够随心所欲。平常人人都知道武术当场施展难，用口说出来易。有人说我要搂头给你一刀，果应怎样躲法，必然说向前一上右手，用左手一压右臂，足可以躲过了这一刀，这是说如你实地去做，就未必准像说的这样容易。老道的能为比用咀说还容易，比仿你向他胸前打去一掌，他心里一想，必须左手一扪向前上步还招，心里不是想到这里了吗？不知不觉肢体已然完全作到，他的四肢以及身体，跟他的心灵成为一致，不必心里想到然后再去运用，心里怎么想肢体就怎么做，心也想完了身体也做到了。二位老剑客运招动手，是有意的；二位老道则无意。普通的武术，不但有意有心，并且还要用力运招，二位剑客的所以高，就是不必用力运招，不过只有一意，其力其招便能自然；二位老道就不然了，他是无意的，随你的动作而动作，其力其招便能自然，就如同他是一个机器人，身上做出来的千变万化的消息，随你所触都有相当的反应，所以说二位老道的工夫已然到了化境。所以关董二位老剑客，无论如何也没法往里进招。其实凭二位老道的功夫，不过三两个照面，就

能赢的了二位老头儿，但因他们素日听说这二位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打算看看他们的能为，没肯怎么进招，看了看果然是第一等的武学。

这时动手已竟七八个照面，董乾一刀砍空，老道三环套月，盖顶一击，董乾往后一缩身，老道一矮身，平着往前一纵，伸出来左脚轻轻的在董乾小腹上一点，这手功夫名叫“金蛟剑。”想躲如何能够，立刻应声而倒。旁边有小道童，过来按在那里捆绑齐毕，紧接着那边关斗也是被赵明真一脚踹倒。这个地方就看出哥儿两个的功夫来了，赵明真不敢自专，单看哥哥行事，张明志跟董乾不分胜负，赵明真也跟关斗不分胜负，张明志一脚踹倒了董乾，赵明真连一招也不多战，也一脚将关斗踹倒，当时小童走过来，将二位老剑客捆绑已毕，二位老道吩咐将他们的军刃拾起来，仍然给他插在背后，搭到后面跟秦凤一同看押起来。吩咐完了，一同回归鹤轩。这里小老道打着折子灯，搭着二位老人家往后走，二位老剑客，既被获遭擒，心里是坦坦然然。自己的武学原来就不敌，既然冒险前来，别说是被获遭擒，就是当场亡命，也是死而无怨。小老道搭着二位过了几层院落，已然来到了收押秦凤的所在，将二位老人家放在台阶下。两个小老道拿钥匙开门，然后用折子灯到里面一照，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里面的秦凤踪迹皆无，赶紧向那个老道说道：“可了不得了，里面囚押之人，已然失踪了。”二人那里还敢怠慢，一直够奔鹤轩，到里面见着张明志、赵明真，就把如何一开门，看见秦凤丢失的话一说。尚未把话说完，那一个小老道也就由外面进来，两个老道把眼一瞪，念了一声：“‘无量佛’，你这两个孽障，你们回来报告，何必还来二人，董乾关斗你们交与了何人。这

一来不要紧，秦凤不是没有了吗？这两个也没有了。”小老道闻听一怔，转身要够奔后面观看。张明志微然一笑，不用看早就没有了，到后面将门锁好就是了。小老道尚且犹豫未肯深信，只得打着灯笼二次来到后面，果然只剩了一条杠子两堆绳子。那里还有董化一关斗的踪迹。

书中暗表，自从回天道长古玄真，跟秦凤二人双探三阳观，秦凤当场被擒，回天道长跟秦凤定规好了。谁要是遇了险，那一个只管走，不然也是白饶上一个，到如今秦凤被人家拿获，自己有心说不按着约言，到里面伸手援救，这可就应了那句俗语“以卵投石”了，倒不如我先回去，慢慢的再想法子，搭救他就是了。老道自己走，看着虽然像不对，其实人家老道算对了，因为就是不走也是白搭。回天道长无精打彩，回到旗牌营，知道韩宝吴志广是自己的人，将此事说了，大概也无妨。虽然他们二人未必有法营救，也可以设法探听探听。老道想到这里，就把二人如何探三阳观，秦凤被擒，前后话跟两个人一说，韩宝吴壁听罢，半天没说出话来，长叹了一口气，才叫道：“仙长，此事完全错了，你老要是预先跟我们二人商量商量，当然我们将你老拦阻。三阳观实在去不得，事到如今，说也无益了。”老道也不隐瞒，就把跟秦凤如何二人说话僵到那里，故此才去的。并非预先打定主意，要探三阳观。韩宝吴壁见已无法，遂说道：“这个事这不是你老跟我们二人说了吗？可见得老剑客爷你老是看得起我们二人，现在有一句话嘱咐你老人家，可不要冒险前去搭救。可是咱们也不能看着不管，我们二人职分微小，武术也平常，不用说帮助你老到三阳观去救，就连设法打听都办不到。现在正有一段事跟你老商议，就是这旗牌营里不能久居，早早晚

晚多有不便。'我们哥儿两个已然把主意打妥，打算把你老送到大帅府，那里地方宽阔，较比旗牌营严密的多。”回天道长一听：这两个人要把我送到大帅府，不知道是那一个大帅府。忙问：“是那个大帅府，我怎么能够在那里存身呢?”韩宝吴壁一听自己也知道这句话说怔了，事前并未说明，不怪老人家问。这才将里面原因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老剑客古玄真听到这里，不由得二目环睁，口念：“‘无量佛’，竟有这等事。”

原来韩宝吴壁所提的大帅府并非别处，就是万龙藏峰岛的大帅轩辕志的帅府。轩辕志在里面虽没有多少建设，但率领着全岛喽兵操练得法，已然练得人人奋勇，个个忠实，论武术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就因为来了这么个陶源陶洞天，号称“盖天第一手，”自恃聪明过人，在岛内凡事专权。轩辕大帅为人很是忠厚，只因受了世情的打击，才入岛辅佐西安侯。到现在一看陶源专权，自己不愿多生闲气，乐得清闲。这一日忽然有人报道，外面来了一位年青的少爷，自言复姓轩辕双名克礼，说是大帅的族侄，有事到此求见。大帅一听想了好半天，想不起来这个族侄是那一枝的，既然如此说法，只得打发人到外面接进来。克礼见着大帅跪倒磕头，口称“叔父”，大帅看了看这个孩子也就在三十来岁，生得眉清目秀，面带文雅，赶紧伸手将他搀扶起来，叫他落了坐，问他的来历。克礼说出他父亲的名字，大帅这才明白，不错果然是自己远门侄儿。又问了问他是读书还是习武，此来见我有什么事。大帅的心思，还以为孩子克礼前来，打算求自己在岛内给他谋一份事呢!赶到一问这才明白，原来这个轩辕克礼，不但不是前来找事，并且他还是个秀才，对于武学一窍不通。据

克礼的意思，打算叫轩辕志回家，说因本族人很多，就是缺少身上精通武学之人，你老人家回到了家中，头一样儿能够造就本家多少子侄，可以会武，再者说大家有你老在家里，可以得不少保障护庇。就因为这个原因，侄儿诚心敬意前来，代表族人请你老人家下山。轩辕志一听，不觉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孩子，你那里知道，你我本是清白门弟，怎肯为非做歹。到如今叔叔为什么有意帮助人家造反呢？只为住在家中，因为养牛，衙役额外勒索，为叔写了一张呈子到县衙状告，不但不曾惩治恶役，反将我打了四十板，枷号一月，我因此一口气，才应西安侯的聘，入岛身为大帅。真要是有朝一日大事成了，也少不了我的王公爵位，就是事不成，也省得受这些个赃官污吏欺负，所以才不顾什么叫反贼不反贼，只图顺气就是了。"轩辕克礼听罢也长叹了一口气道："叔叔所说之话当然是近情近理，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官逼民叛，要不然梁山泊怎么就凑了一百零八位呢?差不多都是英雄不得志，反倒被赃官欺辱，故此才挺而走险，世界不太平最大的原因就在这里。可有一样儿，我这次来有点机密报告，听说北京康熙圣主，派下来钦差，调查四川事件，就连蓬莱岛以及万龙藏峰大慨都不容易存住。头一节我顾全本族之谊，再者说我爱喜你老人家这身能耐，何必在此为虎作伥，倘若一旦山破，岂不是昆岗失火，玉石俱焚？所以我才前来打算劝你老人家回归故里。"轩辕志听克礼所说之话，倒是有理，当时摆了摆手告诉克礼不可声张："倘若此事走漏了风声，你我多有不便，就是下山走，也得慢慢的想法子，看机会才成呢，不然说出来他们也未必许可。再者说也叫他等多疑，你就暂且住在我这里，多怎有了机会，就提你前来叫我，说家里有什么什么

事。”克礼也知道此事不能一句话半句话就可以办的到，只得在大帅府住下。

克礼本来是天生聪明，又搭着满腹经论，无论什么只要他一看，立刻就能明了大半。他在岛内住了约有十来多天，他一看这个岛内办事不对，怎么我的叔父身为大帅，应当总揽大权，反倒不如人家副帅，公务繁忙呢？再说也总看不见副帅前来请示机宜，大概岛内之事，到了副帅府应当如何处置，就算解决了，并且还有许多事，副帅把事办完了，我叔叔尚且不知，这么看起来虽有大帅的名义反倒不如副帅权大，这不成了虚设了吗？他看到这里，用心考查，知道不但是副帅有行动不来请示大帅，并且副帅还有时要命令大帅如何如何，孩子看着实在忍无可忍了。这一天夜间，看了看屋中并没有外人，才叫道：“叔父，我来了这十几天，有一段事看着不明白，你老人家不是身为藏峰岛的大帅吗，怎么不操持全岛一切的军事事项，为什么反让陶副帅当家主事呢？”轩辕志一听咳了一声，叫道：“克礼，你那里知道。”遂就把陶源自恃才高，如何揽权的话，细说了一遍，轩辕克礼闻听，不由得一阵冷笑道：“原来如此。”大帅听他笑得奇怪，遂问道：“克礼，你因何发笑，莫非笑我无能吗？”克礼看了看大帅，叫道：“叔父，我倒不是笑你老人家无能，我是笑你老人家有能耐不会用。请想你老人家因为不顺气，来到岛内扯旗造反，在反叛群内仍然不顺气，你老人家难道说心里不难过吗？”轩辕志知道克礼心里不忿，遂又把自己乐得心静的话又说了一遍。克礼站起来到大帅近前，附耳低言说道：“实话告诉你老，侄儿此来，说是请你老人家下山那不过是口头上两句话，实在还有特别的事，未曾对你老人家明言，就怕这个话说猛了，叫

叔父听着不愿意。既然你老在此是这种情形，头一个西安侯不对，任凭副帅多大能耐，不能够叫大水漫过桥去，叫我看这分明是有意叫你老人家走，然后陶源好升作全岛大帅。你老人家不肯告退，总算不错，他们还没好意思将你老人家辞退。照着这样儿长了，与你老的威望大有关系。”轩辕志听着点了点头，叫道：“克礼，我先问你究竟为什么事来的？”克礼便把来意细说一遍。

原来这位轩辕克礼，虽是文人，颇具侠义肺腑，曾到外面访友，走在陕西边境，宿在一个真武庙内，可巧有一对老夫妇，带着一个女儿也来投宿，和尚全都收留在庙内。克礼住的是西配殿，那老夫妇住的是东配殿。和尚给预备的斋饭吃喝已毕，天色就到掌灯以后，忽然间听东配殿一阵哭喊的声音，把克礼吓了一跳，隔窗往院中观看，灯笼火把照耀的非常明亮，是一个胖大的和尚，如抱婴孩一般，将那老夫妇的女儿抱到后面去了。克礼一看知道这是和尚强奸良女，看到这里只气得二目环睁，可惜手无缚鸡之力，不能仗义杀此淫僧。后来自己一想，我虽然不能杀人，我还能够跟他说理呢，我倒要找到后面去问问他，那怕他杀人不眨眼，我也要大骂他一顿，虽死也出了我心中这口恶气。自己想到这里，开门来到殿外，将然要往后走，有一个小和尚拦住问道：“施主你老人家不是安歇了吗，这是要到那里去？”克礼已然怒气填胸，并不隐瞒遂问道：“刚才配殿一阵哭喊，有一个出家的僧人，抱住那个女子够奔后面，是怎么回事？既然是清净佛地，怎么会有了这样的行为？我要到后面问个明白。”小和尚一听不禁抿着嘴笑个不住，说道：“施主，要不是那个女子，这个工夫早就把你老请到后面去啦。”克礼一听这个话不明白，向

小和尚问道："请我到后面去作什么？"小和尚闻听一笑并不答言。克礼看着更加疑心，问小和尚究竟有什么原因，小和尚这才说道："我看你这个人很好，我要把话告诉你，可千万赶快逃走，不可在此久留。"克礼一听小和尚有意告诉自己秘密，赶紧把他让到了屋中。落坐之后，小和尚从头至尾，跟克礼把庙里的事一说。

原来这座庙是万龙藏峰岛的山眼，有什么特别的人物从此经过，随时到岛内报告，好有个预备。当家的和尚名叫武印，生性贪淫，并且还是男女色一齐好。他这个庙里本来不留住宿之人，如果要是有妇女或是俊秀的男子，他才将他留下呢！这些个小和尚差不多都是拦路劫下的，皆因他强奸以后，便给落发，换上了僧衣。你真要是走了的话，那只可去要饭，再说又都是小孩子知识不完全，只得在此做他的消遣品。今天看见轩辕克礼二十多岁像貌清秀，武印动了淫欲之心，所以将他留在庙中，单等夜间发泄兽欲。活该克礼不丢人，随后又来了这老夫妇带着一个姑娘，别看是乡间女子长的倒是不错。武印当时将他等留下，吩咐小和尚给他们备了晚饭，然后亲自来到东配殿，问了问老头子姓卓，女儿叫香儿，现年十七岁。武印听罢哈哈大笑，叫道："卓老者实话告诉你吧，住在我的庙内，吃饭住房没有白住的，你可知道得谢我吗？"卓老头子一听，心说：好厉害的和尚，我们既错过宿头，住在你这里，无多有少，也得给你放俩香钱，还能够白住吗？想到这里遂说道："当家的，你老这里是庙宇，出家人吃的是十方饭，在家人焉能白吃，当然多少给施舍些个钱，以作香资。"武印不等老者把话说完，连连摆手说道："不对不对，出家人倒不在乎钱，叫你这个女儿陪我睡一夜就是了。"

卓老者断乎想不到和尚说出这个话来，当时一怔神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和尚站起身来，一伸手将香儿拉到怀中，抱起来就走，卓老夫妇随后喊道："好你贼和尚，难道说反了不成。"喊着便一齐扑奔过来，打算跟和尚夺女儿，被武印一脚一个，全都踢倒在地上。抱着香儿就走，外面小和尚早就预备好了灯笼，打着灯亮够奔后面去了。一面派了这个小和尚，到前面看着卓老夫妇，将香儿放在自己禅房。先问答应不答应，乡间的大姑娘，怎么会肯的答应，只是哭喊不休，武印一声呼唤，由外面进来两个小和尚，只要把妇女弄到屋中，一叫他们就知道是帮着强奸。两个小和尚到了屋中，并不问话，伸手拉住香儿，给他解上下衣服，转瞬间脱了个赤条条，武印叫两个小和尚按住，便行无礼，像这样事不知作了多少次。小和尚把话说完，克礼半天没说出话来，暗想想不到我一个男子：今天几乎没失了身，又问："小和尚，你们为什么就甘心在这里呢？"小和尚闻听面带惊疑，叫道："施主，你可别这么说，走可走不了，当家的武术高强，走不成被他捉回来，性命有关。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痛苦，故此也就不走了。我看你老这个人要是出了家当和尚未免可惜，所以我把这个话告诉你老。"克礼问道："我为什么出家当和尚呢？"小和尚不由得好笑："说了半天你老还没听明，只要强奸之后，看着可爱，就叫在庙里落发出家。"克礼听后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把侠心义胆完全打消，再也不敢说到后面去质问去了，并且也不敢在这里住了，遂向小和尚说道："我看你也很好，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受这个不是人的罪呢？"，"你不明白，打算走决不能走不了"。"你既然知道他在后面强奸妇女，你趁着这个时候打算走还走不了吗？"小和尚一听遂

说道："你老很明白的一个人，怎么会说出糊涂话来了呢？就是走的了身上一文钱没有，岂不得生生饿死？"克礼一听这个话近乎情理，当时取出纹银十两，送给小和尚作为路费，赶快出离兽巢。小和尚给克礼磕了个头，两个人这才一齐逃出真武庙。当天夜间走出去四十多里地，天就亮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吃了点儿什么，二人这才分手。

克礼受了这一次打击，心说江湖上的匪人无恶不作，像真武庙的淫僧简直跟禽兽无异。思前想后可就想到了作恶之首，还是万龙藏峰岛。我还有一个本家叔叔名叫轩辕志，现在岛内充当大帅。既然他操持全岛大权，莫若我前去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反了轩辕志，能够将万龙藏峰岛铲除，岂不给天下除害？克礼想罢暂不访友，便一直够奔万龙藏峰岛来。见着本家叔父大帅轩辕志，可没敢实话实说，不过是用言语敷衍，到了今天，因为看见陶源揽权，轩辕志把自己的心思一说，克礼才吐露真情，将经过之事对轩辕志细说了一遍。大帅听了气得二目发直，暗想：外面竟有这等事，凡事就怕反个儿，我们都带着家眷，要碰上这个事，心里能否忍受？我们要是受不了，难道说人家就受的了吗？轩辕志正然自己心中寻思，就听克礼道："老人家，你老想，外面所有被害之人，提起万龙藏峰来，人家应当怎样咬牙切齿。你老在此身为大帅，当然也算祸首罪魁，如果不打主意，早晚定有一天冰消瓦解，本来按着这个样的胡作非为，决以成不了大事。我今天斗胆劝老人家早为之计，以免后日杀身之祸。"轩辕志听了点头说道："你所说之话倒是近乎情理，依你应当怎么样呢？"克礼这才说道："以前我跟你老说的请你老回家，那不过是敷衍的言语，为今之计只要你老人家听从我的言语，我有条绝

妙之策，就恐你老人家不肯照计而行。”轩辕志一听他说话吞吐，当然是怕自己犹豫不决，遂说道：“克礼，你不用再四叮嘱，有话只管说。我现在被你几句话已然说得明白了，辅佐反叛绝非长久之计，你要是没有别的方法，我就用你先前说的那个言语，决计回家。”克礼闻听一笑，说道：“既然你老人家有了决心，这个话我就好说了。你老要是一走，先前辅佐恶人之罪，倒无法可赎了，最好我给你老出个赎过的法子，你老照样在岛内，居大帅之职，如果有机会或者有人打岛之时，你老可以暗含着，跟他们勾串通气，里应外合，作为内应，不求有功於国，但求无罪於身。”轩辕志一听这个法子倒是不错，不再用他等宠信，我竟给他们来个坐地奸细，也可以出出我胸中恶气。轩辕志想到这里，很是喜悦，於是说道：“克礼，不枉你是秀才，果然比我见解高超，我就用你这个法子。可有一样儿，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最好我在岛内帅府里面，给你补个书记的名目，爷儿两个早早晚晚有什么事也可以商量商量。我要是有见不到的事，有你帮助那可就好多了。”克礼也愿意帮助叔父成功，遂点头答应。

果然大帅轩辕志给他补了一个书记名目，在岛内也算是有职分的人了，出入自然就随便了。要说这个轩辕克礼也是天赋的聪明，到后来他看见副帅府有两名旗牌，不像平常人，设法将他二人请到大帅府。克礼先跟他二人结拜为兄弟，可就是韩宝吴璧二人，后来交情越交越深，彼此吐露真情，才知连大帅也是岛内的奸细。老剑客回天道长听了，这才明白，只得依从韩宝的主意，住到大帅府。韩宝又嘱咐：“你老到了大帅府，还可以跟大帅轩辕志，商量搭救秦凤之法。”彼此计议已毕，这才悄悄的将回天道长送到了大帅府。彼此一引见，

大帅欢喜的不了得，准知道又添了一个打岛的膀臂。老道心里着急，刻不容缓，就把自己跟秦凤夜探三阳观，秦老英雄被获遭擒的话说了。轩辕志不禁吓了一跳，这才知道秦凤也是奸细，赶紧叫道："仙长，这个事可不能忙，庙里的两个老道，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人家比咱们高的多，这不是已然被获遭擒了吗，你老可千万别冒险，前去搭救。明天我看将秦凤送天王殿不送，如果送去的话，咱们再想主意，倘若不送我设法去跟老道要回来就是了。"其实轩辕志这片话，都是向着老道的言语，就是把他安住了，别叫他前去冒险，省得白饶一个。究竟连大帅都没有办法，打发人要去那叫白说。两个老道在三阳观内，是等闲之人一概不见，就是轩辕志亲身前往，也未必见的着。回天道长可不知道他的用意，只好就等着吧，一连等了十数天，一点信都没有。大帅只说别忙，老剑客一想不成，要再等就许把秦凤等死，无论如何我也要拼命前往，那怕救不了秦凤，我也死在了三阳观，良心上也对得起秦凤。古玄真主意拿妥，一声没言语，到了晚间够奔三阳观。古玄真可没敢走头里，加着十二分小心从后院进去。古玄果将然越过墙头，来到院中，就听东房里面有人咳声叹气。仔细一听，正是秦凤，原来秦凤自从被擒之后，给吃给喝也不杀也不放，把他可给急坏了。晚间睡不着觉自己便长吁短叹，暗想：我秦凤生平并没作过缺德的事，怎么会把我活囚起来。痛痛快快你就是把我杀了，我倒感激你的好处，这不死不活可真叫人难受。回天道长一听，知道泰凤没死，心里非常喜欢。一纵身来到屋门切近，先看了看锁的眼然后取出绒绳，探到里面，将大锁勒开，摘下来打开门吊，挂上了锁，转身到了里面，低声叫道："秦老英雄，我特来搭救。"秦凤

一听语音，知道是回天道长，自己答应一声。老道解开他身上的绑绳，往腰里一掖，将秦凤掺到外面黑暗地方。老道倒带了门，扣好了吊，“咯噔”一声将大锁锁好，全都收拾俐落，背起秦凤来，赶紧蹿房越脊来到了外面。回天道长将到了墙外，看见院中一红知道是有人前来。老道将秦凤隐藏好了，叫他自己活动活动，自己二次来到后院暗中观看，见又从前院里搭来了两个老头儿，不问可知也是两位老道在前面拿住的了。回天道长看了看就是两个小道童，用一根杠子穿着两个人，每人手里拿着折子灯，便有心亮剑到里面将道童杀死，救这二位被擒之人。又一想不可，强将手下无弱兵，倘若不能手起剑落将他等杀死，稍微一纠缠，被前面老道知晓，连我也难以逃走，所以没敢动。准知道两个道童一开门不见了秦凤，必然就是一惊，我倒看看他等怎样。老人家正然想着，两个道童已然开开了门，果然不见秦凤，彼此一怔，然后够奔前面就跑。老道一看乐的不得了，没想到这两个人都走了，老人家将然要下院子，搭救这两个老头子。就在这么个工夫，见“唰啦”一晃下去一个人，轻快不亚如燕子，到了院中不费吹灰之力，将二人绑绳解开，三个人一晃身，全都到了庙外。回天道长一看这三位都比自己高，赶忙留神一看。回天道长的眼光还真算不错，看出了被救的一位是关斗，一位是董乾，救人的这一位，却是大名鼎鼎的“英雄得路”路民瞻。

前文已经表过，路老剑客到了岛内，白昼隐身山孔，夜晚各处探听。今天正然往前走，看见了一条黑影，身形很快决不是平常人，老剑客打算看他个水落石出，这才在后面暗暗的随行。一直到了三阳观古玄真救秦凤，老人家全都看的明明白白。后来又看见搭来两个人，“英雄得路”一看认得，

被捆的人正是董乾、关斗，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就凭这二位这么高的身分，怎么会还至於被获遭擒，老人家心里纳闷，及至彼此相见一说，这才明白这一来到省了事了。秦凤，古玄真，董乾，关斗，路民瞻，五位一同回归大帅轩辕志的帅府。

第一百十四回

少庄主喜结良缘　老寨主揭竿而起

凌元，胜秀，在中途相遇的就是这五位老人家，两个孩子看着脚程太快，知道不是寻常之人，并未敢往前走，赶紧将身形隐在了黑暗之处，容着老五位走过去，两个孩子这才出来。道路生疏不知道往那里走是好，胜秀叫道："师哥，咱们不是为放火来的吗？就是不调查紧要的所在，也得把道路认熟了才对。据我想，咱们也别管他是那里跟那里，只要有道我们就走就是了。"凌元一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咱们就顺道前行。"两个人走了工夫不大，抬头一看，见来到了一座宅院的近前。两个人借着星月光辉一看，这所房子太讲究了，彼此面面相观，各自点了点头。二人全都会意了，准知道这个地方绝不是寻常所在，当然是岛内要人所居。胜秀悄悄说道："师哥，这可活该咱们哥儿两个成名露脸，竟会走到这里。咱们探听探听，如果真是岛内的要人，或是得便行刺，或者暗中放火。倘若将贼人致死，岂不给国家除去一患，给老人家去了一敌？"哥儿俩越计议越有理，这才顺着人家宅院往后绕。绕到了后面大墙，先伏身四外观看，并不见有行走之人，这才丹田提气，脚尖点地，身子一纵到了墙头上面，单胳膊往上一跨，探头往里观看，黑暗的什么也看不见，侧耳听了听，院里倒也没有什么动静。两个孩子小心谨慎，不敢冒然下去，先在墙头上面，扒下来灰条随手往下一扔，听了听下面并无埋伏，确是实地。胜秀、凌元这才一飘身跳到

了院子里面，赶紧后脊背贴着墙根，各处观看，一无人声二无犬吠，两个人放心大量往前行走。穿过了这一道院子，来到角门切近，看了看角门紧闭，二人遂二次登墙，跟着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各处探听。约摸穿了两三道院落，彷佛这个地方像是后面卧房院，南面是五间倒座，正北大厅，东西各有厢房，游廊回护，院子当中明显着雪白的甬路，不问可知当然是汉白玉砌成，可就是有一样儿，别看这么讲究，各屋里全都黑暗暗，并无灯光。究竟是什么人住在这里，两个人就算是无从考查。隐住身形侧耳细听，打算听听里面有人说话没有，听了好半天，并不见动作。两个孩子打算下去，到门窗近处侦察侦察，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听见正北大厅里面“哗啦”一声，由里面纵出一个人来，身材苗条行动风流，细看原来是个女子。浑身上上结束的紧衬俐落，手中擎着明煌煌一口刀，来到院子当中，向着房上说道：“那里来得狂贼竟敢到此窥探，还不下来受死等待何时。”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两个孩子可吓了一跳，自己觉着夜行术不含糊，来到这所院落也不曾失脚作声，怎么就会被人家知道了呢？这么看起来，院中这个女子定非平常之辈。

他还是真猜对了，这所宅院并非别处，正是岛内四大军师头一位，陆广元的军师府，他的家里向例是内外有别，后面卧房院三尺男童不能进院，家里只有张升赵五两名男仆，一个是厨师傅，一个是看门的，二人年纪全有五十开外。这个后院里并没有多少人。前文里已然表过，陆广元一个女儿陆素琴，一个甥女邓美玉，两位大姑娘每人跟前有一个小丫头，有两名使唤婆子，内外严肃整齐。广元死后仍然还是这个规矩，紊丝不乱。自从前一次够奔隐逸山庄，打算找童林报仇

未成，素琴姑娘回到了军师府，放声恸哭，暗想不能替父报仇，偷生人世有何意味，一时心窄，有意自寻短见。邓姑娘在旁劝解，叫道："妹妹，别说你打算寻死，其实我也早就不应该活，不过可有段原因，我说明白了，妹妹听着有理，你就把寻死之心，暂时收起。如果说我说的话不对，我不但不拦阻妹妹寻死，姐姐情愿跟你携手同归地下。"陆素琴为人极其聪明，一听美玉说出这样话来，当然他有一番见解，决不是敷衍於我，遂止住悲恸问道："姐姐，你说这个话，莫非还有什么主意吗？"美玉摇头道："主意没有，不过却有个理想，你我身为女子，召集各位军师一同前去复仇，虽然说仇未能报，总算是我们身临危境。常言说的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别说你我身为女子，就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谈到复仇二字，也不敢说一举便成。况且咱们前去报仇，已然跟仇人交手，虽然未能报了仇，可以叫仇人吃了一惊。比如说我们要因为报仇未成，便自寻短见，这个消息要是传到了贼人的耳内，必然拍手称庆，从此之后可就去了他们心腹之患了。妹妹你可是个聪明人，我这个话说到这里你想想，咱们还是死好，还是不死好？"陆素琴闻听暗自点头，暗想道：我并无有三兄四弟，也没有姐妹，我父亲的后代可就是我。美玉姐姐呢？他不过是我父亲的甥女。真要是我再一死，陆氏门中就算一门皆绝，仇人得着这个消息，心里痛快那就不用说了，就是叫我亡父这几个朋友也小看我陆素琴，有我的眼看着等机会，或者还有报仇的希望，真要是我们姐儿两个一死，何人还肯出头替我父报仇。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姐姐，你也不用往下多说了，妹妹我已然把话听明白了。我等虽然生为女子，也应当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得机会还则罢了，得着

机会仍然报仇。”美玉闻听连连点头，说道：“好！这方不愧为女英雄。”话说到这里，这才止住悲恸。

姐儿两个照旧打起精神度日，不过等时机就是了。无事时便商议报仇的主意，素琴说：“既然咱们复仇未成，仇人已知道了有复仇之人。你我都是女子，居常千万要小心留神，以防备仇人对於你我不利。”大姑娘听着这个话倒是有理，二人商量好了，每晚早息灯静坐。这一天大姑娘猛然听见房上似乎有人，当时便慢慢的站起来，走到了陆素琴的屋中。陆姑娘正然悄悄的结束，彼此打手式，互相往外一指，点头会意。大姑娘回房取军刃，这么个工夫，陆姑娘已然纵到了院中，高声喊嚷，叫房上的人下来。二位小英雄是隐士的门人后代，决不能栽这个斛斗，再者说既然被人家知道了，就是想逃走，大概也未必走的了。胜秀先飘身来到了院中，伸手一撩衣服，由腰间取出来鹿筋藤蛇棍，高声叫道：“丫头，你叫少爷下来难道我怕你不成。”素琴听着有气，向前赶步举刀便剁，胜秀凭手中军刃接架相还，二人将然过上招。“唰啦”一声，由厅房里面又出来一位，正是大姑娘美玉，也是手中擎着一口刀。看见妹妹跟人动手，一摆刀打算过来并力协攻。凌元一看，叫了一声：“丫头，休得无礼。”随着声音来到了下面，拦住了美玉。美玉一看，这个小子手里也是拿着那么个又软又硬的棍，年岁也差不多，或者这两个小子是亲兄弟也未可知。一面想着举刀便剁，于是四个人就在院中打成了两圈儿，刀棍并举，在打了个难解难分。要凭二位少爷的能为，跟这两位姑娘动手，就算不差上下，但是今天就这里动手可不成，因为什么呢？这就应了那句俗语了，“贼人胆虚。”两个人来到了岛内，本是打算暗探，准知道岛内能人颇多，别说自己两

个小孩子，就是再高的英雄，在岛内也难以得逞。今天二人无意之中，被人家发觉，以至於当场动手，二人全都是提心吊胆，知道岛内人多，只须一声锣响，剑侠们全可来到，岂不要当场被获遭擒？生死倒是不算什么，既往这里来就不怕死，所可惜的就是原来打算，一招尚且未能施展。如果被擒，放火药被人搜翻出去，岂不可惜？思前想后，准知道必须早早设法逃走，但又怕走不了，头一节岛里路生，再者说还不知道这两个女子有多大能为，若是逃走不成，再被人捉住，岂不是多栽一面吗？哥俩动着手不住思前想后，他二人这一死打算不要紧，竟忽略了动手最怕胡思乱想，果然手中招数略微迟慢，已然被姑娘逼迫上来，再要打算战平了那焉得能够。两个孩子一着急，打算虚晃军刃转身逃走，就听“砰砰”全都被人家一脚踹倒，丫头过来按在那里就捆。二位姑娘一看捆绑齐毕，将然要吩咐搭到了屋中亲自审问。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有人叫门，自称是挟泰山玉面南极子孙芝孙茂昌，见二位姑娘有要事相商。陆素琴一想这个孙芝不错，他是个本山里的人，可有一样儿，在我的父亲生前，并不跟他接近，你说夤夜之间，到此何斡？如果说不招待他，又不知道来意如何。姐妹两个计议多时，美玉说的好：“舅父在着的时候，三尺童男不准进来，到现在可就不能那么说了，家中除了你我别无他人，倘若岛内有什么事，咱们要是不招待，岂不就消息隔绝不通？依我说叫他进来问问未尝不对，再者说他要没有正当的事，也不能够前来。”陆素琴听着这个话有理，这才打发看门人，到外面传话，就提二位姑娘衣裙不整，不能出来接待，有事请里面谈。家人出去工夫不大，陪进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来，生得面貌与图书上的老寿星，一般无二。未容

二位姑娘说话，孙茂昌先叫了一声："姑娘，老夫此来并无别事，所为的就是你们捉拿的这两个奸细，皆因我正在巡山之时，看见两条黑影，一直追随到此，以至於二位姑娘跟他等动手我全都看见。彼时有心由房上跳下来相助，恐怕惊动姑娘们不便，所以才到门首去叩门请见。据我想这二人小小年岁，来到岛中，决以不是他们的本意，当然有人暗中主使。二位姑娘既然将他等拿获，我想对於审问这一层未免多有不便，我这个意思打算将他等带到我的住所，追问根本原由，非得剪草除根，不能肃清岛内的奸细，不知二位姑娘意下如何？"陆素琴一想不错，他原来是巡山塞主，说的追随两个贼人前来的话，倒是也近乎情理。我们是两个姑娘，拿住的是两个年青的小子，倘若在审问之间，他等胡说八道，未免有失闺阁的尊严，倒不如交给孙寨主处置倒是正理。想到这里，也用不着跟美玉商量，遂叫道："孙老塞主，既然你老这么说，那末请你老多分心就是了，可是务必追问出来究竟他等受何人的主使，千万不可忽略。"孙芝接着说道："二位姑娘只管万安，老夫自有道理。"说到这里，也用不着人送，老头子将两条鹿筋藤蛇棍，给两个孩子往身上一掖，一手一个轻轻提起，嘱咐二位姑娘紧守门户，不可大意，话说完了，才提着两孩子告辞，一直回到自己的住所。

两个孩子一看，屋里还坐着一位老头子，看见孙芝进来便笑问道："兄弟你这是由那里来，捆的何人？"孙老头子带笑说道："哥哥你老要问别忙，等我问明了他二人再说。"遂就把自己各处寻查，看见两条黑影，到了军师府被二位姑娘拿获，前后话一说，又和那位老者点头一笑，便将两个孩子的绑绳解开，这才问道："你二人不可胆小说谎，姓字名谁家

住那里？因何来至此处？到军师府有何用意？怎样就会来到岛的里面？从头至尾要你据实说来。”胜秀、凌元看了看这两个老头子，不由得暗含着叹了一口气，皆因二老像貌堂堂，仪表不俗，英雄气概，面带正气，并且是二目神光足满，当然武学高强，因为什么他等也来辅英王造反呢？难道说英王果然应当有天下不成？想到这里听二老问，凌元尚且未能答应，胜秀哈哈一阵冷笑，接着说道：“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更姓，我家住天险庄，我的爹爹是本庄的庄主，我叫胜秀外号‘神猴子’这是我的师哥石猴凌元。至於如何入岛，那你就不必多问了，量此小小万龙藏峰，如何能够挡得住我们弟兄？至於到军师府有什么事，我们不知就是各处探听，也不知道他那里是什么地点。皆因我二人是英雄豪杰的肝肠，不愿意跟女子动手，没想到临去失了神以至被擒。别的话不用说，杀剐存留，你就给少爷来个痛快吧！”二位老人家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说道：“哎呀！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二位少庄主，幸亏老夫先解绑绳然后问话，要不然岂不开罪二位少爷？既然如此请坐谈话。”两个孩子早就看这二位不像歹人，到如今一听称弟兄二人为少庄主，难道说他们是岛内的奸细不成。想到这里问道：“未领教二位老英雄贵姓高名，既然身为岛内巡山寨主，何以对於我等有这样优待呢？”老人家闻听一笑，自己报通了名姓，又指着那个老头子说道：“这也不是外人，姓王名荫是我的师哥。究竟你二人如何入岛，来到岛内有什么目的不妨明言，我们弟兄可不是自高身分，全非平常之辈，岂有甘心助逆之理，不过是相机而动就是了。你二人一个是隐士的门人，一个是隐士的少爷，当然也不是无名之辈，大概我们要是提提我的老师，你们也许有个耳闻。我师哥他是江

南成了名的剑客吕留良的弟子，我的老师乃是漳州的白太官。”二位小英雄一听连忙的起身抱拳说道：“原来是二位少剑客，我等失敬了。既然如此，这个话可就不妨实话实说了。”遂就把如何进岛前后话一说，孙芝听罢点了点头，这才站起身来到王荫的近前，附耳低言说了几句。起先王荫只是点头，后来不觉又失声一笑。两个人看着这两个老头儿，不知道他们嘀咕什么，又不好意思问，正在纳闷，就听王荫哈哈大笑道：“真要如此活该二位少爷成名，兄弟你就问问他们去吧！”孙芝这才归还原位，乐嘻嘻的向着两个孩子说道：“你们二人来到岛内，打算轰轰烈烈作一段事业吗？”二人一听，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这个话从何说起。若论能为说，我们二人可不够进岛的资格，要谈到志愿，说一句不怕你老笑话的话，何止於打算作一段事业，只要有相当机会，死亦不惜。我想我们二人既然能够来到这里，要说不怕死，或者你老也有几分信。”孙芝闻听点头说道：“现在我打算叫你们作一件大事，并不是只凭出生入死，交锋对垒，因为有一段情节，必须你二人如此这般，大事才能有成，不知道你二人可以应从我的计策吗？”两个孩子不听则可，听了老人家这篇言语，弟兄二人彼此一怔，全都面面相观。

书中代表，孙芝所说的计策，倒也没有什么新鲜，不过凌元、胜秀是被人家军师府两个姑娘拿获的，当时自己一看这两个孩子决以不是寻常之辈，要不然也来不到这里，所以才婉转周折，将两个孩子要了出来。要可是要出来了，由这里说就算完 了，那可不成，倘若陆素琴一问，拿获的奸细审问的怎样了，那时应当以何言答对。说放了当然没有这个理，说已然送到了天王殿，事情有招有对，那也不能随便瞎说。但

是既然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胜裕的门人后代，当然就得设法援救才对，一时之间还是想不出主意来。老头子孙芝左思右想，忽然间想起一条妙计，自己不知道能办不能办，故此先跟哥哥王荫低言悄语商量了半天。王荫一听，此事能办不能办全都在两个孩子身上，遂叫孙芝来问，究竟是什么事呢？原来陆素琴的爹爹陆广元，在世之时，跟金龙川川主曾有口头的婚约。镇山鹏杜占熬跟前有两个儿子，长子杜林次子杜茂，彼此提亲的年头，这两个孩子年岁不大，陆爷看着倒是很好，自己为万龙藏峰岛的军师，杜占熬是金龙川的川主，说起来也算是门当户对。就因为彼时男女孩子年岁全小，所以并没有正式的放定，不过就是口头上一说，有意将大姑娘美玉，许配杜林，二姑娘陆素琴许配杜茂。金龙川川主为联络藏峰岛，听了这个话也十分满意，一百二十分应承。这个话说完了之后，万龙藏峰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军师陆广元为人极其精明强干，前文书已然表过，整个的万龙藏峰岛是他一手造成，山上事一忙，可就无暇常到金龙川闲坐了。数年的光景杜林杜茂已然年岁不小了，陆爷时常听人讲说，这两个孩子，不习正道，别的还不要紧，耳出耳入听说这两个小子寻花问柳，似乎有采花作案的行为，陆广元心里便大大的不赞成。一方面说杜林杜茂不知努力前进，一方面可就埋怨杜川主养子不教，未免有失父道，何况我曾跟你有口头的定婚，到如今你把两个孩子宠到这般光景，你想一想能够对得起我那甥女女儿吗？陆广元为两家好，半吞半吐把这个话跟杜占熬也说过两次，怎奈杜川主溺爱不明，仍然随他二子之便。陆广元见如此光景，心里就生了悔意，又怕消息传到了二位姑娘耳内，心里难过，把这个话告诉婆子，就提杜氏二子不习正道。老

人家将来有法教导，如果实在不改当然与他退婚，决不能将孩子送到行为不正人的手内。二位姑娘听了这个话，当然感谢老爹爹为终身打算的苦心了，所以姑娘也知道这个信。至於杜氏二子能改恶向善不能，那可就不得而知了。别看姑娘们不知道，广元可明白，皆因杜氏二子越长越不往人道上走，这个婚姻可也就不提了，不过留心那里有合适的再从新给姐儿两个择配。住居在岛内总跟平常不一样，别的事不说，就是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事就非常不容易解决。数年的工夫，也没找着相当的人家，偏偏陆广元又阵亡了。这个话知道的主儿，还是真少，也就是跟陆广元同事的，那三位军师知道，再有知道的可就是这二位老者。皆因陆广元在世的时候，跟老哥儿两个不错，不断的在一处谈心，常提二位姑娘的终身大事，并且曾托咐过王孙二位寨主给留心有合适的给说说。今天孙芝看见凌元和胜秀两个人被获遭擒，无法解脱，可就把这段事情想起来了。要说给这两个孩子提亲，这个话如何能够办的到，孙茂昌的心思打算叫这两个孩子冒充杜林杜茂之名，前去诈婚。倘若这段事办到了，头一节在岛内占一部份势力，再者说这两个孩子这段公案可也就算了啦，不然还是真无法交代。孙茂昌跟王荫一商议，所以王荫才说，那可得问好了这二位少爷，容着孙芝把这个话跟二人一说，师兄弟两个人彼此面面相观，无话可答。究竟凌元大几岁，这才叫道："老人家，这段事情办不得。头一节冒名诈婚，关系人家姑娘的贞节，男子汉大丈夫当然不能办；再者说我的老师谈笑龙君，蒙天下英雄称为'隐士'，我等要是更名改姓，前去冒婚，知道的主儿说我们贪生怕死，才出此下策，不知道的说我们贪淫好色，岂不辱没了我老师的门户？老人家如

果打算搭救我们二人，请你老另想别的法子，如果无法可想，就请你老将我二人仍然捆绑起来，送交天王殿就是了。话虽然这么说，我们至死也感激二位老英雄。”两个人说到这里，未等孙芝答言，王荫连连摆手道：“少庄主这个话不是这么说，我要说一句话可不是我们弟兄攀高自大，谁叫你们的师傅跟我等都是道义相投呢？这么论起来你们哥儿俩，我大胆子可以叫你们老贤侄。要说你们被擒，我们没赶上，慢说你哥儿两，就是十位八位也保不住不命丧岛内。既然被我弟兄赶上了，这个可就不能说不管了，何况我的兄弟茂昌，业已由军师府将你等要出，如果再把你们送交天王殿，当时不要岂不省事。你可听明白了，我们弟兄也知道你们小哥儿两个不怕死，万龙藏峰岛不亚如刀山油锅相仿。你们二人如果要是怕死，怎么能够来到这里？因为看你们小哥儿两个不错，所以我们弟兄才千方百计，打算叫你们成名。至於你说冒名诈婚，关系人家姑娘的贞节，这个话我就听不明白，大概你们的意思，一定说是诈婚是诈婚，结婚是结婚，那可就太不对了。普天之下里，那有以此为儿戏之理，既然有我们二人从中指使，别看冒名诈婚，那就是你们终身的伴侣。好在一样两位姑娘跟你们当场动手，那份姿容像貌你们已然亲眼看见，难道说不般配你们吗？再要谈到了人家的家世，别看陆广元在世之时，为万龙藏峰岛的军师，家里却知书明礼。就拿内宅说，三尺童男不能入内，家里统共就是两个男仆人，一个是厨子，一个是看门的，年纪全都在五十多岁，治家整齐严肃。就是陆广元死后，仍然还是这个规矩，怎么跟他二人结婚，就会辱没了谈笑龙君呢？”两个孩子听起先的话，以为是诈婚，不过为暂时住在这里便当，闹了半天竟算了我们终身的妻室。想

到这里叫道："老人家，你老这话我更听不明白了，要按你老这一说，由诈婚成为真正夫妻。"王荫点头道："不错。"两个人接着说道："那就更不像话了。我的师弟不得他父亲的言语，我不得我老师的言语，怎敢在外面自主，跟人家成亲？倘若被老人家问两句到那时如何答对？这是第一层不可的原因。再说既然由诈成真，早晚也得泄漏，到那时人家姑娘一反悔，那就不叫夫妻，而竟成了冤家了。这个话可不是我年青青说话不知轻重，皆因这是个比仿，就是八下里全都合适，要说到提亲也得用真名实姓，冒名顶替我二人不敢从命。"孙茂昌、王荫听到这里，全都哈哈大笑，叫道："傻孩子，这也不怪你们想不开，因为你们是年青的人，心里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现在要是用真名实姓前去提亲，终究能成不能成还不说，我们弟兄二人也没有这一提的道理。你想想陶然公跟万龙藏峰两下里是对头的敌人。你二人一个是老人家的门人，一个是老人家的少爷，来到岛内误走军师府，被人家二位姑娘当场拿获，我兄弟将你二人要到这里。原说是审问，回头审问明白了，知道是确实的奸细，反倒前来提亲，你想世界上有这个事没有？这不过是机缘凑巧，又赶上他父亲在日，有这么个碴儿，你二人能够顶名前去，我们还得要费千言万语，或者能够将二位姑娘说得点头，所为的就是把你这一案了解。至於冒名的事泄漏，到那时已是木已成舟，生米做成了熟饭，就让他二人不认可，又应当怎么样呢？到那时我们大家再一说你二人的家世名望，不认可不是也得认可吗？至於老庄主那里，有我们弟兄在前，与你二人毫不相干，结亲的原因自有我等弟兄担任跟老人家说明。还告诉你一句话，你二人能够按着此计前往，事成之后，咱们大家联成一气，有朝大功告

成，难道说不是你二人诈婚之力吗？”两个孩子对於死活倒是没存在心里，听来听去听二位老人家说出大家联成一气，可望大事成功的话，两个孩子各自心里一想：我们进岛干什么来了呢？如果要是前来送死，何必在岛内偷偷摸摸；不是为的看好了机会用火烧他个乱七八糟吗？莫若就按着二位的言语去办，或者将来倒许将我们原来的目的达到。想到这里，哥儿俩彼此观看然后点头会意，这才一齐说道：“二位老人家你这个话不是说到这里了吗，总算是成全我们二人。可有一节，除了老庄主以外，有人说我们二人贪生怕死，在岛内冒名诈婚，你们二位老人这可得做个见证替我们辨驳。”孙芝接着说道：“告诉你，老贤侄，这段事不但说是没有人知道，就是有人知道，这乃是我们弟兄所定之计，叫你二人前往，难道说这还有你们的事吗？”两个孩子听着这个话有理，这才点头答应，孙芝叫王荫看着这两个孩子，自己仍然够奔军师府。

到了门首叩打门环，里面问谁，孙芝说出自己的名姓，老家人开了门，问道：“老寨主，你老二次前来有何贵干？”孙芝客客气的说道：“烦劳管家，到后面问问二位姑娘安歇了没有？如果已经安歇，我明天再来，倘若尚未休息，你就提孙芝有事请见二位姑娘。”老家人点头说道：“你老人家在此候一候吧！”孙芝点头，家人进去回手关门。待了工夫很大，这才出来，叫道：“孙老寨主，我家二位姑娘惦着你老走后还要回来，故此尚未安歇，叫我出来替说，请你老到里面厅房谈话。”孙芝这才走了进去，老家人赶紧将门关好。头前带路领着孙芝往里走，到了卧房院，早有婆子在二门伺候。叫：“家人你去吧，孙老寨主你老随我来。”孙芝进了二门，婆子将二门关好，这才同着老人家够奔厅房。到了台阶下，低声说道：

“老人家，你老略候一候，我到里面言语一声。”婆子进去工夫不大，二位姑娘一齐迎接到廊檐下，口称老人家里面请，婆子打起帘子，孙芝也不客气，举步来到屋中，上垂首让孙芝落坐，二位姑娘在下首相陪。婆子献上茶来，二位姑娘将然要问，方才拿住的两个小辈，究竟是那里来的。孙芝不等他们说，叫道：“二位姑娘，今天我有句话，不管好说不好说，我也要说明。因为什么呢？凭二位姑娘这样聪明伶俐，当然不比乡间女子，那样羞羞涩涩，况且我又是这个年纪，在我兄弟广元在着的时候，我们弟兄无事时便坐在一处谈心。别看我没到家里来过，府人内外各事，我全都明了。今天这段事关乎二位姑娘的终身，不知道二位姑娘容我谈不容我谈。”美玉一听这个话就一怔，因为好似晴天一声霹震，暗想：这时候怎么会谈到了我们的终身，真叫人莫明其妙。大姑娘未及答言，二姑娘陆素琴叫了一声：“老人家，别看我们二人身为女子，无论有什么话你老只管谈，不用说你老跟我父亲先前还是朋友，就是没有交情的话，全都是一处同事。到现在我们姐妹已成了孤苦无依的人，谁没有一份可怜的意思，难道说你老人家还能有不好的道路给我们走吗？当然有话也是为我们好，决不能害我们，大概我说这个话，老人家也很赞成吧？”孙芝闻听暗含着点头，果然是父是英雄儿好汉，就是姑娘也是一样。想罢这才说道：“老夫未来到这里时，早已就料着二位姑娘是落落大方，要不然我也不来。方才所拿的那两个人，回去我一问才知道是金龙川的二位少庄主，一个叫杜林，一个杜茂。”老头子将谈到这里，二位姑娘全都不由的粉面一红，并不答言，听老人家往下还说什么。孙爷接着说道：“我兄弟陆广元在世之日，曾跟我说了多少次，二位姑娘

的终身已然许配给金龙川少川主，不过还没过定物。后来打听着，说是二位少庄主不习正道，我那兄弟听见这个信，心里大大的不悦，婉转周折把这个不满的话，可就传到了杜川主的耳内。那杜川主也是当时的英雄，听见这个话岂能将他的二子轻轻饶恕，一方面调查，一方面追问。原来无有此事，纯粹是外面的谣传，由这里杜川主可就不叫两个儿子自由出入了，每天无分昼夜关在家里，习文练武。这两个孩子也因为外面给他们造了不好听的话，一口气并不外出。除了习学文武两科艺业之外，就是吃饭休息，别的事一概不作。这一说就是数年的光景，我今天可就问他二人，那么你等为何来在岛内？你父亲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二人闯到军师府？莫非知道府内二位姑娘是你们的未婚妻？另有别念不成？我问到这里，两个人热泪交流，悲悲切切把入岛原由跟我说了一遍。原来他们二人打听着陆军师阵亡的这个消息，当时二人就要收拾军刃，找仇人前去拼命。后来因为打听不着仇人的准住所，难道说还能到外面海阔天空，去寻找吗？只得暂时忍耐着愤气。忽然间又听人传说，杀害军师的仇人，业已被困在岛内，小哥儿两个一计议，仇人近在目前，我等若不前去复仇，对不过死去的岳父素日里对你我二人垂青之意。准知道仇人并非等闲之辈，若不然凭岳父的能为也不至被害，这就叫激於奋不顾身，情愿舍命复仇，以报岳父知遇之恩。没想到入岛之后道路不熟，白天行走，又怕被人看见，如果一盘问这个话未免不大好说，故此才夜晚行走。因为不知道那里对那里，只要有宅院的地方，全都要探听一番，以至於到了军师府，被人看破马脚，出来一位姑娘往下叫。我们二人倒不算什么，我的老爹爹住居金龙川，为一川首领，我二人

到了外面，稍有胆小畏惧的行为，岂不沾辱了老爹爹的名姓，何况我们二人，此次入岛，是抱定必死之念，并未打算生还。也可巧彼此并未问名报姓，当场动起手来，在未动手之先，我们弟兄是这么个打算，到了动上手，忽然间一想，这是何苦呢？背父前来，为的是给岳父老人家报仇雪恨，仇人居处尚且未能探明，来在这里也不知谁是谁跟人家动手，这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我弟兄二人打算撤军刃逃走，也搭着我等年青没有阅历，又因看他们是女子，并未放在心上，又谁知人家这二位姑娘武学高强，我二人又这么一大意，这才当场被获。老人家你老问到这里，我们可不能不实话实说，就是将我等送到了天王殿，不怕见着王爷侯爷，我二人头颅可断，话也不能改。老夫一听他等不是外人，别的不用说，我只敬重他二人小小的年纪，有此胆量有此义气，将来真不可限量，赶紧将他们绑绳解开，叫二人落坐谈话。当时我可就实话实说：'不错童林等困在了隐逸山庄，可有一节慢说是你们这两个孩子，多少成了名的英雄都无法下手，并不是我小看你二人，难道说你们身上的能为，还能够比成了名的剑侠高吗？依我良言相劝，你二人暂且回去，嗣后机会到了，再出头不迟。'两个人听我这样说，摇摇头道：'你老这个话说错了，你老说叫我们二人先回去，比如我们二人要一点头，当然你老就可以送我们出岛了，我们被获遭擒。可是在军师府叫二位姑娘把我们拿住的，就这么一说，由这里你老把我们放走，倘若军师府二位姑娘问时，你老说是我们二人，业已放走，这个话可是一面之词，无从证明真假。现在又正是藏峰岛跟官兵交战之时；难道说老人家你老就不怕落嫌疑吗？'我听了他们这篇议论很对，遂说道：'要不是你们二位将我提醒，难免不

落嫌疑，那么你们两个人还住在这里不成吗？'两个人恭恭敬敬的跟我说道：'实话告诉你老，我二人既来之则安之，如果肯将我们放出去，仍然还是住居山孔之内。无如何非得见识见识这个仇人才能甘心，如若不然至死不能出岛。'两个孩子说话坚决无比，那份义气令人可敬可钦。"老人家说到这里略微顿住，用眼偷看二位姑娘的态度，就见两个姑娘全都低垂粉颈，面色微红，那个意思几次要张口接谈，大概是因为话不好出口，可是又咽住了。老头子孙茂昌闯荡江湖数十年，那是什么阅历，大概的事总可以一目了然，考查二位姑娘的心理。听说未婚夫杜林、杜茂，如此仗义，早就在小心眼里起了一份感动。对於他们决心替自己报仇的好意，当然又是感激又是怜惜，又恐怕有个一差二错，自己终身无可依靠。有心说不让他们管，未免显着太重儿女情爱，未过门的丈夫，这该如何能够出唇？真要是对他们不闻不问，小心眼里又过不去，这也不怨如此。两位姑娘岁数到了，当然有个终身的打算，这是老头子考查他二人的心理。你说还是真被老人家猜着了，二位姑娘不约而同，都是一样的思想，在先前听父亲说过，杜川主二子行为不正，爹爹打算另为选配，后来可也没听见什么消息。到如今一听，人家这二位少庄主，不但是行端履正，并且还是侠肝义胆。感激我爹爹以女相许的恩情，到如今得着了凶信，居然要舍身复仇。固然女婿是半个儿子，但是我们这个亲事是漂漂渺渺，不但没有正式定亲，到如今也不曾有人提起，我的爹爹又遭了这样的惨亡，想不到人家二位少庄主，还有这份热心。比如说他二人要跟我们姐妹见过面，那算是贪恋我们姐妹的颜色，故意买好。看人家那个意思，已然将我们抛在了九霄云外，不过人家所感激的，就

是我父亲那一句话，要是这么看起来，人生一世得此夫婿也可不负此生了。想到这里痛惜怜爱，一时之间可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又想到自己的命苦；别看这么想，这不过是如同作梦，将来能够团圆与否，还在镜子里照着呢，皆因无人给我们主持婚姻。想至此处，心里一阵发酸，又搭着有好些个话要说不好出口，可就发现了妇女的本能，抽抽搭搭哭泣起来。老头子孙茂昌在旁边看着这般光景，准知道二位姑娘此时已然心绪如麻，所有一切的悲伤感慨全都拥上心来遂叫道："姑娘不用伤心，老夫此来，本有要事跟你二人相商，我说的对二位姑娘点头，我说的如果不对，那就算是我没说。说起也是为你两家好，现在他二人既抱有决心，非报仇不可，叫他们走他们当然是不走。也不必客气就是实话实说吧，仇人小儿童林，可并非是无能之辈，何况还有群侠辅助，就凭他二人，二位姑娘也看见了，不见着仇人还则罢了，真要是见着仇人，仇是准报不了，仇报不成能准保没有危险吗？二位姑娘现在是孤苦零仃，这二人可是我兄弟广元在世之时，亲口给你们定下的亲，倘若他等有点意外，二位姑娘的终身岂不是个难题。我的意思想设法劝二位少庄主，不可过急，总想报仇也得等个机会。这个话说可容易，实地去办未免费事，头一样儿叫他住在我的住所，就不用说他二人不住，就让住在我那里，我跟我的师哥王荫，难道还总看着他们吗？倘若他等走出去，出了什么意外，到那时可就后悔无及了。你说叫他到军师府来居住，这个话没有这么一说。这还是目前摆着的事，若再往深里说一步，就是我们弟兄强把他二人送出岛外，难道说他就不会再回来吗？再说他等这份侠心义胆，也实在叫人钦佩，按说无论英雄侠义，听见他们这种行为，就

应当竭力相帮才对，极力拦阻，这个话还有点儿不近乎情理。就因为这种种的关系，我才前来跟二位姑娘商量。依我的意思既然有我兄弟广元的话，早晚也是夫妻，倒不如暂时合房，等把诸事办理完毕，再正式择吉办事。这可是圣人从权之法，自古圣贤门中所贵的可就是通权达变，能够在不得已之时，舍经从权，虽然从权不能失于正道，那才不失为通权达变的智者。要一味固守旧道，宁湿衣不乱步，未免近乎愚了。我知道二位姑娘全都是文武双全，所以才来提议这段事，倘若是二位姑娘，都是村姑乡女，我这个话说了也是白说，我也就不来说了。大概二位姑娘总可以明白其中的大义吧！”二位姑娘听到这里，别看都是这么大岁数，猛然间谈到婚姻问题，也不禁羞得面红过耳。究竟还是美玉大几岁，回头叫了一声：“妹妹，孙老英雄所说之话，倒是入情入理，可就是你我无人主持婚姻，就是这样草草率率，未免叫人说是不守闺训，私与夫合，这个话要是传出去，与脸面上太以难堪了，我的心思打算求孙老寨主另想他法，此事办不得，妹妹你以为如何？”这个话虽然是美玉跟陆素琴说，可是也跟向老人家说一样，这就是避羞的意思，才转向二姑娘发言。二姑娘一听说道：“姐姐所见跟我一样，此事决以不能这么办。”老头子听到这里，双手把银髯一理，哈哈一阵大笑：“姑娘你要说别的老夫倒可以信，惟独这句话三尺玩童皆能听的明白。何况是我孙茂昌，要说对于二位姑娘的婚姻，无人主持一切，这段事就算我没说，早早晚晚反正也有完成终身大事那一天，到那时我请问二位姑娘，又有何人替你们主持呢。比如说金龙川杜川主打发人来通喜信，定日迎娶，这个话是不是得跟二位姑娘对着面说，不然还有何人能够主二位姑娘的事。”陆素琴听到这里，

面带羞惭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这个话不是到这里了吗，我们也别当时驳你老，这么办吧，我们姐妹二人计议计议，你老明天听信吧！"老头子说道："我明天听信倒不要紧，不过我跟我师哥今天晚间，一夜就不能睡觉，瞪眼看着这二位少庄主。真要是一时不慎，被他二人走出，就不用说出了别的意外，只是他们一走，我怎么能够对得起二位姑娘。真要说这段事我不知道，那就没的可说了，谁叫我赶上了呢！"大姑娘美玉听老头子说了这几句话，心里很为感动，暗想：人家孙老寨主可算是年高有德，对于我们这未婚夫妻，这样热心维持。人家都能够有这样爱护之心，怕二位少庄主走出，难道说我们跟他是将来的夫妇，就不挂心吗，为难的就是一样儿，这么大的姑娘，有人提说叫跟未婚的女婿合房，要这么一答应说"好吧！"这个脸未免拉不下来。想到这里又惦着二位少庄主走了，又怕人家孙爷看自己不识抬举，甩手不管了，一时之间心绪如麻，后来想出一个法子，在陆素琴耳边低声说道："妹妹，这个事这么办吧，叫老人家暂时先回去，过顿饭之时，再叫老人家辛苦一趟到咱们这里来。如何办法，咱们跟孙老寨主说句一定的话，你看怎么样。"陆素琴不答话只是点了点头，邓大姑娘这才跟孙芝说道："老人家，既然你老有如此热心，我们姐妹感恩不尽，也不用说明天叫你老听信了，请你老暂且回归庙所，过顿饭之时，请你老再辛苦一趟，容我姐妹从长计议，回头再跟你老商量。"孙芝闻听忙点头道："既然如此，我暂时告辞了。"临走又向二位姑娘说道："这个意见是由我心里出的，就让二位姑娘赞成，回头我还得跟那二位少爷去捣麻烦去哩！可是跟他二人说话，总比跟二位姑娘说话容易。此时我回去，还不能跟他们露这个话，就因为

没问妥了二位姑娘。你们计议吧我走了。”二位姑娘站起身来，送老人家到廊檐下，仍然是婆子送老头子出二门，老家人送出大门。

孙芝回到寓所，并不隐瞒，当着两个孩子以及老哥哥王荫，遂就把自己怎样说谎的情形一说，反倒招得老少全都哈哈大笑，老爷儿四个又谈了会子别的闲话，约摸时候够了，孙芝这才二次够奔军师府。这一次来到府门前轻轻一声呼唤，里面早就有人将门开放，一直把老头子让到里面厅房。到了屋中一看，二位姑娘并未在坐，只有个年老的婆子。看见孙芝进来，赶紧站起身来请安，然后让孙芝落坐，这才说道：“寨主爷，我奉我二位姑娘之命，在此等候，等你老来了叫我对你老说，你老所提之事，乃是热心好义，二位姑娘不肯拒绝，何况又是事由全都挤到这里，就算出于无法，只可按着老人家的提议办理就是了，并且要求你老定个日期。”孙芝一听满心欢喜，手摆银髯乐嘻嘻说道：“这就是了，要说定日期那可应了俗语了，丁是丁卯是卯黄道吉期当日就好，无奈今天时间太晚了，咱们就以明天晚间为期吧！你到里面通知你家姑娘，明天行不行，我得了实在的话，好跟那一头去说去。”老婆子打发别人到上房问了问，二位姑娘说的也省事，所有一切的事，全凭孙老寨主斟酌就是了。孙芝听到这里，往下并不多说，赶紧告辞了军师府，回到了自己住所，当天夜间就不说了。

次日天明起来，老哥儿两个给胜秀，凌元，每人预备一套华丽的新衣服。孙芝又到军师府送信，帮助他们的人，将正面厅房收拾出来，作为喜堂，迎面供奉天地神灵，五供腊阡香斗等物全都设摆停妥。东西厢房，全都作为洞房，门口

贴上喜对，屋里也略加修理，床榻上面一概换了新被褥，幔帐换了红粉色的，幔帘花样是喜上眉梢。这一收拾不要紧，立刻充满新的气象，可就是不用鼓乐和彩轿，婆子们全都分职任事，有作喜婆的，有做宾相的。依着二位姑娘，本打算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三位军师，孙芝从中拦阻说道："此事只能叫府里上下人等知晓，千万不可叫外人知道，二位姑娘乃是聪明绝顶的人，难道说还不知道人在人情在的这句话吗？至于那三位军师就更不用提了，前一次到隐逸山庄报仇，那份光景你们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明知道小儿童林不是好惹的，所以便百般推诿。到现在要说是二位少庄主特为进岛复仇，因为大家不联成一气，出入不便，才想出这个从权的法子。他们知道结婚之后，当然还是报仇，倘若求到他们那里怎么办，他们不说惧怕童林，当然可就要说这个事办不得，必然要把二位少爷送出岛外，倘若二次进岛出了意外，大概他们就不管了吧！"二位姑娘听老头子这片议论有理，这才传话叫府内上下人等一概严守秘密，不准到外面走漏风声。军师府向来就整齐严肃，这个话要是传出去，那里有人敢到外面走漏消息，别看府里这样预备，外面连丝毫都不知道。

一日光景好过，到了晚间，孙芝，王荫老哥儿两个陪着两个孩子来到军师府，此时里面也全都预备齐毕，孙芝叫人到里面陪二位姑娘到喜堂。两个老头子带着两个孩子预先在喜堂等候。霎时间二位姑娘，身穿彩服绵裳，由婆子搀扶，来到了喜堂里面。美玉居长先跟凌元拜天地行礼，然后就是陆素琴跟神猴胜秀，交拜已毕，喜婆将凌元美玉送到东厢房，胜秀夫妇归西厢房，所有一切的无并紧要的仪注完全免。且说喜婆将他们两对小夫妻送入洞房，把门给倒带了，喜婆退出

来，这就是人生最得意洞房花烛夜。二位姑娘在昨天晚间跟两个孩子动手，头一节是夜间，再者说也没注意他二人的容颜，今天这一交拜花堂，偷眼观看，赶情这小哥儿两个长的都是英雄气概，风流人物，并且正重端庄，没有半点轻浮气，自然非常喜悦。这两个孩子也别说是为成名，也别说是为露脸，老头子孙芝把事给办到这里，可也许成真也许成假，在交拜之时，也各自留神看了看，两个姑娘不敢说倾城倾国，也是生得如花似玉，心说人生一辈子得妻如此，也就不算亏负了，何况又是武学高强。这是两个孩子心里的话，以至到了洞房里面，新妇当然端坐床上，新郎自然是地下或是外间落坐，这种神情差不多受过新婚洗礼的主儿，人人全都知道的。单说胜秀经喜婆将他送到了屋中，自己可就在外面茶几旁椅上落坐，婆子走后仍然还是坐在这里不动，自己心里思前想后，说不定有怎么个不得劲，心说：这叫怎么一回事，真正是岂有此理。自己这么没有准题目的想着，时候可就不小了，里间的姑娘陆素琴一想，这二位少庄主既然有如此肝胆，当然就是正人君子了，在今天草草率率成就婚礼，自然他不好意思的就到里面来安歇，况且又是在我的家中，莫若我到外面请他一声。别的都是小事，要紧我先问问他们入岛复仇，打算怎么个进行法。姑娘头一节年岁大了，再者说，不是乡间无知无识的女子，当然跟普通的新妇不一样。想到这里，下了床够奔明间，走在暗间门口，本打算出来到近前说话，怎奈这个羞字，始终打不脱，双颊一阵发热，立刻又止住脚步了，怔了怔神壮了壮胆子，这才叫道："杜少庄主，天到这般时候，为何还不安歇？"姑娘说完了，孩子就如同没听见一样。姑娘接着又说了一遍，胜秀一想再要不答言，实在不像话，大

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他这样称呼我岂能忍受。想到这里，猛然将头一回道："你跟谁说话呢？少爷姓胜你为什么说我姓杜。"姑娘一听吓了一跳，接着说道："你这人莫非得了疯病，你不是金龙川杜川主的次子杜茂吗？"少爷冷笑一声："你这才叫瞎了眼，你才是金龙川姓杜的儿子呢！少爷姓胜单字名秀外号人称'神猴'的便是。若问我的天伦，他老人家姓胜单字名裕，为三庄首领，你拿我当作了何人？"姑娘不听还则罢了，听了这句话，立刻怒满胸膛，一转身够奔里间由墙上摘下自己的刀来，回身骂道："好小辈，竟敢前来戏耍姑娘，我看你往那里逃走。"这工夫胜秀已来到了院中，撩起长大的衣服，由腰间取出来鹿筋藤蛇棍一条，站在院子当中精神抖擞，手指素琴说道："前一次别看少爷失神，被获遭擒，今天我要跟你分个高低上下。"陆素琴说道："小辈，你这就不算是英雄，真要是英雄好汉，为什么冒名诈婚，难道说不怕给你祖先丢脸。别走接刀。"身形向前一窜擎刀便剁，少爷胜秀看见刀来了，忙一闪身接着藤蛇棍往里进招，这两个人将才打在了一处。就听东厢房有人大喊一声："来来来你我外面动手，原来美玉并未跟凌元交谈，二人谁也没答理谁。猛然间听见外面陆素琴跟胜秀动手，邓姑娘一怔，问道："杜少庄主，这是什么原因？"凌元这才说道："实话告诉你，我叫凌元，那是我的师弟胜秀，当然是因此相争。"邓美玉听了这话，如同凉水浇头一般，立刻下了床，骂道："好你等胆大的小辈，竟敢如此猖狂。"说着话伸手摘刀，凌元这才说道："来来来你我外面动手。"说罢自己先来到院中，伸手将军刃取出来。这工夫美玉由屋中追出来，叫了一声，"妹妹，千万别放走这两个贼子。"一面说着话举刀扑奔凌元动手。说时迟那时快，这

二人尚且没交上手，由外面来了两个老头子，一位是孙芝，一位是王荫。二位老人家来到院中高声喊道："不可动手，有话慢说。"男女四个人如何肯听，照样拼命厮杀。二位老人家又告诉两个孩子："你等二人可是男子汉大丈夫，跟自己的妻室有个一言半语不合，应当让他们两句，不可认真动手。"二位姑娘一想，这两个老东西太可恨了，合着你们这是给我们两对夫妻劝架来了，难道说我们这就算嫁了他们不成吗？想到这里将要答言，又听两个老头儿接着说道："二位姑娘也赶紧撤军刃住手，真要伤害了他们二人，落一个谋害亲夫的罪名，岂不叫人耻笑。"陆素琴听到谋害亲夫这句话，气得几乎落下泪来。胜秀凌元倒是听说，各自将军刃一撤，跟出了圈外。邓美玉气冲冲的用刀一指，叫道："孙寨主，你的头发可是都白了，为什么作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这两个小辈是谁？为什么你满嘴胡说，说是金龙川的二位少庄主呢？你这不是欺骗我们姐妹无人吗？还幸亏我的舅父在世之时，跟你是朋友，你才作出这个事来，不然的话你还不把我们卖到勾栏院里去吗？"孙芝闻听手理银髯道："哎呀！这才叫有好心无好意，拿着好心当了驴肝肺。老哥哥我也不必跟他们分辩了，你老过去把我这个意思给他们说明白了就是了。"王荫闻听叫道："兄弟，你先别着急，二位姑娘是明白人，我把话说穿了，他们自然就知道你是好人了。"说着叫道："二位姑娘，有话咱们到屋里说不好吗？其实不算什么，不过彷佛有多大事似的。"两个老头一打一托，二位姑娘急的如同火上浇油，在两个老头儿嘴里就像不算什么。孙芝带着胜秀，凌元够奔东厢房，王荫同二位姑娘进西厢房。

容着到了屋里，二位姑娘各自把军刃一扔，坐在床榻上

放声大哭，一面哭着叨叨念念，一个哭爹爹，一个哭舅舅："要是有你老人家在世何人敢这样欺侮我，到了现在孤苦零仃，就剩了我们两个女子，所以才被人家百般欺侮，你老人家这在九泉以下，倘若阴灵有知，赶紧将我二人叫到阴间，我们可实在不能活在人世上了。"王荫来在屋中哈哈一阵大笑，叫道："二位姑娘，素称文武全才，怎么今天竟这样糊涂呢？要是悲悲啼啼，岂不失了军师府小姐的身分？要说我等全都是这个年纪，好事不敢说作过，缺德的事也不敢作，既然说这里面有段原因，二位姑娘就应当听是怎么个原因，不怕听完了以为不对，然后再发作不迟。"姑娘听到这里止住悲声，这才问道："你们弟兄勾通奸细，到这里欺诈骗婚，还有什么理由可说呢？那两个奸细算是交给你们了，别的话不用说，明天一同够奔天王殿，有什么事听凭侯爷判断。"王荫闻听还是大笑不止，叫道："姑娘，你说的话倒是也在理，可有一样儿，到现在全都不对了，常言说的好，'好马不靳双鞍，烈女不嫁二夫郎，'既然花堂交拜，他二人无论是什么人，你们的终身就算托在他的身旁。如果将他等送到天王殿，甚至于按山令处死，丈夫死了为人妻室的有什么光荣呢？再者说二位姑娘还是殉节，还是守寡，还是改嫁呢？生为女儿身，要紧的就是讲究三从四德，二位姑娘又不是小门低户的女子，这个话不用说现在，大概前十年就晓得了。英雄豪杰在外面行侠作义，所保护的可也就是忠臣孝子，义仆节妇。"老头子将然说到这里，二位姑娘一阵冷笑道："王塞主，你先等等说，既然三节九烈人人赞成，为什么你们这么大年岁，破坏人家的贞节呢？"王荫问道："姑娘，这个话由何说起。"素琴向外一指道："我死去的爹爹已将我们二人的终身许配金龙川主的二

子，到如今你们冒名顶替前来诈婚，难说道这不是破坏贞节吗？”老头子一理银髯急道：“哎呀！姑娘你这话说得欺我太甚。不错女子既然于人，再行出嫁那就算是失节，所以有一种有志气的女子，不怕没过门丈夫死去，自己披麻带孝到婆家守寡终身，那才算是节烈女。可有一节，你父亲在世之时，跟金龙川不过就是有一句话，并无半点聘定之物，也未曾交换过男女庚贴，那么能够算的了正式定婚吗？再说儿女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你父在日听说杜川主二子不习正道，已然无形退婚。别说没正式定婚，就是实在定了亲，要是父母已竟打退，女儿家也不能干涉，不然就算忤逆不孝，可见和金龙川的婚约，不成问题。到如今我兄弟孙芝成全你们，怎么倒会成了冤家呢？”陆素琴闻听蛾眉倒竖，杏眼圆睁，叫道：“王寨主，你老这个话说的更没有道理了。看着我们姐妹孤苦零仃，从中给我二人说亲，这总算是我父在生之日交朋友交的地道了。我们算是占老人家的馀荫，你们算是尽朋友之情。可有一节，从中有两样儿不对，那不能不算你们容心欺诈，头一样儿，虽然说是一家女百家问，可也决以不能去嫁敌人之子，难道说你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胜裕的儿子吗？再者说提亲是两方面点头愿意，才是婚姻呢，为什么冒称他们两个人是杜川主之子？把敌人不敌人放在旁边，只要是按着真名实姓前来说亲，我们答应不答应，那倒在乎两可之间了，倒可以不怪，为什么故意冒名呢？为什么单冒杜川主之子呢？难道说这不是欺负我们姐妹无人吗？”王荫听罢接着说道：“我也是这样说法，要不然就说里面有原因吗。比如用真名实姓前来提亲，答应与不答应那可就全在你们了，无论答应不答应，那也就没有什么可说了。你们姐妹二人未曾听了

下回分解，就急起来了，耽误到现在我也未能将原因说明，这不是已竟说到这里了吗？你听我解释解释，自然你们就明了。”两个姑娘暗想道：你当叫你说评书呢！拿住扣子诚心磨时候，真正是叫人着急。这个话也不怨二位姑娘心里这么说，本来王荫说的都是废话，王荫自己也知道是废话，皆因老头子穷了词了，一时之间，被二位姑娘问的，还是真想不起来用何言语解释，特意说着这几句废话。心里想词，还算老头子不含糊，居然想出一个理由来，这才说道：“这个原因也没有多少话，先说为什么想起给二位姑娘提亲吧。这就因为军师府里面，向来是整齐严肃，三尺男童不准入内。忽然间这个胜秀，凌元前来探岛，因为不认识路途，误入军师府，当场动手二位姑娘将他二人拿获。我兄弟因为追下他们来的，当时要到住所前去审问，审问明白我们弟兄可就计议了，这件事要是声张出去，好说可就不好听了，人言可畏。他们偏不说是拿获探岛之人，若说是在军师府不定隐藏了多少日子，应当怎么办，要是打算解除这个嫌疑，势必结为婚姻方才免的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嫌疑，这可就应了姑娘那句话了。他二人又是敌人，你说这个事怎么办，真要是姑娘府里有家长，这个话就好说了，请想提亲还能对着姑娘面提吗？想来想去可就想到了冒名这一条，冒名的用意别的全都没有，所为的就是好跟二位姑娘说，二位姑娘也好答应。对于这个事的善后，我们也不是没研究，准知道必然有一场风波。又一想二位姑娘都明白大义，就是到了水落石出，不过一解释也就完了。再说这两个孩子跟二位姑娘可称得起门当户对，他们的老师父亲是天阴庄的庄主，人称隐士，乃是江湖上成了名的老英雄。这两个孩子人品像貌年岁能为，那一样也跟姑娘般配。至于

说敌人不敌人，那再另说，那就单看你们夫妻计议了，也许二位姑娘投顺了三庄，也许凌元胜秀从此降岛，既然成为夫妻，怎么说怎么好。”两个姑娘不等老头子把话说完，忙道：“得了，王寨主，也不用再往下说了，我们姐妹上你们一次当，决不能再上二次，你们无论说的怎样天花乱坠，我们也不信。反正我们二人命是不要了，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天王殿上去说，我们也不管什么叫拜了天地，和是夫妻不是夫妻。我等活在世上也无路，倒莫如死在阴曹地府，追随我死去的爹爹，也比活着强。”王荫叹道：“我的言语已完全说的明明白白，难道说你们还听不明白吗？凭二位姑娘要是不明理，世上还有何人能够明理。”姑娘们想起自己的命太已的孤苦，到现在又遭了这个事，越想越难过，悲悲切切又哭了起来。王荫一看这个事不好了，正想要设法解劝，还是真想不出词来了。

正在着急的光景，听后面有人念佛，廉板一声进来一人，非是别位，正是军师府老管家张升，叫道：“二位姑娘，现在回天道长古道爷来了。”二位姑娘一见管家到了，赶紧站起身来叫道：“张升哥请坐。”老头子王荫，还是真没看起这位管家，又谁知二位姑娘这样敬重。原来这个张升的年岁比陆广元才小四岁，自从陆广元念书之时，就是这个张升跟随。不但说是二位姑娘，就连陆广元在世之时，对这个张升都是恭而敬之，一则是他年高有资格，可也是张升的人格高尚，眼光最好，大凡一切的事，凡是和他一研究，不知道的不用说，只要是知道的，向来没说错过。赶巧了陆爷有什么费斟酌的大事，回到府中还要跟张升商量商量，故此二位姑娘对于这个张升也是非常敬重。昨夜晚间，大姑娘美玉告诉孙芝，叫老人家过顿饭之时，再来听信，孙芝去后，二位姑娘正然要

打发人请张升商议，张升却已竟进来了。因不放心孙寨主究竟有什么事，跟二位姑娘坐谈这大半天，所以进来问问。二位姑娘让张升落了坐，这才把如何拿住两个人，原来是孙寨主坠下来的，看见我们两个人将他拿获，以为我二人都是女子审问不便，当时可就把这两个人要着走了。方才他二次前来，可就为的是这两个人，原来经孙寨主一问，那二人是金龙川二位少川主，因为感念死去的老人家对于他们有一言翁婿之情，得了凶信特此进岛报仇，因为不识道路误入军师府。孙寨主劝他等回去，他二人执意不肯，孙寨主怕他等前去找童林报仇出了意外，为两全的法子，打算叫暂时草草成亲，嗣后各事办完，再正式结婚。头一节对于报仇人多主意多，再者说也可以阻住二人，单身前往，以免出了意外。孙寨主说到这里，我们二人已然再三拒绝，怎奈他说的诚诚恳恳，并且还是理由充足，我等拿不清主意，叫他过顿饭之时，再来听信。正打算请张升哥你进来商议，不想你老来了，大概这个话你老听明白了吧，请你老替拿个主意，回头孙寨主来了，怎样回复他。张升听罢这片言语，不由得就是一怔，遂说道："二位姑娘，这个话不对吧！军师在世之时，我也曾听见说过。他老人家去世以后，我也听见说过，听说金龙川这二位少川主，在外面采花作案无恶不为，他的爹爹溺爱不知管教。军师死后奴才对于二位姑娘的终身，非常注意，每逢遇见合适的人，我就跟他打听。近来听说这二位少川主，更不像样子了，现在怎么这两个人一时间，会有这样侠心义胆。"二位姑娘又把孙芝说的，二位少川主听了流言如何愤慨的话说了一遍。张升听二位姑娘的意思，似乎愿意成亲，这才向二位姑娘道："这个话这么说吧！以前的话不必再提，真要是二位少

庄主有这份义气，听说军师的仇人落在岛内，冒险前来复仇，就凭这一点足见两个人的人格很好，二位姑娘打算怎么样呢？”大姑娘美玉接着说道：“就因为我们姐妹不得一定主意，所以才请你老进来商量。”张升连连点头道：“方才我不是已然把话说了吗？只要是二位少庄主有这分肝胆，终身可托，就是草草成亲也未为不可。回头孙寨主前来，二位姑娘打发婆子们告诉他照办就是了。”说罢张升自去，孙芝三次入军师府，前文里已然表过，无须重叙。一直到了洞房花烛夜，露出了马脚，彼此在院中动手，这个时候张升可也听见信了，心说：好！居然有这样事发生，老张这条命不要了，誓必跟贼人以死相拼。想到这里，伸手由床下取出自己趁手的军刃单刀一口。你还别看不起这个张升，当年他跟随陆广元读书练武，陆军师的能为，他也学了少一半，文武两科技艺全都拿的起来，尤其对于武术他还是专门好练，到而今上了年岁，才不常练了。今天听说居然有人冒名诈婚，未免有气，打算凭一口刀一条老命，报主人知遇之恩。将把刀取出来尚未出鞘，由外面进来一人，口称：“老管家，取军刃意欲何为？”张升留神一看，进来的是一位道爷，生就五长五细的体貌，细胳膊细腿细腰细脖颈，脑袋也是细长的，简直的像是长虫精变的人。老管家不认识，问道：“爷贵姓，因何来至在此处？”老道自报名姓，姓古名叫玄真，外号人称“回天道长。”可别看张升不是江湖绿林道的英雄，头一样因为回天观和万龙藏龙岛相离不远，再说回天道长乃是成了名的一位老剑客，可以说是远近知名，陆广元在世之时也时常谈讲，今天听老道一说，他是回天道长古玄真，赶紧行礼说道：“原来是古老剑客，但不知老人家何以来到此处？”老道微然一笑说道：“管家，你先

不必问我因何来在此处，我先问你取军刃何意？”张升并不隐瞒，就把后面之事，略略说了一遍。道爷口念：“无量佛，贫道此来正为此事。”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张升说得一怔，心说：他在回天观，怎么会知道岛内的事，就是知道也不能这样容容易易就来到此处。

这也不怨张升纳闷，他本来就不知道，古玄真原来就在岛内隐藏。要说老道知道凌元、胜秀这段事，这可是孙芝王荫告诉的，由昨天晚间把亲事说妥，老哥儿两个就打算够奔大帅府中报信，准知道这段事闹出来决以完不了，多知会几个人。为的是闹出事来都有个预备。还是王荫说：“不必忙，明天还有一天呢！尽管沉住了气，没有多大事，”孙芝点头赞成。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孙芝便赶忙够奔大帅府。到了那里见着众位剑客，就把如此如彼的话一说。别位还不说，惟独老道古玄真，他听这段事有个意思，当时告诉孙芝道：“到夜间我暗含着前去探听，没有变故还则罢了，有了变故，咱们大家是相机而动。孙芝笑道：“古老剑客，你老就等着看热闹吧！决以不能没有变故。”说完了孙芝自去忙合喜事。古玄真果然到了夜晚，够奔军师府，施展夜行术，来到了内宅。两对新人交拜成礼，老道全看见了，一直看到他等动手，孙芝出头解劝。后来孙芝带着胜秀、凌元够奔西厢房，王荫同二位姑娘够奔东厢房。老剑客一想：倘若外面有人得着信，再往里面一闯，可就不合适了．莫若我去把守大门，有人前来我就把他打发回去。想到这里，这才够奔前面来，顺便到门房一看，正赶上张升取刀，古老剑客知道是军师府管家，便一声没言语，来到了里面。古玄真心里早有打算，暗想：如果我要是用话拦不住他，便当然要亮剑将他杀却。所以理直

气壮，到里面问老管家取军刃何用，张升问老道是谁，老人家一报名姓，可巧这个张升有记性，陆广元在世时，说过这个古玄真是位剑客，所以连连行礼，问老人家由那里来，老人家却要先问他取军刃何意，张升把后宅之事一说，古玄真这才说道："我就为此事而来。"接着老道可就把孙茂昌、王荫叫两个孩子冒名诈婚的原因一说，又提到了杜占鳌之子，已然成了采花的淫贼："早晚碰到我的手中，必然要追取他的狗命。还有一句话跟你说，要是你们姑娘嫁了这两个孩子，头一节本身有福，再者说也不愧陆广元英雄一世。这错非是有孙王二人从中玉成其事，实在是打着灯笼也没有地方去找。这件事虽说是人力，可也算是天作之合。这两个孩子小小年岁，侠心义胆，因为他的父亲三庄首领胜裕胜陶然公攻万龙藏峰不下，居然敢暗含着入岛，打算作一番事业，助他们的师傅爹爹一膀之力。人正名正出身正，将来必能成名天下，你若说不是天作之合，怎么他们就会错走了军师府？就打着说走错了道路，到了内宅跟二位姑娘动手。凭两个孩子的能为，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大概跟二位姑娘走到一处，说不定那一方面胜负。可巧两个孩子动上手又后悔了，弟兄二人来到岛内，本来打算作一件惊人的事业，无故来到这里遇上两个女子，倘若人家岛内传锣一声，成名英雄以及全山喽兵一到，势必被获遭擒，生死那倒是小事，可惜白来这一趟。两个人想到这里，打算撤军刃逃走，也是一时大意，没把二位姑娘，放在心上，所以才双双被擒。又可巧他二人的行踪，被孙茂昌看见，一直追到军师府，你说这段事不是神差鬼使吗？皆因我知道这场事，特此前来探听，正赶上老管家你取军刃，所以我才冒然进来。向来最重的可就是义侠节妇，你既是陆宅

的老管家，主人不在了，你应当掌住眼光，替二位姑娘主持婚姻。你若能够将姑娘说服，好端端跟凌元，胜秀结为夫妇，那才叫三全齐美。他们花堂交拜，则夫妇之名已定，倘有意外难免不节之议，老管家眼看着他们两对小夫妻，郎才女貌，天生佳偶，你不能叫他们配合，未免对不起死去的主人，对不起主人还能算的了义吗？贫道话说到这里，但不知老管家以为如何？”张升听老道所说之话，倒是近情近理：老主人死去，杜家二子不成材，我当然不能看着二位姑娘跳火坑，但是除此之外，住居在岛内，打算找门当户对的主儿，可真正是千难万难，我在他家作了两世的老仆；老少 那样的恭维我，可算恩重如山，姑娘们到了岁数了，我真要是袖手旁观，于心何忍，但是叫我管，我怎么管法，也不怨人家老道说，凭我家二位姑娘打算嫁人家胜裕一子一徒，真正是打着灯笼找不着，错非是这样儿，跟人家提亲人家还不一定要不要呢？可有一节，其中有个敌仇的关系，这可怎么办好呢。张升看古老道呆呆的发怔，古玄真又问道：“难道说贫道所说之话，有不对的地方不成吗？”张升摆手道：“老剑客爷，您所说之话，句句都是至理名言，你老可别看我身为奴才，对于道理还能明白几成，你老所说之话，对可算全对，怎奈从中有一种难处，叫老奴不能跟二位姑娘说。”老道闻听连连点头，说道：“但不知有什么原因？”张升长叹一声道：“老剑客，难道说你老这还不明白吗？我家主人被童林所杀，父母之仇可说不共戴天。天险庄这二位少庄主正是童林之友，可也算得了间接仇人，岂有大仇未报，反倒以身妻仇友之理？倘若我家二位姑娘以此相问，叫老奴何言答对？”古玄真念了声“无量佛”说：“原来如此，你家姑娘不问还则罢了，倘若问时，只管叫

他们问我，我要把理由诉说明白了，准保叫他们以仇为友，并且指明谁是他们的仇人。”张升一听，心说：莫非他还要在二位姑娘面前说谎不成吗？又一想：不能！这段事全都在这里摆着呢；决以说不了假言，再说凭他身为剑客，也决以不说假言。心里纳闷，不知道回天道长有什么话可说？有心先问问，看老道这个说法，既然没肯对我说明，当然这话非到了时候不能说。正自不放心，听老道哈哈大笑道：“老管家，我这么大年岁，身为剑客，难道你还不放心我的话吗？”张升不敢承认连说：“岂敢，既然如此，也不必等二位姑娘说到那里，再请你老人家了，我同着你老咱们一同够奔后面，看看他们怎么撺了。”古道长微笑说道：“既然如此，管家你就头前带路。“于是张升陪着老道来到后宅，到了里面，二位姑娘站起来，叫管家落坐。张升先给二位姑娘引见老道，并且还说了一句假话，说是军帅在日，跟古老剑客彼此都是老朋友，今天听见这场事特意前来。二位姑娘耳朵里也有这么一位回天道长古玄真，知道他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并不敢小看，赶紧让坐。张升仍在一旁站立，二位姑娘让他坐下，张升说道：“现有古老剑客，王老寨主在坐，老奴焉敢无礼。”古玄真、王荫一齐说道：“老管家不必客气，你我落坐也好谈话。”张升谢了坐，便在一张方凳上坐下，向二位老人家说道：“老奴无理先抢句话说，容我把我的意见，跟我家二位姑娘说明白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再请二位老人家从中解释。”玄真、王荫全都点头，于是张升遂把方才古玄真对他说的一片话，从头至尾如此如彼的一说，并且比老道说的还圆全。两个姑娘把话听完，倒是也觉着很有理，猛然又一想，张升这个话可说的不对：当初我父亲在日，待他不薄，老人家到现在被人家

杀害，大仇未报，岂有叫我们二人下嫁仇人之理，难道说就不怕良心有愧吗？二姑娘陆素琴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张升哥，你可是这么大年岁的人了，大凡世界上的事，你老看不透的很少，难道说眼前这么一段事，你就会不明白了吗？我父亲被小儿童林所害，现在大仇尚且未报，怎么能反倒跟仇人结亲呢？"张升一听：来啦！我也不必隐瞒，实话实说，倒看古老剑客有何言语解释。遂接着说道："姑娘，这个话你们说晚了，老奴早已向仙长请教，他老人家说是见着姑娘才能说呢，故此我才陪着老剑客前来。"说罢用眼看着老道古玄真，老头子王荫听着这个话也纳闷，心说：我早已就穷词了，你们来到这里，居然又想出这么一片言语，已然就比我高的多了，现在又要把仇人谁属加以解释，难道说陆广元之死，说不是童林所杀不成吗？真叫我莫明其妙。王荫想到这里，便不住用眼偷看老道，单听他如何答言，这个地方要说也实在不易。张升王荫见老道不说话，很是着急，二位姑娘不知道古玄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遂问道："古老剑客，但不知你老人家有何高论见教？"古玄真口念："无量佛，贫道当然另有一片理由，但不知二位姑娘诚心听不诚心听？这就是说话的能为，你不问我也不说，只要你问到我这里，我先问好了你打算听不打算听？"问的彷佛是废话，其实正是抬高自己言语的价值。二位姑娘忙说道："我们姐妹不敢说明白，大既总比糊涂人强点儿，只要你老人家说出话来有理，我们是求之不得，岂有不诚心听的道理？有话请讲当面，我等愿闻高论。"古玄真点了点头说："这就是了，并非是我说话麻烦，皆因我这话说出一句来，就得十句八句百八十句话来解说，倘若我不把话问好了，不容我把言语解释明白，用话从中一拦，我

这个话岂不是白说了吗？既然二位姑娘说了愿意听，可得听我把话说完了，有什么理由你们再辩驳不迟。”两个姑娘暗想：今天晚间算是走着了麻烦字啦，方才王寨主说话也是这样麻烦，此时又来了这么个长虫式的老道，比他还麻烦，既然答应了他，还不能着急。遂说：“老剑客，你就说吧，我们不搅您的话就是了。”老道点头痰嗽了一声，说：“二位姑娘，你们说的大仇未报，当然说的是火焚万林庄的时候，当场动手你父陆广元被童林杀死，所指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就说的是童林，所以到现在已然交拜成礼的夫妻，知道是仇人之友，又告决裂。我今天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单说叫你们赶紧好好成亲，不须争吵，实在告诉你们一句话，从此之后，这个仇不必报了。这句话说到这里可就费事了，就凭我这么一说，杀父之仇就不报了吗？当然我跟童林有交情向着他了，其实是不对的，我说的是至理，陆军师在万龙藏峰岛是四大军师头一位，一切布置完全是陆军师独出心裁，要是事事都由着陆军师办，不但落不了这个结果，也不至于有这种事。好端端岛里来了这么一位文武全才的圣人，就是这位副帅陶源陶洞天，自称为‘盖天第一手。’不用问了，五湖四海地上天下的，当然全都没他高了，所以你爹爹死可就死在他这个高上了。身为军师别的事还不说，有攻山打寨对于外方打仗这个事，是不是应当军师拿主意，陆军师阵亡的那个时候，所有火焚万林庄一切的计划是你的爹爹陆军师出的主意吗？只知道设网打鸟，难道说就不调查调查鸟有多大吗？兵书有云：‘知彼知已，才能百战百胜’，他这是无能充有能，所以才把你爹爹的命送了。不错杀你爹爹的是童林，可有一节，童林不过就比作一把刀，没有人拿着他可杀不了人，他是遇见你的爹爹，把

你爹爹杀死，比如说不是你的爹爹，换一个旁人他也是一样杀死，可见得童林不是专专的跟陆广元有多大的冤仇，非杀死他才能心平气和，那叫两军阵前迫不得已。说真了这边为的是西安侯，那边为的是年钦差，除此之外，谁跟谁也没有什么私仇。话又说回来了，一将无能累及千军，你爹爹就死在陶源身上，譬如有人持刀将人杀死，你要报仇应当去找拿刀的人，难道说你还能跟刀报仇吗？你想陶源要不自逞其能，你爹爹怎能死在童林之手？打算报仇只有找陶源，与童林毫不相干。”二位姑娘听老道所说之话，有理倒是有理，可也不算完全，遂叫道：“老剑客，你老这个话说完了没有，我们还有点疑惑要问。”古玄真说：“只要有疑惑之处，只管明言，咱们是互相讨论。”陆素琴说道：“自古以来，两国战争，在沙场上阵亡的人，全都是找他们的对头报仇，当然那个战事，是他们本国的国王，与他们的主帅造成的了，因为什么他们不找本国国王，也不找自己的主帅呢？”老道不等姑娘把话说完，忙道：“不必往下再说了，贫道业已听明，古时因战争而死的大将，那叫吃君禄报君恩，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效命疆场那算是应该。你爹爹这个死可跟那个不一样，西安侯对于你父没有君禄之恩，并且你爹爹对于他反倒有辅助之义，就让西安侯有君禄之恩，要是他亲自率兵跟官人动手，你爹爹因战而死，还倒近乎情理。在你爹爹死的时候，前后各事，是西安侯的主意吗？在打仗之时，有西安侯在场吗？从中的主谋以及指挥的首领，不就是陶源一个人吗？既然他身为副帅，就应当身先士卒，那才算为帅的道理，陆军师阵亡为什么他连微伤都没带呢？陆军师死后真要是同伙有义气，就应当誓死复仇，为什么跑到岛内，仍然做他的太平副帅？实话告诉你

吧，他是嫉贤忌能，觉着你父亲比他弱不了多少，正愁无法将你父除去，可巧打了一次仗，假他人之手，将陆军师杀死，那可以说是正趁他的心愿。你们如果不信，今天把实话全跟你们说了吧，岛内有大帅轩辕志，陶源可是副帅，一切事务完全他自己专权，拿人家大帅当成了木雕泥塑，所以到现在，岛内的英雄全有观望不前的心思。单看他自己的，也是别人故意并非如此，就让你说话他也不用，甚至于还许被他害死。这个话凭我这么一说你们信吗?贫道我就是暗含探岛来的，到如今已然在岛内住了这些日子，也吃也喝也有人招待，如果说岛内没有奸细，我上那里享这个舒服去呢?”二位姑娘在先前以为万龙藏峰如同铁桶一般，任何人也无法进岛，岛内的人上下同心，合为一气，此时听老道一说，不由得毛骨悚然，浑身亚赛浇了凉水一般，暗想：按老道这一说，岛破有日，大祸就在目前了，又一想父亲的死，实在是死在陶副帅的身上，他等到现在对于报仇的话一字不提，可见得容心杀害我的父亲。老人家在世之时，确实跟童林无冤无仇，我等小小年岁，又是个女子，还别偏执己见。既然他谈到岛内有奸细，我倒要问问奸细都是何人，外来的奸细，共有多少，这两个冒名诈婚的人，是不是也在岛内居住，故意画出来的圈套。想罢，果然就用这几句话一问老道，古玄真乐嘻嘻的说道：“我等都是这个年岁，不敢说身分高，比平常的人，总算强的多了。凡我等所说的话，决无半句虚言，就是茂昌孙寨主冒名提亲，那不是假话吗？越是假话越见他的人格高，皆因跟陆军帅生前全都不错。他爱喜陆广元的人格，可怜他死的委屈，别的话暂时谈不到，对于两个姑娘照看照看，也算尽了朋友之义。除了冒名之外其余都是实话，要说故意做好的圈套，你等已然

成为夫妇，难道说早晚还没有个水落石出吗？既然早晚你们能够明白，我们要是说了假话，日后岂不叫你等端我们身分。你要问岛里的奸细，连里带外倒有十几位，还有没明露出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坐地奸细头一位就是大帅轩辕志，现在大帅府住着的人，我全都给你说说，不怕消息走漏。有人到天王殿去报告，我们大家当然是打盆论盆，打碗论碗，只可混杀一阵以定输赢。”二位姑娘那是多么聪明，一听老道这个话，明明说他等听了前去报告也不怕，赶紧说道：“古老剑客，你老不必多心，在我们这里说出话来，决走不了消息，话赶话赶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问。”古玄真哈哈大笑道：“你们愿意问我，我也愿意说，走漏消息也没有关系。二位姑娘一位是陆军师的甥女，一位是女儿，当然知识高于一切普通女子，大概我要提出我这几个人来，你们也有个耳闻。从中的人有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镇古侠董乾董化一，有今古侠关斗，有‘英雄得路’，贫道及孙王二位寨主全都是奸细。”二位姑娘暗说，可了不的了，大帅反了还不说，又外来这些位，听老人家说过，这些位全都是成了名的老剑客。外有三庄攻打，内有这群剑客侠客作为内应，不起手还则罢了，真要是一起手，万龙藏峰当然是冰消瓦解。两个姑娘想罢呆呆的发怔，这时候老管家张升，听得明明白白，暗想道：我们天天还在鼓里睡觉呢？遂叫了一声：“二位姑娘，仙长说的话，大概你全听明白了。老人家这个仇确实在陶源身上，前一次二位姑娘，到隐逸山庄前去报仇，大概若是军师爷死后有灵，还不定怎样发怒呢。既然话说到这里，二位姑娘就应当跟二位姑爷联成一气，再求各位老剑客协力帮助，得着机会倒反万龙藏峰，杀死陶源给军师报仇，方不愧老人家养育之恩”。

二位姑娘仔细想了想，老道的言语说的倒是也很对，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张升哥，还是你老人家耳目灵通，料事如见，事到如今大主意请你老拿，你老怎么说我们怎么听就是了。"张升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道："好！这真不愧是老主人的后代，这才称得起通情明理，知时达务的女英雄。既然如此，古老剑客王老寨主，暂时请回住所，单等过三朝以后叫我家二位姑娘给各位老人家登门拜谢。"于是陪着二位老人家又到西厢房。老道又把凌元、胜秀教导了一番，孙芝、王荫跟回天道长才出了军师府。张升将婆子们叫了来，仍然将两对小夫妇送到东西厢房合房成亲，这才成就了百年偕老的夫妻。

第一百十五回

英雄火烧云阳观　玉华惨死青桐巷

过了三天张升预备酒席酬谢大宾，孙芝、王荫、古玄真三位老人家受了两对夫妻的双礼，姑娘们自回内宅，然后在前厅列排桌椅，只叫胜秀、凌元陪着三位老人家饮酒。在酒席筵前不过是谈说入岛经过诸事，说来说去，可就说到这胜秀、凌元身上了。道爷问："你二人小小年岁，居然背着老庄主来到岛内，你们究竟到岛内有什么目的呢？"凌元、胜秀听老道一问，不由得一笑说道："老剑客爷，你老要问，凭我二人的能为，准知道来到岛内，也作不了多大事，皆因多少成了名的剑侠，都不敢说前来作一分事业，何况是我们二人。不过我们在未入岛之先，已经打算到这里了，准知道凭能为办不了多大事，故此带来许多放火药，打算到里面白昼隐藏身形，夜晚各处探听，有机会得烧就烧。头一层为是给他个破坏，倘若老庄主在外面打岛，赶上我们在里面放火，火烧的力量虽小，惑乱军心力量很大。这是我们二人的幻想，或者因此能一鼓扫平万龙藏峰也未可知，这就是我二人入岛的目的。"古玄真听罢忙点头道："你二人既然到岛内放火，携带着放火药，当然是你二人擅长此术了。"两个孩子一齐说道："实不相瞒，我二人别看打算来放火，对于放火实在是门外汉。这个药是跟人家专门放火的人要的，提这个人大概你老也许知道，他们是弟兄二人，大爷文雅先生赵环，二爷小火神赵胜，人家才是专门放火的人呢！也曾约他入岛，他因为没有

庄主的话，不肯随我等前来，所以才跟他要来放火药。原说是严守秘密，不许对别人说明这个药是他的，他那个意思是怕走漏了风声，叫我们老人家知晓不合适，现在已然不到岛内，大概再说可也就不要紧了。”孙王二位听着这个话，倒不甚理会，惟独老道古玄真非常注意，遂向两个孩子问道：“这种放火药，还是见火易着，还是自己就能着呢？”两个人并不隐瞒，就把放火药的效力，抹在那里见风自燃的话一说，老道听着非常喜悦，说：“既然如此我情愿帮助你二人放火，但不知此药带来多少？”凌元说道：“药带来的倒是不多，大概将岛内的房屋完全烧了还许剩点儿。”老道一听面带笑容，连连点头道：“实话告诉你吧，岛内住着许多位剑客，早就想动手捉拿西安侯跟英王了，可是陶源等众人虽不足为虑，从中就是有两个人，所有的剑客全都不能奈何他。”遂就把三阳观二位老道，如何厉害前后的话一说，两个孩子这才明白，遂说道：“老人家，军师府二位姑娘，昨天还问我们说。据古老剑客说，岛内现在隐着成了名的剑侠这么些位，因为什么还不藉着外面攻岛之便，大家里应外合呢？难道说还等什么不成？我们二人因为不明真像，当时并未答出所以然来，今天一听才知道原来是三阳观不易动手，莫非说老人家有意帮助我们去火焚三阳观吗？”古玄真口念“无量佛”，说道：“罢了，不枉你们是隐士的后代，果然是绝顶的聪明。我这个意思，既然有此绝妙的火药，可以多去人，分四路围烧。倘若两个老道不加小心，也许竟被烧死，不然也得烧他个房倒屋塌。再退一步说，如果他二人武术高强，能够逃出了性命，他二人那么高的身分，一旦之间，被人用火焚去了三阳观，面上必然觉着不好看，他等一气就许离开藏峰岛，只要他二人一走，

岛内所有的人，全都不足为虑。真要是这一把火放成了，可算是奇功一件。”两个孩子听着非常高兴，当时将放火药取出来，试验了试验火药的效力，叫众人看了看，并且教给三位老人家使用的手续。老道古玄真看着，不觉哈哈大笑道：“有此至宝，张明志、赵明真离着倒霉不远了。”说到这里又低头一算计，说：“今夜晚前去放火，就是你我老少五人足矣，不必到大帅府知会那三位剑客去了。”王荫、孙芝也是只听人说，并未会过三阳观的两个老道，今天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开开眼，多少还有点不忿的意思。听老道说不必知会那三位剑客，当然是同声赞成。胜秀、凌元都建议道：“老人家、这个放火还是人多比人少好，倒不一定非要多大能为，皆因多一个人就能多烧一片。火一起来，立刻可就接连到一处了，烧不了人也可以吓他一惊，不如除了咱们爷儿五个之外，再添上军师府两个姑娘。要是爷儿七个同去，咱们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四面八面往上一圈，取出药来凡是有木质的地方就抹，随抹随走，那个火起来岂不是个圆圈吗？”老道一听遂说道：“你要不提我竟忘记了，只五个人我也觉着少点儿，可是到军帅府通知，未免叫人家看咱们爷儿几个胆小，他可就不说放火人少不如人多了。”孙芝、王荫二人说道：“此话很对，不如叫凌元、胜秀到里面将此话说明，也叫他们姐儿两个预备预备，今天晚间咱们就前去动手。”两个孩子到了后面跟郑美玉、陆素琴一商量，姐儿俩非常愿意。

晚饭后，把放火药分开，各自将军刃收拾齐毕，男女老少全都凑在大厅里面闲谈，不过就为的是等候时候。到了定更以后，约摸着快二更时分，古道爷说：“众位，这个天可不早了，差不离咱们该动身了。”大家便一齐站起来，二位姑娘

嘱咐管家照看家宅，古道爷头前率领，来到军师府门外看了看，四外并无行人，七个人这才各自将身形一矮，施展陆地飞行的功夫，一直够奔三阳观。来到了庙外的树林中，古道爷分布众人，叫孙芝在正东，王荫在西，自己正南，凌元正北。老道这个派人里面很有关系，自己所占的是前面山门，是最要紧的地方。东西两面也不含糊，凌元在后面，胜秀在东南，郑美玉在西南，陆素琴在西北，地位就差的多了，说明火起之后大家完全够奔西北，素琴姑娘不动。两个老道逃不出来还则罢了，只要他们逃到了庙外，用不着大家去劫杀，他准能跟大家前来拚命，到那时大家是一拥齐上，各自施展绝艺拚命厮杀。太家计议一定，遂各按各人的方向走去。不过略停了一会儿，各人业已到达目的地，并不发令传号，各自施展夜行的功夫，就往三阳观里闯，来到庙内，见着木质就抹，放火药见风就着。本来这七个人虽然小夫妇四人功夫软点，可也非平常之辈。那三位乃是成了名的剑客，暗中放火本非难事，偏巧又得着这位小火神赵胜的放火药，抹在木头上见风就着，越吹越炽，一眨眼的功夫，每位都抹了四五十处，这个火就如同天上掉下来的一般，“烘”的一声立刻烈焰腾空金蛇乱窜，照得满天通红。

火点着了，各自往回退，全都够奔西北角。老少七位将然凑集在一处，就听有人喊道：“无量佛，好胆大孽障，竟敢用火焚烧我的三阳观，我看尔等向那厢逃？”说话的非是别位，正是庙里两个老道张明志、赵明真。原来哥儿俩个正然在鹤轩静坐，猛然间听见外面有人声，老哥儿两个彼此你看我我看你，各自点头会意。张明志将然要站起身来到外面观看，又一听不对，东面西面也有声音，跟着四面八方，全都有动作

发生。赵明真也站起来，打算往外走，张明志摆手说："师弟，不必忙，这种举动你听见了没有，当然是他们约好，前后左右一齐来，倒看看咱们弟兄怎么措置。你我一出去，必然是走一方失却了三方，莫若别动，待他等来到里面，他们也来到一处了，咱们再出去。任凭他有多少人，你我弟兄还惧怕他等不成？"赵明真叫道："师哥，前几天到咱们这来的，皆非等闲之辈。这一次我想必然还有董乾、关斗等人。张明志接着说道："在先前我只听人说董乾他们，在江湖绿林乃是属一属二的人物。那一天我已看见了，倒是不含糊，可有一节，跟你我弟兄走到一处，他可差的多。如果不是他们还则罢了，倘若还是他二人带领众人前来扰乱，这一次决不宽恕。"二位老道本打算略候一候，叫众人全都来到里面，然后伸手捉拿。说时迟那时快，两个老道不过略微沈了片刻的工夫，再一看了不的了，原来火起来了。两个老道各自手擎三环套月，到外面打算看看火由那方起的，那知道来到外面一看，见四面八方把一个三阳观全都烧成一个了。这个地方也就是张明志、赵明真二位，换一个旁的主儿，非死在火场里面不可，虽然这么说两个老道也是大吃一惊，不敢怠慢，抖身上房，施展轻身术，蹿房越脊冒烟突火，过了几道火场已然来到了外面。晃晃忽忽看见有人影，够奔西北走，弟兄二人这才随后追赶。这老少七位将然集合到一处，两个老道也到了，遂即高声念了一声"无量佛"，说："胆大孽障竟敢火焚我们三阳观，我看尔等往那厢逃走？"说着话各摆三环套月，扑奔七位而来。头一位就是老道古玄真，"呛啷啷"由打肋下亮剑，手指两个老道高声说道："张赵二位道友，凭你们二位的身分，别的不谈单说武学这一门，在天下地上，大概比你们弟兄强的主儿

很少，又是三清教下的弟子，为什么不找山清水秀隔绝尘环幽雅的所在，纳享清福，偏偏要住在岛内，助国贼造反？这种行为除非是世俗的小人，贪心不足打算升官发财，才作此大逆不道之事，难道二位道长也混迹其间，就不怕有玷身分吗？贫道我叫古玄真，要拿我的身份跟二位道友比，那可差的太多了，论那一样我也不及，可有一样，我住居回天观，万龙藏峰岛成立之时，也曾派人聘我上山，我因不敢违背出家人的戒条，始终未敢涉足尘世，难道说二位道友：是另一个教门不成吗？”张明志、赵明真一听，才知道老道是回天道长古玄真，看了看从中并没有董乾、关斗二人，心里明白：当然是他带人来火烧三阳观了，好，今天我也给他个厉害！想罢哈哈大笑道：“我以为是何人，原来是回天道长古玄真。既然你跟我们弟兄全是三清教徒，为什么有话不到庙里来说呢？我们弟兄可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前来火焚我的庙宇。你要不提三清教下弟子，我还没有这些个话跟你说，你既然要谈出家人的规则，火焚庙宇应得什么罪过？我二人不好应当找我二人，因何焚庙？”要说这个地方，古玄真还真正是无理，这可就应了俗语了：人到了无理的时候，也要抢词夺理。古玄真口念“无量佛”说：“二位道友，若非是你二位作事不对，何至于惹得我来烧庙？不错火是我点的，起火的原因，可是起在二位道友身上，无论有什么罪过，与贫道无干？”张明志哈哈大笑道：“你分明是强辞夺理，我也没有许多话跟你来说，既然敢前来烧我的庙宇，当然你就不含糊，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说着话执三环套月，够奔古玄真打来，古玄真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孙芝、王荫两位老头子，听古玄真说三阳观这二位老道如何如何的厉害，口中不言心里

还真有点儿不忿。在未放火之先，古老道已然说好了，只要二位老道前来，大家亮军刃一拥齐上，到现在回天道长跟张明志交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就要上前相助，王荫、孙芝却拦住道："你等先别忙，待我看看这个老道怎样厉害。"小夫妇自然各擎军刃站在那里观看。孙王二位一看：可了不的了，看样儿是我们两个人不对了，不应当不信人家古玄真的言语，果然三阳观的老道厉害。就见古玄真跟人家动手不过就是两三个照面，眼看着宝剑招数就已递不上去，如果再要无人帮助，堪堪就要落败。孙芝、王荫这迟疑不要紧，老道古玄真这个气大了，心说：咱们不是说好了吗，说到动手之时，大家一齐亮军刃协力厮杀，到现在怎么看我的好看呢？古玄真有心说话又怕失神，这个时候，孙王二位也全都看明白了，王荫一摆手中铁棒，孙芝搌刀，老哥儿两个往前一蹿，打算帮助古玄真，又谁知赵明真并不慌忙，一摆手中三环套月，把老哥儿两个就给挡住了，这两位一位也没有帮助了古玄真。邓美玉、陆素琴看得明白：古老剑客不是人家的敌手，孙王二位英雄想过去并力相助，又被那一个老道给拦住了。姐妹二人感念古玄真之恩，到现在不怕是死也不能看着老人家输招败阵。姐妹两个彼此知会，遂各摆单刀纵过来照定张明志搂头便剁。古玄真这个时候正在危急之时，忽然间二位姑娘到了，可别看二位武术比古玄真差的多，添上两个人到里面一搅，古玄真可就能缓过手来。老道张明志，正然要伸手捉拿古玄真，忽然间面前来了两个女子，举刀便剁，自己月三环套用一接刀，刀撤回去，张明志将然要还招，古玄真的宝剑已然刺到。张明志转身躲过了宝剑，再递军刃进招。别看男女三人仍然不是老道的敌手，不过可以暂时支持，凌元、胜

秀一看，古玄真倒还能够对付，孙王二位似乎已然力不能支，两个人不约而同各摆军刃过来相助。这边男女四人杀在一处，那边是老少五位战成了一团，虽然是大家一齐动手，统共战了不到十个照面，这七位全都是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这边就仗着老道古玄真，用足十二成力量，打起二十四分精神竭力抵抗张明志，那边可就仗着孙芝、王荫二位，把生平的本领全都拿出来了。这里这么一说，就彷佛两对小夫妻不中用似的，其实那可不对，要是没有他们四人从中招招架架，只是三位老人家，缓不过手来早就不成了，还幸亏有他们四个人才支持了这半天，赶情一时半刻可以敷衍，工夫一长可就不成了。霎时之间，爷儿几个全都是通身是汗遍体生津，眼看就要不成了。爷儿几个到不是滞鬼的脾气，看着不成，可就打算要走，想的倒是不错，一时之间想退还是真退不下来。

正在万分危急之时，猛然间听见树林里面有人说道："哎哟这可真巧啦！我这里还打算着找你去呢，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动手的众人借着火光留神一看，说话的正是董乾董化一，后面还跟着二位，可就是英雄得路路民瞻，今古侠关九公，这三位这是由那里来？书中暗表，自从众人由军帅府走后，老管家张升马马虎虎听说众人前去火烧三阳观。提别位不知道，三阳观里这二位老道，一位张明志，一位赵明真，论武学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别说是平常人，就是成了名的剑侠，在人家面前走不了十个照面，就凭这老少七位前去，真要是用火将老道烧死那倒罢了，倘若是烧不死的话，当然要有一场凶杀恶战，不动手还则罢了，只要是动上手，慢就是这七位，再有这么七位，也未必赢的了，虽说赢不了老道，还能够逃走，话说可容易，恐怕到那时撤不下来，如何是好。张

升想到这里，可就替二位姑娘二位姑爷为难起来。这倒不是张升偏心，只惦记着姑娘姑爷，不想着三位老人家，皆因张升知道，人家那三位全都是剑客的身分，战也可以支持，走也不至于为难，姑娘姑爷可就不然了，那个能为比普通人高，比高人还差的多，倘若出了意外，那如何是好？世上什么事也怕有心的人去想，居然被他想起一个主意来，他想：古老剑客那一天说的明明白白，大帅府住着三位成了名的剑客，一位是董干，一位是路民瞻，一位关九公，我何不前去送信？如果有这三位剑客前去接应，就让二位老道武术高强，众人可也就不至于有多大危险了！张升越想这个主意越对，先够奔后面将厨师赵五找来，叫他在前面照看门户，自己出了军师府，一直够奔大帅府而来。到了门前叫人回进去，就提军师府二位姑娘打发来的，有要事禀见大帅。工夫不大里面传出话来，叫张升进去，老头子随着传话的到了里面。大帅轩辕志因为从来跟军师无事，何况这时候他家中只剩了二位姑娘，既然前来见我，当然有要紧的事，故此并不迟延，马上传出话去，叫张升进来。到了里面见大帅行礼已毕，然后说道："请大帅屏退左右，老奴有机密报告。"大帅只可摆手叫："从人全都出去。"张升这才把府中成亲前后话说了一遍，最后说明男女爷儿七个已然到三阳观放火去了。"老奴听古老剑客说的，你老这里住着三位剑客，奴才打算请这三位剑客出头，够奔三阳观打打接应，以免他们七位身遭危险。"大帅对于军师府招亲之事，业已得到了消息，故此对张升说的话并不多疑。一听古玄真等众人已然够奔了三阳观，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这几位真正是胆量不小，倘若无人前去救应，老老少少一位也回不来。想到这里对于张升这个人非常敬重，遂说道：

“管家，难得你这个人如此机警，你先回去吧，我知会三位前去就是了。”张升行礼告辞，回军师府不提，单说轩辕大帅，得了这个信不敢怠慢，赶紧亲自够奔后面，见了董乾、关斗、路民瞻三位老剑客，遂就把张升的言语从头说了一遍。董化一道：“这几位胆量真不小哇！”英雄得路”急忙说道：“二位老剑客，我‘英雄得路’，尚且未能会会这两个老道，咱们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前去，我也开开眼，”二位点头答应。关斗带习铁宝刀，董乾是龙鳞刀，路民瞻本来的面目仍然是大烟袋，三位老人家出离了大帅府，一直够奔三阳观。

这三位的脚程那就不用说了，真不亚如风驰电掣一般。工夫不大，早就看见了前面一片红光，董化一一看乐了，说道：“罢了，这几位还是真把庙给烧了，你我快走，当然这个时候正在动手之际。”及至穿过树林早见九个人杀成了两团儿，董乾这才说：“正然要找你去呢，在这里碰上了。”说着话摆刀往上一迎，老人家这个心思，打算加入战团，跟他群打群殴，没想到这一声喊喝，彼此各撤军刃，董乾也迎上去了，古玄真跟二位姑娘也撤下来了。老头子只得摆刀来到当场，叫道：“张明志，你不认得我吗？”老人家这叫废话，前一次在观内动手，当场被人家拿获，人家老道怎么会不认得他呢？老道一笑说：“原来董化一你又来了，前一次贫道未曾亲自将你等押到后面，便宜你们二人不知被何人救走，此时你竟敢二次重来，难道说就不知道贫道我的厉害吗？”董乾闻听哈哈大笑：“我怎么不知道你的厉害呢？连你的庙都会冒火头儿，还不厉害吗？”张明志一听，知道董乾是奚落自己，意思说既然你那么高的身分，为什么叫人把庙给你点着了？于是怒道：“董乾，你也不用言语讽刺，你看贫道我再二次捉拿于你。”说着话擎

军刃扑奔董乾打来，老剑客凭手中龙鳞宝刀接架相还。今古侠关斗一看，董乾单人独自跟张明志动手，那边孙芝，王荫，凌元，胜秀，也全都撤下来，单单剩了一个赵明真，手擎三环套月，站在那里发威。关斗一想：前一次我跟老董在他们庙内被获遭擒，也是他战张明志我战赵明真，今天再来第二次，如果说二次被擒，那就算是活该了。想到这里伸手拉摺铁宝刀，将要动手，这么个工夫，路民瞻过去道："唔呀你是张明志还是赵明真呢？不管你是谁今天我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一边说着手里拿着大烟袋来到近前，老道赵明真一看他这个样儿，心说：莫非他就是江湖上那个'英雄得路'吗？"想罢一问，'英雄得路'也不隐瞒，自己有心装上一袋烟，照旧使他那个老主意，又一想不成，既然这两个老道，捉拿董关二人，不费吹灰之力，不问可知那个身分比平常人高的多了，倘若是麻烦半天，仍然不能取胜，未免有伤我的名誉，倒莫如当场动手，以论输赢就是了。想到这里，口称："老道，我跟你素日未曾见过面，你怎么知道我是路民瞻呢？"老道闻听微然笑道："你也不必打听，我怎么知道的，不是打算动手吗，？就亮军刃过来，咱们当场比论高低。""英雄得路"无法，只得向前一蹿道："唔呀接招。"说着大烟袋"唰"的一声，够奔老道顶梁砸来。赵明真三环套月往上一接，英雄得路也是打算看看老道有多大劲头，烟袋并不往回撤。就听"噹"的一声，力量大小倒不说，烟袋被震往起一颠，老道一扁手腕军刃已然递到，路老剑客喊道："哈呀好历害，"赶紧身形一矮，算是躲过了这一招。可也就是路民瞻，换一个别人，就是这一下就死于非命了。路民瞻摆动烟袋再往里进招，跟老道杀在了一处。多说也就是五六个照面，就见老道的三环套

月，如风似电，“唰唰唰”够奔路老剑客身上递来，躲左右到，闪右左至，将然顾上忽然又到了下面，不用说往里还手进招，净躲都堪堪要来不及。关斗一看：罢了，果然是人家的武学高强，倘若我再不出头前去相助，路民瞻再有三两个照面，就得当场落败。老头子关斗想到这里，不敢怠慢，一摆手中宝刀，叫了一声：“路老剑客，不必撤军刃，关斗前来助你来了”。老头子这个地方这就叫机伶，他恐怕自己过去，路民瞻撤下来。真要是跟平常人动手，当然是来一位换一位，讲究单打独斩，到了现在可就不能那么说了，因为前一次已然试验过了，准知道就是自己跟 路民瞻双战也未必能够赢的了，所以预先告诉路民瞻别撤军刃。路明瞻动着手一听也明白老人家的意思，并不答言仍然摆烟袋动手。关斗来到近前，擎刀够奔老道便剁，老道接刀将欲还招，路民瞻烟袋就到了。要在这一两个照面里看着，二位剑客双战，倒是能够暂时支持，但那边董乾又不成了，手执宝刀乾着急递不进招去，老道古玄真一看：暗想：刚才是我错了，三位剑客前来，我等不应当退下来，还是以多为胜，大家一同动手，那个办法就对了。到如今果然单打独斗不是老道的对手，如果我再不出头相助，董老剑客眼看就得输招，可有一节就让我过去可也未必敌的了老道。莫若我知会他们大家，还是按着我方才那个主意，如果看着不成，大家别在旁边怔着，倘若是众人全过去还不是人家的敌手，那可就无的可怨了，只可以甘拜下风逃走就是了。古玄真想到这里，连连叫道：“孙王二位老英雄，你老看见了没有，路老剑客跟赵明真动手，堪堪不敌，关老剑客前去相助似乎稍能支持，怎奈这边董老剑客，单人敌住了张明志，此时已然是力尽津出。贫道我首先摆剑去相助，咱们方

才不是试过了吗，就是双战还恐怕难以抵敌，二位老人家以及二位少爷二位姑娘，仍然相机而动，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强点儿，实在不成再行逃走不迟。”孙王二位点头，古玄真摆剑过去，口念：“无量佛，董老剑客不必着忙，贫道古玄真前来帮你动手，”说着话摆剑进招。这个时候就是两边一般多，那边是关斗、路民瞻，这边是古玄真、董乾。孙芝定睛观看，还以为双战总能支持十招八招，没想到统共不足四五个照面，仍然是不能抵敌，老哥儿两个彼此一计议：“咱们是一个人帮一边，赶紧加入，稍一迟延，四位老剑客怕有性命的危险。”说时迟那时快，王荫够奔赵明真那边。孙芝够奔张明志这里，六位老剑客分为两堆三个打一个。这个书说到这里，未免看着太玄，其实一点儿也不玄。董关二位老剑客进岛探三阳观之时，已然把二位老道的能为叙明，别看是三位大名鼎鼎的老剑客战一个，不消十个照面以后，仍然是被人家的三环套月逼迫的闪展腾挪，两边的劲头还全都是一样。现在旁边富余的人，就剩了胜秀凌元和两个姑娘了，大姑娘邓美玉首先发言，叫了一声：“妹妹妹丈，你们看见了没有，六位老人家战两个老道，不但说不能够取胜，工夫略微一长，还是非败不可，你我不可在此观看，别说还有老剑客古玄真的话，就是没有他老人家的言语，咱们也应当过去竭力相帮，不然咱们都是小小年岁岂不叫人家说是贪生怕死，畏刀避剑？”胜秀接着说道：“大姐所说之话甚是有理，咱们错非借着这个机会，随同各位老剑客才能够跟三阳观的两个老道动手，不然的话凭咱们这个能为，跟人家走到一处了吗？那怕帮助各位老人家动手，当场输招死于非命，虽死也是英雄所为，总比死在无名小卒的手里强的多了，”在大家说到这里，各自点头。二

位姑娘两口单刀，凌元、胜秀每人一条鹿筋滕蛇棍，能为大小还不说，四个人往上一闯，不亚如一窝蜂相彷。本来两个老道跟六位剑客动手的地方相隔并不多远，这四位往上一闯，把当中隔开这块空地，全都占满。在先前是两团儿，到现在竟合而为一，老少男女十位，围着两个老道凶杀恶战。刀光剑影步声沙沙，两个老道抖擞神威，声东击西指南打北，什么叫敲山震虎，那叫弹枝落叶。两柄三环套月，在当中上下翻飞，别看这边的人多，打算赢两个老道，还是真不易，要说输一会半会也不至于。老头子董乾动着手一想：这不成啊！准说赢看不出来，并且这里面还有四个孩子，论起他们的能为，放在张赵两个老道眼前，软的太多了，简直连十成的一成也没有，倘若两个老道杀的性起，孩儿们一个不留神，只要一落败就有性命之忧，再者说真要是战长了我们也未必不输。输赢倒不说，三阳观着起这么大火，倘若岛内得着信，再有别人前来，人家是官的，我这个时候就得说是私的，到那时未免多有不便。老头子想到这里，不敢骤然就走，因为什么呢？这几位老头子要说是打算着慢慢的往下退，差不多那位都撤的下来，这男女四个孩子可就不成了。如果人一少，他们不但退不下来，就许有性命之忧。老头子想到这里，动着手告诉四个孩子道："尔等各自撤手闪过一旁，我们用不着你等帮助。"凌元、胜秀以及二位姑娘听老人家这个话，当时未能体会明白，心里还很不愿意，暗想：人家回天道长那也是成了名的剑客，就让你这个剑客身份比古玄真高，难道说还能高出一倍去吗？人家古玄真嘱咐叫我们大家各亮军刃一齐动手，到现在你说用不着我们，可见得我四人是无能之辈了。两对夫妇全都是一样的思想，彼此一口愤气，各自将军刃一

撤，退入林中去了，镇古侠董乾一看四个孩子退下去了，自己这才向着众人说道："众位，这两个老道自恃武学高强，我等跟他这样动手无益，倒不如大家到林中去，我另有战法。"孙芝，王荫，关斗，古玄真由方才听董乾叫孩子们撤手，心里就有几分明白，大概是看着赢不了，有意退走。到如今又一听老头子这样说法，众人可全都明白了。老人家把话说完，手中的刀一摆，身形向圈外一纵，走入林中去了。接着就是古玄真，虚晃宝剑，也退下去，王荫随着关斗且战且走，也退入了林中。到现在只剩了两个老道，跟寿星老动手。这个地方可不是看不起孙芝，别说一个人要敌两个老道，就是敌一个也敌不了。二位老道一看人都走了，未免心里着急，暗想道：凭我们弟兄这个身分，三阳观被他等烧了，真要是一个人也拿不住，岂不叫人耻笑？看了看还有这么一个面赛南极形同寿星的老者，恍恍忽忽记得他是岛里的巡山寨主孙芝，莫若将他拿住，问问他烧三阳观的都是何人。两个老道想到这里，一对三环套月可就把孙芝圈住了，就皆因老道要拿住孙芝问话，这里头可就有莫大便宜，不然岂不早死多时。董乾等在树林里面一看可了不的了，原来尚有一位未能退下来，容着大家知道了，打算回身援救之时，已然就到了万分危急，就让众人再二次出林动手，可也来不及了。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得"哨"的一声弓弦响，"嗖"的一声一颗弹子，扑奔张明志面门打来。老道将脸一偏，躲过了这一弹，就听"吧吧吧"，联珠弹子一齐往外发，全都扑奔张明志，赵明真二人打来，就凭这二人的武术，闪展腾挪那样快法，那弹子还有擦着了道服或挨着了头发的，两个老道不由得就是一怔，孙芝趁此机会可也就退入了林中。老道准知道这个弹子，不是

方才动手那几个人打的，皆因弹子打到这个地步，世界上没有多少位，莫非这是他，真要是他如何来到这里？老道想着心中纳闷。

书中代言，来者非是别人，正是家住江苏常州府北门里青桐巷，姓冷单字名镇字运回，外号人称“百折不挠青云叟。”手中一口宝剑，招法绝伦，专门会打插把弹弓，弹打联珠乃是天下一绝。闯荡江湖一辈子，到处行侠作义剪恶安良，得天下英雄抬爱，称为剑客。后来年岁高迈，不愿意风尘奔走，遂在自己家中抱胳膊一忍。老头子在青桐巷路北头一个门居住，第二个门可就是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这老哥儿两个，既然同巷又是道义相投，那就得说是忘年之交。苗润雨五十多岁的人，冷镇已然百岁有余，苗泽对于老人家固然当老前辈，老人家也不小看苗泽，当作老兄弟一般看待，彼此互相钦佩，真称得起是道义之交。又搭着相处得很近，每天老哥儿两个，必然到一处盘桓，或是着棋或是论武。交朋友真得说是投缘，如不是投缘的话，二个的心性一样，如何可能，人心不同有若其面，像貌既不一样，心也不一样，非得一样的才交那可到那里找去呢？说到投缘这两个字，就是你说话我爱听，我说出话来你也不讨厌，你的举动我看不错，我的举动你也看着爱看，这就算是同心之友。再往深一步说，我心里的事你能替我想，你心里我也能替你想，并且量力辅助患难相扶，这就算是知心知己。别看说的这么容易，人生一世，有得不着一个知己朋友的很多，因为知己如此难求，所以才有这么两句俗语：“万两黄金容易得，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可见得这个交朋友不容易了。老头子百折不挠青云叟，跟苗润雨相处就算是知心知己投缘莫逆，故此老哥儿两个，每天在一处相

外，始终是那么亲热。清晨聚谈谈到了饭时，谁在谁的家中吃饭，也不很便当，老二位又因为天时过早，不忍分离，故此一同出去，到外面饭馆里用饭，日子一多就习以为常。二位老人家吃饭的地方，可就是北门大街，路东裕泰轩，每天必到。饭馆伙计也知道，这二位老头子是当地第一流武学家，况且又是常饭座，跟前跟后伺候的非常周到，就是偶尔冷丁到别处访友下棋，或者苗润雨另有事，老哥儿两个不能聚会的时候，剩一位也到这里来用饭。反正一年三百六十天，早饭总是在裕泰轩吃，不过就是有一位的时候有两位的时候，两位的时候多一位的时候少。

这一天冷镇到府城访一位多年的老友，到裕泰轩吃饭可就只剩了苗润雨一位了，伙计一看赶紧招待，乐嘻嘻说道："老爷子，今天是你老一位，"苗润雨点了点头说道："可不是吗？"说着话顺着楼梯上楼，早有伙计给他老人家把座位找好，老人家落座，伙计问明了喝什么酒吃什么菜。工夫不大，照样预备齐毕，老头子可就自斟自饮起来。酒罢用饭。工夫不大，老人家用得酒足饭饱，叫过伙计来要会账，伙计乐嘻嘻的说道："老爷子，你老的饭钱有人候了。"苗润雨闻听一怔，心说：别看我是当地的人，要说有候我饭账的主儿很少，简直就没有吧？想到这里问："那位候我的饭帐呢？"伙计用手一指："这不是就是这位，你老不认得吗？"老头子闻听留神观看，这个人三十来岁，长得朴朴实实，不但是不认得，连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未等老人家说话，那人乐嘻嘻走到了近前，给老头子行礼，口称："侠客爷，你老不认得我，我叫满玉华，皆因我生平喜爱武学，但又就是不得良师，好容易打听你老常在这里吃饭，知道你老是侠客爷武学绝伦，怎奈无

缘跟你老人家说话，故此才想了这么个法了，几个钱老侠客爷你老还在乎吗？所为的是借这个机会，好跟你老人家接谈。没别的，老侠客爷你老就费费心吧！我情愿磕头拜你老人家为师。”润雨一听这才明白：原来他是为此，我那里能够教的了徒弟呢？这真是笑话。遂向伙计说道：“他吃饭了没有？如果他吃饭，我连他的饭钱一齐候，不然我自己给钱，他给了钱赶快给他退回。”满玉华叫道：“侠客爷，这不是小意思吗，你老何必这样认真呢？”老头子说道：“你候我饭钱，所为的是跟我谈谈，现在你我已然交谈，这个饭钱就不用你候了。我这个人有这么个脾气，你还别驳我。”说着取出银子来会过了饭钱，满玉华仍接着要求道：“侠客爷，莫非你老以为我冒味前来，从中缺少人介绍，不知道我是何等人，故此不愿意收录吗？真要是你老这么想，凭我自己说我是个怎样正经人，那叫无凭无据，不也是白费吗？只要你老人家不肯信任我的人格，小子可就不敢往下多要求了。”苗泽闻听哈哈大笑，叫道：“满玉华，你说的全都不对，虽然说你是怎么个人我不知道，可有一样，就凭你欢喜练武术，大概你这个人就没有多大坏处。我说不能教另外有不能教的原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实话实说。不错，我在外面飘落江湖，蒙天下英雄抬爱，称我为侠客，我身上的武学高不高倒不说，我这人生来是个急性子，你不跟我练功夫，既然抬受我是位侠客，咱们在一处谈谈话，这个感情就算很好。如果说你跟我一练功夫，练不了三天，任什么不因为咱们两个人就得打起来，我可也明白，无论文武技艺，不能一学就会，怎奈到那个时候我压不住火儿，教你两遍你学不会，我那气就大了，你想这能教的了人吗？”按苗泽所说这个话，别看是简简单单几句话，

可以称得起是至理明言，不然为什么要讲求教授法呢？不但教书的应当循循善诱，设法叫小孩了解，并且叫他念书，还得发出一种兴味，那才叫善于教人的老师呢！要是教一课书统共告诉了两遍，叫小孩子拿到旁边去念去吧，起头就没学会，怎么能够念的熟？到了背书的时候，一背不成再背不成，老师气上来，拿起竹板便打，打的小孩子神哭鬼号，这个样的先生，任凭他有多大的能为，也不用跟他念书，皆因他不善于教授。这还说的是念书，谈到练武更难了。在没练武的人，四肢筋骨全都是僵硬的，打算作种种架势，得慢慢往开施展，就比如说蹲个小架子吧，应当直着腰藏膝掩胯收臀，蹲到臀离地相近，才算是正式，可有一样儿，没练过武学的将然要练，决以蹲不了那么矮。老师在旁边看着蹲，只说还得往下蹲，不成还得往下蹲，练的主儿腰也酸了腿也疼了，不用说再往下蹲，就是蹲到这里都受不了啦，老师在旁边还尽自让他往下蹲，一看他蹲不下去，不像个样儿，就说你是个废物，跟着叭的一掌给打了一个斛斗。不到三天，徒弟就说了："哎哟我的妈呀，这个武学这个功夫咱们练不了。"要是遇上这么两位老师，这个人一辈子也不打算练武学了，这就是不会教人，能教的主儿可不是这样儿，不论蹲不论站，不论是什么姿势，看着这个练的并未偷懒惜力，已然作到不能再作的地方，遂告诉他行了，就照着这个样练吧。练的主儿听着也高兴，以为自己居然能练，由这时用功练起，将来能够成为剑侠都未可知。容着他练过一二月这后，筋也活了力量也充足了，把他练不到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全让他作到非常正确的姿势，练的主儿不觉艰难，已然把功夫练到了身上，这才配做个教武的老师。苗泽身为侠客，总算有自知之明，知

道自己是个急性子，恨不能叫人一练就跟自己一样，那如何成的了，所以老人家才跟玉华说，我的武学好坏倒不说，我不能够教人。满玉华听老人家这个话，总以为是借题推辞，不敢深信，所以虽然老头子这么说，玉华却仍然竭力要求。老人家一想：这个人可真正是个死心眼儿，难道说我这么大年岁，还能跟你说谎不成？逼的老头子实在没法了，叫道："玉华，你不要不信我的话，我跟你说的是实话，我这就是因为你求学是正道，故此以实言相告，若不然的话，我也不用提能教人不能教人。我就是不教，那么你又应当怎么样呢？皆因我爱喜你，所以才跟你说这些话。"满玉华一听老头子所说之话，这叫言出于衷，自己可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微然一定神主意想出来了，叫道："侠客爷，你老所说之话，我全都听明白了，小子我可不敢不信，可有一样儿，我生平好武，不得名师，好容易今天见着你老这么一位侠客爷，我岂能交臂而失，当面错过？你老人家既不肯教，据小子我想，'鸟随惊凤声鸣远，人伴贤良品自高。'你老既然是大名鼎鼎的侠客爷，跟你老好的厚的，决以不能说一位没有，只要是有，必然也是成了名的剑侠，小子要求你老提拔提拔，你老给我介绍一位老师，倘若日后把功夫练成，还能够忘了你老的大恩大德吗？"老爷子一听，暗想：这个人真有个意思，今天他算把我魔上了，有心说我在这个地方没有朋友，这个话未免不好说。想到这里又上下把这个满玉华打量了一回，倒是生得忠厚老诚，实在无法这才说道："你不是再三要求吗，我要再说出不管来，未免有负你的苦心。这么办吧，我每天到这里来吃饭，你也天天来，你也别候我的帐，我也别候你，你那天看我跟一位上年纪的老者一同前来吃饭的时候，你再过来求我，我

把你介绍老人家门下，真要是他老人家肯予收录，你的福德不浅。大概你既然认得我，就许认识那位老人家，那乃是江湖上成了名的剑客，姓冷名镇字运回，外号人称‘百折不挠青云叟’，手中宝剑剑招绝伦，插把弹弓弹打联珠，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大约着能赢老人家的主儿很少很少，”满玉华闻听连连打躬道谢。就由这一天起，满玉华每天早饭时候必去，倒是苗泽天天到，等了好几天，总是老人家一位。

这一天满玉华又去等候，一看就乐了，原来赛判官飞行侠，正同着一位白发的老者同来，细一看那老头子别看年纪大，二目神光灼灼，令人望而生畏，不问可知当然是位高人。玉华看罢不敢莽撞，单等二位老人家落了座，酒端上去，二老饮酒闲谈之际，满玉华这才慢慢的凑到桌案近前，向着苗泽深深一躬，口称：“侠客爷，你老早来了。”苗泽回头一看正是满玉华，遂乐嘻嘻的向着那位老者说道：“老哥哥，你老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跟你老提的那位叫作满玉华的，他慕你我弟兄之名，可巧在这里与小弟相遇，他非叫我收他不可，老哥哥你老想我这个性子怎么能够教的了人，我可就想到你老这里了。我记得你老人家说过这么一句话，一辈子没收过徒弟，打算物色一个有福有德的弟子，将身上的能为传授于他，作永久纪念，我看这个满玉华倒是忠忠厚厚，老哥哥你老收下他吧！”冷镇闻听双手理髯，叫了一声：“兄弟，你这是何苦呢？前几天我听你说了一次，我以为是已作罢了，没想到今天你又提起，这真是岂有此理。不错我倒是说过这个话，兄弟你计算计算，那是什么年头，到而今你知道为兄我是百岁有余的人不知道。不用说年岁老啦，没有那份精力教徒弟，就是说教，你知道他练的了练不了，就说他也练的了，

这个武学一天半天就能练的成吗？我已然百岁有余风烛残年，倘若是半途而废，他也没练成我也死了，你说这可算个什么？再说我好容易闯荡江湖一辈子，到了这时在家中享几天清闲福，想舒服舒服，怎么兄弟你还给我找这个麻烦？咱们是有交情还是没交情？”别看话是这么说，老人家可是和颜悦色。苗泽叫道：“老哥哥，你老还别着急，把被迫不过的情形，我已然也跟你老说了，谁让这个事挤到这里了呢？可也许是活该你们爷儿两个有缘。”冷镇听罢连连叹气道：“兄弟，你这才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你这个话莫非说是叫我非收不可吗？”苗泽哈哈大笑道：“老哥哥，小弟已然把话说到这里，真个你老还不赏给小弟这个脸吗？”冷镇无法，说：“收我算是收了，可有一样儿，人家拜师不是为学艺吗，你说叫我怎么教法，叫他上我这里来我没有地方，他有地方没有还不知道，就是说有，我走的了吗？”苗泽满没听提，说道：“老哥哥，这个话回头再说，”又说：“满玉华你听见了没有，老人家已然签应收录你了，这不算是你的幸运吗？暂时给你的老师行个礼，然后再定期拜师。至于练艺的所在，回头再研究。”满玉华听的明明白白，赶紧走过来先给老头子磕头，口称：“恩师在上，弟子给你老磕头了。”冷镇摆手说：“不必行礼了。”满玉华站起身来，向着苗泽说道：“我已然拜过了老师，蒙师叔你老人家从中维持，小子我这里给你磕头。”苗泽说道：“不必不必，”说着伸手相掺。然后叫满玉华也坐在了旁边。老哥儿两个问了问，才知道原来他是清真教人。冷镇带笑说道：“兄弟，你把载揽上了，这应当怎么办呢？”苗泽微然一皱眉，暗想：这个练艺还是真麻烦，没有相当地点可怎么办呢？苗泽问满玉华身上通别的手艺不通，满玉华并不隐瞒，说在幼

年的时候学过厨行，后来开过一次饭馆，因为本钱不足，把买卖收了。苗泽听到这里，稍微的一沉思，说道："老哥哥，主意来了。满玉华能够作买卖，这不就好办了吗？咱们青桐巷口楼房门面开了一年多了，小弟我给他拿出几个钱做资本，就叫他在青桐巷口，开设一座饭馆，你我弟兄吃饭也觉得便当，就叫他在那里照料一切，算是当掌柜的，后面把院子收拾出来，作为用功的所在。在每天清静的时候，或是饭前或是饭后，老人家指点指点他不就成了吗？头一节离着近，再者说也用不着老哥哥你老专专的去，你老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老头子冷镇听罢，面带笑容，连说道："罢了，也真难为你，能出主意。既然如此，那就得等把买卖布置好了，练功夫的地方收拾出来，然后再烧香拜祖不迟。"苗泽说道："老哥哥，你老就不用管了，全交给我就是了。到了收拾停妥那一天，你老就听请。"冷镇只可点头，三人酒饭已毕，惠过了饭钱，这才出了裕泰轩。

不表冷镇单说苗泽，回家取来银子，叫满玉华收拾一切。这位满玉华本来就是买卖人出身，只要有钱叫他开买卖，凡事敢说胸有成竹。先到外面叫来了木匠，另外雇了两名小工，将楼房门面开开，叫小工到里面清除打扫。打扫已毕略候了一会，没有尘土飞扬着了，这才领着木匠到里面观看，那里应该打开，那里应当隔断，窗户不合适换窗户，门不好换门，这里作着木工，油作也叫了来，不论新旧凡有木器的地方，一概见新。修理的差不离了，满玉华请苗泽想个字号，老头子就按着他的姓起了个字号叫作满春园。字号起出来，求名写家将匾字写得，然后送到刻字铺里面去刻。一方面打造栏门柜碗架子，饭桌凳子，旧的不要，一概是新的，又到自己认

得的地方，聘请灶上的大师付、二师付，跑堂的伙计人等全都安置好了。通共不到两个月的工夫，诸事已毕，匾悬起来，四周都用红纸封起来，一切的事情全都办理停妥，人位也都到了，满玉华这才找苗泽商议开张的日子。老人家用历书查了个开市的吉期，定规好了那一天开张，这个话一宣布出去，满玉华倒不说，人人都知道是苗泽找人领东开的买卖，头一样是老头子的人缘，再者说，谁不知苗泽乃是当地的侠客，平常日子打算巴结还巴结不上呢，好容易得着这么个机会，於是送幛子，送开张喜对字书的便多了。在先前老头子打算不要，后来一看不成，送的人也太多，实在情不可却，只得立账收礼。到了开张的头一天一计算，净说送礼的八百多号，苗泽只得告诉满玉华，开张头一天，在外面贴上说明条，第一天开张招待贺宾，明天请顾主光临。大家全都知道了，当然头一天没座位。

到了这一天掌柜伙计等，半夜就起来了，上市的上市，起火起火。满玉华自己虽然是掌柜的，送礼的人全都是冲侠客爷来的，又是新开张的买卖，自己也得楼上楼下的照应，所以玉华把侠客爷早早的请到柜房一坐。自从苗泽到了，贺喜人便陆续的来，苗泽全得跟人家客气客气。随来随待一直待到掌上灯，这才把客人待完了，可是满春园的伙计人等，也全都累够了劲了。当天晚上早早的上门休息，次日这才开门作买卖。

苗泽先让满玉华置备拜师应用的供品，全都设摆在后院正房里面，又叫玉华换上了一件长大衣服，苗泽这才回家请冷镇。老头子知道全完了事了，这才随着苗泽够奔满春园。这个时候就在早饭前，玉华把二位老人家请到了后面，冷镇拈

香自己先朝祖，苗泽也随着行了礼，这才叫玉华拜祖师。及至拜完了祖师，然后才正式磕头拜师，又给苗泽磕了头。苗泽走到冷镇面前，叫道："老哥哥，这可是你老的大喜，你老千万不可推辞，我恭恭敬敬给你老磕三个头。"冷镇说道："算了吧！我收徒弟叫兄弟你费了多少精神，哥哥我应当谢谢你才对了，怎么你还要给我磕头呢？"苗泽一听哈哈大笑："老哥哥，你老这个话可说的不对！别说满玉华是我介绍的，蒙老人家赏给兄弟脸，将他收在门下，小弟已然就领情了。就让不是小弟我介绍的，哥哥你老的徒弟，兄弟也应当帮助预备一切，要说叫老哥哥你谢谢我，咱们不是那个交情。至于说你老人家一辈子没收过徒弟，这么大岁数收一个徒弟，我要不给你老磕头，那还像话吗？"冷镇接着说道："老弟兄，不必客气了。"老哥儿两个争执了半天，还是依着苗泽给老人家磕头，冷镇受了全礼，赶紧伸手搀起，到现在拜师的义式算是终了。依着苗泽就要同着冷镇一同到前面去喝喜酒，冷镇摆手说道："别忙，"苗泽一瞪眼道："怎么着徒弟你老也收了，喜也给你老道了，难道说你老不管喜酒喝不成吗？"冷镇接着说道："莫怪你非得给我道喜不可呢，原来打算喝喜酒哇！"说到这里，老哥儿两个哈哈大笑。冷镇又接着说道："喜酒当然得喝，还有两句话说完了再喝也不晚。"说完叫道："玉华，你过来，"玉华赶紧来到老师近前。老头子问道："既然自幼你就爱喜武学，当然也练过了，你把你所练的武学，当面演习两手我看看。"玉华果然就练了几手。冷镇一看原来是弹腿，老头子这才说："既然你练过弹腿，我还由弹腿这里教你吧！"当时老头子给他比了一个样子，叫满玉华学了学，不过是一两次已然学会。老头子这个意思是应拜师的老规矩，既然拜

了师，当时就传给你一手功夫，这叫进门得艺，头一节取吉利，再说也叫拜师的高兴。按说头一手传的这个功夫，是一手普通的招数。练过武术的不说，要是没练过武学的平常人，进了老师的门，得了这手功夫，到外面跟人动手就使这一招，等待会武学的当然不成了，只要是不会武学的，准能够取胜。大凡练武的全都是这个规矩，其实苗泽当初拜师学艺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儿，到现在老头子早就忘了。今天见人家冷镇教徒弟，不由得自己便喜形於色。冷镇看着纳闷，叫道："兄弟，什么事你这样喜欢？"苗泽自己倒觉着不好意思起来，暗想：这是怎么说，我自己心里痛快就完了，何必叫人家看出来？既然老哥哥问到这里，又不能不说，遂说道："你老有所不知，因小弟自己赞美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故此心里舒畅。一时忘形，被你老人家可就看出来了。"冷镇还是听不明白，接着问道："兄弟身为侠客，大凡什么事也全有自知之明，又何必特别的痛快呢？"苗泽乐嘻嘻说道："别的不用说，净说收徒弟教授功夫，我自己知道我教不了。起初玉华本打算要拜我，当时我说我不能教徒弟，他还不大深信，所以才逼的我想到老哥哥你老这里。就说进门传一手功夫，当初我练艺何尝不是这样，到现在我已然忘了，比如说老哥哥你老要是也想不起来，这段事就算完了。谈到练功夫那就得明天再说，这么看起来我自己说我不能教人，可见得有自知之明了"。这虽是两句废话，更显出苗润雨不枉人称侠客，人生在世所贵的就是能自知，种种不道德的事，以及败坏人格的的事，差不多全都是由不能自知造出的。圣人说的"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贵自知。譬如说，谋叛的人，他要能够自知，他不是作皇上的材料，他不就不造反了吗？也不

至于万民遭殃，也不至于身受国法，就皆因不能自知，所以才惹出无数的是非。

闲言不表，书归正传，且说冷镇听苗泽说话实在有侠客的身分，更加敬爱。哥儿两个叫玉华收了香案等物，然后一同来到前面用早饭，简断捷说。由这一天为始，每天老哥儿两个吃早饭，可就不再到裕泰轩去了，至于冷镇教给满玉练功夫，也就在这饭前饭后略加指点，到了晚间玉华自己在后面用功夫。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三天五天，老头子高兴的时候，也到后面看看。在先前不过就是教弹腿，因为什么老人家先教弹腿呢？头一样儿满玉华先前练过弹腿这门功夫，到如今再练起来，多少省点力，再说武学中的俗语，“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这门功夫发源出自清真教，玉华也是回教人，不练武学没的话说，既然练武，那有本教门人不通本教门功夫的呢？故此老人家决意将弹腿全都教给满玉华。猛然间一看这句话好像是外行，弹腿就是弹腿就完了吗，不都教了难道说还留半趟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别的功夫每一趟有一趟的名字，惟独弹腿就不然了，弹腿就是这两个字的名目，功夫总有六七样，高架矮架偏正架，刚的柔的变幻无穷，要不然差不离的拳脚都是由弹腿里化解出来的呢？请想弹腿要是只有一般架子，怎么能够化解出许多拳术？老头子说把弹腿全都传给满玉华，就是说把老头子所会的弹腿一招不剩，合盘托出。赶到把弹腿练完了，老剑客冷运回一看玉华这个资质，要说上等聪明可够不上，较比中等的还高着一点，并且还有一样特别长处，不惜力能够刻苦用功，老人家看着倒是高兴，接着传给他各样长拳短打各种技艺，并且还带着气功。本来名师传授，无论如何气功是免不了的。常言

说的好，“外操筋骨皮，内精血气，”虽然不专门去练气功，有的拳术非得有气功帮着练不了，比如说内不练气，只在外面练形，练来练去练到外强内伤，不但说功夫不能见长，与身体性命还有好大关系，拳经上说过，功夫练到内外合为一体，形神如一，那才算到了登峰造极的绝境。由这句话上论，可见得练武练气，可分而不可离，如果偏于练气倒可以，倘若重外不重内，当然要成了外强中干的结果。冷镇百岁有余成了名的剑客，不教徒弟那就不用说了，只要是教，决以不能把功夫练偏了，应练气的时候叫玉华练气，应练力的时候练力。每逢一样功夫传出来，每天每日练到什么程度，老剑客必要详细检查，练的对了照样用功，练的不对随时改正。玉华为人不但有良心，并且通达世务，准知道自己拜师学艺，就叫万分凑巧，才拜到了冷镇的门下，不然的话就凭一个平常人练武学，能拜在剑客门下，大概世界之上少而又少，故此自己，一方面用足了十二分精神学艺，一方面对于老师以至于苗师叔，全都恭恭敬敬，说话作事时刻总存着不可违背的意思，二位老人家看着非常高兴，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玉华的福气，就因为他这一恭敬小心。对于练武学上受益太多了，倒不是说教武的教师，喜欢人的恭维当教师的要是专门喜欢这种人，岂不把教师的人格扫地？那么为什么说玉华对老师师叔特别恭谨，与练功夫上有益呢？这种恭敬谨慎，可以代表出他的良心与人格，如果良心稍差的人，必然有喝水忘了挖井的行为，自然恭敬之意减少，心高气傲的人说话举动必多放肆，既然谨慎决没有高傲的思想，所以当教师的对于这种徒弟，必然要高看一眼。再说武学一道也正宜于传给这种人，他将武学得了去，小者可以谋得衣食，大者为剑为侠，必

然能够行侠作义，济困扶危。玉华为人忠厚和气，对于教师又恭谨，冷镇身为剑客，难道说还看不出来吗？心里一高兴，除非是玉华他练不了的功夫那就不用说了，只要他能练，情愿将身上的能为完全给他，这样练能说不受益吗？就是这样，日不间断一连就是八年的光景，拳术不说，军刃里面最得意的就是一口刀。外面都知道，满春圆掌柜的满玉华，武术高强，是老剑客爷的弟子，可是满玉华练好了武学，也不到外面访这个找那个，也不出去飘落江湖，这种练功夫的，就算是练武为的是自卫，虽然外面名誉不小，玉华并不自抬身分，仍然接着苦练。这一天老头子冷镇听外面人说三日后乃是钱塘江观潮的日子，养船的船户，大家集资聘请各种玩艺，游人无多待少，非常热闹。老人家也搭是隐居数十年，从不到外面去游逛，今年是一时高兴，跟苗泽说道："兄弟，我打算约你到外面游玩游玩，不知道你愿意去吗？"苗泽闻听叫道："哥哥，你老这叫'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怎么越老越客气了？打算叫我跟随你老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只说苗泽随我到某某处去趟，小弟当然如影随形，陪伴你老人家前去，何必还用这样客气呢？"冷镇说："我倒不是客气，皆因我打算去的这个所在，兄弟你已然去过多次，当然就未必愿意前往了。如果说去，就算纯粹陪哥哥我前往了，再一说哥哥我没去过，此去还得请贤弟你作向导，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商量，就是前往钱塘江观潮"。苗泽一听说道："老哥哥，今年怎么会这样高兴？"老头子哈哈大笑说道："咱们住居此处，要说到钱塘江观潮，也不能说不便，哥哥我已然是百岁开外的人了，倘若是倏的无常来到，与世长辞，对于钱塘江观潮这不是个缺点吗？"苗泽不等老人家把话说完："老哥哥何故出此不祥

之语？要说钱塘江观潮倒是有个意思，是有闲功夫的全可以看看，老哥哥既然高兴，小弟情愿奉陪，咱们要去不必临时再走，借此到外面游览游览，看看各处山景，你老说好不好？”老人家忙说：“正合我意”。老哥儿两个计议停妥。

当天不说次日清晨起来，官不离印武不离刃，老二位各自携带自己趁手军刃，打点好了小包裹，一同来到了满春圆。打发人把满玉华叫过来，苗泽当面嘱咐：“我们到钱塘江去观江潮，家里只有你师妹‘圣手女二郎飞’霞姑娘在家里，早早晚晚你就留神在这里关照点儿就是了，最多有五天我们就回来了”。玉华一听连连答应：“师傅师叔你老就放心吧！”二位嘱咐完了这才起身，在山青水秀的地方，跟知已的朋友在一处游玩，那才叫人间最乐的事。谈谈山论论水，到了饭时找酒铺对饮谈心，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这才真叫逍遥自在！到了钱塘江沿，见各处支棚撑帐，真比庙会还热闹，其中最好看的就是水上玩艺，彩船楼船平面船，上面锣鼓震天，歌女舞童表演各种技艺，一队挨着一队，叫人看着乐而忘倦。到了潮来了的时候，江水如鼎沸，其势凶猛异常，真不亚如万马奔腾，可算是世界的奇观。苗泽问道：“老哥哥；你老看了这大自然的幽绝，也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感想吧！”冷镇道：“果然天地之妙理难穷，有此一游死无遗憾了。”二位老人家又在江沿住了一天，这才遛遛达达往回走。

来到常州府城里，天正在已时，恰巧正是五天的功夫，皆因到了早饭的时候，老哥儿俩并不回家，先够奔满春圆。将然一进门，见夥计们神色有异，一个个全都面带惊惶，看见二位老人家进来，都赶过来说道：“老爷子你老可回来了”。苗泽问：“怎么了？难道有什么事不成吗？”夥计道：“您快上楼

看看去，我们掌柜的大概许不行了”，二位老人家一怔，还以为是满玉华得了病啦，便不顾往下多问，三步两步来到了楼上。到了满玉华卧室一看，见玉华仰卧在床上，面如窗纸，双唇发青，二目紧闭令人看着骇怕。这个时候柜上的先生跟着来到上面，苗泽问：“你们掌柜的这是怎么了？”夥计和先生大家异口同音，全都说是今天早晨起来，有人前来送信，说是你们掌柜的躺在房后头了，你们还不快去看看去。我们还以为掌柜的在楼上睡觉呢，听了这个信赶紧到外面观看，果然见掌柜的躺在地上，面色惨白，大家叫他也不答应，只可抬回楼上，缓醒了好半天，似乎才有点儿气，到现在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正然要请大夫诊治，看见二位老爷子回来了，这才一同到下面去迎接。冷镇听着这个话不对，如果有病当然是病在家里，怎么会躺到外面去呢，莫非说其中另有别情？究竟还是人老知识高，老头子还是真想对了。

原来由苗泽走后，苗飞霞自己在家中，仍然每天晚上练功夫。因老人家不在家不肯早睡。必须过了三更才肯安眠，这也是看家之法，闲坐无事，自己可就练武解闷。头三天任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有人找苗泽，家人告诉他没在家也就走了。第四天晚间，姑娘正然在院中练习武术，不知不觉时候可就不早了，大约有二更后差不多快交三更，姑娘练得正高兴的时候，忽然间见“唰”的一条黑影在北上房一晃，飞霞一想：好大胆的贼人，竟敢来到我们的宅院，我看你往那里逃！说时迟那时快，刀插背后，便把弹弓摘下来了，垫步拧腰纵到了上房。姑娘这个地方，就叫艺高人胆大，也不管黑影是什么人，随后就追。要说姑娘的武术可也不含糊，自己爹爹赛判官飞行侠家传的功夫还不说，冷老剑客又传给姑娘打插把

弹弓，真要是平常武学，别说一个就是三个两个他也不成，故此姑娘自恃武学高强，不问青红皂白随后便追。前面那条黑影，回头看了看，仍然往外逃走，一直追出了青桐巷口。这个工夫正赶上满玉华也是正练完了晚间的功夫，因为天气很热，来到楼上开窗纳凉。将然搬了一张凳子坐在那里，就见由青桐巷里面跑出一个人来，再一看后面还有一个人追赶，细一看正是苗师叔的姑娘，拿着弹弓在后紧追。玉华一想：好大胆的贼人，竟限搅闹老侠客的住宅，我既出来就不必叫姑娘追他了。想到这里，由楼窗口一飘身来到了下面，遂说道："姑娘你回去吧，贼人交给我啦，量他难逃！"姑娘知道说话的是满玉华，论起来还是师哥呢，并没答话，转身回家去了。玉华大喝道："那里来的狂贼，你也不打听打听，难道你不要命不成？"满玉华一面说着话，留神一看这个人二目如灯，光华灼灼，准知道这个小子武学不弱，遂接着问道："你姓字名谁，因何大胆夜入苗宅？"那个人哈哈大笑道："告诉你，我是光明正大的大丈夫，一非奸二非盗，我白昼之间来访苗泽不遇，怕他故意不见，故此夜间来探，皆因出来的是个女子，我不愿意跟他动手，还告诉你趁早闪过一旁，不必多言"。玉华听他所说之话未免大言欺人，遂说道："你要不提说访苗老侠客还则罢了，既然要访他老人家，我得先看看你有多大能为"。那人一听，遂说道："好！既然要看看我的能为，你找个地方吧！"满春圆后面是一块空场地，玉华用手一指，二人同行，到了房的后面。那人道："有能耐你就过来吧"！玉华自从练艺以来，从未跟人动过手，今天这还算是头一次。身形向前一蹿，双手一晃矮身便打，那人向后一撤步，双臂一拦接着往下一按。玉华一看不好，赶紧往回一撤手，一长腰

双掌用的是“双锋贯耳”，够奔贼人左右太阳穴便打。没想到人家身子向下一矮，上面躲过了双掌一上步，双掌齐出就在玉华胸前一按，玉华“哎哟”一声，往后倒退七八步，“叭咚”一声翻身栽倒。玉华就觉心肝震动，眼前发黑，起了两起并没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听那人报通了名姓，还说了几句话，自己也听不清楚了，昏昏沉沉躺在地上过了一夜。次一日早晨被柜上夥计人等，搭到了楼上，玉华似乎知道似乎不知道，仍然昏昏沉沉，只有一点短促的余气，要不怎么大家全都说不知道呢？老人家冷镇一听就明白了，不问可知，一定是有人前来访他，两个比手，被人打倒。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走到近前连叫：“玉华，玉华”。连叫了好几声，就见玉华微然将二目一睁，看了看是自己的老师冷老剑客，就见他眼珠一转，似乎是要落泪的样子。冷镇遂问道：“玉华，你是被何人打倒？对为师把话说明，当然给你报仇雪恨”。老头子连说了两三回，见玉华似乎要说话，怎奈那口气就是上不来，干急了好半天，这才凄凄惨惨说道：“小鬼，”舌头全都短了，只说出这么两个字，眼球往上一吊，两腿一伸，已然断气而死。冷镇看到这般光景，不由得心里难过，两行老泪顺着虎目流出来，不由顿足长叹了一口气道：“咳！满玉华不练武学不至于遭此惨死，不承想我百岁出头的人，竟会遇上这样惨事，八年工夫徒弟对于我非常恭敬，那才叫半点过错没有。到如今叫我目睹惨状，怎能不叫我心里难受”？说到这里到近前看了看满玉华身上，别处任什么伤痕也没有，就是两个乳下明显着有两个巴掌印，通红浮肿起来多高。老头子明知道这是掌震胸前，肺部受伤，所有的气管完全肿了，故此将气闭住，错非是见了自己的老师，临死托咐老人家复仇，真就连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苗泽在旁边看着心里也是一阵难过，又不敢带出来，恐怕被老哥哥看见，岂不更招他老人家烦恼吗？只得说道："老哥哥，玉华死的固然可怜，据我想人的寿数总是造定的，此如说他不是这样死，还许染病而亡呢！你老人家年纪高迈，不可过于悲伤，叫柜上先生夥计人等，拿银两预备一切，你我到前面坐坐去吧！"老人家无法，只得挥泪转身，随着苗泽来到前面，这工夫早有人给礼拜寺送信，自有人照料着，将满玉华葬埋。

那位说这个书未免不近情理，满玉华为人忠厚，拜师八年并无过错，平素又没有仗势凌人的地方，要说好人不长寿倒许可以，为什么玉华竟会落到这样结果，难道说老天不佑好人不成吗？在表面上看人人都得这么说，其实满玉华有满玉华不对。这段书作得紧凑，在他未死之先，不能详细表白。玉华自幼好习武术，前文里已然表过了，他本来不是常州府的人，原籍是绍兴府，自幼学买卖。绍兴府城里有个清真寺，里面有位长者，大概回教称呼是阿衡，在清真寺里传习武术，凡是本教的教民，任什么也不用拿，就可以到那里去练功夫。满玉华每天也去练习，教师教功夫，本来看着你这手功夫已然练到身上了，然后才能再教第二手，满玉华因为初学乍练未免对于功夫不易熟习，因为老师不肯传给他新的。玉华把意思会错了，以为是谁有钱多送些个礼，老师就肯教，不然就不肯教了。他一赌气功夫也不练了，功夫不练倒是小事，他说回教人心术不好，自己曾反过一次教，有跟他不错的人，劝他不可如此，你这一反教不要紧，回教人当然是看不起你了，别教的人知道你这种行为，也是照样看不起，如果打算保全你的人格还是不反教，玉华被人说着这才反正这来。到如今

落到这个结果，或种恶因于此也未可知。闲言不必多表，单说二位老人家来到前面叫夥计把酒拿上来，就算是借酒浇愁。一面喝着酒两个老头子纳闷：小鬼可是何人？天下成了名的英雄，那里有叫小鬼的呢？南七北六十三省全都想到了，可也没想起来。苗泽又把老人家劝了多时，冷镇这才叫老人家回家看看去，老二位分手各自回家。

不表冷镇，单说苗老侠客来到了家中，愁眉不展。苗姑娘听说爹爹回来了，遂忙到前面来看老人家，老头子看见姑娘，勉强欢喜。姑娘乃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看老人家神色有异，有心问问，又一想不合适，既然老人家不说，或者是不能对我说，何必多口呢？莫若我把家里的事跟老人家学说学说，也叫他老人家听着开开心。姑娘想到这里，可就把家里如何闹贼，自己怎么追赶，怎样碰上满春圆掌柜的，前后话一说，老头子不听还则罢了，听罢叫道："孩子，这个贼人的长像你可曾看见，问他姓名了不曾"？姑娘一听老爹爹如此郑重，不知道这里头有多大要紧的事，忙说道："名姓倒未曾问，追出巷口他的长像也没有看清。"就把自己所见的对老爹爹说了一遍，然后问："老爹爹，难道说从中有什么事不成吗？"老头子闻听长叹了一口气，就把玉华已死的话对姑娘一说，姑娘听着也是一怔，说："早知如此还不如我帮他动手了。"苗泽摆手说道："你帮助他动手也难免二人同死，天已不早，到后面休息去吧！"苗泽按着姑娘所说的这个长像，想了多半夜。次日清晨起来，便去找老人家冷镇去了，将昨天晚间姑娘所说之话，跟老头子说了一遍，冷镇这才明白，老哥俩又一研究，这才想起说到："这小鬼原来是小鬼陆恒。"冷镇知是陆恒，不由得双眉倒竖，二目园翻，遂说到："这个陆恒，乃是

张明志，赵明真的徒弟，听说在陕西观音堂传艺六十多年。我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何来到这里将我的弟子打死？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给玉华报仇。”冷运回说到这里，怒气填胸，看那个样儿刻不容缓，马上就要动手。苗泽一想：陆恒并非是平常之辈，就让老哥哥去了，也未必是他的敌手，再一说这个徒弟是我给介绍的，到现在才有了这个事，何况陆恒是找我来的，玉华既因此丧命，我要是叫老哥哥出头，我还算的了什么英雄？想到这里叫道：“老哥哥，这个仇你不能出头去报去，因为什么呢？祸是由我身上所起，你老不用管了，兄弟我即时起身，够奔观音堂，凭我手中宝刀，我要跟他一死相拚。”冷镇闻听说道：“兄弟，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你比哥哥的能为大小不用说，徒弟是我的，倒如今被人家打死，当然我得出头给他报仇，不怕哥哥去了不成，甚至于被仇人害死。兄弟，你要是跟我有交情，你再出头给哥哥报仇那就算对了，这场事兄弟你可不能管，何况哥哥我是独自一个人，无论到那里去也便当，你家里还有一个姑娘，无人照看也是一番心思。要谈到这场祸由谁身上起的，你我这个交情，可不过说这个，哥哥的事也是兄弟的事，兄弟有事，难道说哥哥不管吗？事不是出来了吗？咱们就说事就完了，何必说因谁而起呢？”苗泽一听，遂说道：“老哥哥，你老这个话说的不对，交情固然是咱们哥儿两个彼此不分，惟独这件事，可非得这么说不可。因为你老人家已然隐遁数十年不问世事，何况你老人家抱定主意不收徒弟，小弟我百般撮掇，你老才收了这么个满玉华，一旦之间因为这个徒弟跟陆恒结仇，你老想这个事不是出于我的身上吗？就让老哥哥不这么想，兄弟我自己良心怎么过的去呢？如果你老不允许小弟我前去报仇，

那简直是跟兄弟我没交情，分明是看不起兄弟”。冷镇连连摇头道：“苗大弟休要如此说法，大凡一个人作事，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方不愧为剑侠。不错玉华拜我之时，是兄弟你的介绍，可有一样儿，我要是决意不收，兄弟你不是也无可如何吗？既然收了那就是出于我的本心，与兄弟有什么关系。这是玉华因伤身死，我要前去报仇，这场祸事满都归罪于贤弟，比如说满玉华不死，成名天下，给师傅门户之中，争了光荣，难道说到那时兄弟你还叫哥哥登门叩谢介绍之情吗？话已然说明白了，谁也不许搅理，何况你是个兄弟，我说出话来就是理由不足，既已出口，兄弟你也应当听从，何况我说的话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只可按着我的话好好在家中照看姑娘。哥哥我是一百多岁的人了，难道说还活一百多岁不成吗？”苗泽听着只是连连摇头，叫道：“哥哥，这这个话说出来你老可别过意，并非是长他人的威风，减自己的锐气，也不是小弟贪生怕死，畏刀避剑，不过为是说出来咱们弟兄详细研究研究。据我想小鬼陆恒，并非平常之辈，老哥哥你老去到观音堂，也未必能够赢的了人家，当然小弟去了也赢不了。这个话你老听明白没有，要说是前去报仇，当然得去，因为闯荡江湖这些年不能栽这份跟斗，就是到了那里身遭不测，至死也不枉人称是英雄，皆因从中有生死的关头，故此事的来源兄弟才跟你老人家争”。冷镇不容苗泽把话说完，自己早就明白了，暗想：据我兄弟这一说，到了观音堂见着陆恒，当然不是人家敌手，非死不可，故此我兄弟才定要替我前往。老头子 想到这里，心中难过，准知道苗泽跟自己过命的交情，情愿替自己前去一死，可有一节我冷镇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去。想到这里叫道：“兄弟，你的话我全听明白了，不是咱们

弟兄是过命的交情吗？你先别着急，还应哥哥我那句话，哥哥我去了不成或者亡命，兄弟你再出头替哥哥报仇，那我可不管了。如果你再要不听我的言语，咱们就算没有交情了，从此之后割袍断义，画地绝交”。老头子说到这里，声色俱厉。苗泽一看有心还要争执，未免招老人家生气，自己低头想了好半天，这才想起一个主意来，叫道：“老哥哥，你老既然说到这里，兄弟我倒有个办法，也别你老去，也别我去，我跟随你老人家一同前去怎么样”？冷镇一想本来不愿意叫他跟着，又恐怕再要一定的拦阻，太辜负了他的心，倒显着不合适，再说他的意念已决，就是我不叫他同行，他自己不是也会去吗？想到这里只得说道：“兄弟，依我说你还是不去为是，因为这一去日期实在没有一定，家中只扔下一个姑娘，岂不是不放心吗？”苗泽忙道：“老哥哥，你老就不必再说了，姑娘那么大，也用不着人照看。叫我同去，咱们哥儿两个一同起身，如果你老再不点头，小弟自己前往可也就是了”，冷镇无法只可点头。事不宜迟，话说到这里，立刻各自回家，收拾军刃包裹，苗泽嘱咐姑娘照看门户，老二位这才由常州府动身。

第一百十六回

青云叟怒闯观音堂　陶洞天大闹军师府

走在中途路上，每逢想起满玉华惨死的情景，不由得咳声叹气。在前几天，老哥儿两个到钱塘观潮，那个心思是幽情雅趣赏水玩山，拿现在的情形，跟前几天一比，大有天渊之别。悲伤愤恨万感交集，故此行在中途，什么风景啊，名胜啊，一概无心游览，只是一心一意恨不能快到观音堂，找着陆恒跟他一决胜负。在中途路上无可描述，仍然归到俗套那八个字，饥餐渴饮晓行夜住，怎奈时逢夏令，白昼之间炎日当空，其热如火，行走上非常不便。哥儿两个商量道："莫若咱们改为白天休息，晚间行走，头一样也凉快，再者夜静更深大路上面，行人业已断绝，还可以施展陆地飞行紧走，大概有一夜的工夫，足可以走出去两天的道路。"二位老人家彼此计议明白，到了晚间可就不住店了，接着往前行走，到了红日将出之时，再找地方打尖休息。这个主意想的还是真不错，数日的工夫已然来到了陕西境界。老二位是报仇的心急，仍然是连夜前行。

这一天夜里大概天在三鼓，老哥儿两个正在往前行走，猛然间看见前面"唰唰"两晃过去两条黑影，二人全都一愣。苗泽叫道："老哥哥，你看见了没有，天到这般时候，居然还有行人，并且还施展夜行术，你我弟兄是为报仇，难道说这也是报仇的不成吗？"冷镇听了这话反倒笑了，说："贤弟不要说笑，据我想这两条黑影，决非善类。按说你我有事在身，不

应当多管闲事，可有一节，你我看不见也就罢了，既然看见要是不看个水落石出，究竟他是作什么的，未免有亏于天职义务。咱们弟兄已然多年不出门了，谁叫今天赶上了呢，依我说赶上前去看看他是如何人也。”冷镇这个话说的正对苗润雨的心思，不过冷镇不提，苗泽不敢这么说，因为什么呢？自己是帮助老人家前去报仇，倘若中途一多管闲事，恐怕叫老头子多心，说是已然来到了陕西境界，莫非说有意借着别的题目，不去报仇不成吗？故此苗润雨只说了两句笑话。冷镇把话说到这里，苗泽才点头说道：“小弟亦有此意，因为不得老哥哥的话，未敢造次，这地方才真叫英雄所见大略相同。”话说到这里，老哥儿两个向下一矮身，随后便追。你说前面这两条黑影脚程还是真快，追了好半天，这才来到了切近。看那个黑影的意思，似乎后头有人追赶，已然知道了，两条黑影一分，向两下里走去，老哥儿两个也只得分开每人追一个，皆因人的身分到了，如果追赶一个人，追不出水落石出来，要落虎头蛇尾之讥，故此二位老人家不舍，在后紧追。冷镇一直将这条黑影追到了一座大镇店里面，穿过了镇店就是一带长林。一恍忽间再一看黑影踪迹皆无，老人家不由顿足长叹道：“黑影没有了，我兄弟也不知道那里去了，这是何苦呢？还不如不追这两个小弟子呢！”老人家站在树林前面想够多时，本打算慢慢往前行走，又一想不对，我既然跟我兄弟分开了，倘若是他找不着我，不问可知当然他自己也够奔观音堂，真要是叫他走到头里，这还算的了那道的英雄。老头子想到这里，自己把主意打妥，无分昼夜，往前紧走。不消三四日已然来到了观音堂。老头子一想，陆恒他的两位师傅张明志、赵明真，按武学上说不用问当然是高于一切，我这一

次前去找他的徒弟。你说我是进门跟他动手哇，还是见他的老师说说情理呢？要按外面闯荡江湖绿林道的规则，无论谁找谁可也得先礼而后兵，你说我要客气客气，到那里跟他一说，他等护短不讲情理，结果还是当场动手，那可就不如不跟他说了，简直叫他献出小陆恒，不然凭手中军刃跟他一死相拚，那怕不是他的敌手，当场亡命，也不失英雄气概。如果前去说理，岂不叫他等小看我冷镇，说我畏惧他二人的武术，故此不敢进门瞪眼？自己想到这里，很以为得意，忽然间想起来不对，人逢怒气其智必短，我虽然不算身分高，蒙天下英雄称我为剑客，我要是压不住气，未免有失身分。想罢将方针改变，到了观音堂还是先去拜访二位老道，见着他等，将他徒弟如何不法说明，听他怎么回答，然后再定主意。老人家一面思索抬头一看，已来到了一座大庙前面，山门上悬着有匾，三个大字写的明白，正是“观音堂”。老头子并未走山门，转身来到了角门切近，拍了几声门问道：“里面有人吗？”就听里面问：“找谁”？开了门出来一个小老道，上下看了看冷镇，不由得一怔，问道：“这位老人家，你老找谁”？冷镇和和气气的说道：“老夫姓冷名镇，打算求见你们二位观主张明志、赵明真。”小老道一听，说道：“你老找我们二位当家的，他早就不在这里了。”冷镇一听，暗想：这一定是老道们身分到了，等闲之辈不愿意见，故此才嘱咐小道童，无论是谁找都说没在家，莫若我将我的来历跟他说一说，大概他知道我不是寻常之人，也许到里面回禀。老人家想罢叫道：“少当家的，老夫在外面久走江湖，蒙天下英雄抬爱称我为剑客，别号人称百折不挠青云叟。我知道你们二位观主，也是大名鼎鼎的二位老剑客，故此前来拜访，并且还有要事面谈，

没别的你到里面通禀一声就是了，我这里谢谢”，说着话双手一抱拳。小老道一听，说道：“冷老剑客，你老这个人心眼太死了，我说二位老人家没在，难道说还哄弄你老不成吗？”冷镇听小老道说话不好听，不由得心中不悦，说：“既然没在家，到那里去了，你可知道？”小老道这时候也算是汗惊住火啦，其实他知道张赵两个老道在万龙藏峰三阳观内，他因为不愿意听老头子的话，故此偏不这么说，遂冷冷的说道：“告诉你没在庙里，就是没在庙里，到那里去我也不知道。”冷镇一听：有的，人要是不说理，教个徒弟也咬群，莫怪他的徒弟无故到常州将玉华打死，连他的道童都是这样蛮横，我也看明白了，大概见着张明志、赵明真，说不了三句好话，也得当场动手。嗳！我有主意了，常言说的好，“打了孩子大人出来”，我也用不着费这么些个话了，简直我就打东西，只要张明志、赵明真他二人在后面，听见前面有人打他的道童，不用叫就出来了。老剑客想到这里有理，并未说话，遂往前一凑，一伸手将小道童掳住，轻轻往外一提，来到了山门前，高声说道：“你这东西太以可恶，叫你到里面回禀你不去，说话还这样强横，今天我教训教训你。”别看老头子嘴里这么说，不过轻轻的打了他几掌，小道童连喊带说：“你这个人太不讲理了，找我们老当家的告诉你没在庙里，你为什么动手打人？”这一闹不要紧，由庙内出来五六个老道，全都是年青的，从中有岁数略大点儿的，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你先别打人。”冷镇一看两个老道没出来，反正道 童是打了，见着面这就是翻脸的底儿，莫若不答理他们照旧还打，他们自然到里面报信去了。要说老头子身为剑客，怎么还会有这样行为呢？就因为冷镇痛惜满玉华死的可惨。这一次前来复仇，抱有决心，准

知道见了两个老道，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所以借着小道童说话难听，打算打进他的山门，所以不管旁人问不问，接着还是打。出来的这几个老道一看，全都火儿了，大家一齐说道："天下那有这样不讲理的人，任什么也不说就怔打人，既然他不讲理，咱们大家一齐动手，先将老匹夫打死，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说到这里各自绾衣袖，一齐奔老头子打来。冷镇一看哈哈大笑，说道："好恶的老道，居然敢在山门前群打群殴，可见得你等平素决非善类。"老头子说到这里，将小道童举起，顺势照定这五六个老道横着一扫，"噗噜噜"扫倒了三四个。冷镇这才撒手将小道童扔在旁边，这几个老道也不知趣，要按说就不应当打了，因为他既然能够手举活人将人打倒，可见得就是再打也不是他的对手，这几个人也是一时糊涂，仍往上拥，叫冷镇打的忘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爬起来仍然和老头子动手，老人家不肯把力用足，怕伤了他们的性命，不过是随手一挥，不多时老道们有倒下起不来的，有把胳膊腿摔坏了的。当时有一个老道说道："别叫他走了，咱们跟他打官司。"老头子一看山门外这样打闹，真要张明志、赵明真在庙内，决以不能不出来，看这个情形大概是没在，真要是这样，算是我把意思会错了，何必我紧着跟这几个老道开心呢？老头子想到这里，那个意思打算要走。

将然想到这里，就听老道之中有人说道："得了当家的回来了，有什么话叫咱们当家的问他就是了。"冷镇一听当家的回来了，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张明志、赵明真了，老人家身形向旁一跳，手理银髯留神观看。但见来人不错倒是位出家的道长，年岁也就在五十多岁，冷镇看着不由得心里一愣，暗想道：赵明志、赵明真我可没见过，大概他的年岁，只能比

我大不能比我小，来的这个老道，年岁未免太小了。原来这个老道并不是张赵两个人，当初张明志、赵明真，两个人由观音堂够奔万龙藏峰岛之时，本打算叫几个徒弟在这里看着，又恐怕他等年青，将来出点别的毛病，于我弟兄的名誉未免不好听，故此在中途走着的时候，顺便找了一个徒侄，道号真如，姓魏名叫魏和明。别看魏老道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徒侄，一手武学也没跟二位老道学过，可是他也会武学，另拜的别的老师。张赵二人皆因他的年岁大点儿，身上又有武学，故此托他前去照看自己的观音堂，魏和明也愿意。这位老道可就是他，故此众人称他为当家的。冷镇看着正然纳闷，魏和明倒吓了一跳，庙里的众师兄弟徒弟等，都在山门前，跟一个老者厮打，看光景已然被人家打的东倒西歪。自己还没说话，众人早就说了："当家的你老看这还了得，无缘无故，来了这么一个老头子，到咱们庙里找二位老当家的，我们告诉他没在，他伸手就打，这不是诚心欺侮人吗？"魏和明一听，不由得怒气填胸，念了声"无量佛"，说："天下那有这等事。"用手中拂尘一指，向老头子问道："你是何人？为什么来到我的庙前，如此蛮横？看你这个样儿，多少是会几手武术，所以仗血气之勇，欺压我们出家人。无论你有什么事，只要是好说咱们都好商量，你竟蛮横无礼，动手打人，你欺侮别人都成，欺侮我可办不到。难道说你就不打听打听吗，我们二位师叔张明志、赵明真，谈到武学天下无二，你竟敢前来太岁头上动土，莫非是吃了熊心豹胆不成？"冷镇听了这话，才知道这个老道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徒侄。自己一想：我本来是来找他的徒弟陆恒，到如今见着他，也算不错，看他说话这份强暴也不是善类，只要我将他打爬下，自然他就把他二

位师叔找来了，见着张赵两个老道，再跟他要小鬼陆恒。想到这里哈哈大笑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你就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徒侄，实话告诉你吧，我找的是他们的弟子小鬼陆恒。今天你不跟我说横话，我还要问你呢，如果你将陆恒现在在那里实话对我说明，或者当面交出，咱们就算万事皆休，不然，他们我固然是打啦，你我也饶不了。"老道闻听哈哈大笑道："你不是跟我完不了吗，你猜我呢？难道在我的山门前大施蛮横，打倒我的众位师兄师弟，就算完了不成吗？你不是找陆恒吗？人也有地方也有，就是此时不能告诉你，我要看看你的能为如何。如果能胜了我，人算白打了，我还将二位老当家的，以及陆恒的住址对你说明，如若不能胜我，将你拿住捆绑起来，要给我被打的师兄弟报仇。"冷镇可不知道这个魏和明，是张明志、赵明真道门的徒侄，未曾跟两个老道练过艺，还当是他跟陆恒一同练艺呢！老人家非常气忿，暗想：任凭你有多大能为，今天我也要试试。想罢连说："好好！本应当如此，不然我也跟你完不了。"老道也不管青红皂白，拂尘往大领上一插，又把道袍袖面略微挽了挽，把身一晃，已然来到了冷镇的面前。老头子看了看还不含糊，凭他这一纵就知道有个一、二十年的好功夫，不然身形没有那么快。老头子双手一合，叫道："老道，你就进招吧！"魏和明也留神看了看冷镇，远看不理会到近处一看，精神抖擞，像貌不俗，老道一想看他这个样儿，决不是无名之辈，但是不知道他是何人，我何不先问问他是谁，然后动手不迟。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道："报通你的名姓，然后当场动手。"冷镇只得将自己姓名说出，以及外号也告诉他了。魏和明闻听不由得一怔，暗想：不错江湖上听人说过，有这么一个百折不挠青云

叟，乃是成名的剑客，已然归隐若干年，何以一旦之施野蛮，轻易跟寻常人动手？不是他还罢了，真要是他，连我魏和明也不是他的对手。再者说动手倒是小事，我得质问他几句，看他怎样回答。想罢叫道："冷镇，我听人传言，你乃一位成了名的剑客，为什么轻易打寻常之人，未免与剑客的身分不合。莫非你是冒他人名姓不成吗？如果不是冒名，难道说你身为剑客就不懂得天职义务侠义道？无论你有什么事，来到观音堂也得找着主事人再说，那叫先礼后兵。你这么大年岁，跟几位年青的动手，何况他等又全都不会武学，你这那里是剑客，分明是小儿练武，才学了一技半能便到处跟人动手，以夸示你的能为，到现在见着我还是这样蛮横，天下那有你这样的糊涂剑客？"冷镇听他所说之话，倒是全在情理之中，身为剑客不能强词夺理，只得将方才找人的原因说了一遍。直说到："因为报仇前来，打算不见如何行的了，所以我才想起这么个主意来，打了孩子大人就出来了。可有一节，你既知道老夫之名，这个话可就好说了，不错我跟他等动手打仗，难道说你就不知道是真打假打吗？如果要是真打的话，慢说他等五六个人，就是再多几倍，恐怕此时已早死多时，你既然主持此庙，来到了就应当详细询问，因何争打，你不但不问反倒这样无礼？要跟老夫赌斗输赢，是你仗血气之勇啊，还是我仗血气之勇呢？话谈到这里，还是应在方才我的言语，只要你把陆恒献出来，你我便算了事，不然分明是你等有意隐瞒。"魏和明这个时候就算是骑虎难下，自己准知道冷镇既为剑客，必有绝艺在身，跟他动手断难取胜，可有一样，事成僵局，再说不打，这个话怎么说呢？实在迫不得已，只得说道："你也不用强词夺理，这分明是凭仗你身为剑客，来此欺

压我等，这么办吧，我先看看你有多大能为，回头有什么话再说。别走看招。”说着话向前一蹿，单掌斜劈够奔老人家面门打来，冷镇一看掌到了，并不慌忙，把身一转，左臂一压来掌，右手顺着自己左胳膊臂底下一穿，照定老道的华盖穴便打。老道往后撤身，双手一按，跟着进步，双掌齐撞，冷镇撤步双手往下一分，一抬右腿磕膝盖正撞老道的中脘，“咚”的一声把老道撞出去七八步，翻身栽倒。老人家哈哈大笑道：“我以为张明志、赵明真门下徒弟徒侄，都有多大能为，原来不过如此”。魏和明满面羞惭，双手按地站起来，叫道：“冷镇，你这算不了英雄好汉，你要有能为你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你敢等我十天吗？”冷镇连说：“不敢，皆因我有要事在身，刻不容缓就要走，你告诉我陆恒现在那里，你就算是好朋友。”魏和明心里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必能报今日之仇。想到这里，遂说道：“你既不敢等候，那就不用说了，出家人说话不能没信用，没动手之先我跟你说的，如果你要能够赢我，二位老观主以及陆恒的住处，当然我要对你说明，现在算是话践前言。实话告诉你吧，他们爷儿三个全都在万龙藏峰岛三阳观居住”。冷镇一听说道：“好了！既然如此咱们再见就是了“，老头子说罢扬长就走。按说冷镇这个人也太信实了，就凭他这么一说，准知道他说的是实言吗？原来老头子倒不是信实了，是别有打算。

当时离了观音堂，就在不远一个村镇上找了家店房，用过了酒饭，就住在店内。候到天晚交过了二更，老头子将衣服军刃收拾停妥，由店里出来，不走大门一概施展的是飞檐走壁，到了外面一直够奔观音堂，来到庙的切近，由前面往后绕，看了看四外并无行人，这才抖身一纵，上到庙墙上面。

往里听了听并无动作，飘身到了里面，蹿房越脊各处探听，来到中殿院，一看东配殿里灯光明亮，里面有人说话。声音虽不甚高，也能够听的见，就听里面有人说："师兄，我们大家的白的让他打了一顿，倒不算什么，你老身上有武学，被他当场打倒，这不就算是栽了吗？就是咱们大家打不过他，也应当不叫他走跟他打官司。"另一个人哈哈大笑道："你们大家太已的不自量力了，他既然报通了名姓，自称是位剑客，你们众位身上并没有武学，何必跟他动手呢？别说挨打没把命送了还不算便宜吗？别说你们，就连我今天这个事，也办的太莽撞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姓，冒然就过去打算跟他动手，容我想起来问了他的姓名，到那时已然是骑虎难下了，能够叫他打倒了，可不能说不打了。还算是这个老头子不错，未肯下绝手，如果用足十成力量，我已早死多时了。至于我叫他走的原因，你们那里知道，那就算是报仇。别看他这个能为能够将我打倒，他要找到万龙藏峰三阳观，见着我们老观主，别说他一个，就是三两个也是白给，也不用老观主亲自跟他动手，就是陆恒一人对付他，你们想一想他到那里轻则身带重伤，重则亡命，那岂不就算给咱们报仇了？"冷镇在房上将这些话听的明明白白，本来自己不放心魏和明所说之话，是真是假，不过白天就没想到来到这里，正赶上他们谈论白昼之事，这就不用问了。张明志、赵明真不在庙里，都在藏峰岛三阳观居住，这一定是真的了，最可气就是这一句话，凭我三五位也不是张赵两个老道的敌手，这未免是太瞧不起我，别说我还是给我徒弟满玉华报仇，就是没有事，我听见这个话我也要前去，倒看看张明志、赵明真是何如人也？老头子把话听完，仍然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回归店房，略微休息休

息。天明起身，好在万龙藏峰岛远近皆闻。打听这条道路尽人皆知，路上毫无耽误。

这一天来到了藏峰岛下，老头子准知道明着前去不成，这倒不是在乎张赵两个老道，因听人说西安侯占据此岛，招兵买马，有意叛反大清国。要是明目张胆前往，他等不但说不让进去，并且要严加防备，再要打算偷进，恐怕都不容易了，只可在附近找店，白天不过就是吃喝，天到定更暗出店房，够奔藏峰岛。到了近前看了看，山势险峻，果然名不虚传。又看了看山前是一道白漫漫的江水，山中无口水上无桥，老头子冷镇知道此处不是进山之处，这才顺着这道江往前绕。老头子绕了整整一夜，看看那里也是这个样儿，老人家自己心说，当然是我把道路走左了，今夜不说了，明天晚间再来，回到店房等了一天，到了晚间又去了。简断捷说，一连绕了三夜，老头子除了山口之外，竟不曾找着进山的道路，就是山口也不过是看着像，下面水势汹涌，究竟能够进山不能进山，还不知道，就让说是能够进得去，也非得船只不可。你说也怪，水面上也没有船，冷镇看到这里，不由得仰天长叹道："想我冷镇闯荡江湖一辈子，蒙天下英雄抬爱称为剑客，又美其称叫作'百折不挠青云叟'，我以为我的经验阅历以及武学，不敢说压倒天下，总也不算是平常，又谁知今天来到这里，不用说找人报仇，连进山也进不去，真是叫人惭愧，莫非说我这个百折不挠，今天要挠不成吗？"老头子冷镇想到这里非常着急，站在江边呆呆发怔。就在这么个工夫，忽然间水面上有颖乃之声，好像有船行江中。老头子顺着声音，留神一看，果然由芦苇之中出来一只小船。不看小船还则罢了，看见这只小船，老头子竟怔住了，别看一百多岁的人，没看见过这

怦船，由头至尾是一根竹子造成，上面只有一个人。老人家怔了一会，见小船已来到近前，借着星月光辉看得明白，船上一位老者，别看衣服穿的平常，容貌非俗。自己将然要问，就听竹舟上老者说道："这位老人家围着白沙江连绕了三夜，现在站在这里呆呆发怔，但不知意欲何为？"船一发现，冷镇就一怔，现在船上的人一说话，知道自己在此处连绕了三夜，老头子更大吃一惊，暗想：三夜的工夫我并没看见他，他怎会看见我了呢？迟疑了半天没答出话来。听船上老者问道："阁下不必迟疑，有事只管明言，或者老夫能助一臂之力，也未可知。"冷镇一听人家连着问了两声，赶紧答道："老朋友，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深更半夜，独驾小舟在此何为？莫非是藏峰岛的巡探不成吗？再者说我是将然至此，因何说我已然围着白沙江绕了三夜？"船上那人闻听哈哈大笑道："老朋友，你不必相瞒，大概我要不跟你把实话说出来，你一定是疑窦丛生。老夫姓燕单字名鹤，别号人称'晴庐居士'"。冷镇一听原来他就是晴庐居士，遂接着说道："久仰久仰，但不知老居士因何来到这里？"老居士将竹舟靠岸，身形一纵来到江边，手拉着缆绳，问道："我看阁下也并非寻常之人，既然连绕三夜，当然有意进岛。请报名姓，将进岛的原因说明，不才燕鹤情愿渡阁下入岛"。冷镇听到这里，只得将自己的名姓说出，然后又把自己要到岛内三阳观找陆恒的话一说，燕鹤闻听点了点头，遂将自己现在岛内，跟徒弟陶源的情形也略略说了一遍，接着说道："冷老剑客，我有一句话说出来，老英雄可不要过意，要说找别人都成，惟独三阳观这两个老道不能找。实话对老剑客说吧，岛内错非是有他二人在此，破岛何必费这么些个周折呢？"冷老剑客听着这个话不忿，可是

也不好意思跟人家发作，只得纳气说道："张明志、赵明真，我也有个耳闻，只要老居士能够渡我入岛，到了里面我是看事行事，就让两个老道武术高强，我不能明找还可以暗探呢？"燕鹤一听心里暗含思索：这倒是个办法，凭一位成了名的剑客，前去暗探三阳观，任凭他怎么高，也未必就能伸手将人拿住。想到这里，点头说道："冷老剑客，倘若能够耐住性子，不前去冒险，倒是可以进岛，既然如此就请登舟"。冷镇闻听喜欢的不得了，这才脚尖一用力，"哧"的一声到了竹舟上面，真是身轻似叶，竹舟略微荡动。燕鹤看到这里，点头暗想：莫怪成名为剑客，果然是名不虚传，自己也随着来到上面，飘荡荡往前行走，穿竹林过夹缝仍然走往常那条道。冷镇在竹舟上面，惟有点头赞叹而已。

走够多时，来到陡壁悬崖下面，可就是那个一线天，老居士向冷镇说道："老剑客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入岛的所在，我给他定的名称叫作一线天，这可是秘密一条道路，到了岛内不可对人明言。"冷镇点头将然要走，燕鹤说道："别忙，我还有两句话要说明白，此时天已不早，如果到了上面天光欲亮，可千万就别走了，山里巡更坐夜查山的喽罗寨主，到处皆有，倘若被人看破马脚，传锣一响多有不便"。冷镇抱拳说道："多蒙老居士爷关照，冷镇谨记就是了。"说到这里又说了声"再见"，遂纵上了陡壁。可别看冷镇是一百多岁的人，施展飞行功夫，脚登悬崖往上走，不亚如走平地一般。燕鹤看着心里喜欢：像这样的英雄多多来上几位，何愁大患不除。老人家看不见了冷镇，这才自划竹舟而去。

不表燕鹤，单说的是冷镇老剑客，行走中间只换了一口气，接着往上走，不多时来到了上面。老人家到了上面四外

观看，东方已然渐渐发白，老头子知道不能再走了，只得留神找隐身的地点。往前走不多远，看了看有一个山孔，在山孔前相隔着几步，有一块大石，天生就的遮拦。老人家一想：就在这个地方倒是很好，莫若我先在这里忍忍吧！老剑客主意已定，往前走绕过了大石，进洞口可没敢脸朝里，怕是有人看见，将洞口堵住，岂不要坐以待敝？这个地方就算是老人家年纪高阅历深，所以才能这样谨慎留神，怎奈这个洞口很矮，老头子的形像就如同上轿的样子，弯着腰往里退。老人家以为到里面就高了，没想到里面跟自己一般高，横下里也就是能容两个人的地方，老人家往里退了也就是七八步，猛然间竟被人由后面抱住。别看冷镇身为剑客，也吓了一跳，暗想：咳，这是我错了只顾留神外面，可就忘了看看里头了。冷镇一面思想，后面那个人往两旁跨了两跨，他的意思打算把冷镇放倒了，怎奈洞内地势太小，就是冷镇不用力，让他放也放不开，那人也会出主意，把冷镇抱起来往外走，冷镇也明白到了外面地势宽阔，不是自然就放倒了吗？但也无法只可由他往外抱，心说到了外面你不是得了劲了吗，我还得劲呢！果然那个人将冷镇抱到了洞口外面，将然用力往横下一放，老人家趁势用了个洞宾拨剑，右手往上一搭他的勃项，左手横着一拢他的腰，用刀把身形一转，那个人没把冷镇搬倒，冷镇倒把后面的人搬了一个筋头。回头一看把冷镇吓了一跳，见他项上亚赛三头，真要是胆小的，还不定猜他是个什么妖怪呢。就在一愣之际，老头子想起来了，莫非就是他，想罢问道："你可是江湖上所传的骷髅鸟秦凤吗？"那人倒在那里答道："不错，你是何人怎么认得我？"冷镇闻听一想：秦凤乃是正大光明的侠义英雄，莫非说他也投降万龙藏峰不成？冷

镇他那里知道，他老人家还算是来巧了，要不然还是跟秦凤见不着。

原来秦凤跟古玄真全都不愿示弱，夜探三阳观，二位商量好了，谁要当场被擒，谁也别救谁，因为什么呢？救也救不了，别卖一个绕上一个。后来秦凤被三阳观的老道拿住，古玄真果然没救转身就走了。后因别无良策又冒险去救秦凤，巧遇董乾，关斗，路民瞻三位，大家一同回大帅府。秦凤可就说了："据我看连日进岛的英雄很多，到了里面不是不认得道路，就是不服这两个老道，凭董关二位老剑客这样身分尚且不成，其余的人岂不更不成了吗？入得岛来任什么事办不了，到三阳观被两个老道拿获，岂不耽误大事？莫若我到一线天那个地方，在那里一守，有人进岛把他领到这里岂不省事？再者说我已然在三阳观被擒这些日子，天王殿我也没去，别处也全都没见我，一旦出头露面，他们要是问起来，又要费多少话，倒不如我找个山窟窿一蹲，还是给他来个照样不出头。他们要是找着了我，还显着我忠于职责，当巡山寨主本应当夜间露宿才对。"大家一听秦凤这个话有理，本来一线天那个地方，也得搁上一个人才对，于是大家点头说道："好！既然如此秦老剑客你老就多辛若吧！"故此秦凤才来到这里洞内隐藏。这次见冷镇往里走的时候，秦凤这个乐就别提了，声息不出净等老人家到了里面，将他抱住，拿住他回头再问是谁。果然冷镇不知道，被他双手抱住，里面摔不倒冷镇，这才抱到外面，他可没想到反被老人家冷镇摔倒。冷镇看见他项长着三头，冒然问了一声，果然是秦凤。冷镇很不喜欢，以为他也帮助西安侯造反，遂说道："我听人传言，你乃是光明正大的一条英雄，为什么助桀为虐，也来在岛内？"秦凤闻听

“噗哧”笑道：“老剑客，我看你也是助桀为虐，你这不是也来在岛内了吗？”冷镇一听，暗想：秦凤这个话里一定有话，赶紧将身形往后一退，撤开了秦凤，遂说道：“秦老剑客，莫非在此别有公干吗，果然如此，恕冷镇我唐突了。”秦凤站起身来并不着急，叫道：“冷老剑客，这可不能怨你不对，实在是怨秦凤无礼。实话告诉你老吧，这是明保西安侯，暗助大清国，已然经我带进的剑侠很多，现在完全住在岛内。我是恐怕再有人进岛，不认得路径多有不便，特地在此等候迎接。岛里的人决以不往此道来，既然由这里来的，当然全都不是贼。我应当答言，不应当暗含戏耍，没想到果然冷老剑客武学高强，竟能够反败为胜，将秦凤按倒，实在是佩服”。冷镇赶紧说道：“秦老剑客夸奖了，这不过徼幸而已”。二位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时天可就不早了。秦凤有心带冷镇同归大帅府，又恐怕被人看见不便，遂说道：“老人家，你老随我来，找个隐身地点，有什么话再说。”冷镇明白，知道天太晚了，恐怕被人看见，两个老头子往前走了几步，找了一个深而且大的山洞，走到里面用大石塞好了洞口，老二位在里面各自找了一块方石，对坐谈心。秦凤这才问：“冷老剑客，你老人家因何入岛？是不是辅助三庄前来卧底？”冷镇一听这个话全都不知道，遂连忙说道：“三庄是何人，我一概不知。秦老剑客，你老问到这里，我只可将我入岛原因实话实说。”于是老人家可就把自己如何收了一个弟子满玉华，如何被陆恒打死，一直说到为寻仇来到此处，为的就是到三阳观，找张明志、赵明真两个老道。秦凤一听，忙说道：“我拦你老人家清谈，报仇倒可以，惟独三阳观可不能去。”冷老剑客听了不明白，问道：“秦老剑客你老这个话是怎么说的，仇可以报不

能到三阳观去，我的仇人在三阳观里面，不能到三阳观去，怎么能报仇呢？”秦凤一笑道：“不错，这个话是怨我未曾说明白，我要一解释，你老人家自然就明白了。仇得报就说的是不能因为不能到三阳观去就罢了，所以才说是仇仍然得报。三阳观不能去的原因，你老人家大名鼎鼎闯荡江湖多年，当然比秦凤见闻广的多了，难道说还不知观内二位老道张明志、赵明真吗？我说这个话不怕你老人家过意，别说他那里是两个老道，就算是一个，你老去了也不成。”冷老剑客不等秦凤把话说完，气忿忿的说道：“这两个老道我早就有耳闻，不过因为给我惨死的弟子报仇，任凭他有天大的本领，我也要会他一会，就是当场亡命也算是生前所定。在我进岛之时，遇见了燕鹤，他也是这样说法，彼时我因为要求他以船渡我，当时未肯实话实说。我说不去找他寻仇，只相机而动，夜晚暗探就是了，故此燕老居士才将我渡进岛来。到如今秦老剑客你又如此说法，我可并非是狂傲无知，不听良言相劝，皆因我的弟子死的太惨，我情愿一死，给满玉华报仇。”秦凤听罢哈哈大笑道：“老人家，你老这话不能这么说，你老既然打算替弟子报仇，总以为把仇报了，你老的心里才能安定，也可以慰你老的弟子之魂，比如说你老只为弟子死的可惨，凡事便不加思索，任意而行，倘若你老人家再出点儿意外，这个仇可还靠何人去报？你老人家身为剑客，难道说还不明白这个理由吗？你老要是故意拚命，那就不算给你老弟子报仇了，无异弟子惨死师傅自杀，生者死者两无益处，不知道老人家以为何如。”冷镇听了秦凤的言语，不住的点头，暗想：凭秦凤身分可不算矮，居然他跟燕鹤异口同音，大概张明志、赵明真这两个老道不可以武力相较。如果我非要前往，死了倒

不要紧，取胜更是妄想，那时落败而归，到那时我还有何面见燕鹤、秦凤。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秦老剑客，既然蒙你这样解劝，我百岁有余的人，可不能过于固执，这么办吧！我不去明找，等到夜晚之间，前去暗探就是了。秦凤接着说道："不可不可，夜晚前去暗探也等于明找差不多。皆因两个老道非等闲之辈，只要到了他的庙内，有风吹草动皆能知道。我要这么说冷老剑客必然不肯深信，我跟回天道长古玄真，二人睹气夜探三阳观，到了那里就被两个老道知道，出来动手不及五招，我即被擒，当时回天道长仅多站一刻，以后把我又盗将出来。我秦凤不算什么，当然是武学不精所致，还有两位，也是夜探三阳观，动手不及十招，被获遭擒，你老猜这二位是谁，原来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和今古侠关斗关九公。我请问老剑客，你老这个身分较比董关二位如何？就是你老比他二位高，大概对于张赵二人也不成吧！依我良言相劝，三阳观还是别去，看风驶船，机会到了再动手不迟。"秦凤这一片言语，说得冷镇半天无言，暗想道：哎呀！凭董乾关斗那个身分，尚且被获遭擒，论到我冷镇决不比人家高，这么看起来，果然是连探都探不得。想到这里怔够多时，遂说道："秦老剑客，你老人家这片话要算是金石良言，冷镇也是因为不忿人言，故此要前去看看。既然董关失败在前，冷镇可也就不必再继其后了。"秦凤一听连连说道："老人家这才是知机呢！等到天晚，我送你老人家到大帅府居住，那里有许多成名的老剑客，彼此在一处谈谈，也倒是天缘凑巧"。冷镇摆手说道："到大帅府居住，当然有那个时候，现在我可不能去，三阳观不是不能前去吗，从此也不能就算罢了。白天我隐在山窟窿之中，到夜间我要围着三

阳观前后绕湾儿，不过就是不进去。我的心思不瞒秦老剑客你说，身背后背的弹弓，不敢说是绝艺，弹打联珠，神鬼难逃。我到那里相机而动，张明志、赵明真不出来还则罢了，只要他二人夜晚出庙，我要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要凭我的插把弹弓暗伤他”。秦观听冷镇这片言语，心中暗含着想道：要凭这么大身分的一位剑客，去暗刺老道，就是不能要了他的性命，也可以吓他一跳，这才连连点头道：“老人家你这个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既然如此，我就跟老人家在一处隐藏，彼此也可有点照应。”于是由这一天，冷镇每天夜里围着三阳观来回逡巡。

今晚巧啦，冷镇正然绕湾儿，忽然一看见三阳观内火起，老头子非僧非道，竟念了一声佛，心说：、这可是机会到了。再留神一看，原来放火的人全都在西北，这才将身形隐在一旁观看。说时迟那时快，容着冷镇看见了众人，张赵二位老道也到了，古玄真等跟二位老道如何动手，冷镇看得明明白白，后来见古玄真这边虽然人多，还是不成，自己可就要摆剑过去加入战团，协力应战。就在这么个工夫，董乾、关斗“英雄得路”三位到了，冷镇便没露面，看着这三位剑客，跟老道动手，果然单打独斗全不是老道的敌手，双战依然不敌，后来男女老少十位都过来了，仍然不敌。冷镇看到这里，不由得点头暗叹，有心自己摆剑过去相帮，准知道添上自己也是白费，还莫若在暗中观看，到了实不解之时，凭我的弹弓，助他等一阵，可也就是了。老剑客想到这里，背后摘弓，弹囊打开准备停当。这时董乾因为战的时间不小，岛内人看见火起，当然要来扑救，到那时被人看见，多有不便，故此告诉大家，且战且走，往树林里退，退来退去可就单剩下一位

孙芝没退下来。跟两个老道动手不比寻常，可以勉强支持支持，只要无人援救，不过转瞬之间，就能够死于非命。所便宜的，是两个老道打算将孙芝活擒，然后问问都是何人前来放火，错非如此孙芝早死多时。冷镇一看众人全都逃入林中，其中就剩了一个老头子，此时我要不发弹子等待何时，想罢左手擎弓右手抓弹，“吧吧吧”弹打联珠。说话光景已然发出二十多粒，这也就是张明志、赵明真，两个人的武学已然到了化境，闪展腾挪其快如电，就是这样，弹子尚有擦发挨冠，打中三环套月碰上了袍袖的。两个老道未免吃惊，准知道这样绝技，天下没有多少位，除了常州冷镇有此能为，真要是他来到这里，再加董乾等前来群殴，未免于我二人不利。两个老道想到这里，这才各自一矮身，“唰啦”一晃，已然踪迹皆无。众位剑侠看着，全都点头暗赞，再一看三阳观那里，早有喽罗兵前来，已然救减了一半，就听有人说道：“众位赶快随我来，被人识破马脚多有不便。”大家一看说话的主儿是秦凤，众人一同先回军帅府。

到了里面，秦凤从中介绍，众人跟冷镇彼此引见，也有闻名未曾见过面的，也有认识的，大家见礼已毕，这才落坐。这么个工夫，张升由外面进来，满面怒容，二位姑娘就知道有事，赶紧问道：“张升哥，何事这样着急？”张升就把外面的情形从头一说。原来众位老剑客跟二位老道动手之时，岛内喽兵已然前去救火，容着把火救灭，回去报告副帅陶源，三阳观已然烧得片瓦无存，二位观主不知去向。在我们救火的时候，看见二位老人家跟男男女女十来个人动手，从中似乎有二位巡山寨主孙芝、王荫，这还不说里面还有两个姑娘，一位是死去的陆军师的姑娘，一位是他老人家的甥女。陶源一

听不由得双眉一皱，呆呆发怔，当时运用自己的灵性一想，可是怎么也不明白是怎么一段事，这才一方面派人寻找二位老道的下落。陶源知道七十二道螺丝湾把守的严严密密，老道要是出岛，准能够知道，再说二位老道也不至于走。一面可就派站殿将军燕雷，带领喽兵二百名够奔军师府，前去搜拿奸细，燕雷奉命带兵前往。

到了军师府，将二百名喽兵四外一散团团围住。燕雷亲自登台阶扣打门环，老家人张升开门观看，不由得一怔，遂问道："燕将军，不知你老带领许多士兵来到军师府有何贵干？"燕雷看了看是家人出来了，这才理直气壮说道："三阳观失火，据救火人报告，放火奸细已然落到了军师府，我奉陶副帅将令，特为带兵前来查拿。你闪开，我要进去搜人。"张升不听还则罢了，听到这里，真是怒气满胸，叫道："燕将军，你这话说的不对，你家副帅在万龙藏峰岛是辅佐西安侯的，难道说我家主人就不是保侯爷的吗？何况我家老主人为万龙藏峰岛丧了命，为什么奸细会落在我们军师府呢？这可看出我们主人不在了，凭一个军师府，后面还住着家眷，为几句流言，便派人带领兵丁，前来任意搜查，比如说反过来，我们也说看见奸细了，落在了你们副帅府，难道说也可以随便搜查吗？"燕雷听了大怒道："嗳！你是军师府的什么人？"张升接着说道："我是军师府的家人，并非是一天半天，已然数十年了。你老也不用问我是什么人，我跟你说的是理，常言说的好：'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燕雷不等他把话说完了，说："不用往下说了，我是奉命来，你也不是军师府的主人，有什么话你到里面言语一声，听听你家姑娘怎么说。这个地方我就叫看死去的陆军师的面子，不然的话，我是奉命来的

没有通知的必要，谁叫咱们都在一殿为臣。”张升一听话既说到这里，这还算是闪一面，要不然的话，还许闯将进来，自己也就不能往下再说了，遂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到里面看看去。”说罢，府门关好，这才来到里面回话。张升说到这里，大家尚未答话，胜秀站起说道：“既然如此，还不如到外面先将燕雷拿获，看他应当怎么样。”孙芝忙摆手说：“不可，还是叫二位姑娘画策才好。”大姑娘郑美玉、二姑娘陆素琴姐儿两个全都站起身来，叫道：“众位老人家，你们在这里先别动，我们姊妹到外面去看看，听听到底是怎么个原因，回头再作计较。”众人点头，张升头前带路，二位姑娘后面跟随，一直来到府门。张升将门开放，叫道：“燕将军，我家二位姑娘出来了。”燕雷答应一声，留神观看，果然由里面走出如花似玉的二位姑娘，来到门前问了一句：“燕将军现在那里，带领无数兵卒，来到我们府门前意欲何为？”燕雷只可走上前来，又把陶源的将令说了一遍。陆素琴不等他把话说完，忙拦他说：“燕将军，你不用往下说了，你的来意我已然听明，这也并不是你跟军师府过不去，奉到了命令不能不这么办。既然如此，我这里有个主意，你可以回去跟陶副帅说，如果燕将军肯其这么办，那就是你我不伤和气，再好不过，如若不然，尽我姐妹之力，誓必一死相拚，不能任人这样欺悔。”燕雷一想：这里头没有我的事，他叫搜我进去搜，不叫搜我回去实话实说，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我何必伤这个和气呢？想罢叫道：“姑娘，既然如此但不知有什么原因？当面明言燕雷回去报告可也是了。”陆素琴一听，知道燕雷已被自己用言语说服，这才接着说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皆因我死去的父亲，在岛内身为军师，一旦间跟大清官人动手，将帅不伤油皮，反

倒把个军师断送，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就说是尽忠罢了，自从我父亲死后，家中只剩下我姐妹两个人，不曾见岛内掌权之人，对于我们有半点怜恤，好在我们也用不着，不承想到了现在，好端端说我家窝藏奸细，我们既无男子当家，这个奸细要是藏在我们府中，何人招待他呢？陶源身为副帅，难道说说话连点身分都没有吗？这话再进一步说，他既说是我们府中有奸细，分明说我们姐妹行为不正。常言说的好：'家有万贯不悦人家作贼养汉'，陶副帅这样说话，这不是等于满嘴喷粪吗？这还不说，事要属实，难怪人言，就凭人一报告，马上就派人前来搜查，凭据在那里，证据在何方，凭我们军师府能够这样随便检查吗？分明是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坏，看着我们在这里住着占地，有意将我等赶出岛去。实话告诉你，这个梦你们不用做，打算叫我们出离万龙藏峰也成，除非是叫西安侯亲自前来说话，到那时我姐妹自然有话问。谈到别人，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叫废话。话也犯不着多说，你回去就提我说的，问问陶副帅，这样望空捕影，硬说我们家里有男人来，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打算搜查军师府也成，除非叫他亲自前来"。燕雷一听，心里说：好厉害的姑娘，既然不让搜，趁早回去报告，比什么都好。想到这里，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回去报告去了"，二位姑娘点头。

燕雷走后，府门仍然关好。姑娘们回到了后面，见着各位老剑客，就把跟燕雷所说之话说了一遍，古玄真说道："此事决以完不了，必然还有人二次前来。"素琴接着说道："不论他是谁来，各位老人家千万别动，既然来了一次人，四周围必然有人把守，叫他们看出了马脚，多有不便。单看他等

再派何人前来，到那时再定规，”众人不过就是闲话议论。

工夫不大，外面张升又进来，说：“报告二位姑娘，外面有陶副帅二次前来搜查，在门前立等二位姑娘出去答话”。二位姑娘一听：陶源真到了，原来这小子得的是确实密报，准知道各位剑侠，全都在此处。燕雷碰了姑娘一个钉子回去实话实说，陶源知道从中更有假了，遂对燕雷道：“燕将军，你的胆量也太小了，既然奉有本帅将令，出了多大事不是有本帅一面承当吗？居然你被他将你吓住，真是可笑。待本帅我亲自前往，看看怎么样”。陶源气恨恨一直来到军师府前，叫人到门前叫门。里面张升问是谁，外面有人答道：“现有陶源前来检查军师府，赶紧叫你家二位姑娘出来答话”。张升并未开门，说了一声：“候着”，这才来到后面报告。凌元、胜秀在旁说道：“各位老人家，既然陶源到此，何不趁势将他结果性命，在先前三阳观未烧，恐怕两个老道，从中作梗，到如今还怕他什么”？孙芝、王荫、古玄真一齐摆手说道：“不可，二位老道现在虽然被烧去了三阳观，他决以不能出岛，还许跟陶源住在了一处。人家岛内人多势众，如果明目张胆一打，恐怕打来打去，来个寡不敌众势必四散奔逃，事没办成反倒失了立足之所，实非上算。”二姑娘陆素琴接着说道：“话虽如此，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也难免出此下策。这一次我等姐妹到外面，把话说服了万事皆休，比如说陶源仗着他自己的威权，蛮横无理，非搜不可，众位老人家那时应当怎么办？”董乾连连点头说：“陆姑娘这话说的倒是有理，未曾料胜先料败，倘若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大家没有个相当的预备，也是不便。依我说还不如一面叫二位姑娘出去用言语拦挡，一面咱们大家在二门以内预备，二位姑娘挡的了什么话不用说，挡

不了就叫他进来，那可就应了凌元、胜秀的话咧，先把陶源宰了回头再说。”大家听董乾老剑客所说之话有理，遂齐问道：“我们大家应当怎么预备呢？”陆素琴便说道：“真要到了那个场中，凭这些个位老剑客在此，来这一个陶源也算不了什么，可有一样，那么一来，那就算是挑帘明战。陶源倒不算什么，头一步，应当预备天王殿得着信，应付他群打群殴，一方面派人通知轩辕志大帅，抢螺丝湾出岛，给三庄赶信，其余的人在二门以内预备伸手拿陶源。”几位老人家听罢，暗想道：不枉他是军师的女儿，为这番调动就不愧是门裏出身。大家自行分配，全都预备好了，张升这才带着二位姑娘够奔府门。

张升将门开放，来到门外说道：“我家二位姑娘出来了，陶副师有何言语当面请讲。”陶源手按剑把，往前走了几步，叫道：“二位姑娘，本帅方才得有确报，烧三阳观的奸细落在了军师府，故此我派燕将军前来搜查。本帅并非说你们姐妹勾串奸细，因你们府内地势宽阔，到处都可以隐藏奸人，何况既然来到岛内的奸细，全都是剑侠之流，军师府又无男人可以随时防范，奸人在此匿迹，也不是没有的事。二位姑娘不当拒绝燕将军搜查，皆因他是奉本帅之令，拒绝他就如同拒绝我一样。按交情说，二位姑娘抗我的将令倒是不算什么，可有一样儿，我在岛内身居副帅，统制全岛水陆各军，如果有交情的人就能拿我的将令作为儿戏，其余的人我还怎样率带呢？何况搜拿奸细，乃是为全岛之事，倘若一朝万龙藏峰鸟冰消瓦解，咱们大家不是全都失了立足之所吗？二位姑娘平素受我那陆贤弟的教导，当然是深明大义，知时达务，就应当不拒燕将军搜查那才算对。这也不要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二位姑娘尚在年青，现在本帅已然把话说明，赶

紧派人头前带路，叫本帅亲自搜查。”二姑娘陆琴素听到这里冷笑了两声，叫了一声：“陶副帅，听你老所说之话，就彷佛火烧三阳观的奸细确在军师府中。这可不是陆素琴凭军帅的女儿故意不遵山令，凡事全都得讲究个真凭实据，就凭你老这么一说，奸细落在我们府中，证据在那里？如果说无凭无据凭你老这么一说，就带人前来搜查，那简直的不是前来搜查奸细，分明是有意挤兑我们姐妹离开万龙藏峰岛。现在我跟你老这么说吧，也别提我的父亲在世之日，对于岛内有功没有，你们共同甘苦，相聚多少年，陶副帅不看活的我们姐妹，也应当看在死人的面上，不应当这样无是生非，挤兑我们姐妹。”姑娘说到这里，泪随声下，哭着说道：“老爹爹，你老只知出头争胜，撒手一死抛下我们这孤苦零仃的女子，任人欺侮。你老人家也就不管了。果然老爹爹在天之灵有知，今天就是女儿前去追随你老人家的日子。”按说陶源看到这般光景，也就应当罢了，又谁知这小子，他一看姑娘这种放泼，反倒起了疑心，暗想道：这一定是勾串奸细的事属实，要不然他应该叫我先进去搜查，容着搜查不出人来，有什么话再跟我说，那才可说是心里无病，这样一再拒绝，无私有弊。我陶源人称“盖天第一手”，如果今天被两个女子用这种悲哀的态度将我蒙过，头一节我对不过姑殿将军燕雷，再者说我那还算的了什么英雄。想到这里正色说道：“二位姑娘，这个话不是这么说，本帅在岛内作事，向来是一秉至公，如果到军师府来搜查奸细，没有实在的证据，我也不能够来，至于挤兑你们姐妹这个话更谈不到。真要是有心挤兑你们，何必单这样挤兑呢？”大姑娘美玉一听这个话有气，未等二姑娘答言，抢着说道：“实话跟你说吧，慢说是大帅副帅你等挤兑我们姐

妹不成，就连西安侯他也不能挤兑我们。万龙藏峰是我死去的舅父创成的，西安侯在此不过就是借居，我们不说撵他就是了，要说挤兑我们这个话由那里说起，难道说看我家无人主持，故意欺压吗？可是我们姐妹没有多大抵抗力，可有一节，到实在不说理的时候，只可以性命相拚，宁可以倾生不能够受人家的欺侮。话不说到这里还则罢了，既说到这里那就算僵上火了，军师府有我姐妹三寸气在，就是西安侯来了也不能让他随便搜查。”陶源暗道：好横家伙，我要不给你个厉害，大概你们也不知道副帅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哈哈冷笑道：“姑娘，天下事不是一成不变的，何必说藏峰岛是谁的呢？天下尚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就拿咱们说罢，在此处举义兴兵，要夺大清国的天下，难道说大清国是咱们的吗？何况小小一个万龙藏峰。”陆素琴不等陶源把话说完，用手点指，叫道：“陶源副帅，你还别以为兵权在握，仗势欺人，欺压别人可以，我等姐妹可不受欺侮。别看大清国你能够得的了，藏峰岛你可不准得的了。大清江山夺到手中，得杀人如麻血流成渠，夺藏峰岛虽伤不着这些生命，大概要是准说是凭夺而有，没有三条五条人命也拿不去。再说陶副帅既然有此力量，兵败祁山县何以不对官人坚持到底？据我看只是我的爹爹为人忠直缺少心术，才送了性命，为将为帅的油皮未伤，怎么单单死个军师呢？莫非说那就是陶副帅抢占我家万藏龙峰的手段吗？人有见面之情，副帅不肯亲自杀戮，故假敌人之手，要不然今天对我们姐妹怎么会发出这个话来呢！我等孤苦零仃无人照管，至于万龙藏峰全岛，我等无有力量占据，惟独这个小小的军师府，尽我等全力尚且能够支持，继续我爹爹在世的制度，三尺童男不准擅入内宅。如果说带了

兵，到里面搜查，那简直的就算办不到！”陶源闻听这个气可就大了，暗想：这两个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好也不听歹也不怕，听他的意思，大有螳螂挡车的妄想，大概今天要善罢甘休是办不到了，莫若我问问他们究竟有什么仗恃，敢这样无法无天？陶洞天想到这里，叫道：“陆素琴，听你说话如此豪横，比如说本帅不知会你等，带人闯到里面搜查，你等又应当怎样？”两个姑娘听到这里，冷笑道：“你要真敢那样无礼，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凭手中军刃，要给我死去的爹爹报仇雪恨。你还别以为你‘盖天第一手’，怎样的厉害，慢说还是你一个，就是有三个五个，如果敢闯到军师府，我等也不怕。”陶洞天这个时候已火高三丈，真有心撤剑将二位姑娘结果性命，又一想不对，听这两个丫头这样说话，其中定有别情，莫非是烧三阳观的奸细，全都隐藏在里面，故意以此言语引诱。如果我要是闯到了里面，还许他等一齐动手，到那时我岂不受了他人的暗算？陶洞天想到这里，越想越有理，按着救火的众人报告，烧庙的奸细跟三阳观二位老道战够多时，不问可知，所来的人位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要不然决以跟二位观主不能动手。真要是他等全都隐藏在军师府里面，别说是我陶洞天自己，就是再有二位也一定难讨公道，要不然这两个丫头也不能这么横，但是话已说到这里，难道罢了不成？也罢我用话试探试探便知真假。主意已定，遂说道：“你二人不用这样蛮横无理，本帅的命令，无论何人也不能违抗。如果一定不听，本帅当然要按军法从事。”说到这里，二位姑娘尚未答言，在旁边老家人接着说道：“姑娘你看不出来吗？军师不在了，他们打算用破鼓乱人捶、墙到一齐推的法子来欺压咱们，真要是有军师爷在着，任何人他也不敢。常

言说的好：‘遇见文王说理义，每逢桀纣动干戈，’既然他等有意相欺，这就算是祸事临头，大英雄尝有这么一句话：‘祸到临头须放胆，’那里有许多闲话来说。二位姑娘退到后面预备军刃暗器，奴才我也将我的趁手军刃钢刀一口预备好了。大门也用不着关闭，陶洞天不进来还则罢了，只要他敢进来，各凭军刃跟他一死相拚。”二位姑娘接着说道：“张升哥所说之话，非常有理，他既这样不通情理，不答理他可也就是了。”说罢二位姑娘果然转身往里走，你说陶源这可应当怎么办，按说到了这个地步，就应当指挥喽兵往里闯那才算对，陶源多心各位剑侠全都隐藏在里面，自己又是人单势孤，正在骑虎难下之际。这么个工夫飞跑来两个人，看了看正是自己得用的旗牌，来到陶源近前，附耳低言说了几句，陶源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就连张升以及二位姑娘也是看着莫明其妙。

第一百十七回

病罗汉嫁女摆擂台　杜占鳌直闯谢家滩

书中代言，自从童林由于家庄随同众位英雄，追赶英王走后，老头子于庭于子玉到没说什么。姑娘于秀娘已然跟童林成了形式的夫妻，别看不曾圆房，也得算是成了百年夫妇，终身伴侣，男死女不能再嫁，女死男不能再娶，比平常已然圆过房的夫妇，还强的多呢！故此，于秀娘对于这次童林病体刚好既随后去追赶英王，觉得很不放心，自己跟爹爹说明，打算要随后追去。老头子于庭一想：这乃是夫妻的感情，还是不能拦阻，可有一节，无论他能为怎样高，总得说是女子，倘若中途之上受了小人的暗算，到那时关乎我于庭以及童林的名誉，总觉自己跟随着他，才能够放心，于是把话跟姑娘说明白了。于秀娘说道："你老人家这么大年岁，跟随女儿远路跋涉，女儿心里未免不忍。"老头子一笑说道："我也呆的有点儿闷闷不乐，到外面散逛散逛，倒是很好。"秀娘点头。爷儿两个收拾军刃，遂由于家庄动身。一路之上沿站打听，知道英王够奔藏峰岛逃去，爷儿两个也随后追来，后来又听人说胜裕带领三庄庄兵，前来帮助打岛，钦差老大人的公馆打在了谭家庄。爷儿两个一计议，只好前去公馆看看童林，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没想到到了公馆一看，才知道是假的。童林等一千侠客，辅助着年钦差，到岛内拜见燕鹤，去的日子已然不少，到现在也未见回来一个人。这一句话不要紧，把这爷儿两个可给吓着了，于秀娘急忙叫了一声："老爹爹，你

老看我说的话怎么样，果然就有这等事，老人家你老在此等候，我要到岛内看看。”二侠客侯延说道：“少剑客，你老人家先别忙，依我说你老先到谢家滩，跟老人家胜裕合计合计，就连本宅主人谭德祖，也在三庄营内，到那里计议计议，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于秀娘听这个话很不以为然，还是老人家于亭接着说道：“侯二侠客，这个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咱们初次来到这里，对于岛内的情形，以及经过之事，咱们全都不知道，还是到趟三庄营内问问，再去不迟。”秀娘听老爹爹这样说，只得点头。

在公馆用完了饭，由小香小翠陪着这父女爷儿两个，一直来到三庄中军营前，叫人回进去，老头子胜裕和谭德祖，亲自出来接待，彼此行礼略事寒喧，然后谦谦让让来到中军大帐。老剑客于庭先把爷儿两个的来意说明，然后又问了问打岛的情形，最后谈到了海川随年钦差到岛内见燕鹤，生死存亡尚不得知，到现在连半点信息皆无：“小女不放心，打算入岛探听。公馆那边侯二侠出主意，叫我们父女到此找老英雄从长计议，但不知小女打算入岛，可使得吗？”老人家胜裕一听，这才明白：原来这位少剑客打算进岛，侯敬山因为无法拦阻，故此叫他们到我这里来，你说我要不设法拦挡，岂不辜负侯二侠的意思吗？老人家想到这里，遂说道：“咱们大家既是道义相投，我说话可不客气，按说群侠辅助年钦差前去拜见燕鹤，到了岛内音信皆无，可是应该前去看看，怎奈这个藏峰岛，非旁处可比。四面无路可通，真要能够出入，大家不是早就去了吗？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就凭我胜裕这么一说，少剑客还许不甚相信，我倒有个主意。到了晚间，派人陪着你老前去看一看这个山势，我也别说一定准进的去进

不去，拿着前几天来说吧，我的犬子以及小徒，胜秀、凌元竟自失踪不见，不知他等到那里去了，就有人说他二人当然是入岛卧底去了，你说他们二人可怎样去的呢？多少成了名的剑侠尚且不能入岛，何况是他二人，你说这不是奇怪吗，到现在还是音信皆无。少剑客去看一看这个山势，或者有可进之处，也未可知。”谈笑龙君这个地方就算能谈，自己要一定说进不去，又恐怕这位于秀娘僵了火，倘若假说能够进得去，秀娘到了白沙江进不了岛，那不是诚心窝人吗？只可说这个来回话，也不一定拦住不叫去，也不说去了一定进得去，这才叫老到油滑，给秀娘无数的退身脚步。老头子于庭那是何等的经验，听老人家一说就明白了，准知道万龙藏峰岛无路可进，不然多少成了名的剑侠，为什么不去进岛呢？老剑客想到这里，遂看着自己的女儿于秀娘说道：“既然老庄主如此说，当然是无路可进，如果但只能够进得去，海川等岂不也就出来了吗？”老头子这几句话，为的是告诉明白了秀娘，别说出拉满了弓弦的言语，要说出来也必然得栽斛斗。秀娘也并非是傻子，并且又是剑客的门人，听胜裕用话前泥后补，就知道这座岛不是容易进得去，紧接着老爹爹又用言语点自己，难道说还听不明白吗？别看女流之辈，跟普通的女子可不一样，当时暗想道：蒙人称我为少剑客，倘若说出话来办不到，岂不叫人小看？想到这里，遂说道：“老庄主，这个话我也听明白了，大概是这座万龙藏峰不容易进去，有一节，就让无路可入，我也得前去看看。倒不是我比所有的剑侠们心高气傲，皆因从中有段原因。请想我们爷儿两个是为什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海川带病前来我们不放心，才追来看看。现在既然得着这个信，海川等众人到了岛内，音信皆无，当然要进岛

看看去。旁人另当别论，惟独我跟他因有夫妻的关系，尤其我们这个夫妻，跟普通不一样，倘若我来到这里，只凭耳朵一听，不身历其境，以后未免叫海川心寒，要说只有形式没有实际的这种夫妻观念，情感终究是差的太多。比如说我要是身临其境，看看进不去那可就没有法子了，不能说我没有夫妻的情义，只可以说是被事实限制住了，何况还有许多位成名的剑侠，证明藏峰岛果然进不去呢，童海川对于我不致于发生憾怨。所以无论进去进不去，我也得去趟。”谈笑龙君一听不由得暗挑大指：不枉人家是剑客门人，剑客后代，侠客之妻，这片理由差不多的主儿，他可办不出来，分明是他不服万龙藏峰岛因为什么进不去。经我用话一说，又加他的爹爹用话一点，他也恐怕把弓弦拉满了无法挽回，故此他说出夫妻的情义，不得不身临其境，倘若他进了藏峰岛，显而易见是人家能为高了，如果进不去，不但不栽斛斗，并且还是节义可风。罢了！我要不服人家便是轻视灭高人。不但胜裕这样想，就连于子玉听着都暗含着点头：我可真没想到我这丫头，竟会这样能言善辩。自己将要答言，就听胜陶然说道：“少剑客所说之话，非常有理，跟老朽的意见大略相同，这样才算是人情两尽。”话说到这里够时候吃饭。到了晚间，陶然公要打发小弟兄带道，陪着秀娘前去，老头子于庭连连摆手，说：“不必。高山在望，何必还用人带路呢？还是我亲自跟他前去吧，倘若老天保佑，能够找着入岛道路，只他自己一个女流进岛，我也不放心，找不着道路进岛，我爷儿两个再回来，就算是把心尽到了。”胜裕点头，爷儿两个遂告辞动身。

前文表过了多少次，此时不便重叙了。爷儿两个照样围

着白沙江绕了多半夜，秀娘见无法进岛，只得和老头子仍回谢家滩行营。胜陶然又劝他爷儿俩不要着急，还是设法打岛为对，当天已晚大家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大家聚在一处，仍然商议如何打岛。胜陶然还没有发言，于庭便向胜裕问道："打算打岛不就是齐队前往便可跟他打了吗？怎么还用计议呢？莫非岛内闭门不出吗？"胜陶然听笑道："于老剑客，你老人家将然来到这里，这个话我尚且未能跟你老说明，皆因咱们的船只又少又小，对于打岛力量未免薄弱。现在计议的就是打算先设法得他人一部分船支作军中实力，再打岛可就不怕他的大船冲突了。于庭听着这个话很奇怪，带笑说道："老庄主，你老这个话我还是没听明白，金龙川银龙川谢家滩三庄船只凑起来，就是敌不了万龙藏峰岛，据我想大概也差不了许多，怎么还缺少船只呢？"陶然公哈哈大笑道："我等现在就是打算集合三庄的船只，从中缺少的可就是金龙川，如果能够叫金龙川跟我们合作，何愁大事不成？"老人家于子玉听罢点了点头，说道："现在金龙川跟我们不合吗？"谭德祖接着说道："金龙川何止于跟我们不合，还正是我们的敌人呢！"于子玉又问道："我听说三庄皆不附和藏峰岛，怎么这金龙川他会附和了呢？"谭德祖闻听叹了口气道："老人家，你老要问，从中有这么一段事。"

书中代表，德祖跟前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病罗汉谭英，姑娘名叫谭秀英，金龙川川主杜占鳌跟前有两个儿子，前文已表过，就是杜林、杜茂。打听着谭姑娘武学高强，再者也是为拉拢谭望，曾托人向谭宅求婚。谭望知道他对于儿子溺爱不明，杜林、杜茂，在外面胡作非为，他的父亲又不加管教，谭望怎能将女儿给他，故此可就当时拒绝了，金龙川主觉着

脸面上不好看，从此跟谢家滩为仇作对，并且投入了藏峰岛，声言他所以投降是为跟谢家滩反对，早早晚晚西安侯出兵剿平了谢家滩，要抢谭望的姑娘，为他子媳，到那时才能心平气和。就在这个时候，三庄可就不一致了。金龙川降岛，谢家滩反岛，银龙川取观望之势，也不降也不反，所以谭望被人家诬告盗珠之事，便是岛内有意收服。可巧遇见董关二位老剑客，二老双盗狱将谭望救出，这全是金龙川的计谋。今天因为于庭问，谭望才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人家于子玉一听，连连点头，过了好半天，这才说道："既然如此，我这里倒有个法子，可不一定对不对，我说出来，大家再商议，如果不成就作为笑谈。"陶然公接着说道："老剑客爷不必客气，大家的事大家办，谁也不准保说出来准对。大家计议，计议就许想出一个相当的法子来。"于子玉听罢也不客气，遂说道："诸位老英雄既然这样说法，于庭我就瞎说说就是了。据我看既然打听船只不敷，当然是打也无益，以前有求亲的这么一句话，还不如还由这里设法引诱，倘若金龙川杜川主，他能够僵火，咱们这个法子就算用对了，但不知诸位以为怎么样？"谭望听老人家这个话不明白，遂问道："老剑客，不知由这上头怎么引诱他？请你老人家当面言明。"于庭接着说道："这也不是什么高明主意，也不过还是人间的俗事，既然彼时令嫒未曾许配金龙川，现在当然还是没有人家吧？"谭望点头说道："不错。"于庭笑了笑说道："我的意思打算设擂招亲，论能为选女婿，这一来不是正对金龙川投岛的心意吗？投岛也得凭着武力，然后才可以抢亲，既是有能为就无须那样使了，登得擂台只要能战胜一切的人，自然就可以配谭氏之女，这是第一步的办法。说到第二步，我想凭金龙川可能有多少高

人，果然他们能为大，当初又不必投降藏峰岛了。到如今擂台立起，他有意压倒一切，必要设法请能人。他现在请人别处不能去请，一定要到岛内请去，真要是藏峰岛内有人出头，虽然咱们是设擂，还是跟打岛一样，如果能够在擂台上面，将他等完全战败，或者打伤，甚至于打死，藏峰岛不剿可以自灭，这叫敲枝振叶的法子，诸位合计合计这个法子可使得吗？”谈笑龙君听着连连点头，暗想：老人家这个办法实在有理，遂不住的连声赞成道：“这种办法说俗了也叫‘撒水拿鱼’。”谭望听着也觉着有道理，暗想：金龙川这次决以不能不僵火，再说我的女儿年岁也不小了，借着这个机会，选一个门当户对的夫婿，也是正理。老头子想到这里，非常欢喜，遂说道：“还是老剑客年高智高，说出话来实在出人思想以外，咱们这个事要是办就是快的，不能再延迟了。”于庭说：“那当然了，早解决一天，不是万龙藏峰可以早平一天吗？”胜裕接着说：“既然如此，谭老庄主你老就预备一切就是了。”谭望听到这里，紧皱双眉，思想了好半天，这才带笑说道：“不瞒诸位老人家说，谭望对于摆设擂台实在是门外汉，说句俗话，简直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你老叫我备置一切，我可应当怎么备置呢？”老头子胜陶然哈哈大笑道：“老庄主，你老不是外行吗？你老再打听打听我怎么样，依我说一事不烦二主，还是求于老剑客擘画一切吧！”陶然公话未说完，老人家于庭连连摆手，说道：“不怕诸位笑话，于庭对于这个事也是外行。”这么个工夫，旁边小香、小翠一齐说道：“各位老人家，我二人抢一句话说，立擂这段事可虽然说没有多少事，里面也有一定的规矩，比如说办的不洽当，到临时必然七不接八不连，到那时乱抓一气，可是也没有什么说的，不过叫外人看着笑

话，连立擂的规矩尚且不懂，可见得这个擂立的也没有多大起色。我们倒有一个主意，说出来也不一定对不对。虽然我们弟兄也经过立擂台的事，怎奈脑筋里不任事，倒是有一个人向来好对这些事用心，他曾经过一场杭州擂，可就是孔秀孔春芳。还有一个人，虽没经过立擂的事，但最善于办事，就是张方。如果叫他二人筹备此事，一个经过见过，一个善于筹划，大概总不至离了大格。”陶然公不等两个孩子把话说完，接着说道：“不错不错。在先前我还真没注意这个张方，后来才知道他是蠢于外慧于中。说来也奇怪，外形越丑陋内里越秀气，你二人不说我还真把他忘记了，此事委托他等必然能够办得尽美尽善。”说到这里，立刻把孔秀、张方二人找来。

二人见了大家施礼已毕，张方问道：“诸位老爷们，但不知找我们前来有什么事？”胜陶然先叫他二人一旁落坐，然后把于老剑客方才所说之话，跟两个孩子说了一遍，最后说到：“对于设擂台的一切手续，大家全都外行，听说孔秀经过杭州擂，你又善于办事，如果你二人协力办理，准可以将这座擂台设摆的完完备备，话已然说明，但不知你二人可肯帮忙吗？”张方闻听哈哈笑道：“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个事呀！老爷们不是你们几位外行吗，小子我也不是行里出身，别看是外行，据我想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孔圣人也说过：‘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大闺女非得等着把养子之道全都学会了，才能出嫁了吗？照猫画虎，照着葫芦画瓢，虽然不一定准像，大概也差不多。既然各位老爷儿们委派我跟孔秀办理，我们两个人就算是擂台总管，凡有一切的计划，无论是谁不能够乱出主意。还有一样儿，有用我们亲身去的事，当然是亲身去办，如果不用我们亲身到的地方，当然就得派人前往，

请你老给我们选一个相当的地点，算是立擂总管处，在总管处内派精明强干的人十位或八位，专听总管派遣。”胜陶然一听这个事大了，不由得笑了笑，问道：“张方，你所说之事，倒是都好办，但是立擂的手续你能说个大概让我们大家听听吗？”张方心性极其灵巧不过，听老人家这一问早就明白了，遂说道：“老爷们，你老以为是我故意铺张小题大作呢，这一说我才知道老爷们你实在是外行。要按平常人家立擂，先得把镇擂官是谁，压擂的人位开列花名单，到本地方官衙，递禀帖呈请批准，临时得派官人前来弹压，擂台前面贴上官署的告示，晓谕黎民百姓，擂台因为什么立的，官衙按着什么理由批准的，这一张告示挂在上首。下首是登台打擂的规矩，报名挂号处以及左右看台全要搭棚，各处悬灯笼。镇擂的到了擂台上，不能随便出入，吃饭喝茶，当然后面要预备临时的厨房。除去两餐之外，专门预备茶水，男女厕所全都得预备齐毕了才成呢！不用说别的，就拿厕所说吧，全得预备好了，要是把这一手忘了，到了擂台开幕之后，看擂的人山人海，镇擂官要小解上那去呢？这不过是草草一说，其实里面还有好些个事呢！什么抬人的簸箩，桌椅板凳茶壶茶碗，这全都得预备到了，差一样也不成。”陶然公闻听点了点头，暗想：张方说的话，倒是句句有理，可见人要是不服人，那就算是自己没有知识。正想到这里，听谭望叫道：“张方，据你这一说立擂递禀帖，呈请批准，咱们这个擂台也得照着这个样儿办吗？”张方听罢微然一皱眉，接着说道：“如果说是为女征婚，当然也是这个办法，那就是老庄主你个人的私事了。真要是照着这样呈上去，还有个批准批不准。”谭望尚未答言，陶然公问道：“你既然是立擂总管，这个立擂的名义当然也是

由着你想了，我们的意思，不是已然跟你说明白了吗，你想想应当怎么办省事，咱们就怎么办。”张方乐嘻嘻的说道：“老爷儿们，这个事非得我跟孔秀两个人，亲自到一趟成都府办不了，我和孔秀到了那里就提钦差老大人有堂谕，叫成都府出布告准许谭姓设擂招亲，是因为要借着招亲选人才为国家出力，要是这样一说，那不就成了半私半官了吗？既然有钦差堂谕，成都府捏着鼻子他也得应允。”大家听他说的倒是有理，可是这场事得能言善辩的人前去，不然说漏了这个事就不好办了，于是遂向张方说道：“既然如此，还得你二人前去说话，可千万要留神，倘若露出了马脚，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张方道：“老爷儿们，你们就放心，我们还是说去就去，我们走后，胜老庄主给我们设立总管处派人就是了。”陶然公答应，张方跟孔秀站起身来告辞，一同够奔成都府。

到了掌灯时候，二人就回来了，老头子胜裕见两个人回来的这么快，赶紧问道：“张方，事情办的怎么样？”太岁张方乐嘻嘻说道：“托各位老爷们的福，总算是平平顺顺。现在告示已然拿回来了，开擂的日子定妥了。打发人给知府送信，他那里好派官人前来弹压。”胜爷问：“怎么就会这么容容易易呢？”张方得意说：“这可是事在人为，我起头跟他一说，他要亲自前来面见钦差请示一切，我说：‘那倒不必了，立擂的一切事宜，已然委派我们二人为全权委员，所有一切选拔人才的方法，这个责任都在我们身上了。你老只出一张告示，容着开擂之时，我打发人前来赴信，请贵府派十位八位官人弹压就是了，你老要愿意去见钦差，也不过是说一句，有事跟张委员合计去吧，我说了可也不能就算。贵府你老愿意去就去，要是去的话告示现在就不必办，等到贵府到了那里再说

吧！”知府这小子一听这个话不合适，赶紧说道：“既然二位委员把话透给我，我就别去碰钉子去了。”说着命人给我们二人预备一桌上等酒席，知府陪着我们用饭，科房里早就将告示办出来了。临走知府还托咐我们二人，在开擂头一天给他赴信，省得临期误事。”胜裕一听：“好哇！这才算是干练之才！”接着说道：“总管处已然选定，派了十二名精明强干的庄兵，另外有两名差役，纹银五百两，应用什么东西你们二人多多分神，看着办去吧，也用不着跟我们商量了，皆因我们大家全都是外行。”张方、孔秀二人也不客气，点头答应，在总管处一住。在十二名庄兵里面，选出一个会写字的来，叫他管着出入账目。由这一天起，孔秀有想不起来的张方筹划，张方筹划不到的孔秀帮着，鸠工它料不到半个月，擂台搭成。先请各位老人家前去观看，果然是规模壮丽，齐全周备应有尽有。当时看完了，大家回到营中，斟酌都是何人镇擂，经各位老人家选定的，镇擂的是十二个小弟兄：刘俊、洪玉耳、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孔秀、张方，还有四条猛汉牛儿小子、虎儿小子、骈肋犀牛吴霸、钱罗汉吴霸。老镇擂官就是谭望、于庭。派定谭英陪着侯二侠看守公馆，后台镇擂于秀娘跟谭秀英，其余的各位老剑客，到必要时再行登台不迟。人位选定，择日开擂。在未开擂以前，各处张贴告白，为的是好叫众人知道前来打擂。这个消息传出去，城乡远近无人不知。各处的人，全都纷纷议论，这个说看起来练武学够多么好，到得擂台上面当着人千人万，打赢了露脸还不说，还可以打出一个媳妇来，能寻了那个主儿的媳妇来，至少也得陪嫁五百万亩地。那一个就说这不过就是隔山打虎的事，那个姑娘还不一定长的什么样儿，真要是好，还用的

着设擂招亲吗？又有人说不用问，人家那个主儿的姑娘准错不了。七言八语其说不一，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了金龙川。

杜占鳌一听差点没把肚皮气裂了，心说：谭望这那里是摆设擂台，分明是跟姓杜的过不去。我既以前求过亲，他已然拒绝了，到如今他反倒设擂招亲，打赢了以女相配，这不明明是说我们无能吗？要是有能为的话，可以到擂台上去凭武学招亲。如果我们要是不敢出头，这就算栽了，但是真要是出头登擂，镇擂的决以不能就是他们父子。他们既投了大清国，胜裕必然出头帮忙，凭我们爷儿三个前去，未必能够成的了。杜占鳌着急的了不得，就为此事一夜未能安眠。凡事就怕用心，果然被他想出一个法子来，暗想：他等摆擂既然加杂有胜裕等人，这个事可就好办了，何不到岛内请人，见了陶副帅把话说明，请出几位高人来，不是一样打仗吗？杜占鳌把主意拿妥，便亲自进岛，一直到了副帅府，问了问手下人，才知道陶副帅够奔军师府有机密之事。杜占鳌跟手下人说道："你等受累赶快去请，就提我说的，现在外面有人立擂，与岛内有莫大关系，请副帅快来，有要紧的话面谈。"差人等不知道是什么事，只得够奔军师府，正赶陶源跟二位姑娘两下里把话说僵。陶源有心进去又怕被害，你说不进去，话说到这里可怎么转身走，可巧差人来到，陶源一想：还不如借着这个机会一走，有什么事回头再说，想到这里遂嘱咐众喽兵："注意看守，不准放人出入，既然杜川主前来有要事，本帅回头再搜。"说罢随着差人回归帅府去了。

陶洞天在路上走着，心中暗想：今天好险哪！据我的测想，军师府里一定窝藏了奸细，不问可知，是有岛内任职之人，暗中勾引。再说我看军师府这两个丫头，也不大正道，从

中或者还有奸情的事，此事还不能够办的过急了，必须访查着张赵二位仙长的下落，然后再作道理。一面想着已然来到了帅府里面，见着杜川主，彼此施礼，然后落坐。陶源问："不知杜川主前来究竟有什么要紧的事？"杜占鳌并不隐瞒，就把谢家滩谭望如何摆擂前后话一说，又说自己打算借人打擂的话，起先一说，陶源似乎不乐意，可没说出来，不过答话稍慢一点儿，杜占鳌已然看出这个意思来，接着又把三庄辅助，只要在擂台上面能够将他等战败，三庄势力不战自除。陶源听到这里，果然颜色更变，说道："杜川主，你老这个话实在吗？由那里得来的消息。"杜占鳌将立擂的传单取出一张来，给陶源观看。陶源看了看明天就是开擂的日期，又想了想：不错。虽然是谭望为女招亲，从中必然有三庄的关系，我何不借着擂台将他等完全打死，这可是个机会，也省得他等打岛了，又显着于杜川主面子好看。真要说不听从他的要求，杜川主一气就许投降了胜裕，到那时岂不又树一面敌？想到这里，慨然应允道："杜川主，也别管他有三庄的关系没有三庄的关系，既然你老跟岛内连成一气，现在有了这样事，陶源必然尽全力相帮。你老在岛内用过了早饭，我也安置好了，本帅带人跟川主下山，预备明天上擂就是了。"杜占鳌听到这里，喜欢的不得了，准知道这个擂必然能打赢，招亲倒是小事这口气算争过来了。陶源所约定的人位，可就是左金童、白昆、石天龙，石天凤、燕普、燕雷、陆恒，连同自己一共是八个人。随同杜占鳌出岛，够奔金龙川。

及至陶源一出来，才知道外面全都轰动了，都知道谢家滩谭老庄主，立擂为女招亲。上年岁的还不理会，年青的身上练过几天武学的，一个个全都兴高采烈，准备着登擂打胜

了招亲，连大人带小孩，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会武学的预备打擂招亲，不会武学的，等着看热闹，在谢家滩附近的村庄，接亲戚请朋友，家家户户全都是红男绿女，住满了闲房，就专门等着看这个热闹。陶洞天看着这般光景，这才明白金龙川杜川主所说之话是实，当天来到金龙川，住在杜宅。次日就是开擂的日子，陶源等大家前往，到了那里看了看，宫灯彩绸热闹非常，看了看东西看台的上面，人位差不多全都满了。这个看台原来是给挂名打擂的预备的，来到这里只要报了名挂了号，看台上面有座位，在那里候着打擂，这个规矩是太岁张方蛮子、孔秀两个人计议的。看热闹的人将台口闪开，上台打擂的时候，必须由看台下来，才能够上擂台。准知道是已报过名挂了号的，不然不准上擂台。陶源又看擂台上面，前面是成都府的官人，后面是镇擂的座位，挂号房在对面，陶源等只可按着规矩挂了号，众人全都随便现编了一个名字。挂完了号之后，有人招待在东面看台上一坐。稍微沉了一会儿，镇擂人位全来了，全都跨着高头大马，身背后带着军刃，雄纠纠气昂昂，年岁都不大，最末了有两位年纪高迈的，可就是谢家滩的庄主谭望谭德祖和于庭于子玉。这一起过去，后面来了两乘小轿，在前面的轿子轿帘高高卷起，里面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看年岁也就是二十左右，后面那乘轿子，轿帘下垂看不见里面的人。东西看台这些个报名等着打擂的一看，心里噗通通的直跳，也说不清是喜欢是不喜欢。众人彼此谈论："不用说，这一定是招亲的姑娘了！"就有人说："不对吧，也许招亲的姑娘在后面呢！既然是没出阁的姑娘，能够卷起轿帘叫大家观看吗？当然后面垂帘的才是呢！"又有一个说道："你们说的全不对，人家没出阁的姑

娘，既然设擂招亲，就不怕人看，再说为的是叫人看看人品模样，好叫人打擂高兴。后面那一个轿子不问可知，一定是姑娘的母亲在后面相随，不信你们就打听去。”大家听他说的有理，全都不住的点头，其实他们连一个说对的也没有，这个法子别人想不出来，非得太岁才成呢！皆因谭家姑娘生得丑陋不堪，一脸的大麻子黄头发，莲船盈尺体壮如熊，生性极其暴烈。张方一想：“既然镇擂也有于老剑客，当然他老人家这位姑娘也去了，还不如叫他跟谭姑娘换一个朝外的明脸，叫大家猜不透，也倒有意思。想到这里，跟各位老人家把话说明，于姑娘也不在乎，头一节自己是剑客门徒少剑客，自然就不怕见人，再者说，自己业已嫁了童海川，总算是个妇人，虽然有名无实，也不能算是姑娘了。谭秀英也愿意，因为自己长得丑陋，也不愿意出头露面见人，这才商量好，预备两乘轿子，秀娘在头里轿帘挑起，秀英在后面，把帘垂下，这一来不要紧，如观音大士以色相游红尘，颠倒了无数众生。两乘轿子一直搭到了后台。

又过了一会儿擂台上面“哨啷啷”一片锣声，跟着打锣的人高声说道：“我们老庄主设擂的意思，请大家不可喧哗，他老人家要在擂台上面对众宣布。”这一句话说完了，果然下面虽人山人海竟鸦雀无声，连一个咳嗽的都没有，静等老庄主上擂说话。见打锣的那人退下去，由后面出来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到台口向三面作了个罗圈揖，然后下垂首的老人，说道：“在下姓谭名望字德祖，蒙天下英雄台爱，送一个小小外号，叫‘神掌过林鸟’。现在因小女年已及笄，凭媒择匹，难免受欺，何况小女品貌不提，单提武术这一门，不敢说打遍南北无敌天下无双，身上的能为也非普通人所及，如

果竟嫁给无能之辈，未免对不住我的女儿。老夫将此意，告诉我的相好知近的朋友，大家替我出了这么个主意，成都府递禀帖，蒙府大人批准，并且委派差役班头前来弹压，准许谭望设擂招亲。现在有两句要紧的话要说，就是不拘老少均可登擂台，不怕年岁跟我的女儿差的太多。不愿娶我女为妻，只要是赢了擂，老夫另有相当报酬。擂台上面胜负不是一人为限，我等以及我的女儿，共十几位不足二十人，如果有武术高强之辈，上得擂台能够将我等完全战败，那就算是赢擂，其余的事，有打擂的规则请看便晓。还是练武术那两句俗话：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轻则受伤，重则丧命，已挂号登擂不得反悔，望大家各自留神。”老头把话说完，退到正中下坐，这时又有一个老头儿乐嘻嘻走过来，抱了抱拳说道：“众位，摆擂台的是谭老庄主业已把话讲明，其余的不必再说了，我打发出一个孩儿来，咱们这就叫开擂。”老头说到这里，作了个罗圈揖，老人家退回上垂首的坐位，问了问左右镇擂的人何在，就见公馆里老少群雄由场门出来，分两边站立，长大衣服全然宽去，都是短衣打扮。老侠侯庭问谁先上台，杨小翠答应一声来到台口，略为一抱拳说道：“众位，在下杨小翠，那位英雄上台，当场比试。”话尚未说完，就见由打西面看台上纵下来一个人，此人中等身材，身着一色蓝缎子罩体，脚底下穿靴鞋打裹腿，紫花布手巾罩头，黑色头发梳一条粗辫子，前发后拢，长得长眉朗目也就在三十来岁，到是带一份英雄气势，说着一抬身，纵到台上，自报名姓叫作云中燕赵立，到了上面跟小翠一拱手说：“在下倒要请教！”各自拉开架式，擦拳动手。杨小翠看来人这个情形，真没放在眼里，看这人的招数软的厉害，小翠放心，遂施展长拳短打，抖擞精

神跟赵立战斗，小翠先不进招，赵立施展大鹏展翅，双掌够奔自己打来，小翠故意往前上步，先闪开身形，然后向右，就是一腿，“砰”的一声将赵立踢倒擂台上，赵立满面通红起来纵下台去。接着又跳上一位，说道：“杨小翠，你打下他去不算能为，今天我要赢擂。”大家一看，这人的样子极丑，身材有六尺多，大肚子腆起来多高，粗眉环目，联鬓胡须碴，看年岁大概有四十多。穿着蓝布裤褂，紫花布的袜子，大靸鞋，光着头，小辫挽了一个揪儿。台下众人七言八语，说：“你看见这个人没有，比刚才那一个有能耐，你说真要是叫他赢了擂，凭人家坐轿的那个姑娘那么俊，还能嫁他吗？”接着有人说：“人家设擂为的是能耐不在丑俊。”后边有人说：“得了得了。你们别胡说八道的了，就那么容易能赢的了擂。刚才那个老头儿没说吗，得把人家镇擂的全都赢了才算呢！”大家正然谈说，再一看那个人已然到了擂台上面。小翠说：“这位英雄留下名姓。”那人说道：“在下姓张名杰，外号人称‘水骆驼’。”话说完了二人动手。未及三招水骆驼往后一撤步，步倒是不慢，怎奈他的肚子太大了，被小翠用脚尖轻轻一点，这一下子可不的了。张杰正在台边上，被他一点，反身往后一栽栽到台下，摔的小子哼了一声，过了好半天这才爬起，一声没言语，钻入人群去了。杨小翠在台上哈哈笑道：“诸位看见了没有，云中燕赵立，水骆驼张杰，不费吹灰之力已然被我打倒。俗语说的好，这可叫擂台，自己酌着，能耐要是跟赵立，张杰差不多，就不用上来了，如果不登台打擂，所挂的号金还可以除名退回，上来打了个三招两势输了，钱可就算白花了。”杨小翠这个地方就叫自美。

正然说得高兴，台下有人喊道：“咳，小子！我也不是说

大话吓唬你，打你这个样儿的用不着费事。”大家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个小孩，大约也就是十三四岁，头顶上梳着冲天杵，身上穿着一身青绸子裤褂，脚底穿着一双窄腰靴子。小孩长得非常精神，说着话身形一纵来到了台上。小翠一看他是由下面上来的，不是由看台上来的，遂说道：“朋友，你登台打擂，挂了号了吗？”小孩摆手道：“不用挂号，你打死我也白打，我打死你也不偿命，挂号干什么？你们这不是有官们吗？”小翠未及答言，两旁边公差们走过来道：“朋友，不挂号可不成，你要找算打擂先到对面号房挂号不迟。”小孩说道：“我不认得那里挂号，叫我挂号也成，你们同我去吧。”依着公差不答理他，要把他轰下去，老头子于庭忙摆手，吩咐手下人赶快带着这小孩儿前来挂号。谭望的庄丁带着小孩儿到对面挂完了号，这才二次来到擂台。小翠叫他报名姓，小孩说道：“我叫林宝如，外号‘瑞圆神童子双棒林宝如’。”说着把衣服一撩道：“不信你看看双棒还在腰里围着呢，你要愿意比军刃我就拿出来。”小翠摆手道：“擂台上面比军刃也得先比拳脚，林宝如你就进招动手吧！”小孩儿身形向下一蹲，“绷”的一声往起一蹦，双掌挂风，双锋灌耳的招数够奔小翠打来。杨小翠一看别看这个孩儿年轻，他的功夫比以前的两个人全高，一面想着双手向上一穿，往下一压他胳臂。小孩双手一晃野马分鬃式，反到把小翠的双臂拨在外面，跟着向前一步，就在小翠肚腹上一扶，“砰”的一声杨小翠应手而倒。小孩乐嘻嘻说道：“我说怎么样，一下你就躺下了。”此时台下众人齐声喝采，大家全说：“凭这么小小年纪一个孩子，真会有这么大能为！要说人家这个小孩子招了亲，就是年纪太小点儿，别的倒是挺般配。”

这么个工夫小翠爬起来退回班次，紧接着杨小香走上来说："朋友，那是我兄弟，我的名字叫小香，来来来咱们两个人比试比试。"林宝如说了一声"来！"挥拳便打。小香也是个急劲，饿虎扑食往前一撞，林宝如将身一闪，单肘一压小香后脊背，下面用脚一挂，整个的把小香扔了个翻筋斗。林宝如一笑道："好家伙，差点没砸着我，"跟着台下又是一阵喝采的声音。

众位小弟兄一看，连着被人家打倒了弟兄二人，这未免太不好看了。刘俊将然要过去，这么个工夫司马良出去了，叫道："朋友，果然你的能为不含糊，来来咱们二人比试比试。"林宝如连连说道："可以。"各自亮出架式，擦拳动手，谭望、于庭二位老人家留神观看，原来姓林的这个小孩子，施展的是形拳，果然受过高人的传授。二位老头子不住的点头，暗想：要像这么大岁数就有这个功夫，如果不失学，接着还是一个劲的练，练到我们这个岁数，比我们可就高的多了。二位老人家一面赞叹，留神观看，就见司马良、林宝如两个人，战在一处不亚如两条线扯作一圈，滴溜乱转来回打盘，战了有二十多个照面，司马良一想：若凭我的能为，跟这个孩子动手，打算赢人家是不容易，莫若我豁出去我用个诳人招，倘若他年青阅历小，我可就把他赢了，如果被人家识破，那可说不上不算来，我就算是输了。司马良想到这里，双掌用了个白鹤亮翅，挺身往前一进，跟着双手一合，打双锋贯耳，林宝如也用双手一穿身形向下一矮。司马良看着，喜欢的就别提了，中气一提身形向前一纵，跟着一抬腿，这手功夫叫作膝打。林宝如知道自己将招数用错了，他用白鹤亮翅之时，应当抢身进招，不应当在这里等他的招。到如今膝盖已然打进

了，准知道撤身也未必躲的开，皆因这种磕膝盖打人，最厉害无比，只要你往后一躲他的腿，随着一绷劲，照样还得踢上。小孩子林宝如总算是聪明，在无可躲闪之时，他喊了一句："我输了！"随着这句话身形往后一撤，司马良一听人家林宝如既然认输，何必还赶尽杀绝呢？自己可也就将身形往后面一撤。林宝如向着司马良哈哈大笑，然后踊身下台去了。这个时候看热闹的主儿都以为奇怪，怎么会这个小孩子没输就下来了呢？难道说这打擂还有讲和的吗？就有说或者人家擂台上把这个小孩子相中了，告诉他不用再比了，大家七言八语莫明其妙，不过不会武术的才这么说，凡是有能为的主儿，早就看出来了。

这时西面看台上过来一人，身穿绵绸裤褂，漆黑的发辫，脚穿青缎子鞋白袜子，白镜子脸膛，也就在三十左右的年岁。并不慌忙，大摇大摆来到擂台前，长腰纵上去，乐嘻嘻说道："司马良，你这个法子只哄弄林宝如，哄弄我如何办的到？"司马良一听：人家既然能够识透自己的假招，当然他的武术就不含糊了，遂说道："既然登擂，请留姓名。动手本来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赢擂为本。"那人笑了笑说："好。我姓田单字名庚字乐三，有个小小外号人称'捷足玉鼠'。"说罢在上垂首一站，架式站好，叫司马良进招。二人彼此说了一个"请"字，这才挥拳发掌打在了一处。司马良一面动手，心里不住的骇怕，因为什么呢？田庚一上来他就说了，哄弄人的招数能够哄弄林宝如，哄弄他可不成，便不得不在招数上留神，稍微不切实的就不敢发。按说这样动手不是好吗，其实倒坏了，动手要是怵敌，招数出来便不自如了，灵机也迟钝了。动手不过十几个照面，司马良一招发空，被人家将胳

膊掳住，用手一托“砰”的一声，把司马良扔倒台板上，司马良一声没言语退回班次。

跟着夏九龄就出来了，叫道：“田庚，你不用觉着不含糊，你看我要是不把你扔到台下去，就对不起你，”说着话就要往里进招。田庚说：“你等等，你叫什么名字？报通了名姓，然后再比。”夏九龄将名姓报通了，二人这才当场动手。也就是七八个照面，被人家田庚用双手往旁边一引，一脚踢倒。夏九龄爬起来说道：“小子真不含糊。”只好等着别人来打你吧，自己退回了班次。

田庚打算说什么，就听有人高声喝喊，不亚如霹雳一般，说：“小子别觉着你不含糊，待我来打你。”田庚回头一看，好个魁伟的汉子，问了问才知道他叫铁罗汉吴霸，看这一堆看这一块，倒是不愧铁罗汉三个字。吴霸也不会说什么，往前一凑叫道：“小子接拳。”拳带风声“呼”的一声，够奔田庚胸前打来。田庚身形一闪，左臂一带他的拳，右手顺着左胳膊底下一穿，名目叫作“掖掌”。你说吴霸这个能耐也是真长了，他把身形一转，似乎叫他的掌像打上又没打上，吴霸已然将后脊背转到田庚面前。田庚一斜肩头打算撞吴霸的后脊背。这才叫吴霸走运，田庚的晦气，铁罗汉身上的本领，可就是靠山背，真有熊之力。前文已表过，吴霸拜童海川为师的时候，也曾当场比手，被童林一掌打倒，后脊背竟将墙壁撞坍，那个劲头，能够小的了吗？他往后一挺身，又正赶上田庚用肩头往前一撞，两力相合可了不的了，就听“砰”的一声，把一个田庚由台上撞下，摔出一丈多不到两丈远近。看热闹的人都以为把这个田庚摔死了，又谁知呆了一会儿，他又缓醒过来，扎入人群走去。

吴霸在台上高声说道："还有谁来。"话言未了上来一位，大家看了看都认得这个小子，乃是当地出了名的摔跤的，也姓吴叫作搬不倒吴全。他在看台上，看了好半天，看了看人家都是武术家，跟自己这个能为不合式，再说头几下子也值不得自己上台。到如今一看吴霸上来了，心说：行了，这大概是镇擂的硬手到了，我要是能够把他赢了，这个擂十成就算赢了八成了。想到这里高兴，下看台上擂台，自报名姓，叫作搬不倒吴全。吴霸一听遂问道："按说你小子叫的这个名儿，你是准躺不下了，黑夜里你睡觉也站着不成吗？"吴全闻听笑道："吴霸，你也不用多说少道，你若能够将我搬倒了，我就拜你为师。"吴霸也哈哈大笑说："好好，我就收你个徒弟吧！"说着将架式亮出来，叫吴全进招。吴全一听：这可要了我的命了，我这个玩艺，不讲究进招，就讲究掳拍抓拿。遂说道："吴霸，还是你先进招。"铁罗汉说道："可以，"双掌一晃够奔吴全打来。吴全本打算伸手将他掳住，没想到吴霸双臂一压他的双手，随着往里一撞，"噗通"一声吴全应手而倒。吴霸哈哈大笑道："小子，你不会武学打的那门子擂。"吴全满面羞惭退下擂台。这个工夫台下的人七言八语，看起来摔脚还是不敌武术，都说三年把势跟不上一年脚，这也不过就是一说，临到真比上还是不成。大家这样一议论不要紧，从中怒恼了一位，也是摔脚的，姓方名叫方石柱，不但是身通摔脚能为，并且两膀一晃有千斤膂力。平常他就听说有这么一个搬不倒吴全，头一节自己身分到了，再者说也准知道这个吴全没有真正能为，不过就是空有虚名，可巧今天在擂台上面，这小子出头登擂，到了上面未及一合，被人家打倒，才惹得大家纷纷议论。这真是给摔脚的现眼，按说我可不应当

出头，怎奈我要不出去，摔脚的脸叫他一个人可就现透了。自己万般无奈，只得够奔号房挂了号，本打算直接上擂，再一看擂台上面已然上去一个人，生得白净净的面皮，细条身材，到了擂台上自报名姓，叫作程化龙外号人称“穿林燕”。方石柱一听僵火的到了，这个程化龙自己也听人说过，在摔脚的堆内似乎比吴全名誉大，不问可知当然也是因为吴全丢脸，自己忿气出头，又一想不对，当然他也是故意为打擂来的，不然我前去挂号为什么没看见他呢？可见得他是预先挂的号，在看台上面等候的，或者还许是跟吴全一同来也未可知，自己无法只得也上看台。

单看他二人动手，铁罗汉吴霸看了看这个程化龙，不由得哈哈一笑，说道：“程化龙，我可不是小看你，依我说你快下去不必打了，凭你那个样儿，凭我这个样儿，你怎么会是我的敌手呢？再说我实话告诉你，我吴霸并非是只有两膀笨力，身上有若干年好功夫，如果你等拿我当作笨汉看待，那可是自寻苦恼。方才被我打倒的吴全，难道说你没看见吗？比你这个样儿横的太多了，又谁知他不会武学，所以一伸手就躺下了。你想他若是知道我有武学，他也决不上来，大概我看你这个样儿也不会武学，何必你要前来太岁头上动土，岂不是自找没趣吗？”还未等吴霸把话说完，程化龙接着说道：“吴霸，你何必这样臭美，方才吴全跟你动手，真要是伸伸胳膊抬抬腿，然后再输给你，那是怨他的能为差着。动手未及一招被你打倒，那是你的能为吗？在他来的时候，因为他有病尚未痊愈，往往自己一个人发怔发呆，我再三拦阻他，不让他前来，怎奈他不听，非要来不可。彼时在擂台上面跟你动手，他乃是旧病复发，所以一见面被你打倒，要不然的话

输赢还不一定怎么样呢?”化龙说话的声音很大，看热闹的众人全都听见了，就有方才心里窝心的，接着说道：“你们大家听见了没有，是摔脚不敌把式吗？赶情人家有病，他这叫瞎猫碰死耗子。”就有人说：“你听那个干么？这不过是巧说就是了。”你一言我一语闹闹哄哄。你说吴霸这人真是实心眼，他听程化龙说出这片话，自己倒觉着不好意思起来，心说：程化龙这个话当然不假，既然敢上擂，多少也得有两下，那里能够一动手就躺下呢？想到这里任什么也没说出来，叫道：“程化龙，别人的事用不着说，你不是打擂来了吗？我预先问问你，如果有病请你下台免试，没有病的话你就进招吧。”程化龙站在那里连连说道：“还是你先进招吧。”吴霸并不客气，身形向前一凑，虚晃左手伸右手便打，说声：“看招。”程化龙用手一搭吴霸的胳膊打算把他的掌拨开，吴霸的掌随着他的手一转，反倒将他的胳膊压在底下，跟着向前一撞，吴全怎么躺下的，他也照样儿。吴霸这才明白：程化龙方才说吴全有病，难道说他也有病吗？想到这里哈哈大笑道：“程化龙，大概你也有点病吧!”台下看热闹的，全都哄然大笑，声若鼎沸。程化龙一声没言语，面带羞惭，下台去了。接着由看台上又来了一个人，到了擂台下面，向着吴霸说道：“朋友，我可不会上高，你拉我一把，我也是登台打擂的。”吴霸一听乐了，暗想：连我这么笨，都能上的来，这个擂台，怎么会他就上不来呢？凭这个样儿还打什么擂？一面想着留神看下面这个人，那才叫膀阔三停腰大十围，最出眼的就是那个肚子，腆出来多高，方面大耳项短脖粗，身高足有六尺多。看罢这才说道：“朋友，你要上不来擂台，你可以往后绕，后面有上擂的梯子。”那人接着说道：“朋友，你这个话说的，设台打

擂也别管是为什么，彼此全都无仇无恨，也可以说是以武会友，你拉我一把不就省了事了吗？为什么连这么点面子都没有呢？”吴霸一听：这个话也对，我就是把他拉上来，这也不算什么。想到这里，将然往前一凑，忽然听老头子于庭谭望一齐说道：“吴霸不可，还是叫他自己转着上吧！”要不怎么姜是老的辣，到了是人老经验大，吴霸他那里知道这个厉害。二位老人家看的明白，准知道来的这个人没安好心，只要吴霸一搭手，他必然有重身法的功夫，一叫力将上面的人拉下去，然后哈哈一笑再上擂台，难道说被人拉下去的人还能上来动手吗？不费吹灰之力，上得擂台先赢一阵，故此老头子不叫吴霸拉他。你说老头子还是真猜对了，下面这个小子叫铁头熊何宝，吴全、程化龙他们三个人是一块儿的。这小子要说灵便，倒也不灵便，可有一节，擂台可上得去，他打算用力气将吴霸先拉下来，好给吴全、程化龙二位兄弟转脸，再说战胜战败，凭自己的能为那倒不算什么，故此他才想了这么个法子，要不是有二位老人家这句话，吴霸还是非上当不可。听老头子这一说，吴霸不敢违背，只得站在台上说道：“朋友，请你自己上吧，擂台上没有拉人这个规矩。”那人无法，嘻嘻一笑说道：“你以为我真上不了擂台吗？不过试探试探就是了。”说罢，往起一纵，“哧”的一声到了上面。吴霸看他这般光景，心里大大不悦，这是何必呢？别看吴霸不明白，于庭、谭望二位老人家看到这般光景，彼此一点头不言而喻，可见得这小子有意巧赢吴霸。后来听小子把名姓说出来，原来是跟吴全、程化龙是一块儿的，名姓报毕彼此动手。这个何宝果然比那两个人的功夫强点，二人动手有五六个照面，吴霸也没打着何宝，何宝也没抓住吴霸。铁罗汉心里着

急，心说：就凭他这么一个人，我竟会打不倒他，这真是岂有此理，再者说他伸着两双手打算抓我，我何必跟他躲躲闪闪呢，就是叫他抓着了，难道说我就准输吗？自己想到这里，双掌往里发招，对于何宝抓他并不极力躲闪，又走了两三个照面，“砰”的一声，被何宝一把抓住，要说摔跤的这个功夫也不含糊，只要一搭上手，再打算脱开那焉得能够，一双手掳住，跟着那双手也上来了。吴霸不含糊，人家掳住他，他也伸出虎掌将人家掳住，及至彼此一较劲，两个人的力气还是真不差什么，二人谁也没把谁摇动了，滴溜溜在擂台上面就是几个圈儿。怎奈吴霸对于摔跤一窍也不通，所以能跟人家支持的，也不过就是仰仗自己的膂力。何宝既跟吴霸力量差不了往来，他又是摔跤的行家，当然有法子摔了。转了几个圈儿，何宝把劲儿找上了，用力往回一掳吴霸，然后自己可往前上步，他施展这手功夫就叫“倒口袋”。因为什么他单使这一手呢？皆因他看着这个吴霸力量不弱，倘若用大小麻花等等的绊招，准知赢不了，故此才用这一手，又名叫“吊腰”，就是把人背起来扔出去。吴霸到了这个时候，打算破他这一手竟破不了，果然被他抗在脊背上。吴霸身上特别的能为可就是靠山背，到了这个时候，他一想这不正合适使用我这一招吗？说时迟那时快，何宝将用力一背，吴霸借着这个劲儿往上一撞，这一下子可了不的了，就听“噗通”一声，把何宝由台上撞将下来。何宝这小子本来就胖，身体沉重，又搭着吴霸那个靠山背的劲头足，把小子摔的哼了一声，起了好半天就没爬起来，擂台上将然要派人用簸箩去搭。这么个工夫人群里出来两个人，全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来到近前任什么也没说，把何宝背起来就走。擂台上一看人家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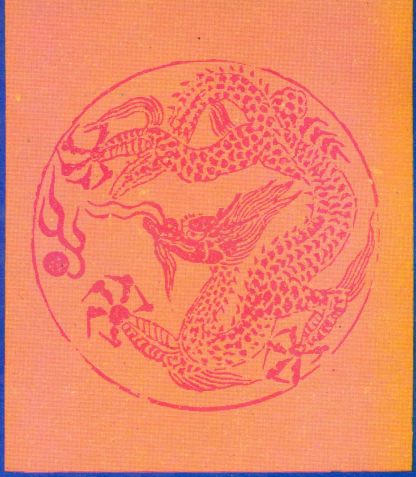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有跟随的人将受伤的搭走，当然就不用管了。

这个时候吴霸扬扬得意，自己也知道这几个人是摔跤的了，遂站在擂台上说道："十冬八夏的功夫尚且不准行，何况是摔跤的功夫，要打算前来摔俺铁罗汉那焉得能够？"这话还没说完，由下面上来一个人，自报名姓，姓方双名石柱，又说："实话告诉你吧朋友，我就是摔跤的。"吴霸哈哈大笑道："你既是摔跤的，就不应当上擂，被我打下去的人难道说你就没看见吗？你上来不也是准赢不了吗？"方石柱闻听微然一笑，说："你别看方才那个铁头熊跟你打在一处，没把你摔出去，反倒被你将他撞下了擂台，我要是跟你抓到一处，不费吹灰之力，准能将你摔倒。"吴霸一听还是真不服这个劲儿，遂说道："方石柱，你别说这个大话，也不用你跟我动手费半天劲再将我抓住，简直的我就跟你抓在一处，有能为你就尽量使，我可先告诉你，我并不懂得摔跤，今天我就偏要跟你摔跤，如果将我摔倒了，我就算输。"方石柱一听心里非常喜欢，心说：咱们两个人动手，多少我得费点力气将你抓住，你要跟我摔跤那可是你自己找落败。想到这里，叫道："吴霸，既然如此，你就请。"果然吴霸身形向前一凑，二人彼此抓掳在一处。各自叫力往前一带，铁罗汉就觉双脚离地，滴溜往前一悬，又被方石柱跟着往裆里一伸腿，脚后跟挂住了吴霸的脚后跟，用力又向前一拥，铁罗汉身不由己往后一倒退，下面被人家绊住，"噗咚"一声来了一个屁股墩。自己看了看方石柱，任什么话没说，站起来回归班次。

那一个骈肋犀牛吴霸，看着不忿气，心说：他也叫吴霸，我也叫吴霸，他栽了筋斗就跟我栽一样，我就得出去会会这个小子才成呢！自己想到这里，来到台前高声说道："小子，

你也用不着这样自满，你可认得我骈肋犀牛吴霸吗？”方石柱一听，这吴霸都是双料的，下去一个又来了一个，遂问道：“你我还是当场动手，还是彼此抓在一处摔跤呢？”吴霸不等人家说完，说：“小子，我一概不懂，你就接招吧！”说着晃身赶奔前来，挥拳便打。方石柱用手一扒他的胳膊，吴霸往回一撤手，方石柱已然抢身来到了近前，伸双手照定他的左右肩头一搂。吴霸赶紧用双臂往上一挑，“砰”的一声被人家将双肩搂住。没容吴霸用力，方石柱拉弓式把双臂一分，跟着往前一上左步，用左肩一抗吴霸的左肩，“噗”的一声，吴霸栽倒台板上。吴霸这里一输，就听有人高声喊道：“好小子，你竟敢上这里发威来，我看看你有什么能为。”大家见来的这个人，正是虎儿小子，方石柱看了看心说：好一条猛汉。这么个工夫吴霸已然垂头丧气退回了班次。方石柱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甘虎将名姓报完，不管三七二十一，双手一分，向方石柱进招打来。方石柱依然用他的扒搂的功夫，怎奈虎儿小子招数太快，三四个照面并未抓住虎儿小子，又过了几个照面，仍未能分出胜负输赢来。虎儿小子一想：他总打算抓我，虽然我不让他抓着，可是我也打不着他，难道说他会抓我，我就不会抓他吗？想罢往前一抢步，双手奔方石柱肩头便按，真要是被他按上，别看方石柱这么大的力气，也一样栽倒。他这一手功夫，名目叫“作虎扑子”，他的手法，就是按照老虎扑人扑兽那个功夫来的，要不说文武两道，各无尽头。太古时代轩辕皇帝，静观万兽的动作，取其要紧而有力量的，运用人身的四肢去仿效，一次不熟再次，再次不能继以三四至于数千百遍，既学其形，更体查其力。到了成功之时，体力相合，居然跟野兽的猛力相同，这就是真武术。这

一招虎扑子，就是虎的形像，其力极猛，真要扑上人，立刻就得栽倒。方石柱也知道这手功夫的厉害，只得将身形往后一退，双手一接，打算掳虎儿小子的双掌。他可没想到虎儿小子把双臂“倏”的一晃，“砰”的一声反倒将他的双手掳住，跟着下面就是一脚，“噗”的一声，将方石柱踹出去好几步，“噗咚”来了一个屁股墩。两旁边看台上的人看的明明白白，凭方石柱这个摔跤的身分，实在是不含糊，不费吹灰之力，连胜了两个吴霸，别看输给虎儿小子，这是因为他二人是动手，并非是抓掳在一处摔跤，真要是正式摔跤那还不一定谁输谁赢呢！此时方石柱已然由看台上下来，走入人群不知那里去了。这个功夫跟随陶源来的站殿将军，隔山打虎石天凤，看的高了兴了，要上擂台与虎儿小子比试三百合。二猛相遇必有一场凶杀恶战，欲知端的，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